

亭燭窮而語未盡宮人以蠟液濡紙繼之○從幸未央宮  
帝駐輦曰朕有一喜過成賜衣久不時令中春而衣已給  
公權為數十言稱賀帝曰當賀我以詩宮人迫之公權應  
聲成文婉切而麗詔令再賦復無停思天子甚悅曰子建  
七步爾乃三焉○嘗與大學士對便殿帝稱漢文帝恭儉  
囚舉袂曰此三澣矣學士皆賀獨公權無言帝問之對曰  
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此小節  
耳非有益治道者○異日與周擇同對論事不阿墀為惴  
恐公權益不奪帝徐曰卿有諍臣風可屈居諫議大夫乃  
自舍人下遷感通初欽宗致仕卒○公權博貫經術於詩

書差氏春秋國語莊周書尤邃每解一義必數百言通音  
律而不喜奏樂白聞之令人驕怠其書法結體勁媚自成  
一家文宗嘗召與繇句帝曰人皆苦炎執我愛夏日長公  
權屬曰董嵐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他學士亦屬繼帝獨  
公權者以為詞情皆足命題於殿壁字率徑五寸帝歎曰  
鍾王無以尚也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為不孝外  
夷入貢者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凡公權以書贖遺蓋  
鉅萬計而主藏奴或盜用嘗貯盃孟一筍滕緘如故而器  
皆亡奴妄言叵測者巨昔大反不可也公權笑曰銀盃羽化矣不  
復詰唯研筆圖籍自鑄秘鑄古字子公度





柳公度

公度善攝生年八十餘有彊方常云吾初無術但未嘗以氣海煖冷物孰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耳

楊於陵

楊於陵字達夫本漢太尉震之裔有奇志十八擢進士第節度使韓滉剛嚴滉是戶唐友少許可獨奇於陵謂妻柳曰吾求佳婿無如於陵賢因以妻之滉居宰相於陵不肯調退廬建昌以文書自娛樂滉卒乃入為膳部員外郎德宗雅聞其名拜中書舍人○遷浙東觀察使越人饑請出米三十萬頃於陵貧民○政聲流聞入拜京兆元先是編民

多竄北軍籍中倚以橫閭里於陵請限丁制減三丁者不得著藉奴人無所影賴京師豪右大震元和初出為嶺南節度辟李翔等在幕府咨訪得失教民陶瓦易蒲葢以絕火患○俄以尚書左僕射致仕○於陵器量方峻進止有常度節操堅明始終不失其正時人尊仰之太和中卒宗文

馬總

馬總字會元系出扶風少孤貧不妄交游元和中憲宗遷安南都護庶清不撓用儒術教其俗政事嘉美徂夷安之建二銅柱於漢故處鏡著唐德以明伏波之裔○十二年副裴度宣慰淮西吳元濟擒為彰義節度留後蔡人習





為惡相棹許猶矣為右及有夷貊風總為設教令明賞罰磨

治洗他蓋又沙汰也其俗一變始奏改彰義為淮西總講學雖

吏事倥偬上康董又下作孔反書不去前論者多卒

贊曰巢父恃正義觸群不肖謀不以權遂喪其身寧亦

皆所謂邦之司直者後世卒蕃衍公綽仁而勇於陵方

重總沈懿皆有大臣風才堪宰相而用不至果時有不

幸耶穆崔柳代為孝友聞家君子之澤遠哉

歸崇敬

歸崇敬字正禮蘇州人治禮家學多識容典擢明經天寶

中元宗舉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有詔舉才可宰百里者

後東高第授左拾遺○代宗幸陝召問得失崇敬極陳生

入之敵當以儉化天下則國富而兵可用○時百官朝朔

望皆服袴褶似入崇敬非之建言三代逮漢無其制隋以

來始有服者事不稽古宜停詔可○時有方士巨彭祖建

言唐家土德請四季月郊祀天地詔禮官儒者雜議崇敬

議禮以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祀黃帝黃帝於五行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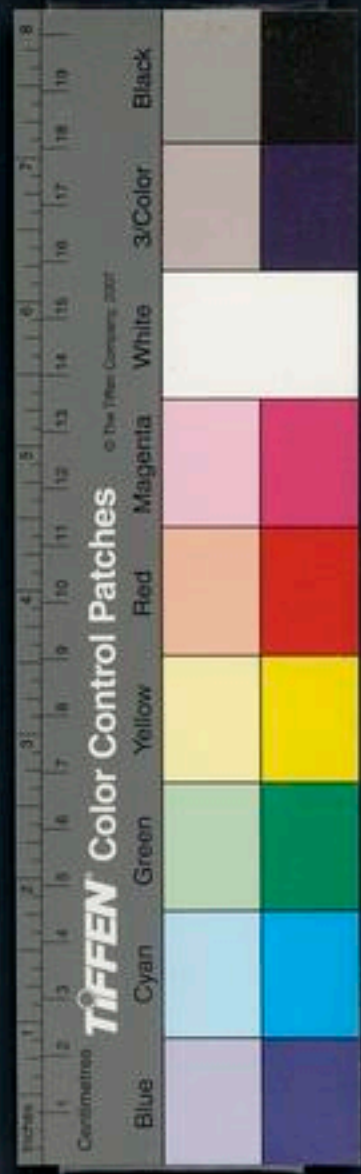
而火為母故火用事之末而祭之三月月則否又春秋釋

奠孔子祝版皇帝署北面揖以為太重宜准武王受冊書

於師尚父行東面之禮事皆施行○天曆初代宗充弔祭

冊立新羅使先是使外國多齎金帛負舉所無崇敬囊橐

行書百卷之百一 歸崇敬傳 一





惟余末東夷傳其清德。皇太子欲臨國學行齒冑禮崇敬以學與官名皆不正乃建議古天子學曰辟雍以制言之雍水環繚如璧然以義言之以禮樂明和天下在禮為澤宮故前世或曰璧沼或曰璧池亦言學省漢武立明堂辟雍靈臺號三雍宮晉武帝臨辟雍行鄉飲酒禮別立國子學以殊士庶永嘉南遷惟有國子學隋大業中更名國子監今聲名之盛辟雍獨闕請以國子監為辟雍近世明經不課其義先取帖經頡門廢業傳受義絕請以禮記左氏春秋為大經周官儀禮毛詩為中經尚書周易為下經各置博士一員德行純潔文辭雅正形容莊重可為師表者委四品以上各舉所知在外給傳如修及郵馬七十者安車蒲輪敎遣國子太學四門三館五經博士品秩生徒有師二時堂上訓授道義示以文行忠信孝悌睦友旬省月試時攷歲貢生徒及第多少為博士考課上下有詔集百官議不行于登

歸登

登字冲之貞元初德宗策賢良為右拾遺裴延齡得幸德宗欲遂以相右補闕熊執易疏論之以示登登勤容曰願竄吾名雷霆之下君難獨處故同列有所諫正輒聯署無所回請後徙左散騎常侍入謝憲宗問政所先登知帝睿





而果于斷勸順納諫諍內外傳為謨言

主他囊又善言也

### 崔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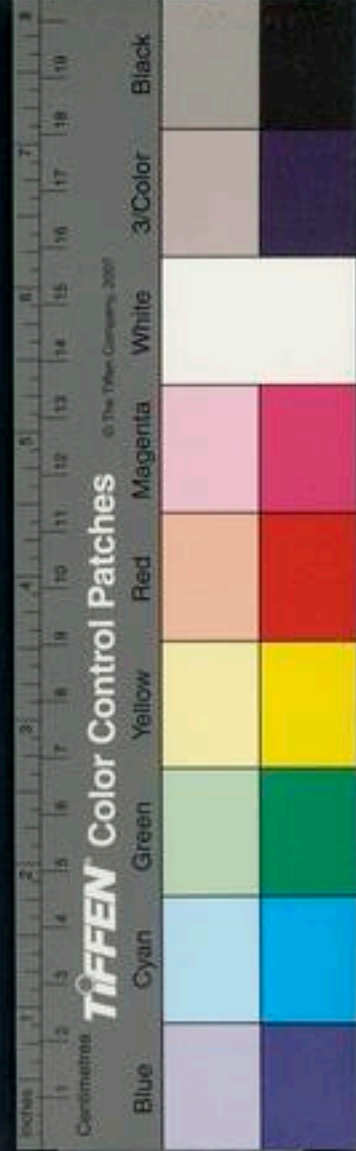
崔衍字著深州人父倫寶應二年以右庶子使吐蕃嘗約留六歲還陳虜情為山川險易指畫帝前人服其詳衍擢明經調清源令勸民力田懷附流亡歷蘇虢二州居陝華間而賦數倍入衍白太重表述齡領度支方聚斂私謂衍前刺史無法明公當止衍不聽復奏州部多嚴田又郵傳劇道屬歲無秋民舉流亡不蠲減租額人無生理臣見長吏之患在因循不以聞不患陛下不憂恤也患申讀之不患朝廷不矜貸也德宗是其言為詔度支減賦○遷

宣歙池黟觀察使簡靜為百姓所懷幕府奏聘皆有名士後多顯于時

### 盧景亮

盧景亮字長晦范陽人學無不覽第進士宏辭累遷右補闕朱此及京亮勸德宗曰陛下罪已不至則感人不深帝然之景亮志義舉然舉前多敷發與稷管同在諫諍地書數上鯁毅無所回○憲宗時遷中書舍人景亮善屬文根

於忠仁有經國志嘗謂人君足食足兵而人得士天下可為也乃興軒頊以來至唐刻治道之要劉勝著書且下篇號三足記又作各間言輓運大較乃陳西戎利害切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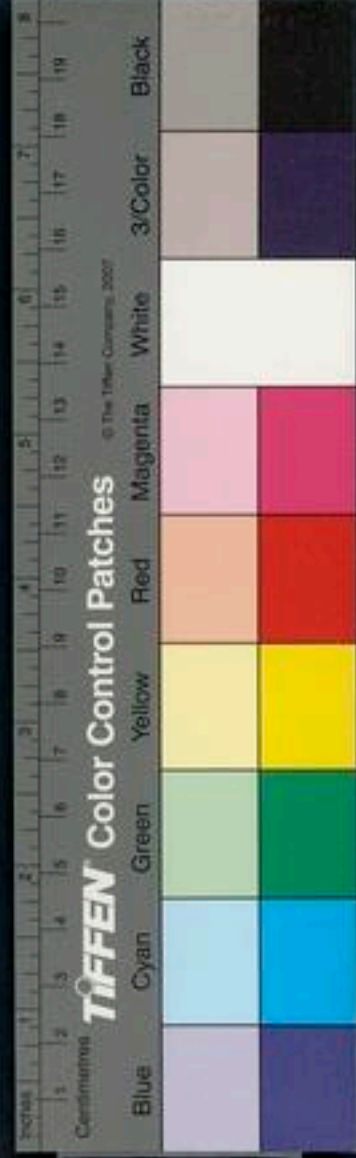
前唐書卷之四十一 唐高宗本傳 十七 出 荷  
當世公卿伏其達古今云

薛戎

薛戎字元夫河中寶鼎人年四十六仕江西觀察李衡辟幕府三返乃肯應馬總貶泉州觀察使柳冕欲除總以附倖家即使戎攝刺史佞置其罪戎曰以是待我耶我始不願仕正謂此爾不肯從冕怒囚之會冕死得解自放江湖間復為藩府交奏累浙東觀察使所部州觸酒禁者死橋未貢先鬻者死戎弛其禁○戎為吏不尚約束詭名舉其有善歸之所部故居官時無灼灼可驚者已罷則懷之悉奉稟調濟內外親無疏遠皆歸之弟放

薛放

放端厚寡言第進士穆宗為太子拜侍讀及即位登贊機務帝謂曰小子新立懼不克荷宜相以輔不逮放叩頭曰臣庸淺不足當大任自有賢能處之帝美其誠改刑部侍郎○帝常問朕欲學經典史何先放曰六經者聖人之言孔子所發明天人之極也史記道成敗得失亦足以鑒然謬於是非非六經比帝曰學者白首不能通一經安得其要乎對曰論語六經之菁華也孝經人倫之本也漢時論語首立於學官光武令虎賁士皆習孝經玄宗親為註訓蓋人知孝慈則氣感和樂也帝曰聖人以孝為至德要道





信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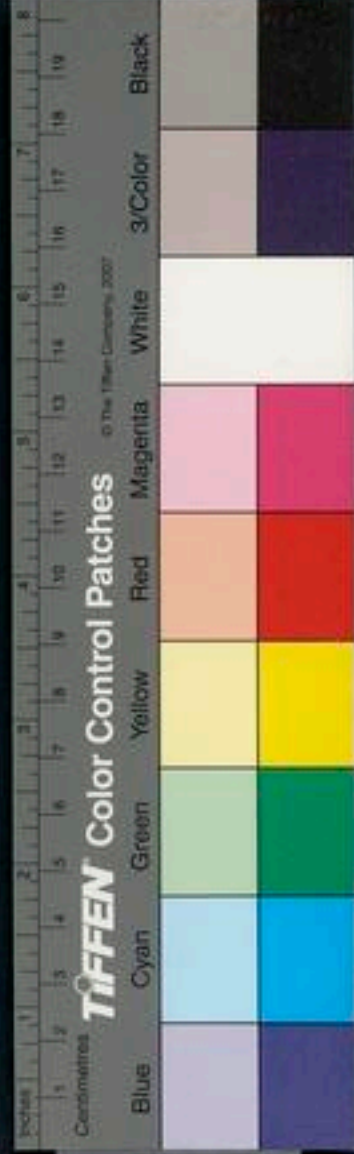
崔元亮

崔元亮字晦叔慈州人擢進士第元和初召為駕部員外  
郎清慎自持澹如也○天和四年改諫議大夫朝廷推為  
宿尚毋遷官輒讓形於色鄭注構宋申錫元亮率諫官叩  
堦苦諍及復數日言文宗末諭元亮置笏在陛曰孟軻  
有言天下皆曰可殺然後察之乃宜於法今殺一凡庶當  
稽典律况誅宰相乎臣為陛下惜天下法不為申錫言也  
帝悟衆亦服其不撓由是名重朝廷頃之移疾歸東都召  
為魏州刺史卒

殷侑

五石右

殷侑陳州人幼有志於學不治貨產長通經術以講道為  
娛貞元末德宗及五經第其學長於禮○元和八年憲宗  
使回鶻可汗驕甚盛陳甲兵欲臣使者侑不為屈已傳命  
虜責其倨侑徐曰可汗唐婿欲坐屈使者拜乃可汗無禮  
非使臣倨也虜不敢逼還進諫議大夫侑論朝廷治亂得  
失前後凡八十四通○文宗即位李尚捷叛王廷湊陰為  
唇齒兵久不解帝銳欲討賊群臣無敢異論者獨侑請舍  
廷湊而專事尚捷且言願以宗社安危為計善師攻心為  
武舍垢安人為速圖網漏吞舟為至誠帝不納然內嘉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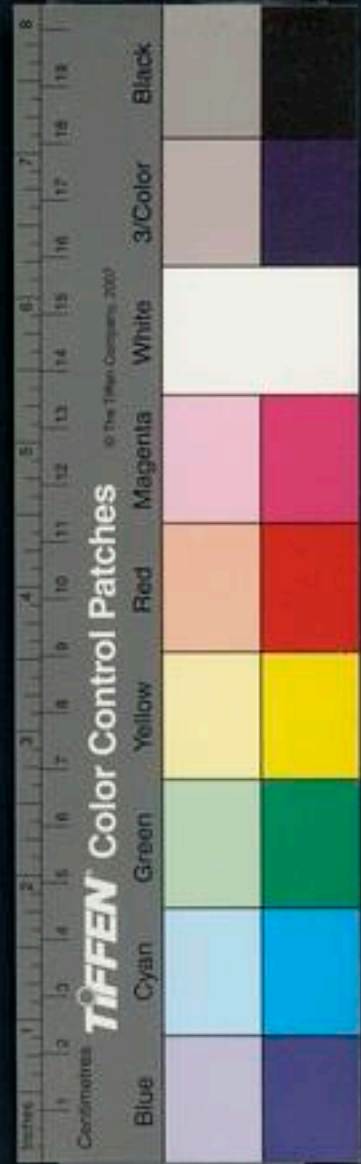


○同捷平拜義昌軍節度使於時瘧疾之餘骸骨蔽野城  
 里生荆棘侑單身之官安足龕淡而哭下共勞苦以仁惠為  
 治歲中流戶襁屬而還戶口滋饒卒儲盈腐唐書外及上  
 下便安請立石紀政○徙天平節度又自李師道亂朝廷雖  
 析三鎮然務安反側賦入盡為軍此其無輸王府者侑以餉  
 軍有贏當上送官乃裁制經費歲以錢五十萬緡粟五萬  
 碩歸有司御史溫造劾侑違制擅賦民為無名之獻詔  
 以吏承宣代還○開成初文宗召為刑部尚書時李訓鄭  
 注已誅帝問侑治安術侑言朝廷宜任老德無輕用新進  
 帝善之侑以經術進臨事銳敏有彊直名晚節務交結而

業望少衰

王彦威

王彦威其先出太原少孤自力於學明經甲科淹識古今  
 典禮補檢討官彦威采獲隋以來下訖唐凡禮沿革皆條  
 次彙分號元和新禮上之有詔拜博士憲宗崩李夷簡上  
 言大行皇帝功高宜稱祖穆宗下其議彦威奏古者始封  
 為太祖唐本周禮以景皇帝為太祖祖神堯而宗太宗自  
 高宗後咸稱宗以為成法不然太祖致升平元宗清內難  
 肅宗收復兩都皆撥亂反正猶不稱祖今大行廟號宜稱  
 宗制可○興平民上官興殺人亡命吏囚其父興聞自首





請罪首督故及京兆尹杜棕中丞宇文昂以自歸死免父  
之囚可勸風俗議減死彥威上言殺人者死百王共守原  
而不殺是教殺人有詔貸死彥威請宰相據法爭論下遷  
河南少尹○開成初文宗召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彥威於  
儒學固該遂亦善吏事但經總財用出入米鹽非所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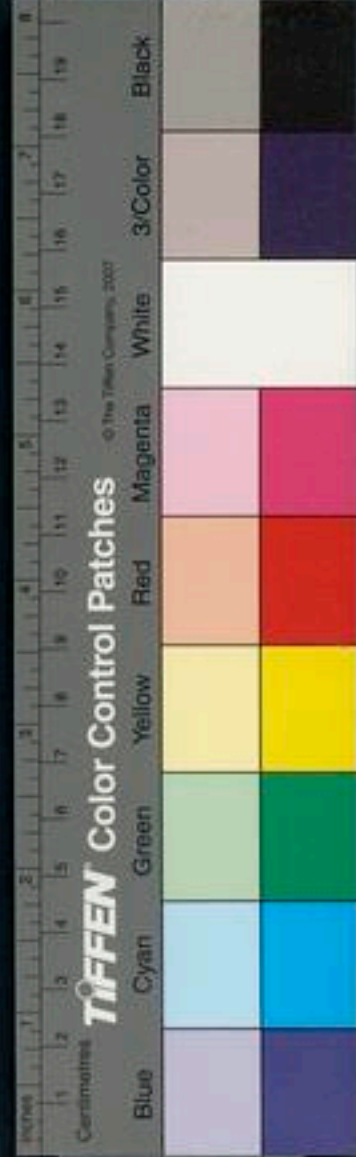
互註

贊曰韓愈梅郡邑通得祀社稷孔子獨孔子用王者事  
以門人為配天子以下北面拜跪薦祭禮如親弟子者  
句親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崇敬乃請東揖以  
殺太重方是時公卿無韓愈之賢無有折其非是者道

州刺史薛伯高嘗謂夫子稱顏回為庶幾其從於陳蔡  
者亦各有號出於一時後世坐祀十人以為哲豈夫子  
志哉觀七十子之賢未有加於十人坐而祀之始於開  
元非特牽於一時之稱號記曰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  
如崇敬誠不知禮尊君以媚世歷朝循而不改矣伯高  
之語柳宗元志之於其書必有辨其妄者

石敏若曰崇敬以孔子人臣王者不當北面雖師資道  
立而君臣義廢殊不知王者亦北面于孔子然後天下  
明道之所在而王者愈尊矣崇敬俗儒安知禮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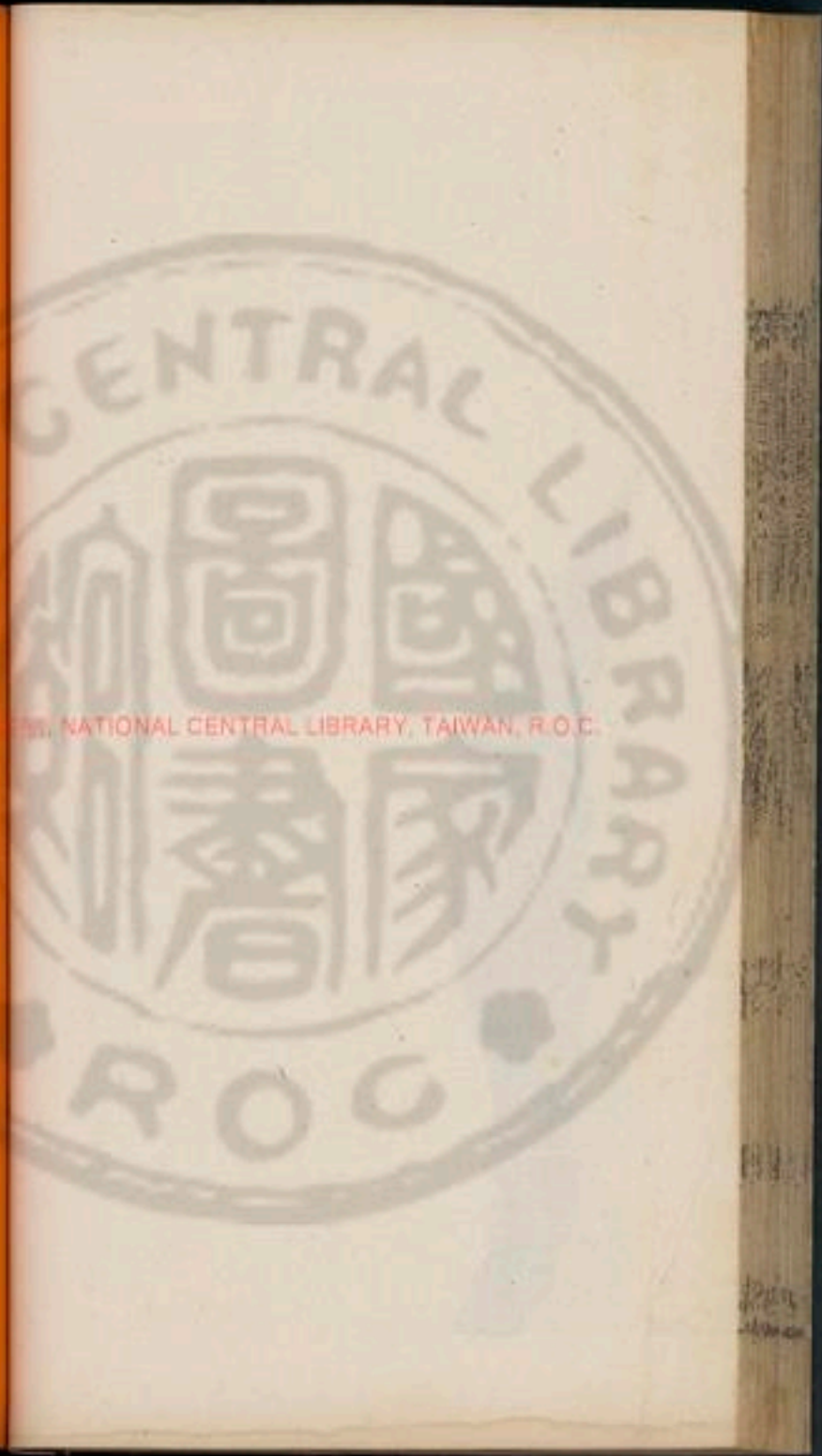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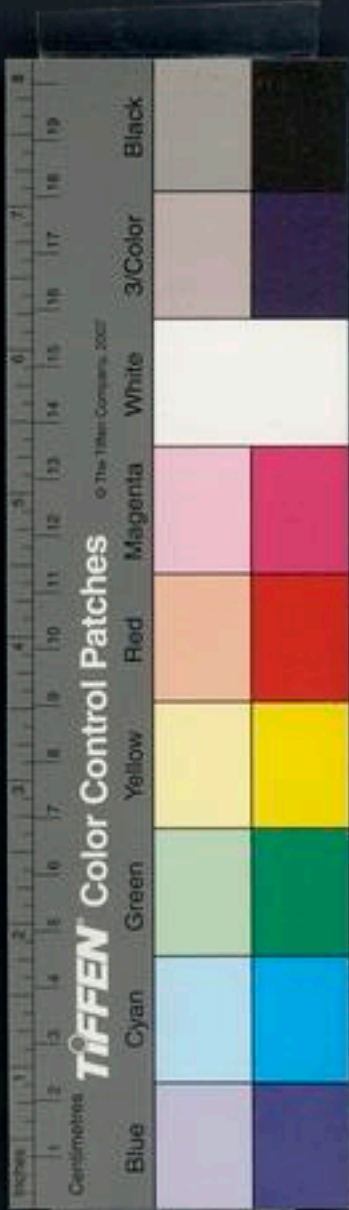
前  
三  
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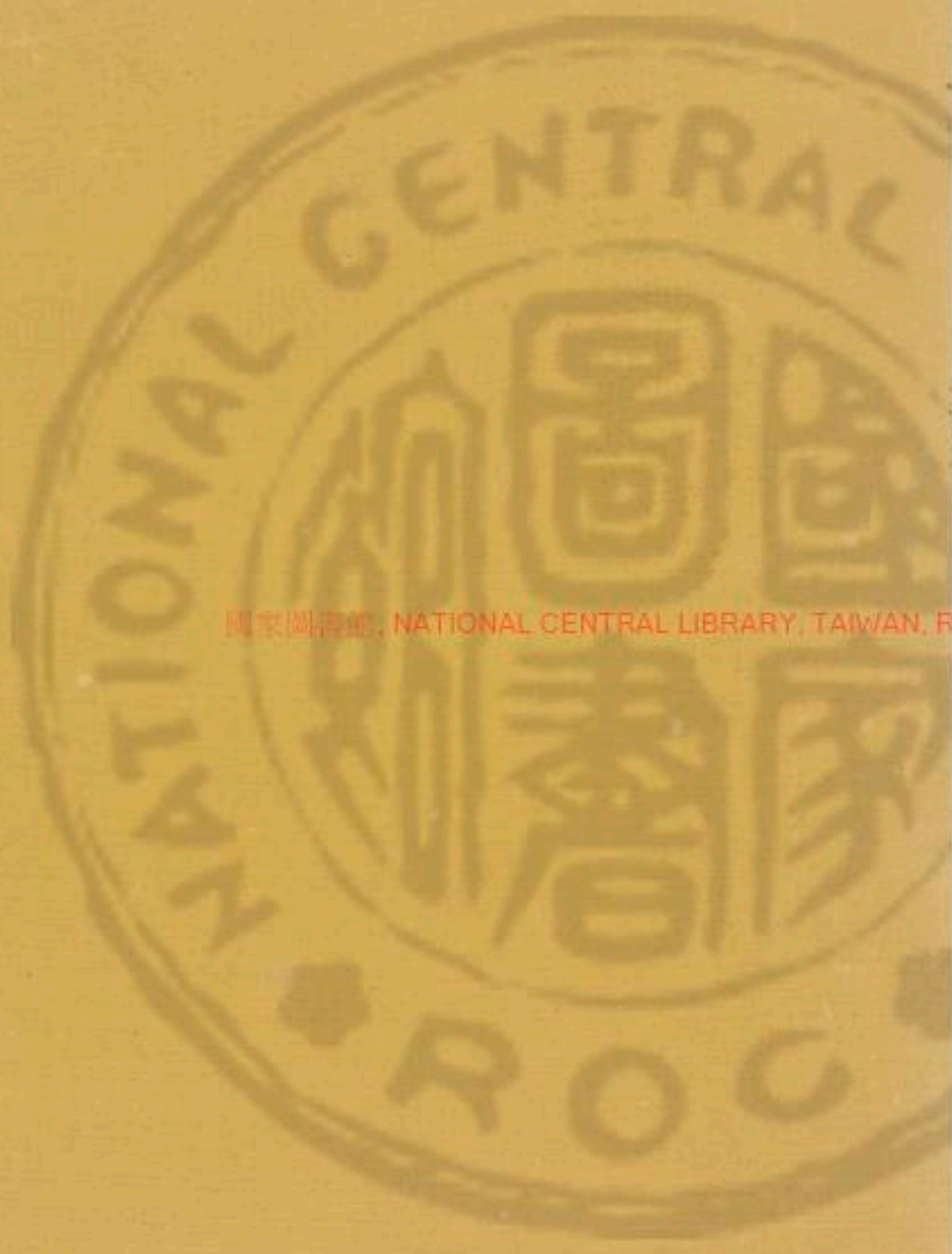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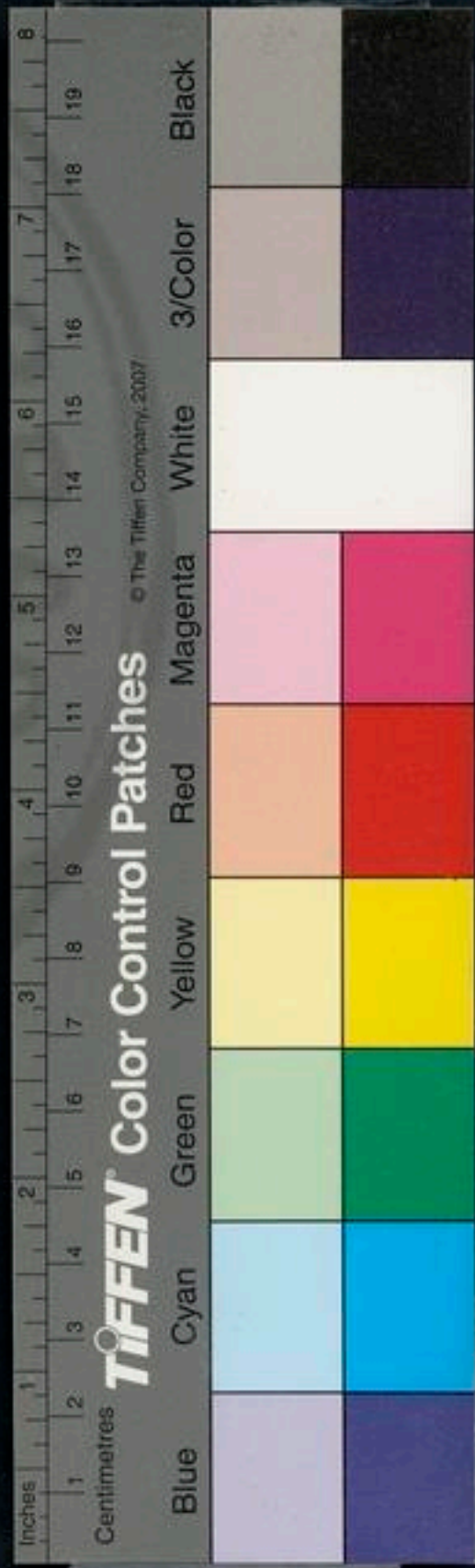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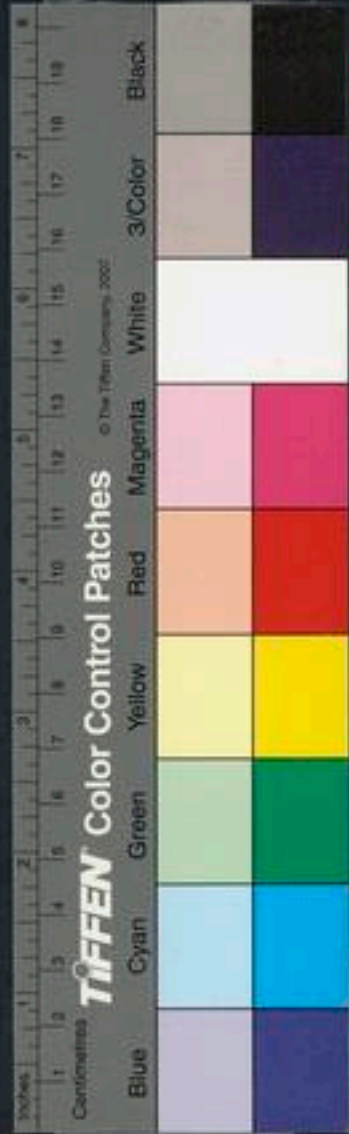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81721 v. 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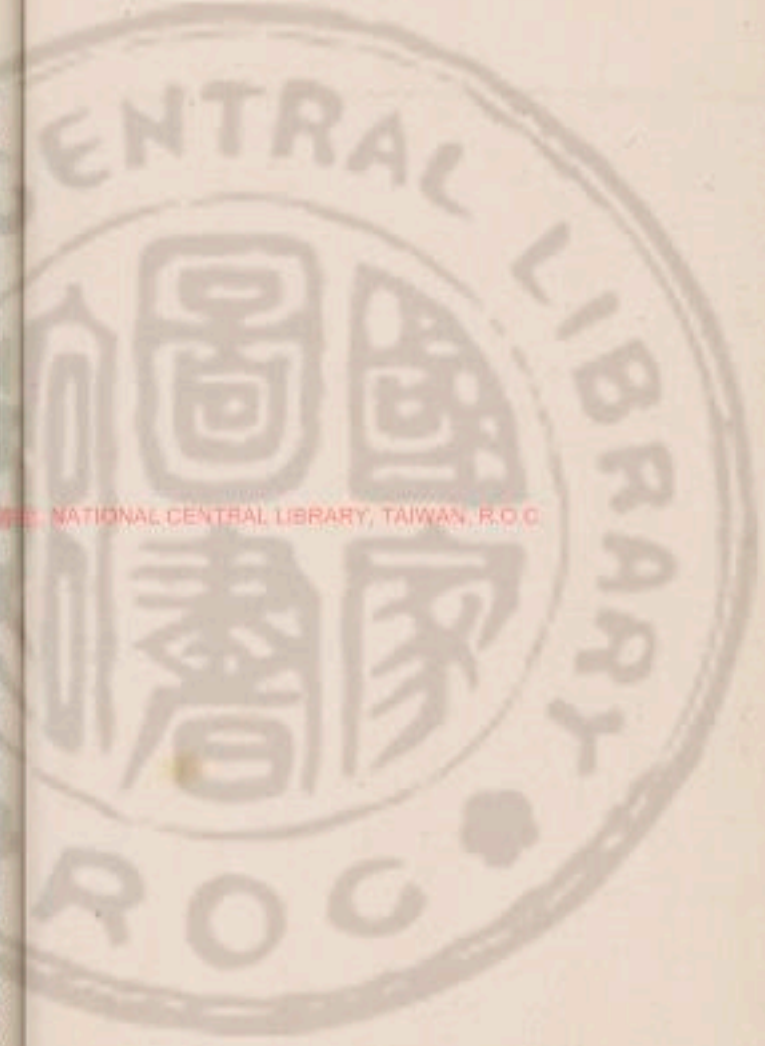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一

列傳

鄭餘慶

鄭餘慶字君業鄆州滎陽人擢進士第正元中拜同平章事每奏對多傳經義○憲宗時改太子少師時數赦官多沈僭又帝親郊陪祠者授三品五品不計考使府賓吏以重功借賜朱紫率十八近臣謝即官出使多所賜與每朝會朱紫滿庭而少衣綠者品服大濫人不以為貴帝亦惡之始詔餘慶條奏懲革○遷尚書左僕射餘慶以宿德進公論浩然歸重帝患典制不倫謂餘慶淹該前載迺詔為





詳定使俾參訂正訂下定餘慶引韓愈等為副凡增損儀  
矩號稱詳衷○判國子祭酒事建言兵興以來學校廢諸  
生離散今天下承平臣願率文吏月俸百取一以資完茸  
詔可加檢校司徒卒○餘慶少砥礪行已完潔仕四朝其  
祿悉調所親或濟人急而自奉蠹狹至官府乃開肆廣大  
常語人曰祿不及親友而侈僕妾者吾鄙之後生內謁必  
引見諄諄教以經義務成就儒學○子幹本名涵遷右補  
闕敢言無所諱憲宗謂餘慶曰涵卿令子而朕直臣也可  
更相賀文宗立入翰林為學士帝使梓擷經史為要錄愛  
其博而精試舉諸條適問之隨即判析無留吝因賜金紫

服○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始餘慶在興元列學廡幹  
完之養生徒風化盛行卒謚曰宣子從謹尤知名

五註以大儒輔

見儒學傳

鄭從謹

從謹字正求及進士第咸通中武宗為吏部侍郎餘次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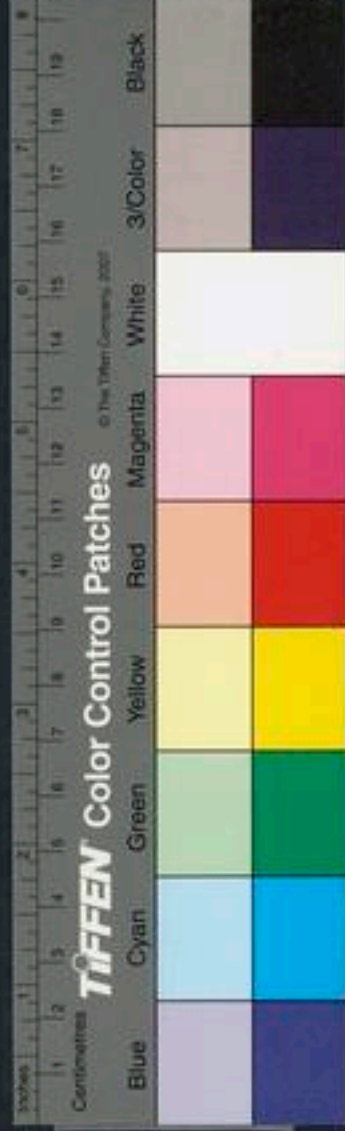
允僖宗立為河東節度使詔自擇參佐從謹即表王調等

自副皆一時選京師士人比公原為小朝廷言得才多也

時承軍亂剽劫上徒下日多午從謹視事妓無度情過

推捕反賊誅其首惡以張彥榮本善意且才可任釋不問

而付以兵曠無餘猜故得其死力渠兇宿狡不致發發又





前唐書卷之四十二 貞後諸侯傳 二 出  
輒得士皆寒毛惕伏○後朝廷赦沙陀使擊賊自贖兵不  
敢進太原由嵐石並河而南獨克用過辭從諫以名馬歸  
之後拜太子太保卒初盜流中原沙陀逼悍而卒收其用  
者從諫為太原重也時鄭畋以宰相鎮鳳翔移檄討賊兩  
人以忠義相提衡賊亦憚號二鄭云

鄭珣瑜

鄭珣瑜字伯元鄭州人太曆中以諷諫王文科高第直元  
中德宗為河南尹性嚴重少言未嘗以私託人而人亦不  
敢謁以私既至河南清靜惠下賤斂肯發以便民時將全  
義將兵伐蔡河南主餽運珣瑜密儲之陽翟以給官軍

姓不知能運勞

能即純  
天信也

特謂以河南北張延賞而重厚

正過之○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實為京兆尹剝下務

進奉珣瑜請曰留府縉帛人有素餘者應內度支今進

奉適出何色耶具以對實方幸依違以免

謂扶門不待  
其類而不決也

○順宗立遷吏部尚書王叔文內交奄人攘撓政機韋執  
誼為宰相居外奉行珣瑜謂曰吾可復居此乎歸臥家不  
出數月卒謚文獻子覃

鄭覃

覃以父蔭累擢諫議大夫穆宗立不歸國事數荒昵  
也吐蕃方強覃與之郾等廷劾曰陛下新即位宜側身勤



政而內耽宴嬉外盤游畋今生蕃在邊徂許中國大金續  
所出周民膏血額節用之以所餘備邊安有司重取百  
姓天下之幸也帝不憚顧宰相蕭俛曰是皆何人俛曰諫  
官帝曰朕之闕不能盡規忠也因詔覃曰閣中殊不款款  
後有為我言者當見卿起英時閣中奏久發至是士相慶  
○文宗召為翰林侍講學士覃於經術該深淳篤守正帝  
尤重之李宗閔等知政以覃舉李德裕厚忌其親近遷工  
部尚書欲推遠之帝雅向學類思覃復召為侍講帝常謂  
商侂善言經其為人鄭覃比也宗閔猥曰二人誠通經然  
其議論不足取德裕曰覃侂之言他人不欲聞推置下宜

之○俄宗閔凶得罪遂拜同平章事不喜文辭病進士浮  
學建言廢其科曰曰南北朝所以不治入采勝質厚也士惟  
用才何必文辭又曰文人多佻薄能也影及帝曰純薄似  
賦性之異奚森可進士且設是科二百年準何易乃止○帝  
常謂百司不可一日弛惰因指香案爐曰此始華好用久  
則晦不治飾何由復親覃曰救世之故并在先責實比皆不  
攝職事至暮士夷甫以不及為靳此本于治平八人無事  
安逸致然帝曰要在謹法度而已○帝坐延英詠詩工否  
覃曰孔子所刪三百篇是已其非雅正者烏足為天子道  
哉夫風大小雅皆下刺上之變非上化下為之故王者采



詩以考風俗得失若陳後主隋煬帝特能詩之章解而不  
 分上術故卒歸於亂章什談談慈演願陛下不取也○帝  
 每言順宗事不詳實史臣韓愈嘗異屈人耶昔漢司馬  
 遷與任安書辭多怨對直類故武帝本紀多失實且單曰武  
 帝中年大發兵事邊生人耗瘁府庫殫竭遷所述非過言  
 李石曰單所陳因武帝以諫欲陛下終究盛德帝曰誠然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單曰陛下樂觀書然要義不過一二  
 陛下所道是也具寢饋以之○單既名儒故以丞相領祭  
 酒請太學五經經置博士祿處比王府官○三年  
 旱帝多出宮人于珽入賀曰漢制八月選人晉武帝平

多采擇仲尼所謂未見好德者陛下以為無益放之盛德

也單又推贊曰晉以采擇之失舉天下為左任也甚天衣

謂皆為宜陛下以為鑒帝善其將美以病致仕卒寧清正

退約與人未嘗串狎中占中單之侍講毋以厚風俗黜朋

比再三為天子言故終為相然嫉惡多所不容以為太過

憚之○始單以經籍利繆元五博士陋幾不能正建言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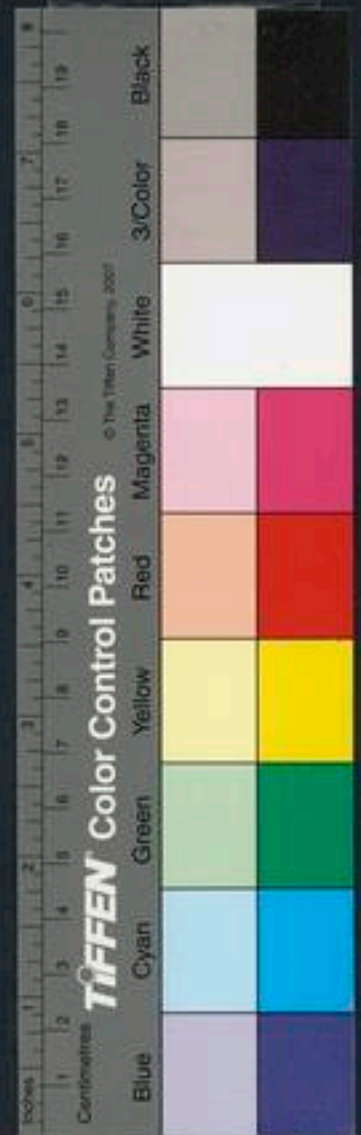
與鉅學鴻生共力讎刊準漢舊事錢石太學示萬世法詔

可單乃表周墀崔球等是正其文刻于石弟朗

五註以經術進王起宰相深嫉進士浮薄屢請罷之並選

以經術進王起以大儒輔政見儒林序

前唐書卷之四十一





鄭月

朗字有融開成中擢起居郎文宗與宰相議政適見朗執  
筆端頭上高乃知及無謂曰向所論事亦記之乎朕將觀  
之朗曰臣執筆所書者史也故事天子不觀史昔太宗欲  
觀之朱子蒼曰史不隱善不諱惡自中主而下或飾非護  
失見之則史官無以自免且不敢直筆褚遂良亦稱史記  
天子言動雖非法必書庶幾自飭帝悅謂宰相曰朗援故  
事不畀朕見起居注可謂善守職者然人君之為善惡必  
記朕恐平日言之不協治體苟將來羞庶一見得以自改  
朗遂上之○始朗舉進士有知者言君當貴然不可以科

成而有司權郎

第一既又徵實彼放相者胥白安

已而果相

高郢

高郢字公達衛州人憲宗初代宗及進士第代宗為太后

營章帝時郢以白衣上書諫曰陛下大孝因心與天罔隱

丞丞要無以加臣謂畢力追孝誠有所益妨時勦人

不得擬捨人就寺何福之為况寺非宗祐所安神靈所

宅禪萬人之力邀一切之報其為不可亦明矣聞者昆吾

孔熾存食生人百姓慍慍無日不惕遣將攘却亡尺寸功

隴外壤地委諸豺狼太宗艱難之業傳之陛下夫不獲





尺土見侵告成之時猶恐有闕况用武以來十三年矣傷者不救死者不收繕卒補乘于今未已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計十三年舉百萬之衆資糧餉取足於人父子兄弟延頸嗷嗷以俟王命縱不能出禁財賄錄寡猶當稍息勞弊以與休之奈何戊寅年平侵地未復金革未戢疲人未撫太倉無終歲之儲大農有權酷之弊忍以此時興力役哉臣聞聖人受命於天以人為王苟功濟於天天人同和則宗廟受福子孫蒙慶是知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宗廟敬慎德教以臨兆人走福流祚永無窮矣聞崇建梵宮上決天下能聲也雕不金玉之為孝者夏禹卑宮室而

盡力乎溝洫入到於今稱之梁武窮土木而致飾乎塔廟人無德而稱焉陛下若節用愛人當與夏后齊駕何必勞人動衆而踵梁武之遺風乎書奏未報○復上言王者將有人也將有行也必稽于衆而順于人則自然之福不求而至未然之禍不除而絕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脩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陛下之營作若以為功則天覆地載陰施陽化未曾有為也若以為名則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未曾有待也若以致福則通乎神明光於四海不在費財若以禳禍則方務厥德罔有天災不在勞人今興造急促固違群情臣竊為陛下惜之不納○以茂



才異行高第累擢咸陽尉郭子儀取為朔方掌書記李懷  
光引佐邠寧府懷光將還河中郢勸西迎乘輿懷光反方  
銳不聽既又欲悉兵鼓而西時渾瑊提孤軍抗賊群將未  
集郢恐為懷光所乘與李鄴固止之會懷光子唯候郢郢  
因贊說曰君視天寶以來稱兵者今尚誰在且國家固有  
天命人力不豫焉今若恃衆而自絕于天十室之小必得  
忠信安知三軍不有奔潰而助順者乎瑋大惧流汗不能  
語懷光誅李晟表其忠遷中書舍人久之進禮部侍郎時  
四方士務明比更相薦薦以勳有司徇名忘實郢疾之乃  
謝絕請謁顯行甄司頁部凡三歲甄幽獨抑華流競之

俗為衰仕貞元末

德守

擢中書侍郎同門下平章事以右

僕射致仕卒。郢恭慎不與人交常掌制誥家無留臺或  
勸盡如前人傳制集者答曰王言不可藏私家生平不治  
產有勸管之者答曰祿廩雖薄在我則有餘田莊何所取  
乎子定

贊曰王叔文雖內連姘尹

武

外倚姦回以攘天權然

是時太子已長朝無嫌罅

呼評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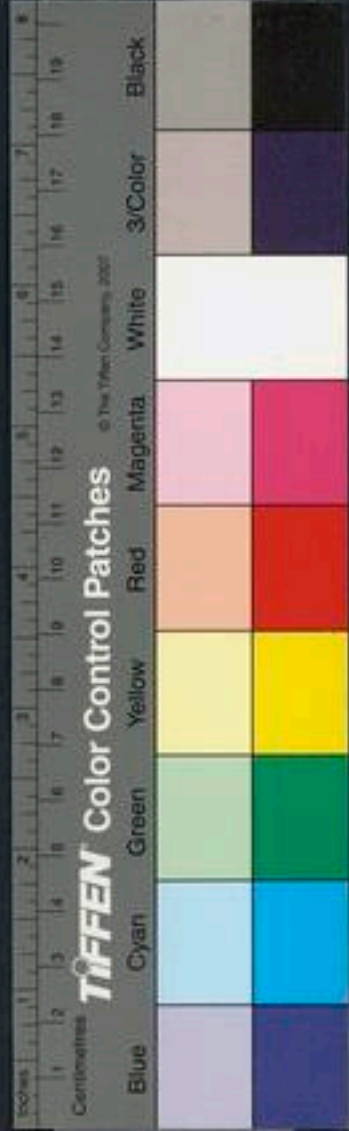
若珣瑜郢與杜佑等

毅然引東宮監國

古鐸及左氏太子君行則守有

執退

叔文輩其力不難顧循黑苟安所謂焉用彼相者矣珣  
瑜一忿卧第與郢佑固位二者亦不足相輕重云





高定

定辯慧七歲讀尚書至湯誓跪問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何云伐耶對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郢異之世重其早慧長通王氏易為圖合八出上圓下方合則重轉則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仕至京兆府參軍

鄭綱

鄭綱字文明餘慶從父行也幼有奇志善屬文所交皆天下有名士擢進士宏辭高第累遷中書舍人德宗自興元還置六軍統軍武德六年天下置六軍視六尚書以處功臣除

制用白麻付外又發宣威軍益左右神策以監軍為中尉實文場侍功陰諷宰相進擬如統軍比綱當作制奏言天子封建或用宰相以白麻署制付中書門下今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耶遂著為令也帝悟罷統軍用麻明日帝見綱曰宰相不能拒中人得卿言乃悟○順宗病不得語王叔文與牛美人用事權震中外俾廣陵王雄睿欲危之帝召綱草立太子詔綱不請輒書立嫡以長跪白之帝饋之乃定○憲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始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連和有詔歸路從史請留山東李吉甫密譖綱漏言於從史帝怒召李絳語其故絳曰誠如是罪



當族然誰以聞陛下者曰吉甫為我言絳曰綱任宰相識  
 名節不當如大彘鳥倪與姦臣外通恐吉甫勢軋內忌  
又造為醜辭以怒陛下帝良久曰幾誤我先是黃裳方為  
 帝夷削節度疆王室建議裁可不關決于綱綱常默默居  
 位四年罷太和中致仕卒○綱以儒術進守追察欲所居  
 不為烜赫事以篤實稱善明理學世以耆德推之

權德輿

權德輿字載之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德宗顯其才召為  
 左補闕百官志云左補闕掌供奉風○貞元八年德宗關  
 東淮南折西大水德輿建言江淮田一善孰則芳資敦道

天下大計仰於東南今霖雨二時農田不開宜擇群臣明

識通方者持節勞徠上即到及問人下洛代及以疾苦蠲其租入與

連帥守長講求所宜賦取於人不若臧於人之固也帝乃

遣奚陟等四人循行慰撫○裴延齡以巧倖進判度支德

輿上疏斥言延齡以常賦正額用度禾書者為美利以夸

已功用官錢營常平雜物還取其直詭別貯羨錢因以罔

上邊軍乏其粟糧召禍疆場其事不細邦國之務不宜委

非其人疏奏不省○遷起居舍人兼知制誥時帝親覽庶

政重除拜凡命諸朝皆手制中下居數歲德輿獨直兩省

乃上書言左右掖垣承天子誥命奉行詳覆各有攸司舊





制分曹十員以相防檢大抵事有所壅則吏得為姦四方  
聞者或以朝廷為乏事要重之司不宜又廢帝曰非不知  
卿之勞但擇如卿者未得其人耳○又之知禮部貢舉凡  
三歲甄品詳諦所得士相繼為公卿宰相取明經初不限  
員○十九年大旱德興上陳闕政曰陛下齋心減膳憫惻  
元元告于宗廟禱諸天地一物可祈必致其禮一士有請  
必聽其言憂人之心可謂至矣臣聞銷天災者修政術感  
人心者流惠澤和氣洽則祥應至矣畿甸之內大率赤地  
而無所望宜詔所在裁留經用以裨貸氏今茲租賦及宿  
逋遠貸一切蠲除之又言比絀紬救者目謂按拭無期

論坐為匪人以動和氣近陛下洗宥紕放者或起為二千  
石其徒更相勉知牽復可望惟因而弘之使人人自效帝  
頗採用之○憲宗元和初拜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帝嘗問  
政之寬猛孰先對曰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為先太宗皇  
帝見明堂圖始禁鞭背列聖所循皆尚德教故天寶大盜  
竊發俄而夷滅蓋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也帝曰誠如公  
言○德輿善辨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悟人主為輔相寬  
和不為察察名李吉甫再秉政帝又用李絳參贊大機是  
時帝切于治事巨細悉責宰相吉甫絳論事不能無持異  
至帝前遽言坐辯德輿從容不敢有所輕重坐是罷為東





都留守卒。○德興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賦詩精思經術無不貫綜自始學至老未曾一日去書嘗著論辯漢所以亡西京以張禹東京以胡廣大指有補於世其文雅正瞻縉當時公卿侯王功德卓異者皆所銘紀十常七八雖動止無外飾其醞藉風流自然可貴元和間德宗為縉紳羽儀云

互註卓然以所長為一世冠之藝序

崔群

崔群字敦詩貝州武城人未冠舉進士陸贄主貢舉梁肅薦其有公輔之材擢甲科舉賢良方正授校書郎遷翰林

學士中書舍人數陳讜言憲宗嘉納因詔學士凡奏議群者乃得上群以禁密之言人人當自陳以為故事後或有惡直醜正則它學士不得上言矣固讓見聽時魏博田季安以五千練助營開業佛祠群以為無名之獻不當受有詔却之。○元和十二年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權長孺坐罪抵死其母老丐子以養帝問宰相群對曰陛下幸憐其老宜即遣使諭旨若湏出敕即無及矣於是免死群凡啓奏平恕如此。○帝常語宰相聽受之際不亦難乎比詔學士集前世事為辨謗略以自儆鑒群對無情曲直辨之至易有情則欺為難審也故孔子有衆好衆惡浸潤膚



受之說以其難辨也若陛下擇賢而任待之以誠糾之以法則人自歸正而不敢以欺帝聽其言○時皇甫鎰言利幸於帝陰藉左右求宰相辟數言其佞邪不可用既入對及開元天寶事明皇辟因推極其言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昔玄宗少歷屯險更民間疾苦故初得姚崇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蘇頌李元紘孜孜守正則開元為治其後安于逸樂遠正士昵小人故宇文融以言利進李林甫楊國忠怙寵朋邪則天寶為亂願陛下以開元為法以天寶為戒社稷之福也又言謂祿山反為治亂分臣謂寵張九齡相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左右為感動辟以是諷帝

故鑄銜之帝宰相鑄○和憲宗立以吏部侍郎召之勞曰我為太子卿力也群曰此先帝意臣何力焉且陛下向為淮西節度使臣起制草其言有能辨南陽之牘充符東海之貴先帝然之則傳付久矣俄拜御史大夫卒

互註有天下重望勁正敢言

皇甫時稱龍虎榜

贊曰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何哉多難之世人人長

慮而深謀日惕于中猶以為未也曰吾覆亡不暇又何

以安故能舉天下付之與畏之也禍難已平上恬下嬉

施施自如施盈之反曰賢難得雖無賢尚可治也佞可

去雖存佞不遽亂也視漏弗填恣傾弗反偃然自慰曰





我曷以喪故能舉天下付之亡不畏也常人所畏聖人  
 易之所不畏聖人難之觀孝明皇帝本中主遭變可與  
 謀始持成不可與共終崔群以為相李林甫則治亂已  
 分其言信哉是扁鵲所以誚桓侯也齊桓公疾在膝理  
 不治曰寡人無疾  
 扁鵲曰疾也君股理湯熨所及在骨髓雖司命無可奈  
 何扁鵲逃去桓公遂死聖人知微良醫早從事則可已

賈耽

賈耽字敦詩滄州人天寶中舉明經遷汾州刺史治凡七  
 年政有異績建中時拜義成節度使淄青李納雖削偽流  
 而陰畜姦謀冀有以逞其兵數千自行營還道出骨或請  
 館于外耽曰與我鄰道奈何疑之命館城中宴廡下納士

皆心服耽每畋從數百騎入納界境納大喜然畏其德不

敢謀○正元九年德宗以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卒耽

嘗觀書是益勤尤悉地理四方之人與使夷狄者見之必

從詢索風俗故天下土地區產山川夷岨必究知之方吐

蕃盛疆盜有隴西異時州縣遠近有司不復傳耽乃繪布

隴石山南九州且載河所經受為圖又以洮湟其涼屯鎮

額籍道里廣狹山險水原為別錄去補河西戎之錄四篇

上之又圖海內華夷廣三丈從三丈三尺以寸為百里并

誤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其中國本之禹貢外夷本班固

漢書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以朱帝善之或指圖問其邦





人咸得其真又著正元十道錄以正觀分天下隸十道在  
景雲為按察開示人採訪廢置升降備為至陰陽雜數罔  
不通其器恢然蓋長者也不喜藏否人物為相十三年雖  
安危大事亡所發明而檢身厲行自其所長歸第對賓客  
無少倦家人近習不見其喜愠世謂淳德有常者

杜佑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入希望重然諾所交游皆一時  
豪俊自代州都督召還對逆事玄宗才之拜鄆州都督知  
留後時軍屢困府庫虛空希為居數歲芻粟金帛豐餘  
者牛仙童行逸或勸希為結其驩答曰以貨藩身吾不忍

○佑以蔭補自金部郎中改度支兼和糴使於是軍興備

運佑得剽決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建中初德宗河朔兵

戰民因賦無所出佑以為救敵莫若省用省用則省官乃

上議曰設官之本以治衆庶故古者計人置吏不肯虛設

自漢至唐因征戰以省吏員誠救弊之功也昔臯陶作士

今刑部大理卿則臯陶也垂作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

監則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戶部尚書則二契也伯夷

示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二伯夷也伯益為虞今虞

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則四伯罔也天子有六軍漢左

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則四伯罔也天子有六軍漢左





右將軍四人今十二衛

隋制十二衛唐因之曰翊儲曰驍  
開衛曰武衛曰屯衛曰古人曰侯

衛為左右焉乎之分神策八軍九將軍六十員舊名不廢

新資日加且漢置別駕隨刺史巡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副

也參軍者參其府軍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直遷易

不同耳詎有事實哉誠宜斟酌入省欲致治者先正名隨

時立制過弊則變何必因循憚改作邪議入不省○盧杞

當國惡之出為嶺南節度使佑為開大衢疏析塵閉以息

火災朱崖黎氏三世保險不賓佑討平之○徐州節度使

張建封卒軍亂詔佑檢校尚書左僕射節度徐泗討定之

佑於出師應變非所長因固境不敢進○乃詔受淮南節

度使佑決雷陂以廣灌溉斥海瀕棄地為田禎米至五十

萬斛列營三十區士馬整飭四鄰畏之以德宗崩詔以冢

宰進度支鹽鐵使薦李崑首副始度支嘗用度多署吏權

攝百司繁而不綱佑以營繕還將作木炭歸司農練染還

少府職務簡脩拜司徒上疏生人無事其要先去兵不得

山東兵不可去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正元時山東

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秦叛梁徐襄鄧皆成厚兵十餘所

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

視不軌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迎時

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

前唐書卷之五 杜休傳 十五 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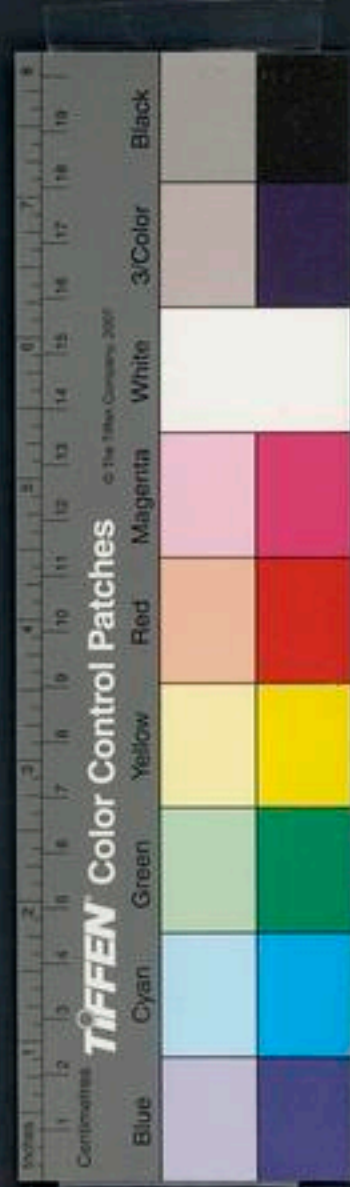


蔡得齊收郡縣三百餘城所未能得惟山東百城耳土地  
 人戶財物甲兵較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以為治也法  
 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奸惡搜選置舍果自治  
 乎井閭阡陌倉廩爵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為  
 虜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  
 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而河南山東之輕重在魏非魏  
 疆大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為中策最下為浪戰不計地  
 勢不審攻守是也○又原十六衛作戰論守論兵非脆也殺非殫也  
而戰必推比是日不循其道也故作戰論往年兩河盜起  
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置計而東兵自守及諸  
曆正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使逆  
革益橫終昌禍患故作守論  
 俄而澤路平略如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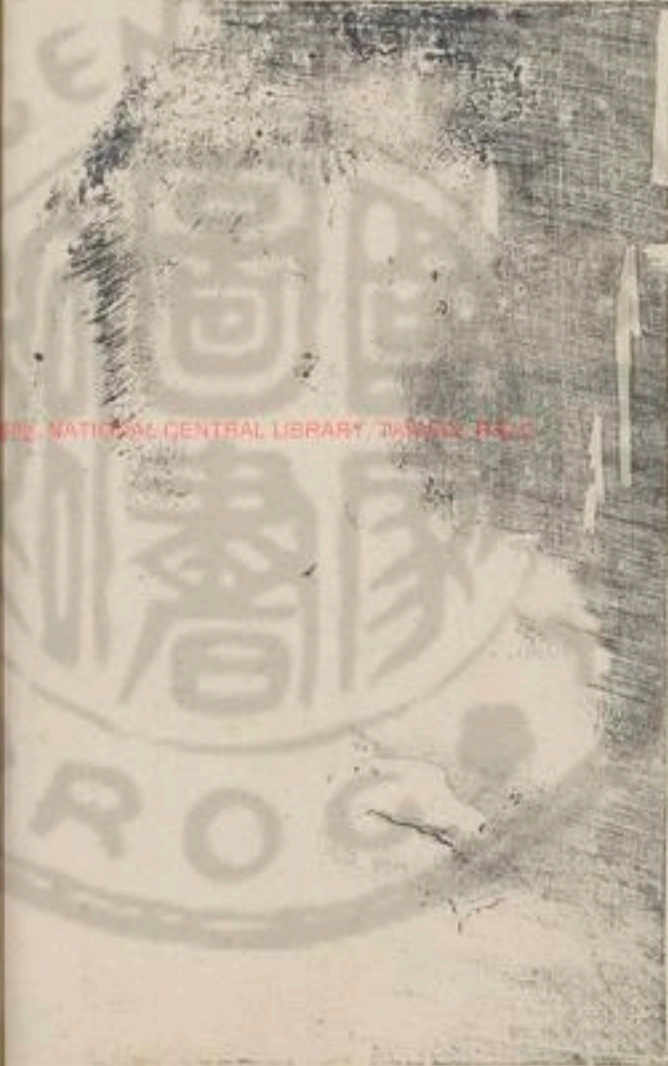
入為司勳首外郎踰年遷中書舍人○牧剛直有奇節不  
 為齷齪小謹職側敢論列大事指陳病利尤切至少與李  
 甘等並貴道古今善處成敗甘等不及也牧亦以疏直時  
 無若援者卒年五十初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畢  
 皎白駒字俄而炊甑裂牧曰不祥也乃自為墓誌悉取所  
 文章焚之牧於詩情致豪邁人號為小杜以別杜甫云○  
 弟顓字勝之舉進士禮部侍郎曹鍊語人曰得杜顓足敵  
 數百人授秘書省正字善屬文與牧相上下

互註卓然以所長為一世冠文藝序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一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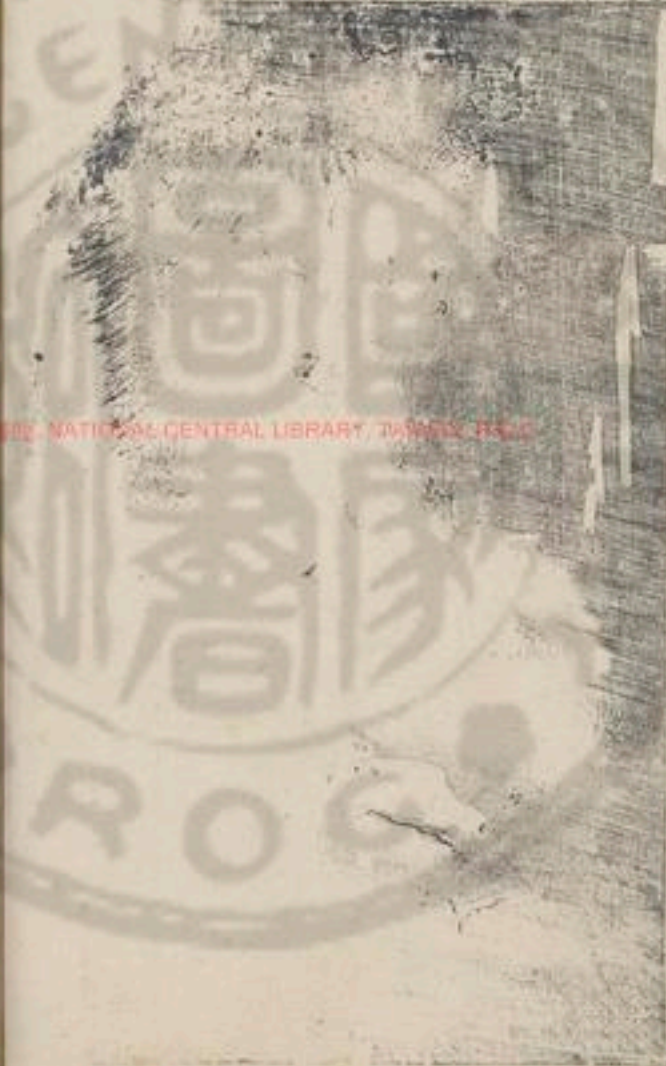
列傳

令狐楚

令狐楚字愨士德茶之裔五歲能為辭章逮冠第進士鄭  
僖繼領太原高其行辟為掌書記德宗喜文每省太原奏  
必能辨楚所為數稱之僖死軍將為亂邀取楚使草遺奏  
諸將圍視楚色不變秉筆輒就以徧示士皆感泣一軍乃  
安由是名益重○憲宗時累擢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其為  
文於賤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傳誦○敬宗立遷宣  
武節度使汴軍以驕故而韓弘弟允務以峻法繩治士偷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二

列傳

令狐楚

令狐楚字愨士德茶之裔五歲能為辭章逮冠第進士鄭  
僖繼領太原高其行辟為掌書記德宗喜文每省太原奏  
必能辨楚所為數稱之僖死軍將為亂邀取楚使草遺奏  
諸將圍視楚色不變秉筆輒就以徧示士皆感泣一軍乃  
安由是名益重○憲宗時累擢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其為  
文於賤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傳誦○敬宗立遷宣  
武節度使汴軍以驕故而韓弘弟允務以峻法繩治士偷





前唐書卷之四十三 狐綯傳  
于安無革心楚至解去酷烈以仁惠鑄諭人人悅喜遂為  
善俗入為戶部尚書進拜左僕射○先是鄭注奏建榷茶  
使王涯又議官自治園植茶人不便楚請廢使如舊法從  
之開成初上疏辭位拜山南西道節度使卒○楚外嚴重  
不可犯而中寬厚待士有禮為政善撫御治有績人人得  
所宜疾甚諸子進藥宋肯御救諸子曰吾生無益於時無  
請謚勿求鼓吹以布車一乘葬銘誌無擇高位是夕有大  
星宵殞上其光燭廷坐與家人訣乃終子綯

令狐綯

綯字子直舉進士擢左補闕天中初宣宗宰相白敏中言

令狐楚有子曰綯其為人宰相器也召為考功郎知制誥  
入翰林為學士它夜召與論人間疾苦帝出金鏡書曰太  
宗所著也卿為我舉其要綯摘語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  
亂未嘗任賢任賢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罹天下之禍帝曰  
善朕讀此嘗三復乃已綯再拜曰陛下必欲興王業捨此  
孰先○遷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華炬  
送還院吏望見以為天子來及綯至皆驚俄同平章事輔  
政十年○懿宗嗣位出為淮南副使龐勛自桂州還裨將  
李湘曰徐兵擅還果及矣雖未有詔一功制亂我得專之  
綯儒緩不能用曰彼不為暴聽其度淮何豫我哉勛還果



前唐書卷之四十三 人狹絲俱  
盜徐州詔綯為徐州招討使綯帥敗僖宗初拜鳳翔節度使徙封趙卒

贊曰耽佑楚皆悖儒大本高冠雍容廟堂道古今處成務可也以大節責之蓋碁中而王表歟綯世當國亦無足譏牧論天下兵曰上策莫如自治賢矣哉

裴延齡

裴延齡河中河東人董晉表為判官盧杞秉政引為膳部員外郎德宗擢司農少卿領度支延齡素不善財計乃廣鉤距取宿姦老吏與謀以固帝幸因建言左藏天下歲入不貲耗登不可校請列別舍以檢盈虛於是以下而負

八百萬緡析為負庫抽貫三百萬緡為贖庫據物三十萬緡為季庫帛以素出色入者為月庫帝皆可之然天下負皆窮人償入無期抽貫與給皆盡據物與帛固有籍延齡但多其簿最更貪以詭帝於財用無所加也○俄為戶部侍郎妄言長安咸陽間得坡芍坡普禾又芍而蓬又草不剪數百頃願以為內廐牧地水甘草薦與苑廐等帝信之以問宰相皆曰當無有帝使按覆果詐延齡大慙帝不責也○它日帝謂延齡曰朕所居浴堂殿一棟將壓念易之未能也延齡曰宗廟至重殿棟微矣且陛下本分錢用之亡窮何所難哉帝驚曰本分錢奈何對曰此在經誼愚儒不能知臣能

行唐書卷之四十三 裴延齡 學





言之按禮天下賦三之一以充乾豆一以事賓客一君之  
 庖厨陛下奉宗廟能竭天下賦三之一乎鴻臚禮賓等予  
 四夷用十一為有羸陛下所御裘襪簡儉所以餘為百官  
 原料餐錢未盡也則所不盡者為本分錢以治殿數十尚  
 不乏况一棟哉帝頷曰人未嘗為朕言之○又造神龍佛  
 祠須材五十尺帝聞開元時近山無巨木求之嵐勝間今何  
 地之近材之良邪延齡曰異材瑰產處有之待聖主乃出  
 今生近輔豈開元所當得也帝悅○是時陸贄為宰相帝  
 素所信重極論其謫妄不可任帝以為排媚遂厚延齡

贄上疏列其狀具言延齡嘗奏旬獲乾隱二十萬緡請合  
 別軍為羨餘供天子私費故上之興作廣宣素多矣延齡  
 欲實其言乃大搜市屢奪所入獻逮捕匠徒迫脅就功號  
 曰軟索弗讎其直名曰和雇弗與之庸此乃侵削兆民為  
 天子取怨于下帝得奏不悅乃罷贄宰相斥逐贄等朝廷  
 震怒○延齡資苛刻又劫于利專剝下附上肆騁譎怪其  
 進對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帝頗知其詐但以  
 其不隱欲聞外事故斷用不疑延齡恃得君謂必輔政少  
 所降下至嫚罵適臣時人側目及卒人語以相安惟帝悼  
 不已○**永正**初順宗度支建言延齡襄列別庫分藏正物





前唐書卷之四十二 裴文舉傳 四 出 芳  
無實益而有吏文之煩乃詔復以還左藏

互註益為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迄於死而人相

賀食貨志以常賦正額用度未盡者為羨利以夸已功

用官錢售常平雜物還取其直號別貯羨錢因以罔

上推德與疏

### 崔損

崔損字至無系本博陵人大曆末中進士博學宏辭累官

至右諫議大夫貞元中德宗以本官同平章事始中書虛

位十日議者謂選有德及用損中外悵失而實性疑讞能

自將延英進見不敢出一言及天下事損無事且稱于人

者而歷二省華要至宰相建中後宰相無久任者損以便

柔遜愿中帝意乃留八年帝亦知公議病其持祿然憐遇

彌渥卒

### 韋渠牟

韋渠牟京兆人少警悟工為詩去為道士不終更為浮屠

已而復冠韓滉表試校書郎進至四門博士德宗詔日詔

渠牟及佛老二師並對麟德殿質問大趣渠牟有口辨雖

於三家未究辭意各問鋒生帝聽之意動遷讓議大夫大

抵延英對雖大臣率漏下二三刻止渠牟每奏事輒五六

刻乃罷○為人佻躁志向浮淺不根於道德仁義詩用儉





巧中帝意非有嘉謨正辭感悟得君也自陸贄免帝躬攬庶政不復委權于下宰相取充位行文書而已所倚而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與渠牟等其權侔人主也贄實皆效實紹無所建明渠牟後出望最輕張恩勢以動天下士之浮競其進者爭出其門赫然勢焰可炙

李實

李實累遷京兆尹怙寵而悞不循法度正元二十一年早關輔饑實方務聚斂以結恩民訴府上一不問德宗訪外疾苦實曰歲雖旱不害有秋乃峻責租調人窮無告至徹舍鬻南苗輸于官

皇甫鑄音傳

皇甫鑄涇州人正元初第進士又擢制科遷吏部員外郎典南曹鈐制吏效稍知名○領度支兼戶部侍郎憲宗方伐蔡急于用度鑄哀會嚴亟以辨濟師帝悅蔡平之明年遂拜同平章事猶領度支鑄以吏道進既由聚斂句剝為宰相至錐市道皆蚩之裴度乃表罷政事極論鑄姦邪許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繫朝廷輕重在輔相今若相鑄則四方解矣○帝以天下略平亦欲崇臺沼宮觀自娛樂鑄與程異知帝意故數貢羨財陰佐所欲故帝排衆論決任之及以度為朋黨不納其言鑄乃益





前唐書卷之四十三  
以巧媚自固建楨內外官稟佐國用崔直上還詔書乃止  
○帝斥內帑所餘詔度支評直鑄貴售之以給邊兵故繒  
陳絳觸手輒壞士怨怒聚焚之裴度以其事聞鑄銜度乃  
與李逢吉等合濟之出度太原又以崔群有天下重望動  
正敢言後議帝號鑄乃奏群抑微稱帝怒逐群湖南○進  
鑄平章事嘗與李道古共薦方士柳泌浮屠大通為長年  
藥帝惑之移宗在東宮聞其奸妄始聽政貶鑄崖州司戶  
死

**互註**以宰相領度支剝下以媚天子

武元

新傳言相

帝陰藉左右求宰相不傳以言財賦幸得宰相

### 王播

王播字名敷

音揚

太原人貞元中

德宗

與弟炎起皆有各

並擢進士而播起舉賢良方正異等李實表為三原令邑

中豪彊犯法未嘗輒貸歲終課最李實重其才更薦之遷

工部郎中知御史雜事刺舉不阿有能稱政京兆尹時禁

屯列畿內者出入屬鞬佩劍效人冒之以剽劫又勳戚家

馳獵近郊播請一切禁止盜賊不能隱皆走出境憲宗以

為能進領諸道鹽鐵轉運使是時天下多故大理議讞魚

反科條議繁播悉置格律坐隅商處重輕剖決如流吏不

能竄其私○帝討淮西切於饋餉播引程昇自副昇允通





萬貨盈虛使馳傳至淮哀財用以給軍興兵得無乏帝嘉其功超拜禮部尚書○**穆宗**立進同平章事時權倖競進播賴其力至宰相專務將迎居位無所裨益復失河北衆望不厭乃出為淮南節度使是時南方旱歉人相食播培斂不少衰民皆怨之然浚七里港水項反以便漕引後賴其利○**敬宗**卽位以王涯代使播失職見王守澄方得君厚以金謝守澄乘間薦之遂領使天下公議益不與○**文宗**立復輔政事時**韋處厚**當國以獻替自任天子嚮之播專以錢穀進不甚預事居位四年卒○播居官以彊濟稱天性勤吏職每視簿領紛積於前人所不堪者播反用為

樂雅善占奏雖數十事未嘗書旱笏再領鹽鐵嗜權利不復初操重賦取以正額月進為羨餘歲百萬緡弟起

互註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食貨志為鹽鐵使事

王起

月進李絳傳增茶稅十之五以佐用度李珣傳

起字舉之釋褐校書郎累遷中書舍人數上疏諫**穆宗**畋遊事歲中考第一○錢徽坐首舉失實貶詔起覆核起建言以所送宰相閱可否然後付有司議者謂起為失職○後以戶部尚書判度支靈武邠寧多曠土奏為營田以省魏軌歷河中節度使方蝗旱粟價騰踊反言投價騰貴如端起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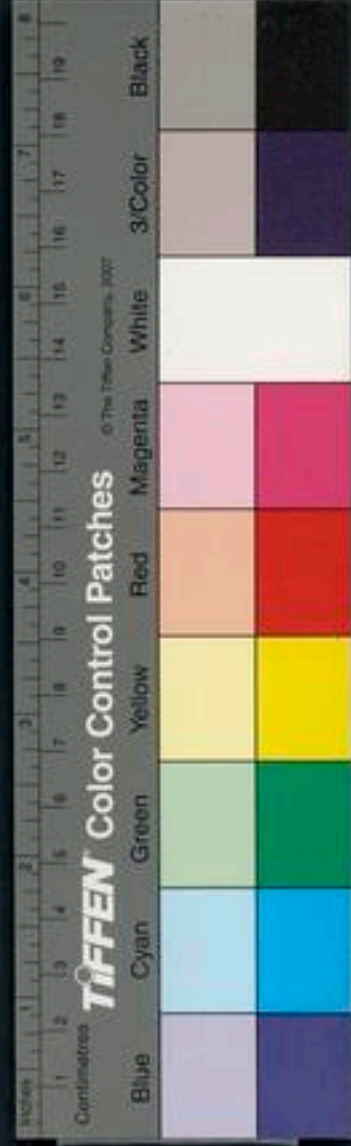


起下令家得儲三十斛在其餘以市否者死神策士怙勢  
 不從宜于法由是廢積咸出晉古外又民賴以生○為山  
 南東道節度使濱漢塘堰屬吏弗完治起至部先脩復  
 與民約為水令遂無凶年○俄加皇太子侍讀文宗尚文  
 好古學是時鄭覃以經術進起以敦博顯帝數訪逮時政  
 因積兩願寬遂臣過惡又短鮑叔終身不忘人過以解帝  
 錮人意俄兼太常卿禮儀使帝題詩太子笏以賜詔畫象  
 便殿號當世仲尼其寵遇如此又使廣五位圖俾太子知  
 古今治亂○武宗立患選士不得才特命起典貢舉凡四  
 舉士皆知名者人服其登○擢山南節度使同平章事以

夙儒兼宰相秩前世所罕入辭帝勞曰宰相無內外公國  
 耆老朕有關當以聞宴賜備厚奉○起嘗學非寢食不輟  
 發天下之書無不讀一經目弗忘也帝嘗以疑事令使者  
 口貨起具榜子附使者上凡成十篇號曰寫宣

贊曰裴延齡引經義惑其主以不忠為忠德宗倚延齡  
 幸渠牟等商天下成敗自謂明而卒陷不明君臣回沉  
血音可不戒哉憲宗銳於立功而皇甫鏘以聚斂取宰相  
 乃天下選彼暫勞一功烏足勝任哉中興之不終有為  
 而然

韋執誼





韋執誼京兆舊族也幼有才及進士第遷翰林學士便敏  
側媚得幸於德宗與延齡等相埒力較不出入備顧問後  
與王叔文善及順宗病叔文用事乃擢執誼為相執誼既  
為所引然外迫公議欲示天下非黨與者乃時時異論相  
可否憲宗立叔文敗貶執誼為崖州司戶

王叔文

王叔文越州山陰人以棋待詔棋譜之及博物志曰頰讀  
舞造國基冊朱善之頰讀  
書班班言治道德宗詔直東宮太子引以侍讀因論政及  
宮市之弊由是重之宮中事咸與參訂一定又叔文淺中  
浮表遂肆言不疑曰其可為相其可為將他日幸用之陰

結天下有名之士而士之欲速進者卒皆附之若韋執誼  
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為死友後因  
王伾起為翰林學士大抵更相依附叔文每言錢穀者國  
大本操其柄可因以市士乃白用杜佑領度支益鐵使已  
副之實專其政不淹時遷戶部侍郎及廣陵王為太子監  
國上古銜天左氏太子君行則守  
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乃貶賜死

互註蒙韋太子宫而撓國政

元稹任氣好言事見下

王伾音丕

王伾杭州人始以書待詔翰林順宗立遷左散騎常侍伾  
本關茸上徒蓋反貌蓬陋  
下而隴反帝棄寵之不如叔文任氣





好言事為帝所禮至出處又不及任之無間也叔文入止翰林而任至柿林院見牛昭容等當其黨盛門皆若沸羹而任充通天下昧謝日月不闕後貶開州司馬死其所

互註蒙幸太子宮而撓國政元稹傳

陸質

陸質字伯冲明春秋師事趙啖盡傳二家學終太子侍讀門人以質能文聖人書通於後世私共謚曰文通先生

劉禹錫

劉禹錫字夢得系出中山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辭科工文章主叔文得幸太子禹錫以名重一時與之交叔文每稱

有宰相器太子即位朝廷大議秘策多出叔文引禹錫及

柳宗元與議禁中所言必從擢屯田負外郎掌天下屯田及京文武職

田判度支鹽鐵案頗馮籍其勢多中傷士凡所進退視愛

惡重輕人不敢指其名號二王劉柳任叔文禹錫宗元○憲宗立

叔文等貶禹錫貶朗州司馬始坐叔文貶者八人憲宗欲

終序不復乃詔雖後更赦令不得原然宰相哀其才且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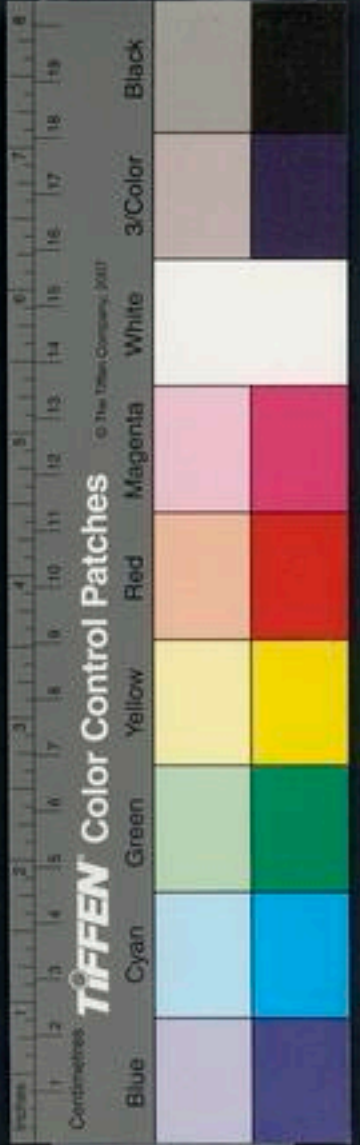
將澡濯用之會程昇復起乃詔禹錫等悉補遠州刺史會

武元衡執政遂罷○禹錫久落鬼捷各反不檢也鬱鬱不自聊其

吐辭多諷託幽遠作問太鈞謫九年等賦數篇又叙張九

齡為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然九齡罷政事守荊州

行唐書卷之四十三 劉禹錫傳 十一 出 芳





有拘囚之患議者以為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枝心失恐  
 陰責最大雖他美莫贖耶欲感諷權近而憾不釋○久之  
 召還宰相欲任南省即而禹錫作玄都觀看花君子詩語  
 譏忿當路者不喜出為插州刺史裴度請稍內遷乃易夔  
 州禹錫常歎天下學校廢乃奏記宰相曰言者謂天下少  
 士而不知養材之道鬱埋不揚非天不生材也是不耕而  
 數稟庾之無餘可乎正觀時學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  
 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國今室廬圯廢上部生徒衰少非  
 學官不振病無資以給也凡學官春秋釋奠于先師斯止  
 辟雍類宮辟必益反新論曰王者侏國地如壁形實水其  
 中以圍雍之名曰辟雍說文言流傳王道周而

復始國音半反諸侯學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頌宮詩魯頌泮水頌僖公能脩頌宮也非及天下今州

縣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廟其禮不應古甚非孔子意  
 武德初詔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正觀中詔脩孔子  
 廟兗州後許敬宗奏天下州縣置三獻官其他如立社○  
 玄宗與儒臣議罷釋奠牲牢薦酒脯時王孫林甫為宰相  
 不涉學使王敬從以明衣牲牢者為令遂無有非之者今  
 夔四縣歲釋奠廢十六萬舉天下州縣歲凡費四十萬適  
 資三獻官飾衣裳飽妻子於學無補也請下禮官博士議  
 罷天下州縣牲牢衣幣籍其資使增學校而州縣進士皆  
 立程督則貞觀之風粲然可復當時不用其言○由和州





刺史入為主客郎中復作游玄都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  
師道士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惟兔葵  
燕麥動搖春風耳以詆權近聞者益薄其行○禹錫恃才  
而發褊心不能無怨望年益晏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  
適素善詩晚節尤精與白居易酬復頗多居易嘗推為詩  
豪又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會昌初加檢校禮部尚  
書卒

互註卓然以所長為一世冠

文藝序

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少精敏絕倫為文章卓犖精敏

父宏一時輩行推仰

及第進士博學宏辭科王叔文韋

執誼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俄而叔文敗坐貶

永州司馬既竄斥地因自汝山澤間其湮厄感鬱一寓諸

文放離騷數十篇雅書蕭悅論言性情曰僕自御史裏行

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疾可

得乎與罪人交十年官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寬大貶黜

甚薄不塞衆怒坐益園辱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

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淪沒如此豈非命歟然居治

平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儻因賊平

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

前書卷之四十一 柳宗元傳 一三





植五劉及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一釋廢銅

為耕畦朝夕誦謚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

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人矣○又詒許

孟容書曰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

以百數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冊管仲遇盜升

為功臣匡章被不孝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為而

有詬欲望世久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

劉寬下車犒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舌之所

能勝也張蒼韓信伏斧鑕戰日也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

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兒寬擯危後至御史大夫董

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環瑋博辨奇壯之士

能自解脫今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踈闊矣賢者不

得志於今必堅貞於後古之者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

此然力薄志劣無異能解如復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

宗元久不振其為文思益深嘗著書篇號正符曰吳武

陵為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耶臣曰非也

何獨仲舒爾司馬相如劉向楊雄班彪彪子固皆公襲嗤

嗤推古瑞物以配受今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

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巧甚矣厥趣臣為正符

曰惟人之初總總而生林林而群饑渴牝牡之欲毆其內

行年六十一百二十一第廿二第廿三第廿四第廿五第廿六第廿七第廿八第廿九第卅





於是乃知噬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睽焉而鬪  
力大者搏齒利者齧瓜剛者抉群衆者軋兵良者殺  
披披籍籍草野塗血然後彊有力者出而治台於是聖  
人焉故於堯曰克明峻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  
祗承于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  
孫稽揆與誓正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承祀後之妖  
淫罵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  
流火之鳥以為符斯皆詭譎其可羞也莫知本于厥  
正漢用大度克懷于有氓登庸賢濯虞煦寒以瘳以鼎  
茲其為符也而其妄臣乃下取虺虺上引天光推類號休

用誇誣無知氓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  
物猶崇伏以玷厥德魏晉而下龐亂鉤裂厥符不貞邦  
用不靖箇克久駁乎無以議為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  
四海以鬪跨九垓以為燼爨以毒燎扇以虐燄其人沸  
湧灼爛子騰踏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不降霖雨滌蕩沃垢  
為清氛疎為冷風人乃溲然休然滌力求及水  
相睎以生相持以成相彌以寧歌舞悅懌因祇于元德去  
隋氏克于唐躑躅謳歌灑灑和寧帝庸威栗惟人之為  
敬奠厥積藏于下是謂豈國卿為義原斂發謹飭愷悌  
祇敬用底于洽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丕揚于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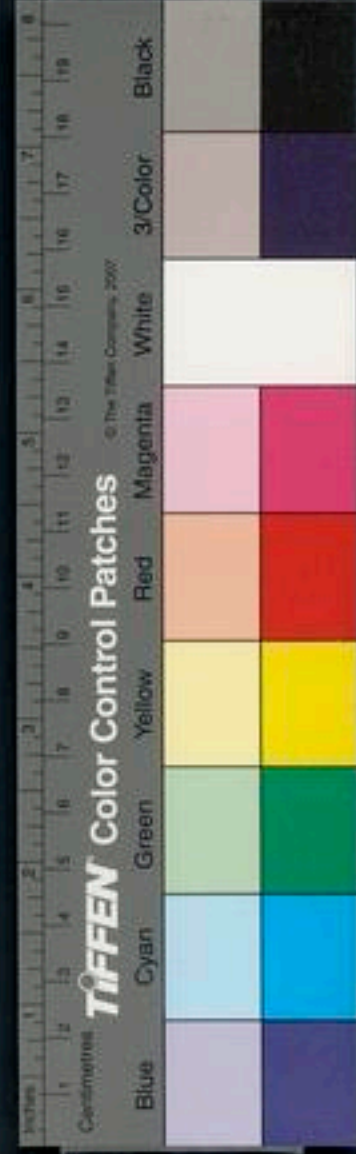


嗣用垂于帝式十聖濟厥治孝仁乎寬惟祖之則澤又而  
愈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干夫  
于其人休符不干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茲惟正  
符哉○元和十年憲宗徙柳州刺史時禹錫得播州宗元  
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  
大人即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為禹  
錫請因改連州南方為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  
授者為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宗元少嘗  
進謂功業可就即坐廢遂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  
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既沒

柳人懷之始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

程昇

程昇字師魯京兆人居鄉以孝稱第明經再補鄭尉精吏  
治為叔文所引叔文敗貶郴州司馬○遷淮南等道兩稅  
使昇起瘡斃能厲已竭節悉矯革征利舊弊入遷益鐵轉  
運副使方討蔡昇使江表調財用因行諭諸帥府以羨贏  
貢故昇所至不剝下不加斂經用以饒○元和十二年憲宗  
以工部侍郎同平章事猶領益鐵昇以錢穀奮而至宰相  
自以非人論王久不敢當印秉筆明年西北軍政不治議置  
巡邊使憲宗問孰可者乃自請行會卒身歿官第無留貲





世重其廉

贊曰叔文沾沾小人

通文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大弓春

秋書為盜無以異宗元等接節從之傲幸一時貪常病

昏抑太子之明規權遂私故賢者疾不肖者媚美報一

儼而不復宜哉彼若不傳匪人自勵材猷不失為名卿

才大夫惜哉

舊史曰正元元和間以文學聳重縉紳之伍者宗元禹

錫而已其巧麗淵博屬辭比事誠一代之奇材如俾之

歌詠帝載黼藻主言足以平揖古賢氣吞時輩而蹈道

不謹昭比小人自致流離遂隳素業故君子群而不黨

戒懼守獨正為此也韓李二文公翔於凌逢之末遑遑

仁義有志於持世範俗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至若

抑揚墨排釋老雖於道未弘亦端士用心也

杜黃裳

杜黃裳字遵素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又中宏辭郭子儀

辟佐朔方府子儀入朝使主留事李懷光與監軍陰謀矯

詔誅大將等黃裳得詔判其非懷光流汗服罪於是諸將

狠驕難制者黃裳皆以子儀令易置衆不敢亂○貞元末

宗遷太常卿王叔文用事黃裳未嘗過其門婿韋執誼

輔政黃裳勸請太子監國執誼曰公始得一官遽開口議

行子行次二百二 王叔文交事 十三 昌 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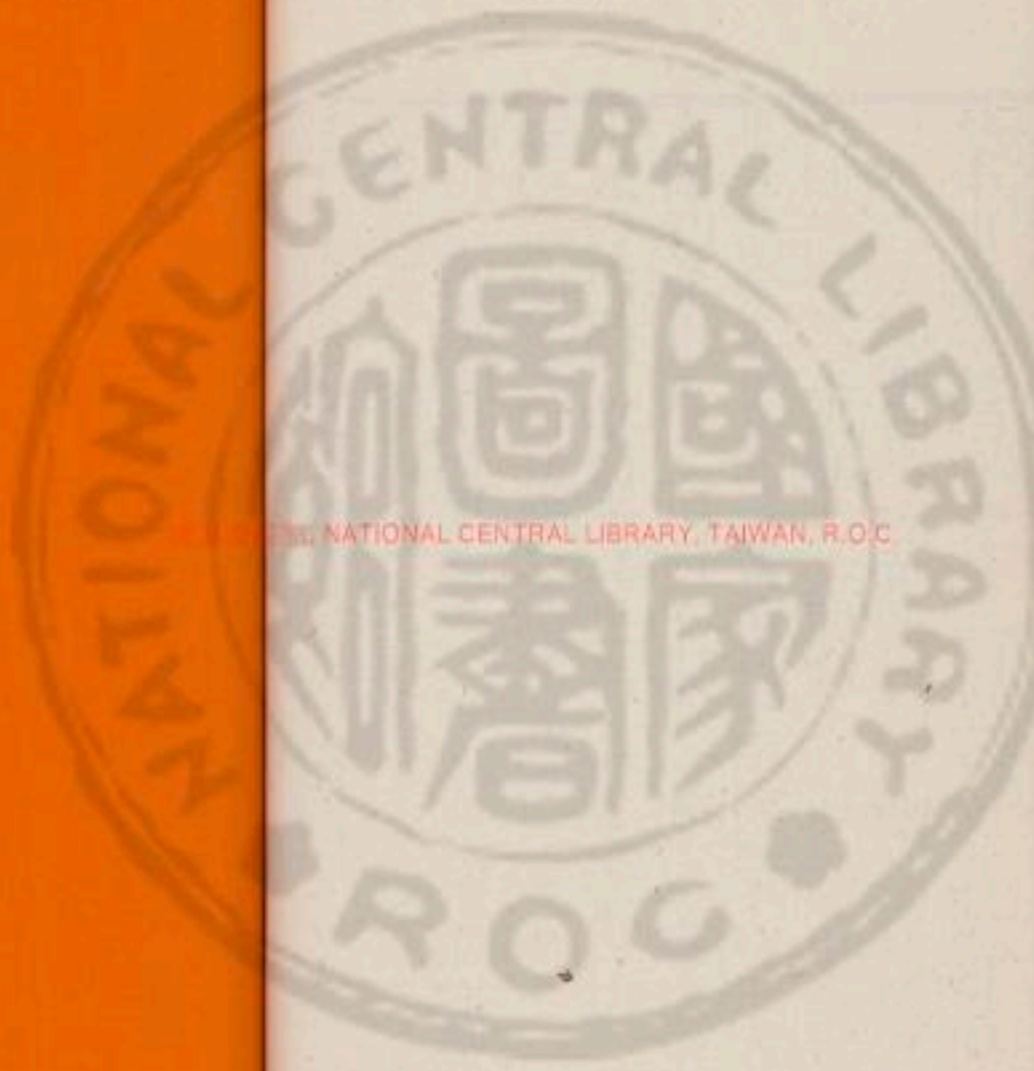




禁中事黃裳怒曰吾受恩三朝豈以一官見賣即拂衣出  
○皇太子總軍國事擢黃裳為相俄而劉闢叛議者以闢  
恃險討之或生事唯黃裳固勸不赦因奏罷中人監軍而  
專委高崇文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於機崇文  
素憚劉濼黃裳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濼伐崇文懼  
出死力縛賊以獻蜀平詳臣賀壽崇目黃裳曰此卿之功  
始德宗創艾多難粉飾息藩鎮每帥臣死遣中人伺其軍  
伺音士觀衆所欲立者故大將私金幣結左右以求節制  
類向也晏年尤甚方鎮選不出朝廷黃裳每從容具言從于容反  
陛下宜鑒貞元之弊整法度廢損諸侯則天下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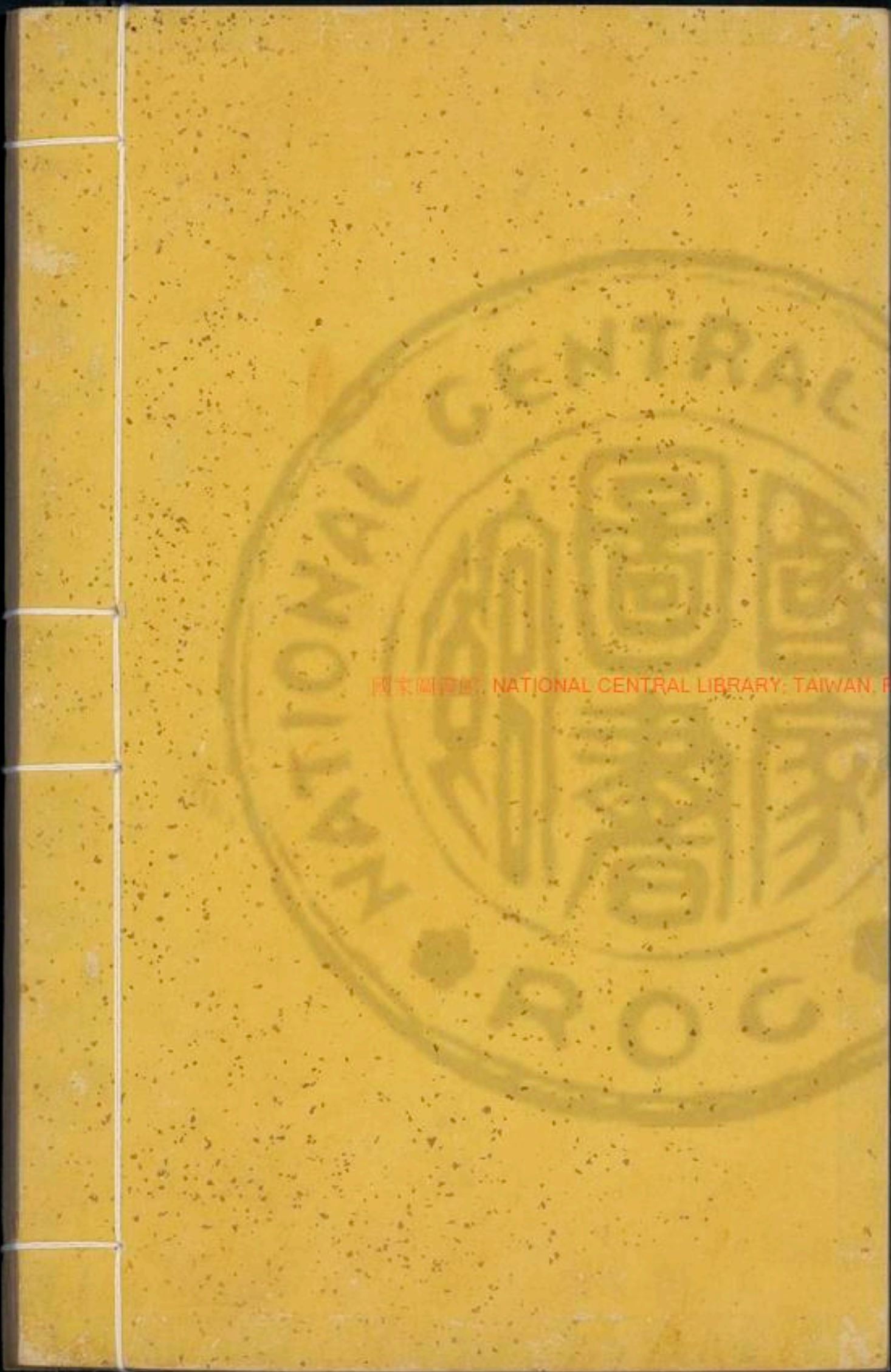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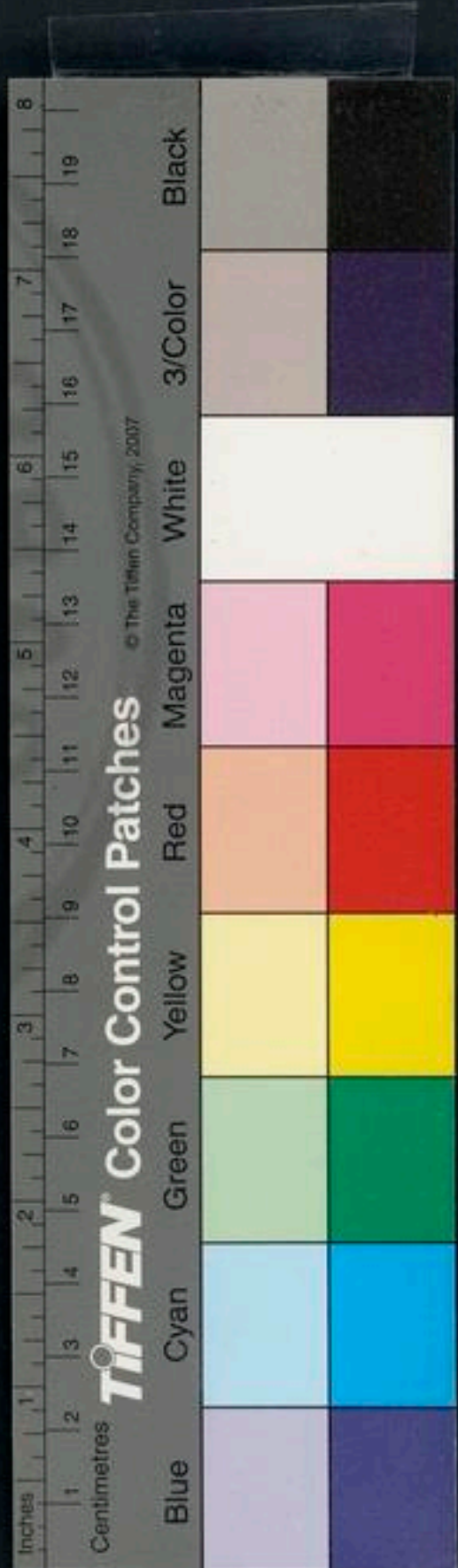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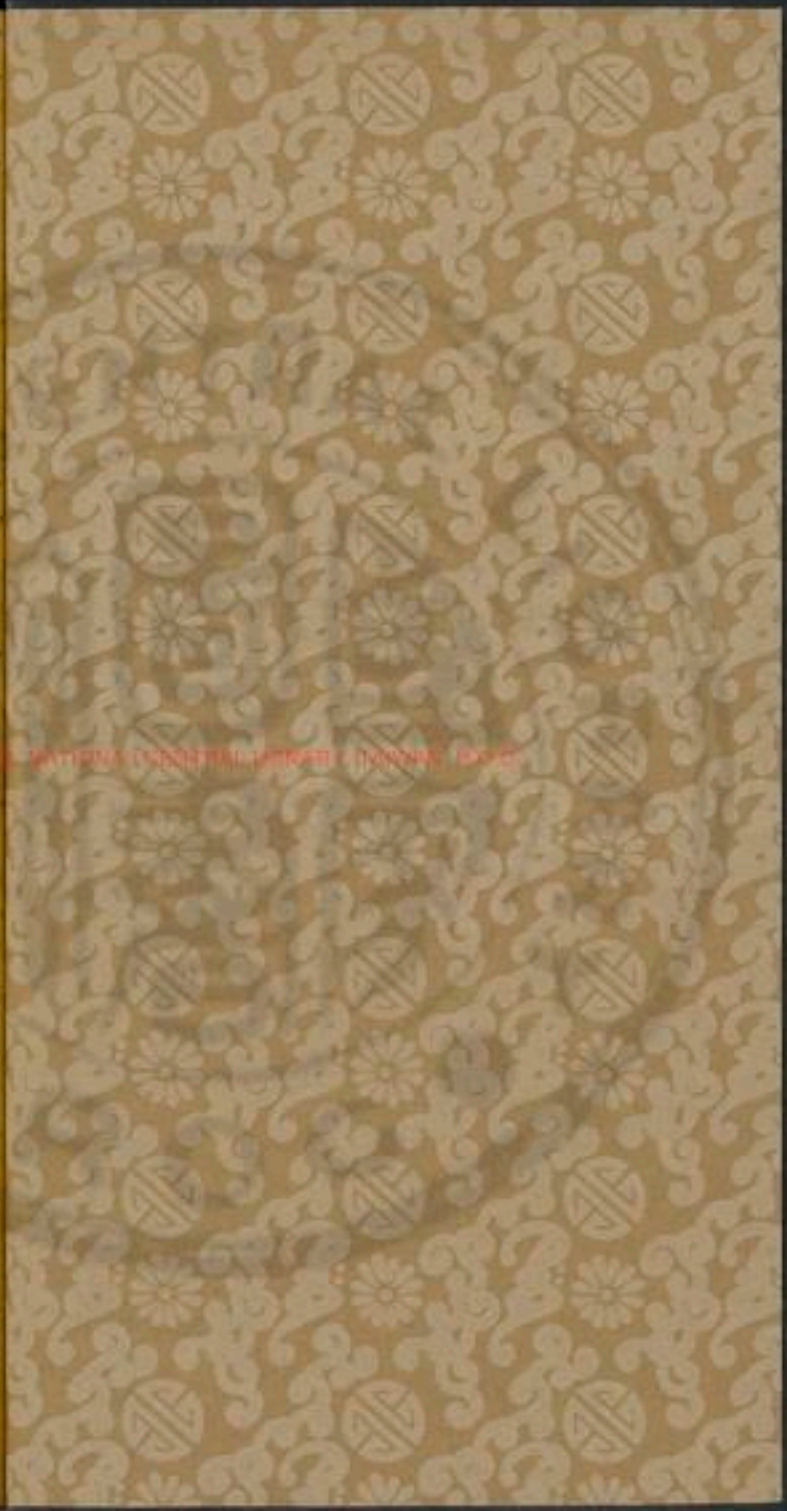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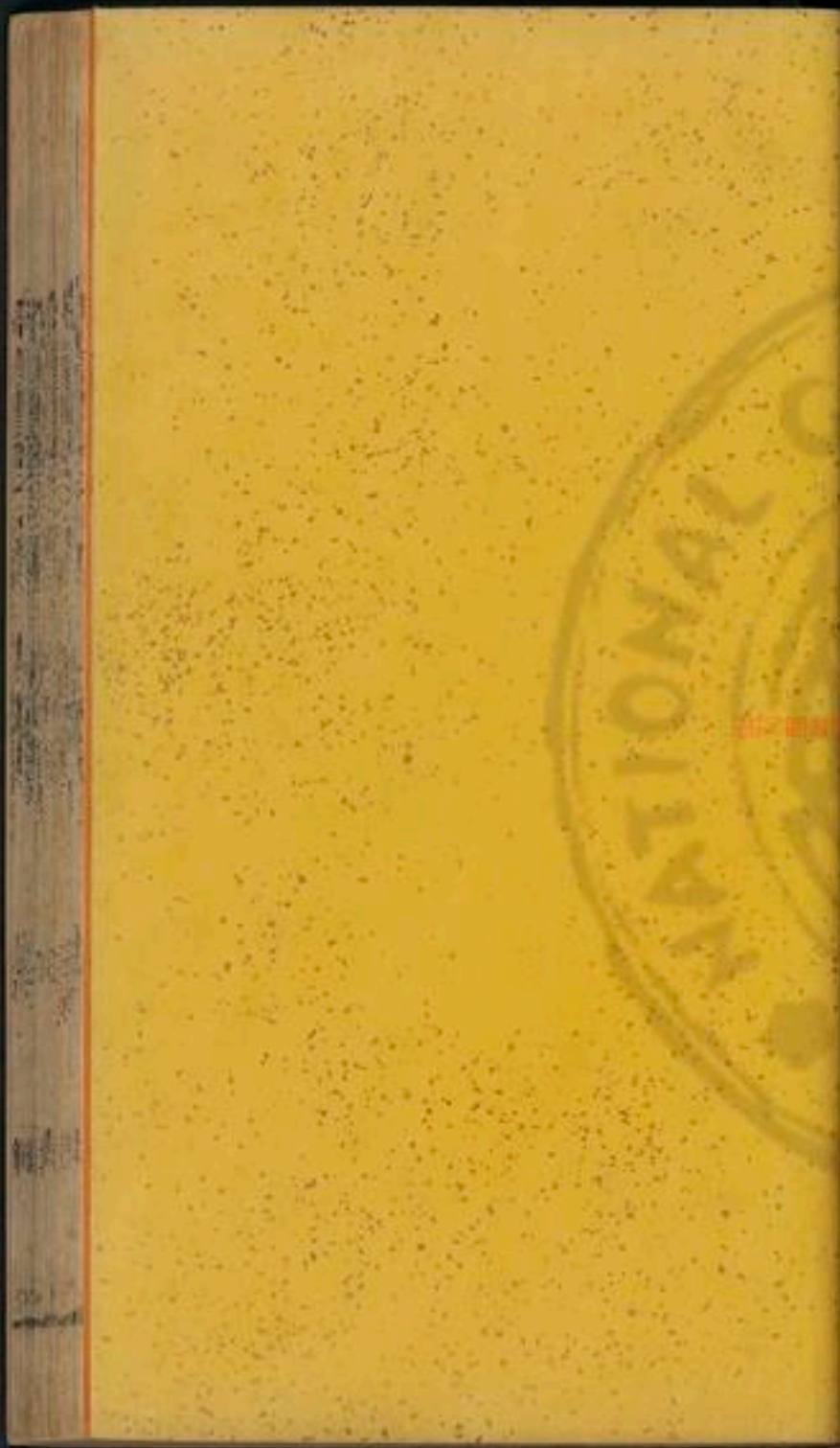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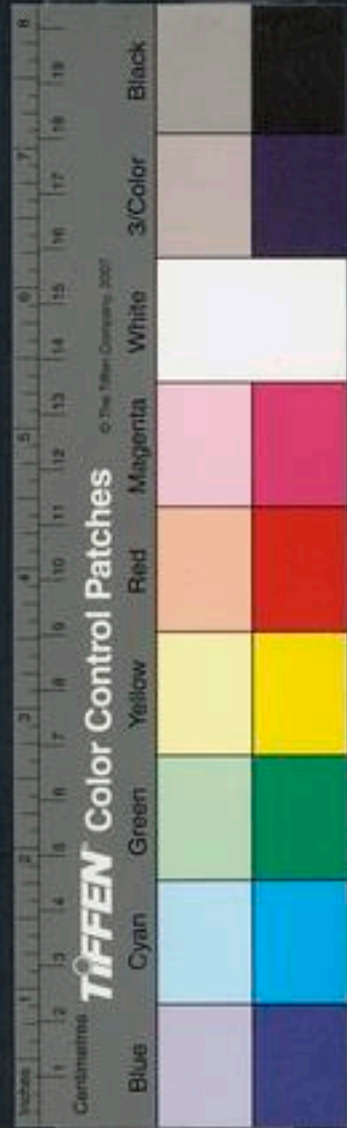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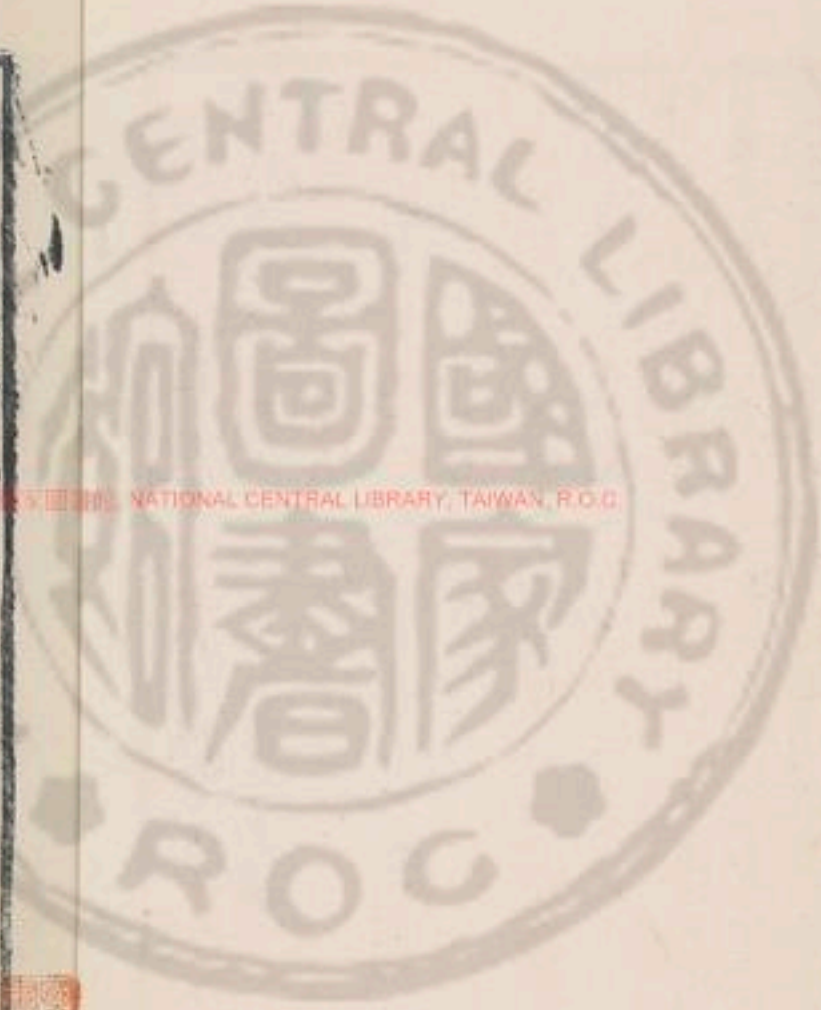
9111 x 127.082x





范祖禹曰藩鎮之亂異於諸侯諸侯由上古以來有之皆聖賢之後王者不得而滅絕也唐之藩鎮本起於盜賊其始也天子封殖之又從而姑息之至於不可制人主相取之也憲宗一裁以法而莫不長威猶及掌之易天下治亂豈有不由君相者哉

○帝嘗問前古王者所以治亂黃裳知帝銳於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至簿書獄訟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昔秦始皇帝親程書決事見唾前世魏明帝欲按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日昃聽政衛士傳餐太宗突之故王者擇人任而責成見功必當有罪信罰孰敢不力孔子之





稱帝舜恭己南面以其能舉十六相去四凶而至無為豈  
必利神疲體困五官勞耳目之察然後為治哉帝嘉納之  
由是平夏剪齊滅蔡俱兩河以機柄還宰相紀律設張張  
聲謂供具赫然號中興黃裳啓之

范祖禹曰晁錯有言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  
錯之學本刑名之言也豈足以知帝王之道哉夫人主  
任一相一相舉賢才賢者各引其類豈不易而有成功  
也若為上而行有司之事豈獨治天下不可為也一家  
亦不可為也黃裳之相憲宗其所知先務哉

○元和三年

憲宗

拜同平章事封祁國公卒○黃裳達權

變有王佐大略性雅澹未始忤物上五改然除吏不甚別  
流品通饋謝無算名當大政未久不究其才及處朝天  
下常所屬意卒後數年御史劾奏黃裳納祁寧節度高宗  
文錢四萬五千緡按黃裳子載辭服帝念舊功原載不問

裴垪

裴垪字弘中絳州人擢進士第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遷  
考功員外郎吏部侍郎鄭珣瑜委垪校辭判研覈精密皆  
值才實○憲宗元和初召為翰林學士李吉甫始執政以  
情謂垪曰吾落魄遠裔更十年始相天子此日人物吾情  
不及知且宰相職當進賢任能君精密蓋為我言之垪即





崖略疏三十餘人吉甫籍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得人。

坐覆視皇甫湜等對策非是罷為戶部侍郎帝器均方直

以為任公卿薄其過眷信彌厚吉甫罷乃拜均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均始承旨翰林元宗初置翰林待詔

以張說等為之憲宗時人置學士承旨天子新翦蜀亂厲精致治中外機務

均多所參與以小心慎密稱旨既當國請緝不軌音鬼

也課吏治分明淑慝帝降意順納帝在殿中嘗呼均官

而不名。嶺南節度使楊於陵為監軍許遂振所誣詔受

冗官均曰以一中人罪潘臣陛下之法安在更按美官。

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律中初憲宗

肇定常賦而物重錢輕其後輕重相反民渝率十倍其初

而所在以留州送使之入拾公佑更曾私直以自潤故賦

益苛齊民重困均奏禁之二以公佑準物觀察使得用所

治州租調至不足乃取支郡以贍故逸使之財悉為上供

自是起淮江而南民少負矣。均器局峻整持法度雖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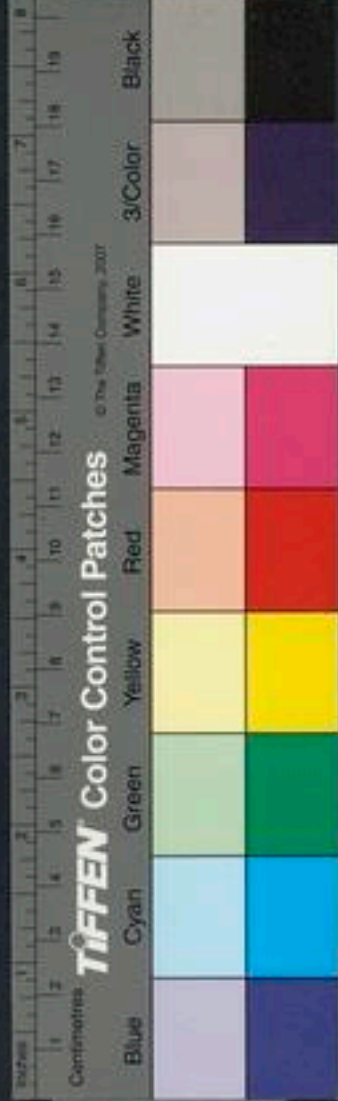
貴前望造詣不敢干以私諫官言得失大抵執政多忌之

惟均獎勵使盡言初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三人皆

遷及過謝均獨責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前

日進擬上固為疑休復大慙均為學士時引李絳崔群與

同列及相又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為御史中丞





皆連躡為輔相號名臣自他選任固不精明人無異言士  
大大不以垣年少柄用為嫌故元和之治自度脩舉稱朝  
無幸人後為吉甫所奏罷太子賓客吉甫始相建言集賢  
院官登朝自五品上為學士下為直學士餘皆校理史官  
以登朝者為脩撰否者直史館以準六典遂著于令京兆  
尹裴武使王承宗還得德棣二州已云而地不入或言武還  
先見垣明日乃朝帝怒召學士李絳議斥武絳言垣身備  
宰相明練時事勢不容先見武帝悟謂之議者謂帝知自  
明倚任方篤尚不允疑嫌以言處位之難云

李藩

李藩字叔翰且羌趙州人少沈靖有檢局姿制閑美敏于  
學徐州張建封辟節度府未嘗察苛細後拜秘書郎時王  
紹得君意藩與相見當即用終不諂累遷給事中制有不  
便就敕尾批卻之吏驚請聯他紙藩曰聯紙是牒豈曰敕  
耶○裴瑄白憲宗謂藩有宰相器會鄭絪罷因拜門下侍郎  
即同三章事藩忠謹好醜必言帝以為無隱嘗問前世所  
以家給或國遺乏者何故而然及所讓之數藩具對儉則  
足用敦本則百姓富及是則墮又言孔子病止子路之禱  
漢文帝每祭敕有司敬而不祈使神無知則不能降福有  
知固不可私已求媚而悅之也且我於人者和於神人乃





神之主入安而福至帝悅曰當與公等上下相勗以保此  
言後復問神仙長生事藩知帝且有所感極陳荒妄謾誕  
不可信後入柳泌等語果為累○河東節度使王諤賂權  
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諤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滅  
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遂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  
可應別為奏可以筆塗詔取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  
止既而事得寢○後為李吉甫所譖罷為詹事卒藩材能  
不及韋貴之裴均然人物清整是其流亞云

韋貴之

韋貴之名純以字行及進士第擢賢良方正異等補

渭南尉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劾示所記曰此其姓名  
也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喜以告曰子今日請  
實而明日賀者至矣貴之唯唯不往官亦不遷○始為監  
察御史舉其弟縵自代及為右補闕縵代為御史議者不  
謂之私○遷禮部員外郎新羅人金忠義以工巧擢少府  
監蔭子補齋即貫之不與曰是將奉郊廟祠祭階為守宰  
者安可以賤工子為之又劾忠義不宜汙朝籍忠義竟罷  
於是權幸側目○改禮部侍郎所取士抑浮華先行實于  
時流競為息常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  
是宰相除安得重曰然為陛下東宰相者得無重乎帝美





其言○俄同平章事討吳元濟也貫之請釋鎮州專力淮  
西侯蔡平而誅鎮帝不從終之蔡平鎮乃服初討蔡以宣  
武韓弘為都統又詔河陽烏重嗣忠武李光顏合兵以進  
貫之諫諸將戰方力今若置都統又令二帥連營則各持  
重養威未可歲月下也亦不從後四年乃克蔡皆如貫之  
策○帝以段文昌張仲素為翰林學士貫之謂學士所以  
備顧問不宜專攻辭執奏罷之後與裴度論兵帝前議頗  
駁此角反馬色不純也議頗駁亦論議不純之意出為湖南觀察使穆宗立以工  
部尚書召未行卒○貫之沈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款曲  
不為詭辭以悅人居輔相嚴身律下以正議裁物○非水均

子持萬謙請撰先銘卷曰吾寧餓死豈能為是哉生平未  
嘗通饋家無羨財子澳

韋澳於六

澳字子斐第進士方靜寡欲十年不肯調御史中丞高元  
裕與其兄溫善欲薦用之諷澳謁已溫歸以告澳不答溫  
曰元裕端士若輕之邪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周雍節度  
鄭滑表署幕府會捧入相私謂曰何以教我澳曰願公無  
權墜愕哈澳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  
庶官各舉其職則公斂衽廟堂上天下治矣烏用權墜歎  
曰吾先居此得無愧乎○擢翰林承旨與蕭宣誓為宣宗





禮遇每兩人直必偕召問政得失常夜被旨草詔書事有不妥者即遷延須臾帝聞陳可否未嘗不順納一日召入問曰朕於教使何如澳陳帝威制前此無比帝曰未也策安出澳倉卒答曰若謀之外廷則大和事可用追鑒不若就擇可任者與計事帝曰朕困行之矣自黃至綠自綠至緋猶可衣紫即合為一矣澳愧汗不能對乃罷○改京兆尹帝舅鄭光主野史蒙肆積年不輸官賦澳逮繫之他日迨英帝問其故澳具道姦狀且言必實以法帝曰后為輪租乃免由是豪右斂跡後改戶部侍郎卒○澳為學士時帝嘗曰朕每遣方鎮刺史欲名悉州郡風俗者卿為朕撰

一書澳為取十道四方志手加納次題為處分語

幸綬

幸綬嘗之兄舉孝廉又貢進士擢明經德定時為翰林學士密政多所參逮帝嘗幸其院幸妃從會綬方寢學士鄭綱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太寒以妃蜀襦袍覆而去其待遇若此每入直踰月不得休出入八年而性謹畏晚感心疾罷還第九月九日帝為黃菊歌顧左右曰安可以不示幸綬即遣使持往綬遽奉和附使進帝曰為文不已豈願養耶敕自今勿復耳弟鍾有精識為士林器許兄弟皆名重當時子溫



韋溫

溫方七歲日誦書數千言十一舉兩經及第父愕然疑假  
權謁進眉而試諸廷文就無留思喜曰兒無愧矣○入為  
監察御史以臺制苛嚴不可以省養不拜換著作即既謝  
輒解歸侍親疾調適湯劑彌二十年衣不弛帶既居喪毀  
瘠不支○遷右補闕宰相宋申湯被構罪不測溫倡曰丞  
相操履有初不宜反乃姦人陷之在寺豈避雷霆使上東  
務谷邪武率同舍伏閣切爭由是益知名○太和五年  
大廟室漏始詔宗正將作營治未時畢文宗怒奪其奠自  
中人尊之溫諫吏舉其威國以治事歸于王法以脩夫

設制度立官司度經費則宗廟最重也○比詔下閱月有司  
弛墮不力正可黜慢官徵不恪擇可任者繕完之則吏舉  
職事歸正矣○今慢吏奪重而易以中人是許百司公廢職  
以宗廟之重為陛下所私臣竊惜之請還將作則官備茶  
矣帝乃罷宦人○李德裕入輔擢禮部員外郎或言雅為  
牛僧孺厚德裕曰是子堅正可以私廢乎鄭注節度鳳翔  
表為副溫曰拒則遠黜從之禍不測吾焉能為注起邪注  
誅拜諫議大夫久之為給事中兼荏恪太子侍讀諫曰殿  
下盛年宜雞鳴蚤作問安天子太子不悅辭侍讀及太子  
得罪溫曰陛下訓之不早非獨太子罪時頗直其言遷尚





書右丞○姚勗按大獄帝以為能擢職方員外即將趨省  
溫上言即官清選不可賞能吏帝命中人諭送溫執議不  
移詔改勗禮部郎中帝問楊嗣復對曰勗名臣復治行無  
疵若吏材幹而不入清選他日孰肯當劇事者此衰晉風  
不可以法○帝素重溫出為陝隄觀察使民當輸租而麥  
未孰吏白督之溫曰使民貸田中穗以供賦可乎為緩期  
而賦辦卒謚曰孝○溫性剛峻人望見無敢戲慢者女工  
獨文續曹大家女訓行于世溫少合所善惟蕭祐祐者字  
祐之夷澹君子也精畫及書昌鍾王蕭張以來皆能識其  
直終然不以塵事自蒙務五及故溫號山林友云

替曰杜黃裳善謀裴均能持法李藩鯁挺李賁之忠實  
皆足穆天緯經國體撥裴奮皇苗攘曰方憲宗中興寧  
不謂得人而致然耶昔子貢孔堂高弟而貨殖韓文國  
漢名宰而資資黃裳亦以受餉見疵至於忠烈堯然則  
不可掩已

舊史曰黃裳以道事君持誠奉主辨懷光之詐罷金義  
之征討賊闢之兇舉無遺策還執誼之揆豈曰不仁郢  
天縱之性總非之年代父命於賊手孝也懷光之亂正  
人被傷撫巢父於賊庭義也禁浮濫之流考燕文之士  
盡搜幽滯大振時風正也保止足之名塞榮辱之路高





避世利避躅昔賢智也忠孝全矣仁智備矣此二子皆  
臨太節不可奪者也裴甲精鑒默識舉賢任能啓沃帝  
心彌諧王道如崔群裴度常貫之輩咸登將相皆甲所  
薦達立言立事知無不為吉甫該治典章詳練故實仗  
裴甲之抽擢致朝倫之式序吉甫知甲之能別髦彥甲  
知吉甫之善任賢良相須以成不忘不亢叔翰脩身善  
行力學承家批制救有全節之風塗御書見宰執之意  
而乃輕財散施天爵是期備哉自待之意也德輿孝悌  
力學髣髴有文疏迺齡恣行巧倖論畢諫不書明制三  
十年羽儀朝廷實父輩之餘慶所鍾此四子者經緯之

臣何慙於王佐矣

東萊先主唐書詳節卷之四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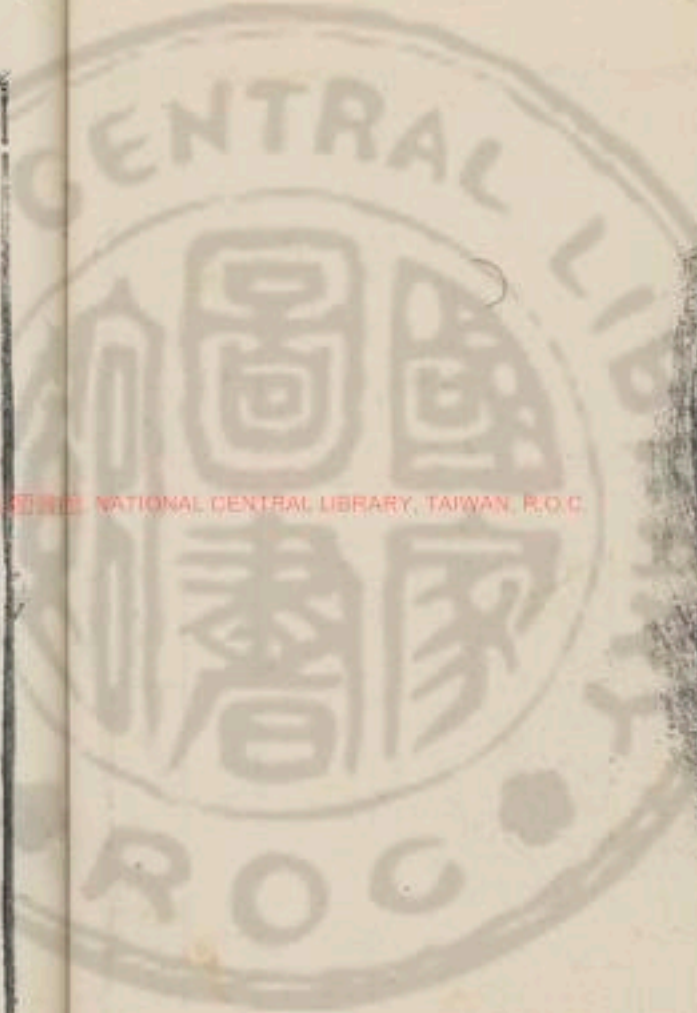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三

列傳

高崇文

高崇文其先自渤海徙幽州七世不異居開元中再表其  
閭崇文性樸重寡言貞元中從韓全義鎮長武城治軍有  
聲累官金吾將軍○劉闢反宰相杜黃裳薦其才詔統諸  
屯兵討闢時顯功宿將人人自謂當選及詔出皆大驚始  
崇文選兵五千常若寇至至是卯漏受命辰巳出師器良  
械元無一不具○鹿頭山南拒成都扼二川之要闢城之  
旁連八屯以拒東兵崇文始破賊二萬于城下凡八戰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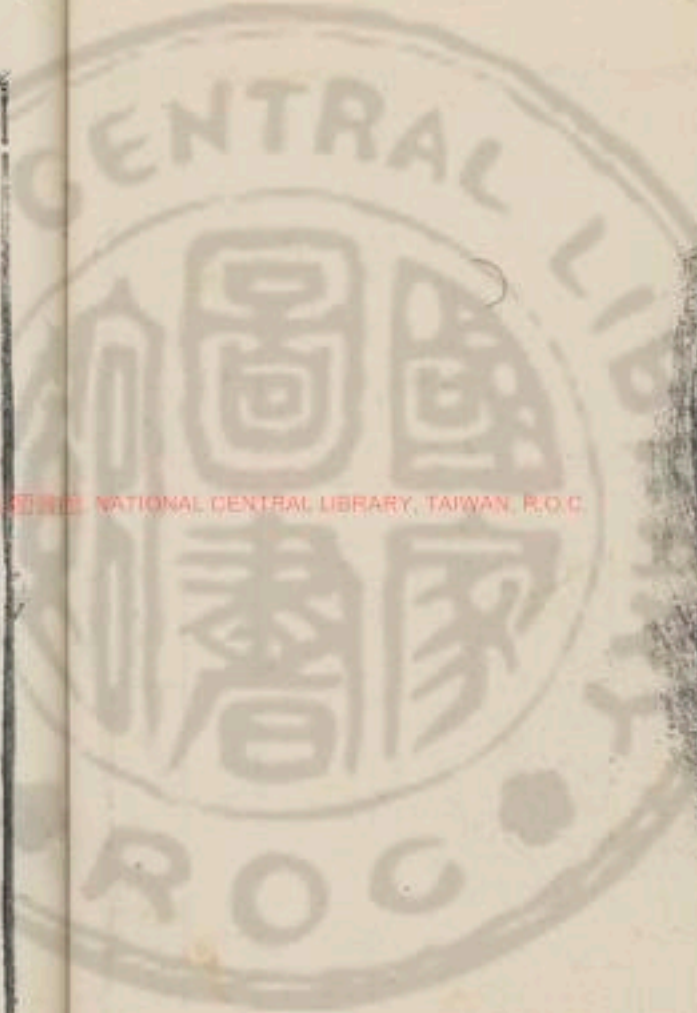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三

列傳

高崇文

高崇文其先自渤海徙幽州七世不異居開元中再表其  
閭崇文性樸重寡言貞元中從韓全義鎮長武城治軍有  
聲累官金吾將軍○劉闢反宰相杜黃裳薦其才詔統諸  
屯兵討闢時顯功宿將人人自謂當選及詔出皆大驚始  
崇文選兵五千常若寇至至是卯漏受命辰巳出師器良  
械元無一不具○鹿頭山南拒成都扼二川之要闢城之  
旁連八屯以拒東兵崇文始破賊二萬于城下凡八戰皆





捷賊心始搖其將李文悅以兵三千自歸仇良輔舉鹿頭  
城一萬衆降餘兵皆面縛送款闕走追擒之檻送京師入  
成都市井不移珍貨如山無秋毫之犯進西川節度使南  
平郡王刻石紀功于鹿頭山○崇文不通書厭按牘訟判  
以為繁且蜀優當無所事請扞邊自力乃詔拜同平章事  
邠寧節度使為京西諸軍都統崇文恃功而侈舉蜀帑減  
百工之巧者皆自隨又不時朝廷儀憚於親謁有詔聽使  
道之屯居邠三年戎備脩整至會昌六年詔配享憲宗廟  
子承簡

承簡

承簡以父平蜀功除嘉王傅裴度征蔡秦畧置將陳南  
子蔡軍也牙或作衛南許諸衛兵也此平蔡蔡平拜潁州刺史治鄆於處城始開屯田列防廣瀕潏綿地二百里無後  
水敗皆為腴田先是賊築武宮以夸戰勞承簡漢在屯  
家財以葬董儒宮備沮豆歲時行禮野有荻新楚實民  
得以食將吏立石頌功遷邢州刺史觀察府責賦蔡意承  
簡代下戶數百輸租卒

王鐸

逆谷反

王鐸字昆吾太原人始為裨將嗣曹王暉之節度江西也  
李希烈南侵暉與鐸兵三千使屯潯陽而暉全軍臨九江





襲斯州遂以衆濟表鐔江州刺史鐔小心善刺軍中情  
事無細大畢悉知之因推以腹心奉入朝奏鐔支用雖不  
足而他可試○德宗擢為鴻臚少卿先是天寶末西  
貢酋長及安西北廷校吏歲集京師者數千人隴右  
不得歸皆仰冀鴻臚禮賓月四萬緡凡四十年名曰  
孫如編民至是鐔悉籍名王以下無慮四千人畜馬三千  
奏皆停給歲省五十萬緡帝嘉其公○遷嶺南節度使  
人與蠻雜處地征薄多牟利於市鐔租其廩權所入與  
賦均以為時進哀其餘悉自入數年京師權家無不富  
之財○淮南節度使杜佑數請代乃以鐔檢校兵部尚書

為佑副久之入拜尚書左僕射又檢校司徒為河中節度  
使兼進太子太傅徙河東河東目汜希朝討鎮無功兵才  
三萬騎六百府庫殘耗鐔能補完尚費未幾兵至五萬騎  
五千財用豐餘會回鶻入朝鐔欲示威武傾駭之乃悉軍  
迎送并放及列五十里旗幟光鮮又鑿軍密回鶻恐不敢  
仰視鐔偃然受其禮帝聞嘉之即除同平章事○鐔自見  
君財多又且懼誘納錢二千萬李絳奏言鐔雖有勞然僉  
望不為恐天下議以為宰相可市而取帝曰鐔當太原殘  
破後成准富之治官時所以待功功之不報何以為勸不  
聽鐔性纖高每無餼輒錄其餘賣之以收利故鐔家錢稱





首唐書卷之四十三 劉昌傳 文

天下 互誑誅求百計不卹刑察所得財號羨餘以獻易得

劉昌

劉昌字公明汴州開封人善騎射天寶末元宗從張介然討安祿山史朝義在圍宋州城中食盡且降昌說刺史李峇曰李元弼在河陽江淮足兵勢必乘援今原趙尚多若肩必良可支二十日則救至峇聽之昌乃被鎧登城以忠義諭賊賊畏不敢攻而元弼援軍至賊夜潰○李希烈取江淮太震昌以峇三千守寧陵希烈夢五萬人之昌掘前交遇地道相拒○十餘日賊數敗乃解圍去○貞元

初德宗授涇原節度昌在邊九十五年身率士墾田三年而軍有羨食兵械銳新邊障安寧○初城平涼當劫盟後將士該骨不藏昌瘞之夕夢若詣昌謀者昌具以聞德宗下詔哀痛分建二冢大將曰旌義冢士曰懷忠冢具牢醴率諸將素服臨之莫不感泣

贊曰唐杜牧稱寧陵之圍解李希烈劉玄佐召昌問曰

君以孤城用一當十何以能守昌泣曰始昌令守陴內

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未常內顧猝下斬之士有

死志故能守因伏地流涕玄佐亦泣曰國家將富貴汝

謂李希烈取黃及時史臣謂不然且勒兵乘城與賊抗所賴惟當

前唐書卷之四十三 劉昌傳 文



罰耳今無罪而斬其甥而士心相離不祥莫大焉寧好事者傳此以溢其美非昌志也牧以為張巡許遠陷睢陽其名傳昌全寧陵而事不暴于世寧牧未之思耶

李景略

李景略幽州良鄉人以蔭補參軍天曆末客河中關門讀書靈武節度使杜希全表置于府累轉曹州刺史豐州當回紇通道時梅錄將軍入朝景略欲折之因郊勞前遣人謂曰可汗新沒欲弔使者乃坐高籠待之梅錄俯俛前哭於是虜客氣沮索不敢抗自此回紇使至者皆拜于庭威名顯聞○遷左羽林將軍對德宗延英殿論奏衍衍有大

臣風會河東李說病以景略為行軍司馬會梅錄後入朝說大會虜人爭坐說不敢過景略叱之梅錄識其聲驚拜曰非李豐州耶遂就坐將吏相頽嚴憚○歲餘塞下傳回紇將南寇乃拜豐州刺史天德軍西受降城防禦使窮塞苦寒地瘠鹵上秦昔反邊戶勞悴景略至節用約已與士同其苦鑿渠溉田數百頃儲廩器械畢具威令肅然聲雄北疆回鶻畏之卒于屯天下惜用景略才有所未盡贈工部尚書

張萬福

張萬福魏州元城人三世明經止縣令州佐萬福以業儒





前唐書卷之四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不顯乃學騎射從征有功拜淮南副使時許果以兵陰窺  
淮南代宗召見曰欲一識卿面且將以許果累卿萬福辭  
謝曰陛下以一許果召臣如河北諸將叛欲屬何人帝笑  
曰始為我了許果事且將大用乃拜和州刺史萬福至果  
懼徙屯萬福追殺之○李正己反屯兵埭橋補音江淮漕  
舡積千餘不敢渝渦口德宗乃以萬福為濠州刺史召謂  
曰先帝攻爾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謂江淮草木亦知爾威  
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卿也復賜舊名萬福因馳至渦  
口駐馬于岸悉發漕舡相銜進賊兵倚岸熟視不敢動○  
魏州饑萬福曰魏州吾鄉里安忍其困令兒子將米百車

饒之為杜亞所忌召拜右金吾將軍及見帝驚曰亞乃言  
爾昏耄何耶詔圖形凌煙閣陽城等詣延英門論裴延齡  
事伏閣不去帝震怒萬福大言曰國有直臣天下無慮疾  
吾年八十與見盛事徧揖城等勞之天下益重其名卒年  
九十萬福自始終祿食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莅凡九州  
皆有惠愛

郝玘 部田反

郝玘 元中 德宗 為臨涇鎮將常說節度馬璘曰臨涇扼  
洛口其川饒衍利畜牧其西走戎道曠數百里皆流沙無  
水草願城之璘不聽及貶佑代節度玘又說曰今若築臨



涇以折虜勢便甚佑唯許請于朝卒詔城臨涇為行原州  
以玘為刺史戍之自是虜不敢過臨涇○玘在邊積三十  
年每討賊不持糗糧取之於敵獲虜必剝剔上苦對反而下注羅反而  
歸其屍虜大畏道其名以怖帝兒○遷涇原節度使與史  
欽奉皆以名雄邊替普常等玘身鑄金象令于國曰得生  
玘者以金玘賞之朝廷畏失名將徙州慶州刺史

李光進

弟光顏

李光進其先河曲諸部姓阿跌氏百觀中太宗內屬隸朔  
方軍光進與弟光顏俱家太原以沈果稱從馬救臨洛  
戰洹水有功歷御史大夫元和四年憲宗王承宗引師救

易定表光進為都將時光顏亦至大上故軍中呼大小大  
夫俄遷振武節度賜姓以光寵之詔光顏拜洛州刺史弟  
元榮冠當時

李光顏

李光顏字光遠葛旃少教以騎射初光進與弟光顏少依舍則葛旃葛旃妻之其

女元每嘆其天姿勇健勇善招天已所不逮長從為裨將諸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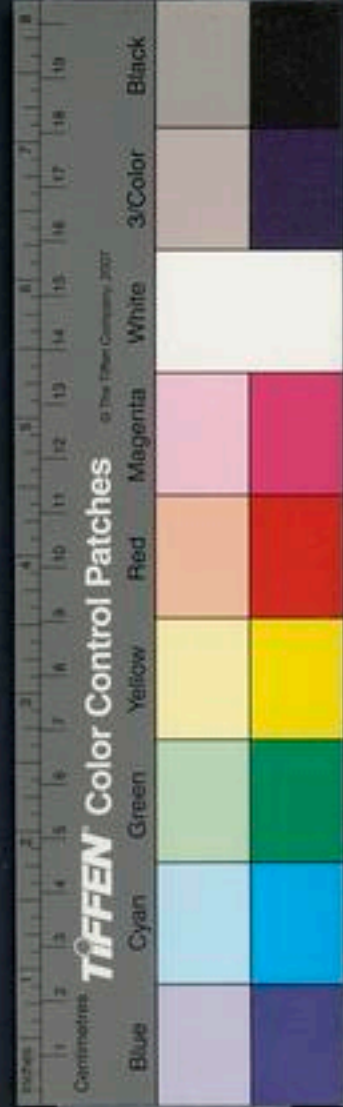
副也裨馬燧曰若有奇相終必光大祥所佩劍贈之從高

崇文平劍南數寨旗陷軍出入若神益知名○元和中憲

討蔡擢為忠武軍節度使詔以其軍當一面大破賊時曲

初賊晨壓其營以陣衆不得出光顏毀其柵焚色反將數

百三十三李光顏傳





騎突入賊中矢集其身如蝟于貴反蝟虫似豪猪子攬馬鞅諫無深  
 入光顏挺刃叱之於是士爭奮賊乃潰北當此時諸鎮兵  
 環蔡十餘屯相顧不肯前獨光顏先敗賊始裴度宣慰諸  
 軍遂為憲宗言光顏勇而義必立功十一年屢困賊遂拔  
 凌雲柵捷奏入帝大悅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十二年敗賊  
 於鄆城上於韓弘素惡光顏忠力思有以撓上莫乃  
 劬名姝以遺光顏曰公以君暴露于外恭進侍者慰君征  
 行之勤光顏徐曰我去室家久以為公憂誠無以報德然  
 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為樂為我謝公天  
 子於光顏恩厚誓不與賊同生指心曰雖死不二因鳴咽

泣下將卒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賂使者還之於是士氣  
 益勵裴度築赫連城於洹口洹通何及立別流也又作記率輕騎觀之  
 賊以奇兵大呼薄戰城為震壞度危甚光顏力戰卻之先  
 是光顏策賊必至密遣田布伏精騎於五溝下扼其歸路  
 賊死千餘由是賊悉銳士當光顏而李愬得乘虛入蔡矣  
 賊平入朝賜與番渥敬宗初拜司徒卒○光顏性忠義善  
 撫士其下樂為用許師勁悍常為諸軍鋒故數立勳

贊曰世皆謂李愬提孤軍入蔡縛賊為奇功殊不知光

顏於平蔡為多也是時賊戰日窘盡取銳卒抗光顏憑

空堞以居謂版水之戰洞曲之敗凌雲之拔郡城之賊





前唐書卷之四十三 李光顏傳  
文  
恩得乘虛故翹能乘一切勢出賊不意然則無光顏之勝  
以入蔡也故翹能乘一切勢出賊不意然則無光顏之勝  
翹烏能奮哉

### 烏重胤

烏重胤字保君河東將承玘子也少為潞牙將盧從史奉  
詔討王承宗陰與賊連吐突承璀將圖之以告重胤乃縛  
從史帳下士持兵合護重胤叱曰天子有命從者賞違者  
斬士斂手還部無敢動憲宗嘉其功○擢河陽節度使帝  
討淮蔡詔李光顏相犄角大小百餘戰凡三年賊平徙橫  
海軍建言河朔能拒朝命者蓋刺史失權鎮將領軍能作  
福威也使刺史得職大帥雖有史思明安祿山之效能操

一州為叛哉臣所管三州輒還刺史職各主其兵因請  
景州法制脩立時以為宜文宗初拜司徒李同捷請龍  
位帝方務靜安授同捷兗海必里胤者將兼節度卒○重  
胤出行伍善撫士與下同其苦蔡將李端降重胤蔡人執  
其妻殺之妻呼曰善事烏僕射得士心大抵如此待官屬  
有禮當時有名士如溫造石洪皆在幕府既歿士三十餘  
人剖股以祭子漢弘嗣爵

更臣曰古所謂名將者不必蒙倫拔距之材拉虎批熊  
之力要當以義終好謀而成而阿跌昆仲氣稟陰陽卒  
多令範讓家權於主婦拒美效於姦臣貴武中興之功





義鄙之効也重胤忠於事上仁以待下淮蔡之役勳亞  
光顏安邦之臣不可多得

石洪

石洪字濬川有至行舉明經為黃州錄事參軍罷歸東都  
十餘年隱居不出公卿數慰薦皆不答重胤鎮河陽求賢  
者以自重或薦洪重胤曰彼無求於人其肯為我來耶乃  
具書幣邀辟洪重其知己故欣然戒行重胤喜其至禮之  
後詔書召為集賢校理

楊元卿

楊元卿少孤慷慨月術略容於海上時時高論人謂狂生

吳少誠跋扈元卿與少陽言其臣大義以動其心及元濟  
擅罷節度元卿欲困其財使不振謬說曰先公委于財諸  
將至寒餒府之有亡我具知之君若大賜將士以自固吾  
為君持表見天子安有不從者元濟許之既至則具條賊  
虛實請救諸道執元濟誅之熒平超拜左金吾衛將軍○  
建言淮西多怪珍寶帶往取必得帝曰我討賊為人除害  
我求得矣焉用寶止勿復言其慶初穆宗擢涇原渭節度  
使元卿墾發屯田五千頃屯鎡高垣牢鍵閉寇至耕者保  
垣以守居六年涇人德之○天和中文宗卒然性儉巧所  
至聚斂詣結權近故累更方任云





曹華

曹華宋州楚丘人。憲宗初拜散騎常侍。吳元濟不受命。詔烏重胤討之。請華自副戰青陵。賊大奔。拔凌雲柵以功。封陳留郡王。蔡平進棗州刺史。○俄而充海軍。亂殺觀察使王遂。詔華往代視事。三日合軍。大享幕甲士于廡。周角反酒中乃闔門大言曰。天子有命。誅殺帥者。甲起于幕。環之。凡斬千二百人。血流殷渠。海沂之人。重足屏息。華請治。充許之。自李正己盜齊。俗益汙。鴛魚到反華下令曰。鄉魯禮義鄉。不可忘本。乃身見儒士。春秋祀孔子祠。立學官。講誦。庠家貲。佐贍給人。乃知教成。就諸生仕。諸朝徙鎮。義成。

卒。○華雖出戎伍而動必由禮。愛重士大夫。不以貴倨人。

至廝豎

上音斯析。折義馬者。

必待以誠信人。以為難。

高瑀

高瑀冀州脩人。

舊唐書

少沈邃。喜言兵。至沛死。諸將多自謂

得之宰相。表度其處厚。以瑀治陳蔡。素有狀。習軍中情偽。欲任之。會暈中表。瑀遂詔領之。○自大曆後。擇帥悉出宦人中。尉所輸貨。至鉅萬。貧者假貸富人。既得所欲。則推斷膏血。倍以酬息。十常六七。及瑀有命。士相告曰。帝裝作相。天下無債帥。州比水旱。無年。瑀相地宜築隄。庸百八十里。時其鍾洩。民賴不饑。卒于鎮。○瑀居官寬和。無赫赫。漢





所至利治士人懷之

于頔

于頔字允元後周太師謹七世孫蔭補調華陰尉華陰化及累遷侍御史為吐蕃計會使有專對材○為湖州刺史部有湖陂異時溉田三千頃久歛廢歛許金及廢頔行縣命脩復隄閘於焉獲秬稻蒲魚無常計積古改蘇州罷淫祠濬溝滄路衢為政有績然暴橫少息○俄遷陝虢觀察使益自肆峻罰苛徵官吏備恐皆重定符迹○正元十四年德宗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吳少誠叛頔率兵自唐州戰吳房朗山取之禽其將李璿於是詔升襄州為大都督府

廣募戰士儲糧械有專漢南意帝晚務姑息頔所奏建無不聞允公斂私輸持下益急而慢於奉上俄拜同平章事擅以兵取鄧州天子未始誰何初襄有器上虛允及天亦黑黎也天下以為法至頔驕蹇故方帥不法者號襄樣節度○憲宗立權綱自出頔因家童三變貶為恩王傅後遷太子賓客卒○頔嘗制頌聖樂舞獻諸朝又教女妓為八佾聲態雄侈號孫吳頌聖樂云

互註進獻甚厚食貨諷帝用刑以收威柄帝曰頔懷奸

謀欲朕失人心也刑法作頌聖樂李夷簡傳

杜亞

前唐書卷之四十三 于頔傳 三





杜亞字次公京兆人肅宗在靈武上書論當世事累遷諫議大夫亞自以當衡柄悒悒不悅李栖筠風望高時謂當宰相故亞厚結納元載得罪常袞惡之出為江西觀察使德宗立召還亞意必任台宰倍道進與人語皆天下大政或以事祈謁輒相然可帝知不悅○興元初為淮南節度使至則治漕渠引湖陂築隄防壅之入渠中以通大舟夾隄高印田因得溉灌疏啓通衢徹壅通墾人皆悅賴然承陳少遊後哀率煩重用度無藝衎異有所驕華而亞雅意丞弼厭外官往往不親事方春南民為競渡戲亞欲輕駛頻吏乃髹舡底髹漆也及赤黑與髹同使篙人衣油綵衣沒水不

濡觀沼華邃

維也

及費皆千萬李生曰使桀與紂為之

是過也既泛九曲池曳綉為馭

有也

李衡曰未有錦

云何纜所以維舟吳書曰甘寧曾以此

亞慙自是府財耗竭

裴度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擢進士第以宏辭補校書郎舉賢良方正異等遷監察御史論權嬖梗切○元和六年以

司封員外郎

吏部屬官垂拱元年改主爵主司封知

制誥田弘正効魏博六

州于朝憲宗遣度宣諭弘正知度為帝高選故郊迎趨跪受命且請編至屬州布揚天子德澤魏人由是歡服

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饗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王師討蔡以度

裴度傳





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且問諸將才否度對  
李光顏義而勇當成功不三日光顏破時曲兵帝嘆度知  
人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以  
害宰相元衡又擊度刺背傷首得不死制符帶議者欲罷  
度安二鎮及側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罷之是賊計適行  
吾倚度足破三賊矣度亦以權紀未張王室陵遲常憤愧  
無死所自行營歸知賊曲折帝益倚伏○即拜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時方連諸道兵環翠禾解內有大恐人累息及  
度當國內外始安由是討賊尤急始德宗時尚奇伺中朝  
上相過金吾輒飛落宰相至四門謝賓客度以時多故宜

延天下髦英咨籌策乃建請選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  
時討蔡數不利群臣爭請罷兵錢徽蕭俛尤確苦度奏病  
在腹心不時去且為大患不然兩河亦將視此為逆順會  
高霞寓戰卻他相揣帝厭兵欲赦賊鉤上指帝曰一勝一  
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雖累聖亦不應  
留賊付朕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彊弱處置何如耳渠一敗  
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十二年宰相逢吉涯  
建言鉤億煩宜休師唯度請以身督戰帝獨目度留曰  
果為朕行乎度曰臣誓不與賊偕存即拜彭義軍節度入  
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





之及行發神策騎三百為衛初逢吉忌度帝惡居中撓沮  
出之外度屯郾城勞諸軍宣朝廷厚意士奮于勇是時諸  
道兵悉中官統監自處進退度奏罷之使將得專制號令  
一戰氣倍未幾李朔夜入縣瓠城縛吳元濟以報度遣馬  
總先入蔡明日統回曲降卒萬人持節徐進撫定其人初  
元濟禁偶語於道夜不然燭酒食相饋遺者以軍法論度  
視事下令唯盜賊關死抵法餘一蠲除往來不限晝夜民  
始知有生之樂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久側未安不可  
去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元惡已擒人皆吾人也衆感  
泣度入朝策勳進晉國公復知政事

范祖禹曰裴度伐叛以刑柔服以德使百姓曉然知賊  
之為暴而唐之為仁故能變獷戾之俗為矜虞之民其  
後取淄青如反掌不惟乘勝用兵之易蓋人心先服故  
也豈非待物以誠之故歟

○程昇皇甫鏗以言財賦幸俄得宰相度三上書極論不  
可帝不納纖人始得乘鐸呼訝及初蔡平王承宗懼度遣

辨士柏耆脇說乃獻德棣二州又諭程權入覲始判滄景

德棣為一鎮朝廷命帥而承宗勢乃離李師道恬疆恬音

也度密勸帝誅之乃詔田弘正致討弘正奉詔師道果擒

○大賈張陟負五坊息錢亡命坊使揚朝汶收其家溥閱





前唐書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三  
貸錢雖已償悉鈎止根引數十百人中丞蕭悅及諫官列  
陳中人橫恣度亦極言之時方討鄆音運帝曰姑議東軍  
此細事我自處辨度曰兵事不理止山東中人橫暴將亂  
都下帝不悅徐乃情責朝泣曰以爾使我羞見宰相命殺  
之而原繫者由是京師澄肅○帝嘗語臣事君當勵善底  
公朕惡天植黨者度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  
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外其類中實遠在陛下觀  
所行則辨帝曰言者大抵如此朕豈易辨之度退善曰上  
以為難辨則易以為易辨則難君子小人行判矣已而卒  
為昇鑄所搆出左河東節度使○穆宗即位王延英亂河

朔加度鎮州行營招討使時帝以李光顏為重亂爪牙將  
倚以擊賊兵十餘萬有所畏無尺寸功度既受命入賊境  
數斬將以聞時元稹顯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憚度復當  
國數居中持梗不使有功度恐亂作即上書痛暴積過惡  
帝不得已罷弘簡稹近職俄擢稹宰相以度為東都留守  
諫官叩延英言不可罷度兵提衆心帝不召於是交章極  
論未之省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度在朝而兩河諸  
侯忠者懷疆者畏今居東人人失望帝悟詔度由太原朝  
京師及陛見始陳二賊畔其受命無功并陳所以入觀意  
感慨流涕伏未起謁者欲宣旨帝遽曰朕當延英待卿姑





議者謂度無援且久外為奸檢根抑根胡根慮帝未能  
明其忠及進見辭切氣怡卓然當天子意在位聞者皆竦  
毅將貴臣至齋各出涕舊儀閣中群臣未退宰相不奏事  
稱賀則謁者荅帝以度動德故待以殊禮度之行移克融  
廷湊書開說諄查傳以大誼二人不敢桀皆願罷兵帝方  
憂深州圍欲必出牛元翼更使度騰書布旨或曰賊知度  
失兵柄必背約顧望帝釋然乃拜度領淮南節度使會耶  
義監軍劉承偕慢劉悟舉軍誹怒詳明瓜及執承偕悟拘  
以聞帝怒問度何施而可度曰臣素知承偕怙寵悟不能  
堪常以書訴臣帝曰悟誠惡之胡不自聞度曰雖悟得聞

恐陛下不必聽且臣視天顏不咫尺尚未能決千里單

言可悟聖聽哉必欲收忠義心使帥臣死節獨斬承偕則

四方群盜隱然破膽帝曰顧太后養為子且我何愛更言

其次度曰投諸荒裔可乎悟果出承偕昭我遂安○是時

徐州王智興逐崔群河北進退未一議者交口請相度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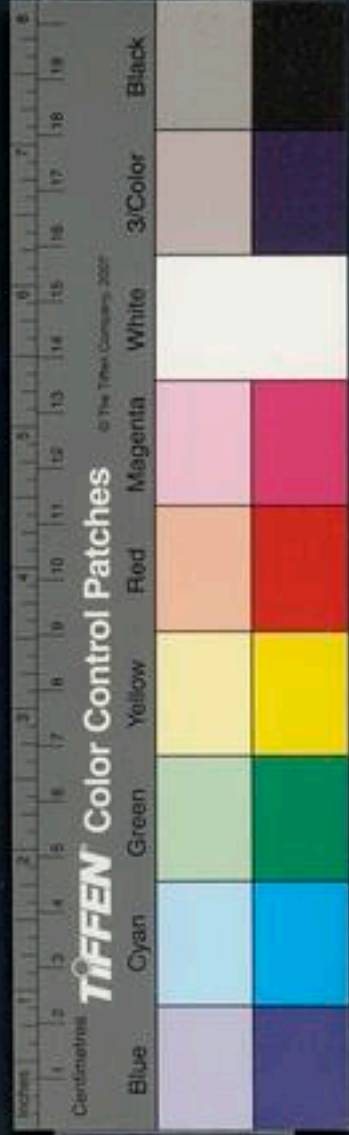
以本官兼平章事權佞側曰謂李逢吉險賊善謀可以構

度共誣帝自襄陽召逢吉還拜兵部尚書度居位再閱月

果為逢吉所間罷為左僕射帝暴風眩中外不聞問者三

日度數請立太子遂立景王為嗣逢吉既代相思有以牙

孽之內結宦官種芝童醜沮日聞乃出度山南西道節度





使奪平章事。○長慶四年後宗王廷湊屠元冀之家四年正月

中元翼卒其家在鎮州為王廷湊所害敬宗羞惋歎宰相非其人使兇賊熾

肆常處厚上疏曰及黜在朝淮南寢軍草木處魏諸侯息

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

元勳巨德文武兼備若位巖顛委參決必使戎虜畏威幽

鎮自臣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治亂之

本非有他術陛下當鑄而嘆恨無蕭曹今一裴度擯棄在

外所以馮唐知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帝感悟謂處厚

曰度累為宰相而官無平章事謂何處厚真道其由於是

復度兼平章事。○寶曆二年敬宗度請入朝逢吉黨大懼

欲以傾度天子獨能明其誣詔復使輔政先是帝將幸東

都大臣切諫不納度從容奏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自艱

難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圯弗治假歲月完新然後

可行帝悅曰庶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因止行

○帝縱獵日宴坐朝度諫曰比陛下月率六七臨朝天下

人知勤政河朔賊臣皆登畏近開延英益稀恐萬機奏稟

有所壅開於為帝嘉納為數視朝帝崩定策立江王是為

文宗度討李同捷平之即陳調兵食非宰相事請罷度支

詔可。○天和四年文宗數引疾不任機重願上政事帝詔

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湏疾。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度





自見功高位極不能無慮稍詭跡避禍於是牛僧孺等同  
輔政媚度勳業又居上欲有所逞乃共訾其跡損短之即  
白帝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時閹豎搆威天子擁虛器縉  
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作別墅具  
煥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肅散與白居易劉  
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問事而帝知度年  
雖耆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開成二年文  
復詔節度河東度辭老疾帝命盧弘宣諭意曰為朕卧護  
北門可也度乃之鎮二年拜中書令上已宴群臣曲江度  
不赴賜詩曰注想待元老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家

學丘禱使者及門而度薨年七十六謚曰文忠大中初詔  
配享憲宗廟庭○度貌體終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  
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今  
幾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  
常為天下輕重歷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歿天下莫不思其  
風烈○子識字通理性敏悟凡經目未始忘推蔭拜大理  
卿襲封晉國公識封為潁原節度使識至治堦障保莫整  
戎語開也田初將士守邊或積歲不得還識與立戍限滿  
者代由是人人感悅後徙靈武等軍靈武地斥因無并識  
誓神而鑿之果得泉





互註為當路所擯致閑處舒元為人忠勇可當一英

白昂

贊曰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濟外連奸臣刺宰相及用  
事者沮駭朝謀惟天子赫然排群議任度政事倚以討  
賊身督戰遂平淮西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為難也韓  
愈頌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其知言哉穆宗不君  
儉人腐夫儉思慮東蒙鑄詆上丑泉故受遂無顯功非  
前智後愚用不用勢當然矣前史稱度晚節頗沉浮為  
自安計是不然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度何訛云

將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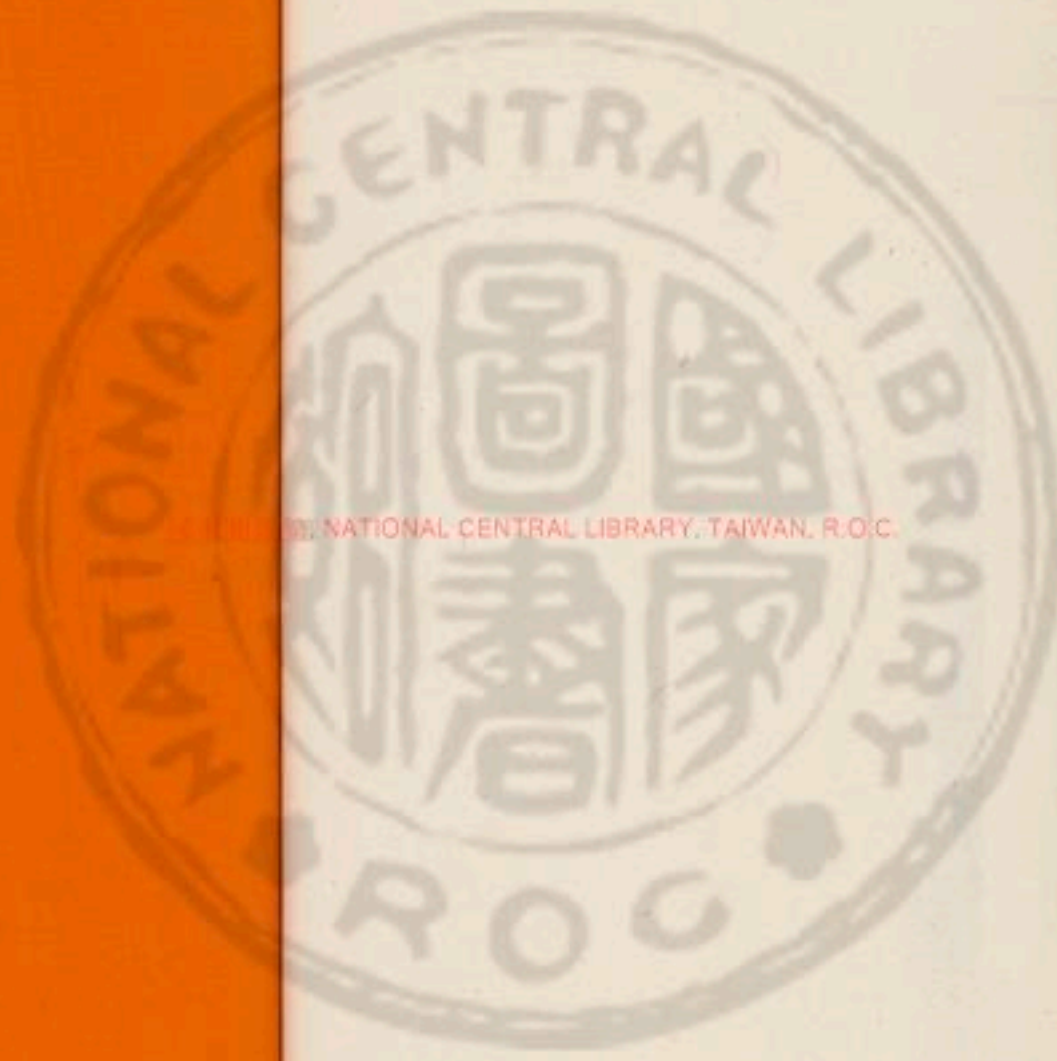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元  
卷  
四  
三  
是  
方  
不  
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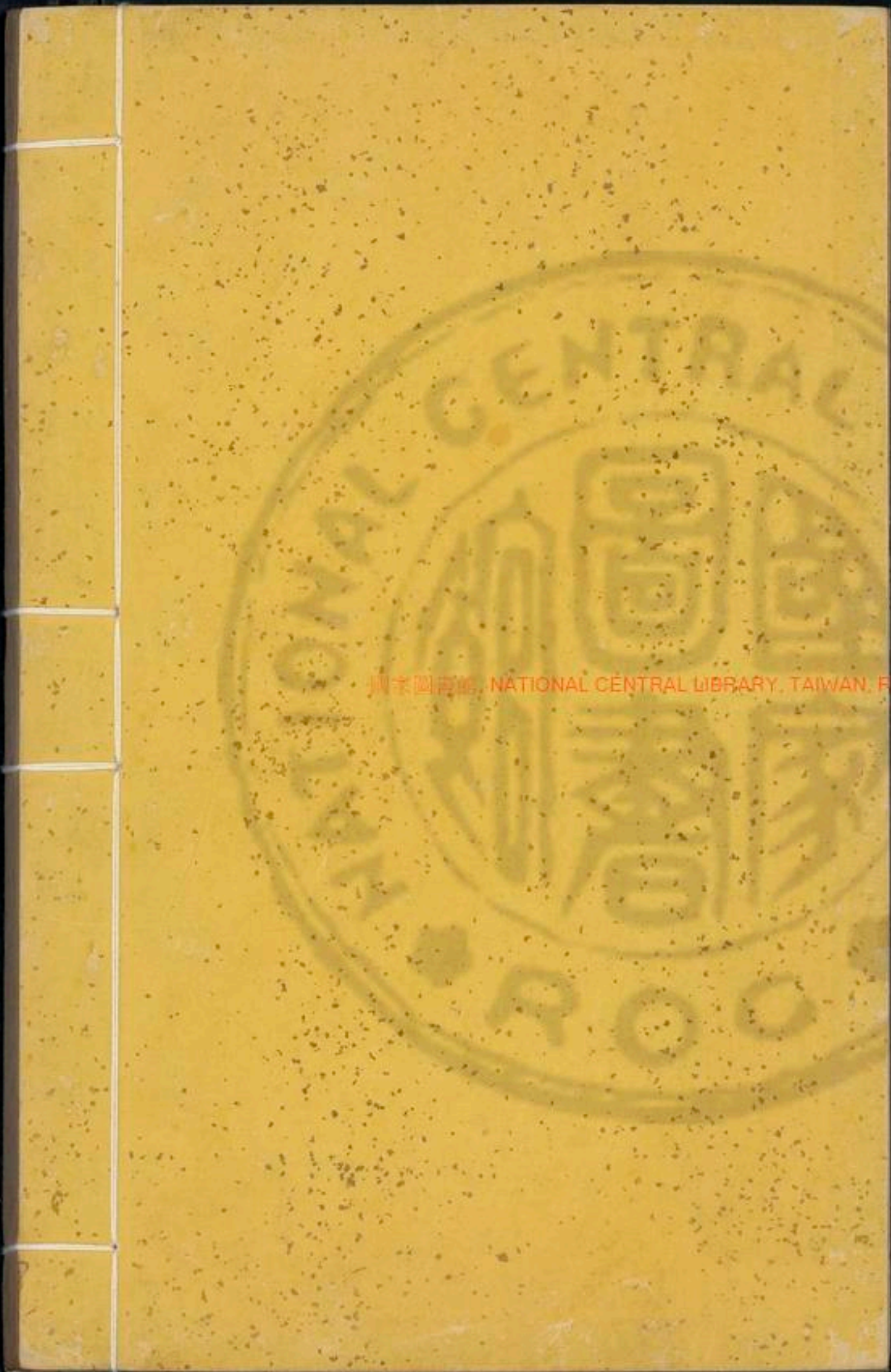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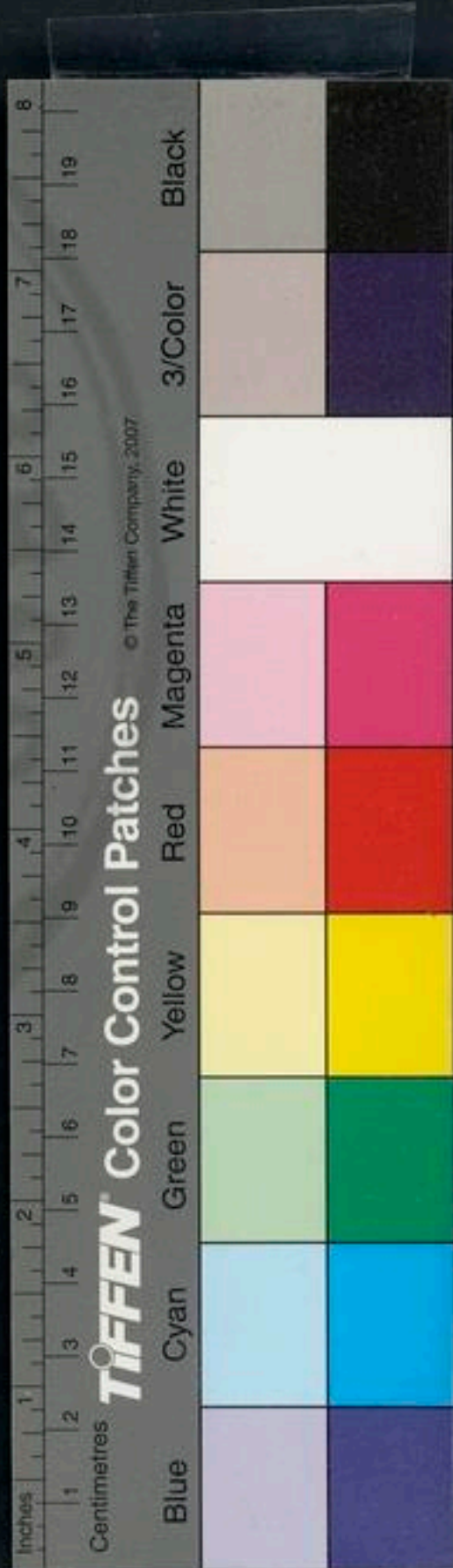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nches

6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1

2

3

4

5

6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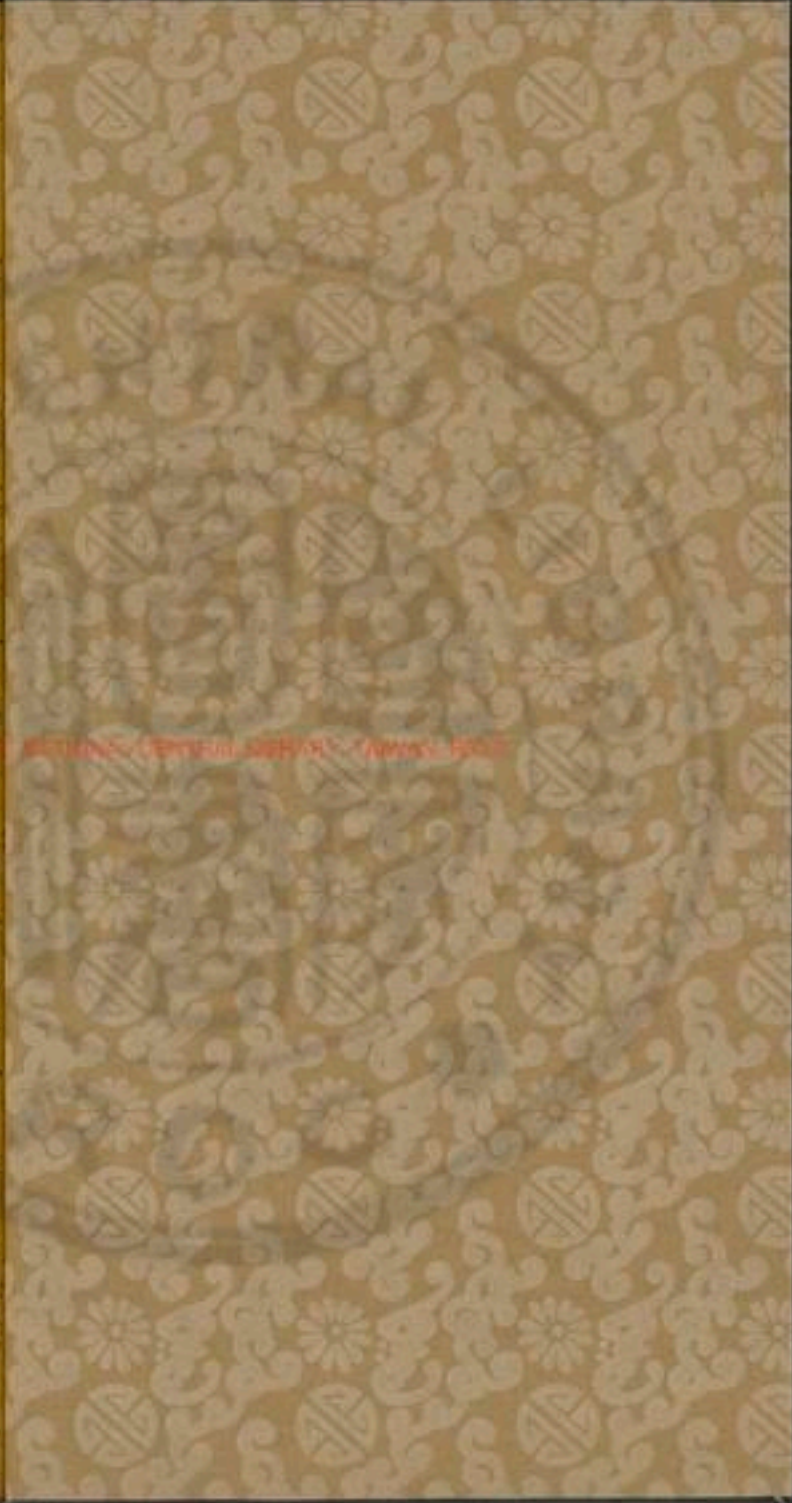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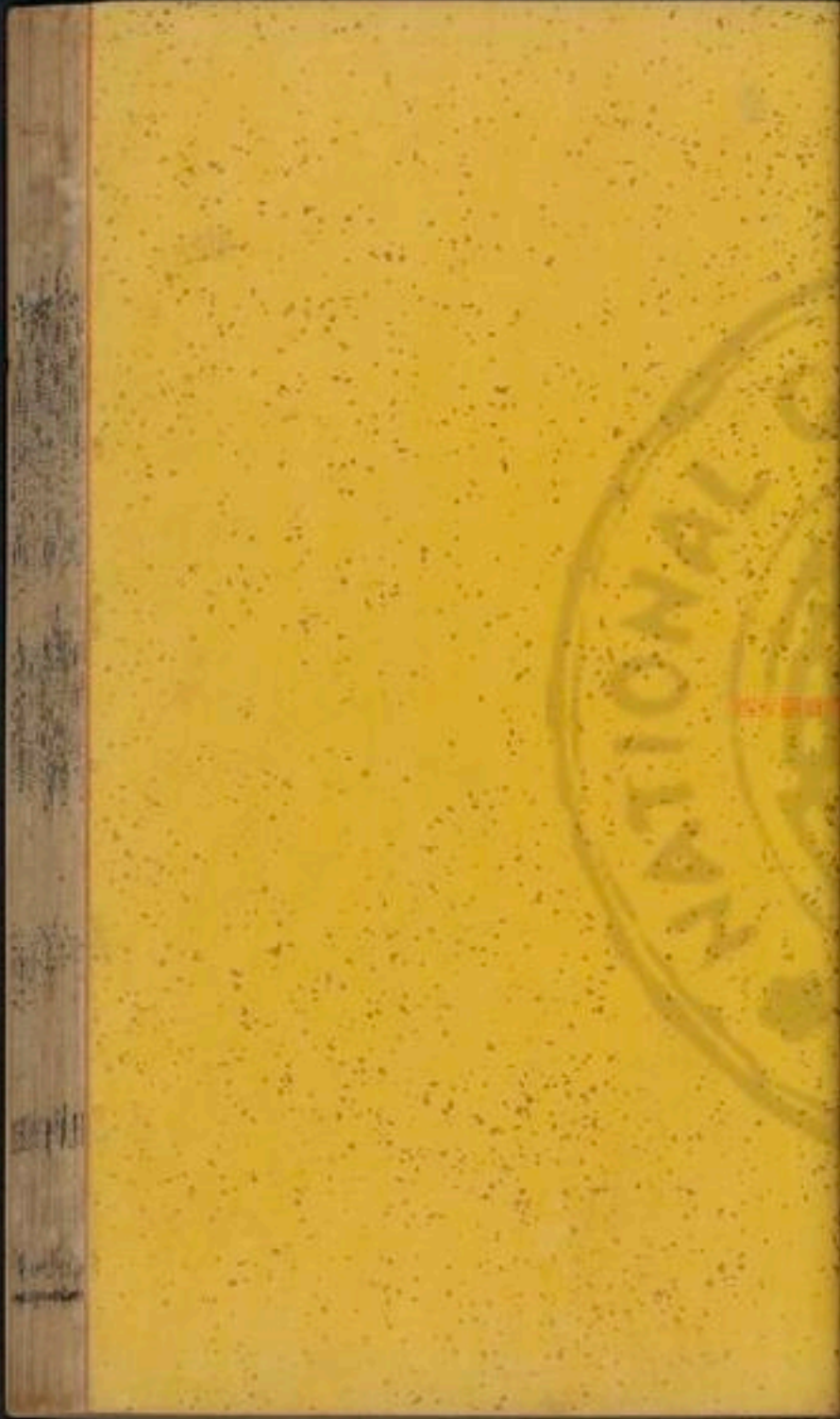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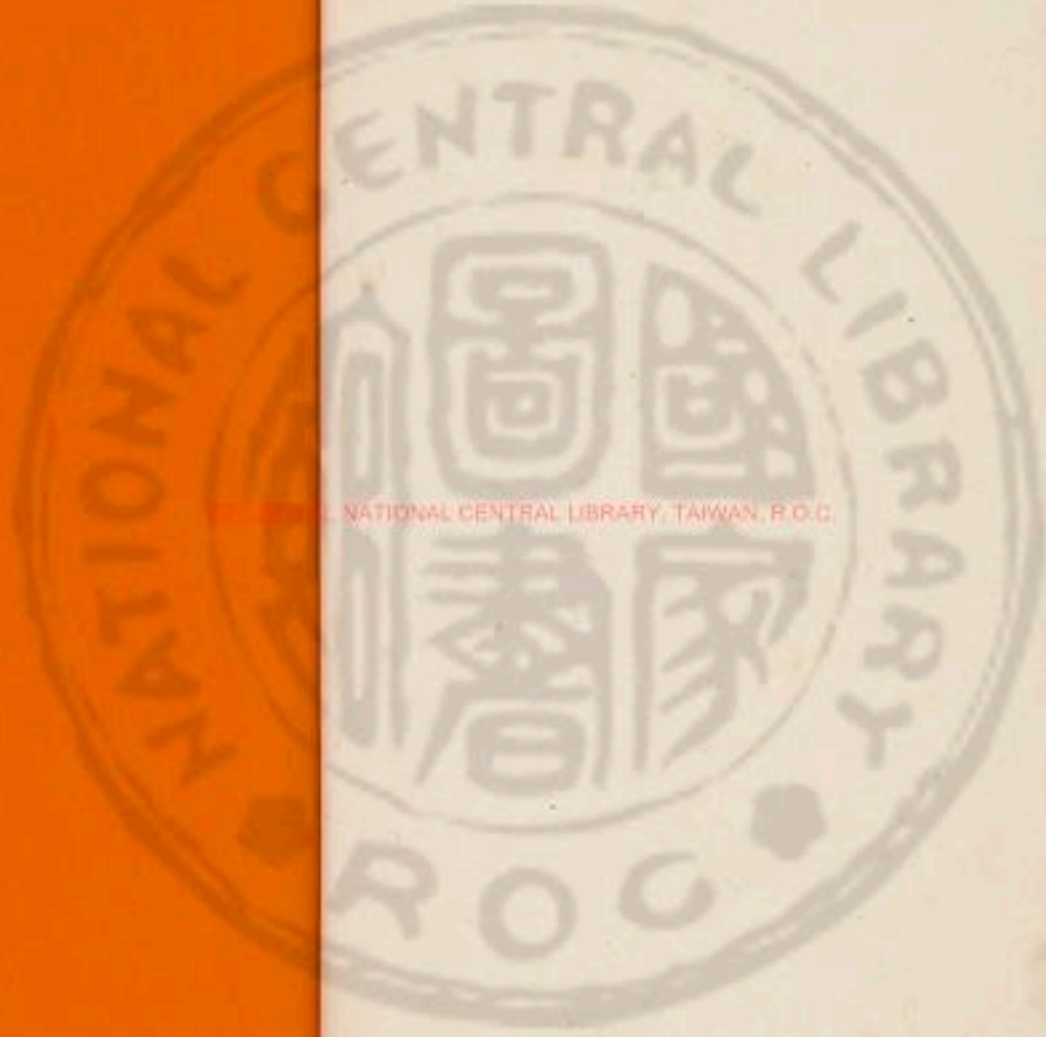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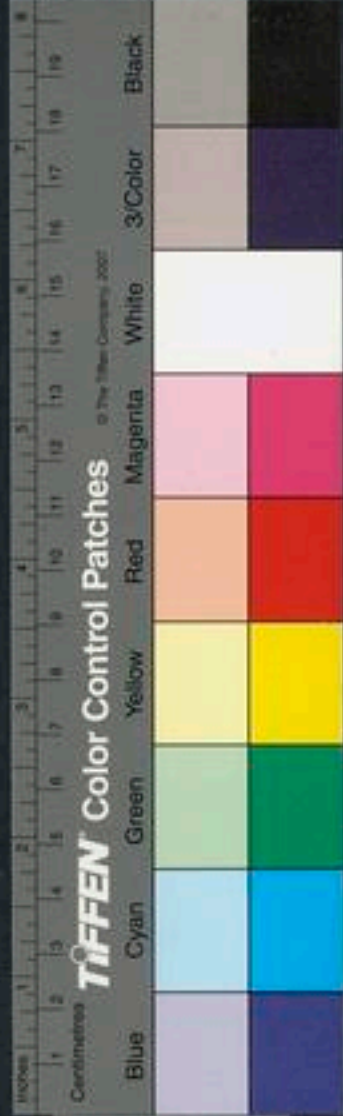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09720 v.107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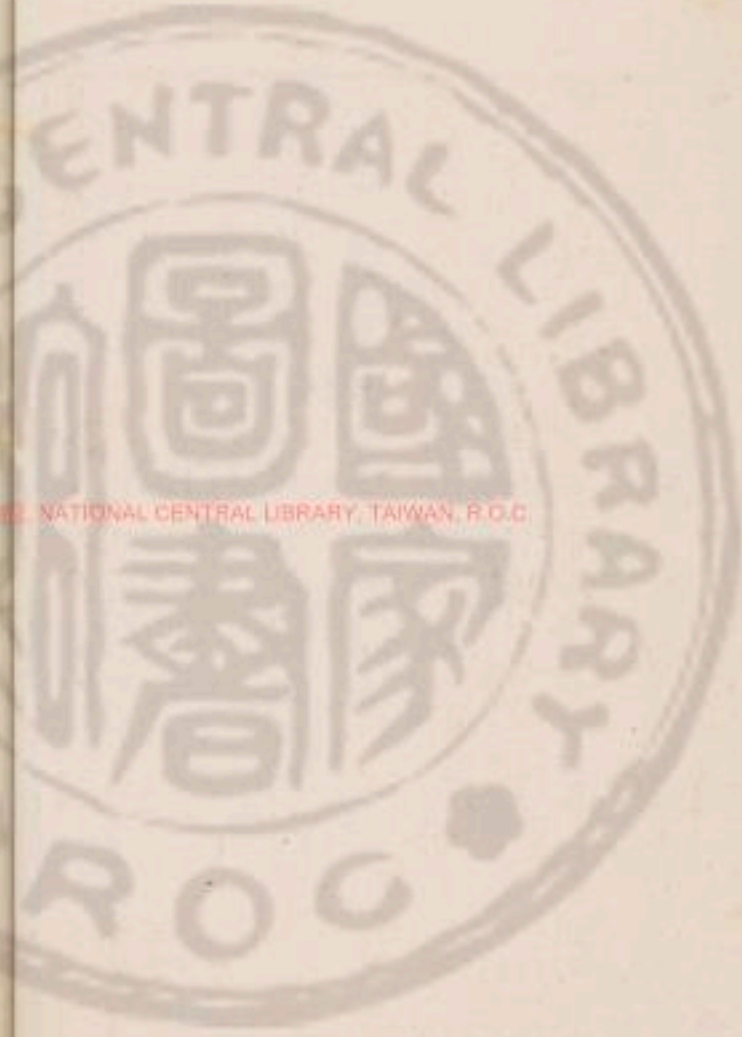
列傳

李逢吉

李逢吉字虛舟系出隴西舉明經擢進士第元和

憲宗中

累拜平章事逢吉性忌刻險譎多端及得位務償好惡褻  
度討淮西逢吉慮成功密圖沮止趣和議者請罷諸道兵  
憲宗知而惡之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穆宗召為兵部尚  
書時度與元稹知政事度嘗條稹儉佞逢吉以為其隙易  
乘遂拜中之遣人上變言稹度坐是皆罷逢吉代為門下  
侍郎平章事因以恩爵動詭薄者更相挺及以詆傷



唐書卷一百四十一 李逢吉傳



度於是李紳韋處厚等誦言度為逢吉排逐德格及度初  
得留時已失河朔國威不振天下延頸俟相度而中外交  
章言之帝訖不省度遂外遷○鄭注得幸於王守澄逢吉  
遣從子訓賂注結守澄為與援自是肆志無所憚其管宥  
張又新李續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晉範姜洽及訓八人  
而傅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關十六子有所求請  
先賂關子後達於逢吉無不得所欲未幾封涼國公○敬  
宗新立度求入覲逢吉不自安遂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及訓用事召拜尚書左僕射卒

元稹

元姓不傳南大夫元姓又後魏考  
文收 依為元氏皇唯河南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十五擢明經元和

憲宗初舉制科對

策第一拜左拾遺注明銳遇事輒舉○始王叔文王伾蒙  
幸太子宮而撓國政稹謂宜選正人輔導因獻書曰曹誼  
有言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周成王本中才近帝  
蔡則讒人任周召則善簡豈天聰明哉而克終于道者教  
也始為太子也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召公為保伯禽唐叔  
與游目不閱淫艷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邪玩不備珍異  
及為君也血氣既定遊習既成雖有放心不能奪已然之  
性則彼道德之言固吾所習聞陳之者易論焉夫成王所  
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快其蘊則興禮樂朝諸侯措刑罰



教之至也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黜師保之位胡亥胡亥秦二世

世皇帝名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刑餘之人

傳之以殘忍成賊之術天下之人未盡愚而亥不能分馬

鹿矣高之威懾天下而亥自幽深宮矣若秦亡則有以致

之也太宗為太子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遊即位後雖

間宴飲食十八人者皆在上之失無不言下之情無不達

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斯遊習之致也貞觀太宗以來保

傅皆宰相兼領餘官亦時重選故馬周恨位高不為司議

即其驗也母后臨朝剪棄室中睿為太子雖有骨鯁骨鯁謂四友故君有敢言之士不得在調護保安職及讒言

忠臣謂之骨鯁

中傷惟樂工剖腹為證豈不哀哉比來茲弊尤甚師資保

傅不疾廢耗上莫報及目少痛即休我罷帥者處之又

以僻滯筆首之儒備侍直侍讀越月踰時不得召夫以匹

士之愛其子猶求明哲慈惠之師豈天下元良而反不及

乎臣以為高祖至陛下十一聖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

為胥胥者故不之省設萬世之後有周成中才生於深宮

無保助之教則將不能知喜怒哀樂所自况稼穡艱難辛

願今皇子洎諸王齒冑講業行嚴師問道之禮輟禽色之

娛資游習之善豈不美哉○又以職諫諍不得數召見上

疏曰臣聞治亂之始各有萌象容直言廣視聽躬勤庶務

前漢書卷之四十四 元稹傳





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不得蔽疏遠之人此治象也大臣  
 不親直臣不進抵忌諱者殺犯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決  
 事深宮中群臣莫得與此亂萌也人君始即位萌象未見  
 必有狂直敢言者上或激而進之則天下君子望風曰彼  
 狂而容於上其欲采天下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小  
 人則竦利曰彼之直得幸於上吾將直言以徼音要利乎  
 由是天下賢不肖各以所忠責於上上下下之志霑然而通  
 合天下之智治萬物之心人人樂得其所戴其上如赤子  
 之親慈母也雖欲誘之為亂可得乎及夫進計者入而直  
 言者戮則天下君子內謀曰與其言不用而身為戮吾寧

危行言遜以保其終乎其小人則擇利曰吾君所惡者拂  
 心逆耳吾將苟順是非以事之由是進見者華而不內言  
 事者寢而不聞若此則十步之事不得見况天下四方之  
 遠乎太宗初即位天下莫有言者孫伏伽以小事持諫厚  
 賜以勉之自是論者惟懼言不直諫不極不能激上之盛  
 意曾不以忌諱為虞於是房杜王魏議可否於前四方言  
 得失於外不數年大治豈文皇獨運聰明於上哉蓋下盡  
 其言以宣揚發暢之也陛下即位已一歲百辟卿士天下  
 四方之人曾未有進一計獻一言而受賞者左右前後拾  
 遺補闕亦未有奏對執諫而蒙勸者設諫鼓置匭函曾未





前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八 魏 四 五  
聞雪寃決事明察幽之意者以陛下睿博洪深勵精求治  
豈言而不用哉蓋下不能有所發明耳承顧問者一二執  
政對不及頃而罷豈暇陳治安議教化哉他有司或時召  
見僅能奏簿書計錢穀登降耳以陛下之政視貞觀 太宗  
何如哉貞觀時有房杜王魏輔翊之智且有獻可替否者  
今陛下當致治之初而言事進計者歲無一人豈非辟下  
因循竊位之罪乎輒昧死條上十事一教太子正邦本二  
封諸王固磐石三出宮人四嫁宗女五時召宰相講庶政  
六次對群臣廣聰明七復正衙奏事八許方幅糾彈九禁  
非時貢獻十省出入畋遊○于時高弘本等出為刺史阨

旬追還詔書積諫詔令數易不能信天下又陳西北邊事

憲宗悅召問得失當路者惡之出為河南尉後拜監察御

史按獄東川因劾奏節度使嚴礪違詔過賦凡十餘事悉

論奏會召稹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稹不遜中人

怒擊稹敗面宰相以稹年少輕樹威失憲臣體貶江陵士

曹參軍○元和 憲宗 末召拜膳部員外郎稹充長於詩與

居易名相埒天下傳諷號元和體往往播樂府穆宗在東

宮妃嬪近習誦之宮中呼元才子○後擢祠部郎中知制

誥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然其進非公議為士

類嘗薄俄遷翰林學士承旨 元宗初置翰林符詔以稹銳  
筆為之至憲宗時方置學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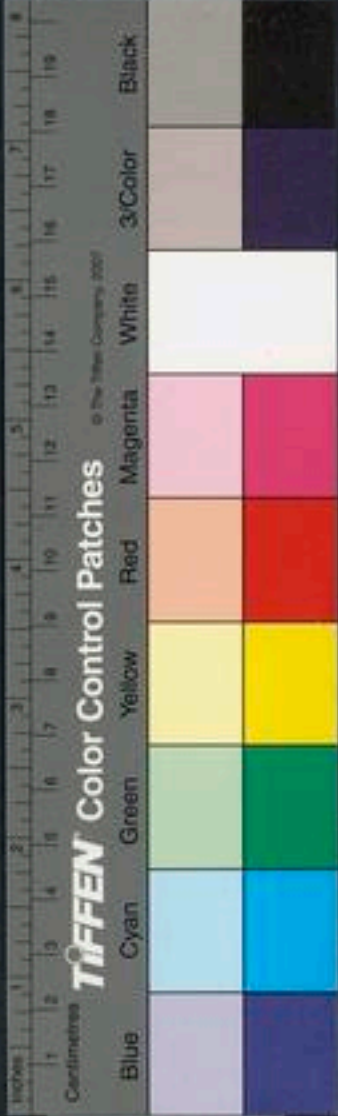


承旨數召入禮遇益厚自謂得言天下事中人爭與稹交  
 魏弘簡在樞密尤相善裴度出屯鎮州有所論奏共沮卻  
 之度三上疏劾洪簡傾亂國政陛下欲平賊當先清朝  
 廷乃可帝遣群議乃罷洪簡而出稹為工部侍郎然眷倚  
 不衰未幾進同門下平章事朝野雜然輕笑時王廷湊  
 方圍牛元翼於深州稹思奇節報天子以厭人心所善于  
 方等皆豪士雅游燕趙間能得賊要領可使反間而出元  
 翼願以家資辦行稹然之李逢吉知其謀陰令李當誅裴  
 度曰于方為稹結客將刺公度隱不發裨策軍中尉以聞  
 遂與度偕罷宰相太和文宗三年召為尚書左丞務微細

紀出即官尤無狀者七人然稹素無檢望輕不為公議所  
 右俄拜武昌節度使卒所論者甚多行于世在越時辟竇  
 董華工為詩與之酬和故鏡湖秦望之可益傳時號蘭亭  
 絕唱稹始言事峭七省直欲以立名中見斥廢十年信道  
 不堅乃喪所守附宦貴得宰相居位纔三月罷晚節彌沮  
 喪加廉節不飾云

牛僧孺

牛僧孺字思黯隨僕射許章公弘之裔幼孤下社樊鄉有  
 賜田數頃依以為生工蜀文第進上元祀初以賢良  
 方正對策與李宗閔皇甫湜俱第一條指失政其言頗訐





不避宰相穆宗初徙御史中丞按治不法內外澄肅李直  
 臣坐昧探無久以當死賂宦侍為助具獄上帝曰直臣有  
 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其欺容耳天子制  
 法所以束縛有才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帝異  
 其言乃止以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敬宗立封奇章郡公  
 是時政出近侍僧孺數表去位授武昌郎度使鄂城土惡  
 巫地鄂城也歲增築賦衰茅於民吏倚為據僧孺陶甕甕  
 以城五年畢鄂人無復歲費又察泗州以省冗官○  
 文宗三李宗閔當國屢稱仲孺不宜棄外復以兵部尚書  
 平章事○幽州亂楊志誠逐李載義帝召宰相開計僧孺

曰是不足為朝廷憂范陽自安史後國家無所繫休戚前  
 日劉總擊境歸國荒財耗力且百萬終不得范陽尺帛斗  
 粟入天府俄復失之今志誠繇同載義也第傳以節使拜  
 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也帝曰吾初不計此公  
 言是也因遣使撫之是時吐蕃請和約弛兵而大酋悉坦  
 謀舉維州入之劍南於是李德裕上言擣虜之虛可以得  
 志帝使群臣大議請如德裕策僧孺持不可曰中國禦戎  
 守信為上應敵次之彼來青白何故失信替普吐蕃之俗  
謂懼連曰  
 贊大夫曰晉故號晉長曰贊普牧馬尉茹川若暴襲隴坂以騎綴回中不  
 三日抵咸陽橋則京師戒嚴是雖得百維州何益帝然之





遂詔返降者時皆謂僧孺挾素怨橫議沮解之帝亦以為不直會中尉王守澄引緘人竊議朝政他日延英召見宰相曰公等有意於太平乎何道以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擾百姓安生業私室無彊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雖未及至盛亦足為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退謂它宰相曰上責成如是吾可久處此耶因請罷

司馬溫公曰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佞邪黜遠禮脩樂舉刑清政平奸宄消伏兵偃戢諸賊附四夷懷服時和歲豐家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時闕寺

專權脅君於內弗能制也上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弗能詰也軍旅歲興賦斂日急骨血縱橫於原野杆軸空竭於里閭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謬乎當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任居丞弼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以盜名罪莫大焉

乃出為淮南節度副大使賜彝樽龍勺詔曰精金古器以比君子卿宜少留僧孺固請乃行劉稹誅呂述言僧孺聞稹誅恨歎之武宗貶循州長史宣宗立還為太子少師卒諸子蔚叢最顯蔚子徽

牛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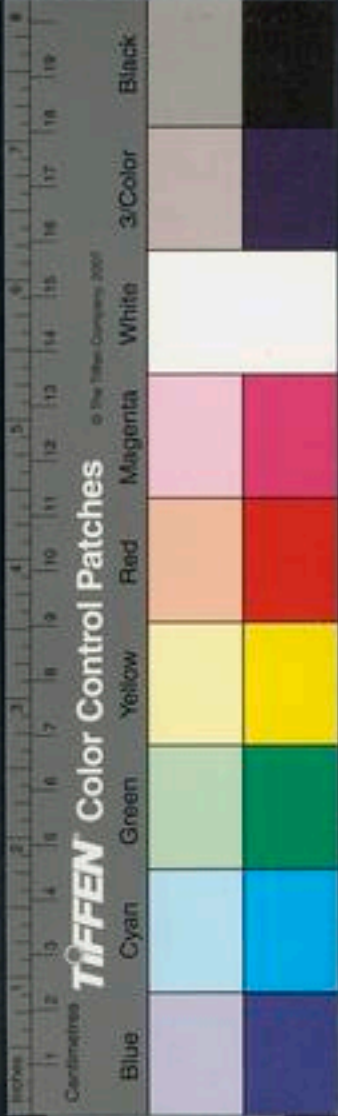
徽舉進士擢吏部員外郎乾符中選濫吏多姦歲調四千  
 旨徽治以剛明扼乃禮及止也杜于請法度復振後為給事中  
 李茂貞討復恭有功然益偃蹇帝使宰相杜讓能將兵誅  
 討○帝復召徽曰今伐茂貞使衆烏合取必萬全卿計何  
 日有捷對曰臣職諫諍所言者軍國大體如索賊平之期  
 願陛下考著龜書將帥非臣職也既而師果敗遂殺大臣王  
 室益弱俄為刑部侍郎崔胤忌徽之正徙太子賓客以刑  
 部尚書致仕歸樊川卒

李宗閔

李宗閔字損之鄭王元懿四世孫擢進士舉賢良方正與

牛僧孺詆切時政觸宰相李吉甫惡之補洛陽尉○穆宗  
 即位進中書舍人長慶穆宗初錢徽典貢舉宗閔託所親  
 於徽而李德裕字紳元稹在翰林有寵於帝共白徽納于  
 山取士不以實宗閔坐貶劍州刺史由是嫌忌顯結植黨  
 相磨軋乙點凡四十年縉紳之禍不能解

范祖禹曰昔漢之黨錮始於其陵二部相譏而成於太  
 學諸生相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唐之朋黨始於牛僧  
 孺李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皆自小以至大因私  
 以害公凡群臣有黨由主聽不明君子小人雜進於朝  
 不分邪正忠諛以黜陟之而聽其自相傾軋以養成之





也是以穆宗以後權移於下朝無公政士無公治爵賞  
僭濫刑罰放縱向之附會者不入於牛則入於李不憂  
國家之不治而唯恐其黨之不進也與夫三君八俊厲  
名節立廟能以抗權邪者斯為下矣何則漢之黨尚風  
節故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及其亡也人猶畏義而有  
不為唐之臣趨勢利勢窮利盡而上故其衰李士無操  
行不足稱也為國家者可不防其漸哉

石敏若曰唐稱黨首牛李且德裕嫉人為黨者唯不能  
誅人之黨不徒忿惡之彼以妖氛毀此以犢子譏與之  
對壘而相為怨隙焉是以天下亦名德裕曰黨憎乎無

有推原德裕之心者也且德裕之黨誰數大抵不過鄭  
覃陳夷行牟紳牟讓夷等數人矣而覃等所為頗有可  
紀若夫牛黨則首險回無耻機穽深毒并發巧中關十  
傳而尤致死力襄陽之朝口騰偽識端溪之貶門集賀  
賓此亦古所未有也且自牛觀之功業孰與德裕之多  
諫諍孰與德裕之切然則牛可名黨而德裕輩乃風雲  
律呂之合其不可謂之黨萌矣所可為德裕惜者不明  
按其黨以誅之耳位當柄軸宜沐浴而朝曰此曹為黨  
以傾賢臣以紊邦政請以罪焉與國人同棄之此宰相  
職事又何必黜以它罪如以交通劉稹貶宗閔以家行



不謹坐李漢之類使天子謂德裕付會不由公正以致  
黨名加以千載不磨可勝歎哉

俄復為中書舍人典貢舉所取知名士若唐冲薛崖袁都  
等世謂之王筍文宗太和文宗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時德裕自浙西召欲以相而宗閔中助多先得進引牛僧  
孺同秉政相唱和去異已者德裕所善皆逐之久之德裕  
為相與宗閔共意田國德裕入謝文宗曰而知朝廷有朋黨  
乎德裕曰今中朝半為黨人雖後來者趨利而靡往往陷  
之陛下能用中立無私者黨豈破矣帝曰數以楊虞卿張  
元夫蕭澣為黨魁德裕因請皆出為刺史帝然之宗閔曰

德裕居外又其知黨人不如臣之詳虞卿日見賓客於第

世號行中書故臣未嘗與美官德裕質之曰給事中非美

官云何宗閔大沮不得對俄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訓

鄭注始用事嫉德裕共言將此及短之乃罷德裕復召宗

閔知政事會虞卿以京兆尹得罪宗閔極言營解訓注乃

劾宗閔異時陰結宦者求宰相乃貶宗閔潮州司戶親信

並斥○時訓注欲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已者皆指以二人

黨遂去之人人駭栗連月莫知及天氣下晦帝乃詔宗

閔德裕姻家門生故吏自今一切不問所以慰安中外嘗

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





司馬溫公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實小人譽其所好毀其所惡其處心也私其指事也誣公且實者謂之正直私且誣者謂之朋黨在君主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序位量能而受官有功者賞有罪者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朋黨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則不然明不能照觸彊不能斷邪正並進毀與爰至取舍不在於已威三節潛移於人於是讒慝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夫木腐則蠹生醯酸而蚋聚

故朝廷有朋黨則人主當自外而不當以咎群臣也文宗嘗患群臣之朋黨而不察其所為致譽者為實為誣所進退者為賢為不肖其心為公為私其人為君子為小

人苟實也賢也公也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當進之誣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棄其言又當刑之如是雖使之為朋黨孰敢哉釋是不為乃怨群臣之難治是猶不種不耘而怨田之荒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况河北賊乎

石敏若曰唐之朋黨磨軋四十年人主有心於治朋黨曾不考言行而辨賢否逢吉沮裴度而憲宗出之宗閔





救揚虞卿而文宗叱之裴度節度山南官無平章而敬宗怪之出之而復召叱之而復留怪之而不罪則賢否終不可辨矣裴度有平淮之大功諸侯四夷望風畏愛安國家利社稷當時一人耳李德裕在穆宗朝草詔論事過人速甚敬宗令浙西造器服抗章不奉詔乞楚泗州戒壇奏止亳州聖水上冊宸箴獻方士疏凜凜有大臣節文宗時論李訓奸邪其後訓果敗議維州降僧孺沮之其後帝聞監軍王元言之讒始谷僧孺此二臣者皆有已然之聽試挈宗閔逢吉所為以較之則朋黨未必治矣帝乃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夫河北不足

虞也朋黨去則賊自平二李八關未去則河北在堂上矣

楊嗣復輔政與宗閔善欲復用而畏鄭覃乃託宦人諷帝

帝因紫宸對果曰朕念宗閔久斥欲授一官陳夷行曰宗

閔之罪不即死為幸寶曆敬宗時李續張又辨號八關十

六子朋比險妄朝廷幾危昔舜逐四凶天下治朝廷何惜

數檢人上思使亂紀綱嗣復曰事當適宜不可以憎愛奪

遂擢宗閔杭州刺史○會昌武昌中劉稹敗得交通狀流

封州宗閔性機警始有當世令名既寢貴喜權勢初為裴

度引拔後度為德裕可為相宗閔遂與為怨韓愈為作南





山猛虎行刺之而宗閔崇私黨重熾中外卒以是敗

### 楊嗣復

楊嗣復字繼之父於陵凡識於韓滉戶廣妻以其女歸謂

妻曰吾聞人多矣後貴且壽無若生者有子必位宰相既

而生嗣復滉撫其頂曰名與位皆踰其父楊氏之慶也因

字曰慶門八歲知屬文後擢進士博學宏辭與牛僧孺李

宗閔雅相善二人輔政引權禮部侍郎禮部掌禮樂學校

符印為尚書并拜同平章事嗣復為帝言陸沔注胡屏居民間而上

書論兵可勸以官珽趣和曰士多趁競能獎誘貪夫燕矣

鄭覃未平曰陛下當察朋黨珽曰朋黨固少弭覃曰爾

復生珽乃陳邊事欲絕其語覃曰論邊事安危臣不如珽

嫉朋黨珽不如臣嗣復曰臣聞左右佩劍彼此相笑未知

覃果謂誰為黨耶因頓首曰臣位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

以朋黨獲譏非所以重朝廷固乞罷帝方委以政故慰安

之○他日帝問天后時有起布衣而為宰相者果可用乎

嗣復曰天后重用刑輕用官自為之計耳必責能否要待

歷試乃可○是時延英訪對史官不及知嗣復建言故事

正衙起居注在前使坐無所記錄姚璿神玉趙憬慎承皆

請置時政記不能行臣請延英對宰相語關道德刑政者

請置時政記不能行臣請延英對宰相語關道德刑政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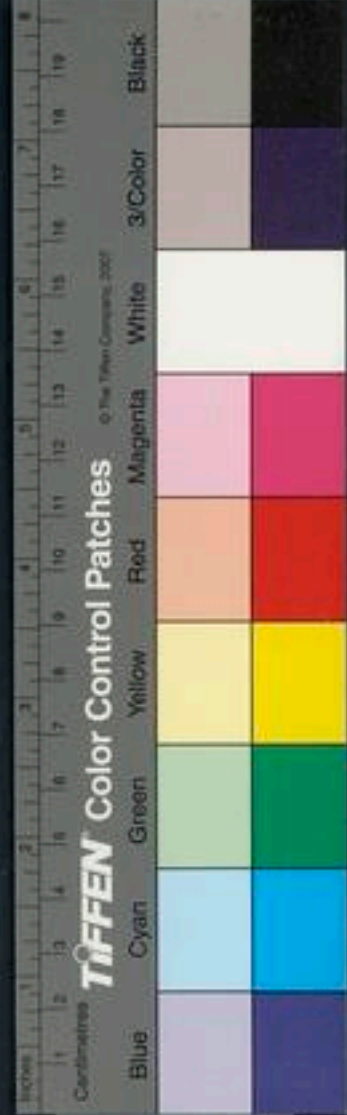


委中書門下直日紀錄月付史官他宰相議不同止久之  
 帝又問延英政事孰當記之珽監脩國史對曰臣之職也  
 單曰陛下開成初文宗政甚善三年後日不逮前嗣復曰  
 開成初單夷行當國三年後臣與李珽同進臣不能悉心  
 奉職使政事日不逮前臣之罪也縱陛下不忍加誅當自  
 殄滅即謝趨出闔門不肯起帝乃免單夷行相而嗣復專  
 天下事進門下侍郎建言使府官屬多宜省帝曰無乃滯  
 才乎對曰才者自異汰去糝上補後及糝者菁華乃出  
 帝曰昔蕭復秉政難言者必言卿其志之○帝崩中尉仇  
 士良察遺詔武宗帝之立非宰相意故內薄執政臣不

加禮日用李德裕而罷嗣後欲誅之德裕言昔太宗元  
 宗德宗三帝皆常用重刑後無不悔願徐思其宜使天下  
 知盛德有所容不欲人以為寬乃貶嗣復潮州刺史宣宗  
 立召之至岳州卒

贊曰夫口道先王語行如市人其名曰盜儒僧孺宗閔  
 以方正敢言進既當國及奮私昵黨排擊所憎擊也  
 是時權震天下人指曰牛李非盜謂何逢吉險邪逢吉孺浮  
 躁嗣復辨給固無足言幸主孱昏孱市也不底於戮治  
 世之罪人歟

寶群





前為... 卷之四... 劉... 林

雷群字舟列京兆金城人兄弟皆擢進士第獨群以處士

客隱毗陵羣夏卿薦之朝德宗擢為左拾遺唐制左補闕掌供奉諷諫

大事廷議小事則上封事武后垂拱元年置補闕拾遺也時張薦持節使吐蕃以群為

判官入見帝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茅擢臣為拾遺

何其難也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為和蕃判官一何易帝壯

其言不遣王叔又黨威雅不喜群群亦悻悻胡世及又胡孟及激伴也

怨不肯附欲逐之羣執誼不可乃止○憲宗出為湖南觀

察使將召遠卒群兄常年弟庠輩皆為郎工詞章為聯珠

集行於世義駿昆弟若五星然筆字友封雅裕有名于時

平居與人言君不出口世號聶聶翁聶人朱及聶而涉及聶口動也聶常謂多

劉栖楚

劉栖楚為鎮州小吏王承宗奇之薦於李逢吉鄧州司倉叅軍擢右拾遺敬宗立視朝常晏數游畋夫德栖楚諫

曰惟前世王者初嗣位皆親庶政坐以待旦陛下新即位

安卧寢內日晏乃作臣以諫為官使陛下看天下譏請碎

首以謝遂額叩龍墀血被面帝動容揚袂使去栖楚曰不

聽臣言臣請死于此有詔慰諭乃出○遷起居即起居

法度天子御正殿則即居左舍人居右後諫官對延英帝問向廷爭者在耶

以諫議大夫召未幾宣授刑部侍郎刑部掌律法按覆大理及天下奏請為尚

刑部... 卷之四... 劉... 上六





故事侍即無官授者逢吉喜助已故不次任之數  
月改京兆尹峻諫罰不避權豪先是諸惡少竄名北軍凌  
藉衣冠有罪則逃軍中無敢捕栖楚一切窮治不閱旬宿  
姦老蠹為斂跡一日軍士乘醉有所凌突諸少年從旁譟  
曰痴男子不記頭上尹耶然其性詭激敢為怪行東險抵  
城宣山若無顧藉內官侍權寵以下進詣宰相厲色慢辭  
犀象<sub>宜反</sub>厚惡之出為桂管觀察使卒

楊虞卿

楊虞卿字師魯魏州弘農人父寧有高操談辯可喜與陽  
城為莫逆交虞策進士博學宏辭擢監察御史穆宗初

立逸遊荒恣虞卿上疏曰烏鳶遭害仁鳥逝誹謗不誅良  
臣退臣敢言誅獻警言臣聞堯舜以天下為憂不以位為  
樂陛下初臨萬機宜有憂天下心當日見輔臣公卿百執  
事垂音以問使四方內外灼有所聞而聽政六十日入對  
延英獨三數大臣承聖問而已他無所諮詢諫臣盈庭忠  
言不聞臣實羞之蓋主息疏而正路塞也公卿大臣宜朝  
夕燕見則君臣情接而治道得矣公卿列位雖陟降清地  
曾未奉纓曠承下問雖陛下神聖如五帝猶宜周爰顧逮  
惠以氣色使支體相成君臣昭明陛下求治於宰相宰相  
求治於臣等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此而不治無有也



前居三卷之四四三 移厚如仙 十七 出  
自古天子居安思危之心同而居安慮危之心則異故不  
得皆為聖明也時又有布衣趙知微亦上書指言帝倡優  
在側馳騁無度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辭頗危切帝詔宰相  
慰謝○李宗閔半僧齋輔政引為給事中虞卿佞柔善諧  
麗權幸倚為奸利歲舉選者皆走門下署第注負無不得  
所欲升沈在牙頰間當時有蘇京嗣張元夫而虞卿兄弟  
佞壬善附為人所奔向故語曰欲趨舉場問蘇張蘇張猶  
可三楊殺我宗閔待之尤厚就童中為最能唱和者以口  
語軒軒性竹利及前朝事機故時號黨魁後為鄭注所譖  
貶虔州司戶死

相者

相者有縱橫學志徒而望高急于立名是時王承宗叛者  
伏策謁裴度且言願得天子一節馳入鎮可掉舌下之度  
為言乃以左拾遺往既至以大誼動承宗至泣下乃請獻  
二州由是聲振一時文宗時李同捷反諸鎮無功詔老討  
之者斬首以獻諸將嫉者功比奏摺抵推則用文宗不獲  
已貶循州後賜死

贊曰詩人斥諸人最甚後之豺虎有比不置也如劉栖  
楚輩則然肆訐以示公讎黨以植私其言纏纏所奇若  
可聽卒而入于貶亂也孔子所謂順非而澤者歟利口



覆邦家者歟者掩衆取功自遠其死哀哉

韓愈

韓愈字退之鄜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愈三歲而孤隨伯兄會官嶺表會是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也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張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遷監察御史掌分察百寮按州獄以單我祭祀嘗作大廟出皆在焉上疏極言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狂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元和宗初權知國子博士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攄潤有學愈以為

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潤贓再貶封溪尉復為博士既才高數黜官乃作進學解以自諭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名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且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莠者無不庸杷又蒲加羅剔扶於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執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會多務得細





前唐書卷之四十四 卓命 十九

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

矣舐排異端又謂排斥佛老補直漏鑿如文張皇

幽眇尋墜緒之芒芒獨勞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回狂

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醖郁含英咀華

咀燕昌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亡涯澤戶周

誥商盤佶屈聱牙牛交又語不入也春秋謹嚴左氏浮誇

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迨莊騷莊子作南華經楚太史所

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闕其中而肆其

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其宜先生之於

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

疇後及利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乃

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啼

饑顛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

子采前夫大木為杗莫即及細木為桷榑榑上補名及木

都久樞侏儒椳闔居椳椳鳥回及門樞闔五結及門間中

佳上相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

芝並藥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

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力角為傑較

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

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宗王天倫以興逃讒于楚廢

行身世卷之四十四 卓命 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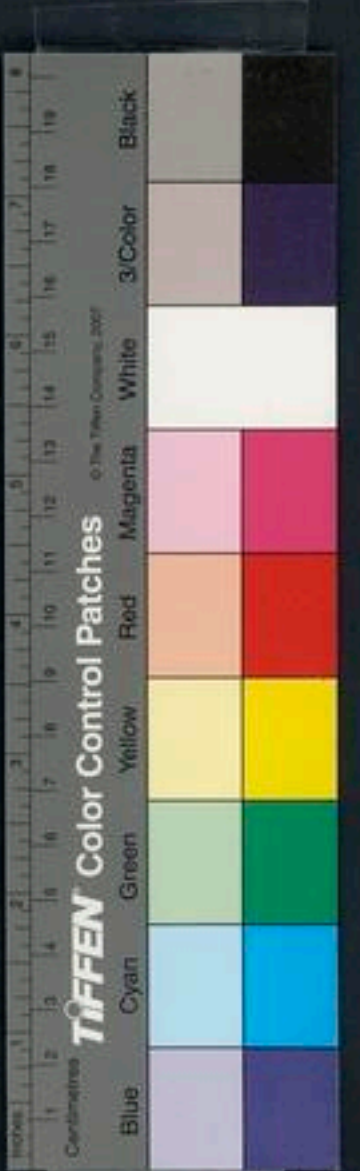




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過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由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脩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卒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復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賈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卑府移及下也亡量已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謂詰匠氏之不以杙與代杙也為楹而訾將此及毀也鑿師以昌陽列年欲進其狶香次及不也亦也執政覽之奇其才改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

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且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以三州殘敝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賊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又言諸道兵鬻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縣百姓習戰聞知賊深淺若募以內軍教不三月一切可用又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蓄力伺利一日俱縱則蔡首尾不救可以責功執政不喜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愈上表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

前漢書卷之四十四 韓愈傳 二十 出 林





前唐書卷之四十四 韓愈傳 五十一  
事佛漸謹年代尤促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  
受禪始議除之當時群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主之道  
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今陛  
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昇以又令  
諸寺遙加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  
以祈福祥也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皆云  
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向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更惜身命以  
至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禁遏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  
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  
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

子之情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  
禁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  
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前代之惑使天下之人  
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表入帝大怒將抵  
以死裴度崔群曰愈言許立故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  
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諍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  
以表哀謝曰臣以誑妄陳佛骨事言涉不恭正名定罪萬  
死莫塞陛下恕臣疆直特屈刑章以臣為潮州刺史既免  
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寬大天地莫量破腦剜心豈足為謝  
臣所領州居蠻夷之地與魑魅同群懸及知及苟非陛下





哀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  
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為時輩所見推許臣於  
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  
表裏作為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  
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績編於詩書之策而無愧措  
於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未肯遜伏以皇唐  
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  
天寶元宗以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尅不剛孽臣姦隸  
蠹居恭處搃毒自防外順內勃父死子代以子以孫如右  
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貢六七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

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闢雷厲風飛  
日月清照天戈所麾無不從順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封  
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德意使永萬年服我成  
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有罪嬰  
累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  
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前過伏惟陛下天地父母  
哀而憐之帝得表頌感悔欲復用之皇甫鏗素已愈直即  
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表州刺史初愈至潮間民  
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上五各名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  
數日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溪水而祝





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迺山澤網罟擗刃擗則角也以除蛇  
 蛇惡物為民物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  
 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况朝嶺之  
 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奄殍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  
 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况  
 禹跡所掩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  
 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  
 土也刺史受天子之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悍然悍戶  
及  
 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麀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  
 與刺史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鴛弱亦安肯為之低首下心

心忖斯甚及 睨視下顯 為吏民羞以偷活於此也鱷魚有

知其聽刺史潮之州大海在其南漢京 鵬之大鰕蟹之

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

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

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

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賞頑不靈刺史雖有

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更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

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民操

彊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祝之夕暴

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

有鱷魚之害百有餘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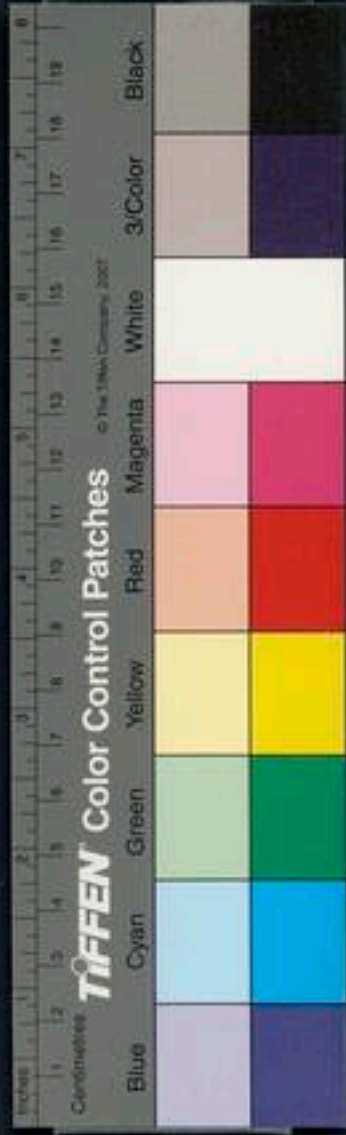




患○素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  
 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隸○召拜  
 國子祭酒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  
 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  
 必入愈至廷湊嚴兵逐之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為有將帥  
 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即前奮曰先太師為  
 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為賊乎愈曰以為爾  
 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  
 李希列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  
 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

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  
 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公豕矣復何道衆謹曰善廷湊慮  
 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為愈曰神策六軍將  
 如牛元翼者為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圍之何  
 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  
 廷湊不追

石敏若曰愈以片言挫三軍當時廷湊不即麾去則以  
 動其衆使不為廷湊用命何止出一元翼哉夫排難解  
 紛以勇為主勇者氣也氣之所積者厚未有不能動者  
 燒佛骨徙鱷魚此氣也天竺猶藏也近則汚人唐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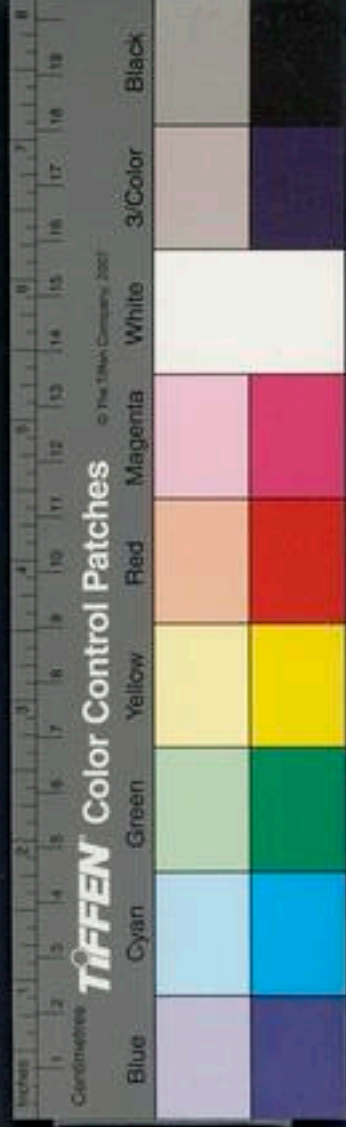
興英豪間出大抵流入於黨故鮮有完士獨愈顯聞矣始邁任文之黨而任文不能挫之終遇牛李之黨而牛李不能誘之愈之氣得所養矣繼孟軻揚雄者非斯人誰歟

愈歸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文刺紛然宰相以其臺府不協遂罷愈為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為吏部侍郎長慶四年辛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士

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嘗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為之嫁孤女而恤其家嫂鄭喪為服脊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原卓然植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衍闕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他文造端置辭要為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為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

孟郊

孟郊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少隱嵩山性介少諧合愈一見





為忘形交年五十得進士第調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  
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間往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  
多廢後鄭餘慶鎮興元奏為參謀卒張籍謚曰貞雅先生  
郊為詩有理致最為愈所稱然思苦竒濼卒觀亦論其詩  
曰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二謝云

張籍

張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第進士愈薦為國子博士歷水  
部主客郎中當時有名士皆與游而愈賢重之籍性狷直  
狷古大及嘗責愈喜博塞先代及格玉戲說文云行基相塞故曰塞及為駁雜之說  
論義好勝人其排釋老不能著書若孟軻揚雄以垂世者

愈最後答書曰吾子不以念無似意欲推納諸聖賢之域  
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念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  
源道其所歸既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之所辭遜况於愈  
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  
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  
世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  
事之者下及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  
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號亮與公反俱也若遂成其書則見而  
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為惑為狂其身之不能恤書於  
何有夫子聖人也而曰自吾得于路惡聲不入於耳其餘





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亦至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猶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于孟子自孟子而至于楊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動如此其困如此而後能有所立豈可易而為之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為書者皆所為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

吾志失吾志未可知則俟五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為哉前書謂吾與人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非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楊雄之所傳者若不勝則無所為道吾豈敢是避名或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籍為詩長於樂府多終局仕終國子司業

皇甫湜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裴度辟為判官度  
脩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  
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即請酒飲酣援筆立就度贈  
以車馬繒綵其厚湜大怒曰自吾為顧况集序未嘗許人  
今碑字三千字三練何遇我薄也度笑曰不韜之才也從  
而酬之

盧仝

盧仝居東都周之洛邑即河南也由唐皆愈為河南令愛  
其詩厚禮之全自號玉川子嘗為日蝕詩以譏切元和憲宗  
逆黨愈稱其工詩見唐文粹文多故不載時又有賈島劉義皆韓門

子弟

賈島

賈島字浪仙初為浮屠同都及學名無量佛僧也愈因教其為文遂去  
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逢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也一  
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諱荒故及作呼詰之乃得釋會昌初  
以普州參軍遷司戶未受命卒

劉義

劉義亦一節士少放肆為俠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  
折節讀書能為歌詩然恃故時所負不能俛仰貴人常穿  
衾裼也破衣聞愈接天下士步歸之作冰柱雷車二詩





出盧全孟郊右能面道人短長其服義則又彌縫若親屬  
然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  
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歸齊魯不知所終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胡媧反亦作蛙

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別靈鉅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董釀

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貞

德宗年號元和憲宗年號愈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是末流反

刈刈吾反以撲剗偽以具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楊雄至

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

橫駑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

孟軻以荀况楊雄為未淳寧未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

卹孤矯拂也俠反媮也熱反未皇皇於仁義可謂駕道君子矣

自晉迄隋佛老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

助為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山咲詆咲仙

哈哈而後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

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亂反

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况揚雄為不少矣自愈沒

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蘇軾曰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

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闡盛衰浩然而獨存者





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  
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  
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  
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鏞李逢吉之  
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  
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張耒曰或曰操賞罰榮辱以勢臨下者莫不欲天下勸  
沮於其賞罰取舍於其榮辱其勢常有所不行蓋有  
益進而人益羞愈沮而人愈慕若韓退之之於唐殆若  
此矣退之所自負與世之所用者於德莫如正直於藝  
莫如文章然以是取禍則逐山陽敗揭揚以文章招累  
則其文詞一世莫尚試於有司屢試而屢黜平生所述  
家國大事獨平淮西碑文然刊者未畢而磨泐者至矣是  
宜沮喪湮滅與時俱亡泯然無所見於世矣然每斥而  
名益彰每沮而事益顯抑者之力不勝譽者之舌子獨  
不見夫千仞之水決而注之川乎大木梗之大石捍之  
排以巨峽迫以高巖而後怒號哮吼聲振百里稱之者  
愈大則其聲也愈暴故小過之則小鳴大寒之則大鳴  
何則彼其勢惟不可止故也何惟其身益困而名益聞  
耶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四

前有書卷之四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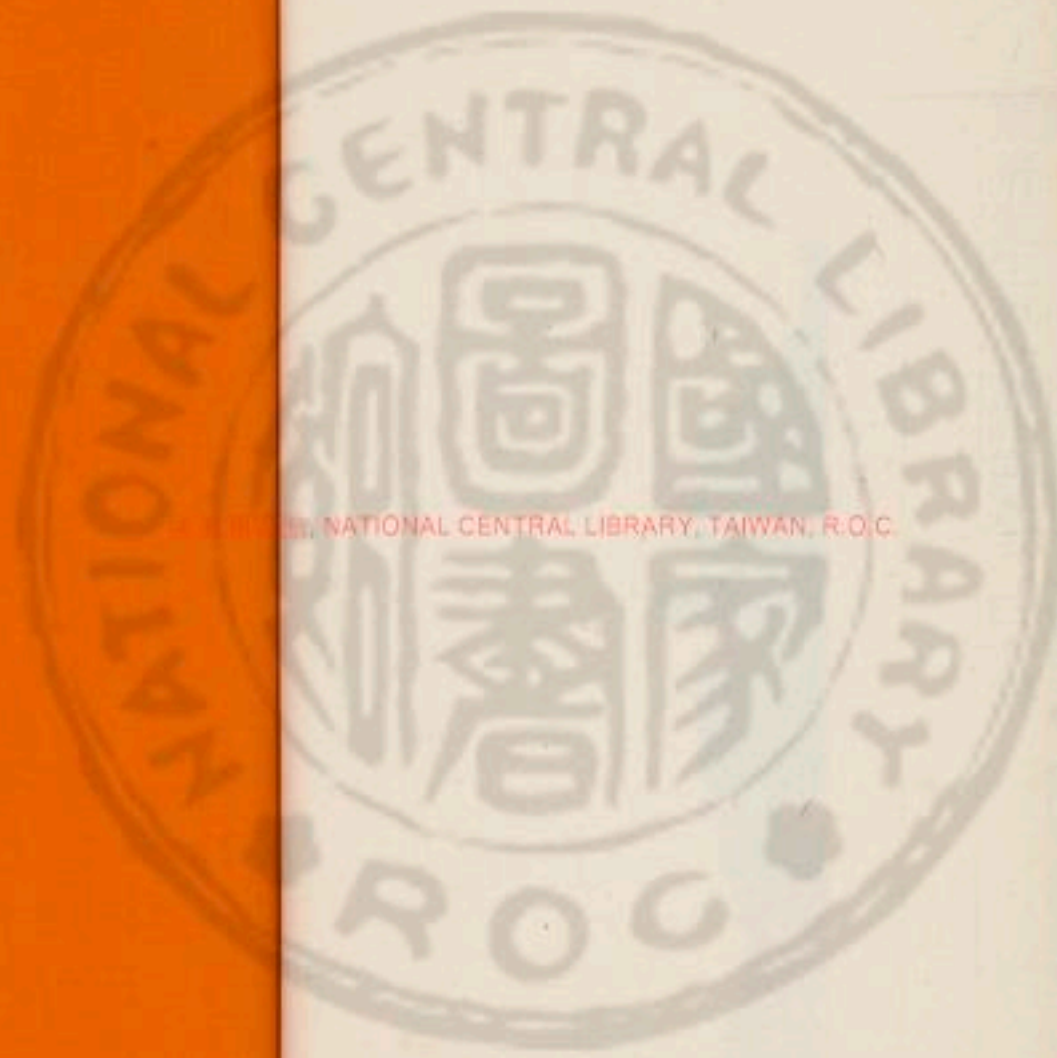
卷之四十四

二十一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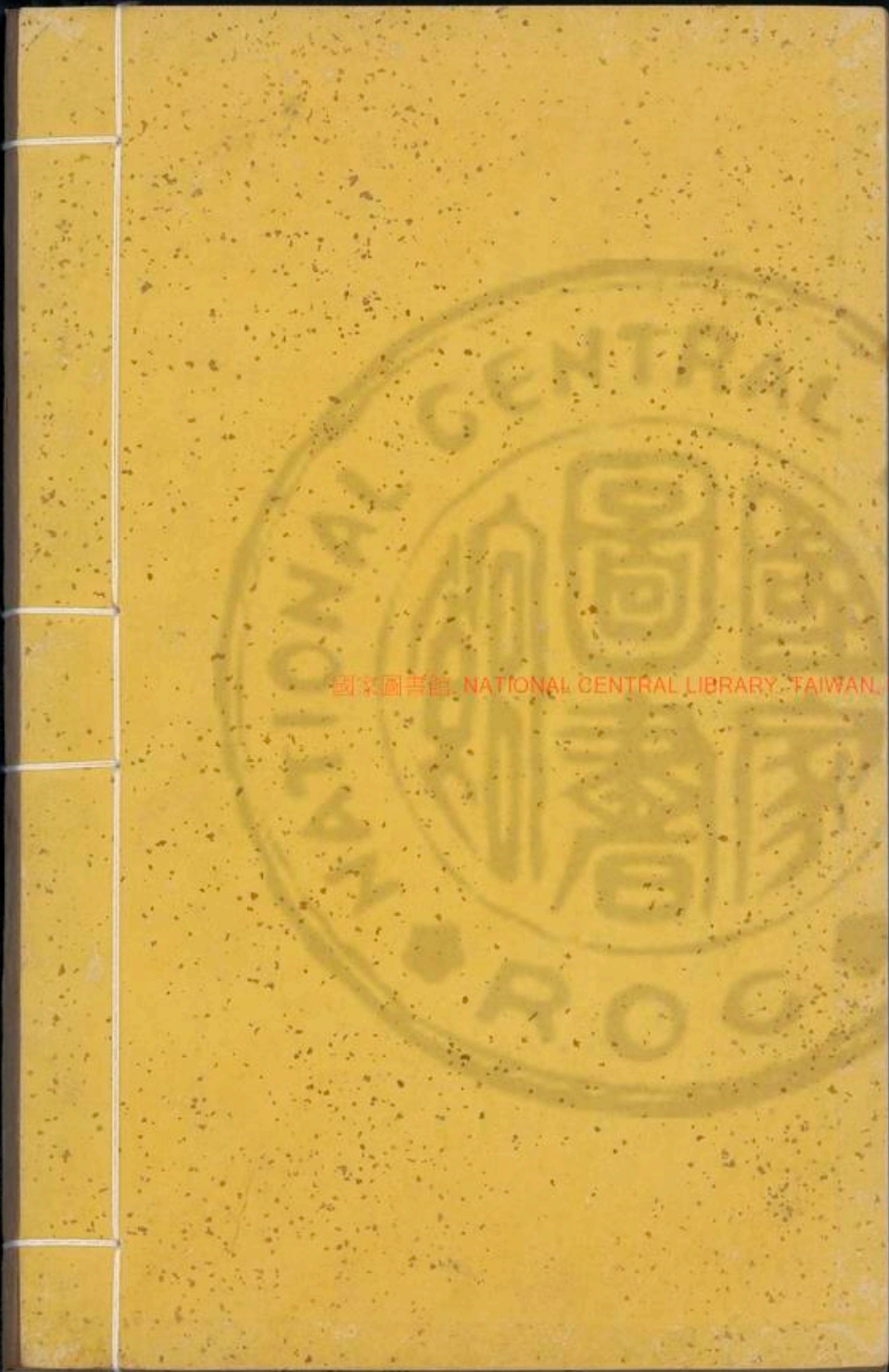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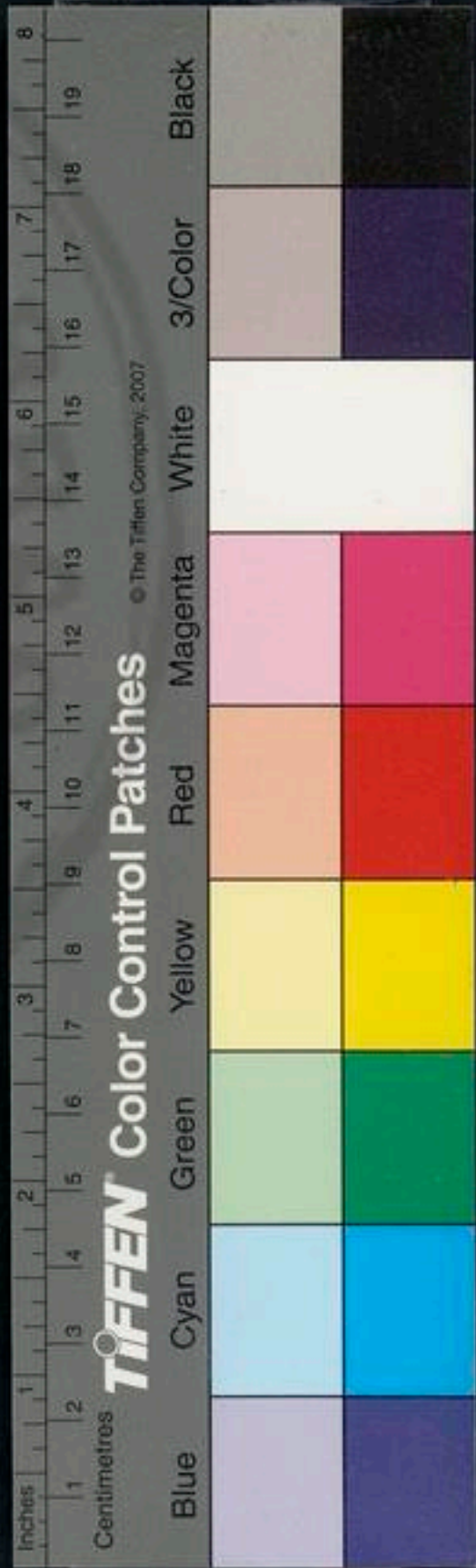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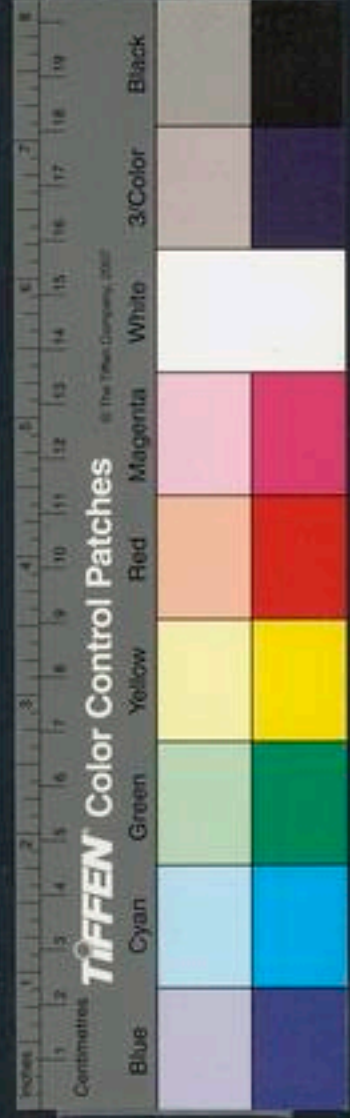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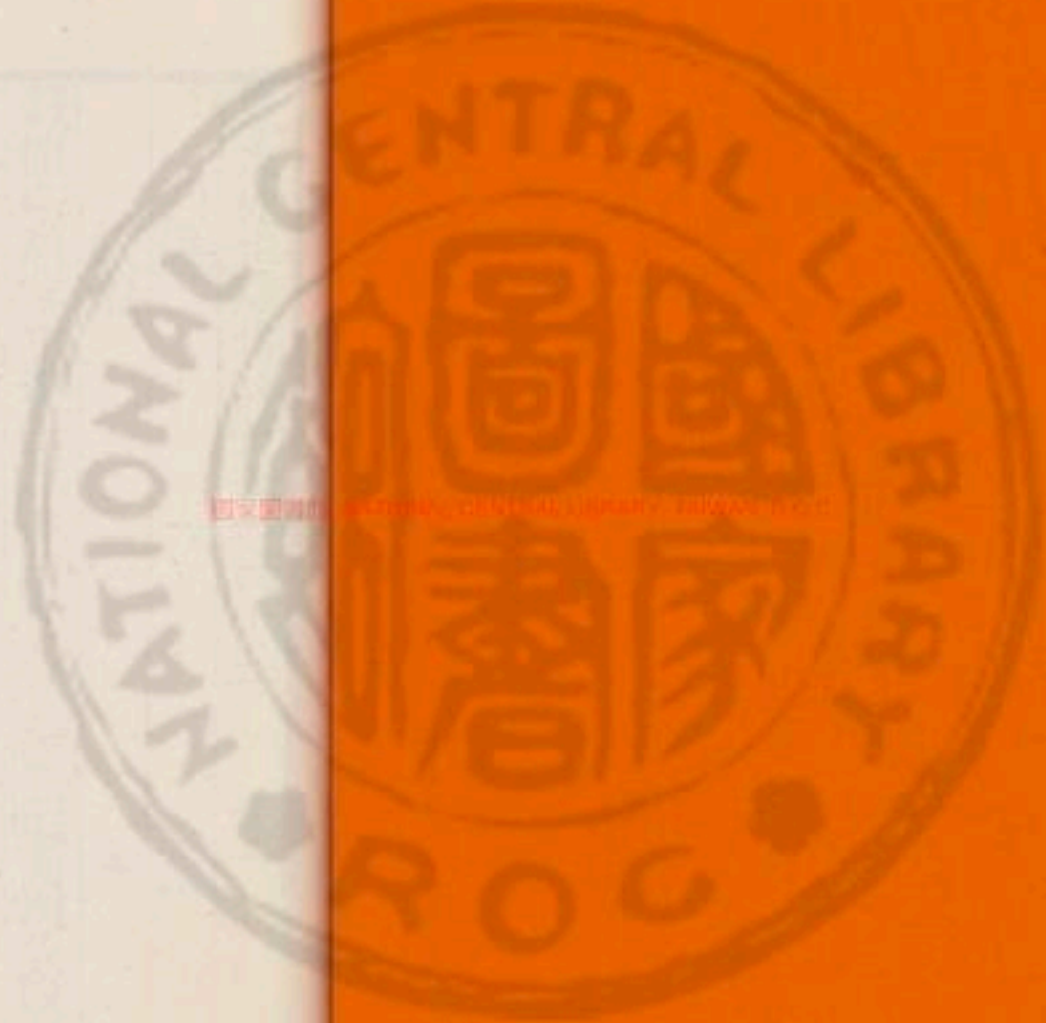








221724 v.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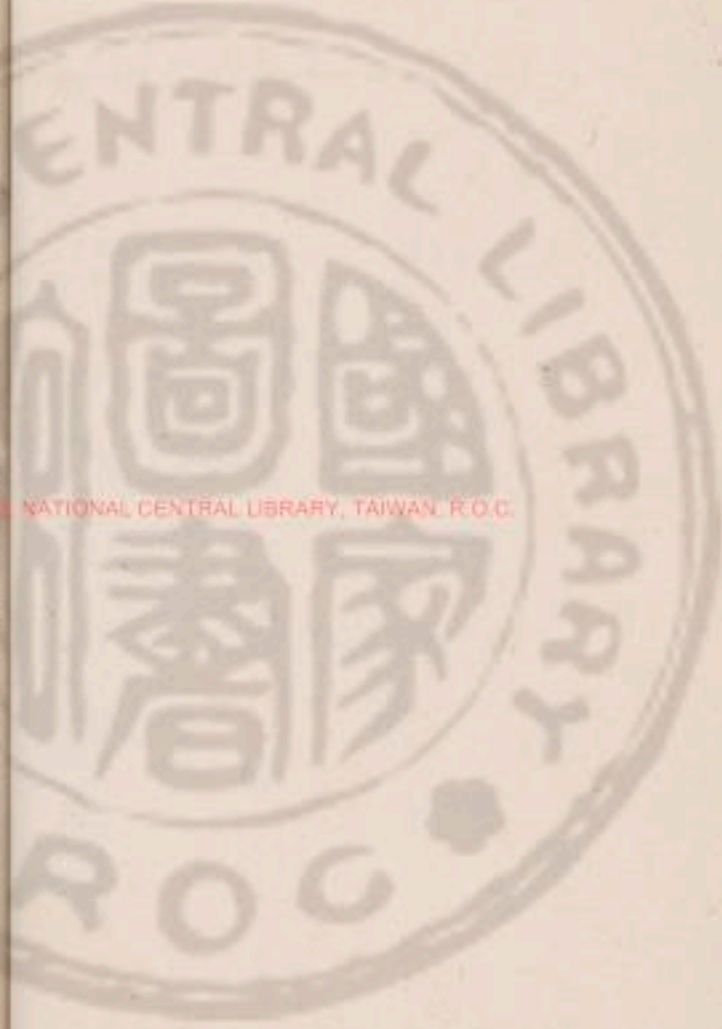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五

列傳

錢徽

錢徽字蔚章中進士第遷中書舍人憲宗嘗獨召徽從容  
言他學士皆高選宜預聞機密廣參決策稱其長者是時  
內積財圖復河湟然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却徽懇諫  
罷之帝密戒後有獻無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拜禮部  
侍郎宰相段文昌以所善揚渾之學士李紳以周漢賓並  
諉徽求致第籍諉文憲反累也徽不能如二人請自取楊殷士蘇  
巢皆與徽厚文昌怒即奏徽取士以私有詔王起白居易





前唐書卷之四十五 金後代  
覆試而黜者過半遂貶江州刺史放士等勸徽出文昌紳  
私書自直徽曰苟無愧於心安事辨證耶教子弟焚書○  
初州有盜初貢船捕吏取濱江惡少年二百人繫訊徽按  
其枉悉縱去數日舒州得真盜州有牛田錢百萬刺史以  
給宴飲贈餉者徽曰此農耕之備可他用哉命貸貧民租  
入文宗立以吏部尚書致仕卒。徽與薛正倫魏洪簡善  
二人前死徽撫其孤至婚嫁成立任庶子特韓公武以賂  
結公卿遺徽錢二十萬不納或言非當路可無辨徽曰取  
之在義不在官時稱有公室

崔咸

崔咸字重易博州人元和初擢進士第又中宏辭選侍御  
史處正特立風采動一時累遷陝虢觀察使日與賓客僚  
屬痛飲未嘗醒夜分輒決事裁剖精明無一毫差吏稱為  
神。入拜秘書監卒。咸素有高世志造詣漸遠間遊終  
南山乘月吟嘯至感慨泣下諸文中歌詩最善

韋表微

韋表微字子明羈州能屬文擢進士第授監察御史裏行  
不樂曰爵祿雖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擲白即  
反昌將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為松菊主人  
不愧陶淵明云。為翰林學士是時李紳等皆謫去學士





缺人人爭薦丞相所善者表微獨薦處厚人服其公。  
進知制誥與處厚議增選學士復薦路隋處厚以諸公事  
表微因曰隋位崇入且 翁右柰何荅曰選德進賢初不  
計私也文宗立進戶部侍郎卒表微篤故舊雖庸下與携  
手語笑無間然充好春秋病諸儒執一槩是非紛然著三  
傳總例允會經趣人以學者薄師道不知聲樂賤工能專  
其師著九經師授譜詠其達

高錯

高錯口駢反字弱金連中進士宏辭科遷中書舍人開成元  
年權知百舉文宗自以題界有司錯以籍上帝語侍臣曰

比年文章卑弱今所上差勝於前鄭覃曰陛下矯革近制  
以正頽俗而錯乃能為陛下得人帝曰諸鎮表奏大浮華  
宜責掌書記以誠流俗李石曰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  
害事懲弊抑末誠知聖訓即以錯為禮部侍郎閱三歲頗  
得才實

馮宿

馮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父子華廔親墓有靈芝白兔號  
孝馮家宿擢進士第歷工部刑部二侍郎脩格後敕三十  
篇行于時。擢東川節度使完城郭增兵械十萬餘浚水  
數壞民廬舍浚房尤反宿脩利防庸一方便賴。疾革將斷壺





刑家人請宥之。伯曰：命脩短天也。撓法以求祐，吾不敢。卒謚曰懿。治命薄葬，悉以平生書納棺中。

馮定

馮定字介夫，博儀觀，與宿齊名人。方漢二馮遷太常少卿。文宗嘗詔用元覽、袁羽、本、舜、參以應韶、肄于庭，定部諸工立縣間，端疑者植帝具之間。學士卷珽珽以定對，帝喜曰：豈非能古章句者耶？親謂定送客，而汪詩召升殿，賜禁中瑞錦，詔悉所著。以上遷諫議大夫，左散騎常侍，致仕卒。初，源寂使新羅，其國人傳定黑水神靈，記筆休符使西蕃所館寫定商山記於屏，其名塚戎夷如此。

李虞仲

李虞仲字見之，第進士宏辭，遷太常博士，建言謚者所以表德懲惡，春秋褒貶法也。茅土爵祿，僇辱流放，皆緣一時非以明示百代，然而後之所以知其行者，惟謚是觀。古者將葬謚，今近或二三年遠，乃數十年，然後請謚，人歿已久，風績渾歇，採諸傳聞，不可考信。誅狀雖在，言與事浮。臣請凡得謚者，前坐一月，請考功、敕太常定議，其不請與請而過時者，聽御史劾舉。若善惡著而不請，訂考功、察行謚之節，行卓異，雖無官及官卑者在，所以酬訥可，歷吏部侍郎，簡儉寡欲，時望歸重，卒贈吏部尚書。



李翔

李翔字習之後魏尚書左僕射冲十世孫中進士第元和

初憲宗為國子博士史館修撰掌修國子秘書書嘗謂史

官紀事不得實乃建言大抵人之行非大善大惡暴於世

者皆訪於人人不周知故取行狀謚牒然其為狀者皆故

吏門生苟言虛美溺於文而忘其理臣請指事載功則賢

不肖易見如言魏徵但記其諫諍語足以為忠烈不者願

敕考功太常史館勿受如此可以傳信後世矣詔可。又

條興復太子大畧曰陛下即位以來懷不廷臣誅畔賊制

五聖憤耻自古中興之盛無以加臣見聖德所不可及者

若潘青生口夏侯澄等四十七人為賊逼脅其父母

子而驅之戰陛下倂之赦不誅詔曰洪正隨材授職欲歸

者縱之澄等得生歸轉以相謂賊衆莫不懷盛德無肯拒

戰劉悟所以能一夕斬師道者以三軍皆苦賊而暱就陛

下故不淹日成大功一也今歲關中麥不收陛下哀民之

窮下明詔蠲賦十萬石群臣動色百姓歌樂遍吠畝二也

昔齊遺魯以女樂季桓子受之君臣共觀三日不朝孔子

行今韓洪獻女樂陛下不受遂以歸之三也又出李宗爽

妻女於掖廷以田宅賜沈道師聖明寬恕億兆欣感臣愚

不能盡識若他詔令一皆類此武德貞觀不難及太平可





覆掌而致臣聞定禍亂者武功也復制度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中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通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蕃戎侵盜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通雍塞之路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而不為其易者乎以陛下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鯁古杏反鯁刺在骨如食骨留咽中為鯁又骨鯁蹇謂與之脩復故政以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一日不事臣恐大功之後逸樂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安逸如是則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復制度不修則太平未可以至臣竊惜陛下當可興之時而謙讓未為也。遷禮部郎中性峭鯁峭七反論議無所屈仕不得顯官拂鬱無所發見宰相李逢吉面斥其過失逢吉詭不校翹懼即移病。翹始從韓愈為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有司亦謚曰文

高元裕

高元裕字景圭其先蓋渤海人第進士為左補闕敬宗視朝不時稍稍決爭禁中宦豎豎方大臣不得進見元裕諫曰今西頭勢乃重南衙衙樞密之權過宰相帝頗悟而不能有所檢制人皆危之俄拜換侍御史內供奉士始相

高元裕字景圭其先蓋渤海人第進士為左補闕敬宗視朝不時稍稍決爭禁中宦豎豎方大臣不得進見元裕諫曰今西頭勢乃重南衙衙樞密之權過宰相帝頗悟而不能有所檢制人皆危之俄拜換侍御史內供奉士始相





前唐書卷之四十五  
賀。進御史中丞建言紀綱地官屬酒逸有不稱職者請  
罷之於是監察御史杜宣猷柳瑛崔郅侍御史魏中庸高  
洪簡並奪職故事三司監院官帶御史者號外臺御史風  
俗舉不法元和中憲宗李夷簡因請按察本道州縣後益  
不職元裕請監院御史隸本臺得專督察詔可進吏部尚  
書卒。元裕性勤約通經術敏於為吏巖巖有風采推重  
于時自侍講為中丞文宗難其代元裕表言兄少逸才可  
任因以命之世榮其選

封敖

封敖字碩夫冀州人德裕元和中署進士第雅為宰相李德裕

所器召為翰林學士敖屬辭瞻敏不為奇遊語切而理勝  
武宗使作詔書慰邊將傷夷者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  
善其如意賜以宮錦。劉稹平德裕以定策功進太尉時  
敖草其制曰謀皆予同言不他惑德裕以能明其專任已  
以成功謂敖曰陸生恨文不逮意如君此等語豈易得耶  
解所賜玉帶贈之進尚書右僕射卒

鄭薰

鄭薰字子溥第進士懿宗立累遷吏部侍郎時數大赦階  
正議光祿大夫者得蔭一子門施戟於是官人用階請蔭  
子薰知之不肯叙知禮部舉引寒俊士類多之既老號所





前唐書卷之四十五 李景讓傳 七  
居為隱巖時松于庭號七松處士

李景讓

李景讓字後已性方毅有守沈傳師觀察江西表以自副  
歷禮部侍郎母鄭治家嚴自訓勒諸子始貧乏時治墻得  
積錢僮婢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祿猶災其身况無妄而得  
我何取亟使閉坎。景讓出為浙西觀察使嘗怒牙將杖  
殺之軍且謀變母欲息衆讓召景讓廷責曰爾鎮撫方面  
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街毒泉  
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吏大將再拜請皆泣謝  
乃罷一軍遂定景讓家行必限治閨門唯謹。文宗中進御

史大夫庸視事効免侍御史孫玉汝監察御史盧栢

於六反

威肅當朝為大夫三月蔣伸輔政景讓名素出伸右而宣

宗擇宰相畫書群臣當選者以名內器中禱宣宗神御前

射取之而景讓名不待世謂除大夫百日有他官相者謂

之辱臺景讓愧艱清沒反不能平見宰相自陳考深當代

即拜西川節度使以病丐致仕或諫公廉潔亡素儲不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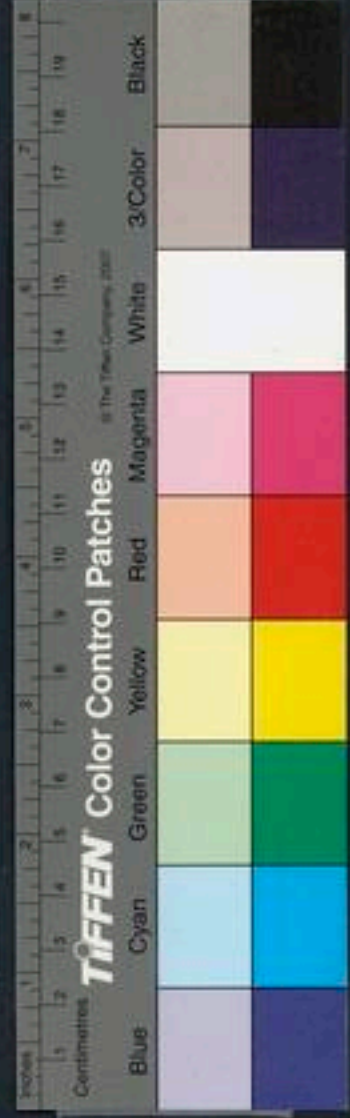
諸子諫耶景讓笑曰兒曹詎餓死乎還東都以太子少保

分司卒性獎士類拔孤仄如李蔚楊知遠皆所推引始為

左丞蔣伸坐宴所酌酒語客曰有孝於家忠於國者飲此

客爾然景讓起卒蔣伸曰無輸於公飲清素寒欲門無雜

行





前代書卷之四十五  
賓元和後憲宗大臣有德望者以居里顯讓宅東都樂和里世稱清德者號樂和季公

劉黃

劉黃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容采汗聞明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沈健于謀浩然有救世意擢進士第元和後憲宗權綱弛遷神策中尉王守澄召弒逆罪更二帝不能討天下憤之文宗即位思洗元和宿耻將剪落支黨方宦人握兵橫制海內號曰北司以醜朋挺反廷外脅群臣內掣肘天子黃嘗痛疾太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于庭策曰朕聞古先哲王之治也玄默無為端拱

司契陶昨心以居簡凝日用於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由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厲盛德之所臻浩乎其不可及三代令主質文迭救百氏滋熾風流浸微自漢以降足言蓋寡朕顧惟昧道祗荷丕構奉若謨訓不敢怠荒任賢揚厲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未達行有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厲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阨災旱竟歲播植愆時國廩罕蓄之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治而蒙猾踰檢大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惰業列郡在乎頒條而干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





或未息俗恬風靡積訛成靈其擇官濟治也聽人以言則  
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耻格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  
而食之衆煩於令而鮮於治思所以救此繆蓋致之治乎  
茲心浩然若涉淵冰故前詔有司博延群彥佇啓宿懣冀  
臻時雍子大夫皆識達古今志在康濟造庭待問副朕虛  
懷必當歲治之闕辨政之疏明網條之致紊稽當廢之所  
急同施革於前弊何澤惠於下土何脩而治古可近何道  
而和氣克充推之本原著於條對至若夷吾輕重之權孰  
輔於治嚴尤底定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  
之克平何務惟此龜鑑擇乎中庸斯在洽聞朕將親覽貴

對曰臣誠不佞有正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  
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懷憤鬱抑思有時而發常欲與  
庶人議于道商賈誘于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詆言  
之罪無所悔况逢陛下詢求過闕咨訪嘉謀制詔中外舉  
直言極諫臣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必言至於上所  
忌時所禁權倖所諱惡有司所與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  
少加優容不使聖時有讜言受戮者天下之幸也臣謹昧  
死以對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治念玄默之化將欲通天  
地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慮道之深也臣以謂哲  
王之治其則不遠惟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祗荷





首尾...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五  
不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莫敢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揚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織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幾三五紹復祖宗宜監前古之興亡明當代之成敗心有未達由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洽欲人之化在脩己以先之欲氣之和在遂性以道之救災旱在致精誠廣播殖在視食力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煩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生徒墮業由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曰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由制度弗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治之心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

葉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則耻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眾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治鮮要察存否博延群彥願陛下必約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安敢發死伏以聖策有歲闕求賢之言審政辨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逐小臣斥姦蒙之志則弊革于前守念陛下康濟之心則惠敷于下邪正之道分而治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敢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之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虞舜之舞干且非大德之中庸上聖之龜鑑又何足為陛下道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肝膽而為陛下

何事...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五  
一





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治其則不遠者在陛下  
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  
春者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于歲以春加于王明王者當  
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  
雖無事必書首月以有時明王者當承天之道以謹其終  
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白也陛下能  
謹其始又能謹其終繼而脩之勤而行之則劫契而居簡  
無為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宗建中之盛德安有三代循  
環之弊百為滋熾之漸乎臣故曰惟致之道何如耳臣  
前所謂任賢揚揚音教也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穢也

服次之大臣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  
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陛下不以國家安危社稷  
存亡之策而降於清門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與  
圖大計耶或萬機之勤有所未至也不然何宜憂而不憂  
也臣以為陛下所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  
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  
之夫帝業艱難而成之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  
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餘載  
其間賢聖相因撥亂繼作未有不用賢士近正人而能興  
者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耻萬古為恨臣謹按





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為漢武言之畧矣有未盡者臣得為陛下備論之夫繼故不書即位所以正書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附弑吳子餘祭二十九年夏閹吳子餘祭注閹守門弑吳子餘祭下歲非上故不言。閹音昏或甲反音書其名譏疏遠賢士近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誠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履正道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立輔相得以顯其任庶僚得以守其官柰何以最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內竊陛下之

廷勢傾四海群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檢蕭墻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春秋以謂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闈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况太子未立郊祀未脩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子札殺召伯毛伯宣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注稱殺者名兩下相殺之辭兩下相殺則殺者有罪下札子王子札也言經文例札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夫天子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





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

下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

于晉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叛冬賜于晉汪書叛

書其歸者能遂君側之惡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

凌夷藩臣跋扈跋扈也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亂者將以

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典刑不

由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之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

雪涕袁盎當車而拒詞京房發憤而殞身竇武不顧而畢

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射姑也處父

文公六年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同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殘

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之情則下不敢無意上泄其

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辭之文易有失身害成

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為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

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以

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死身之

懼欲盡其意則有告成之憂裴卬鬱塞以須陛下有感悟

然後盡其啓沃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

相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搖亂之術塞陰邪之路

屏褻狎之臣制侵侮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

行





前月... 宜戒憂其所宜... 當正其終則可以必... 亡明當時之成敗... 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 官惟其能左右惟甘... 雖彊而必誅考其甚... 措國如唐虞致身如... 機不知取捨之道不... 伎也伏惟陛下察審... 荷

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廢官無賢士  
今紀綱未絕典刑猶在人孰不欲致身為王臣致時為升  
平陛下何忽而不用耶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惡  
如四凶詐如趙高姦如恭顯陛下何憚而不去耶神器固  
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  
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彊暴則姦  
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彊臣竊權而震主臣伏見敬宗不  
虞亡秦之禍不剪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  
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  
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





澤壅而不得下決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陛下

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梁亡傳不書其主自取之也注以不書取者梁自亡也

梁亡傳不書其主自取之也注以不書取者梁自亡也

其思慮密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為寇盜皆不知其所以

然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社稷

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

其重社稷以不重則人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

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令慈仁者視

育之如師傅焉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

恭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待貧賤

建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待賄假以聲勢大者統藩

方小者為守牧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上上刀反之

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

如豺狼惡之如讎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饑者不得食

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不得存老幼疾病不得養加以國

權兵柄顯於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冤

痛之聲上達於九天下入於九泉鬼神為之怨怒陰陽為

之衍錯君門萬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里無所歸

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

以病癘繼之以凶荒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黃巾不

獨起於漢





獨生於漢臣所以為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也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乎陛下有子惠之心而百姓安得而信之乎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固其然也臣聞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熾黎元日困由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即位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四方之望誠能揭國柄以歸於相持兵柄以歸於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臣因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僻無所聽焉

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安康兆民蘇息則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在脩己以先之臣聞德以脩己教以導人脩己也則人不勸而自正道之也則人不教而率從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必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必化豈立教之有未盡其方耶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為明臣以正時為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正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

前唐書卷之四十五 魏貴傳 一 荷





足以禁非本不固則人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  
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而不私其左右舉賢  
正而不遺其疏遠則化浹朝廷矣愛人而敦本分職而奉  
法脩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天下矣臣  
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其性必道之者當納人於仁壽  
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立制度脩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  
省財用省則賦歛輕賦歛輕則人富矣教化脩則爭競息  
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  
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  
災害不作休祥存錄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請

救災旱在乎致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  
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  
不雨者以其人君無憫人之心也故倍致誠而旱不害物  
文無恤憫而變則成災陛下有恤人之志則無成災之變  
臣前所謂廣播殖在乎視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  
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繁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  
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  
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殖不愆矣臣前所謂闕廩宰畜

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滅孫辰告糴于齊

莊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滅孫辰告糴于齊注滅孫辰魯大夫滅春秋幾文仲書於冬者五穀早入許食不足而糸書也

前書春秋二百五十一則傳專





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游惰之人以  
篤耕殖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前所謂  
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由國家取人不盡其才任人  
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發  
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覈考課之實定遷  
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檢由中外之  
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  
以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魯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諸侯  
盟于葵丘傳齊侯盟諸侯曰  
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  
于好注義取脩好傳顯其盟辭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  
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然則官者五帝三王之所

建世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蓋一官宜正名今又  
分外官中官之真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  
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指由兵  
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以制軍賦因農  
廢以脩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  
一致而文武同方以保乂邦家武過亂畧太宗置府兵室  
省軍衛文武參掌閑歲則藝弓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  
以脩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  
朝請才世六軍不主武事止於卷階動軍容合中官之政  
戎律對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





前唐書卷之四十五  
九  
荷  
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剪除姦宄而詐足以抑揚威  
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羈縻藩臣干  
陵宰輔墮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  
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變之心無仗節死難之  
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  
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脩省署之  
官近崇貞觀之風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形下國始天  
子而達諸侯可以制猾姦之彊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  
生徒植業由學校之官廢蓋國家貴其祿賤其能先其事  
後其行故庶官之重經之學諸生無脩業之心矣臣前所

謂列郡千禁由授任非人也臣一以謂刺史之任治亂之根  
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御豪彊恩可以惠孤寡  
彊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習更戰陣及功臣  
子弟請隨宜酬賞苟無治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即絕干  
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  
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以金銀珠玉錦綉彫鏤不蓄於  
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辨枝葉者由考言以詢  
行也臣前所謂形于耻格者由道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  
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者已備於前矣臣前所謂令  
煩而治鮮者要察其行否臣聞號令者治國之具也君審





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益止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  
而治鮮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臣前謂博延群彥願陛  
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共敢愛死者昔晁錯為漢  
削諸侯非不知禍之將至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  
死無悔焉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慘蓋痛社  
稷之危哀生人之悔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  
昔龍逢死而啓商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  
來也有司或不敵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  
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游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  
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為啓之哉至如人主之闕政

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愚脩近古  
之治而致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  
臣親承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為未極教化之大端  
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垂乎天地以教人恭奉宗廟以教人  
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子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  
育翕太和以仁壽可以迨邇無為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鈞  
之道在擇宰相以任之使權造化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  
將帥以任之使脩闡外之寄念百度之未至擇庶官而任  
之使顯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怨痛在擇良吏以任之使明  
惠養之術自然言足以為天下教動足以為天下法仁足



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致治哉是時第策官馮宿等見普對嗟伏以為過古晁董而畏中官毗睚不敢取士今讀其辭至感慟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於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齷常務說則類得優調李郃郃為曰郃為資逐我留吾顏其厚耶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奮臣才志懦劣不能質今古是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內思愧羞神明今普所對敢空臆盡言至皇王之成敗陛下所以防閑時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引春秋為據魏漢以來無與普比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自詔書下萬口籍

籍歎其誠以鯁至於垂泣謂資指切左右畏近臣銜怒變與非常朝野惴惴誠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李漢之亂復與于今以陛下仁聖近臣故無害忠良之謀以宗廟威嚴近臣故無諫敗亡之禍指事取驗何懼直言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責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許必容雖過必寬書于史策千古光明使萬有一資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陰殺謹直結讎海內忠義之士皆憚誅夷人心一搖無以自解况臣所對不及資遠甚內懷愧耻自謂賢良奈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普直臣逃苟且之慙朝有公正之路陛下免天下之疑豈不美哉帝不納。普對後七年有甘露





前月書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一  
之難分狐楚牛僧孺節度山南東西道皆表黃幕府授秘書  
書即以師禮禮之而宦人深嫉黃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卒  
始帝恭儉求治志除凶人然懦而不露臣下畏禍不敢  
言故黃對極陳晉襄公殺陽處父以戒帝又引閻絳晏子  
陰贊帝決帝後與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李訓德宰相以  
謀敗皆為中官吏其宗而宦者益橫帝以憂崩及昭宗誅  
韓全誨等羅袞上言黃當大和時宦官始熾因直言策請  
奪黃土復掃除之役遂罹譴逐身死異土使黃策盡用則  
杜漸防萌逆節可消寧逮及聖世耶今天地反正枉鬼憤  
齒庶公移有庶公移望於陛下帝感悟贈黃左諫議大夫

贊曰漢武帝三策董沖舒付所對陳天人大緊緩而  
不切也黃與諸儒偕進獨譏切宦官然亦大疏直左戒  
帝漏言而身誦語于庭何耶其後宋甲錫以謀泄貶李  
訓以計不滅死宦者遂彊可不滅乎意黃之賢當先以  
忠結上後為帝謀天下所以安危者庶其紓患耶好傷  
魚反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五

前月書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一

三

三

三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六

列傳

李訓

李訓字子垂始名仲言字子訓故宰相李揆族孫質狀  
 悟敏于辨論多大言自標置擢進士第從人逢吉為宰相  
 以仲言陰險善謀事厚昵之鄭注佐昭義府仲言慨然曰  
 當世操權力者皆齷齪側角反吾聞注好士有中助可與共  
 事因往見注注善介之謁王守澄守澄即以注術仲言經  
 義并薦於帝仲言持說辯激叩可聽善鉤揣人主意又以  
 身儒者海內望族既見識擢志望不淺始宋申錫謀誅守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六

列傳

李訓

李訓字子垂始名仲言字子訓故宰相李揆族孫質狀  
 悟敏于辨論多大言自標置擢進士第從人逢吉為宰相  
 以仲言陰險善謀事厚昵之鄭注佐昭義府仲言慨然曰  
 當世操權力者皆齷齪側角反吾聞注好士有中助可與共  
 事因往見注注善介之謁王守澄守澄即以注術仲言經  
 義并薦於帝仲言持說辯激叩可聽善鉤揣人主意又以  
 身儒者海內望族既見識擢志望不淺始宋申錫謀誅守





澄不克死宦尹益橫帝愈憤耻而憲祖之弑罪人未得欲  
夷絕其類顧在位臣持祿取安無伏節死難者注陰知帝  
指屢建密計引仲言協力帝外託講勸又皆以守澄進故  
與之謀則其黨不疑仲言尚緣羸帝使衣戎服號王山人  
與注出入禁中高元裕等共劾仲言儉人上士廉反故也  
檢利於尚書云  
于檢人天下共知不宜在左右帝不聽仲言數進講至闈  
寺必感憤申重以激帝心帝見其言縱橫謂果可任遂不  
疑而待遇莫與比因改名訓進知制誥居中倚重實行宰  
相事官人陳洪志等皆賜死元和逆黨幾盡訓本挾奇進  
及大權在已銳意去惡故與帝言天下事無不如所欲挾

注相朋比務報恩復離素忌李德裕宗閔之寵乃因楊處

知獄指為黨人嘗所惡者悉墮墮帝遷貶無闕日班列幾

空中外震畏不踰月以禮部侍郎同門下平章事訓起流

人一歲至宰相謂遭時其志可行欲先誅宦豎乃復河湟

攘夷狄歸河朔諸鎮意果而謀沒天子以為然嘗旁午

一從一橫每進見它宰相備位王子傾意宦官衛兵皆懼

憚迎拜相質步天下險怪士微取富貴皆憑以為資訓時

時進賢才偉望以悅士心人皆感之始注先顯訓藉以進

及勢相埒能賴寵爭功不兩立然方事未集乃出注使

鎮鳳翔外為助援內實猜克待延且殺之擢所厚善分總





兵柄陰許王璠特表郭行餘多魯芬士及金吾臺府卒劫以  
 為用十一月帝御紫宸殿韓約去甘露降金吾左仗樹訓  
 元輿奏甘露近在禁中陛下宜親往以承天祉許之即華  
 如舍元輿詔宰相群臣往視還訓奏言非甘露帝顧中尉  
 仇士良魚志弘等驗之訓因欲誦止諸宦人使無逸者宦  
 人至仗所約流汗不能舉首會日動應幕見執兵者士良  
 等驚走出曰李訓反士良遣神策使劉泰倫率衛士捕訓  
 黨千餘人斬四方館流血成渠監知訓事連天子相與  
 怨憤帝懼徧不語故宦人得肆士殺戮元輿涯皆為其所  
 執帝逼宦官於是下詔暴訓涯等罪訓奔鳳翔為整張

居知日將所執械而東訓恐為宦人酷辱析監者曰得我  
 者有賞不如持首去乃斬之傳其首餘黨悉禽而宦豎益  
 熾帝無以制居常忽忽不憚每游燕雖倡樂雜沓未嘗歡  
 頰慘不展往往瞋目獨語或裴回眺望賦詩以見情自是  
 感疾丑月至棄天下云

互註八關十六子李逢吉

鄭注

鄭注絳州人以方技游江湖間元和末憲宗至襄陽依節  
 度使李愬為類黃金餌之寢親遇暑衙推從至徐州稍  
 參處軍政注多藝詭譎陰狡古外反狡猶也憶探人瘦隱輒





中所欲為翹籌事未嘗不用挾邪市權舉軍忠之監軍工  
守澄白懇懇曰然彼奇士也將軍試與語既生機辯橫坐  
鉤待其意守澄恨相見晚即署巡官守澄入總樞密與俱  
至京師日夜為守澄計議因陰通賂遺初士纖巧者附離  
後要官貴人亦趨往既陷宋申錫搢紳則目文宗暴眩守  
澄復薦注俄進御史大夫注資貪昏既藉權寵專鬻官射  
利資積鉅萬不知止起第善和里飛鷹復壁聚方鎮將吏  
以煽聲焰李訓既附注進於是兩人權震天下日日議論  
帝前相倡和謀鉏剪中官自謂功在剗刻帝惑之棄是進  
退士大夫撓腕朝法注賢不肖混亂以為弛張當然

衆策其必亂。帝問富人術以權茶對其法欲置茶官藉  
民困而給其直。士自擷暴則利悉之官帝始詔王涯為權  
茶使人言秦燕當與役賦之帝嘗詠杜甫曲江辭有宮  
殿千門注意天密具時環江有觀榭宮室聞注言即詔兩神  
策治曲江昆明作紫雲樓采霞亭詔公卿得列舍隄上俄  
檢校尚書左僕射鳳翔節度使舊制節度使受命戎服詣  
兵部謁注請復之先是守澄死葬澧水注奏言願身護喪  
因群官者臨送欲以鎮兵悉禽誅之訓畏注專其功乃先  
五日舉事注率五百騎至聞訓敗乃還監軍張仲清訪注  
計事斬其首兵皆潰去梟注首夷其家注敗前菌生所服





帶上褚中藥化為地數萬飛去

王涯

王涯字廣洋太原人博學工屬文擢進士又舉宏辭憲宗  
召知制誥再為翰林學士涯文有佳思永正元和間憲宗  
訓誥溫麗多所臺宗文宗嗣位同平章事合度支鹽鐵為  
一使兼領之乃奏罷京畿榷酒錢以悅衆始變茶法益其  
稅必濟用度下益困而鄭注亦議榷茶天子命涯為使心  
知不可不敢爭李訓敗乃及禍初民怨茶禁苛急涯就誅  
皆辭詆毀以危礫。涯動舉詳華性喬儉居常書史日  
治而家書多與秘府伴文宗惡俗侈靡詔涯徵革涯條上

其制凡衣服室宇使畧如古貴戚皆不便謗訛置獄議遂  
拾然涯年七十嗜權固位偷合訓等不能潔去就以至覆  
宗涯女為竇紉妻以病免家人給告涯當貶忽夢涯自  
提首告曰族滅矣誰若存歲時無忘我女驚號墮地乃以  
實告

互註置榷茶使徙民茶樹於官場焚其舊積天下大

怨食貨時稱龍虎榜歐陽

賈鍊

賈鍊字子美河南人舉進士高第慈稱籍甚又策賢良方  
正歷禮部侍郎凡三典貢舉得士七十五人多名卿宰相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賈鍊傳





。太和中文宗拜同平章事時劉蕡以賢良方正對策指  
中人為禍亂根本而鍊與馮宿等為考官畏避不敢聞竟  
罹其禍鍊本中立不肯身犯類排姦倖以及誅與王涯實  
不知謀人寬之

舒元興

舒元興婺州人始學即悟元和中舉進士見有司鉤校  
苛切既試尚書雖水炭肚炸食具皆人自將吏一唱名乃  
得如列棘圍席坐無下因尚書言曰貢士未有輕於此者  
且宰相公卿由此出夫宰相公卿非賢不在選而有司以  
庸人待之誠非所以下賢意羅棘遮截疑其姦又非所以

求忠直也詩賦微藝斷離經傳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也臣  
恐賢者遠辱自引去而不肖者為階用也今貢珠貝金玉  
有司承必篚筥皮幣何輕賢者重金玉耶又言取士不宜  
限數今有司多者三十少止二十假令歲有百元凱而曰  
吾格取二十謂求賢可乎歲有才德纔數人而曰必取二  
十謬進者乃過半謂合格令可乎俄擢高第調鄆鄆右侯  
有能名裴度表掌輿元書記文徵愛健一時推許拜監察  
御史按劾深害無所縱再遷刑部員外郎。元輿自負才  
有過人者銳進取太和中文宗朝獻文闕下不得報上書自  
言馬周張嘉貞代人作奏起逆旅卒為名臣今臣備位于



朝自陳文章凡五晦朔不一報竊自謂才不後周嘉貞而無因入又不露所蘊是終無振發時也漢主父偃徐樂嚴安以布衣上書朝奏暮召而臣所上八萬言其文鍛煉精粹出入今古數千百年披剔剖抉有可以輔教化者未始遺拔犀之角握象之齒豈主谷守可比哉盛時難逢竊自愛惜文宗得書高其自激昂出示宰相李宗閔以浮燥誕肆不可用。時李訓尤與元勳音及訓用事再遷左司郎中御史李固言表知雜事固言輔政權知御史中丞會帝錄囚元勳奏辯明審兼刑部侍郎專附鄭注所惡舉繩逐之月中拜同平章事詭謀謀篡自與訓比敗天下事二

人為之也然如禮舊臣外釣人譽先時裴度令狐楚楚皆為當路所軋致閑處軋及至是悉還高秩元勳為壯丹賦一篇時稱其工

贊曰李訓浮躁寡謀鄭注斬斬小人王涯暗昏舒元與險而輕邀幸大功寧不殆哉李德裕嘗言天下有常勢北軍是也訓因王守澄以進此時出入北軍若以上意說諸將易如靡風而返以臺府抱關游徼抗中人以搏精兵其死宜哉文宗與宰相李石李固言鄭覃稱訓稟五常性服人倫之教不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公弗及也德裕曰訓曾不得齒徒隸尚才之云世以德裕言為然





見李皇傳曰國將亡天與之亂人若訓等持腐株支大厦之顛天下為寒心豎毛文宗偃然倚之成功卒為闕謁所乘天果厭唐德哉

范相禹曰文宗憤宦官之弒逆欲除其偏當擇賢相而任之朝廷既清紀綱既正賞罰之柄出於人主執其元惡付之有司正典刑而已矣乃與訓注為詭譎之計欲用兵甲於陞城之間是以一敗塗地社稷幾亡自古用小人以去小人未有不害及國家者也

李德裕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子也少力于學既冠卓犖有大節

力學

角不喜與諸生試有司以蔭補校書郎穆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數乃見獎譽優章。未幾授御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當路條失政吉甫訴於帝且付有司皆得罪遂與為怨吉甫又為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既而吉甫卒裴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故追銜吉甫而怨度擯德裕不得進至是聞帝暗庸詠度使與元稹相怨奪其宰相而已代之欲引僧孺益積黨乃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結矣。初潤州承王國清亂嘗易直傾府庫資軍費用空殫而下益驕德裕





自檢約以留州財贍兵雖儉而均故士無怨再募則賦物儲物南方信機巫雖父母癘疾子棄不敢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諭以孝慈人倫患難相收不可棄之義使歸相曉救違約者顯寘以法數年惡俗大變又按屬州非經祠者毀千餘所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寇無所度敵反匿賊天子下詔褒揚。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盪粧具谷德裕奏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今所須雖力營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之軍興不疲人不飲怨則前救後詔咸可遵承不報持齏進獻不閱月而求貢使者已相接于道故德裕推一以諷它又詔索盤條繚

綾千匹復奏言太宗時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

大亮諫止賜詔嘉歎玄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鵲鵲翠鳥居

教反鵲汴州刺史倪若水言之即見袁納皇甫詢織半臂

造琵琶捍撥鏤牙簫於益州余蘇邈不奉詔帝不加

罪夫鵲鵲鏤牙微物也二三臣尚以勞人損德為言豈三

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蓋有位者蔽而不聞非陛下拒不

納也且立鵲天馬盤條掬豹文綵怪麗惟乘輿當御今廣

用千匹臣所未諭昔漢文身衣弋綈元帝罷輕織服故仁

德慈儉至今稱之願陛下師二祖容納遠思漢家恭約裁

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畢受賜矣優詔為停。時帝昏荒數

...





游幸狎比群小聽朝簡忽德裕上丹衣六歲夫迹疏而言  
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臣在先朝嘗獻大明賦以諷頌  
蒙嘉採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也其一曰宵衣諷視朝希  
說也二曰正服諷服御非法也三曰罷獻諷歛求珍怪也  
四曰納誨諷侮棄忠言也五曰辨邪諷任群小也六曰防  
微諷偽游輕出也辭皆明直婉切帝雖不能用其言猶救  
韋處厚誣諄作詔厚謝其意。時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  
疾號曰聖水若飲病者不敢近葷血人率多死德裕嚴勒  
津邏捕絕之且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  
人所禁請填塞以絕妄源從之。帝方惑佛老禱福祈年

杜景先上言其友周忌元壽數百歲帝遣宦者至浙西迎  
之德裕上疏曰道之旨尚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  
軒轅孔子臣慮今所行皆迂怪之士願止師保和之術  
則九廟慰悅矣。太和三年文宗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  
材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且得君出德裕為  
鄭滑節度使引僧孺協力罷度政事二怨相濟凡德裕所  
善悉逐之於是二人權震天下黨久牢不可破矣。踰年  
徙劔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民無聊生德裕至以非痛矯  
革不能刷一方耻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  
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餉





遠邇輝音曲折咸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

之情偽盡知之又料擇下伏瘴舊獠與州兵之任戰者廢遣

獠老什三四狎泥庚反惡也士無敢怨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

中弩人浙西由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

習戰貸勿事緩則農冬前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兵曰南

燕保義保惠兩河募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擊奇鋒

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一軍築柵義城以制大度青溪關之

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柯角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

復印崧關為益州刺史即才反山名在黎州漢王陽徙雋

州治必登以奪蠻險遠行部至印崧九折坂即此民乃安屬下浮屠私盧數千以地

子農蜀先主祠旁有孫村其民剔髮若浮屠者甚異

如德裕下令禁止蜀風大變於是二邊震懼南詔請還所

俘掠四千人符音夫吐蕃維州將悉恒謀以城降德裕既

得之即發兵以守且陳出師之利僧孺居中沮其功命逐

悉恒謀於虜以信所盟德裕終身以為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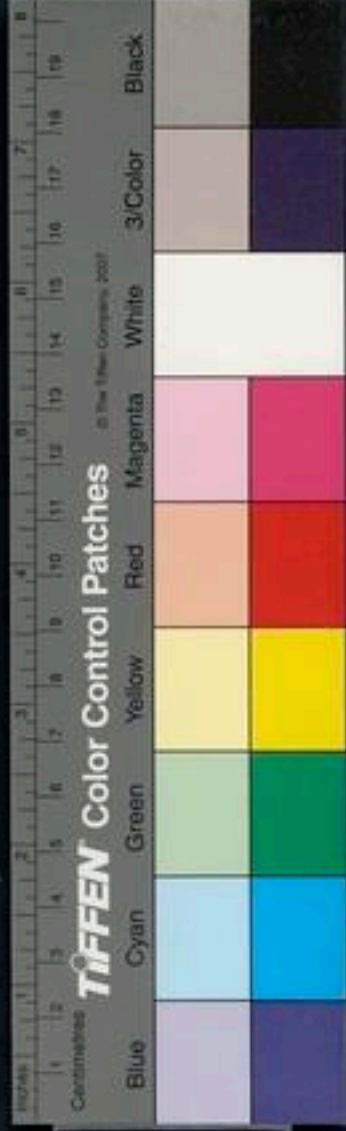
司馬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

臣以為悉恒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德

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

耻之况天子乎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自可見矣

會監軍王踐言入朝盛言悉恒謀死拒遠人向化意帝亦





悔之即以兵部尚書召俄拜平章事建言朝廷惟邪正二途正必去邪邪必害正然其辭皆若可聽願審所取舍不然二者並進雖聖賢經營無由成功。俄而宗閔罷代為中書侍郎後帝暴感風害語言鄭注始因王守澄以藥進帝少間又薦李訓使待詔帝欲授諫官德裕曰昔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後漢所以傾頽也今訓小人頃答惡暴天下不宜致左右帝曰人誰無過當容其改且逢吉嘗言之對曰聖賢則有改過若訓天資姦邪尚何能改帝語王涯別與官德裕握手止涯帝適見不懌訓注皆怨即復召宗閔輔政拜德裕為

興元節度使。武宗召為同平章事既入謝即戒帝辨

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臣嘗為先帝言之不見用夫正人既呼小人為邪小人亦謂正人為邪何以辨之請借物為諭松栢之為木孤生勁特無所因倚蘿葛則不然弱不能立必附它木故正人一心事君無待於助邪人必更為黨以相蔽欺君人者以是辨之則無惑矣又謂治亂繫信任引齊桓公問管仲所以害霸者仲對琴瑟笙竿弋獵馳騁非害霸者惟知人不能舉舉不能任任而又雜以小人害霸也太玄德憲四臣皆盛朝其始臨御自視若堯舜寢久則不及初陛下知甘然乎始一委輔相故賢者得盡心





久則小人並進造黨於亂視聽故上疑而不專政去宰相則不治矣在德宗最晚節宰相惟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平李等訖今謂之亂政夫輔相有欺罔不忠當墜免忠而仰者屬任之政無他門天下安有不治先帝任人始皆回谷積纖微以至誅貶誠使雖小過必知而改之君臣無猜則讒邪不干其間矣又言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去雖姚宗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是知亟進罷宰相使政在中書誠治本也。時帝數出畋游暮夜乃還德裕上言人君動法於日故出而視朝入而燕息惟深察古誼母繼以夜。澤潞劉從

諫死

傳三世而藏有刑五劉恬傳子從諫從諫傳其從子從諫子從諫宗時成有心汾晉澤潞凡五州

積擅留事以邀節度德裕曰澤潞內地非河朔比捨而不討無以示四方帝曰可勝乎對曰河朔積所恃以唇齒也如令魏鎮不與則破矣夫三鎮世嗣列聖許之請使近臣明告以澤潞命帥不得視三鎮今朕欲誅植其各以兵會帝然之乃以李回持節諭王元逵何弘敬皆聽命

范祖禹曰自天寶以後河朔世為唐患憲宗雖得魏博而穆宗復失之是以朝廷惟事姑息幸其不叛斯可矣豈得而使之哉至于武宗不惟使三鎮不敢助逆又因以為臂指之用由德裕所以告之者能服其心也楊雄





曰御得其道則天下徂詐成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徂詐成作敵人主威制天下豈有不由一相者哉

始議用兵中外交章固爭德裕獨曰竊縮勝負兵家之常惟陛下聖策先定不以小利鈍為浮議所挫則有功矣有如不利臣請以死塞責帝忿然曰有沮吾軍議者誅之群論遂息因請救諸將公直取州勿攻縣故元達等下邢洛磁而稹氣索矣未幾節誼持稹首降策功拜太尉封趙國公德裕固解言唐國太尉惟七人尚父子儀乃不敢拜願得封衛從之遂改衛國公。帝嘗從容謂宰相曰有人稱孔子其徒三千亦云

德裕曰昔劉向云孔子與顏

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後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為比周無邪心也臣嘗以共鯀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為黨舜禹不為黨小人相與比周迭為掩蔽也賢人君子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行其已不可交以私趙宣子隨會繼之納諫司馬戾叔向比以事君不為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黯弘雖並進然廷詰齊人少情譏其布被為詐則先發後繼不為黨也太宗與房玄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在無心亦推玄齡之策則同心圖國不為黨也漢朱博陳咸相左腹心背公死黨周福房



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軋乙照而反故朋黨始於甘陵二  
部及其甚也謂之鈎黨繼受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仲  
尼之徒唯行仁義今議者欲以比之罔矣臣未所謂謂黨  
者為國乎為身乎誠為國邪隨公叔向汲黯房杜之道可  
行不必黨也今所謂黨者誣善嘉惡忠附下罔上晝夜合謀  
美官要選悉引其黨為之否則抑壓以退仲尼之徒有是  
乎陛下以是察之則姦偽見矣○時韋弘質建言宰相不  
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之重器  
莫重於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心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  
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

五者無赦又曰今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  
也大和後風俗寢敝令出於上非之在下此敝不止無以  
治國匡衡曰大臣者國家股肱百姓所瞻仰明主所慎擇  
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  
今弘質為人所教而言是圖柄臣者也且蕭望之漢名儒  
為御史大夫奏云歲首日月少咎咎在臣等宣帝以勤乏  
意輕丞相下有司詰問貞觀中時御史陳師合上言人  
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數職太宗曰此欲離間我君臣  
斥之嶺外臣謂宰相有姦謀隱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  
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何千古者朝廷之士各守





官業思不出位弘管賤臣豈得以非所宜言妄觸天聰是  
輕宰相陛下照其邪計從黨人中來當遏絕之德裕大意  
欲朝廷尊臣下肅政出宰相深嫉朋黨故感憤切言之。  
又嘗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能簡冗官誠治本  
也乃請罷郡縣吏凡三千餘員衣冠去者皆怨。時天下  
已平數上疏乞骸骨而皇家言榮感犯上相又懇丐去位  
不許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宅相無與故威名  
獨重於時。宣帝即位德裕奏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  
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每語我毛髮為森豎豎日罷為  
司徒同平章事荆南節度使徙東都留守白敏中令狐

公綯崔鉉皆素仇大中元年黨人李咸斥德裕陰事再貶潮  
州司馬明年貶為崖州司戶參軍明年卒年六十三德裕  
既歿見夢令狐綯曰公辛亥我使得歸葬綯語其子瀉瀉  
曰執政皆其憾可乎既夕又夢綯懼曰衛公精爽可畏不  
言禍將及白于帝得以喪還。德裕性孤峭明辯有風采  
善為文章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謀議援古為質衮衮可  
喜常以經綸天下自負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計行是時  
王室幾中興先是韓全義敗於蔡杜叔良敗於深皆監軍  
官人制其權將不得專進退諸道銳兵皆監軍取以自隨  
每督戰乘高建旌自表小不勝輒卷旌去大兵隨以北由





是王師所向多負至討回鶻澤哈德裕建請詔書付宰司  
乃下監軍不得干目是號令明志將乃有功德裕在位雖  
遽書奏羨皆從容裁決沛然若無事時其處報機急帝一  
切令德裕作詔德裕辭帝曰與子士不盡吾意代劉楨也  
詔王元逵何弘敬曰勿為子孫傳曰牙車相謀存輔車之勢車也左  
依車乙臣死元逵等情得皆震宣效已而三州降賊遂  
平帝毋稱擢博功則顧德裕道語裕其切於事而能伐  
謀也二鎮每奏事德裕引使者戒救為忠義指意丁寧使  
歸各謂其帥道之故河朔畏威不敢慢帝既數討叛有  
功德裕慮汰于武不可戢即奏言養由基古善射者擲葉

雖百步必中觀者曰不如少息若弓撥矢鈞前功皆棄陛  
下征伐無不得所欲願以兵為戒乃可保成功帝嘉納其  
言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  
其中生平所論者多行于世懿定時詔追復德裕太子少  
保衛國公距其沒十年

互註頗抑進士科郭仲重定元和實錄周焜卓然以  
祈長為一世冠文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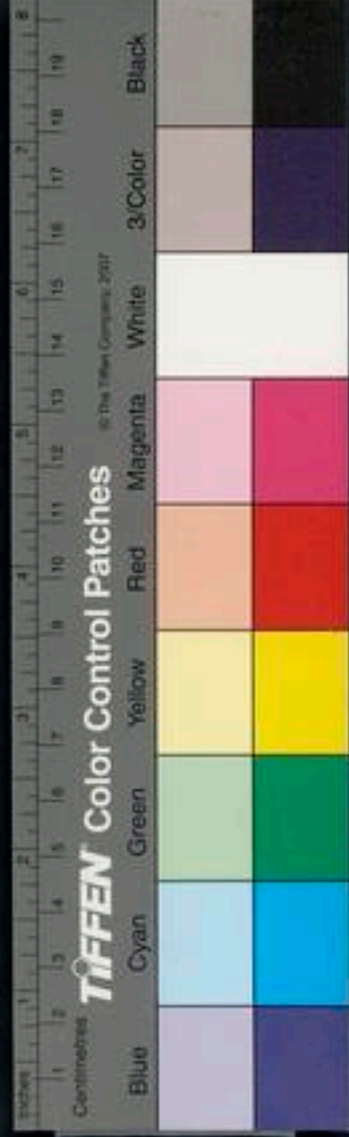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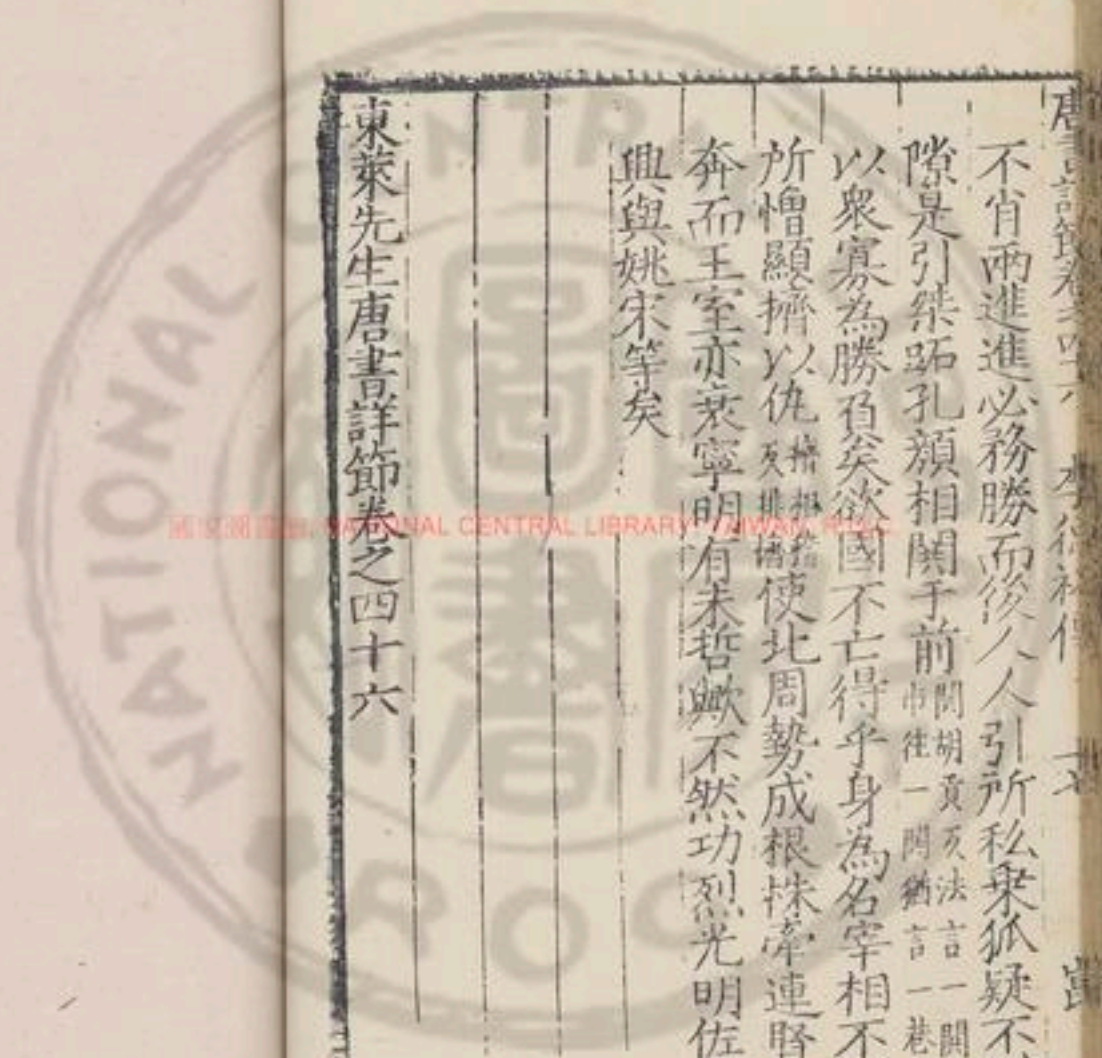
贊曰漢劉向論朋黨其言明切可為流涕而主不悟卒  
陷亡幸德裕復採向言指質邪正再被逐終嬰大禍嗟  
呼朋黨之興也殆哉根夫主威奪者下陵聽弗明者賢





不肖兩進進必務勝而後人人引所私聚狐疑不斷之  
隙是引桀跖孔頽相關于前問胡貢反法言一闕之而  
市往一問猶言一巷也而  
以衆寡為勝負矣欲國不亡得乎身為名宰相不能損  
所憎顯擠以仇擠排擠也使北周勢成根株牽連賢智播  
奔而王室亦衰寧明有未哲歟不然功烈光明佐武中  
興與姚宋等矣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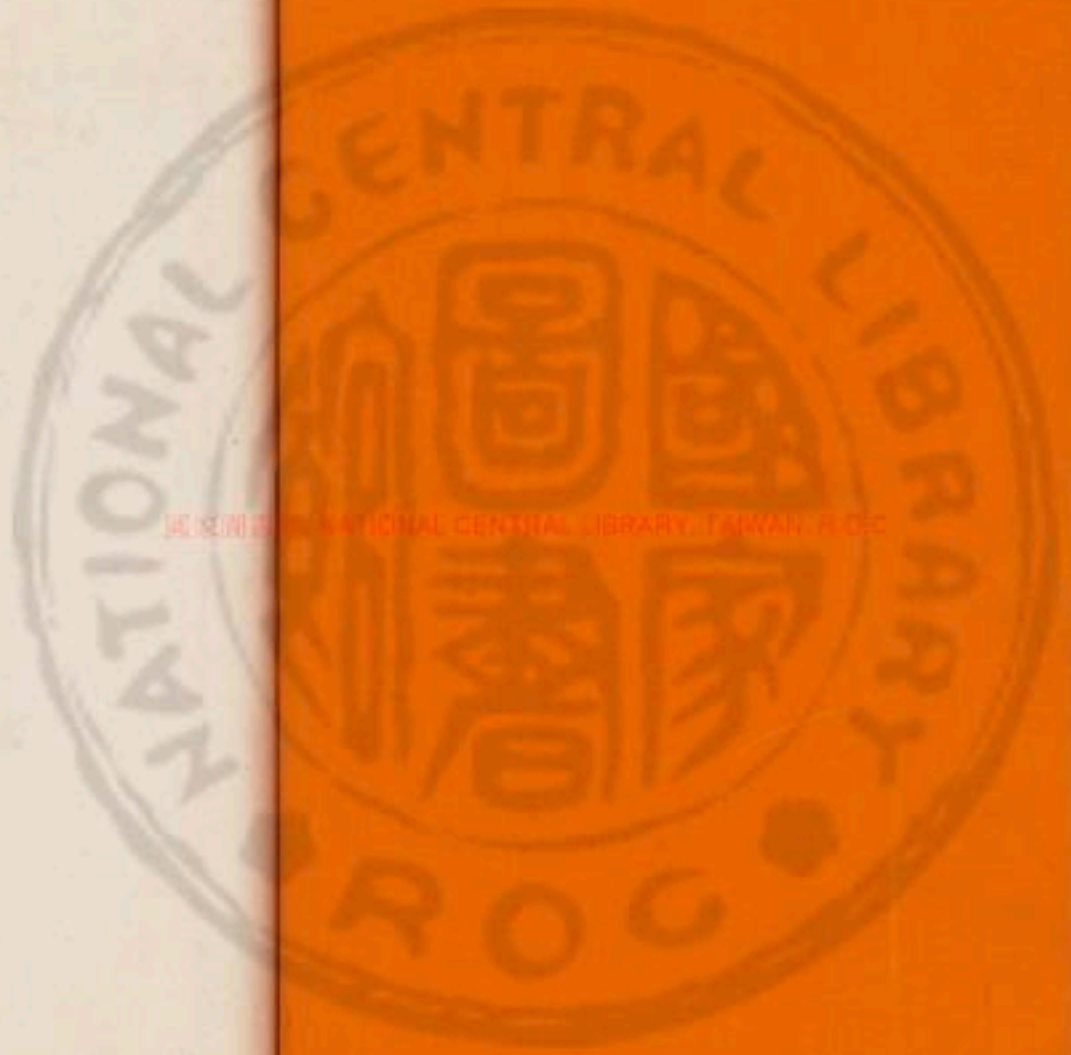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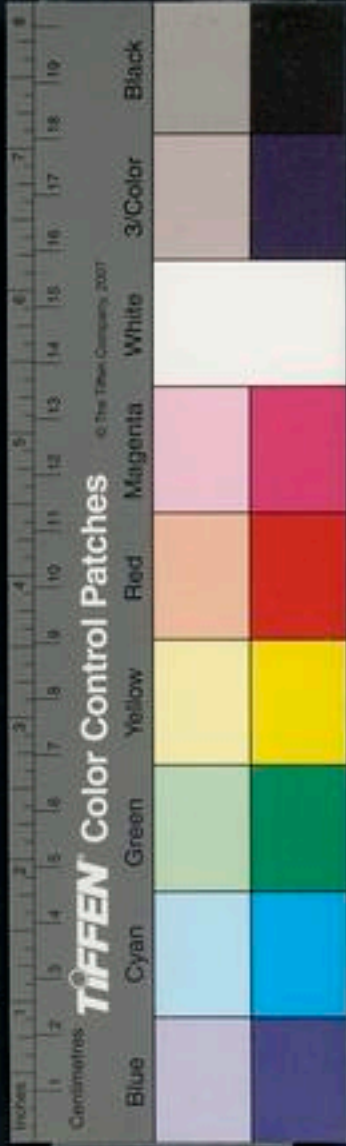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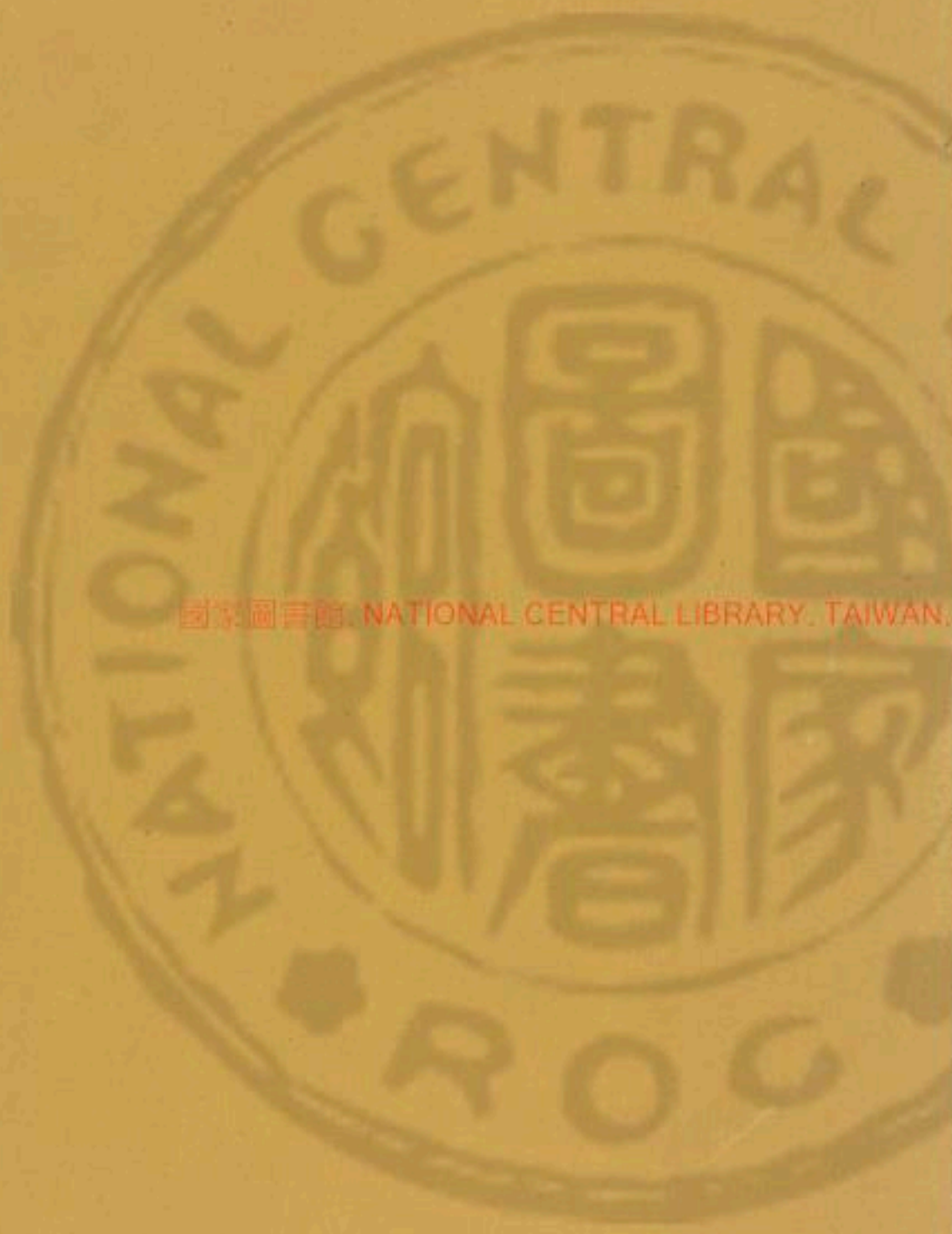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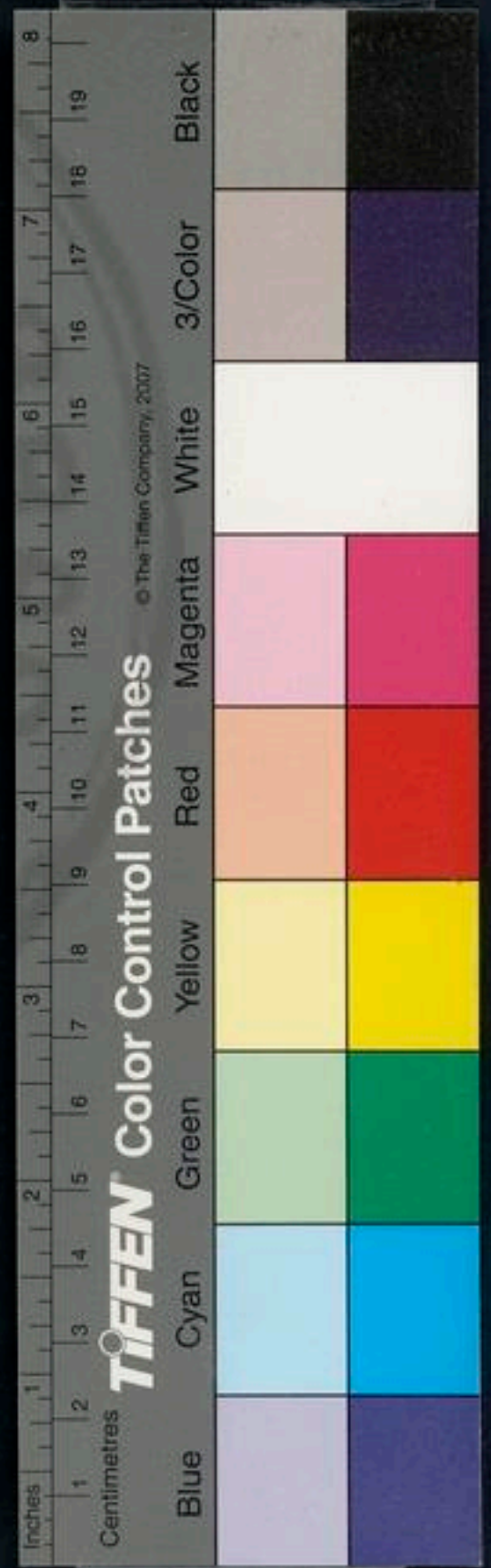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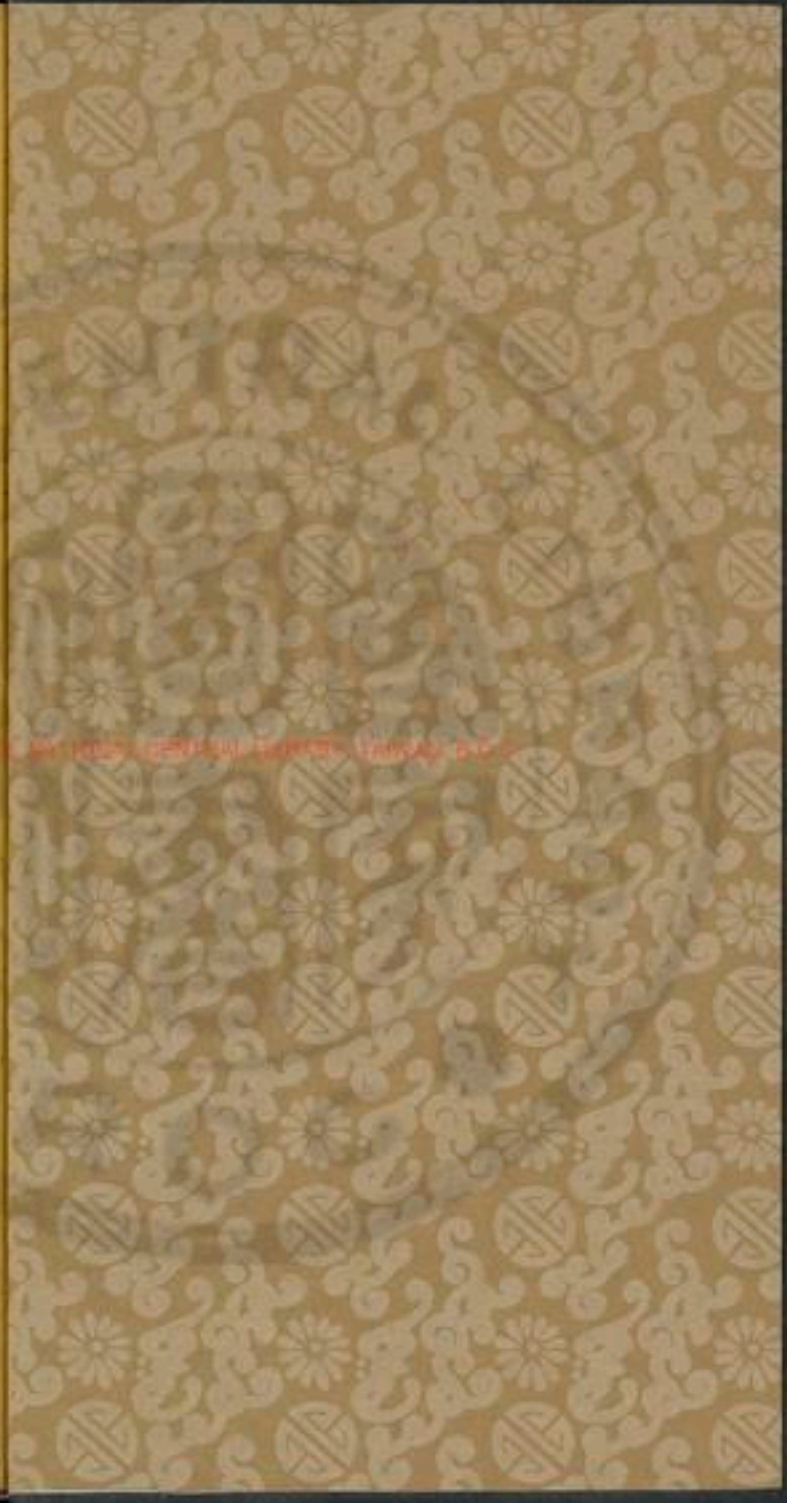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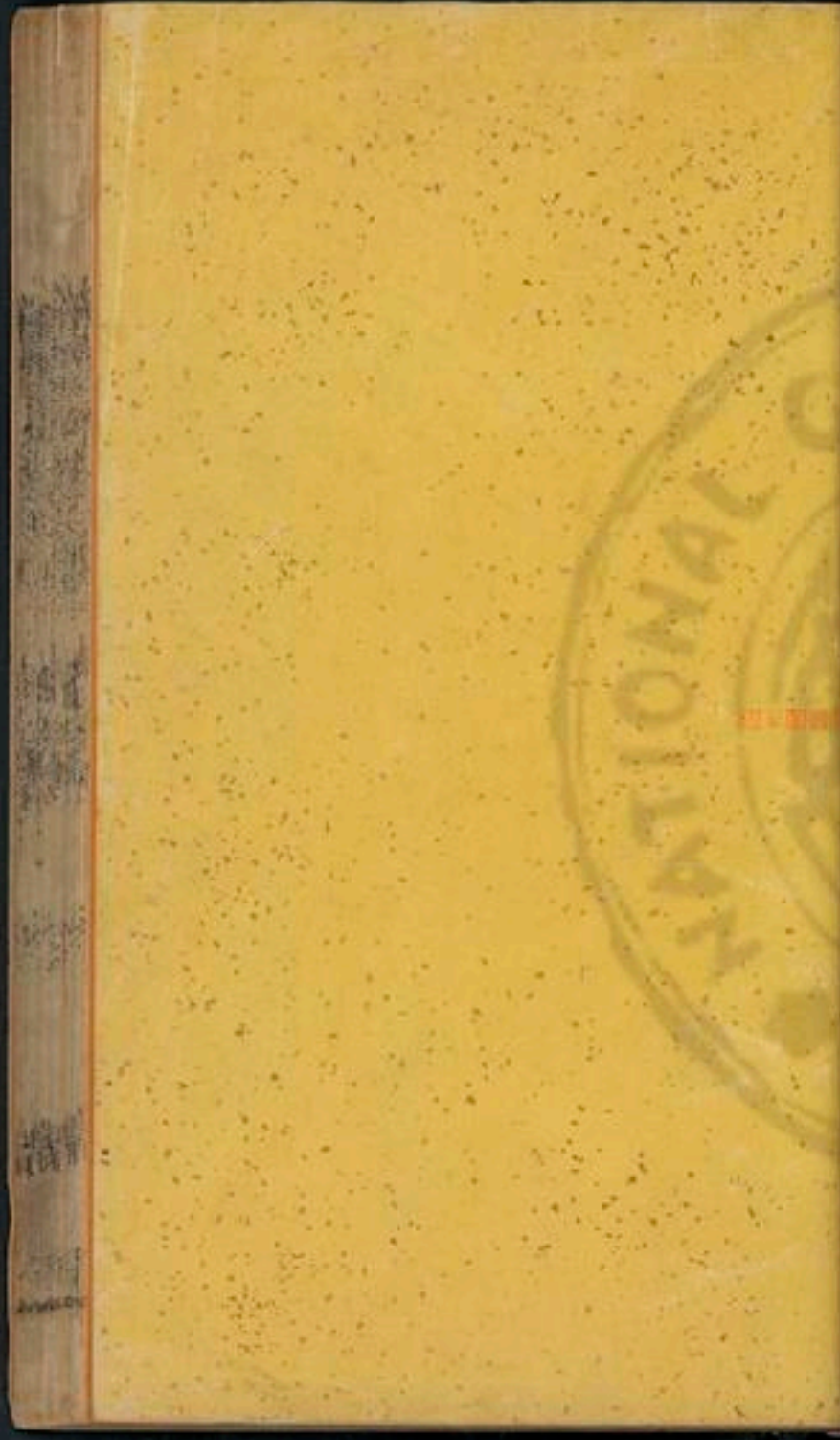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601 x 109  
58768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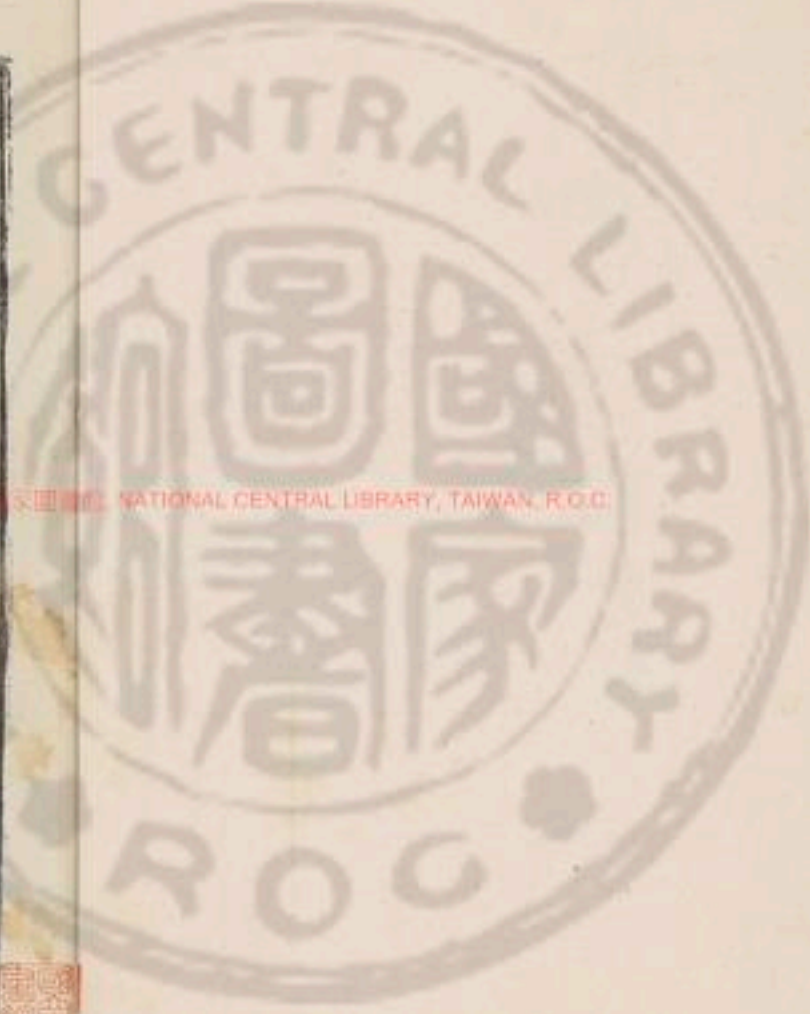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七

列傳

陳夷行

陳夷行字周道其先江左諸陳也世居潁川由進士第擢累工部侍郎開成三年文宗進同平章事仙韶樂工尉遲璋授王府率右拾遺竇洵直當衙論奏鄭覃嗣復嫌以細故謂洵直近名夷行曰諫官當衙正須論宰相得失彼賤工安足言者然亦不可置不用帝即徙璋光州長史以百縑賜洵直。帝嘗怪天寶政事不善問姚崇宋璟于時在否李珣曰姚亡而宋嚴珣因推言玄宗自謂未嘗殺一不





唐書卷之四十一 四十一 李紳  
幸而任李林甫夷種數十族不亦惑乎夷行曰陛下今亦  
宜戒以權屬人嗣復曰夷行失言太宗易暴亂為仁義用  
房玄齡十有六年任魏徵十有五年未嘗失道人主用忠  
良久益治用邪佞一日多矣罷為吏部尚書。武宗立復  
拜相進尚書左僕射夷行乃奏僕射始眩事受四品官拜  
無著令比由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皆為僕射拜階  
下謂之隔品致敬準禮皇太子見上臺群官群官先拜而  
後答以無二上者也僕射與四品官並列朝廷不容獨優  
且開元文宗元年以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位次三公三  
公上日答拜而僕射受之非是望敕所同約三公上儀著

定令詔可始累朝紛議不決至夷行定以足疾罷為河  
東節度使卒

李紳

李紳字公垂為人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時號短李元和

憲宗初擢進士第穆宗召為右拾遺翰林學士與李德裕

元稹同時號三俊。敬宗立李逢吉志之遷滄壽二州刺

史霍山多虎獺類結茶者病之治機政反又發民跡

射不能止紳至盡去之虎不為暴開成文宗初為河南尹

河南多惡少或危帽散衣擊大毬乃官道車馬不敢前紳

治剛嚴皆望風遁去遷宣武節度使公旱蝗不入境。武

宗立紳為右丞





唐書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一  
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居位四年以足緩不任朝  
謁辭位以右僕射復節度淮南卒。始紳以文藝節操見  
用而屢為怨仇所排却卒能自伸其才以名位終然所至  
務為威烈或陷暴刻云

曹確

曹確字剛中河南人擢進士第拜兵部侍郎懿宗時以本  
官同平章事確邃儒術器識方直動循法度時帝薄於德  
昵寵優人李可及者能新聲自度曲聲調悽折京師媮薄  
少年爭慕之號為拍彈推為威武將軍確曰太宗著令文  
武官六百四十三人謂房玄齡曰朕設此待天下賢士工

商雜流假使技出等夷正當厚給以財不可假以官與賢  
者比有立同坐食也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為王府帥實  
易直固爭卒授光州長史今位將軍不可帝不聽確居位  
六年出為節度使徙河中卒始畢誠與確同宰相俱有雅  
整世謂曹畢云

李蔚

李蔚字茂休舉進士第擢累尚書右丞懿宗惑浮屠常飯  
萬僧禁中自為贊唄海費反蔚上疏切諫引狄仁傑姚元  
崇辛替否所言譏病時帝不聽但以虛禮褒答舊宗乾  
符初罷為東都留守後拜河東節度卒。始懿宗成安國





祠珍麗精絕咸通十四年詔迎佛骨鳳翔或言昔憲宗嘗  
為此俄晏駕帝曰使朕生見之死無恨四月至長安天子  
御安福樓迎拜至泣下七月帝崩

石敏若曰異端之說聖賢孜孜力以道排闢如救水火  
昧者竊笑謂聖賢私愛過計也愚言不知人心無常異端  
入之則習與性成雖萬世不可謂佛來中國其始不遇  
聖賢與天下指南遂至侵盛天下嚮奉日久殆如三綱  
五常不可頌史離也唐侍佛者三帝代宗憲宗懿宗是  
也獨武宗奮然不顧不恤怨誹卷其像宅其釐盡髮天  
下髮華千歲之弊於宗朝可謂不世之英主矣雖平藩

鎮破朋黨其功不足比然未幾而愈惑者抑其入于人  
心者甚固人見佛之廢如焚書坑儒然悵悵不足共思  
復之則武宗又安能禦人心於長久耶夫武宗以利勢  
主權行事止於如此况韓愈輩以匹夫空言而欲變之  
乎佛困天下不滅夷狄有國者為社稷祥生靈禳祭皆  
唯佛之聽也士大夫游談撥藻發明周孔之遺言皆唯  
佛之宗也農苦耒耜以飯此徒兵冒矢石以衛匹夫兵  
農樵悴此獨膏腴嚮牒賜號纒紛如執事者奈何不  
圖哉

贊曰人之惑怪神也甚哉若佛者特西域一搞人耳裸





顛露足以乞食自容其羸辱其身廢其辱營山樊行一槩  
 之苦本無求于人徒為稍稍從之然其荒茫漫靡夷幻  
 變現善推不驗無靈之事以鬼神死生貫為一條據之  
 不疑培嗜欲棄親緣契天抵與黃老相出入至漢十四葉  
 書入中國蹟夫生人之情以耳目不際為奇以不可知  
 為神以物理之外為畏以變化無方為聖以生而死死  
 復生回復償報歆貽其間為或然以賤近貴遠為惑疑  
 譯差殊報都莫反華獲不可研詰華人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  
 禦寇之說佐其高眉累架騰且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  
 為勝妄相夸贊而倡其風於是自天子逮庶人皆震動

而福奉之初宰相王緒以緣業事佐代宗於是始作內  
 道場晝夜梵唄清邁反梵音聲其禳寇戎大作孟蘭肖祖宗像  
 分供塔廟為賊臣唾笑巨崇曰王緒與元成盛陳福葉  
造孟蘭盆經終非該高祖以下七聖位皆節衣冠音具  
名以帝珠執其端自禁中分詣道佛祠鏡吹鼓舞奔走  
相屬孟蘭盆者天竺因語也今人設盆為供故矣至憲宗世遂迎佛骨於鳳翔  
 內之宮中韓愈指言其弊帝怒寘愈殞死憲亦弟獲天  
 年幸福而禍無亦在乎懿宗不君精爽奪迷復蹈前車  
 而覆之興衰無知之場巧庇百解之術疾智反以死自  
 皆無有顧籍流涕拜伏雖事宗廟上帝無以進焉屈萬  
 乘之貴自等於古胡數千載而遠以身為獨嗚呼運移





祚殫天告之矣懿不三月而徂唐德之不競厥有來哉  
悲夫

李固言

李固言字仲樞擢進士甲科進給事中俄遷吏部侍郎既  
領選按籍自擬先收寒素杞吏姦後文宗召為平章事群  
臣請上徽號帝曰今治道猶冀群臣之請謂河北州縣多  
不治信乎因稱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聞德宗時免闕  
官寧乏材耶固言曰用人之道隨所保任觀稱與否而升  
黜之無乏材矣帝曰宰相用人毋計親疏實易宜為宰相  
未嘗用姻戚使已才不足任天下重自宜引去苟公舉雖

親何嫌用所長耳帝不欲大臣有黨故語兩與之武宗立  
授左僕射宣宗初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卒固言吃居乙反  
接賓客頗寒緩然每議論人主前乃更詳辯

李珣音角

李珣字待價幼孤事母以孝聞甫冠舉明經李絳見之曰  
日角珠庭非庸人相明經碌碌非子所宜乃更舉進士高  
第擢右拾遺穆宗即位荒酒色即召李光顏于邠寧李愬  
于徐州期九月九日大宴群臣珣與宇文鼎同進曰王者  
之舉為天下法不可不慎且光顏懇忠勞之臣方盛秋屯  
邊如令訪謀猷付疆事君之可也豈以酒食之歡為厚耶





王播增茶稅十之五以佐用度珽上疏謂權率本濟軍  
與而稅茶日貞元以來有之方天下無事忽厚斂以傷國  
體一不可名為人欽與鹽粟同客若重稅之售必高其敝  
先及貧下二不可山澤之產無定數程斤論稅以售多為  
利若價騰踊則市者稀其稅幾何三不可帝不納。為殿  
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曰清廟之器豈擊搏才乎。除禮  
部員外郎始鄭注以醫進文宗一日語珽曰卿亦知有鄭  
注乎宜與之言珽曰臣知之姦回人也帝愕然曰朕疾愈  
注力也注由是怨珽。開成中文宗楊嗣復得君引珽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李固言皆善三人者居中秉權及與

鄭覃陳夷行等更持議一好惡相影和朋黨益熾矣。帝  
嘗自謂臨天下十四年雖未至治然視今日承平亦希矣  
珽曰為國者如治身及身康寧調適以自助如恃安而忽  
則疾生天下當無事思所闕禍亂可至哉。杜崇領度支  
有勞帝欲拜戶部尚書以問宰相陳夷行荅曰恩權予奪  
願陛下自斷珽曰祖宗倚宰相天下事皆共平章君臣相  
須所以致太平也苟用一吏處事皆決於上將焉用彼  
相哉陛下嘗謂臣曰實易直勸我凡宰相啓擬五取三二  
取一彼宜勸我擇宰相不容勸我疑宰相帝曰易直此言  
殊可鄙帝又語貞元初政事誠善珽曰德宗晚喜聚財方



鎮以進奉市恩吏得賦外求索此其敝也帝曰人君輕所賦節所用可乎珽曰貞觀時房杜王魏為文皇帝謀固此耳帝頗向納武宗新聽政珽數稱無逆篇以勸時潞州劉從諫獻犬馬滄州劉約獻白鷹珽請卻之以示四方。後遷河陽節度使罷橫賦宿逋百餘萬以吏部尚書召珽去鎮而府庫十倍於初宣宗立俄為淮南節度使時江淮旱發倉廩賑流民以軍羨儲糶半價與人卒淮南之人叩闕下願立碑刻其遺愛云

晉曰天子待宰相以不疑是矣雖然於賢不肖當別之分明乃可與言治文宗無知人之明但以不疑責

是時善惡混散故黨人成於下主聽亂於上王室之衰

由此為之階劉向所云持不斷之慮者開群枉之門殆

文宗謂耶

崔珙

崔珙父題生八子皆有才世以擬漢荀氏八龍。珙為人  
有威重精吏治以拔萃里奪擢嶺南節度使入對延英文  
宗訪治撫後先珙對精亮有理趣帝咨嗟迂久宣宗立節  
度鳳翔卒弟璵河中節度使璵子澹

崔澹

澹舉止秀峙時謂玉而冠者擢進士第進禮部員外郎當





時士大夫以流品相尚推名德者為之首而澹與焉。子遠有文而風致整峻世慕其為目曰釘座黎言坐所珍也乾寧中昭宗同平章事諸崔自咸通後歷臺閣藩鎮者數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始其曾祖母長孫春秋高無齒祖母唐事姑孝每旦乳姑一日病召長幼言吾無以報婦願後子孫皆若爾孝世謂崔氏昌大有所本云

鄭肅

鄭肅字義敬以儒世家肅力于學有根柢第進士書判拔萃擢太常少卿博士有疑議往咨必據經條答。開成三年文宗拜吏部侍郎兼太子賓客既而太子為諺所棄廢

斥有端肅因入見言天下大本不可輕動意致深切帝為動容然內寵方熾太子終以憂死武宗知太子無罪特因於諫而朝廷謂肅臨義不可奪使有大臣節使竹馬五年拜平章事與李德裕叶心輔政至宣宗時卒。子洎仕至州刺史洎子仁表豪爽有文累擢起居即嘗以門閥文章自高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盧鈞

盧鈞字子和舉進士第遷給事中有大詔令必反覆省審駁奏無私。拜華州刺史關輔驛馬疲耗鈞為市健馬率三歲一易自是無乏事。擢嶺南節度使海道商舶始至



異時帥府爭先往賤售其珍鈞一不取時稱藜藿專以清  
淨治南方服其德不懲而化又除米金稅華蠻數千走闕  
下請為鈞生立祠刻石頌德。後召為太子太師帝元日  
大饗令光賤鈞年八十并降如儀音吐鴻暢舉朝咨歎懿  
宗時致仕卒。鈞與人父始若澹薄既久乃益固所居官  
必有績大抵根仁恕至誠而施於事玩服不為鮮明位將  
相沒而無慮也

周墀

周墀字德升孤事母孝及進士第入為集賢殿學士長  
史學詹辭高  
文宗雅重之帝御紫宸殿與宰相議事已

或召左右史咨質所宜墀最為天子欽矚朱欲反視也俄知制  
誥。武宗即位出為義成節度使俄召拜門下平章事建  
言故宰相德裕重定元和實錄竄寄他事以廣父功凡人  
君尚不改史取必信也遂削新書。會吐蕃微弱以三州  
七關自歸帝召宰相議河湟事墀對不合旨罷為劔南東  
川節度鄭顥言于帝曰世謂墀以直言相亦以直言免帝  
悟加拜尚書右僕射卒

裴休

裴休字公美孟州濟源人操守嚴正晝講經夜著書終年  
不出戶有饋鹿者休不食曰疏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啖後





後何以繼擢進士第為監察御史太和六年 文宗進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即奏言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次為時政

記所論非一詳已辭畧他議事有所缺史氏莫得詳請宰

相人自為記合付史官詔可。太和 文宗歲漕江淮米

四十萬斛至渭河倉者纔十三舟楫償敗償方問 反 也吏乘為

姦冒沒百端劉晏之法盡廢休詢按其弊乃命在所令長

兼董漕褒能者調怠者由江抵渭舊歲率雇緡二十八萬

休息歸諸吏敕巡院不得輒侵牟著新法十條又立稅茶

十二法人以為便居三年粟至渭倉者百二十萬斛無留

壅時方鎮詔 邸閣居茶取直因市商人它貨橫賦之道路

苛擾休建言許收邸直毋擾商人又收山澤寶治悉歸

鹽鐵兼政凡五歲罷為宣武軍節度卒。休不為曠察行

所治吏下畏信能文章書道媚有體法為人醞藉進止雍

閑宣宗嘗曰休真儒者然嗜浮屠法講求其說當時朝薄

之而所好不兼

劉瑒待充

劉瑒字子金宰相仁執五世孫第進士擢翰林學士宣宗

初始復關隴裁處叢繁書詔夜數十雖捉筆遂成解皆允

切。遷刑部侍郎乃哀稟敕令可用者由武德訖大中武

高初年號夫凡二千八百六十五事類而析之參訂輕重

中宣宗年號凡二千八百六十五事類而析之參訂輕重



號大中刑律統類以聞法家推其詳未幾召判度支。始  
瑒在翰林帝素器遇至是手詔追還外無知者既發太原  
人方大驚後請問帝視案上曆謂瑒為朕擇一今日瑒晚  
曰某日良帝笑曰是日卿可遂相即詔同平章事。嘗與  
崔慎由議帝前慎由請甄別流品瑒質曰王夷甫相晉崇  
尚浮虛以述流品卒致淪夷今日不循名責實使百吏各  
稱職而先流品未知所以致治也居位半歲卒。瑒以名  
節自將凡議論處事不私趨於當乃止未嘗以言色借貴  
近

趙隱

趙隱字大隱京兆人合昌中擢進士第咸通末懿宗進同  
平章事性仁悌不敢以貴權自處始布衣時家無資與  
兄隲同耕以養雖姻宗之富未嘗干以財宦沒顯還家易  
衣時左右猶布衣也既輔政他宰相及百官皆詣第升堂  
慶母誕宗誕日宴慈恩寺隱侍母以安輿臨觀宰相方率  
百官拜恩於廷即回班候夫人起居搢紳以為榮

畢誠

畢誠字存之早孤夜燃薪讀書母郵其疲奪火使寐不肯  
息遂通經史工辭章性端慤不黷人交舉進士書判拔萃  
連中召入翰林為學士党項擾河西宣宗嘗召訪邊事誠





援質古今條破羌狀甚悉帝悅曰吾將擇能帥者孰謂頗  
牧在吾學著卿為朕行乎誠唯唯即拜河西安撫使誠到  
軍遣吏懷諭羌人皆順向時戍兵苦調餼乏誠募士置屯  
田歲收穀三十萬斛以省度支經費詔書嘉美。懿宗立  
拜平章事卒

陸康

陸康字祥文贛族孫擢進士第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衆  
工屬辭敏速若注射然一時書命同僚自以為不及昭宗  
優遇之帝嘗作賦詔學士皆和獨康最先就。始康進士  
時方遷幸而六月榜出至是每盛暑宅學士戲曰造榜天

也譏康進非其時。進同平章事故事自三省得宰相有  
光署錢留為宴資學士院未始有至康送光院錢五十萬  
以榮近司。進中書侍郎天復初。昭宗帝密語韓偓曰  
爾陸康裴贇執忠於朕偓曰康等皆宰相安有他腸朱全  
忠謀去朝廷衣冠貶康濮州司戶殺之白馬驛

鄭祭

鄭祭字蘊武及進士第補廬州刺史黃巢掠淮南祭移檄  
請無犯州境巢笑為歛兵州獨完僖宗嘉之賜緋魚歲滿  
去羸錢千緡藏州廬後他盜至終不犯鄭使君錢大順後  
昭宗王政徵祭每以詩諂諷中人有誦之天子前者昭





宗意其有所蘊未盡因有司上班簿遂署其側曰可同平  
章事繁本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歌後  
體至是省吏走其家上謁滌笑曰諸君誤矣人皆不識字  
宰相亦不及我吏言不妄俄聞制詔下歎曰萬一然笑殺  
天下人既視事宗戚詣慶搔首曰按蘇遺反制也歇後鄭五作宰  
相事可知矣固遜不聽立朝侃然福口無復故態自以不  
為人所瞻望致仕卒

朱朴

朱朴襄州襄陽人以三史舉乾寧初昭宗上書言當世事  
議遷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

內階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負者侈僭偽皆  
極焉臣視山河杜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興已江南  
土薄水淺人心驚浮不許以都江北土厚水深人心彊  
狼戾不可以都惟襄郟實惟中原人心實良去秦咫尺而  
上有洛為之限永無窮狄侵軼之虞此建都之極選也不  
報。朴為人木彊無他所能所善方士許巖士言朴有經濟  
材帝遂擢平章事以素無聞人人太驚後貶卒。與朴皆  
相者孫僊字龍光第進士性通簡不矯飭嘗曰士苟有行  
不以已長形彼短已清彰彼濁每對客奴童相詬曳仆諸  
前不之責曰若持怒心即自撓矣始家第堂柱生槐枝暮





而茂既而倭秉政

韓倭

韓倭字致光京兆人擢進士第遷中書舍人倭嘗與崔胤  
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為功臣帝疾宦人驕橫欲盡去  
之倭曰天子威柄今散在方面若上下同心攝領權綱猶  
冀天下可治宦人忠厚可任者假以恩倖使翦其黨蔑有  
不濟今食度支者凡八千人公私牽獨不減二萬雖誅六  
七巨魁未見有蓋迴固其逆心耳帝前膝曰此一事終始  
屬卿倭因為御史大夫趙崇勳正雅重可以準繩中外帝  
知倭宗門生也歎曰若能讓倭曰三使相有功不如厚與金

帛官爵毋使豫政事今宰相不得以職事。初李繼昭等  
以功皆進同平章事時謂三使相。宰相韋貽範母喪詔  
還位倭當草制上言俟變緣而召可也學士使馬徒皓逼  
倭求草倭曰腕可斷麻不可草茂占八見帝曰命宰相而  
學士不草麻非反邪帝畏茂貞卒詔貽範還相姚洎代草  
麻自是宦黨怒。帝反正勵精政事倭處可機密率與帝  
意合欲用者三四讓不敢當。初倭待宴與全忠胤臨陛  
宣事坐者皆去席倭不動曰待宴無輒立二公將以我為  
知禮全忠怒倭薄已諧倭喜侵侮有位崔胤亦與倭貳貶  
濮州司馬帝涕曰我左右無人矣倭挈其族南依王審知





而卒

石敏若曰朋黨之勦唐也其矣朝廷之材朝以朋黨貶  
暮以朋黨誅其始也李訓以朋黨逐所不悅者其終也  
朱全忠以朋黨戮所不附者而白馬之禍尤慘焉然亦  
主大夫有以取之也方昭宗之世唐所持以圖存者幾  
希矣譬如同舟而濟風波怒作宜一心叶力以求登干  
岸豈復論胡越之異哉數子於此時猶不悅朋黨之私  
力務以恩仇相軋路岐乃韋保衡之黨也孔緯乃張濬  
之黨也韓偓乃崔胤之黨也劉崇智乃崔昭緯之黨也  
彼朱全忠者初皆不與焉非太原之役有全忠也而其

意則在於攻魏且以貶張濬起鳳翔之伐者全忠也而  
其意則在於取邠且以逐崔胤全忠結天下之變而為  
已利合天下之爭而為已資數子者不之覺也猶且嗜  
亡國爵祿之殘味立同異分彼我豈不為大哀哉

贊曰懿僖以來王道日失厥序衛君塞朝賢人遁逃四  
方英豪各附所合而奮天子塊然所與者惟佞慢庸奴  
乃欲鄣橫流支已顛寧不殆哉觀蔡朴輩不次而用捍  
豚膺拒羈牙賊人朱反趣亡而已一韓偓不能容况賢  
者乎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七

韓偓傳

十一

韓

傳





唐書詩節卷之四十八  
馬植傳  
十六  
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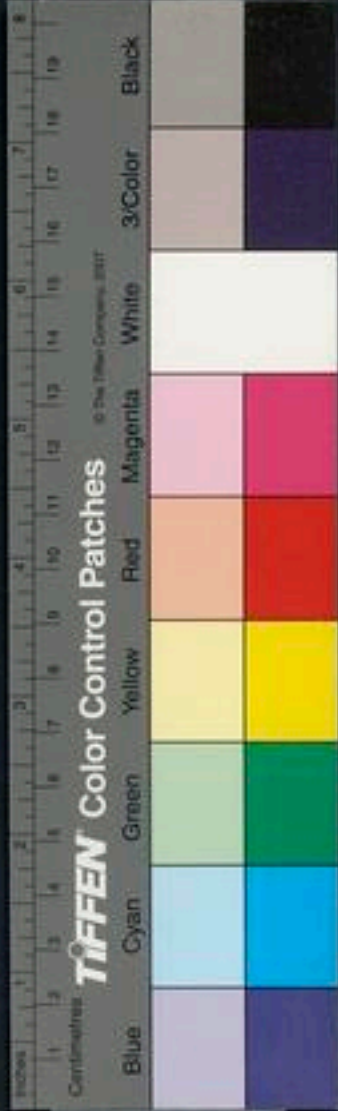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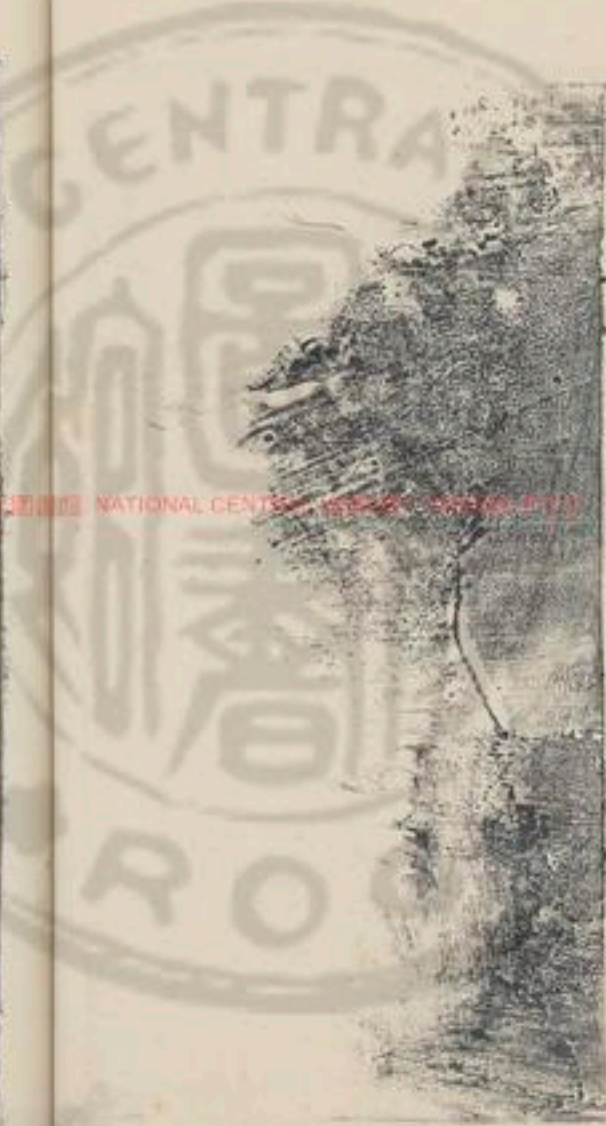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唐書詩節卷之四十八

列傳

馬植

馬植字存之第進士開成初文宗為安南都護精吏事以文雅絢飾其政清淨不煩洞夷便安羈縻諸首領皆來納欵遣子弟詣府請賦租約束以政最檢校左散騎常侍。初植兼集賢殿大學士校理楊收道與三院御史遇不避朝長馮緘錄其駟僕辱之植怒奏言開元中麗正殿賜酒大學士張說以下十八人不知先舉者說以學士德行相先遂同舉酒今緘辱收請斥之宣宗釋不問因著令三館

唐書詩節卷之四十八  
馬植傳  
一  
嶺





唐書詩節卷之四十八  
馬植傳  
十六  
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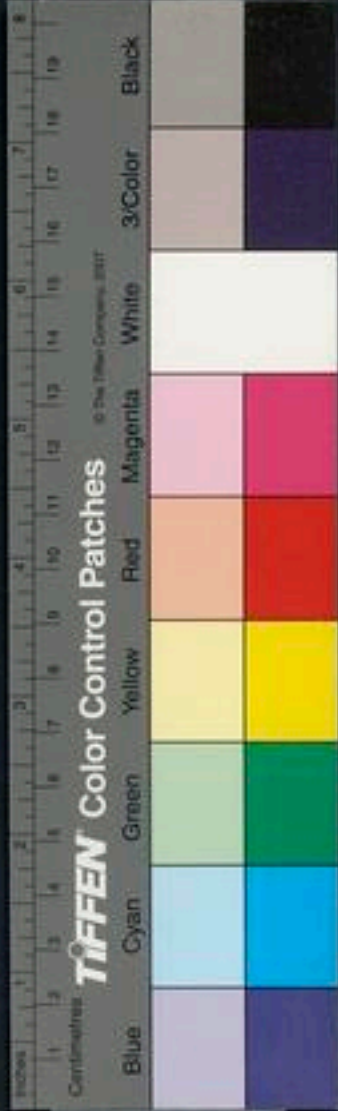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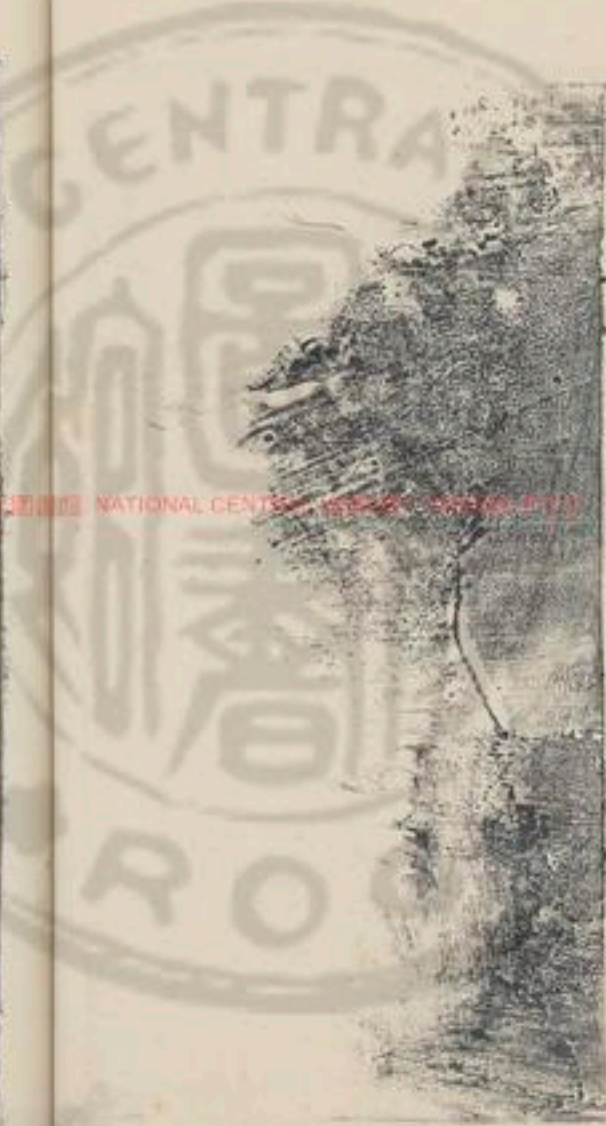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唐書詩節卷之四十八

列傳

馬植

馬植字存之第進士開成初文宗為安南都護精吏事以文雅絢飾其政清淨不煩洞夷便安羈縻諸首領皆來納欵遣子弟詣府請賦租約束以政最檢校左散騎常侍。初植兼集賢殿大學士校理楊收道與三院御史遇不避朝長馮緘錄其駟僕辱之植怒奏言開元中麗正殿賜酒大學士張說以下十八人不知先舉者說以學士德行相先遂同舉酒今緘辱收請斥之宣宗釋不問因著令三館

唐書詩節卷之四十八  
馬植傳  
一  
嶺





學士不避行臺自植始臺制三院還臺以一人為朝長云

楊收

楊收字藏之世居馮翊七歲而孤母長孫親授經十三通大義善屬文所賦輒就吳人號神童呈人多造門觀賦詩至壓敗其藩收嘲之曰爾非羸角者奚用觸吾藩切當率類此。及壯博學強記至它藝無不通解洛陽耕得古鍾高尺餘洛音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劑古音拭有刻在兩樂果然。嘗言琴通黃鍾姑洗無射三均音側出諸調猶羅焉附濯木然時有安流者流音世稱善琴且知音收門五絃外其二云何流曰世謂周文武二王所加者收曰

能為文王操乎流即以黃鍾為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絃收曰止知子之言少商武絃也且文王安得鼓聲乎流大驚因問樂意收曰樂亡久矣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舞雲門以俟天神歌大簇舞咸池以俟地祇大呂黃鍾之合陽聲之首而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敢用黃鍾而以大簇次之然則祭天者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簇為徵姑洗為羽祭地者函鍾為宮大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訖不用商及二少蓋商聲剛而二少聲下所以取其正裁其敏也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鬼神畏商之剛西京諸儒滅圜鍾函鍾之說故其自受命



郊祀宗廟樂唯用黃鐘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昱始旋十二宮天旋宮以七聲為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始以某律為宮其律為商某律為角某律為徵某律為羽某律少宮某律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為之節族此旋宮也族音泰乃取律次之以示沈沈時七十餘以為未始聞而收未冠也。擢進士杜棕表者淮南推官補監察御史未幾兄假推監察御史兄弟同宦至世榮其友。懿宗時同平章事賈貴稍自盛滿知政凡五年。欲觀察使又流驪州死。

路巖

路巖字曾瞻魏州人幼惠敏過人及進士第。懿宗感通初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於是王政秕僻僻半獲反宰相得用事巖顧天子荒闇且以政委已乃通賂遺奢肆不法俄與辛保衡同當國二人勢動天下時目其黨為半頭阿旁言如鬼陰惡可畏也既權倖則爭故與保衡還相怨俄罷巖為劔南西川節度承蠻盜寇後巖力相循置定邊軍於邛州扼大度關名也治故關取壇丁子弟教擊刺使補地籍由是西山八國來朝。

盧攜

盧攜字子升擢進士第進同平章事初王仙芝起河南攜





表宋威為招討使及威不能制乃以王鐸鎮荆南攜不是  
 時黃巢已破廣州勢張甚表求天平節度使詔宰相百官  
 議攜素厚高駢令立功乃固不可巢請又欲激巢使戰而  
 敗鐸及巢破江淮天下危懼人皆咎攜始下詔以巢為天  
 平節度詔下賊已破潼關潼關紅反。是夜御藥死巢入京師  
 斷袍磔尸於長安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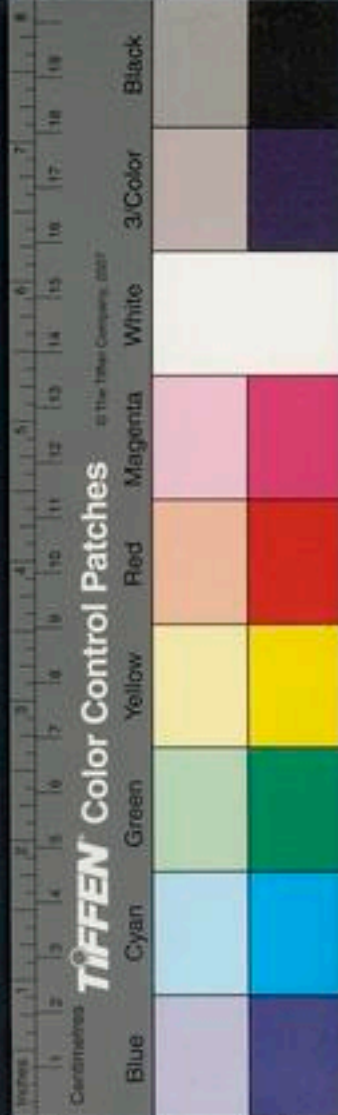
贊曰盧攜之敗王鐸私高駢賊遂卷威鎬而西易若舉  
 毛可謂朝無入焉唐將亡攜為之鳴梟宜天之假手於  
 賊而磔其枯骨也磔也

鄭畋

林文

十一

鄭畋字台文舉進士時年甚少為宣武推官宣宗特劉瞻  
 為宰相薦授翰林學士俄知制誥會討徐州賊龐勛詔書  
 紛委畋思不淹容成文粲然無不切機要當時推之舊宗  
 立拜右散騎常侍故事兩省轉對延英獨常侍不與畋建  
 言宜備顧問詔可遂著于令乾符六年黃巢之勢浸盛騰  
 書求天平節度使帝令群臣議咸請假節以紓難而盧攜  
 方倚高駢使立功乃曰駢才略無幾淮南天下勳兵又諸  
 道之師方至豈爾賊奈何捨之令四方解體耶畋曰不然  
 巢之亂本於饑其眾以利合故能興江淮根蔓天下國家  
 久平士忘戰所在閉壘不敢出如以恩釋罪使及歲豐其





下思歸衆一離即巢穴上肉耳今不伐以謀而怖以兵恐天下憂未艾也天子內亦屬駢乃然攜議改曰安危屬吾等而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所稅駕。明年為鳳翔隴節度使募銳兵五千號疾雷將境中盜不敢發發輒得會巢陷東都。遣兵以京師以家財勞行妻自緝戎衣給戰士帝出梁洋改上謁曰帝勞曰公謹扼賊衝無令得西向改曰方艱虞時事有緩急不可中覆請便宜從事臣以死報國帝曰利社稷無學少可改還寇士卒繕濬城堙俄而賊使至諸將皆欲附賊改以開諭不可明日詔監軍以逆順曉諸將乃盡命剝血以順中紀元年德宗賊將王璠孫來率眾三

萬來攻改使唐弘夫設伏以待璠內輕改儒柔縱坂騎鼓而前改以銳卒數千當寇踞陣而多旗幟乘高伐鼓賊不測衆寡陣未整伏發衆皆晝日暮軍四合鏖戰龍尾坡殺賊二萬級積尸數十里多獲鎧仗璠遁去擒璠子斬之威動京師傳檄聳天下時王命不出劔門四方謂王至微不能復興及改檄至遠近咸聳各治兵期立功奔問行在巢大懼不敢西謀當此時徵改天子幾殆帝聞捷曰改儒者之勇乃爾進司空賜御袍屣帶賊平改乃引疾去位卒。改為人仁恕姿采如時王與布衣交至貴無少易巢之難先諸軍破賊雖功不終而還相天子坐籌帷幄終能復國





唐書高祖卷之四十八 莫西傳 五 高 荷

王鐸

王鐸字昭範會昌初武宗擢進士第遷禮部侍郎十二年  
進同平章事俄出為宣武節度僖宗初以左僕射召始鐸  
當國練制度智慮周密時論推允。中祀二年僖宗拜義  
成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移檄天下先是諸將雖環賊莫  
肯先及鐸檄至號令殷然士氣皆起爭欲破賊故果賊數  
虜官人田令孜策賊必破欲功出于已乃構鐸于帝罷為  
檢校司徒以義成節度還也鐸功危就而讒見奪然卒因  
其勢困賊後數月復京師策勳居關中諸鎮第一

王徽

王徽字昭文京兆人第進士宣宗時拜右拾遺書二十餘  
上言無回忌公議浩然歸重進考功負外即故事考簿以  
朱注上下為殿最歲久易漫更輒竄為姦徽始用墨遂絕  
妄欺。廣明元年僖宗同平章事是日黃巢入關僖宗西  
狩冒夜出徽追帝不及為賊所執將汙以官不荅以刃環  
脅卒不動守者懈乃奔河中。昭宗立授吏部尚書是時  
銓選違序吏肆為姦補調重復不可檢徽為手籍一驗實  
之遂無姦滯進右僕射卒。曾祖擇從昆弟四人曰易從  
朋從言從皆擢進士第至鳳閣舍人者三人故號鳳閣王

唐書高祖卷之四十八 莫西傳 五 高 荷





氏自是訖大中時宣宗登進士者十八人位臺省牧守三十餘人微有雅望拜宰相一日而京師亂故其設施無可道者

張濬

張濬字禹川本河間人學從橫術以裨闔于時。昭宗即位多言濬有方畧處大計乃見委信嘗問致治之要對曰在彊兵兵彊天下服矣天子由是甘心於武功。時朱全忠請舉兵誅李育用群臣議皆言王室未寧雖得太原猶非所有濬固爭詰計之帝乃決出師詔濬為河東招討使充用上書請罪即日詔罷濬濬將復用凡用上言皆明

以濬為相暮請以兵見乃止乾寧中昭宗全忠脅帝東遷濬聞曰大事去矣全忠逼牙將殺之屠其家

贊曰唐之季嗣君暗庸天穢其德久矣纖人柄朝靡諱不垂如畋鐸皆杜稷之才當大過之世為天下倡扶支王室幾致中興俄為燕子監亂宦所乘功業無所成就濬以亂止亂悖繆厥心非心夫

王處存

王處存京兆萬年人世篤和神策軍累遷義武節度使黃巢陷京師處存不俟詔分麾下兵二千衛乘與中和二年授京城東面都統每痛國難未夷語輒流涕軍中多處存義





愈為之用素善李克用遣使十輩曉諭勸卒共平京師  
王鐸差與復功以勤王舉義處存為第一收城破賊克用  
為第一進平章事。處存臨事通便宜有大將風內撫民  
有恩痛折節下士協揚太原以自助遂近同心歲時講兵  
與諸鎮抗無能侵軋者卒謚忠肅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嫉其為中國之害也春  
秋之世楚滅陳鄭而後復其祀聖人善之處存平黃巢  
定京師功冠諸將昭昭不替有意都襄陽依康凝以自全  
大抵唐室屏翰皆為生小溫所剪覆過於夷狄荆舒之為  
害也甚矣

### 王重榮

王重榮太原人以父任為列校殺武冠軍握河中牙將黃  
巢陷長安兵分畧蒲河中節度使李都不能支乃表重榮  
為留後賊使裨將朱溫攻重榮重榮感勵士眾大戰敗之  
溫舉同州降楊復光欲斬之重榮曰今招賊一切釋罪且  
溫武銳可用殺之不祥表為同華節度使有詔即副河中  
行營招討賜名全忠巢喪二州怒自將兵壁梁山重榮憂  
之與復光計復光曰我世與李克用共憂患其人忠不顧  
難死義如已若乞師焉事蔑不濟乃遣使約連和克用帥  
師從之遂平巢復京師以功同平章事。重榮性悍酷多





唐書卷之四十二 王重榮傳

殺戮少縱舍部將常行儒怨之引兵攻府殺之  
論曰許邵知曹操王衍知石勒潘安知王敦張九齡知  
安祿山於天下無事時已料數人必亂蓋逆氣反相不  
逃智者之目重榮釋溫弗斬其龕材無識固不足得溫  
於真宜然是時溫漸漬矣而搢紳間亦蔑有一指溫而  
議者唐之無人可見矣

贊曰以亂救亂叛寇者能之以亂不能救亂險賊者能  
之蓋救亂似霸然而似之耳故不足與共功觀王重榮  
寧不信哉破黃巢佐李克用平京師若有為當世者俄  
而奮私隙逼天子出奔雖馘朱玫仆偽襄王謂曰定王

室實卑之也身死部將手以救亂而卒于亂重榮兩得之  
不殺朱全忠而為全忠誅絕其嗣宜矣餘皆庸奴下材  
無所訾責云

楊行密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肥人少與群兒戲嘗為旗幟戰陳  
事年二十七入盜中刺史鄭繁異其貌繁遣曰而且富貴  
何為作賊縱之昭宗時為宣歙池觀察使孫儒圍行密宣  
州凡五月不解行密軍不思卒破儒即表曰願守宣城  
長驅入揚州戰凡七年定八州生人將盡行密勞隱休  
息選吏綏勸所部其下遂安。乾寧三年拜同中書

昭宗三年 拜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未幾朱瑾等來歸行密推赤心不疑皆以為將於是兵銳甚強天下。行密寬易善遇下能得士死力始孫儒亂府庫殫空能約已省費不二年而軍富雄。帝因鳳翔再遣使督兵以為行密可抗全忠然兵至宿州始言糧盡乃還全忠脅帝東遷行密耻憤被病全忠亦知天子倚行密為重乃弑帝以絕人望行密聞之發喪不視事三日因是病篤卒

贊曰行密興微賤及得志仁恕善御衆治身節儉無大過失可謂賢矣然所處淮楚士氣剽而不剛劉西妙反劫也行密無霸材不能提兵西四方倡以與王室熱祝朱溫切

天子而東謀窮意沮憤死牖下可為長太息云

### 高仁厚

高仁厚初事劔南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為終反為營使黃巢

陷京師天子出居成都敬瑄遣部將率兵戍興平數敗巢

軍賊號蜀兵為鴟兒每戰輒戒曰無與鴟兒鬪敬瑄喜其

兵可用益選卒一千使仁厚將而東會韓秀昇亂峽中韓

求友蜀川諸將不能定敬瑄召仁厚使督兵肆討仁厚命

諸將毀柵鼓而前賊降仁厚還天子御樓勞軍授眉州刺

史敬瑄與仁厚謀曰秀昇未擒公能破賊當以東川待公

仁厚許之詔拜行軍司馬力以銳兵瀕江伐木頽水礙舟





道負岸而陣使游軍逼賊又不戰夜以千卒持短力強弩直薄營火而諜之秀昇率舟兵救火仁厚遣人警沉繫舟皆沒衆懼多潰執秀昇以降仁厚問狀對曰天子蒙塵反者何獨我仁厚檻車送行在斬于市

趙犖

趙犖陳州人世為忠武軍牙將犖省蚤健兒弄時好為營陣行列自號令指顧群兒無敢亂父叔二人見之曰是當大吾門稍長書犖字擊劔善射黃巢入長安所莊益興陳人詣節度府請犖為刺史表于朝授之既視事會宦屬計曰巢若不死長安必東出關陳莊衝也乃培城疏塹實倉

庫峙粟薪為守計巢敗果東奔巢悉兵據激水州人大恐犖令曰士貴建功功名節今雖衆寡不敵男子當死地求生徒懼無益也且死國不愈生於賊乎吾家食陳祿豈破賊以保陳異議者斬衆聽命引銳士出戰屢破賊中和五年信宗擢彰義軍節度使巢雖敗秦宗權始熾畧地數千里屠二十餘州惟陳賴犖得全卒贈太尉

鍾傳

鍾傳洪州高安人以負販為業後為鎮南節度使又徙南平唐明後僖宗州縣不鄉首惟傳歲為士行鄉飲酒禮率官屬臨觀資以裝齋故士不遠千里走傳府傳少射獵醉





遇虎與鬪虎搏其脊而傳亦持虎不置會人斬虎然後免  
既貴悔之戒諸子曰士處世尚智與謀勿效吾暴虎也乃  
書搏虎狀以示子孫天祐三年卒

王朝

王朝字信臣光州人僖宗入蜀盜興江淮王緒劉行全合  
群盜取光州署潮為軍正緒取汀州自稱刺史初以糧少  
約軍中曰以老孺從者斬潮與弟審知奉毋以行緒責潮  
曰吾聞軍行有法無不法之軍對曰人皆有毋不聞有無  
毋之人緒怒欲斬其毋三子同辭曰事毋猶事將軍也殺  
其毋焉用其子緒赦之。時望氣者言軍中有暴興者行

全縛緒以徇衆推行全為將軍辭曰請潮為主潮讓不克  
乃除地刺劔祝曰拜而劔三動者我以為主云審知  
劔躍於地衆以為神皆拜之審知遜潮自為副乃克漳泉  
下福州而建汀與下籍聽命遂盡有五州地昭宗假潮福建  
觀察使乃作四門義學遠流亡定賦歛遣吏勸農人皆安  
之乾寧中寵福州為威武軍拜潮節度使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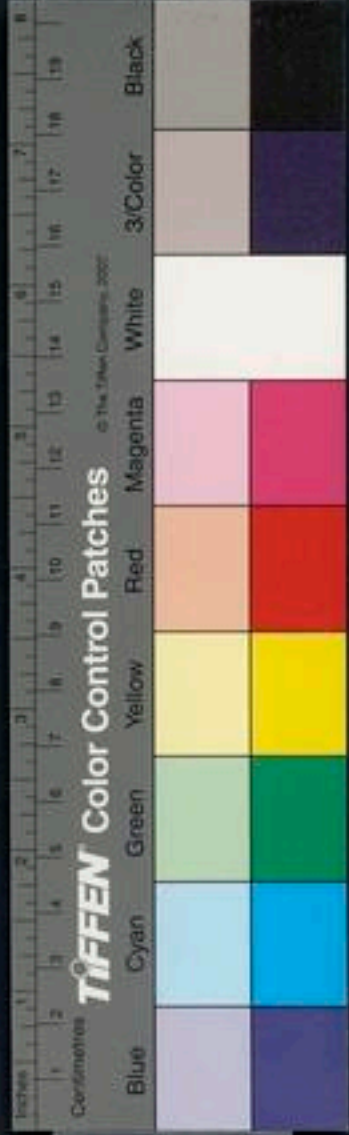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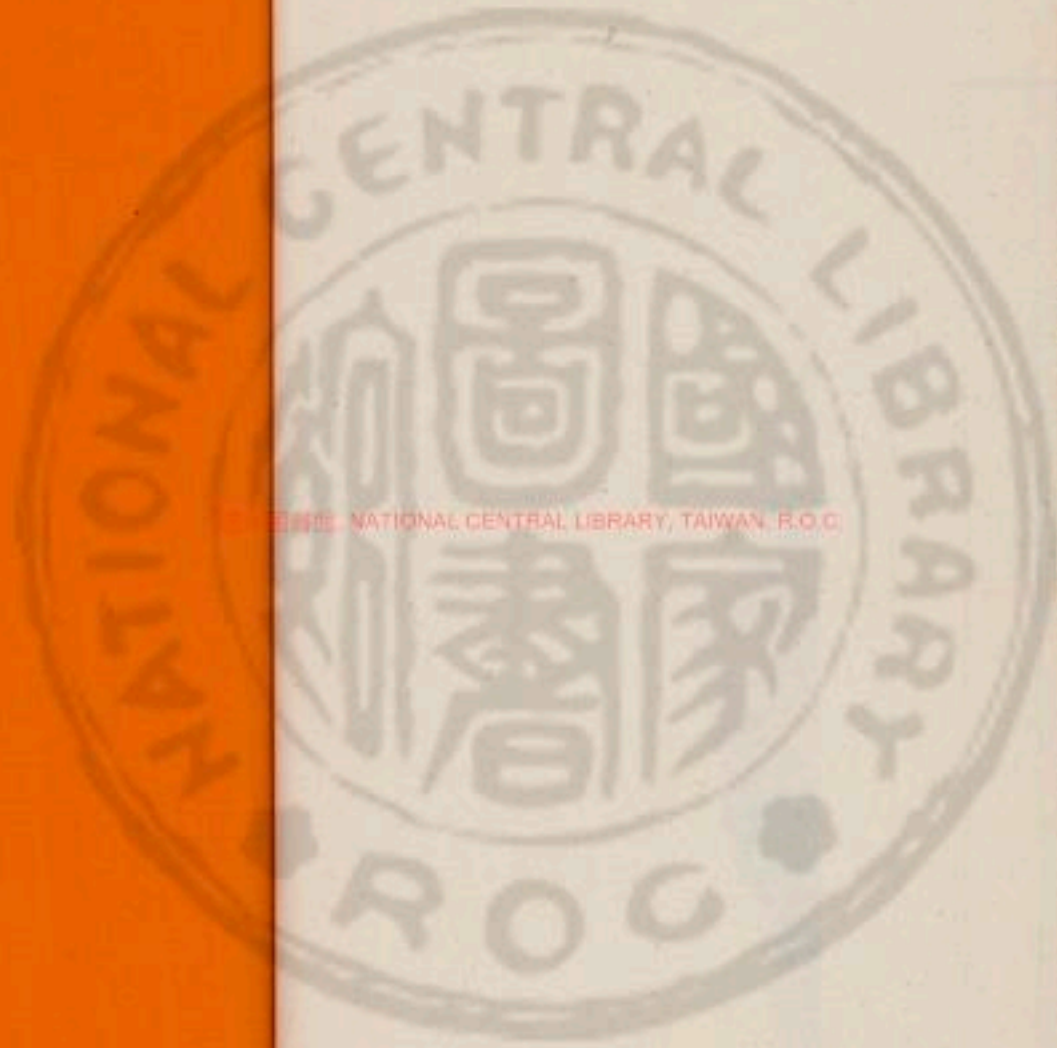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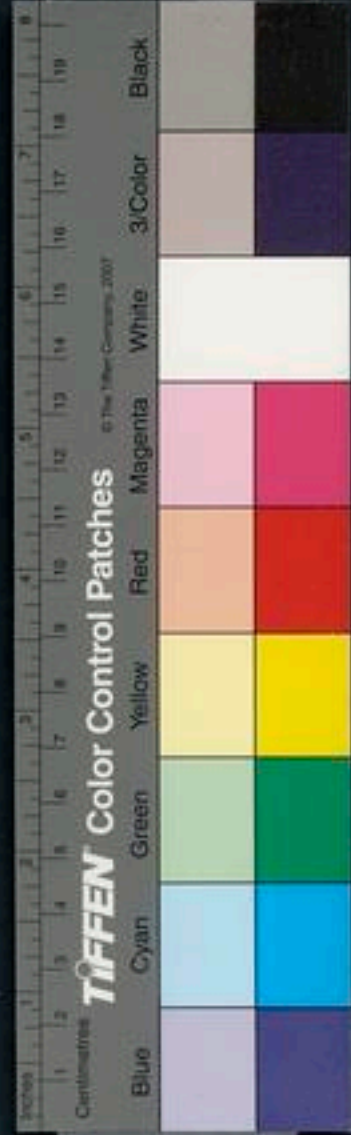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a library classification or title, including characters such as 三、清、何、士、音、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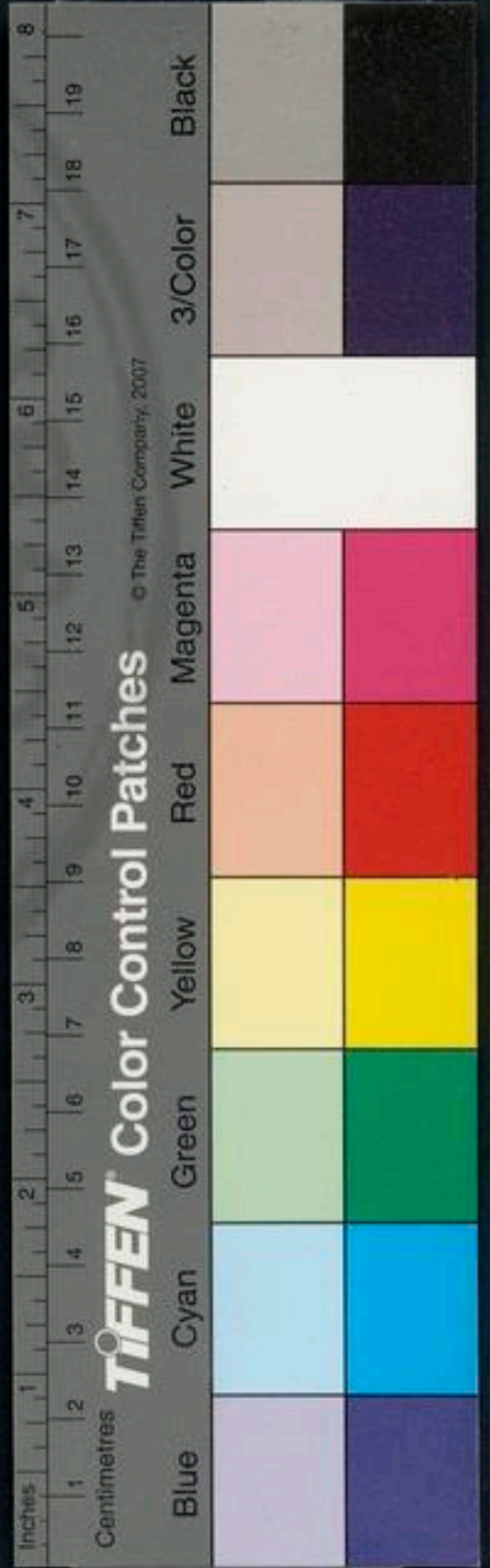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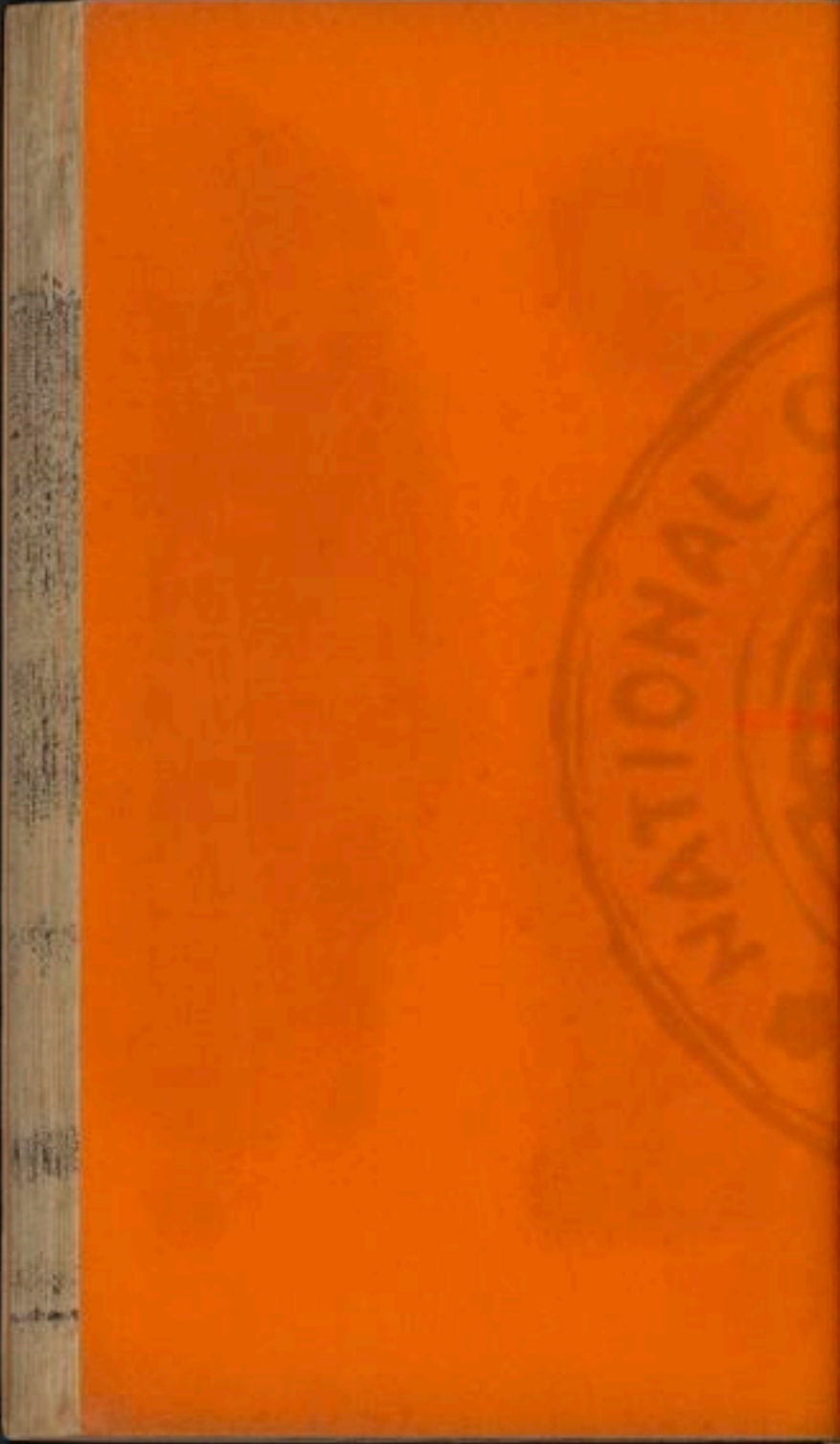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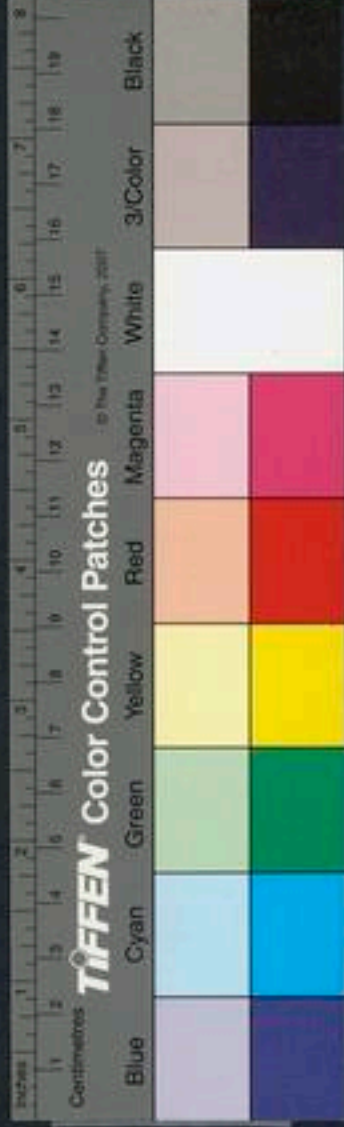








289726 x100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九

忠義傳

序

夫有生所甚重者身也得輕用者忠與義也後身先義仁也身可殺名不可死志也大凡捐生以趣義者寧豫期垂名不朽而為之雖一世成敗亦未必濟也要為重所與終始一操雖顏高岱不吾壓也夷齊排周存商尚不害亡而周以興兩人至餓死不肯屈卒之武王蒙慙德而夷齊為得仁仲尼變色言之不敢少損焉故忠義者直天下之大閑歟茲缺逆昂擗人而肆其毒然殺一義士則四方解情





破亂臣賊子炮然疑沮而不得逞何哉欲所以為彼者而為我也義在與在義亡與亡故王者常推而獎之所以砥礪生民而室不軌也雖然非烈丈夫曷克為之彼委靡輒欺偷生自私者真畏人也哉

夏侯端

夏侯端壽州人高祖徵時與相友端遂數術密語高祖曰王牀推帝坐不安晉得祿真人將興安天下之亂者其在公乎帝入京師擢端為河南道招慰使即傳檄州縣東薄海南接淮二十餘州遣使順附次譙州會志汴二州已降王世克道塞無所歸計窮後得端謂眾曰我奉主命義無

屈遂東走持節卧起歎曰平生不知死地乃在此會李公逸勒兵迎端時河南地悉入世克公逸感端之節亦固守世克遣人以吏部印綬召端端曰吾天子使寧月既官邪即焚書及求解節毛懷之間道走體髮癯焦人不堪視端入謁帝閱之拜秘書監卒

劉感

劉感岐州人武德初以驃騎將軍戍涇州為薛仁果所圍執感令約城降感給諾至城下大呼曰賊大饑亡在朝暮秦王數十萬且至勉之仁果怒執感埋半土中馳射之至死誓益甚賊平高祖購得其尸祭以少牢





常達

常達陝州人從高祖征伐薛舉方彊達敗其子仁果舉遣  
件士政給降而達不疑厚加撫接士政伺隙劫之并其眾  
歸賊舉指其妻謂達曰識皇后乎答曰彼媿老嫗咸遇反何  
所道仁果平帝見達勞曰君忠節正可求之古人以達事  
授史臣終隴西刺史

敬君弘

敬君弘絳州人以此營兵守玄武門憊太子之死左右解  
散其軍騎將軍馮立有武材歎曰生賴其寵死不共難殺  
無以見士大夫乃率兵攻玄武門殊死鬪將士皆戰沒立

顧其下曰足以報太子矣遂解衣走明日自歸伏地悲不  
自勝帝勞遣之立歸語人曰上赦吾罪吾當以死報。未  
幾突厥犯渭橋立引數百騎與突厥薄敗之咸陽帝喜授廣  
州都督前日牧守為蠻夷患故數叛立至不事家產衣食  
弗求羸嘗見貧眾曰此豈隱之所酌邪吾雖日汲庸易吾  
性嗜逐劇飲去在職不三年有惠愛卒于官

李玄通

李玄通藍田人歷定州總管為黑闥所破愛其才欲以為  
將不聽囚之故吏有餉飲餽者玄通曰諸君見哀吾能一  
醉遂縱飲謂守者曰吾能劒舞可借刀守士與之曲終仰





天太息曰大夫撫方面不能保所守尚何視息邪乃潰  
腹死

### 高敬

高敬京兆人舉明經聖曆初武后默啜入寇敬力不能制  
即自經不得死為虜執見殺。子仲舒通故訓學擢明經  
為相主府文學王所欽器開元初宋璟蘇頌當國多咨訪  
焉時舍人崔琳練達政宜璟等禮異之常語人曰古事問  
高仲舒時事問崔琳何復疑終右庶子

### 安金藏

安金藏京兆人在太常工籍睿宗為皇嗣少府監裴匪躬

坐私謁誅死自是公卿不復見唯工優給使得進俄有誣  
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  
藏大呼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引佩刀自刺腹中腸出被  
地眩而仆后聞大驚輿致禁中命高醫內腸視絜絜絜之  
杜狄古反桑皮也 闕夕而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  
鉄直一反絜也 不如爾之忠也即詔停獄睿宗乃安。神龍初母喪葬南

闕口營石堦晝夜不息地本印燥剛印五泉忽湧流廬之側

李冬有華大鹿相擾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詔表闕于闕  
玄宗屬其事於史官爵代國公詔鏡其名於泰華二山碑  
以為榮





王同皎

王同皎相州人陳駙馬覺曾孫也陳亡徙河北長安中尚  
太子女桓彥範等誅二張彥高皎與李多祚即東宮迎太  
子中宗請至玄武門指授諸將太子曰上方不豫得無不  
可乎同皎曰將相毀家族以安社稷柰何欲內之鼎鑊乎  
太子能自出諭之衆乃止太子猶豫同皎即扶上馬從至  
玄武門斬闕入兵趨長生殿太后所環侍嚴定因奏誅易  
之等狀帝復位封琅琊公。神龍後武三思烝濁王室同  
皎惡之與張仲之等謀殺之三思密知之遣李懷耳錄上  
急變帝大怒斬同皎且死神色自如後太子重俊誅三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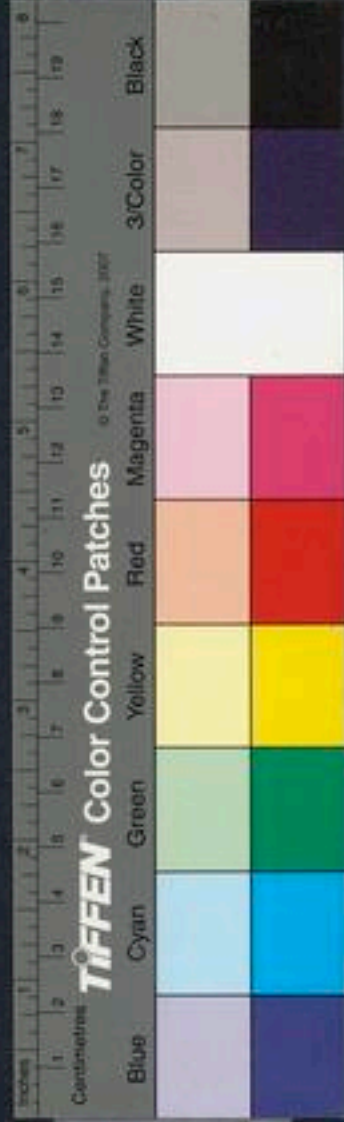
天下共傷同皎之不及見睿宗詔復官謚曰忠

李愷

特陵

李愷并州人少秀敏舉明經高第安祿山反玄宗遣封常  
清募兵東京愷與盧弈繕城壘勵士卒將遏賊西鋒祿山  
度河號令嚴密候詞不能知不數日薄城下常清兵皆自  
徒戰輒北愷收殘士數衰斷弦折矢堅守人不堪鬪愷約  
奕吾曹荷國重寄雖力不敵當死官部校皆夜縋去魏地  
愷坐留守府并守臺城陷祿山鼓而入執愷弈等之詔謚  
忠懿子源

李源





李源以父死賊手常悲憤不仕不娶絕酒葷長慶初穆宗  
李德裕表薦源曰賈誼稱守固扞敵之臣死城郭封疆天  
寶特士罕伏節逆羯始興委符組棄城郭者不為耻而登  
約義同列守位自如抵刃就終臣節之光由橙始而源天  
與至孝絕心祿仕五十餘年常守處沈默理契深憂一辭  
開析百慮洗然抱此貞節棄於清世臣竊為陛下惜之穆  
宗以源守諫議大夫

盧弈

盧弈黃門監懷慎子也疏眉目曲平謹重寡欲斤斤自脩  
與兄奐名相上下而剛毅過之天寶初拜御史中丞自懷

慎奐及弈三居其官清節似之特傳其美俄留臺東都

洛邑即河南也隋唐皆都長安故以河南為東都兼知武部選安祿山陷東都吏

亡散弈前遣妻子懷印間道走京師自朝服坐臺被執將  
殺之即數祿山罪徐顧賊徒曰為人臣者當識逆順我不  
蹈失節死何恨臨刑西向再拜而辭罵賊不空口逆黨為  
變色肅宗詔下有司謚曰正烈

顏杲卿

顏杲卿字昕與真卿同五世祖以文儒世家父元孫有名  
垂拱間武后為濠州刺史杲卿以蔭調遂州司法參軍性  
剛正蒞事明濟嘗為刺史詰讓正色別白不為屈安祿山





聞其名表為常山太守祿山及令與假子李欽湊以兵屯  
土門杲卿陽不事事乃潛召處士權與郭仲邕定策時真  
卿在平原素聞賊逆謀陰養死士為拒守計遣錫盧邀他  
及至常山約起兵斷賊北道杲卿大喜以為兵爭角將  
偏引可挫賊西鋒乃矯賊命召欽湊計事斬之傳首京師  
玄宗乃擢杲卿衛尉卿即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萬入土  
門遣郭仲邕領百騎為先鋒馳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  
軍至諸郡皆自固杲卿兄弟兵大振祿山人懼急攻城杲  
卿晝夜戰井竭糧矢盡六日而陷為賊所執賊脅使降不  
應杲卿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汝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

日罵曰汝營州牧羊羯奴耳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  
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友  
邪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誓不絕噉  
鈎斷其舌曰復能言否杲卿含胡而絕謚曰忠節

張巡

張巡字巡鄧州南陽人博通群書曉戰陣法氣志高邁略

細節所交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時人巨知也巨普火反不可

也。開元末明皇擢進士第為清河令有治績而眉節義

或以困阨歸者傾貲振護無吝秩滿還都於是時揚國忠  
方專國權勢可炙或勸一見且顯用荅曰是方為國怪祥





唐書言食卷之四十一 孫吳傳 十一  
朝官不可為也。更調真源令上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植  
威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救餘  
黨莫不改行遷善政簡約民甚宜之安祿山反譙郡太守  
楊萬石降賊通巡為長史使西迎賊軍巡遂起兵討賊從  
者千餘是時雍丘令狐潮舉縣附賊巡乃屠其妻子磔  
城上潮恚以眾四萬薄城人太恐巡諭諸將曰賊知城中  
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乘之勢必折諸將  
曰善巡乃分千人乘城以數隊出身前驅直薄潮軍軍却  
巡伺隙擊之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裹瘡鬪潮遂  
走追之幾復潮怒復率眾來然素善善巡至城下情語巡曰

本朝危蹙兵不能出關天下事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城

或城反城上固中心無所立益相從以苟富貴乎巡曰古者父死於

君義不報子乃衛妻孥然假力于賊以相圖吾見君頭于

通衢為百世笑柰何潮赧然去當此時王命不復通大將

六人白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巡陽許諾明

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人人盡泣巡引六將至責

以大誼斬之士心益勸會糧乏潮餉賊益米數百艘且至

巡夜辟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取益米千斛焚其餘

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

爭射之乃藁人還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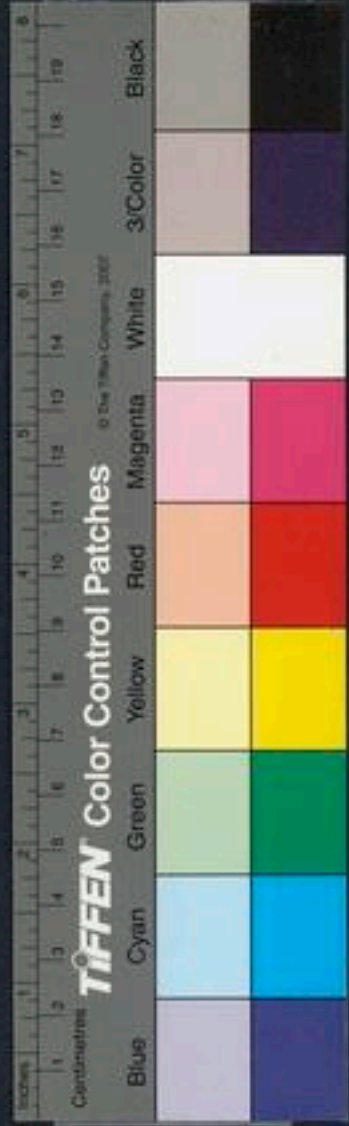
唐書言食卷之四十一 長巡守





唐書卷一百九十一 卷一百九十一  
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賊慙益兵圍之圍凡  
四月賊常數萬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於是河南節度使  
嗣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  
餉路巡外失巨依拔衆保寧陵馬莪三百兵三千至睢陽  
與太守許遠姚門等合乃遣將雷萬春南霽雲率領兵戰  
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汴水圍不流朝宗夜去有  
詔拜巡副河南節度使至德二載肅宗祿山死慶緒遣其  
下尹子琦將同羅突厥奚勁兵與朝宗合凡十餘萬攻睢  
陽巡勵士固守自中二十戰氣不衰遠自以材不及巡請  
稟軍士而居并下巡受不辭遠專治軍糧戰且因出薄戰

子琦敗獲車馬牛羊悉分士秋毫無入其家有詔拜巡御  
史中丞巡欲乘勝擊陳留子琦聞復圍城巡語其下曰吾  
蒙上恩賊若復來正有死耳諸君雖捐軀而賞不直勲以  
此痛恨聞者感擊乃推牛大饗悉軍賊望兵少大笑巡  
遠親鼓之賊潰巡欲射子琦莫能辨因矧蒿為矢中者喜  
謂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一發中左目賊  
還七月復圍城至是食盡救兵不至巡士多餓死者皆  
瘡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  
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饑乃殺以大饗坐  
者皆泣巡強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





鎧弩以食賊將李懷忠過城下巡問君事胡幾何日曰二  
林巡曰君祖父官乎曰然君世受官食天子粟奈何從賊  
關弓與我確懷忠曰不然我昔為將數死戰竟歿賊此殆  
天也巡曰自古悖逆終夷滅一日事乎君父母妻子並誅  
何忍為此懷忠掩涕去俄率其黨數十人降巡前後說降  
賊將甚多皆得其死力時賀蘭進明代巨屯臨淮許叔冀  
尚衡次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巡使齊雲如叔冀請師不應  
復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員圍出賊萬衆遮之齊雲  
左右射皆披靡既見進明進明曰睢陽存亡已決兵出何  
益齊雲曰城或未下請以死謝大夫叔冀者進明麾下也

房琯本以牽制進明勢相埒而兵精進明懼師出且見龍  
又忌巡聲威成功初無出師意又愛齊雲壯士欲留之  
為大饗作樂齊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將士不粒食已彌月  
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今  
主將之命不達齊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  
佩刀斷指一坐大驚為出涕卒不食去抽矢四射佛寺浮  
屠矢著甑曰吾破賊還必滅箕蘭此矢所以志也賊圍益  
急衆議東奔巡遂議以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  
鼓而南江淮必危且師饑衆行必不達十月天寶十賊攻  
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報





唐書卷之四十三 孫巡傳 十一 崑 林  
陛下死為鬼以竊賊城遂陷與遠俱執巡衆見之起且哭  
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衆不能仰視子琦謂巡曰聞君督  
戰大呼輒皆裂血而齒齒皆碎何至是荅曰吾欲氣吞逆  
賊顧力屈耳子琦怒以刀抉其口齒存者三四巡罵曰我  
為君父死爾附賊乃大疑也安得父子琦服其節將釋之  
或曰彼守義者烏肯為我用且得衆心不可留乃以刃脅  
降巡不在又降雲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為  
不義屈雲雲笑曰欲將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  
降乃與姚閻雷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巡年四十九

文臣曰房琯之約相也與智蘭進明有私怨進明帥河

南既兼御史大夫是假風憲之威以重其任琯又用許  
叔冀為都將亦兼大夫均其官使不為下此宰相乘不  
下之氣舉事爾遂使睢陽危迫而進明不救忠賢數人  
為賊所害軍民之衆罹其荼毒或曰智蘭進明好進之  
人張巡許遠功名既高固有嫉之之音雖允許叔冀掌  
權必不出兵救援則睢陽陷賊實進明之罪不繫房琯  
之過也荅曰進明先授御史大夫不滿其意遂極言排  
琯交撼愈深此固好進之人及帥河南權任甚重琯或  
慮其難制必將以分其權則當擇賢才任之使共力國  
事奈何用叔冀一狡險人為都將復重其官與節帥等





是正使各尚氣勢不相下爾豈宰相大公之意也不然  
進明雖好進於巡遠功名不無嫉意當南霽雲求救忠  
義憤發言詞哀切足以感激於人稍異木石者必動心  
也進明亦非全然兇狠不知情義者安得絕無救意豈  
非有憚而然邪

巡長七尺鬚髯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為文  
章不立藁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更  
朝及子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其用兵未嘗  
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問之荅曰古者人情敦  
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胡

人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  
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為戰耳其械甲取之於敵未嘗自脩  
每戰不親臨行陣有退者巡已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為  
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當百待人無所疑賞罰信與衆共  
甘苦寒暑雖斷養必整衣見之下爭致死力故能以少擊  
衆未嘗敗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  
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遺民止四百而已始肅  
宗詔張鎬代進明率四節度掎角救睢陽巡亡三日而救  
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鎬命舍人蕭昕誅其行時議者  
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既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





唐書許遠傳卷之四十一 許遠傳 十一  
許遠與夫食人寧若全人於是張澹李翰等咸謂巡蔽遮江淮阻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天子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霽雲開府儀同三司並寵其子孫皆立廟睢陽城時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效尤著者以顏杲卿袁履謙盧弈及巡遠霽雲為上大中時宣宗圖巡遠霽雲像于凌煙閣睢陽至今祠享號雙廟云

互註自逆胡構亂巡忠誼奮發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弱制得出奇無窮江淮以完巡之力也城陷見執卒無撓詞精貫白日雖古忠烈無以加焉議者罪巡

以食人愚巡以守死夫巡握節而死非虧教也折骸以襲非本情也奪身死節以動義旅不謂忠乎以數千卒橫挫賊鋒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此天使巡全江淮以待陛下不謂功乎巡身首分裂宜於睢陽招魂而死旌善之義也見李翰傳

許遠

許遠右相敬宗曾孫寬厚長者明吏治會祿山反或薦遠於玄宗召拜睢陽太守遠與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為兄大曆中代宗巡子去疾上書曰孽胡南侵父巡與遠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尹子琦分郡部曲各一方巡及





將校三十餘皆剖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傷巡  
臨命歎曰嗟乎人有可恨者賊曰公恨我乎荅曰恨遠心  
不可得誤國家事若死有知當不赦於地下故遠心向背  
梁宋人皆知之使國威喪衄功業墮敗則遠於臣不共戴  
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冤耻恨遠誤國家事詔下尚書省使  
去疾與許峴及百官議皆以去疾證狀最明者城陷而遠  
獨生也且遠本守睢陽凡屠城以生致主將為功則遠後  
巡死不足惑若曰後死者與賊其先巡死者謂巡當叛可  
乎當此時去疾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采忠烈未有死  
二人者事載前書若日星不可妄輕重議乃罷然議者紛

紘不齊元和時韓愈讀李翰所為巡傳以為闕遠事非是  
其言曰二人者守死成名先後異耳二家子弟材下不能  
通知其志使世疑遠畏死而服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及  
地食其所愛之肉抗不降乎且見援不至人相食而猶守  
雖甚愚亦知必死矣然遠之不畏死甚明又言城陷自所  
守此與兒童之見無異且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病  
者引繩兩絕之其絕必有處今從而尤之亦不達於理矣  
愈於獲貶尤慎故著之

互註專治軍糧戰具

見張  
巡傳

南霽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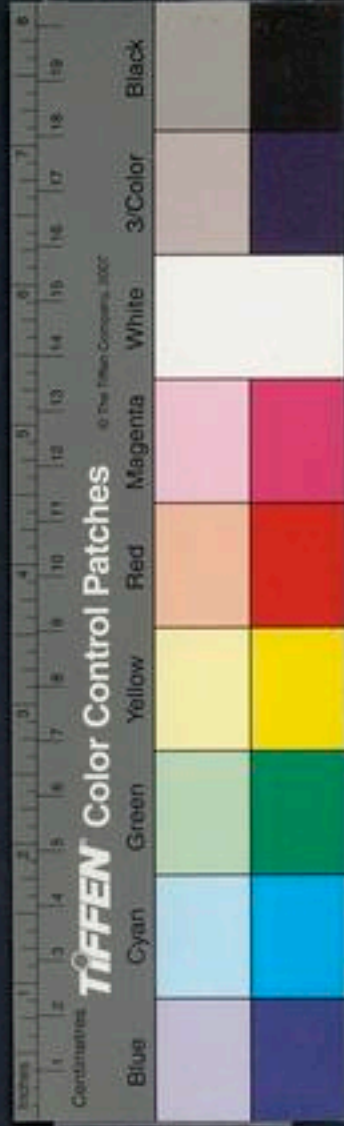


南霽雲魏州人少微賤為人操舟祿山反尚衝擊賊以為  
先鋒遣至睢陽與張巡計事退謂人曰張公開心待人真  
吾所事也遂留巡所巡厚加禮始被圍築臺募萬死一生  
者數日無敢應俄有喑鳴而來者乃霽雲也巡對泣下霽  
雲善騎射見賊百步內乃發無不應炫斃于承嗣歷涪州  
刺史

雷萬春

雷萬春事巡為偏將令狐潮圍雍丘萬春立城上與潮語  
伏弩發六矢著面萬春不動潮疑刻木人謀得其實乃大  
驚遂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之令嚴矣萬春將兵方畧  
不及霽雲而疆毅用命每戰巡任之與霽雲鈞

論曰張巡許遠以死守睢陽完江淮財賦以濟中興其  
功大矣張介然崔無詖死於其地李愬盧奕死於其職  
曾不取賊一級固無存唐之實迹然論其極蓋未減巡  
遠也何以言其然邪方天寶平治之久天下莫不奔命  
於勢利勢利重則名節輕是以祿山有難望塵為降虜  
者類出於公卿陳希烈以宰相歸賊矣張洎以國戚歸  
賊矣而間關避寇及帝至蜀道者已在可旌之數當時  
折身不顧舍矣赴鼎鑊引頸就刃者雖曰徒死而鼓靡  
下之氣使知忠義天下既知彼為逆此為順勤王之師





唐書卷之四十一 忠義傳 十一 忠義傳 十一 忠義傳 十一

雲合不旋踵而殄寇則數子存唐之功豈小哉  
贊曰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墉抗  
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掣首尾  
飃潰梁宋間馳呼大小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全得  
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巡先死  
不為遠遠後死不為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  
天以完節付二人畀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惟宋  
三葉章聖皇帝東巡過其廟留駕裴回咨巡等雄擬盡  
節異代著金石刻替明厥忠與夷齊餓踣西山孔子稱  
仁何以異云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九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

忠義傳

程千里

程千里京兆萬年人長七尺魁岸有力祿山反詔募兵河  
東即拜節度副使至德二載賊將蔡希德圍上黨輕騎挑  
戰千里恃勇率百騎欲直擒希德幾得而救至乃退會擒  
壞馬顛為賊執仰首救諸騎使還曰為我報諸將可失帥  
不可失城軍中皆為泣下增備固守賊不能下乃還囚千  
里至東都為嚴莊所害

龐堅



唐書卷之四十一 忠義傳 十一 忠義傳 十一 忠義傳 十一

雲合不旋踵而殄寇則數子存唐之功豈小哉  
贊曰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墉抗  
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掣首尾  
飃潰梁宋間馳呼大小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全得  
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巡先死  
不為遠遠後死不為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  
天以完節付二人畀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惟宋  
三葉章聖皇帝東巡過其廟留駕裴回咨巡等雄擬盡  
節異代著金石刻替明厥忠與夷齊餓踣西山孔子稱  
仁何以異云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九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

忠義傳

程千里

程千里京兆萬年人長七尺魁岸有力祿山反詔募兵河  
東即拜節度副使至德二載賊將蔡希德圍上黨輕騎挑  
戰千里恃勇率百騎欲直擒希德幾得而救至乃退會擒  
壞馬顛為賊執仰首救諸騎使還曰為我報諸將可失帥  
不可失城軍中皆為泣下增備固守賊不能下乃還囚千  
里至東都為嚴莊所害

龐堅



龐堅京兆人祖王仕隋為監門直閤秦王東徇洛王率萬  
騎降高祖以隋舊臣禮之堅歷潁川太守安祿山反南陽  
魯吳表堅為長史以前忽為潁川太守共守潁川賊悉銳  
攻之城中士單寡糧少堅晝夜戰諸郡兵無援者自正  
月盡十一月賊設木鶴衝車飛梯縛城矢如雨士皆雷譟  
夜半踰城入二人不肯降賊縛致東京有說祿山曰義士  
也殺之不祥乃縛于樹比旦死見者哭之

張興

張興東鹿人長七尺一飯至斗米肉十斤悍趨而辯三立  
為饒陽裨將祿山反攻饒陽興開策禍福警曉敵人而嬰

城彌年衆心遂固滄趙已陷史思明引衆傳城興擐甲持  
陌刀重五十斤一舉輒數人死賊皆氣懾城破史思明縛  
之馬前謂曰將軍壯士能屈節當受高爵對曰昔嚴顏一  
巴郡將猶不降張飛我大郡將安能委身逆虜今日幸得  
死願以一言為誠思明口云何興曰天子遇祿山如父子  
今乃反大夫夫不能為國掃除反為其下何哉思明曰將  
軍不觀天道耶吾起兵二十萬直趣洛陽天下大定以偏  
師叩函谷守將而縛唐亡固矣興曰桀紂秦隋窮人力舉  
四海為怨故商周漢唐因得代之而有神器皇帝無違德  
祿山非數帝賢是苟延歲月終即就擒耳思明怒鋸解之





唐書卷之五十一 列傳 二  
且死罵曰吾能復強死兵敗賊眾軍中凜然為改容

蔡廷玉

蔡廷玉幽州昌平人與朱泚同里閏少相狎近泚為幽州節度使奏署幕府廷玉性沈畧善與人交內外愛附泚多所叩容數遣至京師是時幽州兵最彊財雄士驕悍日思吞奔不知有上下禮法廷玉間語泚曰古未有不臣而能推福及子孫者公南聽趙魏北窺虜兵多地險然非永安計一日趙魏反噬公乃沸鼎魚耳不如奉天子劉多難可勸勳萬弊泚善之廷玉陰欲耗其力諷泚出金幣禮士又勸歸貢賦助天子經費獻牛馬係道儲詹為殫因勸泚入

朝泚將聽諸校怨縛廷玉辱之廷玉無撓辭泚不忍殺因歲餘閏曰能省過否不爾且死對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吾得名泚不能屈待如初後貶柳州司君至藍田驛曰吾不可以辱國自投于河

劉迺

劉迺字永夷河南伊闕人少警穎聞誦六經日數千言善文詞為時推自天寶中擢進士第宋昱知銓事迺方調因進書曰今吏部始掄材終授位是知人官人兩任其責昔禹稷皋陶之聖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今有司獨委一二小宰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內何其易



哉夫判者以狹詞短韻為體是以小治鼓衆金雖欲為鼎  
鏞不可得已故雖有周公尼父圖書易象之訓以判責之  
曾不及徐庾雖有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嗇夫故千霄  
蔽日巨木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於稼穡稼竹稼禾嗚呼龍吟虎  
嘯重擊也尚頰舌之感必下於蛙黽豈不悲乎執事誠能  
先政事次文學退觀其治家進察其臨節則鷹鴻深沉之  
士亦可闕其門闕矣墨君之補剌尉。德宗初進郭子儀  
為尚父時冊禮廢視詔文者不適所宜宰相崔祐甫召迺  
至閤早之少選成文詞我典裁俄擢兵部侍郎帝將奉天  
迺卧疾秋第朱此遣人召之固稱篤聞車駕如梁州日次

於牀得膺呼天不食卒帝聞其忠謚曰正惠

張仵

張仵本為澤潞將守臨洛田悅攻之固守累月士死糧盡  
救不至仵悉召部將立軍門命女出徧拜因曰諸君戰良  
苦吾無贊為賞願以是女賣直為衆士一日費士皆哭曰  
請死戰會馬燧自河東將兵擊悅敗之仵乘勝出戰無不  
一當百以功遷泗州刺史擢金吾衛將軍未拜卒

賈直言

賈直言河朔舊族也父道冲以藝待詔代宗時坐事賜鴆  
有禁反厲志云鴆鳥大如鸚鵡紫綠  
色有毒以其毛置飲食則殺人

將死直言結其父曰當



謝四方神祇使者少怠輒取鴆代飲迷而寤明日毒潰足  
而出父乃蘇帝憐之減父死俱流嶺南直言後署師道府  
屬及師道不軌提刀負帑入諫曰願前死不見城之破師  
道怒囚之劉悟既入釋其禁悟每有過必爭故悟能以臣  
節光明於朝。穆宗召為諫議大夫群情灑然稱允而悟  
固留得聽始悟子從諫肯其悟死不發喪表求襲位直言  
入責曰父死不哭何面目見山東義士乎從諫曰欲反耳  
直言仰天哭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為功臣今日乃  
欲反邪從諫拜曰惟大夫救之直言乃自攝留後使從諫  
居喪軍中遂安

辛讜

辛讜太原尹空孫也學詩書能擊劍重然諾及人所急  
初事李嶷主錢穀性廉勁遇事不旋文法皆與之合慨然  
常有濟時意龐勳反攻杜怡於泗州初在讜聞之單舟趨  
泗口買賊柵以入怡喜曰圖急飛鳥不敢過君乃昌白刃  
入危城古人所不能讜入人心遂固怡表其功于朝授監  
察御史。讜之少耕于野有牛鬪衆畏奔踐端置前兩持  
其角牛不能動久而引觸竟折其角里人駭留共

黃碭

巨城反

黃碭閩人初為閩小將喜學問軒然有志向同列有傲其





筆者竭怒曰是筆他日斷大事不可假重曰為威勝軍節  
度使表竭自副及昌反竭諫曰大王拔田畝位將相乃自  
尊大誅滅無種矣昌令使者斬之以首抵溷中夷其家

孫揆

孫揆字聖圭第進士昭宗討李克用以揆為昭義軍節度  
使以本道兵會戰克用伏兵執揆厚禮而將用之曰公輩  
當從容廟堂何為自後行陣也揆大罵不詘克用怒使以  
鋸解之鋸齒不行揆謂曰死狗奴解人當束之板汝輩安  
知行刑者如其所言誓誓不懣至死

卓行解

元德秀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質厚少緣飾少孤事母孝舉進士  
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既擢第母亡廬墓側食不鹽  
酪藉無茵席服除以窶困調南和尉有惠政德秀不及親  
在而娶不肯婚人以為不可絕嗣答曰兄有子先人得祀  
吾何娶焉。初兄子襁褓喪親雖其兩天襁褓負兒衣也  
以負兒於無資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漣流漣漣勇  
齊上也食乃止既長將為娶家苦貧乃求為魯山令有盜擊獄會

虎為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白彼詭計且亡去無乃為  
累乎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即有累吾當坐不及餘人





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嘆。玄宗在東都命三百里縣令  
刺史各以聲樂集時河內太守輦優伎數百被錦綉或作  
犀象瓊瑯光麗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為于為用  
委反  
于為于者德秀所為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謂  
宰相曰河內人其塗炭乎乃黜太守德秀益知名所得奉  
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筭餘一練駕柴車去。愛陸  
渾佳山水乃定后不為墻垣衽鍤家無僕妾歲饑日或不  
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人以酒散從之不問賢鄙為酣  
飲德秀善文辭作寒士賦以自况房琯每見德秀歎曰見  
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曰吾不幸

生衰俗所不耻者識元紫芝也。天寶十二載玄宗卒家

惟枕履簞瓢而已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天過哀禮歟結

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性無專老無

任死無餘人情所耽溺喜愛可惡者大夫無之生六十年

未嘗識女色視錦綉未嘗求足苟辭佚色未嘗有十畝之

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餐吾

哀之以戒荒淫貪佞綺紈梁肉之徒耳李華兄弟事德秀而

友蕭穎士劉迅及卒華謚曰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名

謂之元魯山華於是作三賢論或問所長華曰德秀志當

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諧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

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諧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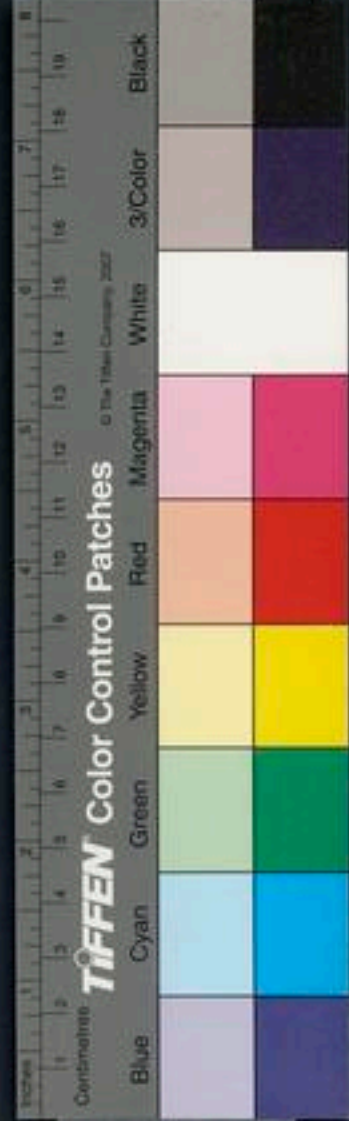


德秀欲齊愚智感一物不得其正頴士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易於孔子之門皆達者歟使德秀據師保之位瞻形容乃見其仁迅被卿佐服居賓友謀治亂根源參乎元精乃見其妙頴士若百鍊之剛不可屈使當廢與去就一死一生間而後見其節德秀以為王者作樂崇德天人之極致而辭章不稱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陣樂辭以訂商周迅世史官述禮易書春秋詩為古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頴士猶罪子長不編年而為列傳後世因之非典訓也自春秋三家後非訓齊主人不錄然各有為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太亟獎誥太重若取其節

皆可為人師也世謂篤論

權皋

權皋字士由秦州畧陽人擢進士第安祿山表署幕府皋度祿山且叛以其猜虐不可諫欲行慮禍及親天寶十四載過福昌尉仲暮暮妻皋妹也密約以疾召之暮來皋陽啗直視暮而瞑暮為斂之皋逸去吏以詔書還皋母祿山不之虞歸其母皋潛候於淇門奉侍晝夜南奔既度江而祿山反天下聞其名爭取以為屬浙西節度使顏真卿表為行軍司馬召拜起居舍人問辭常曰吾繫身亂世以全吾志欲持是受名耶自中原亂士人率度江李華柳識韓





回王定皆仰臬節與友善洞定常評臬可為空輔師保華  
亦以為分天下善惡一人而已卒淵等制服行吳子德輿  
全宰相別傳

甄濟

甄濟字孟成定州人少好學以文雅稱居青巖山十餘年  
遠近伏其仁環山不敢畋漁採訪使苗晉卿表之諸府五  
辟詔十至堅卧不起天寶十載 玄宗以左拾遺召未至而  
安祿山入朝求濟於玄宗濟不行已為起祿山下拜鈞禮  
居府中論議正直久之察祿山有反謀不可諫陽不交昇  
歸舊廬昇以祿山反使蔡希德封刀召之曰即不起斷其

頭見我濟色不動左手書曰不可以行使者持力趨前濟  
引頸待之希德歛歔嗟嘆止刀以實病告。廣平王平東  
都濟詣軍門上謁泣涕王為感動肅宗詔館之三司署使  
汗賊官羅拜以媿其心。子逢幼而孤及長耕宜城野自  
力讀書歲饑節用以給親里大穰則振其餘於鄉黨貧狹  
者朋友有緩急輒出家資周贍以義聞逢常以父名不得  
在國史欲詣京師自言元和 憲宗表滋表濟節行與權  
臬同科宜載國史有詔贈濟祕書少監而逢與元稹善稹  
移書於史館修撰韓愈曰濟棄去祿山及其反有名號又  
逼致之執不起卒不汗其名大辨所從於居易之時堅直





唐書百卷之五十一 劉涿仙傳 九  
操於利仁之世而猶選懦者之所不為蓋拂人之心難而  
害已之避深也至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  
誅而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若甄生弁冕不加其身  
祿食不進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  
不回不以顯而廢忠不以不必誅而從亂在古與今蓋百  
一焉愈谷曰逢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  
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下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  
與其父俱當得書矣由是父子俱顯名

陽城

陽城字元宗定州北平人世為官族資好學貧不能得書

求為吏隸集賢院竊阮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  
通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與弟增城常易衣出年長不  
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惻相育既娶則問外姓雖共處而  
益疏我不忍弟義之亦不娶遂終身○城謙恭簡素遇人  
長幼如一遠近慕其行來學者接迹于道閭里有爭訟不  
詣官而詣城決之有盜其樹者城遇之慮其耻退自匿嘗  
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卧于路城怪其故與弟迎  
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責焉妹  
之夫客死遠方城與弟行千里負其柩歸葬歲饑屏迹不  
過鄰里屑榆為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





唐書卷之二十一 陳仲 十一  
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陝虢觀察使李泌薦諸朝詔  
以著作郎召城封還詔書及宰相又言之德宗於是召拜  
諫議大夫城徇衣到闕下辭讓帝遣中人持緋衣衣之初  
城未起搢紳想見風采既興草茅處諫諍官士以為且死  
職天下益憚之及受命它諫官論事苛細紛紛帝厭苦而  
城寢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言韓愈作爭臣論譏切之城不  
屑方與二弟楚賓客日夜劇飲客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情  
強飲客客語得聞言常以木枕布衾管錢人重其賢爭  
售之每約云如吾所俸入而可度月食米幾何薪菜鹽幾  
錢先具之餘送酒家無留也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祭及

裴延齡誣逐陸贄等帝怒甚無敢言城聞曰吾諫官不可  
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極  
論延齡罪慷慨引義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  
勵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為皇太子為開救得免  
敕宰相諭遣然帝意不已欲逐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  
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庭帝不相延齡城力也。坐是  
下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  
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  
年不歸侍者凡之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沈酌不率教者皆  
罷躬講經籍生徒介介皆有法度薛約者狂而直言事得





罪吏捕迹得之城家帝惡城黨有罪貶為道州刺史大學  
諸生何蕃等頓首闕下請留城柳宗元聞之遺蕃等書曰  
詔出陽公道州僕聞悒然幸生不諱之代不能論列大體  
聞下執事還陽公之南也今諸生愛慕陽公德懇悃乞留  
輒用撫手喜甚昔李膺稱康時太學生徒仰闕執訴僕謂  
訖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誠諸生見賜甚厚將亦陽  
公漸漬導訓所致乎噫公有博厚恢大之德并容善偽來  
者不拒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飛文陳愚論者以為陽公  
過於納汙無人師道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參徒七  
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獲彼聖賢猶不免知

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  
師儒之席不拒曲士且陽公在朝四方聞風翕負苟進邪  
薄之夫沮其志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瞻望焉與其化一  
州其功遠近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為已也於國甚宜蕃  
等守闕不數日為吏遞抑不得上既行皆泣涕立石紀德  
○至道州治民如治家宜罰罰之宜賞賞之不以簿書介  
意月俸取足則已官收其餘日炊米二斛魚一大鱸符心反  
上大置醜杓道上人共食之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  
小下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  
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名子賦稅不時觀察使數





誚貴州當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宇心勞追科政拙考下  
下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州怪城不迎以問吏吏曰刺史  
以為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  
命來候安否耳順宗立召還城而城已卒

互註詣延英門論裴齡事伏闕不去

張萬福傳

何蕃

何蕃和州人事父母孝學太學歲一歸父母不許間二歲  
乃歸復不許凡五歲慨然以親且老不自安揖諸生去乃  
共閉蕃空舍中衆共狀蕃義行白城請留會城罷亦止初  
朱泚反諸生將從亂蕃正色叱不聽故六館士無受汙者

蕃居太學二十有死喪無歸者皆身為治喪

司空圖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人進士王凝辟置蕃府召為侍御  
史不忍去凝府盧攜以故宰相居洛嘉圖節屬於觀察使  
盧渥曰司空御史高士也渥即表為僚佐。圖本居中  
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作亭觀素室乘圖唐興節  
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休美也既休而美其  
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贖五怪反三宜休又少也  
情長也率老也迺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因自目為耐  
辱居士其言詭激不常以免當符禍災云豫為家隙遇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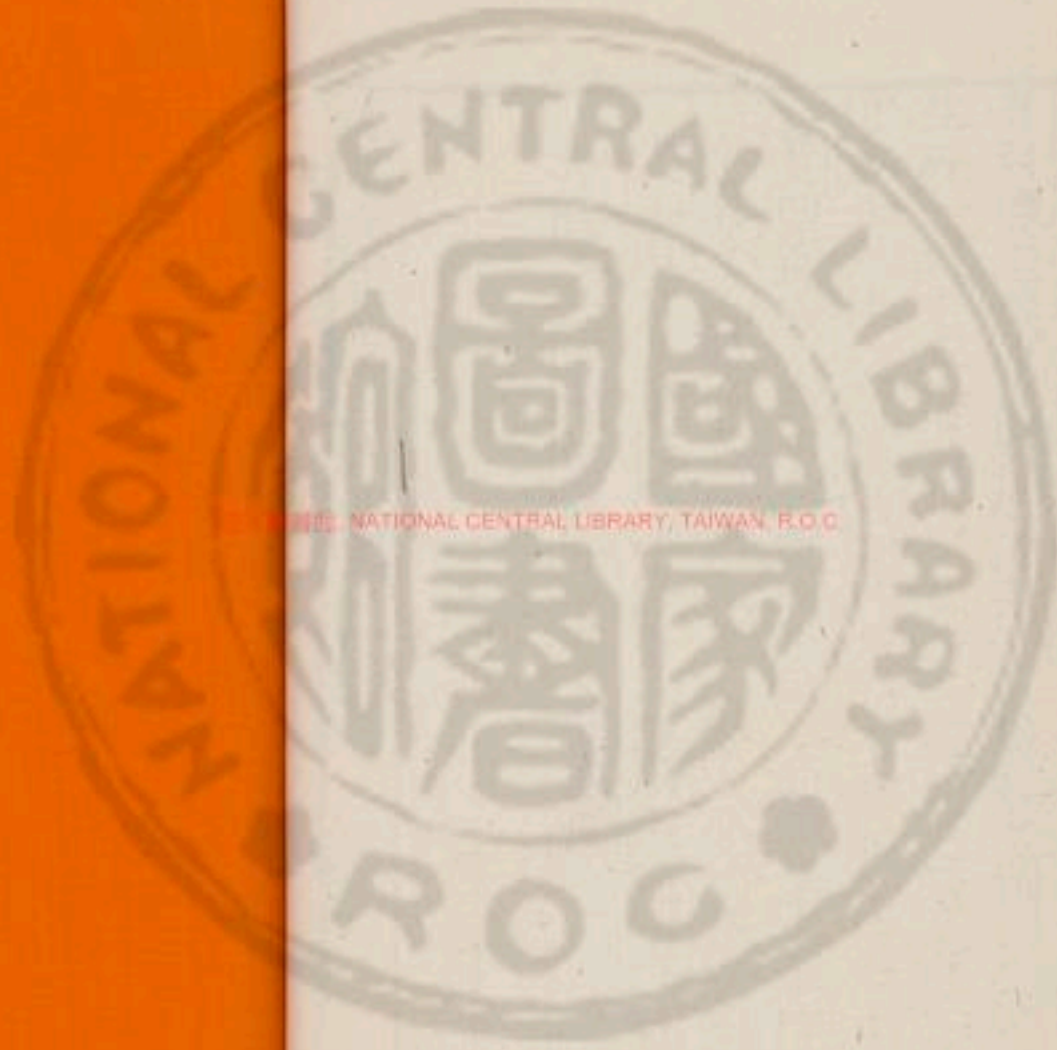
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甚回客或難之圖曰何不履邪  
生死一致吾寧暫游此中欲待寇盜加過淺暴獨不入王  
官谷士人依以避難哀尚苦固困不食而卒年七十三

贊曰節義為天下大關士不可不勉觀畢潛不汙賊據  
忠自全而亂臣為沮計天下士知六分所在故傾朝後  
支不有君子果能國乎德秀以德城以鯁峭七笑反圖  
知命其志凜凜與秋霜爭聲且夫夫哉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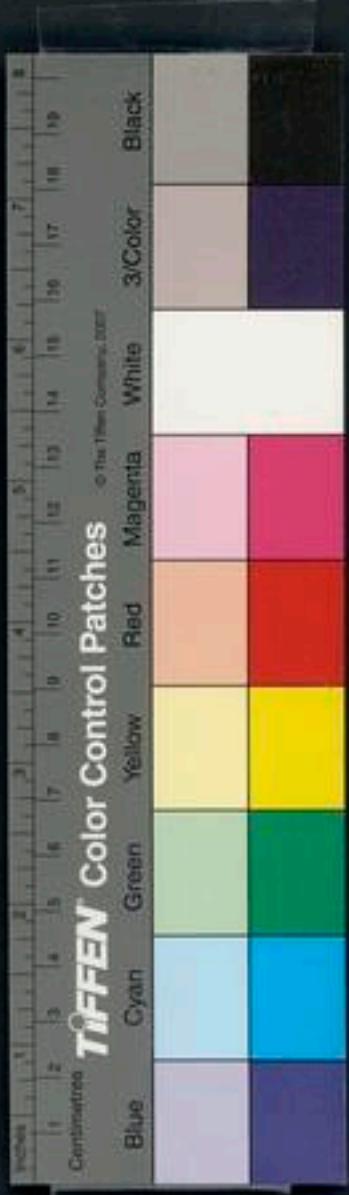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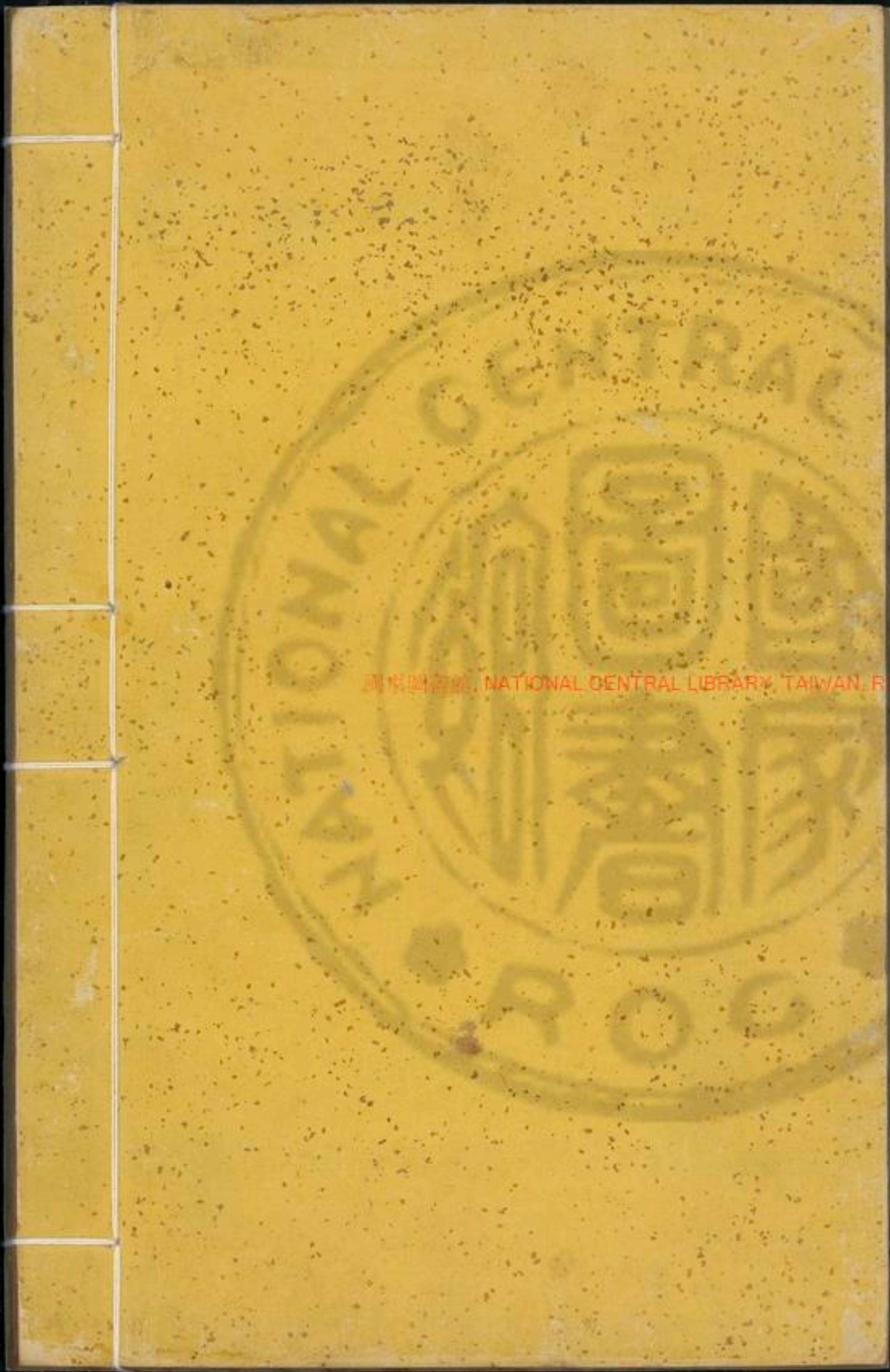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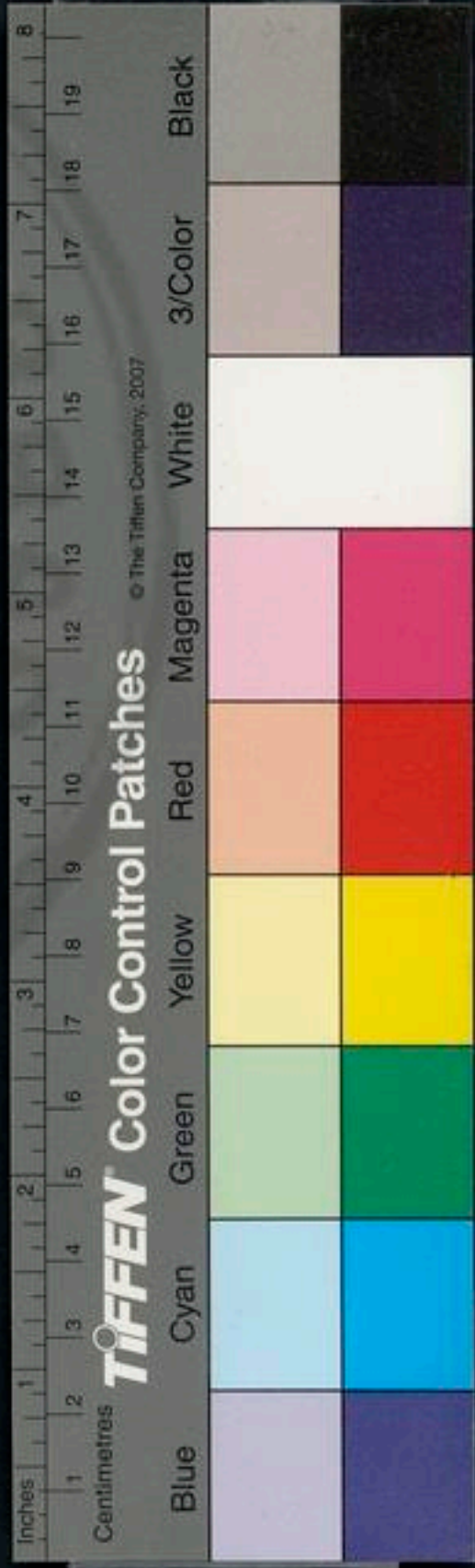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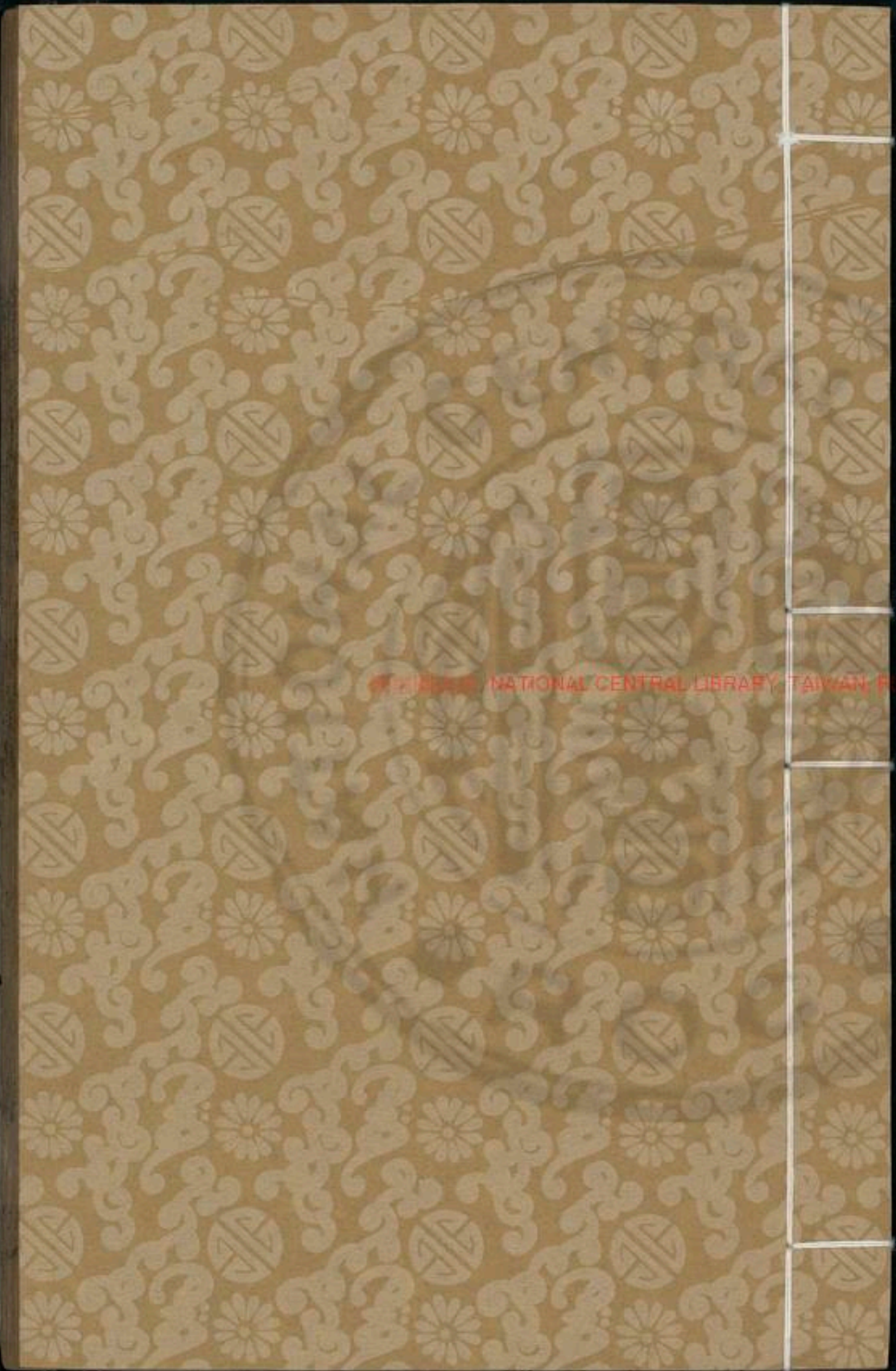
Magenta

Wh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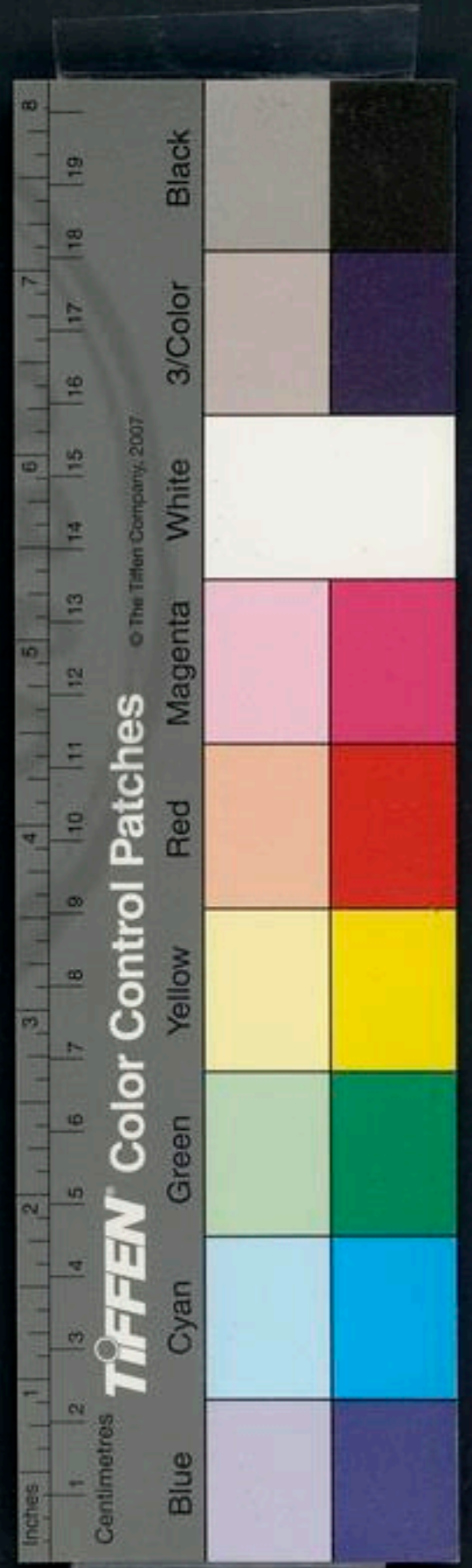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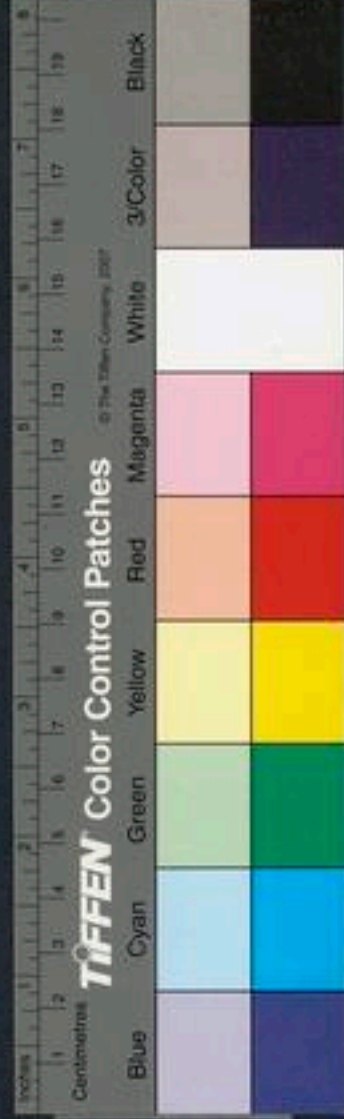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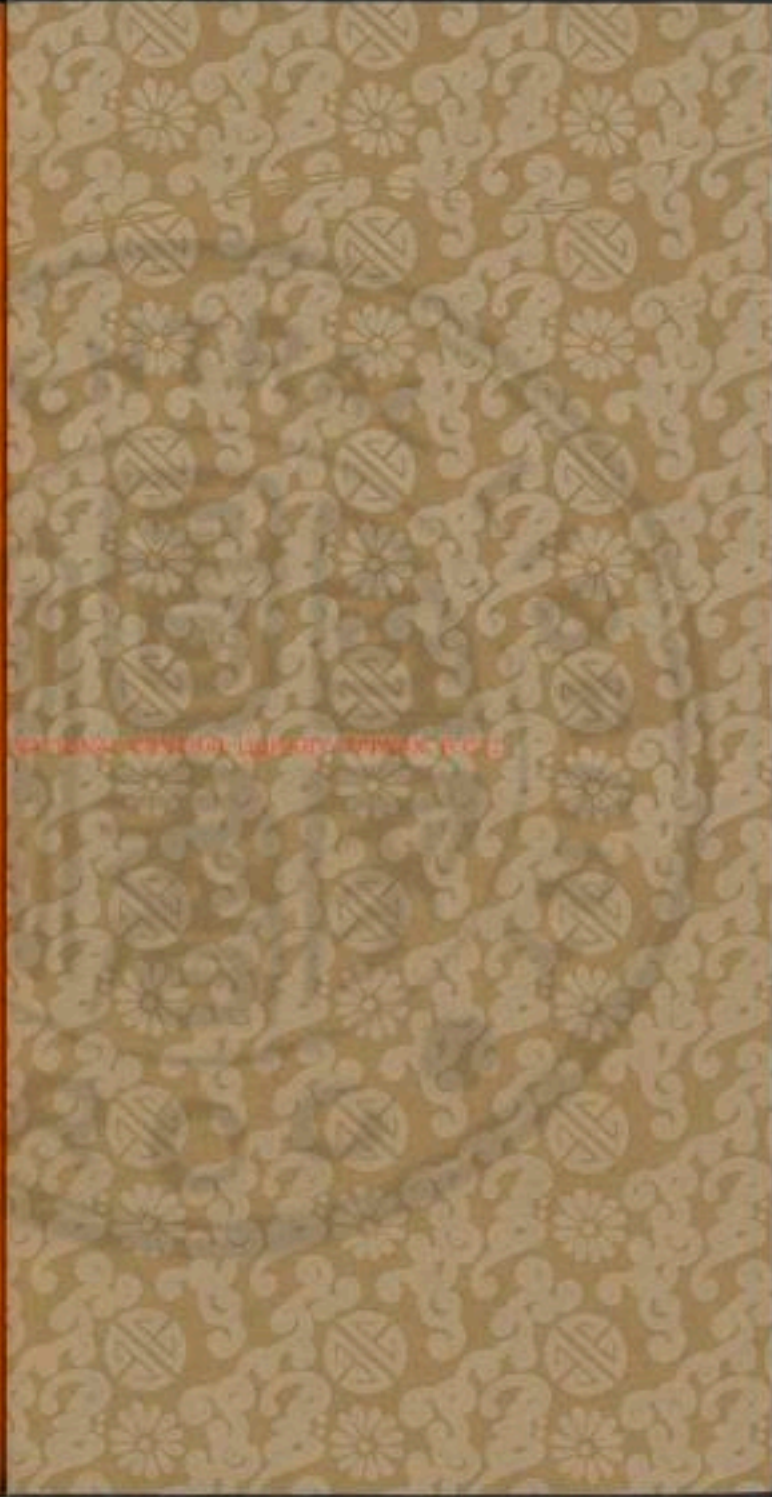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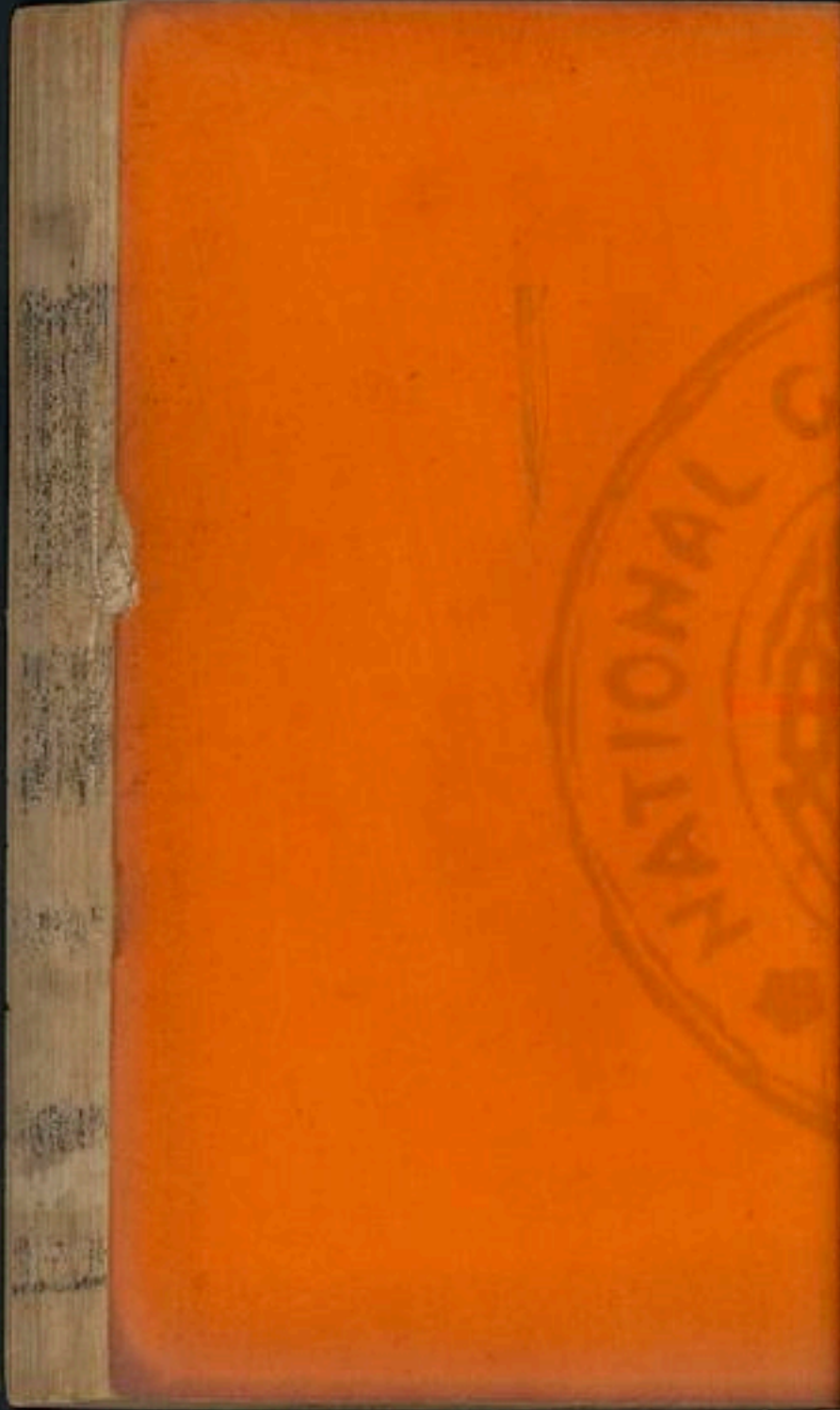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151  
1977





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一

孝友傳

序

唐受命二百八十八年以孝悌名通朝廷者多閭巷刺草  
之民皆得書于史官王世貴王爽等皆事親居喪著至行  
者宋興貴王丕等皆數世同居者天子資旌表門閭賜束  
帛州縣存問復賦稅有按以官者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  
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割股肉而進  
主又有張阿九趙言劉士約等或給帛或旌表門閭皆名  
在國史善乎韓愈之論也曰父母疾耳藥餌耳者以是為





孝未聞毀支體者也苟不傷義則聖賢先衆而為之是不幸因而且死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安可旌其門以表異之雖然委巷之陋非有學術禮義之資能忘身以及其親出於誠心亦足稱者故列十七八焉廣明後僖宗方鎮凌法夸地千里事不上聞孝悌篤行之士旌命所不及載小說者名字不參見他書不可錄若李知本張志寬之屬承上順下有禮讓君子之風故輯而序之張士巖父病藥瀕鯉魚冬月冰合有獺啣魚至前得以供公父愈母病瘳士巖吮血吮和克反父亡廬墓有虎狼依之焦懷齋母病每嘗其唾若味異輒悲號幾絕母終水漿不入口五日殯土

成瑨廬守日一食杖然後起繼母沒亦如之張進昭母患狐刺左手墮而終及殯進昭截左腕廬于墓魏為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東安王永樂隋大使梁子恭躬慰撫表其門高宗有事泰山臨幸其居問本末書忍字以對天子為涕賜練帛而去四人名頗著詳見于篇

李知本

李知本趙州人涉經術事親篤至與弟知隱雍順子孫自餘至費用僮僕無間也大業末盜賊過閭不入相戒曰無犯義門往依者五百餘室皆以免

張志寬





張志寬蒲州人為里正忽詣縣稱母疾求急令問狀對曰  
母有疾志寬輒病是以知之今謂其妻繫於獄馳驗知言  
乃慰遣之

劉君良

劉君良瀛州人四世同居門內斗粟尺帛無所私隋大業  
末荒饑妻勸其異居因易置廷樹烏鷄令聞且鳴家人怪  
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况人邪君良即與兄弟別處  
月餘密知其計因斥去妻曰爾破吾家召兄弟復同居天  
下亂鄉人共依之衆築為塚因號義成塚

王少玄

王少玄博州人父隋末死亂兵遺腹生少玄用十歲問父  
所存母以告即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覆屨或曰以子血  
漬而滲者必所及父齒也皆疾遠亦少玄鑿窟鑿而  
獲遂以葬

任敬臣

任敬臣字希古棟州人五歲喪母哀毀天至七歲問父英  
曰若何可以報母英曰揚名顯親可也乃立志從學汝南  
任處權見其文驚曰孔子稱顏回之賢以為弗如也吾非  
古人然見此兒信不可及後舉孝廉授著作局正字遷祕  
書郎休沐闔門誦書虞世南器其人歲終書上考固辭名





唐書言卷之五十一 行狀 三  
為弘文館學士終太子舍人

程表師

程表師宋州人母病十旬不褰帶上藥不嘗不進母終因負土築墳號癯人不復識常有白狼黃蛇馴墓左每哭群鳥鳴翔

宋思禮

宋思禮字過庭事繼母以孝聞補蕭縣主簿會大旱井池涸母羸疾非泉水不進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諸庭味甘寒日不乏汲照人異之尉柳冕為刻石頌其感

鄭潛曜

鄭潛曜母代國長公主開元中主痘發累三月不瘳面內反主疾侵刺血為書請諸神許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主愈戒左右無敢言後尚臨晉長公主歷光祿卿

裴敬彝

裴敬彝絳州人曾祖子通隋開皇中以太中大夫居母喪哭喪明有白鳥巢冢撼兄弟八人皆為名孝詔表門闕世謂義門敬彝七歲能文章性謹敏宗族重之號甘露頂父智周補臨黃令為下所訟敬彝年十四詣巡察使唐臨直枉臨奇之試命作賦賦工父罪已釋去敬彝于朝補陳王





府典籤一日忽泣涕謂左右曰大人病痛吾輒然令心悸而痛事叵測叵音火反乃請急倍道歸而父已卒

梁文貞

梁文貞號州人少從軍守邊遠還親已亡自傷不得養即穿墻為門晨夕泚掃廬墓左喑默三十年家人有所問畫文以對會嘗改新道出文貞廬前行旅見之皆為流涕有甘露降瑩木白兔馴擾縣令刊石紀之

沈季詮

沈季詮字子立洪州人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言為法季詮曰吾法乎為人子者可遺憂於親乎哉貞觀中侍

母渡江遇暴風母溺死季詮號呼投江中少選侍母屍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具禮祭而葬之

徐元慶

徐元慶下邳人父爽武后時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發姓名為驛家保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殺之自囚詣官后欲赦死陳子昂議曰先王立禮以進人明罰以齊政枕干讎敵人子義也誅罪禁亂王政綱也然無義不可以訓人亂綱不可以明法聖人脩禮治內飭法防外使守法者不以禮廢刑居禮者不以法傷義然後暴亂銷廉耻興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元慶報父讎束身歸罪雖古





烈士何以加然殺人之制也法不可二元慶宜  
伏辜傳曰父讎不同天勸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慶宜赦  
臣聞刑所以生過亂也仁所以利崇德也今報父之讎非  
亂也行子之道仁也仁而無利與同亂誅是曰能刑未可  
以訓然則邪由正生治必亂作故禮防不勝先王以制刑  
也今義元慶之節則廢刑也跡元慶所以能義動天下以  
其忘生而趨於德也若釋罪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虧其義  
非所謂殺身以成仁全死忘生之節臣謂宜正國之典真  
之以刑然後旌閭墓可也時避其言後柳宗元駁曰禮之  
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

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  
合其用則異旌與誅不得並也其可旌茲謂濫贖刑甚  
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若師韞獨以私怨奪異氣  
虐非辜而元慶能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骨介然自克即  
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又何誅焉其或父不免於  
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于吏也死于法也法其可  
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  
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請下臣議附于今有斷斯  
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

梁悅





唐書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三  
梁悅雷平人父為秦果所殺悅殺仇詣縣請罪詔曰在禮父讎不同天而法殺人必死禮法王教大端也二說異焉下尚書省議韓愈曰子復父讎見于春秋于禮記周官若吏不勝數未有非而罪者最宜詳于律而律無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上得引經以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者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子曰

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下之辭非百姓相殺也周官曰凡執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復讎之名雖同而其誅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宜定其制曰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以聞酌處之則經無失指矣有詔以悅申寃請罪詣公門流循州

侯知道 程俱羅





侯知道程俱羅靈州靈武人居親喪穿墻作冢皆身執其  
勞廬墻次哭泣無節知道七年俱羅三年不止知道墻塵  
積首率夜半傳墻踴而哭烏獸為悲號李華作二孝贊表  
其行曰厥初生人有君有親孝親為子忠君為臣兆自天  
命降及人倫并死不義忘生不仁過及智就為之禮文至  
哉侯氏創巨病殺手足胼胝以成高墳夜黑颯動如臨鬼  
神哭無常聲迴徹蒼昊直斬三年爾獨終身嗟嘆程生其  
哀也均顧後絕配瞻前無譏

李興

興有至行柳宗元為作孝門銘曰懿厥孝思茲惟淑靈

承粹和篤守天經泣侍羸疾默禱隱其引刀自嚮殘肌敗  
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惟時高高首不視聽創巨痛仍號  
于穹宇捧土濡涕頓首成墳指膺腐胔寒暑在廬草木悴  
死烏獸歎矧殊類異族亦相其哀筆有二位孝道爰與克  
脩厥載籍是登在帝有虞以孝杰杰仲尼述經以教子  
曾惟昔魯侯見命夷官亦有考叔悟莊稱純顯顯孝氏實  
與之倫哀嗟道路涕慕里鄰神錫秘祉三秀靈承而命存  
加亦表其門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合廷此碑號儼揚芬

林攢則肝反

林攢泉州人貞元初為樞唐討母醜者未及迎而病攢棄





官還及母亡水漿不入口五日自焚覺作冢樊尺連反廬  
其右有白鳥來甘露降觀察使李君初遣官屬驗實會露  
晞里人失色墮哭曰天所降露禍我耶俄而露復集鳥亦  
回翔詔作二闕于母墓前又表其簡蠲徭役時號闕下林  
家

萬敬儒

萬敬儒廬州人三世同居喪親廬墓刺血寫浮屠書斷手  
二指輒復生州改所居曰成孝鄉廣孝聚大中時宣宗衣  
其家

黃曰聖人治天下有道曰要在孝悌而已父父也子子

也兄兄也弟弟也推而之國國而之天下建一善而百  
行從其失則以法繩之故曰孝者天下大本法其末也  
至匹夫輩人行孝一槩而凶盜不敢凌天子喟而旌之  
者以其教孝而求忠也故哀而著于篇

隱逸傳

序

古之隱者大抵有三槩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  
野而名姓從之雖萬粟之書猶尋軌而委聘也其次和治  
世且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于俗雖有所應其於爵祿  
也汎然沒悠然辭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怛然而不足招勅





其可貴也末焉者資福滿樂山林內審其才終不可當世  
取捨故逃丘園而不反使人常高其風而不敢如嘗焉唐  
祖賢人在位表多其道我不出器下擊者也雖然谷保其  
素非託默于語足崖壑而忘城闕也然放利之徒假隱自  
名以詭祿仕有相摩於道主號於南嵩少為仕途捷徑高  
尚之節喪焉故哀可喜景者類王篇

王績

王績字無功降州人性簡放不事拜揖兄通隋末大儒也  
聚徒河汾間傲古作六經又為中說以擬論語不為諸儒  
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傳通中績誕誕不娶以家事鄉

族慶弔昏冠不與也

與并

大業中舉孝弟厲潔授祿

正字不樂在朝求為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乃還鄉里績  
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時藥草自供以周易  
老子莊子置林頭他書罕讀也游北山東皇著書自號東  
臯子。高祖武德初以前官待詔門下省官給酒三升或  
問待詔何樂邪對曰良醢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目給  
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復調有司時太樂  
署又隸華家喜釀太學績求為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  
請曰有深意竟除之華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績曰天  
不使我酣美酒耶棄官去自是大樂丞為清職追述華酒





法爲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爲譜李淳風曰君酒  
家南董也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祀之尊爲師以掌  
配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  
酒邀者無貴賤輒往者五斗先生傳杜之松故人也爲刺  
史請精講禮者曰吾不能揖遜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  
之松贈以酒脯豫知終日命薄葬自誌其墓。績之仕以  
醉失職鄉人斬之斬居託無心子以見趣曰無心子居越  
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法曰穢行者不  
齒而無心子以穢行聞王黜之無醜色退而適茫茫之  
野野之邑而見穢士穢士撫髀部邪曰嘻子賢者而以

罪廢邪無心子不唯穢士曰願光教曰子聞蜚廉氏馬乎  
一者朱鬣白羸龍啟鳳瞻如舞終日不釋轡而  
以熱死一者重頭身尾駝頸絡膝踉蹌善蹶棄諸野終年  
而肥夫鳳不惜山栖龍不差泥蟠君子不尚繁以雜患不  
避穢而養精也其有處如此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洛州總管獨孤  
信見其少異之曰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爾及長君太白  
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字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  
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





唐書卷之五十三  
帝歎曰有司者欲官之不受息逸於陰陽推步暨  
樂無不善孟詵盧師等師事之昭隣有惡疾不可為感  
而問曰高鑿愈疾奈何答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  
為雨怒為風凝為霜相雪張為虹霓天常數也人之四肢五  
臟一覺一寐覺古心納往來源為榮衛章為氣色發為音  
聲人常數也陽用六形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失則蒸  
生熱否生寒結為滯滯音留滯為癱疽奔則喘之渴  
則焦槁發于面動于形天地亦然五結縮癰瘡疔飛流其  
危診也寒暑不時且蒸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癘瘡山崩土  
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其喘之川瀆竭涸其焦槁高鑿言

以藥石救以砭劑砭音反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

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鄰曰人事奈何曰心為之君  
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水小之謂也膽為  
之將以果決為務故欲大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大之  
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方  
之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機而作不俟終日  
圓之謂也復問養生之要答曰天有盈虛人有也危不自  
慎不能濟也故養生必先自慎也慎以畏為本土無畏  
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  
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動不立





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如此則人事畢及卒年百歲餘

田游巖

田游巖京兆人未徵時

高宗初

補太學生罷歸入太白山母

及妻皆有方外志後入箕山居許由冢旁自號由東鄰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撲帝謂曰先生此佳否荅曰臣所謂泉石膏肓呼光反煙霞痼疾者帝曰朕待君何異漢靈西皓乎因拜太子洗馬裴炎呼坐素厚善放還山葢衣耕食不交當世惟與韓法昭宋

之間為方外友

盧鴻

盧鴻字顥號潛學善書籀盧嵩山開元初備禮召再不至五年詔曰朕虛心引領于今數年雖得素履幽人之介而失考父滋恭之誼豈朝廷之故與生殊趣耶將縱欲山林往而不能反乎禮有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今城闕密邇不足為勞有司其齋束帛之具重宣茲旨想有以纒然易節副朕望焉鴻到東都謁見不拜曰禮者忠信所薄臣敢以忠信見帝拜諫議大夫固辭復下制許還山朝廷待失其以狀聞鴻到山中廣學廡以徒至五百人及卒帝賜



唐書卷之五十一 盧承禎  
萬錢鴻所居室自號空極云

吳筠

吳筠字貞節無陰人通經誼性高曠不耐沉浮於時去居  
嵩山玄宗遣使召見與語甚悅敕待詔翰林獻玄綱三篇  
帝嘗問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喪紙  
札耳復問神仙治鍊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  
主宜留意筠每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  
之懇求還嵩山詔為立道館大曆中卒

潘師正

潘師正貝州人居<sup>中</sup>遙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

茂松清泉臣所須也既不乏矣帝尊異之詔即其廬作堂  
唐觀時太常獻新樂帝更名析仙望仙翹仙曲卒年九十  
八謚體玄先生

司馬承禎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人奉潘師正傳辟穀道引術無不  
通師正異之曰我得陶隱居正一法逮而四世矣因辭去  
徧游名山廬天台山在會稽不出憲宗召至問其術對曰為道  
自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夫心自所知見每損之尚不  
能已况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  
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





則天下治帝嗟嘆曰廣成之言也開元中再被召魯象謙  
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刊正文句卒年八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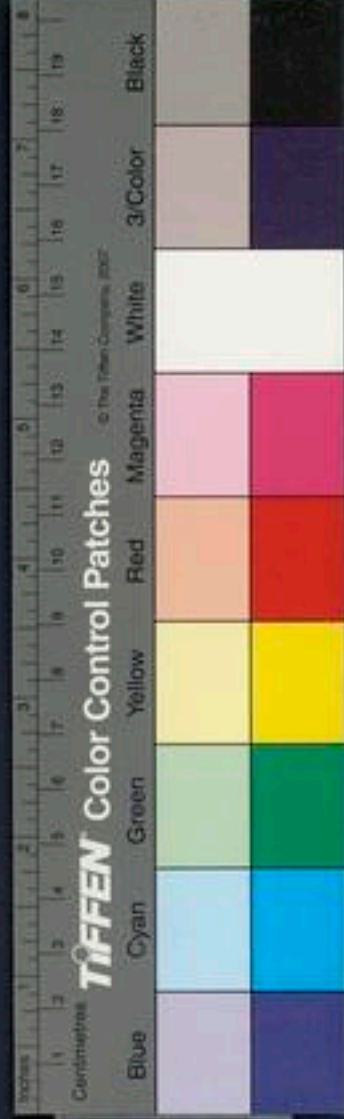
賀知章

賀知章字季直越州人性曠夷善談說陸象先曰季直清  
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謚聖初則天擢進士超  
拔群類科累遷太常博士開元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兼集  
賢院學士一日併謝宰相源乾曜語張說曰賀公兩命之  
榮足為光寵然學士侍郎孰為美說曰侍郎衣冠之選然  
要為且首更學士懷先王之道經緯之文然後處之此其  
為聞也知章晚節尤誕放遊里巷自號四明狂客及秘

書外監每醉輒屬辭筆不停書咸有可觀未始刊飭善草  
隸好事者具筆研從之意有所愜不復拒然紙纒十數字  
世傳以為寶天寶初夢符帝居數日寤乃請為道士還鄉  
里詔許之以宅為千秋觀而居詔賜鏡湖剡川一曲卒年  
八十六

秦系

秦系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客泉州南安有大松百餘  
章系結廬其上穴石為研注老子彌年不出與劉長卿喜  
以詩相贈荅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為五言長城系用偏師  
攻之雖老益壯年八十餘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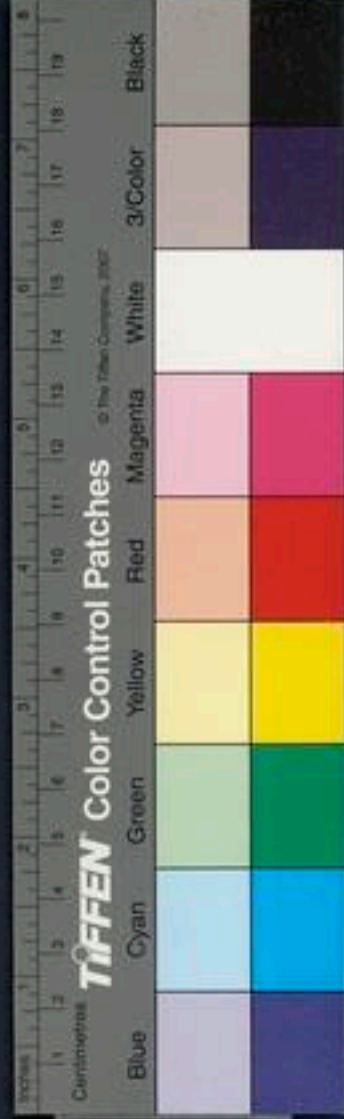
張志和

張志和字子同婺州金華人始名龜齡母夢佩生腹上而產志和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因賜名以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玄真子亦以自號有章詣者為撰內解志和又著太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兄鶴齡恐其遁世不還為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椽橋居勺反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觀察使陳少游往見為終日留表其居曰玄真坊以門隘為買地大其闕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為構之人號大夫橋帝嘗賜奴婢各一志和

配為夫婦號漁童善書陸羽嘗問孰為往來者對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口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何有往來。顏真卿為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蔽漏請吏之志和曰願為浮家泛宅之往來茗雪間茗音佛雪音立甲反水名在吳興辯捷類如此。善圖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舐筆輒成舐甚漁歌憲宗圖直求甘歌不能致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

陸羽

陸羽字鴻漸復州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諸水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室爻之漸白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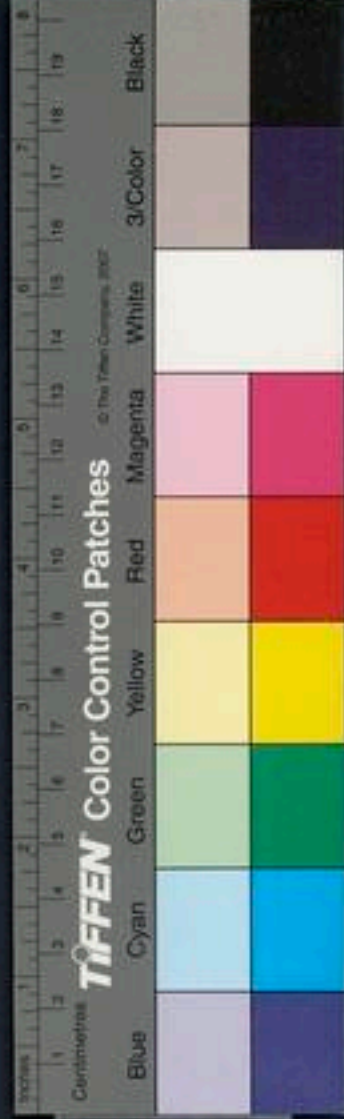


陸龜蒙字魯望少志  
寂通六經太義尤明春秋舉進士一  
以陸為氏名而字之上元初甫并更隱苕溪自稱陸翁  
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裴回不得意或慟哭而  
歸故時謂接輿也必與壯貞元末卒德羽嗜茶著經三篇  
言茶之原之法之且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時翫茶者至  
陶羽形置煬突間知心為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  
茶之功李季卿宣慰心江南次臨淮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  
熊執器前季卿為五舉柸至江南又有薦羽者召之羽衣  
野服挈具而入季卿心不為禮羽愧之更著毀茶論

陸龜蒙

陸龜蒙字魯望少志寂通六經太義尤明春秋舉進士一

不中居松江甫里名之所論撰借人書篇帙壞舛必為輯統  
刊正樂聞人學講訟心不倦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下  
雨潦則與江通故堂苦饑身舂鉅粟刺無休時茶千毛反  
或畿其勞荅曰堯舜微音微瘠微音禹胼胝彼聖人也吾  
一褐衣敢不勤乎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  
第。又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不乘馬升舟設蓬  
蓆齋菓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  
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音江上丈夫後以高士召  
不至李蔚素與善及當國召拜拾遺詔方下龜蒙卒。陸  
氏在姑蘇其門有巨石心祖績嘗事吳為鬱林太守罷歸





唐書詳節卷之五十一  
無柴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為重人稱其庶號鬱林石世保  
其居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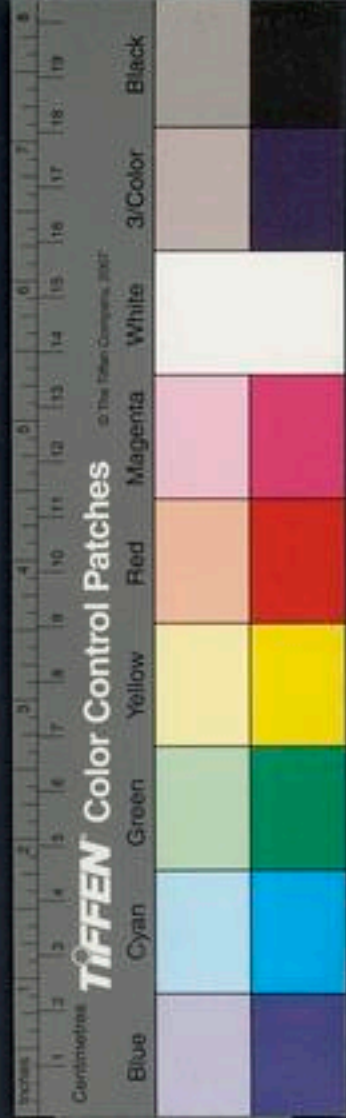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一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二

循吏傳

序

治者君也求所以治者民也推君之治而濟之民吏也故  
吏良則法平政成不良則王道弛而敗矣在堯舜時曰九  
德咸事也百工惟時也在周武王時曰棫櫟能官人也南  
山有臺樂得賢也是循吏之效也堯舜五帝之盛帝文武  
三王之顯王不能去是而治後世可乎哉唐興承隋亂離  
剗被荒荼始擇用州刺史縣令太宗嘗曰朕思天下事丙  
夜不安枕求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鈇姓名於屏風卧





唐書言卷之五十一  
無柴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為重人稱其庶號鬱林石世保  
其居云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一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二

循吏傳

序

治者君也求所以治者民也推君之治而濟之民吏也故  
吏良則法平政成不良則王道弛而敗矣在堯舜時曰九  
德咸事也百工惟時也在周武王時曰棫櫟能官人也南  
山有臺樂得賢也是循吏之效也堯舜五帝之盛帝文武  
三王之顯王不能去是而治後世可乎哉唐興承隋亂離  
剗被荒荼始擇用州刺史縣令太宗嘗曰朕思天下事丙  
夜不安枕求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鈇姓名於屏風卧





與對之得才否狀輒疏之下方以擬廢置又詔內外官五  
品以上舉任縣令者於是官得其人民去歎愁就安安都  
督刺史其職然州縣開遣使者循行天下勅舉不職始都  
督刺史皆天子臨軒冊受後不復冊然猶受命日對便殿  
賜衣物乃遣玄宗開元時已辭仍詣側門候進止所以光  
寵守臣以責其功初刺史準京官得佩魚高宗敕五品以  
飾以品卑者假緋魚開元中又錮廢酷吏懲無良群臣化  
之華苛矯之風魏音爭以惠利顯復詔三省侍郎缺擇嘗  
任刺史者即官缺擇嘗任縣令者至宰相名臣莫不孜孜  
言長人不可輕受亟易是以授受之間雖不能皆善而所

得十五故叶氣嘉生蕃為太平垂祀三百與漢相埒致之  
之術非循吏謂何故俗以次治宜以著厥庸若將相大臣兼  
以勛闕著者各見本編不列於茲

韋仁壽

韋仁壽京兆萬年人隋大業末為蜀郡司法書佐斷獄平  
得罪者皆自以韋君所論死無恨高祖素聞仁壽治理詔  
檢校南寧州都督寄治越雋詔熾一按行尉勞仁壽將兵  
五百人循西洱河洱而開地數千里稱詔置七州十五縣  
酋豪皆來賓見即授以牧宰威令簡嚴人人安悅將還首  
長泣曰天子藉公鎮撫奈何欲去我仁壽曰吾奉詔第撫



唐書詩林卷之五十一 李素立傳 二 崑  
循庸政擅留夷夏父老乃悲帝祖行遣子弟隨貢方物天子大悅歲餘卒

張允濟

張允濟青州北海人仕隋為武陽令以愛利為行元武民以恃牛依婦家者久之率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牛民訴縣縣不能決乃詣允濟允濟曰若自有令吾何與為與預民泣訴其仰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婦家牛我無豫即遣左右撤家曰可以此牛還婦家服罪。有行人夜發遺袍道中行上里乃寤人曰吾境未嘗拾遺可

還取之既而得一舉政尤異遷高陽郡丞郡缺太守獨統郡事吏下畏悅貞觀初擢幽州刺史卒

李素立

李素立趙州人武德初擢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搖則人無以措手足方大業經知奈何輦轂下先棄刑書乎帝嘉納由是恩顧獨異以親以解官起授七品清要有司疑雍州司戶用疾於帝曰妾而不清復擬秘書郎帝曰清而不要乃授侍御史。初突厥鐵勒部內附即其地為瀚海都護府詔素立領之素立以不足用兵遣使諭降夷人感其惠率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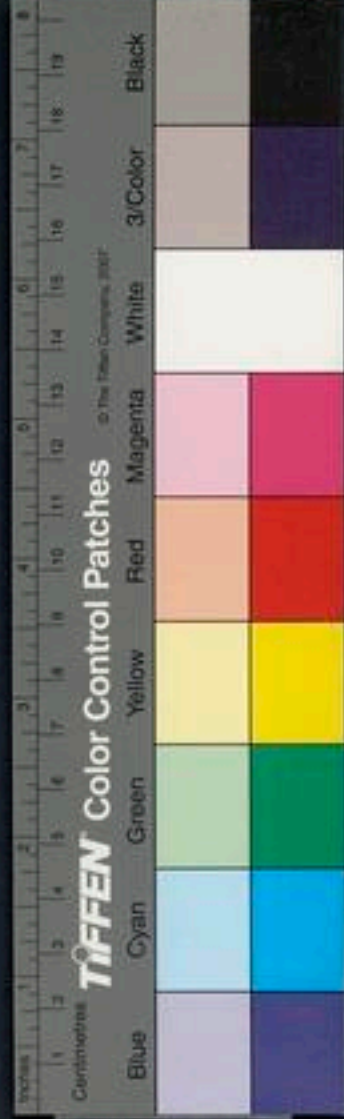
牛以獻素立止受酒一杯歸其餘乃開屯田立署次虜益  
畏威卒謚曰平

薛大昂

薛大昂字重臣蒲州汾陰人高祖時為山南道副大使開  
屯田以實倉廩遷滄州刺史無隸渠久壅塞歲者大昂浚  
治屬之海商賈流行至民歌曰新溝通舟楫利屬滄海魚  
鹽至昔徒行今騁駟天哉薛公德房彼又疏長葦漳衛三  
渠泄汗潦水不為害是時鄭德本在瀛州賈敦頤為冀  
州皆有治名故河北緇鐔脚刺史錄求徽中卒

賈敦頤

賈敦頤曹州人貞觀時數歷州刺史貧廉潔入朝常盡  
行車一乘弊甚羸馬繩羈道上不知其刺史也久之徙瀛  
州刺史瀕滹沱澗二水滹方無反寇歲溢溢滹音壞室廬  
浸如數百里滹及敦頤為立堰庸水不能暴百姓利之。  
弟敦實為饒陽令政清淨吏民嘉美舊制大功之嫌不連  
官朝廷以其兄弟治行相高故不徙以示寵永徽中遷洛  
州洛多豪右占田類踰制敦頤舉沒者三千餘頃以賦貧  
民發姦擿伏下無能欺卒于官敦實咸亨初高宗為洛州  
長史亦寬惠人心懷向洛陽令楊德幹矜酷烈杖殺人以  
立威敦實諭止曰政在養人傷生過多雖能不足貴也德





幹為哀減始洛人為敦頤刻碑大市旁及敦買入為太子  
右庶子人復為立碑其側故號棠棣碑永淳初高宗致仕  
卒年九十餘德幹歷四州刺史有威嚴時語曰寧食三斗  
炭不逢楊德幹

田仁會

田仁會長安人擢制舉為平州刺史歲旱自暴以祈而雨  
大至穀遂登人歌曰父母育我兮田使君挺精誠兮上天  
聞中田致雨兮山出雲倉廩實兮禮義申君常在兮不患  
貧。遷勝州都督境有風賊仁會捕格夷之城門夜  
無寇迹轉右衛將軍卒

韋景駿

韋景駿中明經歷肥鄉令方河北饑身巡閭里勸人通有  
無教導撫循縣民獨免沉散及去人立石著功。後為貴  
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  
而忘孝邪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  
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誦自新遂為孝子。後為趙州長  
史道出肥鄉民喜爭奉酒食迎犒有小兒亦在中景駿曰  
方兒曹未生而吾去邑非有舊恩何故來對曰耆老為我  
言學廬館舍橋障皆公所治意公為古人今幸親見所以  
來留終日。遷房州刺史又州窮險有蠻夷風無學校好祀



淫鬼景駭為諸生首舉能祠無名者治民求所以便之類  
如此

韋冊

韋冊字文明京兆萬年人擢明經為容州刺史教民耕織  
止惰游興學校屯田二十四所仁化大行。徙江南西道  
觀察使冊計口受俸委餘於官罷八州冗食者收其財始  
民不知為瓦屋草茨竹椽久燼則憂而焚冊召工教為陶  
聚材於場度其費為估不取贏利人能為屋者受材瓦于  
官免半賦徐取其償逃木後者官為代之貧不能者畀以  
財身往勸督置南北市為營以舍軍以廢倉為新廐馬息

不死築堤扞江長十二里實以疏漲凡為陂塘五百九十  
八所灌田萬二千頃。有吏主倉十年冊覆其糧亡三千  
斛籍其家盡得文記乃權吏所奪召諸吏曰若恃權取於  
公罪也與若期一月還之皆頓首謝及期無敢違卒年五  
十八。宣宗讀元和實錄見冊政事卓然它日與宰相語  
元和時治民孰第一周墀對曰臣常守江西韋冊有大功  
德被八州歿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乃詔觀察使統于裒  
巨至反音治死下沒反  
統于虜復姓裒其名  
上冊功狀命刻功于碑。子宙為  
永州刺史俗不知法多觸罪宙為書制律并種植為生之  
宜戶給之築常平倉收穀羨餘以待乏罷冗役九百四十





唐書卷之五十二 卷之五十二  
四貞縣舊置吏督賦宙俾民自輸家十相保常光期湘源  
生零陵香歲市上供人苦之宙為奏罷民貧無牛以力耕  
宙為置社二十家月會錢若干探名得者先市牛以是為  
准久之牛不乏立學官取仕家子弟十五人之咸通中  
卒

薛元賞

薛元賞亡里系所來為寧武節度使罷泗口猥稅人以為  
便拜京兆尹都市多使少年以黛黛眉露露眉眉眉如髮髮如詭力割  
斂坊間斂坊間元賞到府三日收惡少秋死三十餘輩陳市  
餘黨餘黨爭以火滅其文元賞長吏長吏不能推言時弊件白之

禁屯軍佔勢獲府縣禁屯軍佔勢獲府縣管數與爭不少縱由是軍暴折  
百姓賴安宣宗立拜百姓賴安宣宗立拜加度節度使卒

何易子

何易子為益昌令刺入崔朴常乘春與賓屬汎舟出益昌  
旁索民挽索民挽綽索民挽易子身引舟朴驚問狀易子曰方春百  
姓耕且蚕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愧與賓客疾馳去○鹽  
鐵官權取茶利詔下所在無敢隱易子視詔書曰益昌人  
不征茶且不可活利厚賦毒之乎命吏閣詔吏曰天子詔  
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竄耶對曰吾敢愛一身移暴于民  
乎亦不使罪爾曹乎亦不使罪爾曹自焚之觀察使素賢之不効也○民





有死喪不能具葬者以俸救更為辯召高年坐以問政得失凡闕民在廷易丁丁寧曉指証直扶楚遣之不以付吏獄三年無因督賦役不忍迫下戶或以俸代輸銷給往來傳符外一無所進故無異稱以中上考遷羅江令刺吏裴休嘗至其邑導侍不過三人廩約蓋資性云

儒學傳

序

高祖始受命銀鑿銀流類意天下畧定即詔有司尚公孔子廟于國學以特祠求其後議加爵土國學始置生七十員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孫為之太學百四十員取五品

以上四門學百三十員取七品以上郡縣三等上郡學置

生六十員中下以十為差上縣學置生四十員中下亦以

十為差又詔宗室功臣子孫就秘書外省別為小學宗

身其上居勞反車上堂下居風灑露沐灑功納反然然情經

術即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為學士與議天下事

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館音開引四學士音開查宿更休聽朝之間

則與討古今道前正所以成敗或日晡夜詩夜未

也艾夕未嘗少怠音觀六年詔罷周公祠更以孔子為先聖

顏氏為先師畫召天下博師老德以為學官數臨幸觀釋

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我賜以束帛生能通一經者得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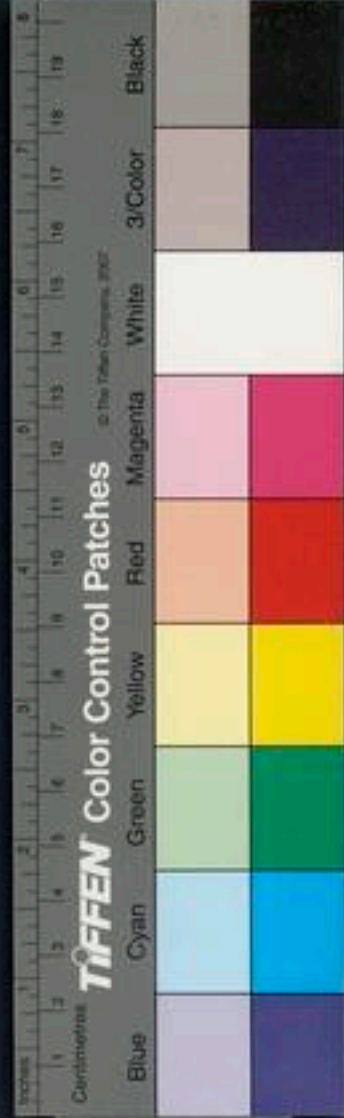
夏官羊中丞五十二





吏廣學會千二百區三學益生員并置書筭二學皆有博  
士大抵諸生員至三千二百自元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  
授經能通一經者聽入貢限四方秀艾挾策負笈集京  
師全唐文治燭然勅興於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  
群酋長並遣子弟入學鼓篋理堂者凡八千餘人紆修袂  
曳方履閭閻秩秩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帝又罷正五經  
繆缺頒天下示學者與誦儒粹章句為義疏齊故俾久其  
傳因詔前代通儒梁皇詔曰早反義褚仲都周熊安生沈  
重陳沈文阿周弘正張濂隋何妥劉炫等子孫並加引推  
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

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  
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一人用其書行其道宜有  
以褒大之自今並配享孔子廟庭於是唐三百年之盛稱  
貞觀寧木其然高宗尚史立武后矜權變至諸王駙馬皆  
得領祭酒初孔穎達等始者官發五經題與諸生酬問及  
是惟判祥瑞茶三牒即罷宗詔群臣及府郡舉通經士  
而褚無量馬懷素等勸講禁中天子尊禮不敢盡臣之置  
集賢院部分典籍乾元殲吐蕃書至六萬卷經籍大備  
又稱開元馬祿山之禍兩京所藏一為焚埃官膳私褚喪  
脫幾盡章庸之徒切為縵明學莫半反說文於是嗣帝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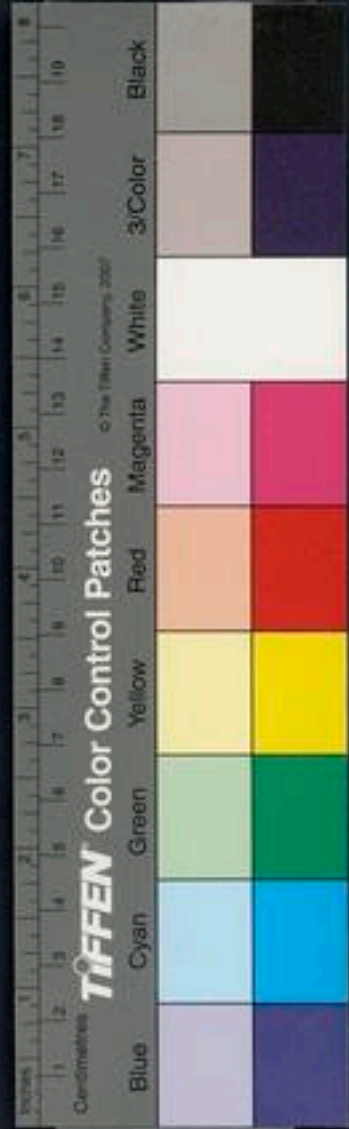




區救亂未之得安暇語貞觀開元事哉自楊綰鄭餘慶鄭  
重等以大儒輔政議優學科先經義黜進士後文辭亦弗  
能克也文宗定五經鏡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寥寥一二  
可紀由是觀之始未嘗不成於艱難而後敗於易也嘗論  
之武為救世破劑破敵一及石文其膏梁歟亂已定必以  
文治之不若是病損而進破劑其傷多矣然則武得之武  
治之不克爾且盜聖人反定而王故曰武創業文守成百  
世不易之道也若乃舉天下之一於仁義莫若儒儒待其  
人乃能光明厥功宰相太丘是已至專誦習儒儒無他大  
事業者則次為儒學傳

徐曠

徐曠字文遠博通五經明左氏春秋時首儒流重講太學  
授業常千人文遠從之質問不數日辭去以問其故答曰  
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與境彼有所未見有尚何觀重知  
其語召與反復研辯嗟嘆其能。性方正舉動純重李密  
王世充皆從受學太業初禮部侍郎許善心薦文遠及包  
愷褚徽陸德明魯達為學官擢國子博士也稱左氏有文  
遠禮有褚徽詩有魯達易有陸德明皆時冠云。高祖辛  
國學觀釋奠文遠發春秋題論難鋒生隨占對莫能屈  
帝異之卒年七十四孫有功自有傳





陸德明

陸元明字德明必子行蘇州吳人善名理三受學於周弘  
 正陳天建中後主為太子集名儒入講承元歿德明始冠  
 與下坐祭酒徐孝克敷經倚貴縱辯眾多一之獨德明申  
 荅屢奪其說舉坐浴賞世充平秦王辟為太學博士高祖  
 以釋奠召博士徐又遠浮屠慧乘道士劉世喜各講經德  
 明隨方立義徧析其要帝太喜曰三人者辯然德明一  
 舉輒蔽可謂賢矣卷四子博士卒論撰其多傳于世後太  
 宗閱其書嘉德明博辯以布帛三百段賜之

互註以本官為學士立本圖像亮為其題名字爵里

號十八學士時在選中者天謂之登瀛洲

曹憲

曹憲仕隋為秘書學士聚徒教授凡數百人公卿多從之  
 游於小學家尤邃自漢杜林衛宏以後古文亡絕至憲復  
 興場帝令與諸儒撰桂苑珠叢規正文字又註廣雅學者  
 推其該藏于秘書。貞觀中以弘文館學士召不至即家  
 拜朝散大夫當世榮之太宗嘗讀書有奇難字輒遣使者  
 問憲憲具為音註援驗詳復帝咨尚之。憲如以梁昭明  
 太子文選授諸生而同郡魏模公孫羅江夏李善和繼傳  
 授於是其學大興云





顏師古

顏師古字籀其先琅琊人少博覽精故訓學善屬文仁壽中李綱薦之授安養尉楊素見其年少謂曰安養劇縣子何以治之師古曰割雞未用牛刀素驚其言大後果以幹治聞。高祖入關謁見長春宮授朝散大夫累遷中書舍人專典機密師古性敏給明練治體方軍國務多詔令一出其手冊奏之工當時未有及者太宗嘗嘆五經去聖遠傳習寔訛師古於秘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成悉詔諸儒議於是各執所習共非詰師古師古輒引晉宋舊史隨方正答誼據該明出其悟表人人歎服帝因頒所定書於天下

下學者賴之俄拜秘書少監專刊正事古篇奇字世所惑者討析申熟必暢本源然多引後生與讎校抑素流先貴辨雖尚質富室子亦竄選中由是素議薄之斥為郴州刺史未行帝惜其才責曰卿之學信可稱者而事親居官朕無聞焉後宜自戒復留為故官。師古性簡峭視輩行傲然罕所推接及是頻被遣仕益不進罔然喪沮乃闔門謝賓客巾褐裘帔裘深云反放情蕭散為林墟之適多藏古圖書器物書帖亦性所篤愛與撰五禮成進爵為子又為太子承乾注班固漢書上之時人謂杜征南顏秘書為左丘明班孟堅忠臣。帝將有事泰山詔公卿博士雜定其





儀而論者爭為異論師古奏臣撰定封禪儀注書在十一年千時諸儒謂為適中於是付有司多從其說從征遼道病卒其所注漢書急就章大顯半時

互註貞觀中為秘書監請求天下書藏于內庫藝文志自武德以來詔誥大事多所草定本奉文練時書長於

文誥

孔穎達

孔穎達字仲達冀州人八歲就書子誦記日千餘言及長善屬文通步曆隋大業初舉明經四第授博士煬帝召天下儒官集東都詔學士與論議穎逕為冠又年最少老師宿

儒耻出其下陰遣客刺之匿楊玄感不得免太宗新即

位穎達數以忠言進帝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

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已雖

能仍就不能之人以容所未能已雖多仍就寡少之人更

資其多內有道外若無中雖實容若虛非特匹夫君德亦

然故易稱蒙以養正明夷以莅衆若其據尊極之位銜聰

耀明恃才以肆則上下不通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

此帝稱善。除國子司業與諸儒議曆及明堂事多從其

說以論撰勞加散騎常侍爵為子皇太子令穎達撰孝經

章句因文以意裁諷久之拜祭酒帝幸太學觀釋菜命穎

達





唐書卷一百三十三 子孫傳 十三 荷  
達講經畢上釋奠頌有詔褒美後太子稍不法頴達爭不  
已乳夫人曰太子既長不宜數面折之對曰蒙國厚恩雖  
死不恨劉切愈至後致仕卒。頴達與顏師古擢五經義  
訓凡百餘篇號義替詔改為正義云雖包貫異家為詳博  
然其中不能無謬元博士馬嘉運較正其失。子志終司  
業志子惠元力學寡言擢為司業三世司業時人美之

互註以本官為學士立本圖像亮為贊題名爵里號  
十八學士時在選中者天下謂之登瀛州 希亮

歐陽詢

歐陽詢字信本潭州人貌寢佹他括反性也敏悟絕人每讀輒

數行同盡博貫經史高祖擢為給事中詢初倣王羲之書  
後險勦過之因自名其體尺牘所傳人以為法高麗嘗遣  
使求之帝歎曰彼觀其書固謂形貌魁梧耶嘗行見索靖  
所書碑觀之去數步復反及疲乃布坐至宿其傍三日乃  
得去其所嗜類此。子通儀鳳中累遷中書舍人居母喪  
詔奪哀每入朝徒跣及門夜直藉橐以寢非公事不語還  
家輒號慟年饑未克葬居廬四年不釋服冬月家人以糗  
絮潛置席下通覺即徹去蚤孤母徐教以父書懼其墮堂  
遺錢使市父遺跡通乃刻意臨倣以求售數年書亞於詢  
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體褚遂良亦以書自名嘗問虞世





南曰吾事何如智未答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君豈得此  
曰孰與詢曰吾聞詢不擇紙筆皆得如志君豈得此遂良  
曰然則如何世南曰君若手和筆調固可貴尚遂良太喜  
通晚自矜重以狸毛為筆覆以兔毫管犀象非是未嘗  
書

朱子奢

朱子奢蘇州吳人貞觀初高麗百濟同伐新羅連年兵不  
解新羅告急帝假子奢散騎常侍持節諭旨平三國之憾  
子奢有儀觀夷人尊畏之二國上書謝罪贈遺甚厚初子  
奢行帝戒曰海夷重學卿為講大誼然勿入其幣還當以

中書舍人處卿子奢唯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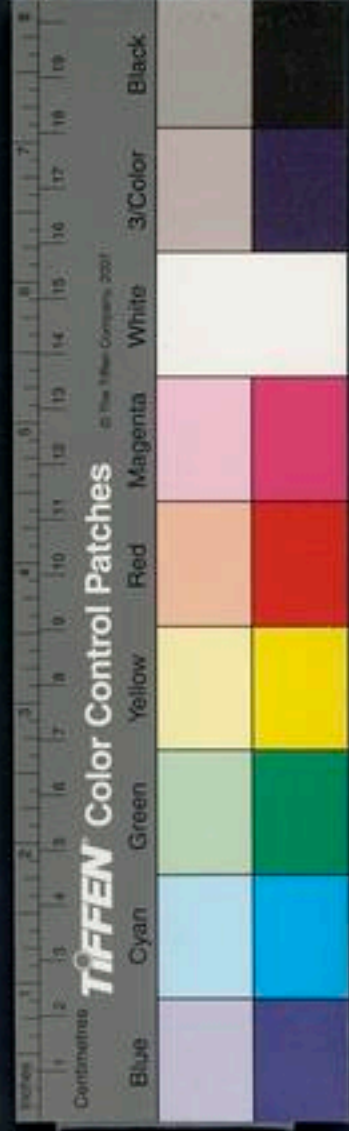
反以水

至其國為發春秘題納其

美女帝責違旨而猶愛其才以散官直國子學中遷弘文  
館學士。帝嘗詔起君紀錄滅否朕欲見之以知得失若  
何子奢曰陛下所舉無過事雖見無嫌然以此聞後世吏  
官之禍可懼也吏官全身畏死則悠悠千載尚有聞乎子  
奢為人樂易能劇談以經誼緣飭每侍宴帝令論辯群臣  
思禮其篤卒于官

張士衡

張士衡瀛州樂壽人九歲居母喪哀慕過禮博士劉軌思  
見之奇其操謂父文慶曰古不親教子吾為君成就之乃





授以詩禮大業兵起諸儒廢學唐興士衡復講教鄉里太子承乾慕風迎致謁太宗洛陽宮帝擢為崇賢館學士太子常問事佛營福其應奈何對曰事佛在清淨仁恕爾如貪憚驕虐卍盧含反卍盧雖傾財事之無損於禍且善惡必報若影赴形聖人言之備矣為君仁為臣忠為子孝則福祿永友是而殃禍至矣時太子以過失聞士衡因是規之然不能用也。子大隱儀鳳中為太常博士會太常仲春生瑞太廟高宗問禮官何世而然大隱對曰古者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近世元日奏瑞則二月告廟告者必有薦本幸始不得其時焉大隱沈正不詭從有大臣體

張嗣宗

示

張嗣宗蘇州崑山人高祖鎮太原引為客以經受秦王及太宗即位進無王諮議帝嘗問隋運將終得天下者何姓荅曰公家德柔天下係心若順天而動自河以北指撫可定然後長驅關右帝業可成至是自陳所言乃賜燕月池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嗣宗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百五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於先聖帝為之笑令群臣以春秋酬難帝曰朕昔受天誼於君今尚記之帝問欲何官因謝不敢帝曰朕從卿授經卿從朕求官何所疑嗣宗頓首願得國子祭酒授之末徵中致仕



蓋文達

蓋古齊字

蓋文達冀州信都人博涉前載尤明春秋三家刺史實抗  
集諸生講論劉焯音灼劉軌思孔穎達並以耆儒開門受業  
是日悉至而文達依經辯舉皆諸儒意所未叩一坐厭歎  
抗竒之問安所從學焯曰若人岐嶷魚力反出自天然以多  
問寡則焯為之師抗曰冰生於水而寒於水其謂此耶宗  
人文懿亦以儒學稱當時號二蓋高祖於秘書省置學以  
教王公子文懿為國子助教既升席公卿更相質問文懿  
聲曉密微遠近宗仰終國子祭酒

谷那律

谷那律魏州昌樂人貞觀中累遷國子博士淹識群書褚  
遂良嘗稱為九經庫遽諫議大夫從太宗出獵遇雨沾漬  
因問曰雨衣若為而無漏那律曰以瓦為之當不漏帝悅  
其直賜帛二百段卒

蕭德言

蕭德言字文行系出蘭陵明左氏春秋首觀時歷著作即  
弘文館學士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詔魏徵虞世南褚亮及  
德言哀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愛其書博  
而要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德言晚節學  
愈苦妻子諫曰老人何自苦谷曰對先聖之言何復憚勞





許叔牙

許叔牙字延基句容人貞觀時拜弘文館直學士於詩禮尤邃獻詩纂義十篇太子寫付司經高知眉見之曰欲明詩者宜先讀此。子儒字文舉高宗時為太常博士初長孫無忌等議祠令及禮用鄭玄六天說本淳風曰司馬遷天官書太微宮五精之神五星所奉有人主象故名曰帝周官兆五帝四郊又有祀大帝皆不言天知太微之神非天也經稱郊祀后稷王肅以郊圓丘為一玄析而二之曰圓丘曰郊非聖人意經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之祀天也星不足以配天之矣請四郊迎

氣祀太微五帝郊明堂置六天說止祀昊天方丘既祭地又祭神州北郊皆不載經請止一祠詔曰可乾封初帝已封禪復詔祀感帝神州以正月祭北郊郝處俊等奏願會奉常司成博士普議於是子儒博士等請循武德詔書明年詔圓方二丘明堂感帝神州宜奉高祖太宗配仍祭昊天上帝及五天帝於明堂

敬播

敬播河東人貞觀初擢進士第遷太子司議即時初置是官尤清近中書令馬周歎曰恨資品妄高不得歷此職及與令狐德棻等撰晉書大抵凡例皆播所發也敬播歷





唐書卷之三十三 荀勗傳 十八  
給事中始播與許敬宗撰高祖實錄房玄齡等撰行播陳壽  
之流乎玄齡患顏師古注漢書文繁今撮其要為四十篇  
是時漢書學大興其章章者若劉伯莊秦景通兄弟劉訥  
言皆名家伯莊者彭城人修崇賢傳亦著百餘篇秦景通晉陵人與弟暉俱  
有名皆精漢書號大秦君小秦君當時治漢書非其授者  
以為無法

即餘令

即餘令定州人博學擢進士第授霍王元軌府參軍事從  
父知年亦為王友元軌每曰即餘令二賢皆入府不意培塿  
而松栢為林培塿即斗父改著作佐即卒

徐齊肅

徐齊肅字將道湖州長城人八歲能文天宗召試賜所佩  
金削刀高宗時進四臺舍人咸亨初詔突厥酋長子弟得  
事東宮齊肅諫以為德乘頌冒之裔鮮潔削任使在左右  
非所謂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左右惟其人之義。子琴李  
元固幼有敏性及壯寬厚長者舉秀才第為萬年主簿  
天授三年上書言書有五聽令有三覆慮失情也比犯大  
逆詔使者勘當得實輒決人命至重萬有一不實所訴無  
由以就赤族豈不痛哉此不足檢下之姦亂適長使人威  
福耳臣請如令覆奏則死者無恨聖曆中東都留守楊再





思王方慶共引為判官方慶善禮學堂諸賢疑晦堅為申  
釋常得所未聞屬文典厚再思每目為鳳閣舍人樣。玄  
宗改麗正書院為集賢院以堅充學士副張說知院事帝  
大誦集賢樓舍在百司上說令揭大榜以侈其寵堅見遠  
命徹之徹丑曰君子烏取多尚人堅於曲故多所諳識諳  
合反凡士當讓次高選卒年七十餘齊咄姑為太宗充容  
記也姊為高宗姨好皆明圖史議者以堅父子如漢班氏。堅  
子嶠字巨山遷中書舍人父子相次為學士自祖及孫三  
世為中書舍人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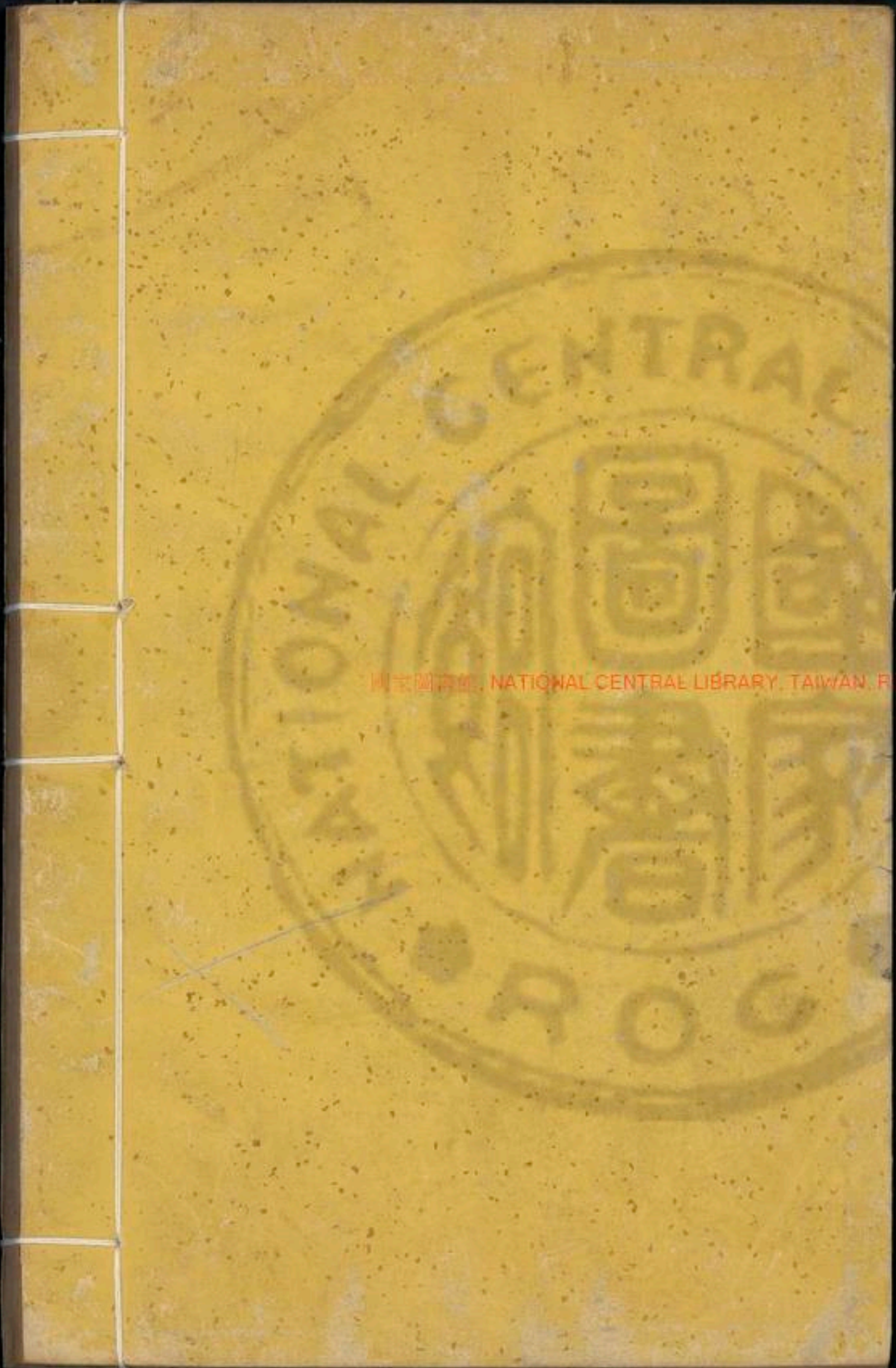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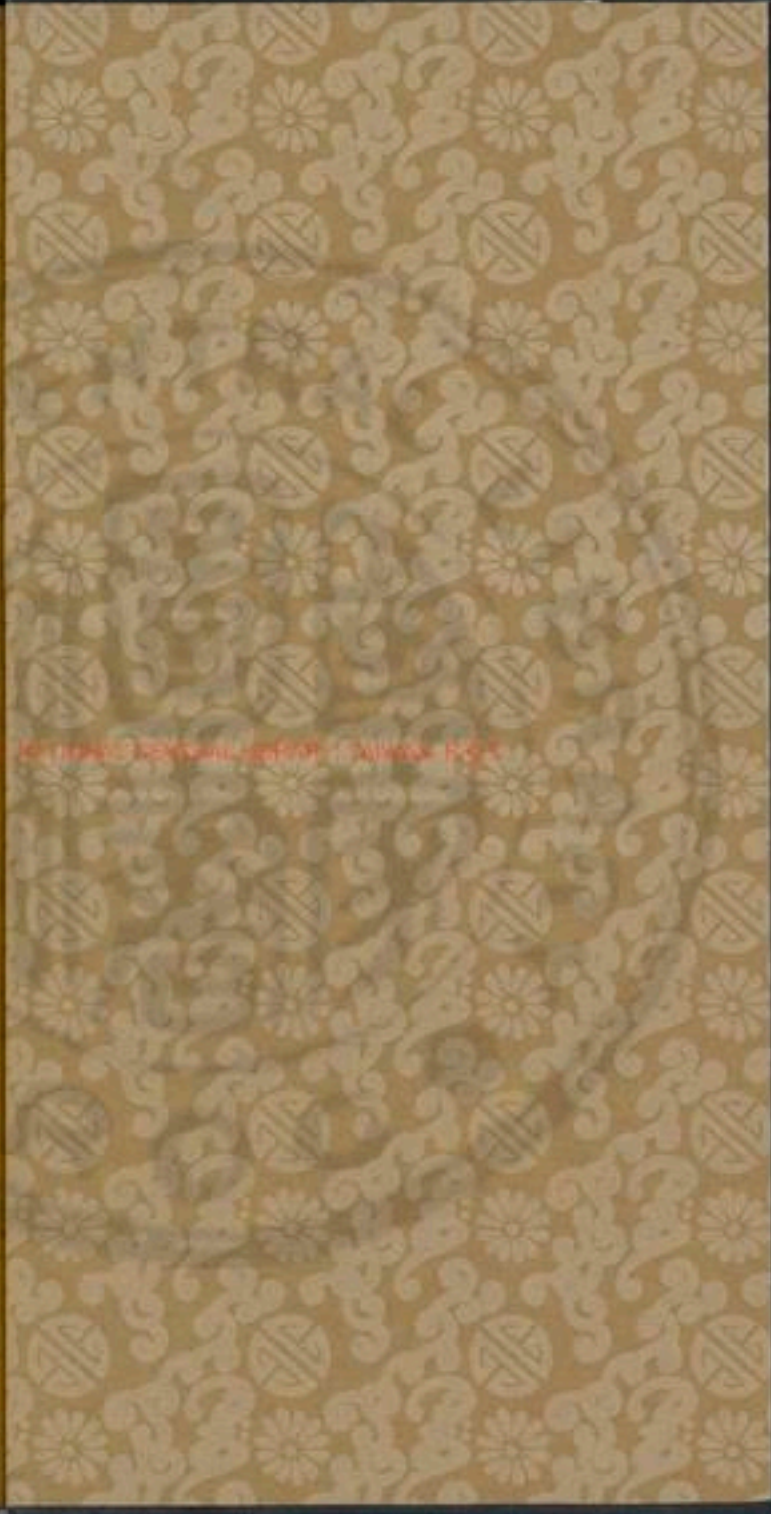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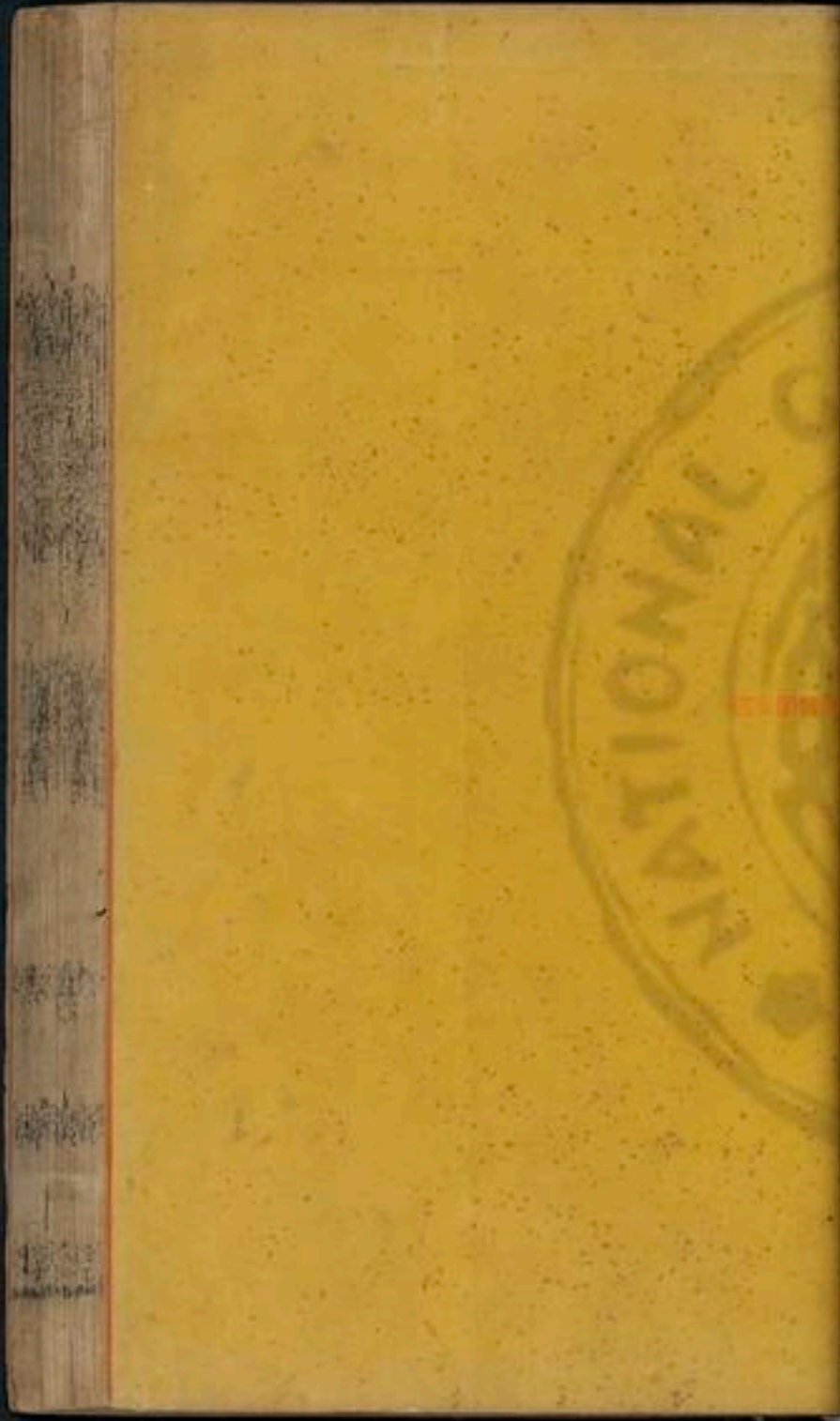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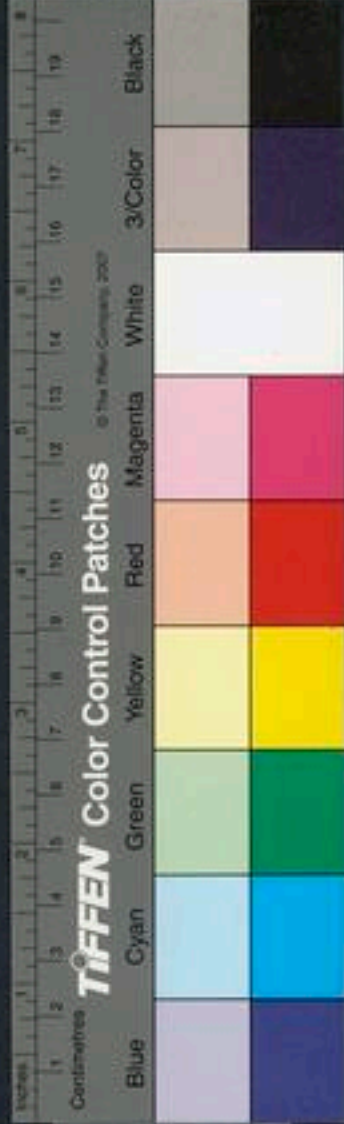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289788

v. 1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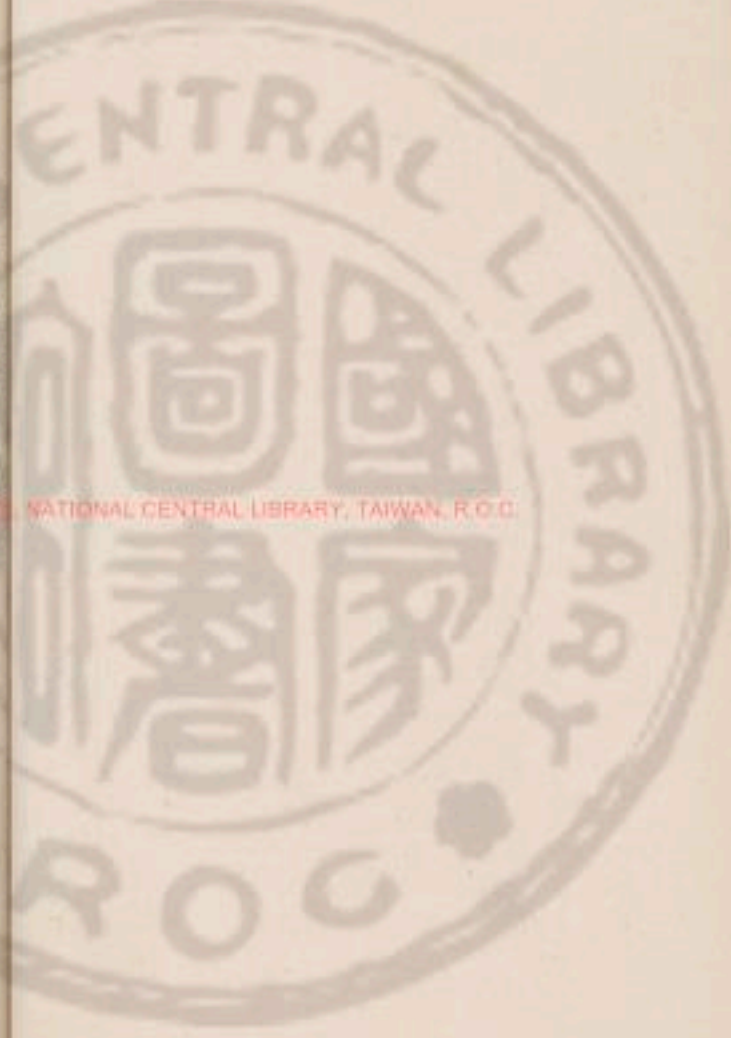


東來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三

儒學傳

沈伯儀

沈伯儀湖州吳興人武后時為太子右諭德初韋萬石議  
明堂大饗事上言鄭玄說祀五天帝王肅謂祀五行帝貞  
觀禮從玄至顯慶禮祀昊天上帝乾封詔書祀五天帝兼  
祀昊天上帝詔書從貞觀禮儀鳳初顯慶初封上元儀詔  
祀事一用周制今應何樂高宗廼集諸儒議未能定於是  
大饗參用貞觀顯慶二禮垂拱元年成均助教孔玄義奏  
嚴父莫大於配天天於萬物為最大推父配天孝之大尊





之極也易稱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天也昊天祭宜祖考並配請以太宗高宗配上帝於圓丘神堯皇帝配感帝南郊伯儀曰鄭玄曰禘郊祖宗皆配食也祭昊天圓丘曰禘祭上帝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明堂曰祖宗請以高祖配圓丘方澤太宗配南北郊高宗配五天帝元萬頃等議令禮昊天上帝等五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以申孝也易薦上帝配祖考有兼配義高祖太宗既兼祀五帝當如舊請奉高宗歷配焉自是郊丘三帝並配云伯儀歷祭酒修文館學士卒

路敬淳

路敬淳具州人少志學足不復門居親喪倚廬不出者三年後擢進士遷漢賢館學士數受詔纂輯慶邸儀典武后稱之尤明姓系自魏晉以降推本其來皆有條序著姓略表冠系錄等百餘篇唐初姓譜學唯敬淳名家其後柳冲韋述蕭穎士孔至各有撰次之路氏

王元感

王元感濮州人擢明經高第所撰書糾繆春秋振滯禮繩愆等凡數十百篇上之魏知古見其書歎曰五經指南也而徐堅等惜其異聞每為助理聽疏薦之遂下詔褒美以為儒宗元感初著論三年之喪以三十有六月譏議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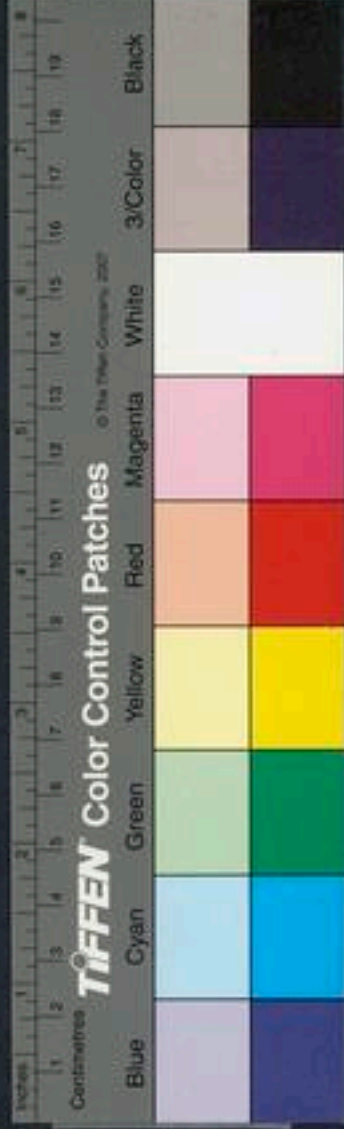


儒張東之破其說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由古而然暮而  
小祥食菜果又暮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並曰禫徒敢  
友除服祭名  
食酒肉鄭玄以內容一月自喪至禫凡二十七月子於親  
喪有終身之痛創巨者日久齟音痛深者愈逢何歲月而  
止乎故練而慨然悲慕未盡而踊擗之情差未祥而廓然  
哀傷已除而孤藐之懷更劇此情之所致寧外飾哉故先  
王立其中制使情文兩稱是以祥則縞帶素紕必二禫則  
無不佩夫去哀麻襲錦殺行禮之人皆不忍直為節之以  
禮巨如之何炬音反故仲由不能過制為姊服孔鯉不能過  
菴哭毋佞詎不懷畏名教之嚴也當世謂東之言不詭聖

人而元感論遂廢

王紹宗

王紹宗字承烈系本琅琊徙江都少貧挾嗜學工草隸  
書取庸足給即止人厚償輒不受徐敬業起兵聞其行以  
幣劫之稱疾復令唐之奇強遣不赴敬業將殺之之奇曰  
彼人望也殺之沮士心由是免事李孝遠表其節武后  
召赴東都擢太子文學進祕書少監紹宗雅脩飭當時  
公卿莫不慕悅其風帝與入書曰鄙夫書無工者特由水  
墨之積習耳常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吳中陸大夫  
常以余比虞君以不隱寫故也聞虞彼中畫腹與余正同





虞即世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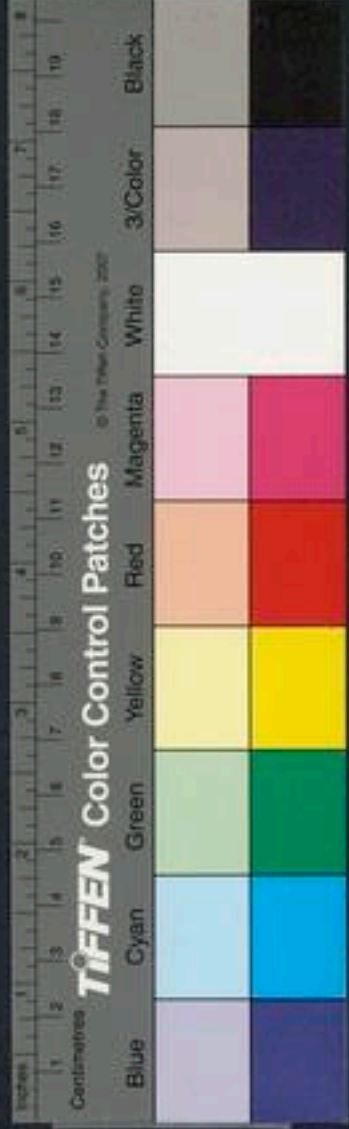
尹知章

尹知章絳州翼城人少雖學未甚通解夙愛人持巨鑿破其心內若劑焉篤悟志思開徹遂徧明六經諸生常講授者更北面受大義轉國子博士馬懷素緒定祕書奏知章是正文字休沐講授未嘗輒。性和厚人不見有喜愠未嘗問產業其子欲廣市樵末為戚中計知章曰如而計則貧人何以取資且三尚應奪民利耶卒官所

張齊賢

張齊賢陝州阌人初為太常奉禮郎武后詔百官議

告朔於明堂讀時令布政事太常博士辟問仁譖曰經無天子月告朔惟玉藻天子聽朔南門之外周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都鄙于寶曰建子月吉朔日也此玉藻聽朔同誼今元日讀時令合古聽朔事告朔者諸侯禮也臣請罷告朔月祭齊賢質曰穀梁氏稱閏月天子不告朔它月故告朔矣左氏言魯不告閏朔為棄時政則諸侯雖閏告朔矣周太史頒朔于邦國玉藻閏月王居門是天子雖閏亦告朔二家去聖不遠載天子諸侯告朔事顯弗繆今議者適以太宰正月之吉布政邦國而言天子元日一告朔殊失其旨一歲之元六官自布所職之典于寶謂言為





為朔故世人繆吉為告據總失經不得為法議者又引左氏說專在諸侯不知玉藻與左氏說正同而獨於天子言歲首一告何去取之恣也諸侯受朔天子藏於廟天子受朔於天宜在明堂故告時帝配祖考禮不可罷王方慶又推言明堂布政之宮所以明天氣統萬物也漢儒以明堂太廟為一宗祀其祖而配上帝取宗祀曰清廟王室為太室向陽為明堂建學為太學園水為辟雍異名同事古之制也天子以正月上辛總受十二月政於南郊還藏于祖廟月取一政頒之明堂諸侯則受之於天子藏之祖廟月取一政行之于國王者以其禮告廟謂之告朔視月之政

謂之視朔今元日通天宮受朝有司遂讀時令布政古之禮也陛下幸建明堂遵用告朔事若月一聽則近于煇位孟月視朔惟制定其禮成均博士吳楊吾等請兼如齊魯方慶議不數歲禮亦廢。時東都置太社祝欽明問周家田主用所宜本今社主石柰何齊賢等議社稷主用石亦可奉而行也周之所用宜本其民間之社歟非太社也又問社稷壇墠四方用色而中不數尺冒黃土謂何齊賢等曰天子太社度廣五丈分四方土冒黃土象王者百復被四方祭牲皆用大牢其後改先農曰帝社又立帝稜皆齊賢等參定累遷諫議大夫卒



柳冲

柳冲蒲州虞鄉人父楚賢大業中為河北縣長高祖兵興  
 先君素據郡固守楚賢說曰隋之亡天下共知唐公名在  
 圖錄動以誠信夾豪景赴天所贊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君素不從楚賢自歸授侍御史貞觀中持節册拜突  
 厥辭其遣不受歷都督刺史皆有名。冲好學多所研總  
 臺龍中脩國史初太宗命諸儒撰氏族志甄善研姓其後  
 門胄與替不常冲請改脩其書帝詔魏元忠等又冲其取  
 德功時望國籍之家等而次之會元忠等繼物故先天時  
 曾為復詔冲討綴書遇成號姓系錄後柳芳者論其詳今

刪其要芳之言曰氏族者古史官所紀也昔周小史定繫  
 世辨昭穆故古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大  
 夫名號繼統左丘明傳春秋亦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  
 胙之土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以謚為族昔堯賜伯禹姓  
 曰姒氏曰有夏伯厓姓曰姜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  
 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或氏於國則齊魯蔡吳氏於  
 謚則文武成宣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  
 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烏五鹿  
 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於是受姓命氏粲然衆矣秦既滅學  
 公侯子孫失其本系司馬遷父子迺約世本脩史記





因周譜明世家迺知姓氏之所由出先王之封既絕後嗣蒙福猶為疆家漢高帝興徒步有天下命官以賢詔爵以功誓曰非劉氏王無功侯者天下共誅之先王公卿之胄才則用不才棄之不辨士與庶族然則始尚官矣然猶徒山東豪傑以實京師齊諸田楚屈景皆右姓也其後進拔豪英論而錄之蓋七相五公之所由興也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已其州太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為之以定門胄品藻人物晉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別貴賤分士庶不可易也于時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偽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晉氏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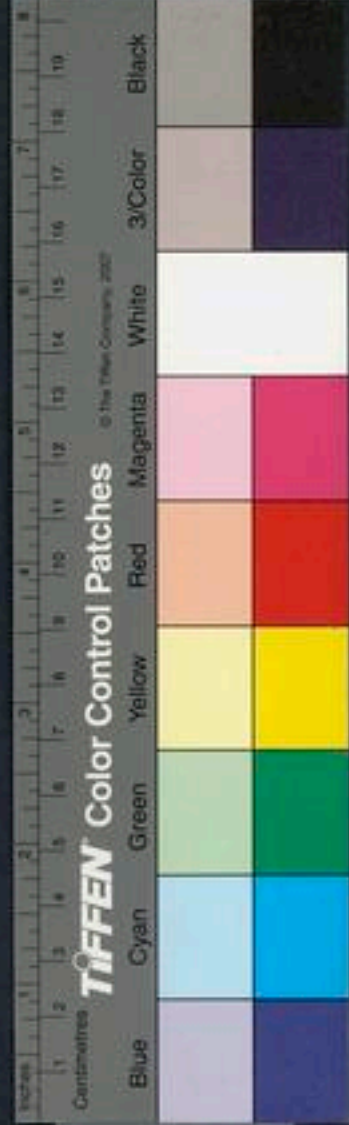
氏譜學出焉由是有譜局令史職比曰蓋江則為僑姓東南則為吳姓山東則為郡姓關中亦為郡姓代北則為虜姓虜姓者魏孝文帝遷洛有八氏十姓出於帝宗屬或諸國從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為部落大人並號河南洛陽人郡姓者以中國士人差第閭閻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僕者曰華胄尚書領護而上者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為乙姓散騎常侍太中大夫者為丙姓吏部正員郎為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北齊因仍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選故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則為右姓太和以郡四姓為右姓周建德氏族以





四海通望為右姓隋開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則為右姓唐貞觀氏族志凡第一等則為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門為右姓柳冲姓族系錄凡四海望族則為右姓不通歷代之說不可與言譜也今流俗獨以崔盧李鄭為四姓加太原王氏號五姓蓋不經也夫文之弊至于尚官尚官之弊至于尚姓尚姓之弊至于尚詐隋承其弊不知其所以弊迺反古道離鄉舉離地著直隸及尊執事之吏於是乎士無鄉里里無衣冠人無廉恥士族亂而為人借矣故善言譜者繫之地望而不惑管之姓氏而無疑綴之婚姻而有別山東之人質故尚婚媿其信可與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

物其智可與也關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達可與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貴戚其恭可與也及其弊則尚婚媿者先外族後本宗尚人物者進庶孽遺嫡長尚冠冕者略仇讎慕容華尚貴戚者徇勢利亡禮教四者俱弊則失其所尚矣人無所守則士族削則國從而衰管仲曰為國之道利出道利出一孔者王三孔者彊三孔者弱四孔者亡故冠婚者人道大倫周漢失之官人齊其政一其門使下知禁此一孔也故王魏晉官人尊中正立九品卿有異政家有競心此二孔也故彊江左代北諸姓紛亂不一其要無歸此三孔也故弱隋唐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于鄉黨





政煩於上人亂於下此四孔也故亡唐承隋亂宜救之以忠忠厚則鄉黨之行脩鄉黨之行脩則人物之道長人物之道長則冠冕之緒崇冠冕之緒崇則教化之風美迺可與古參矣晉賈弼諱姓氏簿狀甄析士庶無所遺宋王弘劉湛好其書弘益甘日對千客可不犯一人諱湛為選曹撰百家譜以助銓文傷寡省王儉又廣之王氏之學本於貴氏唐興言譜自以路敬淳為宗柳冲卒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時謂以譜至魏太和時詔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為學譜格名曰方司格人至于稱之

馬懷素

馬懷素字惟白潤州丹徒人貧無資晝樵夜輒然以讀書遂博通經史擢進士第又中文學士優贍科累遷禮部員外郎以十道使黜陟江西十道一河南一河北一山東一江南一淮南一西蜀一南蠻一北蠻一南蠻一北蠻九勅南處決平恕遷考功數取具才權貴謁請不能阿悅擢中書舍人開元初進奏昭文館學士為學手未嘗廢卷謙恭慎畏推為長者玄宗詔與褚無量同為侍讀每宴見帝自送迎以師臣禮有詔句被秘書時文籍盈漫懷素建白願下紫微黃門召宿學巨儒就校終缺詔可即拜懷素秘書監迺召尹知章等分部撰次然懷素不善著述未能有所緒別會卒諡曰文





殷踐猷

殷踐猷字伯起博學尤通氏族曆數醫方與賀知章陸象先韋述最善知章嘗號為總龜謂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舉文儒異等科授祕書省學士以叔父喪哀慟歐血卒

孔若思

孔若思越州山陰人祖紹安蚤知名陳亡客居鄒勵志于學外兄虞世南曰本朝淪覆吾分湮滅有弟若此知不亡矣紹安與孫萬壽皆以文辭稱時謂孫孔若思孤其母躬訓教長以博學聞有遺以褚遂良書納一卷焉其人口是書責千金何取之廉荅曰審爾此為多矣更還其半擢

明經歷庫部郎中嘗曰仕官至郎中足矣座右置止水一石明自足意中定初桓彥範等當國以若思多識今古凡大政事必咨質後行三出為衛州刺史故事以宗室為州別駕見刺史不肯致恭若思劾奏別駕李道欽請訊狀有詔別駕見刺史致恭自若思始以清白擢銀青光祿大夫○從父禎歷監察御史門無賓謁時譏其介子李詡字季和永昌初擢制科授祕書郎陳子昂嘗稱其神清韻遠可比衛玠若思子至字惟微歷著作郎明氏族學與韋述蕭穎士柳沖齊名撰百家類例以張說等為近世新族剗去之剗丁活說子均其異反削也方有寵怒曰天下族姓何豫若事





而妄紛紛耶初書成以示韋述述謂可傳及聞垣語懼欲  
更增損述曰止大丈夫奮筆成一家書奈何因人搖動有  
死不可改遂罷時述及穎士冲皆撰類例而至書稱工

褚無量

褚無量字弘度杭州鹽官人刻意墳典家濱臨平湖有龍  
出人皆走觀無量尚幼讀書若不聞衆異之權明經第累  
遷脩文館學士中宗將南郊詔定儀典時祝欽明建言皇  
后為亞獻無量與唐紹等固爭以為郊祀國大事其折衷  
莫如周禮周禮冬至祭天圓丘不以地配惟始祖為主亦  
不以妣配故后不得與時韋巨源佐欽明故無量議格

宗為太子拜侍讀撰善記以進太子釋奠國學令講經  
建端立義搏敏而辯及即位遷左散騎常侍。母喪居喪  
左鹿犯所植松柏無量既許曰山林不乏忍犯吾墓樹耶  
自是群鹿馴擾不復振觸無量為終身不御其肉。開元  
五年帝將幸東都上言昔虞舜之狩秩山川徧群神漢李  
景祠黃帝橋山孝武祠舜九疑高祖過魏祭信陵君墓過  
趙封樂毅後孝章祠桓譚家願陛下所過名山大川丘陵  
墳衍古帝王賢臣在典者並詔致祭自古受命之君必  
興滅繼絕崇德報功故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災立人之  
後重於封人之墓願到東都收序唐初逮今功臣世絕者





元澹字行冲以字顯博學尤通故訓及進士第累遷通事  
舍人狄仁傑器之嘗謂仁狄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  
自資也脯腊膜腠脯腊以脂反炙春肉也以供滋膳參不  
芝桂以防疾疾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  
可乎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攬力反不可一日無也元澹  
雲中睿宗授太常少卿行冲以系出拓拔拓他各反魏之  
先自古拓天而恨史無編年生按地而長迺撰魏典三十篇事詳文約  
學者尚之○有人破古冢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人莫能  
辨行冲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易以木絃之其聲亮雅樂  
家遂謂之阮咸○遷洪文館學士玄宗自注孝經詔行冲  
為疏立于學官初魏光來請用魏徵類禮列于經帝命行  
冲與諸儒集議作疏將立之學迺引國子博士范行恭等

元澹

元澹字行冲以字顯博學尤通故訓及進士第累遷通事  
舍人狄仁傑器之嘗謂仁狄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

自資也脯腊膜腠脯腊以脂反炙春肉也以供滋膳參不  
芝桂以防疾疾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  
可乎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攬力反不可一日無也元澹  
雲中睿宗授太常少卿行冲以系出拓拔拓他各反魏之  
先自古拓天而恨史無編年生按地而長迺撰魏典三十篇事詳文約  
學者尚之○有人破古冢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人莫能  
辨行冲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易以木絃之其聲亮雅樂  
家遂謂之阮咸○遷洪文館學士玄宗自注孝經詔行冲  
為疏立于學官初魏光來請用魏徵類禮列于經帝命行  
冲與諸儒集議作疏將立之學迺引國子博士范行恭等





采獲刊綴為五十篇上于官於是張說建言戴聖所錄尚  
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罷魏孫炎始因舊書摘類相比有  
如鈔掇諸儒共非之至微更加整次廼為訓注恐不可用  
帝然之行冲意詎儒間已因著論自辯名曰釋疑曰客問  
主人小戴之學康成之註魏氏廼有刊易二經熟優主人  
曰小戴禮行於漢末馬融為傳盧植合二十九篇而為之  
解世所不待鉤黨獄起康成於鼠伏之中理紛拏之典雖  
存採究咨謀靡所具鄭志者百有餘科章句之徒曾不是  
省王肅因之或多攻詆而鄭學有孫父雖扶鄭義條例支  
分箴石間起增率百篇魏氏病辭言之元脗采衆說之精

簡刊正芟釀書畢以聞太宗喜賞錄賜儲貳陛下纂業宜  
所循襲迺制諸儒甄分舊義豈悟章句之士堅持昔言捐  
壓不申疑於知新果於仍故客曰當局稱迷旁觀必審何  
所為疑而不申列卷曰改易章句是有五難漢孔安國注  
尚書族兄臧與書曰浮學守株衆非非正自古而然恐此  
道未信而獨智為譴一也孔季羣專古學有孔扶者誠曰  
今朝廷專章句內學君獨脩古義危身之道也獨善不容  
於世君其殆哉二也劉歆好左氏欲建學官哀帝納之諸  
儒不肯置博士忿恨歆懼出為五原太守三也王肅規鄭  
玄數千百條鄭學馬昭詆劾肅短詔遣張融按經問詰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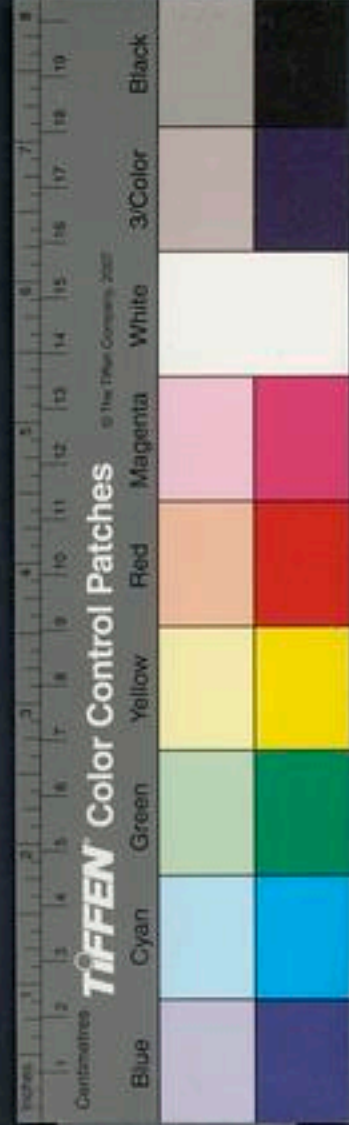




推處是非則肅酬對疲於歲時四也王粲曰世稱伊維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入而已感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繁竊嗟惟因求所學得尚書注退思其意意皆盡矣所疑猶未諭焉凡有三篇王劭曰魏晉浮華古道湮替歷載三百士大夫耻為章句惟草野生專經自許不能博究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然則鄭服之外皆讎矣五也夫物極則變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道之行廢必有其時者歟何遠速近名之嫌耶卒謚曰獻

王仲丘

王仲丘沂州琅邪人開元中為起居舍人時典章差駁即上言貞觀禮正月上辛祀感帝於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祈穀臣謂詩春夏祈穀于上帝禮上辛祈穀于上帝則上帝當昊天矣鄭玄曰天之五帝遞王王者必感以興故夏之正月祭所生於郊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感帝之祀貞觀用之矣請因祈穀之壇徧祭五方帝五帝者五行之精九穀之宗也請二禮皆用貞觀禮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于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于圓丘臣謂雩上帝為百穀祈甘雨故月令大雩帝用盛樂鄭玄說帝上帝也迺天別號祀于圓丘尊天位也顯慶祀昊天與





月令合而貞觀嘗祀五帝矣請二禮皆用詔可遷禮部員外郎卒

互註為大唐開元禮

禮樂志

康子元

康子元越州人開元初詔張說舉治易老莊者集賢館士侯行果薦子元於說說以聞得侍讀玄宗將之泰山說引子元裁封禪儀初高宗之封許敬宗議周人尚臭故前祭而燔柴子元奏周官樂六變而天神降是降神以樂非緣燔也宋齊以來皆先齊福酒迺燎謂在清及請先祭後燔當在也如貞觀禮趙冬曦議以為先燎降神尚矣若祭已而燔神

無由降子元議挺不從說曰康子獨出蒙翰以當一隊邪議未判請決于帝帝詔後燔乘與自出還子元從父迺徙宗正卿以疾致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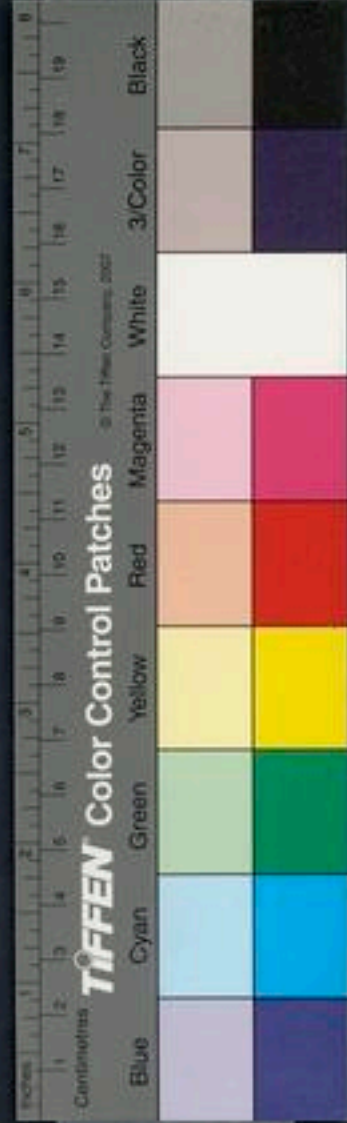
趙冬曦

趙冬曦定州人進士擢第歷左拾遺補龍初

中宗

上書曰

古律條目千餘隋時姦臣侮法著律曰律無正條者出罪舉重以明輕入罪舉輕以明重一辭而廢條目數百自是輕重訟愛憎被罰者不知其然使實證見之慟哭必矣夫法易知則下不敢犯而遠機弄文義深則吏乘便而朋附威律令格式謂宜刊定科條直書其事其以往加減比附





量情及舉輕以明重不應為之類皆勿用使愚夫愚婦相率而遠罪犯者雖貴必坐律明則入信法一則主尊當時稱是以國子祭酒卒

鄭欽說

鄭欽說試五經推第歷右補闕通曆術博物初梁太常任昉歿而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壙中得銘曰龜告主著言水甸服黃鍾啓靈址塵任三上庚墮過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及美當時莫能辯者因藏之戒諸子曰世世以銘訪通人有知之者吾死無恨昉五世孫升之隱居商洛為以授欽說欽說出使得之於長樂驛至

敷水三十里而悟曰卜宅者所葬之歲月而先識墓圮日辰旬服五百也黃鍾十一也錄大同四年卻求漢建武四年凡五百十一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圮以七月十二日巳巳七中巳也浹辰十二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交故曰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圮升之大驚服其智後貶卒

啖助徒濫反

啖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淹該經術天寶末調臨海





尉善為春秋考三家短長號集傳復攝其綱條為例統其  
言孔子脩春秋意以為夏政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敬  
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僂牧僂莫如忠夫文者  
忠之末也設教於本其敝且末設教於末其敝奈何武王  
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用之周公沒莫知所以改故其敝  
甚於二代孔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  
勝其敝故曰後代雖有作者虞舜不可及已蓋言唐虞之  
化難行於李世而夏之忠當變而致焉故春秋以辨輔用  
以誠斷禮而以忠道原情云不拘空名不尚循介從官救  
亂因時黜陟古語曰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而公羊子

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擬後聖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  
以夏為本不一守周典明矣。又言幽厲雖衰雅未為風  
逮平王之東人習餘化苟有善惡當以周法正之故斷自  
平王之季以隱公為始所以拯薄勉善救周之弊革禮之  
失也。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迺出於孔  
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  
時而言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丘明者蓋如史佚遷任者  
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刺也。虛遠反併非一人所  
為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傳著丘明  
非也助之鑿意多此類。助門人趙匡陸質其高弟也助





卒質與其子異哀錄助所為春秋集注總例請匡損益質  
纂會之號纂例匡者字伯循質所稱為趙夫子者大曆時  
助康質以春秋施士句以詩仲子陵袁彞韋彤韋蒞諸市反  
以禮蔡廣成以易彊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士句子陵  
最卓異士句撰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  
因言士句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為異同  
但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為得耶  
贊曰春秋詩易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暴秦不斷  
如系至漢興劉挾書令則儒者肆放縱然講授經典寔  
與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

梁亦皆出子夏門人三家之經各有回舛然猶悉本之  
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謬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  
改也啖助正唐名洽春秋啖助三家漢之石反合也訕所晏反辨也又所  
不本所承自用名學馮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  
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沒迺數千年精  
以太曆五年庚戌歲辛上啖孔子之卒上一千二助所  
而四十三今乃云孔子以數千年無乃誤助所  
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求可必而必之則固持  
一己之固而倡茲世則譏說與固君子所不取果謂  
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說辯而前人捨成說而自紛紛  
助所階已



韋彤

韋彤京兆人名洽禮德宗時為太常博士貞元中帝詔朔望進食太廟昇宗正太常合饗於是彤與裴瑛議曰傳曰祭非外至生于心者也是故取天等牲牢布邊豆昆蟲草木可薦者莫不成在所以饗靈不廟交神明全孝敬也潔膳羞八珍百品可省之饌美膳甘旨皆醴醢同謂之袞味所以燕賓客接人情示慈惠也是前薦與聖人判為二物不可亂也今園寢月二分不為疏廟成五數猶故王者稽古弗敢以孝思之極而溢禮弗敢以肴品之多而濫味張以證及願罷天寶所始暴園寢以珍奉宗廟以禮

兩得其宜帝曰是禮先帝裁定當徐議其可而朝望食奉不廢

陳京

陳京字慶復善文辭常奏稱之妻以兄子擢進士第德宗在奉天聞段秀實為賊所害七日不朝宰相以為方多難時不宜壅萬機天下其謂何京曰丞相之言非也夫褒火節卹賢臣天下所以安况早卓特異者乎帝曰善還京師擢左補闕。帝以盧杞為饒州刺史京與張薦等共劾杞輔政要位大臣踰時月不得對百官惶惶常若兵在頸陛下復用之姦賊唾掌復興帝不聽京正色極道不可以死





請杞遂廢。帝器京謂有宰相才欲用之會病狂易後對  
延英帝諭遣京沮駭走出罷為祕書少監卒。初帝討李  
希列財用屈京與趙贊請上民屋架每屋兩架為間上屋  
稅錢二千中屋稅十  
下屋籍費人貲力以率登之憲宗嘗問宰相李吉甫我在  
藩邸聞德宗播遷誰贊召亂對曰德宗始即位躬行慈儉  
引崔祐甫輔政四方企望至治祐甫歿宰相非其人姦佞  
熒蠱謂河北叛臣可以刀服其語先入主聽惑焉而陳京  
趙贊為帝稅屋架貨賈緡內怨外忿身及大亂帝恨惋曰  
有與贊其賊臣贊曰德宗敞政稅間架借商錢宮市為最  
甚順宗為太子欲極陳之徵王叔文之諫而止其畏如此

區區之臣冒顏而關說難哉其鑿國日淺志不在民矣憲  
宗聞暴飲之令首於賊臣感憤太息愛人之至也及任程  
昇皇甫鎛者不聽興利之臣敗君之德甚矣

### 暢當

暢當河東人進士擢第正元初為太常博士昭德皇后崩  
皇太子諸王將服三年詔太常議太子服當與張薦等曰  
太子為皇后服吉無文晉元皇后崩杜預議吉天子三年  
喪既葬除服魏亦以既葬為節今皇子宜如魏晉制既葬  
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心喪三年補闕穆質上疏曰政  
以德為本德以孝為大父在為母甚古禮也國朝服之三





年臣謂三年則太重惟行古為得禮從之帝曰皇太子服  
朞由諫官初非朕意暢當等請循魏晉故事至論也當以  
果州刺史卒

林蘊

林蘊字復夢泉州莆田人通經西川節度使韋臯辟推  
官劉闢反蘊曉以逆順不聽復遺書切諫闢怒械于獄且  
殺之將就刑大乎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得死為幸矣闢  
惜其直陰戒刑人抽劍磨其頸以脅服之蘊叱曰死即死  
我頭豈頑奴砥石耶闢知不可服捨之多重京師滄景  
程權辟掌書記既而權上四州版籍請吏而軍中習執擯

也畏內屬挾權拒命蘊為陳吾臣大誼諭首將人人釋然  
於是權得去出為邵州刺史坐賊流儋州卒○蘊辯給嘗  
有姓崔者矜氏族蘊折之曰崔杼弑齊君林放問禮之本  
優劣何如耶其人俯首不能對

許康佐

許康佐舉進士宏辭連中家貧苦母老求為知院官人譏  
其不擇祿及母喪已除凡辟命皆不答人迺知其為親屈  
○後為翰林侍講學士與王起皆為文宗寵禮帝讀春秋  
至闕殺吳子餘祭問闕何人取康佐以中官方彊不敢對  
帝嘻笑罷後觀書蓬萊殿召李訓問之對曰古關寺今宦





人也君不近刑臣以為輕死之道孔子書之以為戒帝曰  
朕適刑臣多矣得不慮哉訓曰列聖知而不能遠惡而不  
能去陛下念之宗廟福也於早內謀剪除矣康佐知帝指  
因辭疾卒謚曰懿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三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四

文藝傳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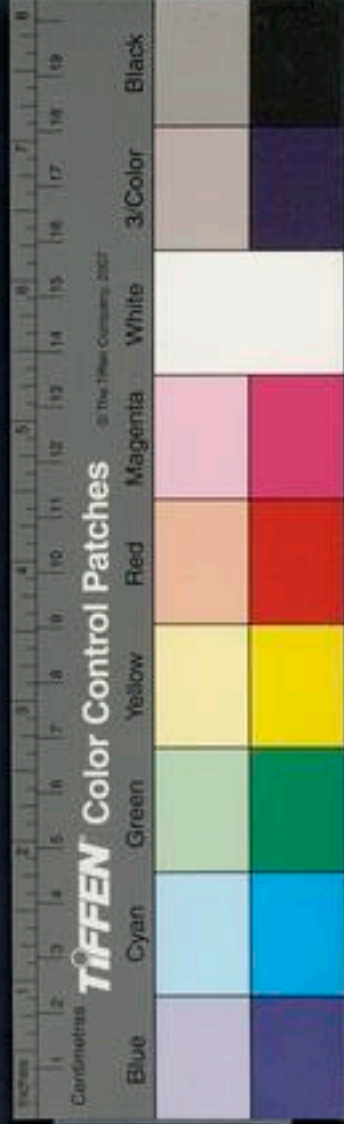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汾  
江左餘風締句繪章揣合低昂故王楊為之伯玄宗好經  
術群臣稍厭雕琢在交反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  
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天曆正元間

大曆代宗美才輩出嚆嚆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

正元德宗柳宗元皇甫湜李翱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

魏轢即秋反轢也上軋漢周軋也唐之文完然為一王法此其

三





人也君不近刑臣以為輕死之道孔子書之以為戒帝曰  
朕適刑臣多矣得不慮哉訓曰列聖知而不能遠惡而不  
能去陛下念之宗廟福也於早內謀剪除矣康佐知帝指  
因辭疾卒謚曰懿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三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四

文藝傳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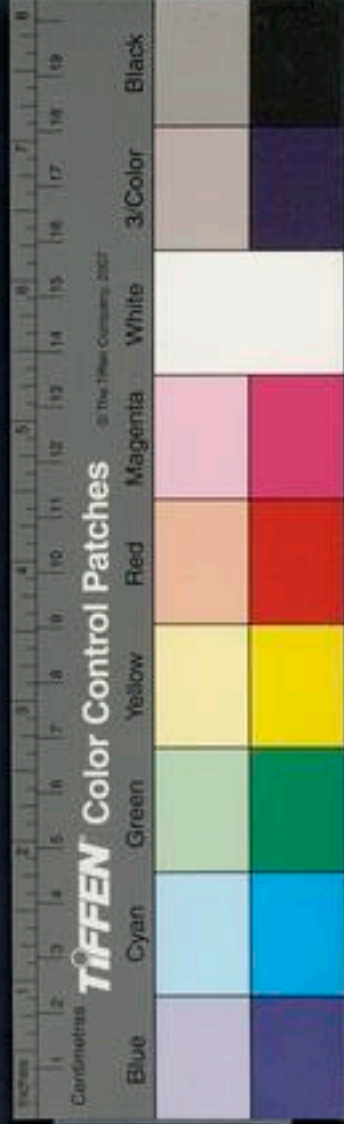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汾  
江左餘風締句繪章揣合低昂故王楊為之伯玄宗好經  
術群臣稍厭雕琢在交反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  
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天曆正元間

大曆代宗美才輩出嚆嚆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

正元德宗柳宗元皇甫湜李翱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

魏轢即秋反韓即秋反上軋漢周軋即秋反唐之文完然為一王法此其

三





極也若侍從酌奉則李嶠宋之間沈佺期王維制冊則常  
袞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  
稹白居易劉禹錫謫惟則李賀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  
長為一世冠其可尚已然嘗言之夫子之門以文學為下  
科何哉蓋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故  
號一藝自中智以還恃以取敗者有之朋姦飾偽者有之  
怨望訕國者有之若君子則不然自能以功業行實光明  
于時亦不一于立言而垂不腐有如不得試固且闡繹優  
游異不及排怨不及誹而不忘納君於善故可貴也今但  
取以文自名者為文藝篇若韋應物沈亞之關防祖詠薛

能鄭谷等其類向多晉班班有文在人間史家遂其行事  
故弗得而述云

袁叅

袁叅其先雍州長安人在陳為祕書郎後主聞其才詔為  
月賦一篇洒然無留思後主曰謝莊不得獨美於前矣復  
詔為芝草嘉蓮二頌歎賞尤厚陳亡入隋歷尚書郎武德  
初隱太子與秦王齊王相傾爭致名臣以自助叅為齊王  
文學從父弟承序亦有名叅累封汝南縣男再轉給事中  
卒。遠祖滂為漢司徒至叅凡十二世其間位司徒司空  
者四世叔顛察皆死宋難昂著節齊梁朗自以中外人物





為海內冠雖琅邪王氏雖為公卿都不為伍

袁承序 弟從父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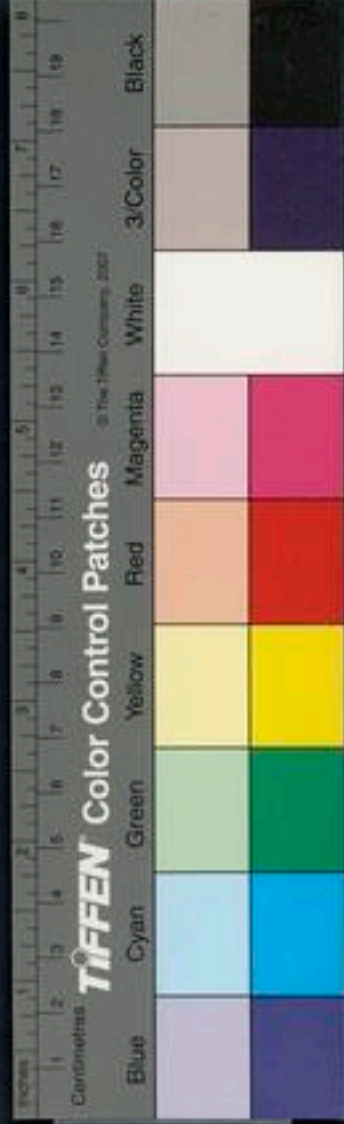
袁承序為齊王元吉府學士府廢補建昌令治尚慈簡吏  
民袁德高宗之為晉王也太宗崇選僚屬問梁陳名臣子  
弟誰可者李文本曰昔陳亡百司奔散有袁憲者朝服立  
後主傍白刃不避也王世克篡隋群臣表勸進憲子承家  
稱疾不肯署今其少子承序風操清亮無愧先列帝廼召  
拜旨王友承侍讀卒

賀德仁

賀德仁越州山陰人與從兄德基師事周弘正以文辭  
人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兄弟八人  
時比漢荀氏太守王伯仁改所里為高陽云

謝偃

謝偃衛州人本姓直勒氏祖孝政仕齊改姓謝偃貞觀初  
應詔對策高第嘗為塵影賦二篇帝美其文召見欲偃作  
賦先為序一篇頌言天下又安功德茂盛意授偃使賦偃  
緣帝指名篇曰述聖帝悅初帝即位張蘊古上大寶箴諷  
帝以民畏而禾懷其辭桂切擢大理丞偃又獻惟皇誠德  
賦其序大畧言治忘亂安忘危逸忘勞得忘失四者人主  
莫不然桀以瑤臺為麗而不悟南巢之禍商辛以象箸為





唐書卷之五十四 諺傳  
華而不知牧野之敗是以聖人處宮室則息前王所以亡  
朝萬國則思已所以尊巡府庫則思今所以得視功臣則  
思其輔佐之始見名將則思其用力之初如此則人無易  
心天下何患乎不化哉且行之堯舜暮失之桀紂豈異人  
哉其賦蓋規帝成功而自處至難云又撰玉牒真紀以勸  
封禪時李百藥工詩而優善賦時人稱李詩謝賦

崔信明

崔信明青州益都人信明之生五月五日日方中有異雀  
鳴集庭樹太史令史良為占曰五月為大火主離離為文  
日中文之盛也雀五色而鳴此兒將以文顯然雀類微位

殆不高耶及長彊記美文章鄉人高孝其常語人曰崔生  
才富為一時冠但恨位不到耳自觀中遷秦州令卒。信  
明寒元以門望自召常矜其文謂過李百藥議者不許揚  
州錄事參軍鄭世翼者亦驚信明輕忤物過信明江中  
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吟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  
世翼覽末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去

劉延祐

劉延祐徐州彭城人補渭南尉有吏能治第一李勣戒之  
曰子春秋少而有美名宜稍自抑無為出人上延祐欽納  
○從弟藏器高祖時為侍御史

掌糾舉百僚及入閣十  
承詔知推彈雜事 尉遲





寶琳有人為安藏器劫還之寶琳私請帝止其還凡再劫  
再止藏器曰法為天下權衡萬民所共陛下用舍由情法  
何所施今寶琳私請陛下從之臣公劾陛下亦從之今日  
從明日改下何所遵彼匹夫匹婦猶憚失信况天子乎帝  
迺詔可出為宋州司馬卒

張昌齡

張昌齡冀州南宮人舉進士與王公謹齊名皆為考功員  
外郎王師旦所糾太宗問其故答曰昌齡筆華而少實其  
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帝然之  
○貞觀末翠微宮成獻頌闕下召見試息兵詔少選成文  
帝大悅戒之曰昔彌衡潘岳矜已傲物不得死卿才不咸  
二人宜監于前副朕所求迺敕補通事舍人裏供奉平龜  
茲露布為士所稱賀蘭敏之奏緣北門脩撰卒

杜審言

杜審言字必簡襄州人擢進士為隰城尉恃才高以傲世  
見疾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  
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  
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類此累遷  
洛陽丞坐事貶吉州司戶司馬周季重郭若訥構其罪繫  
獄將殺之季重等酒酣審言子并年十三襲刃刺季重於





坐季重將死曰審言有孝子吾不知若訥誤我審言免官  
還東都後武后召將用之問曰卿喜否審言無語謝后令  
賦歡喜詩歎重其文授著作佐郎入為國子監主簿脩文  
館直學士卒。初審言病甚宋之問等省候何如荅曰甚  
為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歷公等少與李嶠崔  
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世號崔李蘇杜審言生子閑閑生  
甫

互註方外十友唐詩餘傳

杜甫

杜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嘗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

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年玄宗朝獻太

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

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胥曹參軍唐明皇

三年上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上曰仙者

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朕當與卿曹合宴宜

更名曰集賢殿其書院官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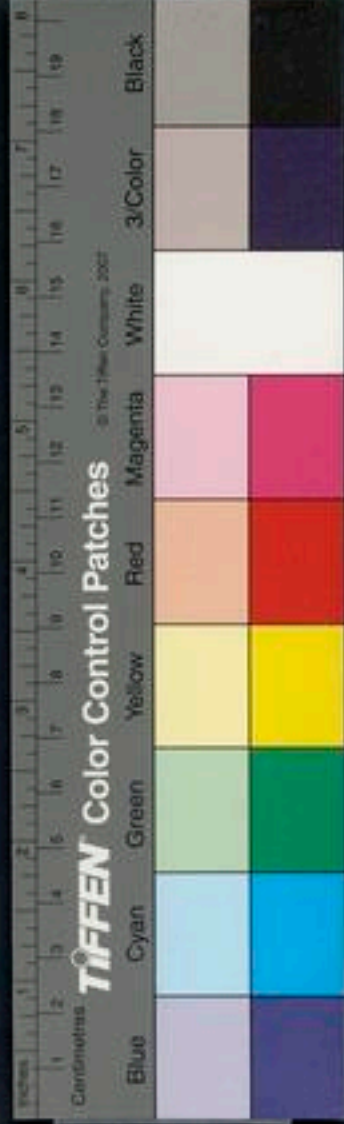
直學士宰相一人為學士知院事常侍一人為副知院事

又置判院一人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

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

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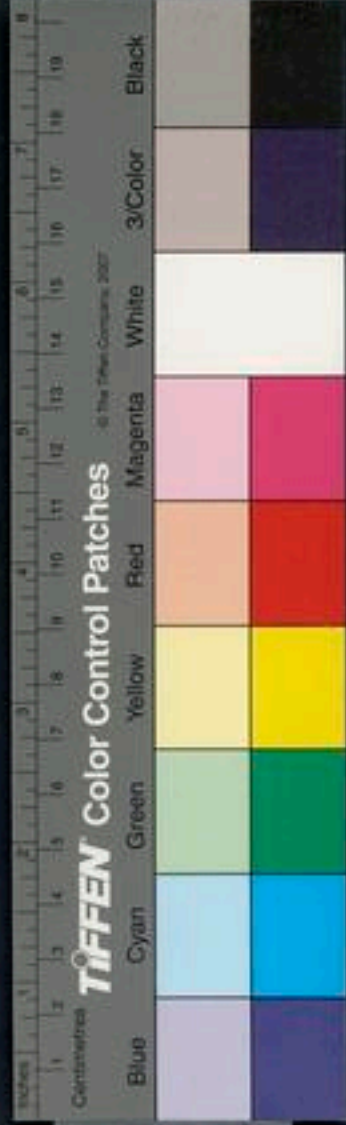
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技泥塗之久





揚雄枚臯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為賊所得至德二年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與房琯為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運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鎰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適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立為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才堪公輔陛下果委而相之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衄覩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訐激違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

寇奪甫家寓鄜州年結髮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為華司六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劔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劔南東西川往依焉武再帥劔南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詣其家甫見之或時不中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迺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為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更於門武將出冠鈎于簾三左右白其毋奔救得止獨殺彝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





獄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迺得還令嘗  
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甫放曠不自檢好  
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持號李杜嘗從白  
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寇  
亂挺節無所汙為歌詩傷時挽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論曰李杜氣節高偉其有負豈止文辭間哉阮藉登廣  
武戰場曰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太藉不偶興運耳  
使釋酒盃以就功業謝安不足多矣謂楚漢豎子蓋非  
彊者嚴武嘗殺虎而冠杜子美乘醉睨視曰嚴挺之乃  
生此兒高力士貴燄熾於手李太白使

子曾中亡有其能然邪房瑄為將相無成子美排衆忌  
抗疏中救郭子嘗犯法并州太白奇之解官以贖雪房  
於讒謗之餘識郭於線紲之間此又君子之所難能者  
而世特以詩人歸美之記史者獨不挈置名流之列至  
與韓非同傳樊噲為伍曾不知沈宋諂諛温李淫豔果  
若是班乎

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  
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沿襲逮開元  
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  
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洋千變萬狀兼古今而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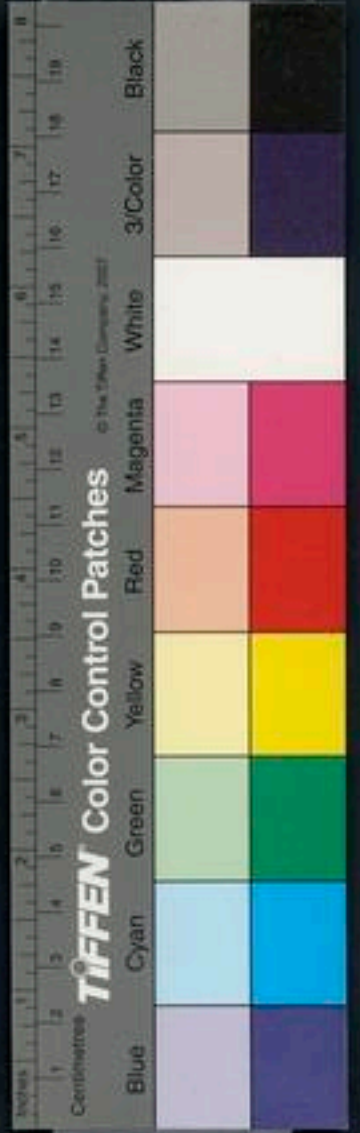


它人不足甫迺厭餘殘膏賸馥以誇反益也露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稟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

王勃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六歲善文辭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適其失麟德初高祖劉祥道巡行關內勃上書自陳祥道表于朝對策高第年未冠授朝散郎數獻頌闕下沛王聞其名召署府脩撰是時諸王閹雜勃戲

為文樞英王雞高宗怒曰是且交構之漸也斥出府勃既廢客劔南嘗登葛嶺山對反曠望慨然思諸葛亮之功賦詩見情聞號州多藥草求補參軍倚才陵藉為僚吏共嫉官奴曹達抵罪匿勃所懼事洩輒殺之事覺當誅會赦除名父福時錄雍州司功參軍坐勃故左遷交趾令勃往省度海溺水瘁而卒反心勃年二十九。初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紙筆編請客莫敢當至勃泛然不辭都督怒起更未遣更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迺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歡罷勃為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





面卧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勃為腹藁尤喜著書○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門人甚眾嘗起漢魏畫晉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後亡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勃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嘗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秘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勃兄勸勸其摽弟助皆第進士

劇長壽中為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閣有司且儀忘載冊文群臣已在乃悟其闕宰相失色劇召五吏執筆分占其辭繁瑛皆畢人人嗟服兼天官侍郎始裴行儉典選見勸與蘇味道曰二子皆銓衡才至是語驗初勸勸勃皆著

才名故易簡稱三珠樹福時少子勸亦有文福時嘗託思彥思彥戲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形使助出其文思彥曰生子若是可夸也勃與楊炯又項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號四傑炯曰吾媿在盧前耻居王後議者謂然炯遷盈川令張說以歲贈行戒其詩至官果以嚴酷稱吏稍忤意榜殺之不為人所多卒官下

### 駱賓王

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初為道王府屬嘗使自言所能賓王不荅歷武功主簿武后時數上疏言事下除臨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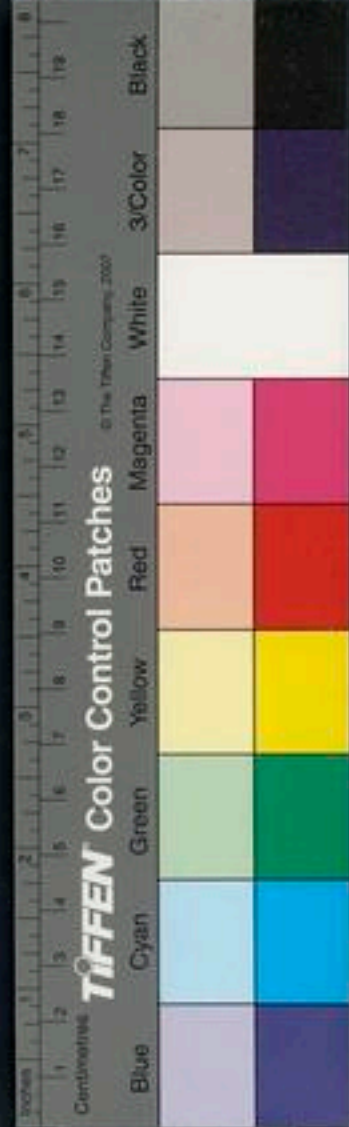




丞鞅鞅不得志棄官去徐敬業亂署賓王為府屬為敬業  
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讀但嘻笑至一杯之土末乾六尺  
之孤安在矍然曰誰為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  
此人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中宗詔求其文得數  
百篇他日崔融與張說評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  
及炯照鄰可以企之說曰不然盈川文如縣河酌之不竭  
優於盧而不減王耻居後信然魏任前謙也元中說  
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  
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峯絕崖壁立萬仞濃雲  
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矣國朝隱如麗  
服觀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  
今世奈何說曰韓休之文如大羹玄酒有典則薄滋味許  
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不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纖  
素練實濟時用而若邊幅王翰如瓊杯玉斝雖爛然可珍  
而多玷缺堅謂篤論云

元萬頃

元萬頃後魏京兆王子推裔從李勣征高麗管書記勣命  
別將郭待封以舟師赴平壤馮師本載糧繼之不及期欲  
報勣而恐為謀所得萬頃為作離合詩遺勣勣怒曰軍機  
切遽何用詩為欲斬待封萬頃言狀迺免。又使萬頃草





徵讓高麗而譏其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曰謹聞命  
徙兵固守軍不得入高宗聞之投萬頃嶺外會赦還。武  
后諷帝召諸儒論譔禁中萬頃嶺選至朝廷疑議表疏皆  
密使參處以分宰相權故時謂北門學士

李適

李適字子至京兆人舉進士武后脩三教珠英適在選遷  
工部侍郎卒。嘗夢齒六人論大衍數寤而曰吾壽盡此乎  
禾病時衣冠往寢石塚上置所撰九經要句及素琴于前  
士貴其達。子李卿也。明經博學宏辭代宗立進吏部侍郎  
振拔幽滯薦進才士與人交有終始恢博君子也。初

中宗於脩文館置太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  
象四時八節十二月凡天子親養會游隊唯宰相及學士得  
從春幸梨園則賜細柳園辟一園宴蒲萄園賜朱櫻秋登  
慈恩浮圖獻菊花酒冬幸新曲庭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  
池從行給翔麟馬帝有所感必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人  
所歆慕然皆狎佞倖忘君臣禮法惟以文華取幸

劉允濟

劉允濟河南鞏人工文辭舉進士為著作佐郎脩國史嘗  
曰史官善惡必書使驕主賊三懼此權傾輕哉而班生受  
金陳壽求米僕廼視如浮雲且除青州長吏有清白稱召





為脩文館學士喜其與家人樂飲數日卒

宋之問

宋之問字延清汾州人偉儀貌雄干辯甫冠武后召與楊炯分直習藝館武后游洛南龍門詔從臣賦詩左史東方虯詩先成虯音后賜錦袍之問俄頃獻后覽之嗟賞更奪袍以賜齊寧立以徼險盈惡賜死。魏建安後沔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更信以音韻相媿附屬對精密及之問沈全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綉成文學者宗之號為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有謂蘇武李陵也。初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功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既之

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梯以驕勇聞驕巨嬌之遜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絕

李邕

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今古不能屬辭故人號善麗盧谷反百慶中高宗兼沛王侍讀為文選

注敷析淵洽表上之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邕少知名始善注文選釋事而忘意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善詰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為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善以其不可奪兩書並行既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諳書未遍願一見秘書嶠曰閣萬卷豈時日能





習耶邕固請迺假直祕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其篇隱帙  
了辯如響嶠歎曰子且名家嶠為內史與張廷珪薦邕文  
高氣方直才任諫諍迺召拜左拾遺宋璟劾張昌宗等反  
狀感后不應邕立階下太皇太后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  
聽后色解即可璟奏邕出或責曰子位卑一忤旨禍不測  
邕曰不如是名亦不傳。中宗立鄭普思以方技幸邕諫  
曰陛下躬政自淺有九重之嚴未聞道路橫議今普思猥  
見驅使自古堯舜稱聖者臣觀所以行皆在人事敦睦九  
族乎豈百姓不聞以鬼神安治天下惟陛下省察不納後  
拜左臺殿中侍御史彈劾任職人頗憚之。玄宗即位召為

戶部郎中為御史中丞姚崇嫉邕險躁出為陳州刺史帝  
封泰山還邕見帝汴州詔獻辭賦帝悅然矜肆自謂且宰  
相素輕張說與相惡會仇人告邕贓奪枉法下獄當死許  
昌男子孔璋上書天子曰明主舉能而捨過取才而棄行  
烈士抗節勇者不避死故晉用林父不以過漢任陳平不  
以行僉息殞身不祈生北郭碎首不愛死向若林父誅陳  
平死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土漢無天子之  
尊秦不彊齊不霸矣今邕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折二  
張之角挫韋氏之鋒即邕有功於國今聞坐贓下吏死在  
旦夕臣聞生無益於國者不若殺身以明賢臣願以六尺





之軀膏鈇鉞以代邕死臣與邕生平不款曲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不違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任人之患義也獲二善以死臣又何求伏惟陛下寬邕之死使率德政行興林父曲逆之功臣得瞑目附禽息北郭之迹大願畢矣疏奏邕得減死。邕早有名重義愛士久戶外不與士大夫接見既入朝八間傳其眉目壞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內謁門巷填監以諛媚不得留出為北海太守李林甫意忌邕因傳以罪詔獄殺之時年七十代宗時贈秘書監邕之文於碑頌是所長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雖詘不進而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盧藏用嘗邕如

干將鏃錐難與爭鋒但處湯缺耳後卒如言杜甫知邕有謗死作八哀詩讀者傷之邕資豪放不能治細行所在賄謝敗遊自肆終以敗云

呂向

呂向字子回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繁髮然世號連錦書彊志于學每賣藥即市讀書博通古今。玄宗開元中召入翰林時帝歲遣使采擇天下姝好姝春內之後宮號花鳥使向因奏美人賦以諷帝善之擢左拾遺天子數校獵渭川向又獻詩規諷遷左輔闕。從東巡帝引頡利發及蕃夷酋長入伏內賜弓矢射禽向上言鷓鴣不鳴未





為瑞鳥豺虎雖伏弗曰仁獸况突厥安忍殘賊莫顧君父  
陛下引入從官陪封禪盛禮使飛鏃前同獲獸之樂狎昵  
太過或荆朝詭動何羅竊發逼嚴暉冒清塵縱醢單于汚  
穹虛何以塞責帝順納詔聖策出使改工部侍郎卒以李  
善釋文選為繁釀女音與旦廷濟蜀良張詵李周翰等更  
為詰解時號五臣注

李白

李白字太白與聖皇帝九世孫白之生母夢長庚星西方金星  
因以命之十歲通詩書蘇頌見白夢之曰是子天才英特  
少益以學可比相如欲烹以禘術擊劍為任俠輕財童施

更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張叔明陶沔居徂萊山日

沉飲號竹溪逸。天寶初玄宗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

見其文歎曰子謫僊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

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

徒醉于市帝坐沉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為樂章召入

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頰面頰呼內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

切無留思帝愛其不數宴見白嘗侍帝醉侍高力士脫鞵

詩也力士素貴耻之摘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

輒沮止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益駑放不自脩與知章李

適之汝陽王璿資方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酒八僊人





唐書卷之五十一  
李自傳  
其  
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游四方嘗乘舟與崔宗之自  
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代宗立以左拾  
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熟  
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觀察使范傳正  
祭其冢訪後裔惟二孫女嫁為民妻仍有風範因泣曰先  
祖志在青山頃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為改葬立二碑焉又  
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為三絕

張旭 許六反

張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迺下筆或以頭濡  
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也世呼張顛。初仕為

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  
猶昔又來旭怒其煩責之老人  
曰觀公筆奇妙欲以家藏耳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  
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具法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  
道入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劍器得其神後人  
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  
顏真卿云

裴旻

裴旻嘗與孫佺北伐為奚  
佺音荃奚音弓本東胡種  
為匈奴所破元魏府自號  
糜自居鮮卑故地至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刃而斷  
隋始去事直但曰奚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刃而斷  
奚驚引去後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





休山下有父老曰此彪也上音休反稍北有真虎使將軍過之且敗旻不信怒馬趨之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乳旻馬辟易弓矢皆墮旻是不復射李白辟易謂問張而易其本處

王維

王維字摩詰九歲知書辭與弟縉齊名睿奉天開元初擢進士累遷尚書右丞弟縉為尚書右丞未還維自表已有五短縉五長臣任省弟縉遠方願歸所任官放田里使縉得還京師議者不之罪久迺召縉為左散騎常侍上元初甫卒疾其縉在鳳翔作書與別又遺親故書數幅停筆而化。維工草隸善畫名盛於開元天寶間蒙賞貴人虛左

以迎寧薛諸王符若師交畫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為天機所到學者不及也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徐曰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兄弟皆篤志奉佛食不葷詳云反衣不文綵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欵湖竹里館柳浪菜羹普半反水莊辛夷塢與裴迪游其中賦詩相酬為樂

鄭虔

鄭虔鄭州人天寶初明皇為協律郎志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訶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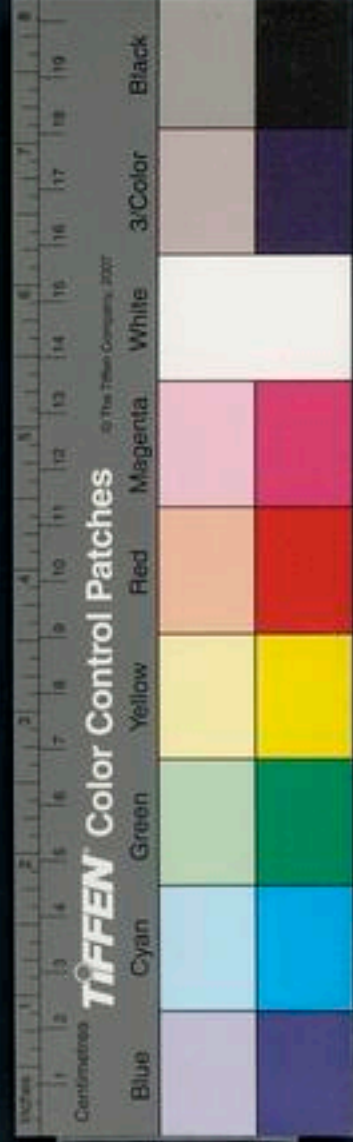


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度乃就職。初度  
追細故事可誌者得四十餘篇蘇源明名其書為蘇源明  
反慶善圖山水好書常苦無紙於是慈恩院貯掃葉數屋  
遂徃日取葉隸書歲久始徧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  
署其尾曰鄭度三絕遷著作郎後數年卒。度學長於地  
里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戎衆寡無不詳嘗為天寶軍防  
錄言典事該諸儒服其善著書時號鄭廣文在官貧約甚  
澹如也杜甫嘗贈以詩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適云○  
鄭相如者師事度謂度曰聞元盡三十年當改元盡十五  
年天下亂賊臣僭位公當為偽官願守節可以免故度念

其言終不附賊

蕭穎士

蕭穎士字茂挺四歲屬文十歲補太學生觀書一覽即誦  
開元中舉進士對策第兩秘書正字于時裴耀卿席蔭  
皆先進器其才與鈞禮由是名播天下。奉使括遺書趙  
衛間淹久不報為有司劾免留客濮陽於是尹徵王恒盧  
異等皆執弟子禮以授業號蕭夫子。召為集賢校理李  
林甫怒其不下已調廣陵參軍事穎士急中不能堪作伐  
櫻桃樹賦曰擢無庸之瑣管蒙本枝以自庇雖先寢而或  
薦非和羨之正味以譏林甫云君子恨其褊嘗謂仲尼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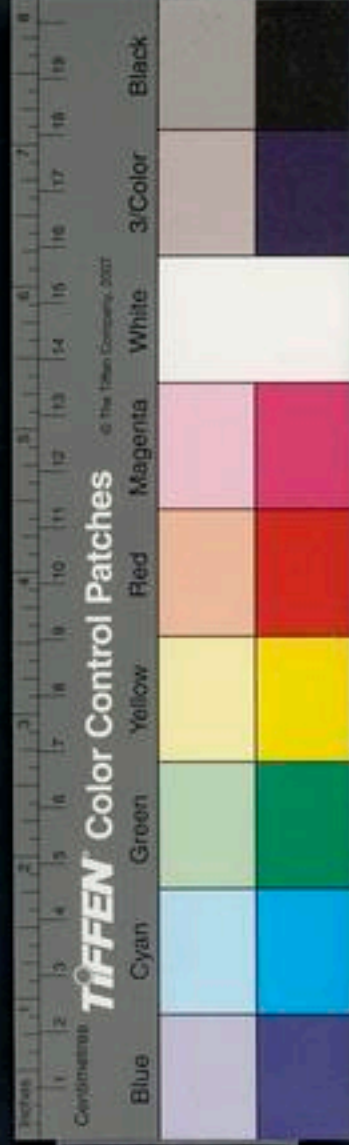




春秋為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序  
事依違失褒貶不足以訓迺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  
春秋義類為傳百篇授揚州功曹後客死汝南逆旅門人  
共謚曰文元先生。穎士樂聞人善以推引後進為已任  
如李陽等數十人由獎目皆為名士天下推知人稱蕭功  
曹嘗凡事元德秀而交商寅顏真卿柳芳陸據李華邵軫  
趙曄時人語曰商顏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其交也所與  
游者獨與華齊名世號蕭李嘗與李華陸據游洛龍門讀  
路傍碑穎士即誦華再閱據三迺能盡記聞者謂三人才  
高下此其分也有奴事穎士十年答楚嚴慘或勸其去谷

曰非不能愛其才耳

互註以中古易今世呼吸折節而獲重錄不易一刻  
之安易於孔子之門若百鍊之剛不可為使當發與  
去就一生一死間而後見其節罪子長不編年而為  
列傳後世因之非典訓也自春秋三家後非訓齊生  
人不錄並元德秀傳聞蕭氏風者五尺之童羞稱曰陸據  
爽自肆李華傳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二

三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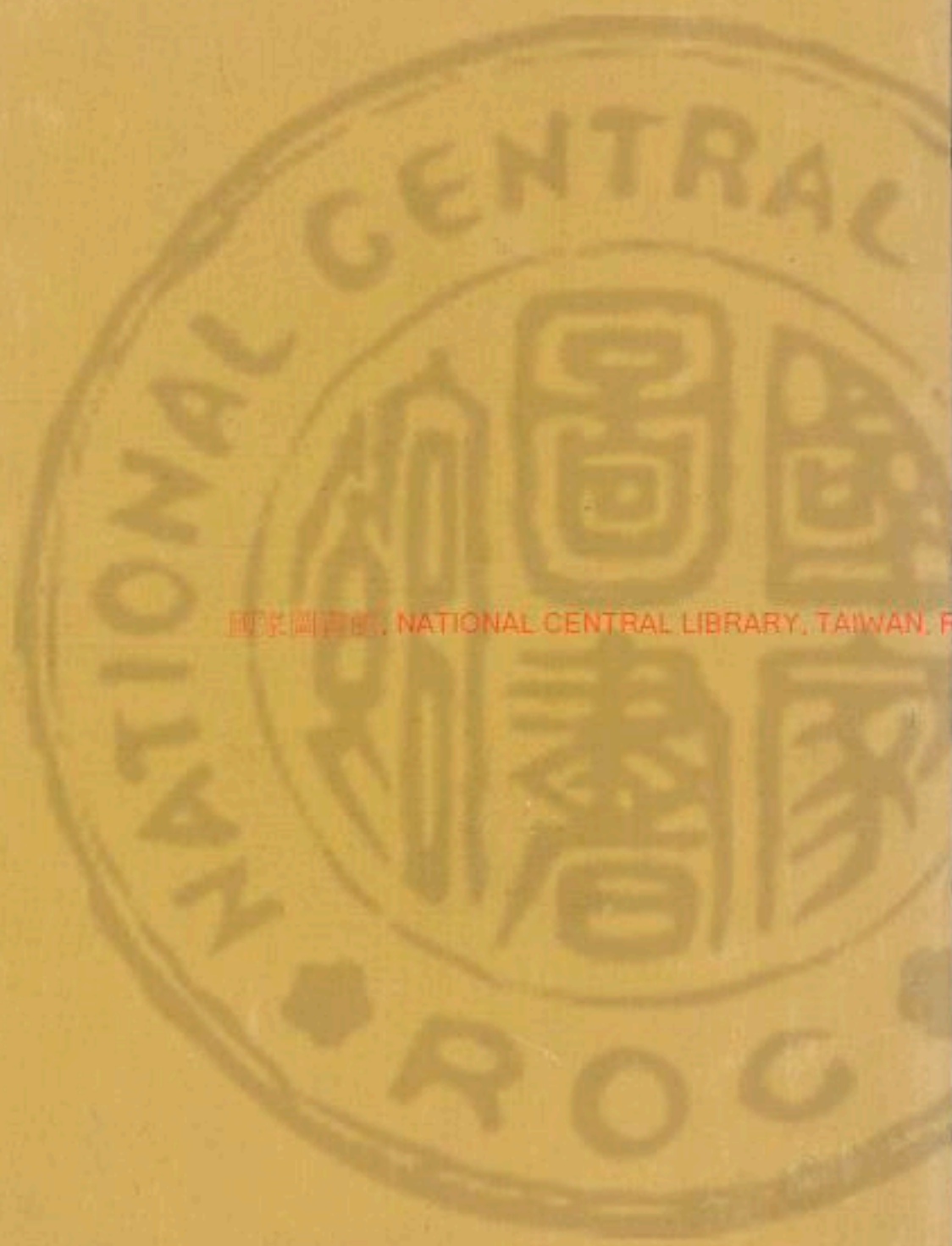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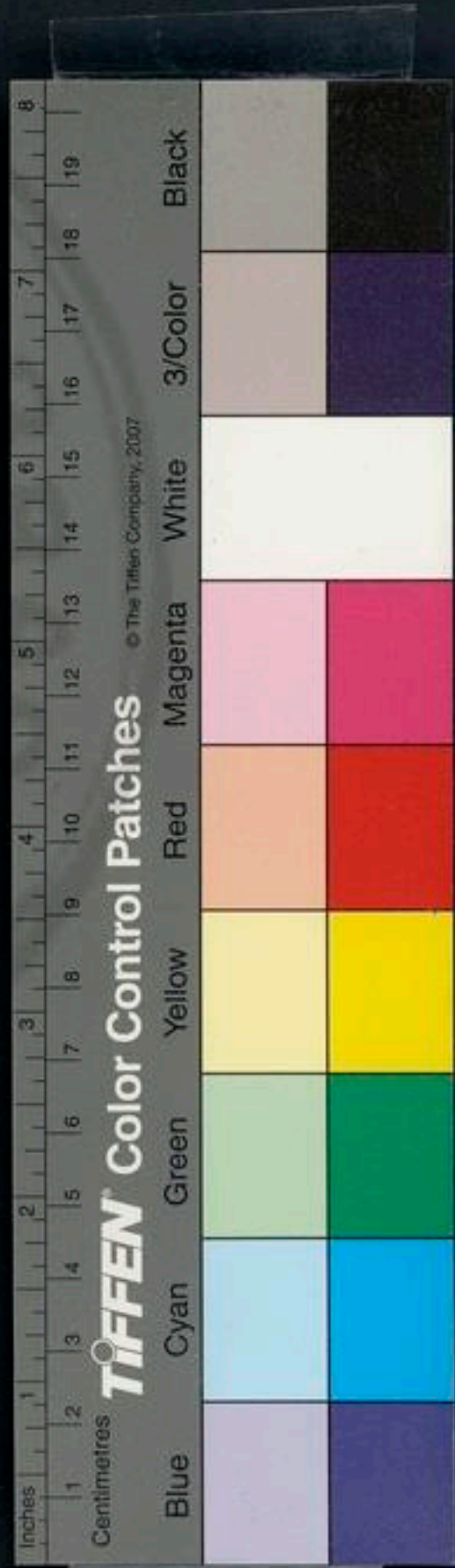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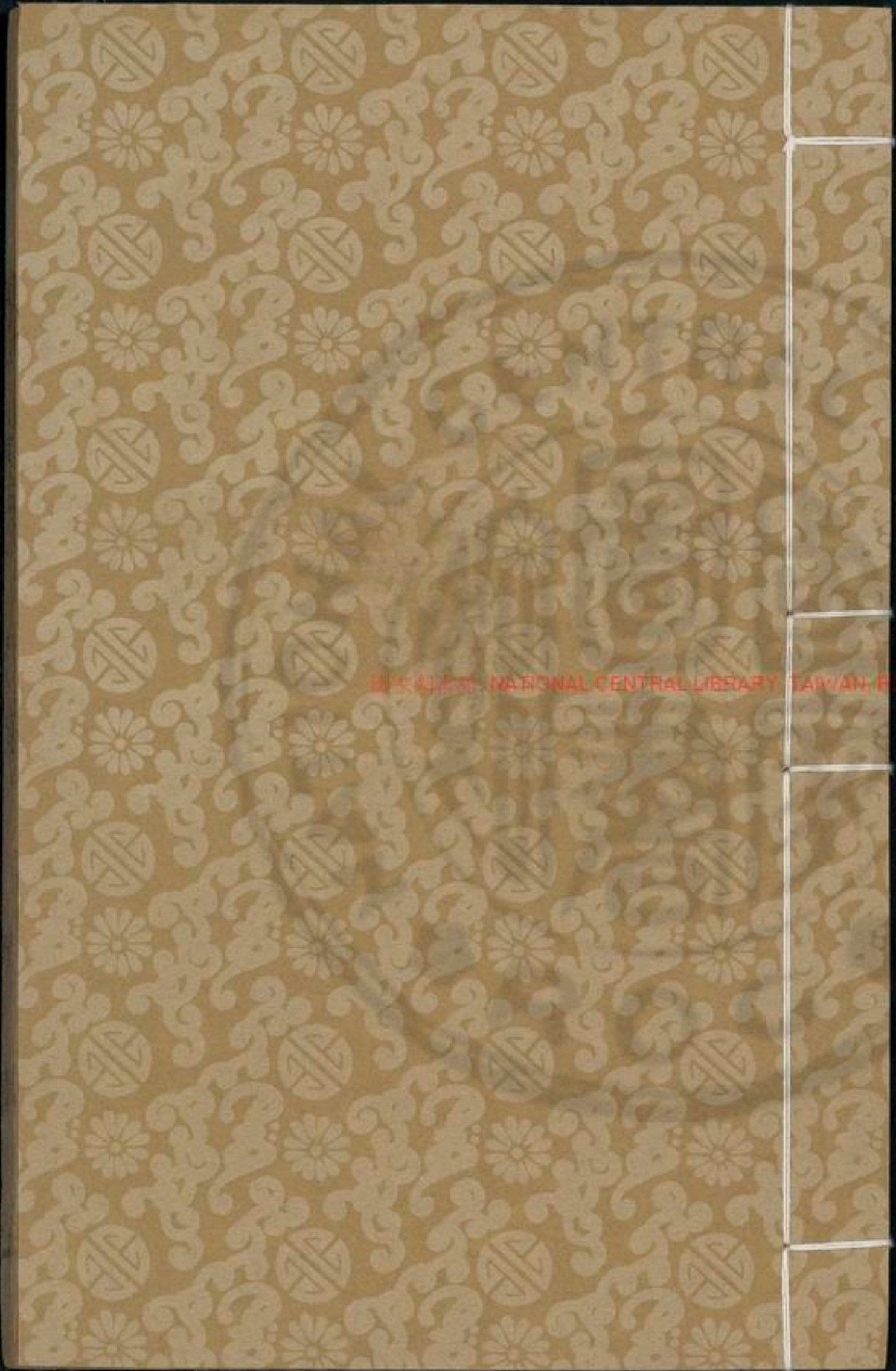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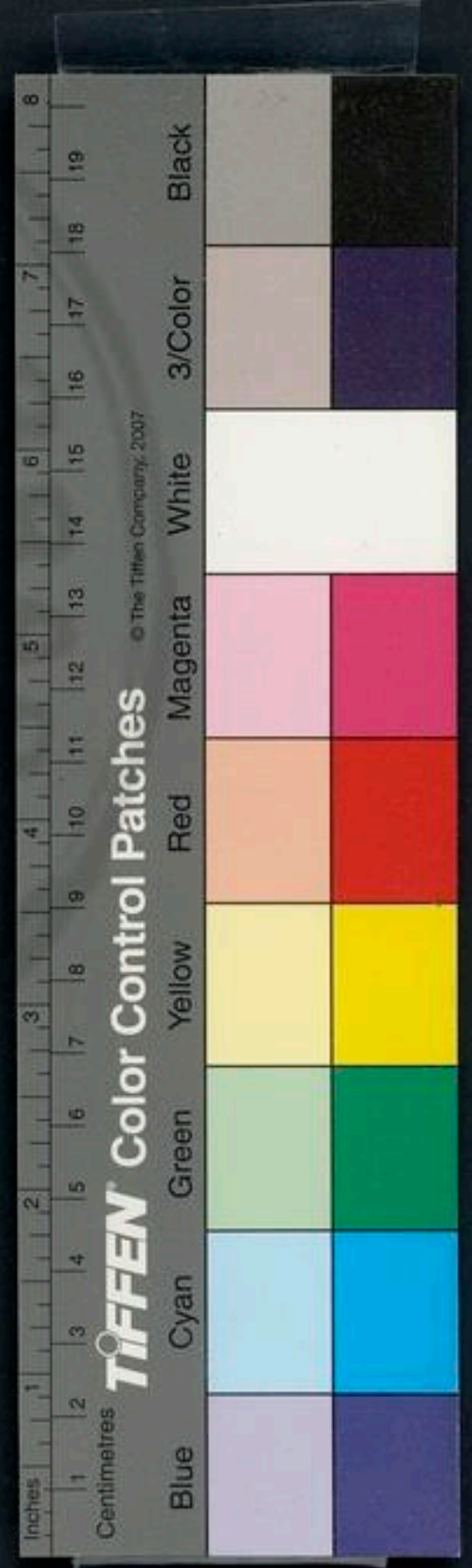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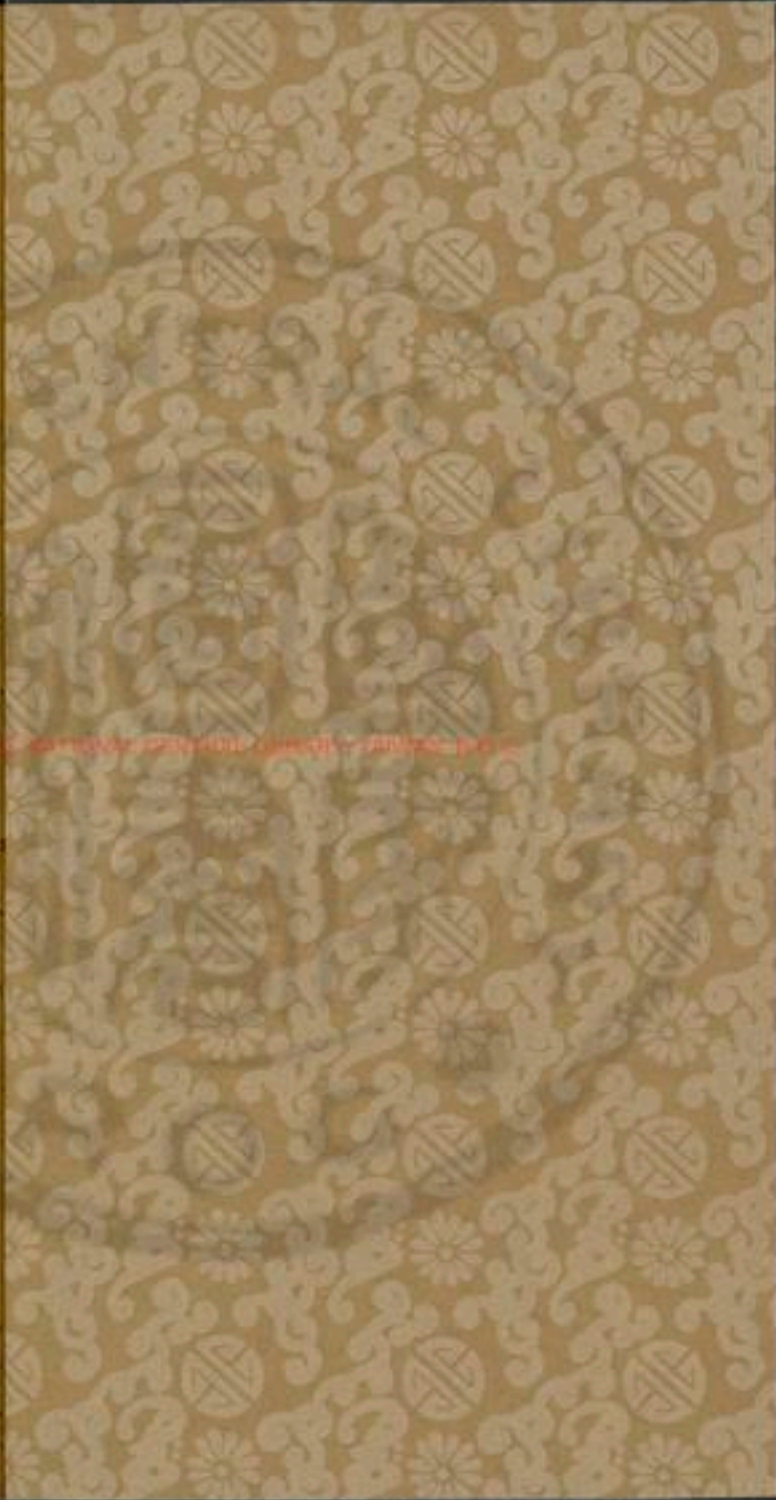




UNIVERSITY OF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 01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entimetr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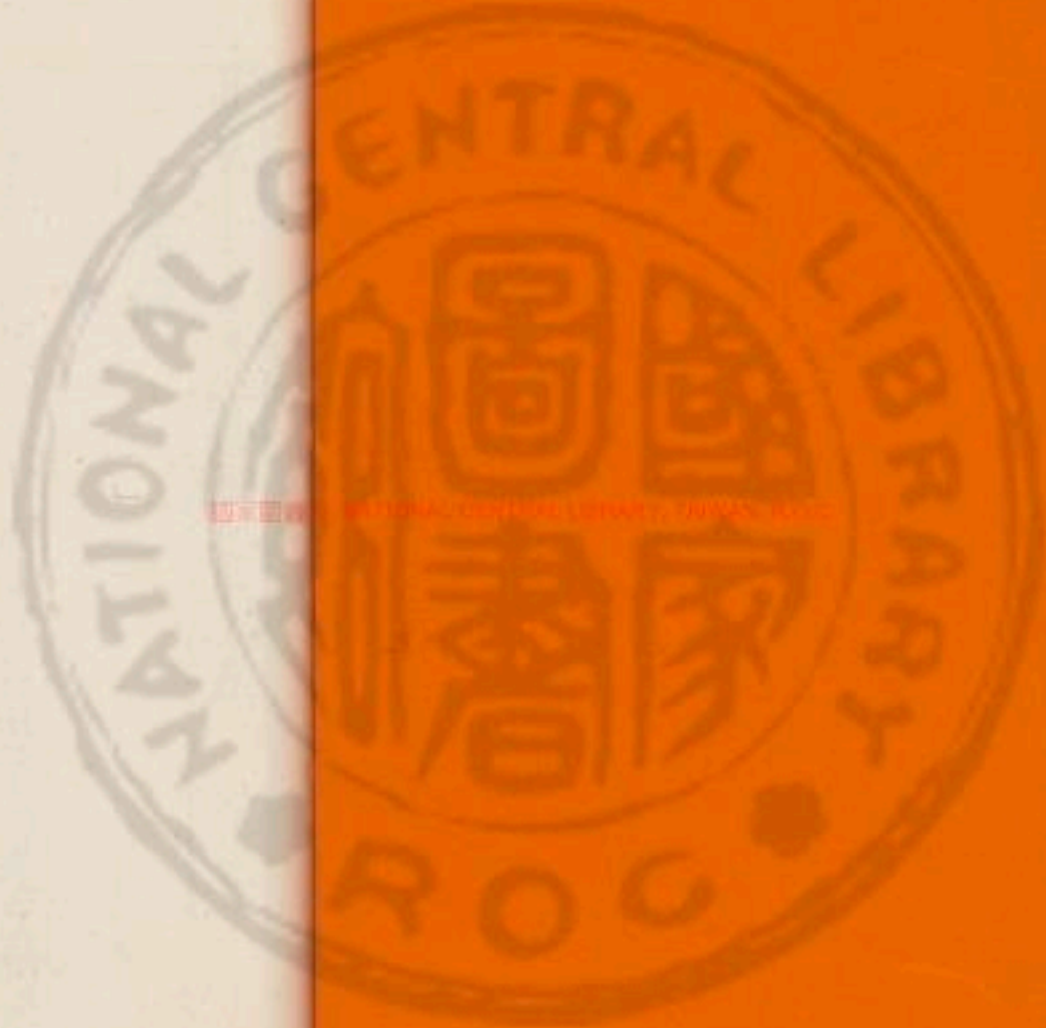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62789 v. 152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五

文藝傳

李華

李華字遐叔趙州人少曠達外若坦蕩內謹重尚然許

恭汲黯為人累中進士宏辭斗唐制衆科之目進士尤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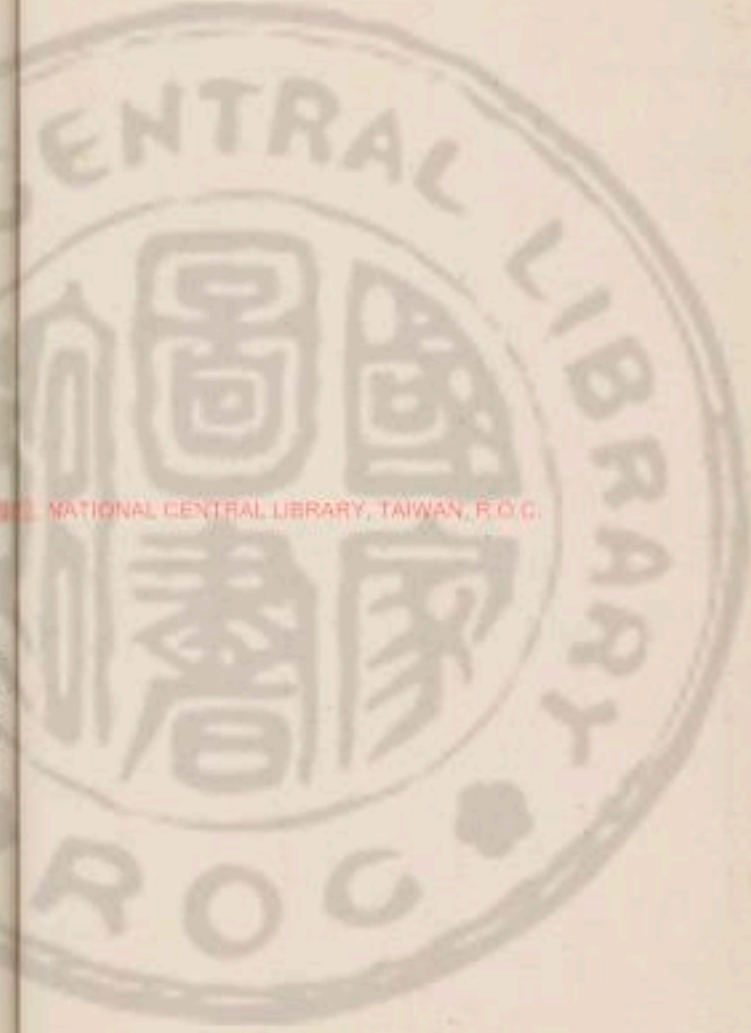
運未滿而試文天寶中遷監察御史宰相楊國忠交姬所

三篇謂之宏辭在橫嶺章出使劾按不撓州縣肅然安祿山反玄宗入蜀

華母在艱欲開行輦母以逃為盜所得偽署鳳閣舍人華

自傷不能完節辱居江南上元中肅以左補闕召之華喟

然曰烏有瓌節危親欲荷天子寵乎稱疾不拜大曆初卒





初華作含元殿賦成以示蕭穎士蕭士曰景福之上靈  
光之下華文辭綿麗少宏傑氣穎士健爽自肆而華自疑  
過之因著弔古戰場文極思研蠅已成汙為故書雜置梵  
書之度居籍反也日與穎士讀之稱工華問今誰可及穎  
士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宗子翰從子觀  
皆有名翰擢進士第十所善張巡死節睢陽人媚其功媚  
嫌以為降賊肅宗未及知翰傳巡功狀表上之曰臣聞聖  
主褒死難之事養死事之孤厚死以殫生撫存以存亡君  
不遺於臣臣亦不背其君也自逆胡構亂張巡忠誼奮發  
率烏合守雍丘潰賊心腹及哥舒翰敗績潼關賊遂盜神

器西逼岐雍群帥列城望風出奔巡守孤城不為却賊欲  
繞出巡後以擾江淮巡退軍睢陽扼東南咽喉領自春訖冬  
大戰數十小戰百以弱制強出奇無窮殺賊兇醜凡十餘  
餘萬賊不敢越睢陽取江淮江淮以全巡之力也城孤糧  
盡外救不至猶奮羸起病摧鋒陷堅三軍敢虜而食知死  
不叛城陷見執卒無撓辭慢叱兇徒精貫白日雖古忠烈  
無以加焉議者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切痛之夫忠  
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巡握節而死非虧教也析骸以爨  
非本情也春秋以功覆過書赦過有刑在易過惡揚善為  
國者錄用棄瑕今者乃欲議巡之罪是廢教結節不以功





唐書卷之五十五 卷五十五  
掩過不以刑怒情非所以獎人倫明勸戒也且錄山背德  
大臣將相比有從賊巡官不朝宴不坐無一伍之士一節  
之權徒奮身死節以動義旅不謂忠乎以數千卒橫挫賊  
鋒若無巡則無睢陽則無江淮今陝鄂一戰犬羊駭北王  
師震其西巡扼其東此天使巡舉江淮以待陛下

師至而巡死不謂功乎古者列國侵伐猶分災救患諸將  
同受國恩奉辭伐罪巡固守以待外援援不至而食盡食  
盡而及人則巡之情可求矣巡身首分裂將士骸骼不掩  
宜於睢陽相擇高原起大家招魂而築旌善之義也若不  
時紀錄日月浸悠或掩而不傳或傳而不實巡生死不遇

誠可悲悼謹撰傳一篇倘得列于史官死骨不朽帝絲是  
感悟而巡大節白於世義士多之遷翰林學士卒

觀字元賓舉宏辭連中授校書郎卒觀屬文不旁於前人  
時謂與韓愈相上下及觀少天而愈後文益工議者以觀  
文未極愈老不休故卒擅名陸希聲以為觀尚辭故辭勝  
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終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  
死亦不能逮愈之質云

孟浩然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陽人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隱鹿  
門山年四十乃游京師嘗於太學賦詩一座嗟伏張九齡





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寶對帝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為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然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開元末病于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守鄭誠謂賢者名不可在更署曰孟亭

于公異

于公異蘇州吳人進士擢第李晟表為掌書記朱泚平露布於德宗曰臣既肅清宮禁祗奉寢園鍾簾不移廟貌如故帝覽泣下曰誰為之辭或以公異對帝咨歎一再後以

自振而卒

盧倫

盧倫字允言河中人嘗朝京師時韋渠牟得幸德宗表其才召見禁中帝有所作輒使倫和綸與吉中孚韓翃字胡反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湜字非反夏侯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翃知制誥時有兩韓翃其一為刺史宰相請孰與德宗曰與詩人韓翃。起吳興人天寶中舉進士與郎士元齊名時語曰則有沈宋後有錢郎

歐陽詹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其先為本州州佐縣令閩越





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又書吏事不肯比宦及常察  
為觀察使始擇縣鄉秀民能又辭者與為賓主釣禮觀游  
饗集必與里人矜耀故其俗稍相勸仕舉進士與韓愈李  
觀李絳崔群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  
榜聞人第進士自詹始詹書父母孝與朋交信義其文章  
深切回復明辨與愈友善卒愈為詹哀辭

李賀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  
未信過其家使賦詩援筆輒就目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  
自是有名為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每旦日出騎弱

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暮歸母探囊見  
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初賀以父名晉肅  
不肯舉進士愈為作諱辨然卒亦不就舉辭尚奇詭所得  
皆驚邁絕去翰墨畦逕當時無能効者樂府數十篇雲韶  
諸工皆合之弦管為協律郎卒年二十七

吳武陵

吳武陵信州人元和初憲宗擢進士第淮西吳元濟叛武陵

遺書曰今天子英武任賢同符太宗足下莫若籍士馬士

疆歸之有司元濟得書不悟入為太學博士太和初文禮

部侍郎崔郾試進士東都公卿咸祖道武陵最後至謂郾





曰君方為天子求奇材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措笏為鄙  
讀之乃杜牧所賦阿房音辯辭既警拔而武陵音吐鴻暢坐  
客太驚武陵請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鄔謝已  
得其人至第五鄔未對武陵勃然曰不爾宜以賦見還鄔  
曰如教牧果異等後出為韶州刺史卒。初柳宗元謫求  
州武陵北還遺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  
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  
有畢世而怒人臣邪未及用而宗元死

李頻

李頻字德新睦州壽昌人少秀悟其屬辭於詩尤所長

進士第遷武功令畿民多籍神策軍吏以其橫類假借不  
繩以法頻至有神策士尚君慶通賊六年不送頻即械送  
獄盡條宿惡請於尹綬之豪猾大驚屏息奉法縣大治有  
六門堰者廢廢五百五十年方歲饑頻發官倉庸民浚渠  
渠按故道廝水溉田穀以大稔懿宗嘉之擢侍御史守法  
不阿徇累遷都官員外郎表焉建州刺史既至以禮法治  
下吏布條時朝政亂盜興相推剋而建賴頻以安卒官下  
喪歸父老相 與扶柩葬末樂州為立廟黎山歲祠之

吳融

吳融字子華越州山陰人祖翁有名大中時觀察府召以





署吏不應帥高其槩言諸朝賜號文簡先生融富辭調龍  
紀初及進士第累遷侍御史坐累去官久之召為左補闕  
為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昭宗反正群臣稱賀融最先至  
帝有旨授疊十許索融跪作詔少選成語當意詳帝咨賞  
良厚鳳翔劫遷融不克從去客閩鄉俄召還翰林遷承旨  
卒

方技傳

序

凡推步卜相鑿巧皆技也能以技自顯於一世亦悟之天  
非積習致然然士君子能之則迂不泥不矜不神不

人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弗通大方矜以夸衆神以  
誣人故前聖不以為教蓋吝之也若李淳風諫太宗不濫  
誅許胤宗不著方劑書嚴譏諫不合乾陵乃卓然有益于  
時茲可珍也

李淳風

李淳風岐州人幼爽秀通群書明步天曆筭以將仕郎直  
太史局制渾天儀詆撫前世得失著法象書七篇上之改  
太史令太宗得祕識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以問淳風對  
曰其兆既成已在宮中又四十年而王王而夷唐子孫且  
盡帝曰我求而殺之奈何對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





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戩淫及無辜且陛下所親愛四十年而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逞陛下子孫無遺種矣帝采其言止溥風於占候吉凶若節執然當世術家意有鬼神相之非學習可致終不能測也撰麟德曆於戊寅曆候者推最密為太史令卒

許胤宗

許胤宗仕陳為新蔡王外兵參軍凡療視疾必愈或勸其著書貽後世者荅曰鑿特以意耳思慮精則得之脉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脉病乃可識病與藥值惟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為脉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獵不知免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疏矣一藥偶得它味相制弗能專方此難愈之驗也脉之妙處不可傳虛著方劑終無益於世此吾所以不著書也卒年七十餘

袁天綱

袁天綱益州成都人在洛陽與杜淹王珪韋挺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挺面如虎當以武處官然三君久皆得譴吾且見之武德中高宗俱以事流雋州見天綱曰公





等終且貴見寶執曰君伏犀貴玉枕輔角完起十年且顯  
立功其在梁益間邪執後為益州行臺僕射。貞觀初太  
宗召見曰古有君平朕今得爾何如對曰彼不逢時臣固  
勝之。武后之幼姆抱以見給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  
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為女當作天子。帝在九成宮  
令視岑文本曰學堂墜夷眉過目故文章振天下首生骨  
未成自前而視法三品肉不紅骨非壽兆也張行成馬周  
見曰馬君伏犀貫腦背者有貴驗也近古君臣相遇未  
有及公者然面澤赤而耳無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張晚  
得官終位宰相其術精類如此

子客師亦傳其術高宗置一鼠于奩令術家射皆曰鼠客  
師獨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嘗度江  
叩舟而還左右請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墨不可以濟江  
俄有一男子跛而負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江  
中風忽起幾覆而免跛男子乃妻師德也

### 明崇儼

明崇儼洛州人少隨父令安喜吏有能召鬼神者盡傳其  
術以奇技自名高宗召見甚悅盛夏帝思雪崇儼坐頃取  
以進自云往陰山取之四月帝憶崇儼索百錢須更以  
瓜獻口得之緘古候氏老人圍中帝召老人問故曰埋一





瓜失之土中得百錢儀鳳中為盜所刺

桑道茂

桑道茂者寒人善太一遁甲術建中初上言國家不出三年有厄會奉天有王氣宜高垣堞為王者居朱泚反而蒙難奉天賴以濟是時藩鎮擅地無寧時道茂曰年號元和寇盜剪滅矣至德宗乃驗

列女傳

序

女子之行於親也孝婦也節母也義而慈止矣中古以前詩書所載后妃夫人事天下化之後彤史職廢婦訓姆則不及於家唐興風化陶淬且數百年而閨家令姓窈窕淑女至臨大難守禮節白刃不能移與哲人烈士爭不朽名寒如霜雪亦可貴矣今采獲尤顯行者著之篇以緒正交父子子夫夫婦婦之懿云

房文齡妻

房文齡妻盧文齡微時病且死護曰吾病童君年少不可蘇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示文齡明無它會文齡良愈禮之終身

鄭義宗妻

鄭義宗妻盧范陽士族也涉書史事舅姑恭順夜盜劫其





家盧冒刃立姑側為賊捶幾死賊去人問何為不懼荅  
曰人所以異鳥獸者以其有仁義也今鄰里急難尚相赴  
况姑可委棄耶若百有一危我不得獨生姑曰歲寒然後  
知松柏後凋吾乃今見婦之心

李會母 會正朱反

李會母者有淵識會為監察御史得粟米量之三斛而贏  
問于吏吏曰御史米不糶也又問車庸有幾曰御史不償  
也母怒救歸餘米償其庸諸御史聞之有慙色

堅正節婦

堅正節婦李者年十七嫁為鄭廉妻未逾年廉死夜忽夢

一男子求為妻初不許後數數夢之李自疑容貌未衰醜  
所召也即截髮麻衣不薰飾垢面塵膚自是不復夢刺史  
白大威欽其躁號堅操節婦表旌門闕名所居曰節婦里

高敬妻

高敬妻秦敬為趙州刺史為默啜所攻州陷敬仰藥不死  
至默啜所示以寶帶異袍曰降我賜爾官不降且死敬視  
秦秦曰君受天子恩當以死報賊一品官安足榮自是皆  
瞑目不語默啜知不可屈乃殺

楊烈婦

楊烈婦者李侃妻也建中 德末李希列謀襲陳州侃為項





城令以城小賊銳欲逃去婦曰君而逃尚誰守侃曰兵少財乏若何婦曰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原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於國家何有請重賞募死士尚可濟侃乃召吏民入庭中曰宜相與死守衆泣許諾得數百人侃率以乘城婦身自繫以守衆侃中流矢還家婦責曰君不在人誰肯固死于外猶愈于床也侃遽登城會賊將中矢死遂引去縣卒完先是萬歲通天初契丹寇平州鄒保英為刺史城且陷妻奚率家僮女丁東城不下賊詔封誠節夫人默殺攻飛狐縣令古玄應妻高能固守虜引去詔封徇忠縣君史思嗣之叛衛州女丁候滑州女丁唐青州女

子王相與歃血赴行營討賊滑濮節度使許叔冀表其忠皆補果毅雖敢決不忘於國然不如楊烈婦慷慨知君臣

太義云

外戚傳

序

凡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主賢則共其榮主否則先受其禍故太宗檢貴倖裁賞賜觀時內里無敗家高宗二宗柄移艷私產亂朝廷武韋諸族老嬰頸血一日同汗鈇刃

鉄風無反華研刀敬澤等既誅二張奏免武家諸王中宗昏庸不勤續降一級後三思延秀等與韋后同控朝政殺少帝韋后諸族無少

元宗初年法行近親裏表脩敕





天寶奪明委政妃宗階召反虜遂喪天下楊氏之誅唯類  
不遺祿山及因中與四子及貴妃國並死軍中蓋數十年之寵不償一日之  
慘甲第厚貨無救同坎之悲寧不哀哉代德而降閹尹參  
嬖後宮雖多無赫赫顯門亦無刀鋸大戮故用福甚者得  
禍酷取名少者蒙責轉理所固然若長孫無忌之功長孫  
皇后兄佐太宗平武平一之識平一謂川郡王武載德子  
天下定冊立高宗武平一武后時書稱不取與弟隱  
嵩吳淑之忠取章敬皇后弟德宗時侯論未弗緣內能  
者自見別傳云

武士護

武士護字信臣高祖領也汾晉休其家因日被顧接從平京

師為義原郡公自言嘗夢帝謂而上天帝笑曰胡媚我耶  
遷工部尚書卒○高宗永徽中以共仲女為皇后贈周國  
公后革命更於東都立武氏上廟追冊為帝子元慶

武三思

武三思元慶子也當太后時思進夏官春官尚書監脩國  
史三思且傾諛善迎諧主意鈞探隱微故后頗信任數幸  
其第賞予尤渥三思既私韋后內忌太子謀廢之太子發  
羽林兵圍三思第斬之時疾三思姦亂竊國比司馬懿忌  
阻正人特甚嘗曰我不知何等名善人冉祖雍與御史姚  
紹之等五人號三思五狗睿立以父子皆逆節斲棺暴





乃夷其墓

互註三思當國苛取民產毀族者凡七十八呼天  
自突築大庫百餘舍聚財一夕火不遺一錢

傳嗣

楊國忠

楊國忠太真妃之從祖兄張易之之出也嗜飲博無行檢  
從蜀軍以屯優為新都尉罷去益困蜀大豪鮮千仲通頗  
資給之從父元琰死國忠護祖其家因與妹通所謂統國  
夫人者哀其資至成都樛捕一日費輒盡乃亡去復入蜀  
節度使章仇兼瓊與李林甫不平聞楊氏新有寵思結納

為助使仲通之長女仲通辭以國忠見兼瓊喜表為推官  
使部春貢長安將行告曰郾有一日糧君至可取之國忠  
至乃得蜀貨百萬大喜至京師見群女弟致贈遺於時號  
國新寡國忠多分賂宣滯不止諸楊日為兼瓊譽而言國  
忠善權補玄宗引見計算鉤畫分錄不誤帝悅曰度支郎  
才也權兼度支不淹年領十五餘使時海內豐穰國忠因  
言古者二十七年耕餘九年食今天置太平請在所出滯  
積變輕齊內富京師又悉天下義倉及丁租地課易布帛  
以充天子禁藏明年帝詔百官觀庫物積如丘山賜群臣  
各有差南詔質子閣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





通為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瀘川舉軍沒國忠素德  
仲通匿其敗更叙戰功林甫死遂拜右相以宰相領選始  
建罷長名於銓日即定留放故事歲揭版南院為選式選  
者自通一辭不如式輒不敢調故有十年不官者國忠創  
押例無賢不肖用選深者先補官牒文謬缺得再通衆議  
翁然美之開元末玄宗吏部銓故常三注三唱自春止夏乃  
訖而國忠預定其負集百官尚書省注唱一日畢以夸神  
明該天下耳目自是資格紛紜無復綱序國忠由御史至  
宰相凡領四十餘使而度支吏部事自叢夥第署一字不  
能盡故吏得輕重顯赫公謁無所忌○國忠性疏浼

也擬給硃硯處決樞務自任不疑盛氣驕悞百僚莫敢相  
可否又便佞專徇帝嗜欲不顧天下成敗帝雅意事邊政  
身調兵食取習文簿惡吏任之軍凡須索快成其手又不  
能省視也大兩敗稼帝憂之國忠擇善承以進曰兩不為  
災

子暄舉明經不中國忠詬曰生子不富貴邪豈以一名為  
鼠輩所賣禮部侍郎達奚珣大驚即致暄高第○祿山成  
以誅國忠為名陳玄禮召諸將殺之爭取其肉敬德敢為  
反食也  
首以徇國忠本名釗帝為改今名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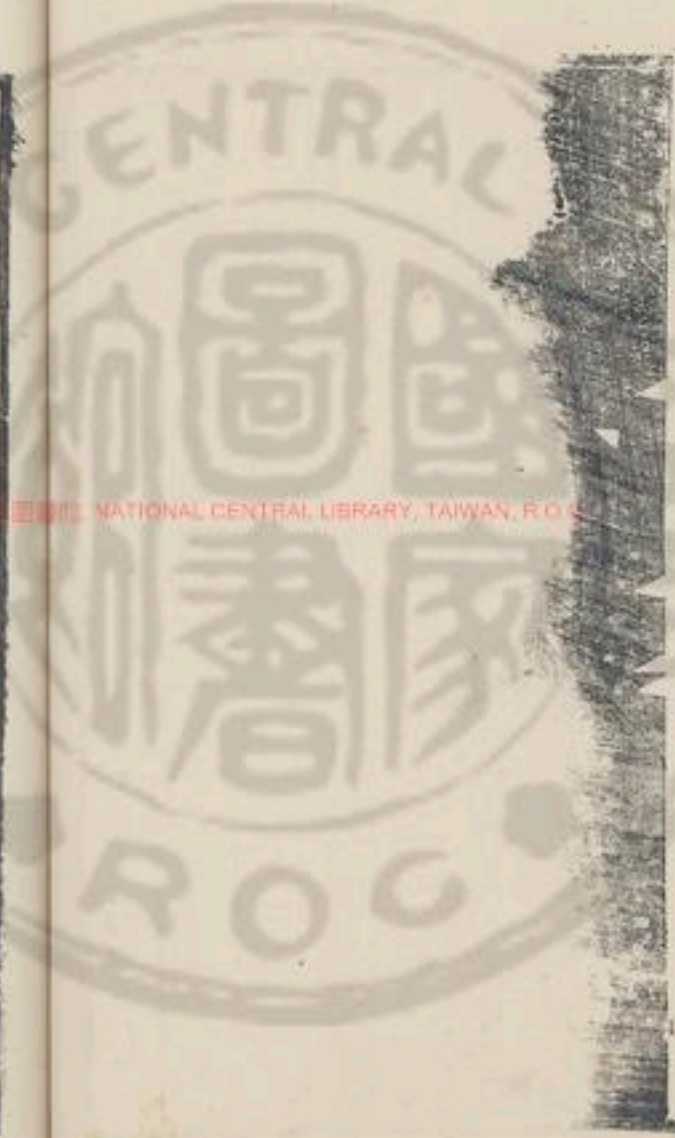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六

宦者傳

序

唐制內侍省官有內侍四內常侍六內謁者監內給事各十謁者十二典引十八寺伯寺人各六又有五局一曰掖廷主宮嬪簿最二曰宮闈扈門闌三曰奚官治宮中疾病死喪四曰內僕主宮帳燈燭五曰內府主中藏給納局有令有丞皆宦者為之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為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唯門闈守禦連內掃除煎食而已至中宗時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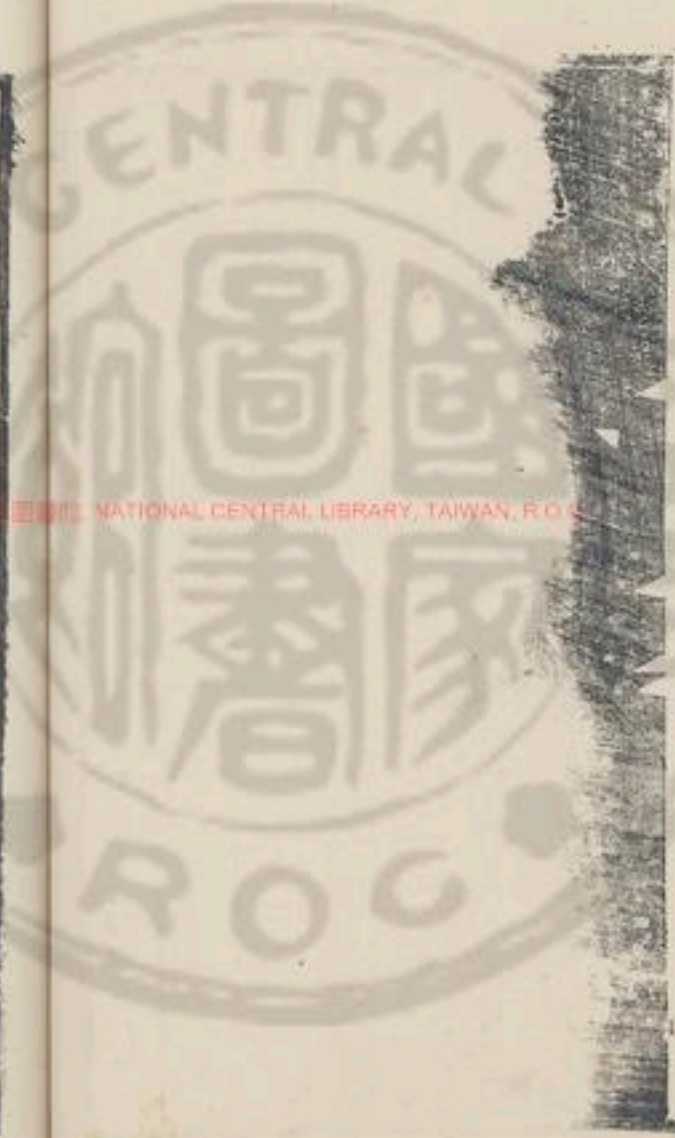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六

宦者傳

序

唐制內侍省官有內侍四內常侍六內謁者監內給事各十謁者十二典引十八寺伯寺人各六又有五局一曰掖廷主宮嬪簿最二曰宮闈扈門闌三曰奚官治宮中疾病死喪四曰內僕主宮帳燈燭五曰內府主中藏給納局有令有丞皆宦者為之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為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唯門闈守禦連內掃除煎食而已至中宗時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





朱紫者尚少玄宗承平財用富足志大事奢不愛惜賞賜  
爵位開元天寶中宮嬪天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  
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于門其  
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燄動四方所至郡縣  
奔走獻遺至萬計脩功德市禽鳥一為之使猶且數千緡  
監軍持權節度返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為中  
人所名者半京畿矣肅代庸弱倚為扞衛故輔國以尚父  
顯元振以援立奮朝恩以卑密重然猶未常主兵也德宗  
懲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二大威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  
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

縮便有輕重至慄士奇材則養以為子巨鎮疆藩則爭此  
我門又日夕侍天子御則無威習則不疑玄宗以遷崩憲  
敬以弑殞文以憂憤至昭而天下亡矣禍始開元極於天  
祐凶懷參會黨類殲滅王室從而潰喪譬如灼火攻蠹蠹  
盡木焚詎不哀哉

司馬光曰東漢之衰宦官驕橫濁亂天下未有能劫制  
天子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它漢不握兵唐握兵故  
也其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亡於昭宗為國  
家可不慎其始哉

高力士





高力士馮盎曾孫也。聖曆初，李千里上二闕兒曰金剛曰力士武后以其彊悟，敕給事左右，坐累出之。中人高延福養為子，故冒其姓，謹密善，僅詔令死天中。元宗知內侍者事於是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即專決，儼倖者願一見如天人。然帝曰：力士當上我寢，乃安。肅宗在東宮，凡事力士，它王公主呼為翁，戚里諸家尊曰翁。正睿反吳呼父始李林謝牛仙客知帝憚，幸東都乃賦粟助漕，及用和羅法數年，國用稍充。帝齋大同殿，力士侍，帝曰：海內無事，朕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子順動古制也，稅入有常，則人不告，和羅不止，則私藏竭，遂未者

衆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權既振，孰敢議者？帝不悅。帝幸蜀，聞肅宗即位，喜曰：吾兒應天順人，改元至德，不忘孝乎！尚何憂？力士曰：兩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漢北為戰區，天下痛心，而陛下以為何憂？臣不敢聞。後為李輔國所誣，流巫州，赦還。見帝，遣詔北向，哭歐血卒。天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繫付諸將，寧不暇邪？對曰：臣聞至閣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光兵悍且彊，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禁，其指蓋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秋大雨，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庸可復安。





明年祿山反力士善揣時勢故生平無大過

程元振

程元振京兆三原人少以宦人直內侍省立代宗遷驃騎  
大將軍盡總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軍中呼十郎所貶裴  
冕終來瑒媒竭李光弼董曰竭胡葛反桑中盡也方帥繇是攜解○廣  
德初吐蕃党項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士奔命者太常傅  
士柳伉上疏曰犬戎以數萬衆犯關不血刃而入京師謀  
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授卒叫呼劫宮闈焚陵掖自  
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陛下以今日勢  
為安邪危邪若以為危豈得高枕不為天下計臣聞良醫

徐疾當飲藥藥不當病猶無益也陛下視今日病何由至  
此乎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良任宦豎離間將相而幾  
于亡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然後下詔  
引咎率德勵行屏嬪妃任將相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  
天下不服請亦臣族以謝疏聞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後  
流濠州死

魚朝恩

魚朝恩瀘州人至德初知內侍省事九節度圍賊相州以  
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朝恩資  
小恃功岸忽無所憚時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人臣第





一心媚之乘相州敗醒為詆譖肅宗不內其語然猶罷子儀兵留京師伐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毀帝未及寤一儀憂其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朝恩內慙朝恩好引輕浮後生處門下講五經大義作文章謂才兼文武永志中詔判國子監凡詔會群臣計事朝恩恬貴誕辭折愧坐人出其上雖元載辯彊亦拱默唯相里造奪術酬詰往返未始降屈朝恩不憚黜術以動造又將謀易執政以震朝廷乃會百官都堂四言宰相者和元氣輯群生今水旱不時屯軍數十萬饋運困竭天子卧不安席宰相何輔之不退避賢路默默尚何賴乎宰相儂首坐皆失色

造徙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穀踊貴皆軍容事宰相何與哉朝恩辨衣去曰南衙朋黨宜害我會釋萊執易升坐百官咸在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朝廷裁決朝恩或不預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乎帝聞不喜方寒食宴禁中既罷有詔留議事帝責其異圖周皓含縊之

### 竇文場

竇文場霍仙鳴者始隸東宮自朝恩死宦人不復典兵帝以禁衛盡委白志貞志貞多納富人金補軍止收其庸而身不在軍及澄師亂帝召近衛無一人至者惟文場等率





宦官及親王左右從至奉天帝詔文場仙鳴分總左右神策權震朝廷諸方節度大將多出其軍其著要官走門下宦官復盛矣後仙鳴暴卒文場致仕卒

吐突承璀

吐突承璀關人憲宗擢為行營招差討使諫官白居易等謂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為四方笑帝更為招討宣慰使承璀御衆無它遠略踰年無功罷常飾一室藏所賜詔敕地生毛二尺惡之穆宗銜前議殺之

馬存亮

馬存亮字李明河中人元和時為左神策中尉軍所籍凡

十餘萬存亮料東九精伍無雜士部無冗員敬宗初染署工張韶與卜者蘇元明約為變帝驚存亮遣左神策大將軍率騎兵討賊日暮射韶及元明皆死存亮於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監淮南軍卒存亮遠事德宗更六朝資端畏善訓士始去營衛衆皆泣唐世中人以忠謹稱者唯存亮西門李元嚴遵美三人而已

嚴遵美

嚴遵美父李實初為掖廷局博士大中時有宮人謀弒宣宗是夜李實直咸寧門下聞變入射殺之明日帝勞曰非爾吾危不免擢北面副使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歎曰北





唐自元和末年開元權盛華兵官開橫制天下供奉官  
司當時因分為南北司官官居北司宰相居南司供奉官  
必勝衫給事煬古今執笏過矣樞密使無聽事唯三楹舍  
藏書而已今堂狀帖黃決事此楊復恭奪宰相權之失也  
蓋疾時中官肆橫云後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仇士良

仇士良字匡美涇州人太和間文宗任內外五坊使李石  
輔政稜稜有風拜士良與論議數屈深忌之使賊刺石於  
親仁里馬逸而免○澤潞劉從諫憤士良得志乃上書暴  
指士良等罪繕甲兵誓以死清君側帝倚其言差自彊○  
開成四年文宗帝召宰相見延英退坐思政殿顧左右曰

所直學士謂誰曰周墀也召至帝曰自爾所况朕何如主  
澤再拜曰臣不足以知然天下言陛下堯舜主也帝曰所  
以問謂與周赧漢獻孰愈墀惶駭曰陛下之德成康文景  
未足比何自方二主哉帝曰赧獻受制疆臣今朕受制家  
奴自以不及遠矣因泣下墀伏地流涕後不復朝至大漸  
云○士良之老中人舉送還第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  
老夫語乎衆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閒暇暇必觀書見  
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滅玩好省游幸吾屬恩且薄而  
權輕矣為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徒獵聲色蠱  
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經術聞外事萬機在我





恩澤權力欲焉住哉衆再拜士良殺二王一妃四宰相貪酷二十餘年死有發其家藏兵數千詔削官爵籍其家始士良憤文宗與李訓謀變欲廢帝權慎由為翰林學士直夜大半召入至秘殿士良等謂曰上不豫已久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驚曰雖死不承士良默然久乃啓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階數帝過失帝俯首既而士良指帝曰不為學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慎由記其事藏箱枕間時人莫知將沒授其子胤故胤惡中官終討除之蓋禍原於士良云

楊復光

復光閩人也遷左神策軍中尉諱去宰相楊收權寵震時與王重榮并力定關中京師平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賜號齊惠輝武正國平難功臣卒河中

贊曰楚劬公辛不敢讎君而忘父冤昭愍之世兩軍寵過有厚薄而卒用存亮夷難功莫及者自古忠臣出於疏斥不用蓋多矣存亮豈通記書道理之人取何其識君臣大誼明甚不尸大勞畏權處外又愈賢矣與夫書龍蛇之詩者何其小哉

李輔國

李輔國以闖奴為閑廐小兒事高力七年四十餘使王厯





中簿取王鉞為使以興禾豆能檢摘耗欺薦之皇太子得侍東宮太子至靈武勸即位係天下心稍稍任以肱膂事凡四方章奏軍符禁寶一委之貴幸至不敢斥官呼五即李揆當國以子姓事之號五父輔國暴貴欲立奇功自固初太上皇每置酒長慶樓南俯大道或父老過之皆拜舞乃去輔國因妄言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將不利陛下願徙太上皇入禁中太上皇謂力士曰吾兒用輔國謀不得終孝矣會帝屬疾輔國即馳奏曰陛下以興慶宮湫隘奉迎東輿還宮中力士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輔國欲何事太上皇還西內居甘露殿侍衛才數十自是快快不

豫至棄天下代宗立欲剪除而憚其握兵因尊為尚父事無大小率關白群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頗自安俄賜太第於外中外聞其失勢舉相賀自輔國徙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宮積不平既嗣位不欲顯感逆俠者夜刺殺之抵其首溷中

王守澄

王守澄者元和中監徐州軍召還方憲宗喜方士柳泌自言有不死藥待詔翰林天子惑其說泌以金石進帝餌之蹶其左右踵得罪帝自是不豫十五年罷元會群臣危恐是夜守澄與內常侍陳弘志弒帝於中和殿緣所餌以蒸





崩告天下乃定冊立穆宗俄知樞密事文宗嗣位守澄有助力拜大將軍帝疾元和逆罪久不討謀因事除之不克更因其黨李訓脅守澄以軍容使就第賜死

劉克明

劉克明得幸敬宗敬宗善擊球所親近皆凶不逞又小過必責辱自是怨望帝憊夜還與克明石定寬蘇佐明等二十八人群飲既酣帝更衣燭忽滅克明與佐明定寬弑帝宰相葉度發兵討之克明投井死

楊復恭

楊復恭監諸監兵定冊立昭宗復恭常育與太極殿

緯曰復恭陛下家奴而有與至前敎非反邪帝詔李茂貞討之復恭將北奔太原為韓建邏士所屬即斬之茂貞上復恭與其兄子書曰吾披荆榛立天子既得位乃廢定策國老奈負心門生何門生謂天子也其不臣類此

劉季述

劉季述本微單稍顯於僖昭間為左右中尉時帝嗜酒怒責左右不常季述等愈自危疑帝有謀乃外約朱全忠為兄弟謀廢帝陳兵廷中帝方坐乞巧樓見兵入驚墮於牀將走季述持帝坐以所持鉞盡地責帝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也至數十未止皇后出徧拜曰若有罪惟軍





容議后以傳國寶授季述就帝董左右十餘人入囚少陽  
院殺帝弟睦王帝本晝服夜浣食自寶送方寒公主殯御  
無衾纊哀聞外庭是時季述欲盡誅百官乃弑帝崔胤邀  
別將周承誨執季述胤先戒京兆尹集萬人持大挺帝詰  
季述未已萬挺皆進死挺下遂尸之夷三族

韓全誨

韓全誨張彥弘並監鳳翔軍全誨入為內樞密使劉季述  
之誅以全誨為左神策中尉彥弘為右全誨彥弘合勢恣  
暴中官倚以自驕帝不平全誨等懼帝誅已謀亂時帝懲  
幽辱詰勵精庶政數召見群臣問治道有志帝興而全誨

手權外召彊臣帝卒弑死唐室以亡其禍本於全誨彥弘  
云

贊曰袁紹誅常侍以逞而曹操移漢崔丞相血軍容其  
心焉而未溫篡唐大抵假威柄于外以內攘姦人則大  
臣專王室卑矣漢唐相去五百歲產亂取亡猶蹈一轍  
非天所廢而人謀洄刺乃然耶

酷吏列傳

序

太守定天下留心聽斷著令州縣論死三覆奏京師五覆  
奏獄已決尚為徹膳止樂至晚節天下刑幾措是時州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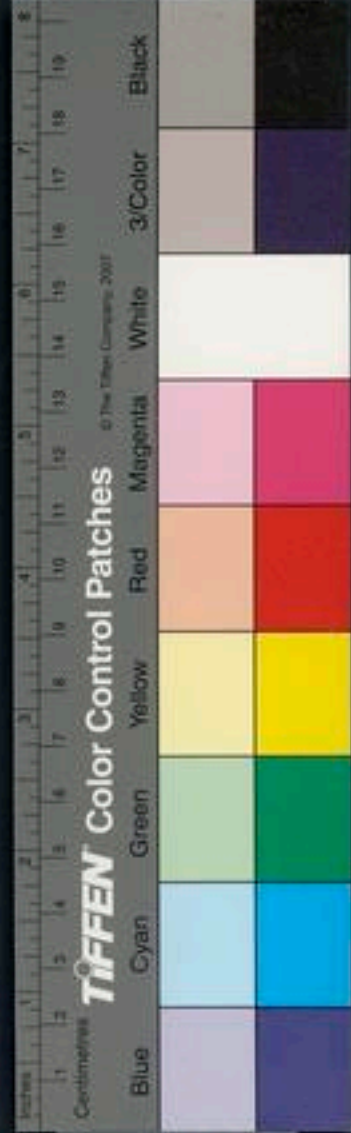




有良吏無酷吏武后乘高中懦庸益攘天權畏下異已欲脅制群臣稍削宗支故縱使上飛變構大獄時四方上變事者皆給公乘所在護送至京師寔於館高者蒙封爵下者被賚賜以勸天下於是索元禮來俊臣之徒揣后密旨紛紛並興澤吻磨牙噬紳縉若狗豚然至叛齒臭達道路寃血流離刀鋸忠鯁貴渥之臣朝不保昏而后因以自肆不出悼闕而天命已遷猶慮臣下弗懲而六道使始出矣至載初則天右臺御史周矩諫后曰凶人告許遂以為常推劾之吏以嶮責痛詆為功鑿空投隙相矜以殘泥耳籠首枷模兼暴拉脅籤瓜縣彭釜董自號曰獄持晝禁食夜禁

寐敲撲撼搖使不得暝號曰宿囚人苟賒死何求不得陛下不諒試取告牒判無驗者使推其情有司必上下其手希合盛旨今舉朝曾息謂陛下朝與為密夕與為讎一罹攝逮與妻子決且周用仁昌秦用刑亡惟陛下察之后寤獄乃稍息而酷吏寔寔以罪去謂周興來俊臣索元禮王弘義皆誅死天寶後至肅代間政額事叢奸臣作威乘檢宿交頗用慘刻奮然不得如武后時敢搏擊殺矣嗚呼非吏敢酷時誘之為酷觀後臣輩怵利放命內懷滔天又張湯郵都之士直云上教特及下則下反上直如真直也

索元禮





索元禮胡人也天性殘忍徐敬業兵興武后患之欲囚大  
獄去異已者即擢元禮為推使就洛州牧院為制獄作鐵  
籠繫囚首加以揆先至腦裂死又橫木關手足轉之號  
曬翅或紡囚梁上繩石於頭訊一囚窮根抵相牽聯至數  
百未能訖故論殺最多是時來俊臣周興踵而奮天下謂  
之來索後以受賕收下吏不服吏曰取公鐵籠來元禮服

來俊臣

來俊臣京兆萬年人天資殘忍天授中擢累侍御史按詔  
獄數稱首后陰縱其慘脅制群臣前後夷十餘族生平有  
織芥皆入于死○拜左臺御史中丞中外累息至以目詰

俊臣乃引侯思止等陰肅不逞百輩使飛語誣讒公卿上  
急變每過一事千里同時發契驗不差時號為羅織后  
詔於麗景門列置獄赦俊臣等專按事百不一貸王洪義  
獻謂麗景門為例竟謂入者例皆盡也俊臣鞫囚不問輕  
重皆注醢于鼻掘地為牢或寢以匭溺或絕其糧大抵非  
死終不得出俊臣知群臣不敢斥已乃有異圖常自比石  
勒諸武共證其罪有詔斬西市人皆相賀爭抉目搗肝醢  
其肉以馬踐其骨無餘

周興

周興萬年人少習法律自尚書史積遷秋官侍郎屢決制





獄文深峭妄殺數千人武后奪政左史江融有美名與指融與徐敬業同謀斬于市臨刑請召見與不許融叱曰吾死無狀不赦汝遂斬之尸奮而行刑者就之三仆三作天授中則天或告與謀反詔來俊臣鞠狀初與不知被告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服奈何與曰易耳內之大甕熾炭周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善命取甕且熾火徐謂與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與駭汗叩頭服罪詔有與嶺表道為人所殺

侯思止

侯思止雍州人為高元禮奴後因告野王元名謀反拜游

擊將軍元禮懼引與同坐密教曰上不次用人如問君子識字宜對解多不學而能觸邪陛下用人安用識字無何后果問思止以對后大悅思止本人奴言語俚下嘗按魏元忠責曰丞掾白司馬不爾受孟晉洛陽有曰司馬坂將軍有孟青捧元忠罵曰侯思止欲得我頭當蟻截之無抑我丞反汝位御史當曉禮義而曰白司馬孟青是何物語思止驚謝曰幸蒙教乃引登牀元忠就坐色不變獄稍挺後請娶李自挹女事下宰相李昭德執不可曰此奴復爾邪榜殺之

王弘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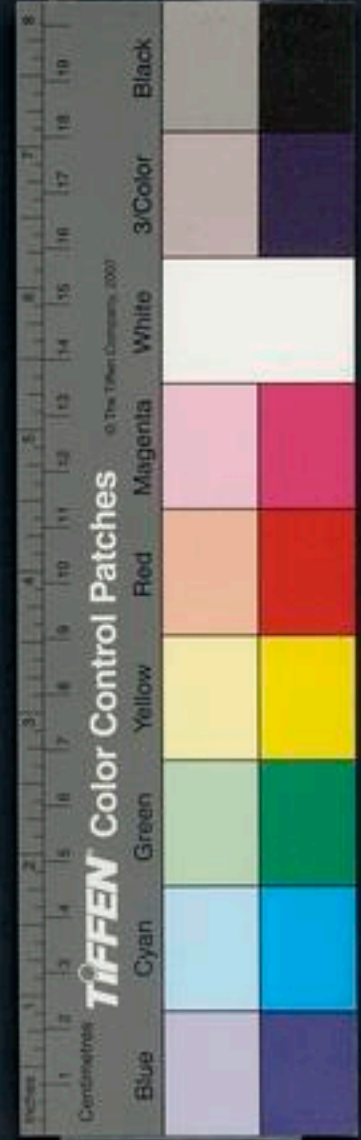
王弘義

王弘義

王弘義

王弘義

王弘義





王弘義並州人以飛變擢將軍再遷左臺侍御史與  
來俊臣競慘刻每移檄州縣所至震懼也右反弘義輒詫  
曰我文檄如狼毒野葛矣始賤時求傍舍瓜不與乃騰文  
言囿有白兔縣為集眾捕逐蘇無遺丙史李昭曰昔聞蒼  
鷹獄吏令見白兔御史後流瓊州自矯詔還事高侍御史  
胡元禮汝殺之

郭弘霸

郭弘霸舒州人天授中則天召見自陳往討徐敬業臣誓  
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授監倉御史得  
號四其御史嘗按李思徵不勝楚毒死後羣息思徵為厲

弘霸懼援刀自剄腹死是時太旱弘霸死而雨又洛陽橋  
成后問群臣外有佳事耶張元一曰比有三慶旱而雨洛  
橋成弘霸死

王旭

王旭侍中珪孫也玄宗初遷左臺侍御史其為人苛急少  
縱貸人莫敢與忤每治獄囚皆逆服製獄械率有名曰驢  
駒拔擢犢子縣等以怖下時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皆嚴  
酷京師號三豹里閭至相詛曰君違教值三豹

吉溫

吉溫天寶初調萬年尉林甫擿銓吏偽選六十餘人帝命





御史雜治累日情不得溫佐訊日中獄具林甫以為能嘗  
曰若遇知已南山白額虎不足縛林甫又當國陰構大獄  
除不附已者引溫居門下與羅希奭惟鍛詔獄相勉以虐  
號羅鉗其廉反吉綱公卿見者莫敢耦語後貶溪尉俄遣  
使殺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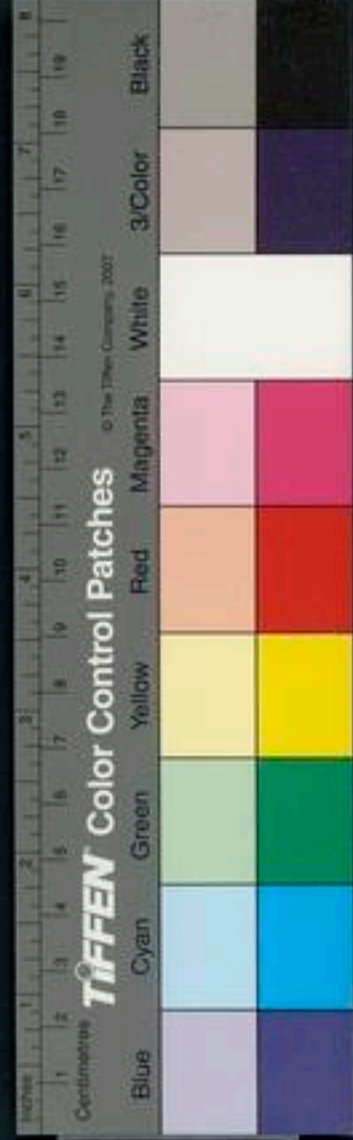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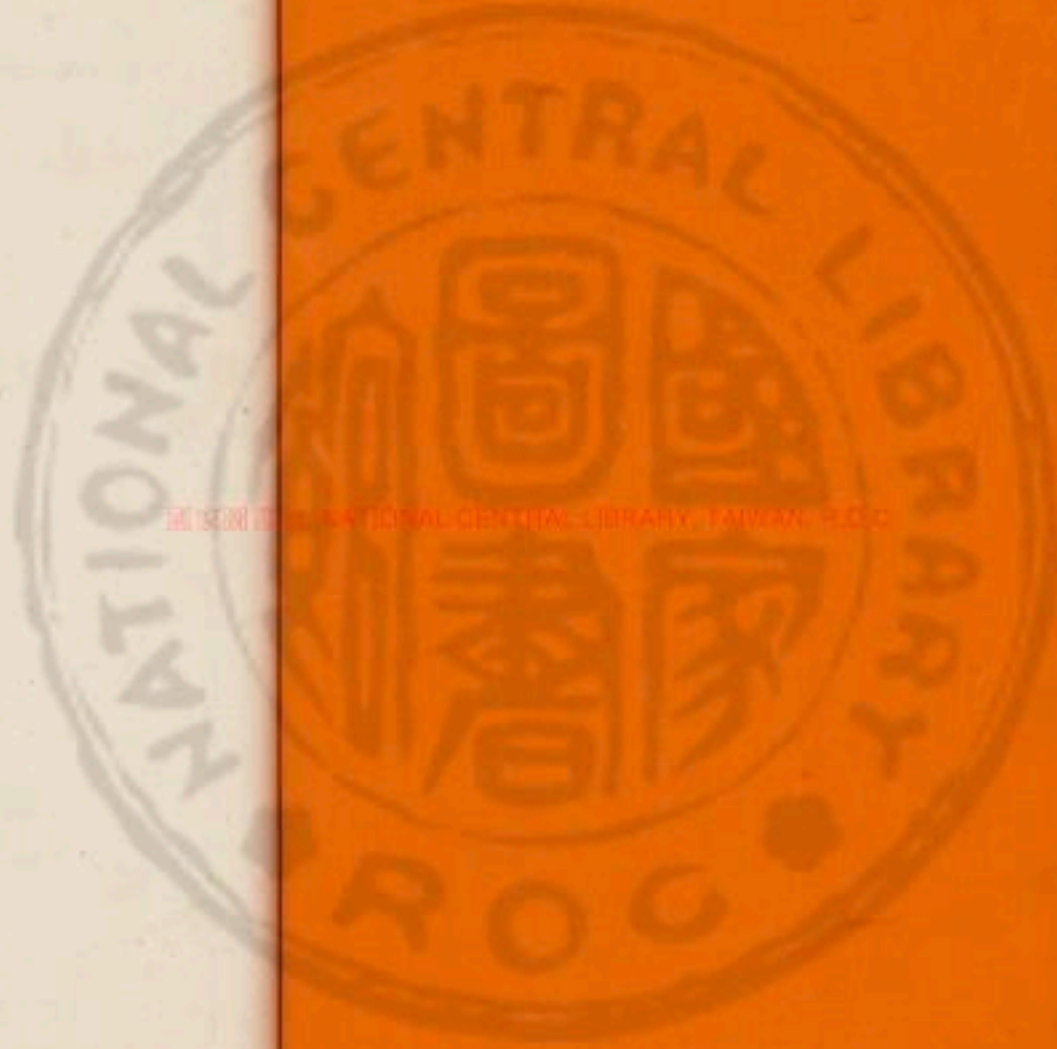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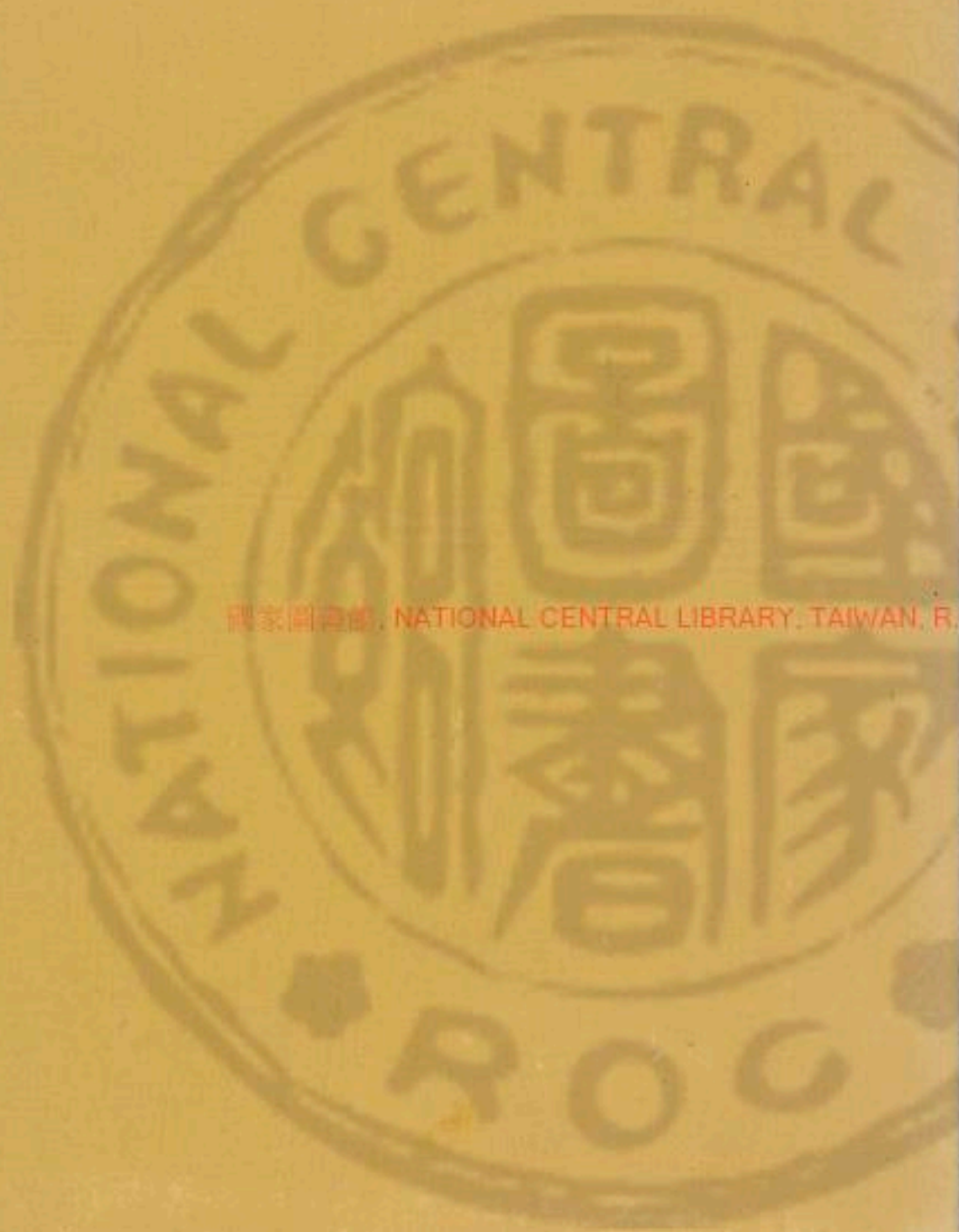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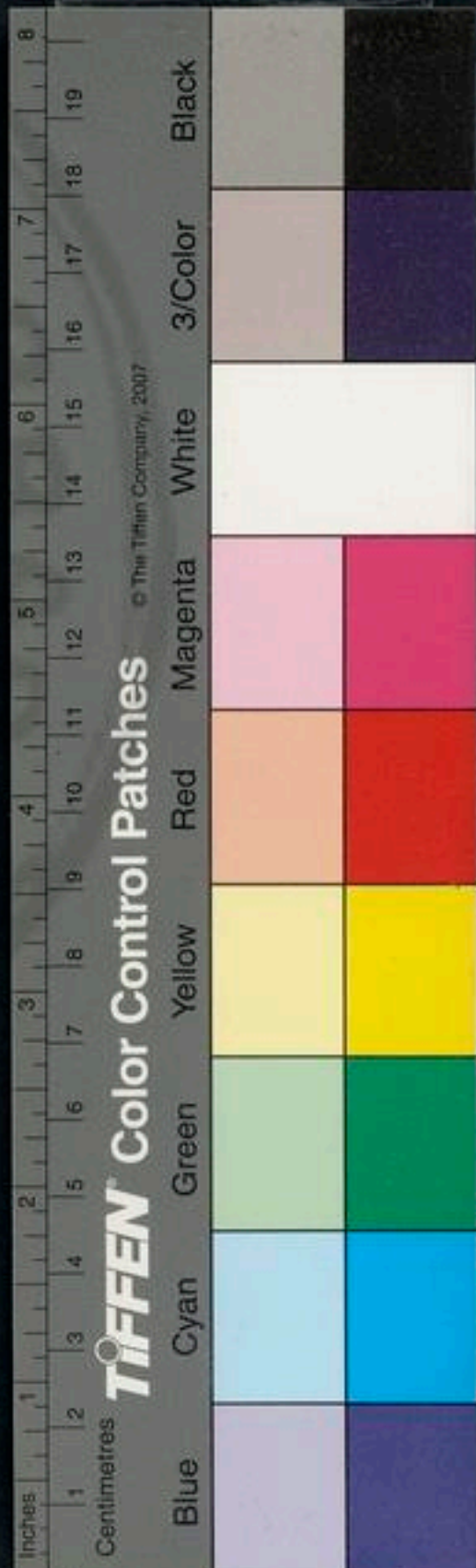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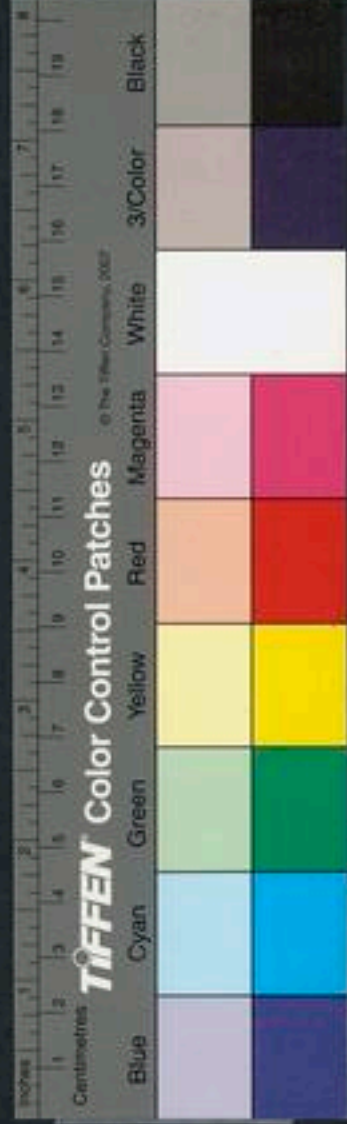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572 Oct 18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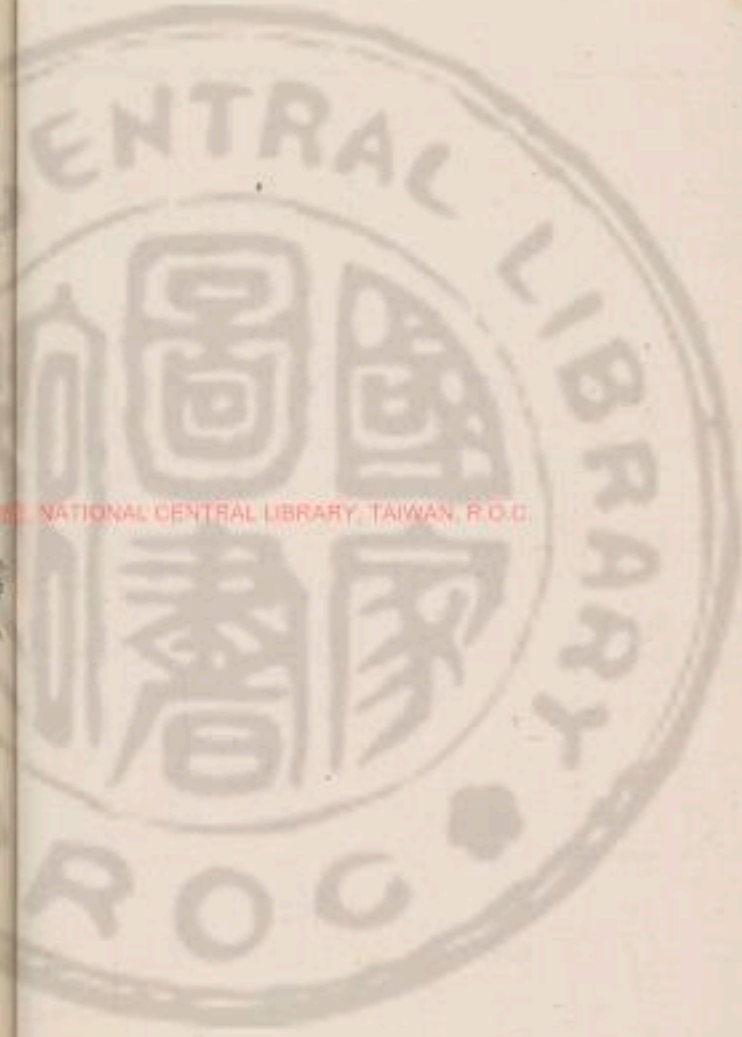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唐書詳卷之五十七

藩鎮傳

序

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畧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叛將護養孽萌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于廷効戰國肱臂相依以土地傳子孫脅百姓加鋸其頸利怵逆汗遂使其人自視由卷狄然一寇死一賊生訖唐亡百餘年卒不為王土當其盛時蔡附齊連內裂河南地為合從以抗天子杜牧至以山東王不得不至霸不得不霸賊得之故天下不安又曰厥今天下





如何哉干戈朽缺鉞鈍令引混貸照背逆孽殆為故常而  
執事大人曾不歷弄周思以為宿謀方且鬼岸抑揚自以  
為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後蹇頓顛傾而  
後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自河以北蟠城數  
百用奔為寇伺吾人顛顛上懸滄天時不利則將與朋  
伍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乃偷  
處恬逸以為後世子孫背脊遺根此復何也議者曰僞疆  
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衝策高位高爵充飽其腸安而不  
撓外而不拘猶豢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  
貞元所以守邦也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為快也愚曰

大曆貞元之間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貸以法故  
是闔閭太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不問有  
司不可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觀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慮  
繇皇子嬪之地益廣兵益彊僭擬益多侈心益昌土田名  
器分割人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淫名越號走兵四畧  
以飽其志趙魏燕齊同日而起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  
泚獍軒輊欲相效者徃徃而是運遭孝武前英後傑夕思  
朝議故能大者誅鉏小者惠來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  
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答於家刑罰於國征伐  
於天下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反此提區區





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凡  
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將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  
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雖然迹其由來  
事有因藉地之輕重視人謀臧否歟今取擅與若世嗣者  
為藩鎮傳若田洪正張孝忠等暴忠納誠以奔王室自如  
列傳云

魏博傳五世至田弘正入朝十年  
復亂更四姓傳于世有州七

### 田承嗣

田承嗣平州盧龍人祿山反與張忠志為賊前驅陷河洛  
嘗大雪祿山按行諸屯至其營若無人已而擐甲列卒問

所籍不缺一人祿山異其能使守潁川郭子儀平東都承  
嗣降俄而復叛史思明亂又為賊導諸僕固懷恩謝懷恩  
恐賊平則任不重因建白承嗣等分帥河北賜鐵券三遷  
至貝博滄瀛等州節度使既得志即計戶口重賦斂厲兵  
繕甲使老弱耕壯者在軍不數年有衆十萬又擇趨秀彊  
力萬人號牙兵自署置官吏圖版稅入皆私有之又求兼  
宰相代宗以寇亂甫平多所舍宥能其軍曰天雄子華尚  
未樂公主董結其心而性者凶詭愈不遜承嗣盜有貝博  
魏衛相慈泚七州而未嘗北面天子凡再興師會國威中  
奪窮而復縱故承嗣得肆效無怖忌十四年卒





田悅 承嗣族子

田悅剽得冠軍中承嗣愛其才將死乃命悅知節度事帝  
因詔悅為節度使德宗立不假借方鎮諸將稍揚息會黜  
陟使洪經綸至河北聞悅養士七萬輒下符罷其四萬歸  
田畝悅因激之曰而等籍軍中久仰縑廩養父母妻子今  
罷去何恃而生衆大哭悅乃悉出家貲給之各令還部自  
此魏人德悅始悅阻兵凡四年狂悖少謀及弱士苦之  
且厭兵給事中孔巢父持節度勞莫不欣然悅與巢父張  
欽門階皆徹衛至夜分從弟緒踰垣手刺悅死

田季安 緒少子傳

季安年十五軍中推為留後因授節度使會詔吐突承璀  
討王承宗季安謀曰王師不跨河二十五年今越魏伐趙  
趙誠虜魏亦虜矣奈何時幽州劉濟將譚忠適使魏聞之  
見季安曰往年王師取蜀取呂弇不失一是宰相謀也今  
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付中臣不起天下甲而出秦甲此  
上自為謀鑒前之敗必不越魏誅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  
後魏季安曰計安出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悉甲伐趙  
而陰遺趙書曰魏若伐趙為賣友魏若與趙為反君賣友  
反君魏不忍受執事能遣一城魏得持獻天子此使魏北  
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不世之利也死贈太尉。子懷諫



最幼不能事政決於私奴將士則軍中怒取田興為留後  
所謂田弘正者以懷諫歸第送懷諫京師田氏自承嗣至  
懷諫四世凡四十九年

羅弘信 子紹威附

羅弘信詔擢節度使朱全忠討黃巢餉粟三萬斛全忠圖  
河北欲結納弘信克用兵剽相魏氏死十九弘信告亟全  
忠不五日取三州光化元年死。子紹威領留後魏牙軍  
悍驕不顧法令史憲誠等皆所立有不嫌輒害之厚廩給  
姑息不能制時語曰長安天子魏府牙軍謂其執彊也紹  
威決策屠剪夷滅凡八千族雖除其偏然勢弱為全忠牽

制北州刺史矣。江東羅隱工為詩紹威厚弊結之通語  
系昭穆因目已所為詩為偷江東集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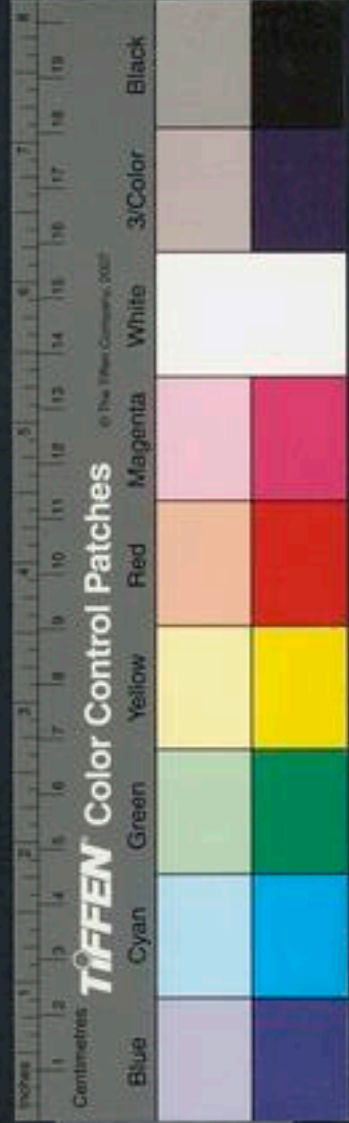
贊曰田承嗣幾禽矣李寶臣怒承情而釋魏建中之際  
德宗三將軍持銳躍血刃良功無成者四叛連勢兵結

難作天子不能守宗廟傳及其正云汴入朝數年復亂  
唐終不得魏與夫豎刀亂齊孰為輕重謂馬希偕與豎

鎮冀傳更二姓傳五世至王承元入朝

李寶臣 子惟嶽

李寶臣為祿山假子歸命於朝名其室曰成德即拜節度  
使有恒安易趙深冀六州地雄冠山東與李正己共劾承





嗣可討狀代宗欲其相圖則勢離易即詔寶臣攻破之  
勅將四十餘人天子遣中人馬希儔使寶臣寶臣歸使者  
百縑使者悉抵諸道武俊計曰趙兵有功尚爾使賊平夫  
子幅紙召置京師一匹夫且養魏以資上策也寶臣曰  
趙魏有憂何從而可對曰勢同忠均特寇離為父子歎唾  
間耳寶臣喜遂陰交承嗣而圖幽州寶臣死。子惟嶽為  
留後承襲父位帝不許遂拒命天子詔朱滔與張孝忠合  
兵討惟嶽王武俊縊之傳首京師

王武俊 子土真附

王武俊隸李寶臣帳下為裨將惟嶽拒命武俊使人謂曰

聞有詔召大夫宜亟歸惟嶽惶遽出遂縊即遣孟華奏天  
子華辯對稱旨德宗授武俊恒冀觀察使武俊怨不得節  
度而失趙定州滔亦怨矢深州二人相結於是與田悅等  
擅相王建中四年李抱真使客賈林詐降武俊既見曰吾  
來傳詔非降也天子知大夫登壇建國撫膺顧左右曰我  
本忠義天子不省故至。及今諸軍數衣大夫至誠上見表  
動色曰朕前誤無及矣。朋友失音尚可弟朕四海主憂  
過失反不得自新耶。公必與昭義同心曠然改圖上不失  
君臣之義下以為子孫計武俊曰虜性撲暈二子若能以  
恩盪刷之我首倡歸命。若不從者奉辭伐之河北不五十





日可定乃定計通好抱吉而約馬盛盟天子至自梁遇武  
俊益厚進兼中書令貞元十七年死德宗。十士真佐父  
立功既得節度息兵善守雖擅署吏私賦入而歲貢數十  
萬緡比燕魏為恭元和四年死。軍中推其子承宗為  
留後

王承宗 士真子

承宗總軍事憲宗詔裴武慰撫承宗奉詔恭其請上德棣  
一州遂嗣領節度而以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使統德棣  
承宗劫之拒命帝遣中人突承璀討之承璀無威略師  
不振權德輿諫曰山東亦難也京師心腹也且師出半年

費緡錢五百萬誠慮有潰撓之變及吳元濟反承宗與李  
師道上書請宥未幾張晏等賊宰相元衡而群臣議請聲  
其罪伐之明年元濟平承宗大心奉二子因田弘正求入  
侍及李師道平奉法益謹十五年死

王廷湊

元達

紹鼎

紹鼎

紹鼎

紹鼎

王廷湊武俊養為子王承宗時為其馬使口弘正至鎮州  
詔以度支緡錢百萬勞軍不時致廷湊恭其稽以觀衆心  
衆果怨由是害弘正自稱留後後帝怒以弘正于布為魏  
搏節度使率軍進討明年史憲誠叛田布衆潰乃赦廷湊  
廷湊既原則與克融憲誠深相結為輔軍援鎮冀自惟嶽





以來拒天子命然重鄰好畏法信岳則折自新王廷湊資  
凶悖肆毒甘亂不臣不仁雖勇欲不若也太和八年死  
子元達襲節度識禮法歲時貢獻如職大中八年死  
紹興會病死于納未能事宣宗以元達次子紹興襲之  
紹懿嗣為節度使咸通七年死紹興子景崇嗣進  
即度使凡十四年中和三年死宗。子鎰年十歲軍中推  
為留後始廷湊賤微時鄴有道士為卜得乾之坤曰君將  
有土及得鎮迎事甚謹復問壽幾何子孫幾何答曰公三  
十年後當有二王已而廷湊立十三年死蓋度文也景崇  
鎰皆王廷湊嘗使至河陽醉寢於路有過其所者視之曰

非常人也從者以告廷湊馳及之間其故曰吾見君鼻之  
息左君龍右若虎子孫當王百年家有大樹覆及堂公興  
矣及害弘正而樹迺鹿寢自廷湊訖鎰凡百年

贊曰朱滔王武俊南面稱王地聯交昵及泚僭天子滔  
將應之當時危矣晉林以一語寤武俊軋兵相仇折幽  
薊之銳泚失其朋不出孤城終底覆夷用林之功賞不  
及身德宗為不明哉

盧龍傳

更三姓傳五世劉總入朝朱  
克難反傳十二世有九州

李懷仙

李懷仙柳城胡也僕固懷恩奏為幽州盧龍節度使屬懷





恩反朝廷方勤西師故懷仙得招散亡治城邑私貢賦天子不能制大曆三年代宗麾下朱布彩朱泚泚弟滔共斬懷仙

朱布彩朱滔

布彩自稱留後即領節度驚恣不軌李瑛因衆怨殺之共推朱泚為留後。朱滔性變詐多端睨泚領節度首效款帝召見滔問曰卿材孰與此多滔曰統御士衆方略明辨臣不及此。臣年二十八獲謁天子泚長臣五年未識朝廷泚不及臣。遂乃謀奪泚兵詭說曰天下諸侯未有朝者元至可以得天子意泚信之因入朝以滔權知留後領節

度。時馬燧圍田悅窮間滔與王武俊同叛劉怱怱曰以忠順自將則無不濟滔不從連兵伐悅帝命馬燧擊之於是滔武俊官屬共議古有列國連衡共抗秦請如七國並建號滔等從之滔以冀堯所都因號冀武俊號趙悅號魏納號齊建中三年德宗為壇祀天僭命王滔為盟主是日三叛軍上有雲氣頗異燧望笑曰是雲無知乃為賊瑞邪貞元元年死德宗

劉怱怱

劉怱怱和裕得衆心滔敗歸終不貳益治兵人嘉怱忠於所奉及滔死軍中推怱乃總軍事俄詔為節度副大使居鎮





凡三月死。子濟嗣節度王承宗叛譚忠激濟伐承宗濟  
然之以兵七萬先諸軍會赦承宗濟子總毒濟死。子總  
已毒父即領軍政朝廷不知其故詔嗣節度吳元濟李  
師道平承宗憂死田弘正入鎮州總失支助大恐謀自安  
又數見父兄為崇晝夜祈禳晚年益慘悽請剔髮衣浮屠  
服欲袪除之譚忠復說總曰天地之數合必離離必合河  
北與天下離六十年數窮必合今兵駁駁北來趙人已獻  
德棣十二城助魏破齊唯燕無一日勞後世得無事乎總  
因上疏願奉朝請會穆宗冲逸宰相崔植杜元穎無遠謀  
故全付總地總衣浮屠服行及定州卒。

朱克融

朱克融滔孫也事劉總總入朝慮後有變籍其軍材勇與  
黠暴不制者悉薦之朝真厚與爵位使北方歆豔無甘亂  
心克融在遣方是時執政非其人既見總納地謂天下曠  
然無復事克融等留京師久不調數詣宰相求自試皆不  
聽會張弘靖赴鎮因悉遣還俄幽州亂因弘靖衆推克融  
領軍務朝廷度幽薊未可復取乃拜克融檢校左散騎常  
侍為幽州盧龍節度使以長慶元年也穆宗敬宗初走  
融上言聞陛下東幸雒願率匠丁五千助營宮室迎  
乘輿且請帛三十萬備一歲費帝怒用裴度某以好言



其家  
答之是年軍亂殺克融次子延嗣立太子載義殺而伐之旌

張仲武

張仲武為雄武軍使遣使入朝德裕問北方事仲舒曰仲武習戎事性忠義願歸款朝廷乃擢領節度副大使大中初卒○子直方龍瓘即度使畏下變起乃奔京師軍中以張允伸總後務直方至宣宗授金吾大將軍後石東都弋獵愈甚洛陽飛鳥皆無之見必群噪

張公素

張公素為留後詔為節度使進同平章事性暴厲眸子多

公軍  
曰燕人號白眼相公為李茂勳所襲奔京師貶復州司戶

李全忠

公人志有蘆生其室一尺三節張建曰蘆茅類生於澤公  
其之兆也傳節者其三世乎可擊死衆推為留後光啓元  
年信宗拜節度使未幾卒○子匡威嗣恃燕薊勁兵處軒  
然有雄天下意後劫王鎔為鎮人所斬

贊曰朱滔脅其兄泚入朝及弘兵東嚮稱帝以自專名  
雖助泚志可知已至克融再得幽州朱氏無遺種其禍  
與泚均而族夷有先後為間也





月三  
溜青傳傳五世而祿

李正已 納 師古 師道

李正已本名懷玉賜今名有溜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  
州與田承嗣薛高李寶臣梁崇義輔牙相倚李靈確反諸  
道攻之共披其地正已復取曹濮徐兗鄆凡十有五州號  
最疆大威震鄰境建中初德宗約田悅梁崇義李惟嶽偕  
叛天子檄天下兵為守備河南騷然會發疽死。子納與  
田悅李希烈朱滔王武俊還和自稱齊王興元初德宗納  
復歸命復平盧師節死。子帥古為節度使元和初卒。  
師道師古異母弟也知留後為副大使自正已以來雖外

奉王命而嘯引亡叛以嚴法持下故能脅汙士衆傳三世  
云。帝討蔡欲援茲乃遣劉悟當魏博軍疑其連留悟引  
兵反斬之傳首京師初師古見劉悟曰後必貴然敗吾家  
者此人也

橫海傳傳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李

程日華

程日華為張孝忠牙將滄故成德部州孝忠假以刺史李  
宇謀曰今州十縣瀕海有魚鹽利自給此軍本號橫海將  
軍能絕易定歸天子可充益喉襟日華乃遣宇西帝喜拜  
御史中丞滄州刺史復置橫海軍即以為使時建中三年





也德宗詔滄州鎮義武錢十二萬緡糧數萬斛貞元二年卒德宗子懷直擅知留事帝擢為節度使懷直荒田獵帳下程懷信衆怒閉門不納於是懷直入朝而懷信為節度矣懷信死子權襲領軍務元和元年拜節度使及淮西平惕不安馬入朝辭軍政以檢校司空卒

李全略

李全略事王武俊為偏裨田弘正遇害穆宗以全略故鎮州將召問使欲言全畧多陳利害其合帝意且請盡死力以報故以全畧為橫海軍節度使德棣州觀察使未幾貢錢一萬使子同捷入朝未幾死同捷領留後事文宗立拜

兗州節度使以烏重胤代之詔入同捷不受乃下詔命重胤進討同捷乞降李祐斬同捷傳首京師

宣武傳傳四世而威有州四

劉玄佐

劉玄佐大曆中代李靈曜據汴州反玄佐束其無備襲取宋州攻李希烈進取汴州詔加汴宋節度使為假子樂士朝旣死子士寧嗣節度其下厭苦不服大將李萬榮寬厚得士心士寧忌之知衆不與出奔至京師斥置郴州進萬榮節度使會病死

彰義傳傳三世而威有州三



吳少誠

吳少誠自李希烈以來甲蔡人劫於苛法而忘所歸及有長既物故則壯者習見恭掠恬於搏鬪地少馬乘驟以戰號驟子軍尤悍銳甲皆畫雷公星文文以厭勝貞元五年德宗拜節度使聞陳許無帥圍許州德宗怒合十六道兵進討師雖衆無統帥而官人監軍師未交而潰帝遂赦少誠死而吳少陽代之

吳少陽子元濟附

吳少陽與少誠同在魏博軍相友善養以為弟少誠病亟攝副使知軍事憲宗詔拜節度使九年死。子元濟山首

燕領垂頤鼻長六寸有重質者少誠瘡也勇悍久將善為兵元濟倚之因說元濟以精騎三千由壽取揚州襲潤州據之進守襄陽以挫東南則荆衡黔巫傳一矢可定五嶺非朝廷所有又請輕兵五百自岢嶺三日襲東都則天下發動可以橫行元濟猶豫不能用少陽死四十日而元濟不得命乃悉兵四出詔奪元濟官爵趣諸道進討。自少誠盜有蔡四十年兵驕無所憚內恃陵浸重阻故合天下兵攻之三年纔克三縣帝命裴度為行營招撫使李愬以精騎夜襲蔡執元濟獻廟社狗于市斬之帝美度功命韓愈為平淮西碑其文曰蔡師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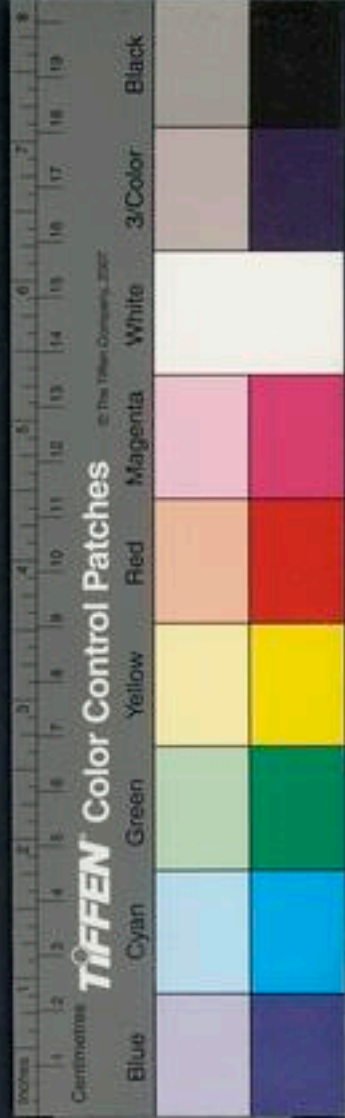
唐書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一  
姓四將不與它等愬用所得賊將自文成因大雪疾馳百  
二十里月夜半到蔡城破其門取元濟丞相度入蔡以皇  
帝命赦其人多歸度功而愬特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  
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許會之不實帝亦重悟武臣心詔  
斷其文更命段文昌為之

劉悟

澤路傳一世而

劉悟以罪奔潞州李師古奇其才歷牙門右職李師道以  
軍用屈率賈人錢為助命悟督之悟獨寬假人皆歸賴師  
道遣使來責戰密語其副張暹使斬悟疑之暹以情告悟

因遣報弘正使進兵悟夜半薄西門遯明啓而入殺師道  
并魏銳等即拜悟義成節度使寶歷初卒微宗。表其子  
從諫嗣拜節度使昭義自悟特治邢州而人思上黨從諫  
遂治潞悟苛擾從諫寬厚故下益附請入朝文宗待遇加  
等明年還藩見事柄不一遂心輕朝廷有驕色從諫上書  
譏切中人因與朝廷猜貳武宗立欲入朝恐不脫禍因被  
病卒。從子稹士忍從諫以為嗣詔稹護喪還東都稹不  
奉詔敕諸軍進討董可武誘稹斬首獻京師有詔從諫死  
迺署稹軍事宜剖棺暴尸發視面如生一目尚開自悟至  
稹三世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七

贊曰傳稱作易者其知盜乎然則盜之情非聖人不能知唐中衰姦雄圍睨而奮舉魏趙燕之地莽為盜區拏叛百年夷狄其人而不能復昏上庸佐惟不知盜故也引妖就瞋以奪厥明寧肅倪崔植謂耶時朝廷悉叔河朔三鎮而劉總又必幽薊七州獻請朝宜罷節將構亂乃先籍豪右不檢者送京師而木充融在籍中植與社元穎不知兵謂之腹目平不復料晚亂事而克融等羈於困頓願得官自効日詐于前皆印不與及遣張洪靖赴鎮緹克融北還不數日克融作亂復失河朔矣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八

突厥列傳

唐興蠻夷更盛衰嘗與中夏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鶻雲南是也方其時群臣獻議盈庭或聽或置班然可睹劉既以為嚴充辯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推其至當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不逮其叛不為之勞師其降不為之釋備謂胡反嚴守禦險走集使其為寇不能也為臣不得也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周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固其國築長城脩障塞所以設險也趙簡子起長城備胡燕秦亦築長城限中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七

贊曰傳稱作易者其知盜乎然則盜之情非聖人不能知唐中衰姦雄圍睨而奮舉魏趙燕之地莽為盜區拏叛百年夷狄其人而不能復昏上庸佐惟不知盜故也引妖就瞋以奪厥明寧肅倪崔植謂耶時朝廷悉叔河朔三鎮而劉總又必幽薊七州獻請朝宜罷節將構亂乃先籍豪右不檢者送京師而木充融在籍中植與社元穎不知兵謂之腹目平不復料晚亂事而克融等羈於困頓願得官自効日詐于前皆印不與及遣張洪靖赴鎮緹克融北還不數日克融作亂復失河朔矣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八

突厥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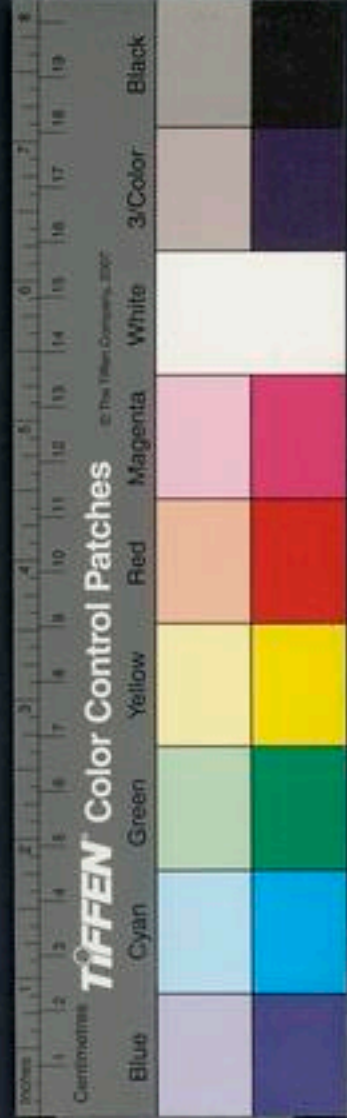
唐興蠻夷更盛衰嘗與中夏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鶻雲南是也方其時群臣獻議盈庭或聽或置班然可睹劉既以為嚴充辯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推其至當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不逮其叛不為之勞師其降不為之釋備謂胡反嚴守禦險走集使其為寇不能也為臣不得也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周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固其國築長城脩障塞所以設險也趙簡子起長城備胡燕秦亦築長城限中





外益理城整七城全國滅人歸咎焉後魏築長城議者  
以為人治一步方千里後三十萬人不旬朔而獲久逸故  
曰秦得中策漢以宗女嫁匈奴而高祖亦嘗魯元不能止  
趙王之逆誅謂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冒頓手弑其親而  
冀其不與外祖爭疆豈不惑哉然則知和親非久安計而  
為之者以天下初定紆歲月之禍耳武帝時中國又安胡  
寇益希疏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糜耗華夏連兵積年故  
嚴尤以為下策然而漢至昭宣武士練習兵候精明匈奴  
收迹遠徙猶費秦春之過舉傾府藏給西北歲二億七十  
萬皇室取文嬪於穹廬披庭良人降於沙漠夫百子女方

物臣妾之職也詩曰莫敢不來饗莫敢不來王荒服稱其  
來不言往也公及吳明譯而不書奈何以天子之尊與匈  
奴約為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媪並御蒸母報子從其汙俗  
中國異蠻夷者有父子男女之別也姪冶之容毀節異類  
垢辱甚矣漢之君臣莫之耻也魏晉羗戎居塞垣資奉踰  
昔百人之酋千口之長賜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牧馬之  
僮乘羊之隸齎囊囊也邀利者囊也散於數萬里之外胡夷歲騎華夏  
之利絲枲所生反麻也散於數萬里之外胡夷歲騎華夏  
日蹙病則受養疆則內攻中國為羗胡服役且千載可不  
悲哉誠能移其財以賞戍卒則民富移其爵以餌守臣則









戰故兵彊國富其後仕宦途多末業日滋今大率百人纔  
十人為農餘皆冒他技又秦漢鄭渠溉田四萬頃白渠溉  
田四千五百頃永徽中高宗兩渠溝變子鳩反不過萬頃  
太厝初代宗減至六千畝股一斛反蠲歲少四五  
百斛地利耗人力散欲求糧富不可得也漢時長安北七  
百里即匈奴之地侵掠未嘗暫息計其舉國之衆不過漢  
一大郡晁錯備障塞故北邊安矣反今潼關之西隴  
山之東郿坊之南反終南之北十餘州之地已數十萬  
家生蕃綿力薄財食鮮蕪拙不及中國遠甚誠能復兩渠  
之饒誘農夫之趣耕擇險要繕城壘屯田蓄力河隴可復

豈唯自守而已至佑孫牧亦曰天下無事大臣處榮逸戰

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離弱及天下雜然盜發則疾

馳以戰是謂宿敗之師此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

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

為幸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

責會乏過其敗二也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賞

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

宅廣矣金縢溢矣子孫官矣肯外死勤於我哉此責重之

過其敗三矣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

迴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已立於壇墀之上此輕罰

建





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將兵柄不得專一曰為偃月二曰為魚麗鄒知反薛亮武族八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恠駭之間虜騎乘之此不專任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然後取之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滲盜子若孫悉來走命未幾而燕趙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不能加威於反虜二杜之論如此廣德代宗建中德宗間吐蕃再飲馬岷江常以南詔為前鋒操倍尋之戰且戰且進蜀兵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戎兵日深疫死日衆自度不能留輒引去蜀人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至韋牟擊青維道以和群蠻使道蜀人貢擇子弟習書算於成都

業成而去習知山川要害文宗時大入成都自越雋以北八百里萬息委反民畜為空又敗卒貧民因緣掠殺官不能禁自是群蠻常有屠蜀之心蜀民苦於重征者亦欲啓之以幸非常歲發戍卒不習山川之險緩步一舍已呵然流汗為將者刻薄自入綿帛則以疏易良賦粟以沙參粒故邊卒怨而巴蜀危憂孫樵謂宜詔嚴道浣黎越雋三州度要害募卒以守且兵籍於州則易役卒出於邊則習險相地分屯春耕夏蠶以資衣食秋冬嚴壁以俟寇戎嚴遣廉吏視卒之有無則官無饋運吏無牟盜此其備禦之策可施行者者之千篇先突厥吐蕃回鶻以盛衰先後為次東夷



西域又次之迹用兵之輕重也終之以南蠻地傳所錄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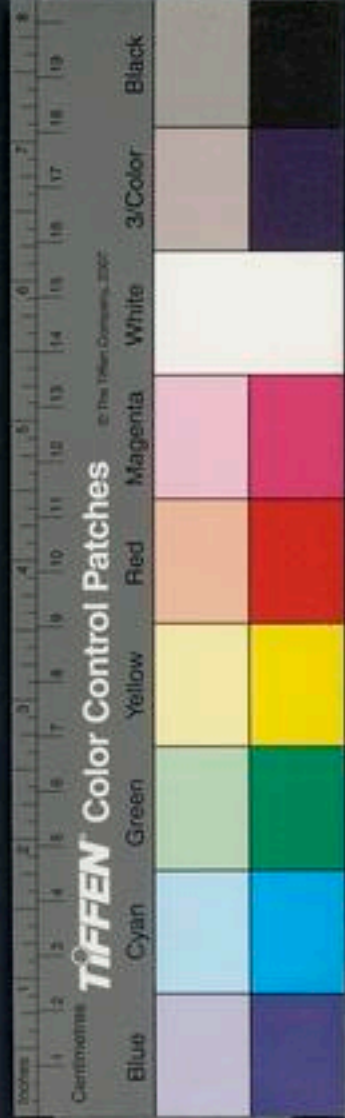
突厥阿史那氏

突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至吐門遂  
彌大更號可汗胡交反稱猶單于也妻曰可敦其別部典  
兵者曰設子弟曰特勒大臣曰葉護上失涉反葉護回記  
太子之號也又出突  
厥之官屈律發曰阿波曰俟利發俟求反曰吐屯曰俟  
斤曰闕洪達曰頡利發曰達干凡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而  
無員限衛士曰附離隋大業之亂始畢可汗出吉爾之  
設華人多徃依之契丹室韋吐谷渾皆役屬齊建德王世

充等崛起虎視悉臣尊之控弦且百萬戎狄熾彊古未有  
也高祖起太原遣劉文靜徃聘與連和始畢使持勒康  
利獻馬來會武德二年始畢死立其弟俟利弗設是為處  
羅可汗會六兩血三日遂有疾死更取其弟咄若剛是為  
頡利可汗

頡利可汗

頡利可汗始為莫賀咄設牙直五原北薛舉陷平涼與連  
和故歲入寇然倚父兄餘資兵銳馬多整頓驕氣直出百  
蠻上視中國為不足與書辭悖慢執我使者帝亦囚其使  
與相當歲盜邊或說帝曰虜數入寇者以府庫子女所在





唐書卷之二十一  
百一十一  
我詎去長安則戎心止矣帝使宇文士及踰南山按行樊  
鄧將徙都焉群臣贊遷秦王獨曰夷狄自古為中國患未  
聞周漢為遷也願假數年請取可汗以獻帝乃止初帝待  
突厥同敵國禮及是怒曰往以天下未定厚虜以紓吾邊  
今卒敗約朕將滅之命有司更所與書為詔若敕九年攻  
靈原圍涼州犯涇原李靖與戰虜引去寇西會州圍烏城  
翔祥隴渭間柴紹破之大抵虜得志則深入負則請利不  
耻也其七月頡利自將十萬騎襲武功太宗與高士廉等  
馳六騎幸渭上與可汗隔水語且責其負約群猶兒兒字音  
驚下馬拜俄而衆軍至旗鎧光明部隊靜嚴虜大駭帝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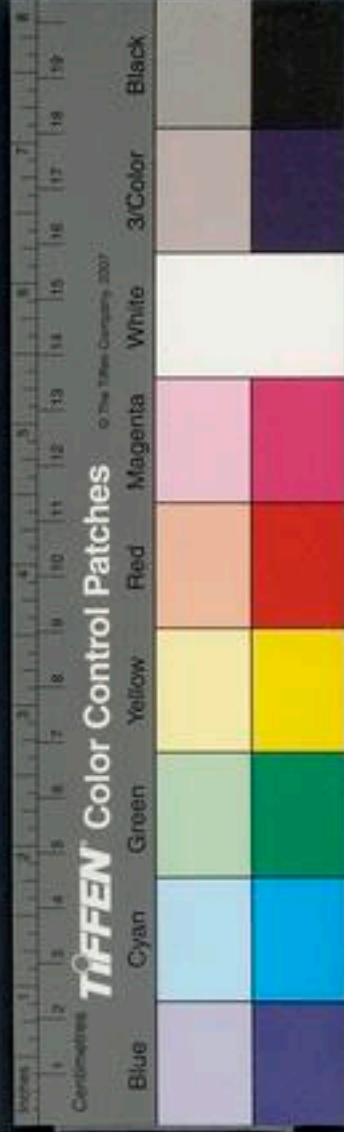
頡利拔天即麾軍却而陣焉蕭瑀以帝輕敵叩馬諫帝曰  
我思熟矣非爾所知也夫突厥掃地人寇以我新有內進  
謂不能師我若闔城彼且大掠吾境故我獨出示無所畏  
又盛兵使知必戰不意我詎沮其始謀彼入吾地既深懼  
不能返故與戰則克和則固制賊之命在此舉矣是日頡  
利果請和許之翌日刑白馬與頡利盟覆橋上突厥引還  
蕭瑀曰頡利之來諸將多請與戰陛下不聽既而虜目退  
其策奈何帝曰突厥衆而不整君臣惟利是視可汗在水  
西而酋帥皆來謁我我醉而縛之其勢易甚又我救李靖  
等潛師幽州以須若大軍躡其後伏邀諸前取之反覆掌





耳然我新即位為國者要在安靜一與虜校殺傷必多彼  
敗未及亡懼而脩德與我為怨其可當耶故曰將欲取之  
必固與之禍再拜曰非愚臣所速也。明年突厥自陳為  
頡利所攻帝曰突厥盛夏而霜五日並出將亡矣又明年  
詔李靖師大總管兵討之突利來奔帝謂群臣曰徃國家  
初定太上皇以百姓故奉突厥詭而臣之朕痛心病首思  
副耻於天下今天誘諸將所向輒克朕其有成功乎四年  
正月靖迺襲擊之其羅獲其衆頡利得千里馬奔沙鉢羅張  
寶相禽之其國遂亡斥境至大漠矣頡利至京師告俘太  
廟帝御順天樓史執可汗至帝曰而罪有在殺爾非無名

不窮賁也因其地為西伊州。子疊羅支有至性既合京  
師諸婦得品供羅文預焉其母最後至不得給羅支不致  
嘗品肉帝聞歎曰天示仁孝詎限華夷哉厚賜之遂給母  
肉。頡利之亡其下來降者尚十餘萬詔議所宜咸言突  
厥擾中國久今天喪之非蕙義自歸請悉籍降俘內秦豫  
關處使習耕織是中國有加戶而漠北遂空也溫彥博請  
如建武時置降匈奴留五石塞全其部落以為扞蔽不革  
其俗因而撫之實空虛之地且示其所猜若內充豫則乖  
本性非涵育之道魏證建言突厥世為中國仇今其來降  
不卽誅滅當遣還河北彼鳥獸野心非我族類弱則伏疆





則叛其天性也且秦漢以銳師猛將擊取河南地爲郡縣者以不欲使近中國也陛下奈何以河南居之且降者十萬若令數年孳息略倍而近在畿甸心腹疾也彥博曰不然天子於四夷若天地養萬物覆載安全之今突厥歸命不加哀憐而棄之非天地蒙載之義臣謂處以河南蓋死而生之亡而存之彼世將懷德何叛之爲魏證曰陛下必欲引突厥居河南是養虎自遺患者也彥博曰聖人之道無不通故曰有教無類彼創殘之餘以窮歸我我援護之收處內地將教以禮法職以耕農又選酋長入宿衛何患之卹帝主彥博語卒度朔方地自幽州高靈州建祐順化

長四州爲都督府剖頡利故地左置定襄都督右置雲中都督二府統之

突利

突利嘗自結於太宗請入朝帝謂左右曰古爲國者勞已以憂人則系祚長役人以奉已則亡今突厥喪亂突利雖至親不自保而來夷狄弱則邊境安然觀彼亡我不可無懼突利至禮見良厚拜右衛將軍

思摩

思摩突利族人武德初數以使者來高祖喜爲誠封和順郡王及諸部納款思摩獨留與頡利俱禽太宗以爲忠授





化州都督統頡利故部畏薛延陀不敢出塞帝詔郭嗣本  
持節賜延陀書言中國禮義未始滅人國今復以思摩為  
可汗還其故疆各守其境無相鈔犯思摩行帝引前曰蔣  
一草一木蔣時吏反對也見其滋庶為喜大反况養爾部人息爾  
羊馬不減昔乎思摩遣使謝曰蒙恩立為落長官望世世  
為國一大守吹天子北門有如延陀侵逼願入保長城詔  
許之居三年不得其眾因入朝從伐遼中流矢帝為吮血  
其顧厚類此

左賢王

左賢王始歸國賜名忠及從思摩出塞思慕中國見使者

必流涕求入侍許之帝伐遼或言突厥處河南邇京師  
帝無東帝曰湯武化桀紂之民無不遷善有隋無道天下  
皆叛非止夷狄突厥之亡彼不近走延陀而遠懷我朕策  
五十年中國無突厥患

車鼻可汗

車鼻可汗突厥部人延陀衰車鼻勢張二十一年遣子沙  
鉢羅特勒獻方物且請身入朝帝遣韓華往迎之至則車  
鼻偃然無入朝意帝怒遣將擊之於是突厥盡為封疆臣  
矣凡三十年北方無戎馬警

毗伽可汗

毗伽可汗





毗伽可汗默棘連開元中欲盜塞敕欲谷曰天子英武入  
和歲豐我兵新集不可動也且突厥衆不敵唐百分一所  
能與抗者隨水草射獵居處無常習於武事強則進取弱  
則遁伏唐兵雖多無所用也其後固乞請和許之時天子  
東巡泰山張說曰突厥雖請和難以信結且其可汗仁而  
愛人下為之用敕欲谷沈雄愈老而智李靖世勳流也三  
虜方協知我舉國東巡有如乘間何以禦之迺遣袁振往  
諭帝意默棘連遣大臣頡利發入獻遂從封禪有詔四夷  
諸酋皆入仗佩弓矢會免却帝馬前帝一發斃之頡利發  
長免頭首賀曰陛下神武超絕若天上則臣不知人間無  
有也詔問饑欲食乎對曰仰觀孤矢之威使十日不食猶  
為飽因厚宴賜遣之

西突厥

西突厥有烏孫故地曷薩那歸長安高祖降例與共坐封  
歸義王以大珠獻帝曰朕所重者王之赤心此無用也  
初曷薩那朝隋國人皆不欲既被留不遣迺兵立射匱可  
汗。射匱死其弟統葉護是為統葉護可汗。統葉護可  
汗勇而有謀戰輒勝控弦數十萬遂霸西域來請昏帝與  
群臣謀西突厥去我遠緩急不可仗可與昏乎封德彝曰  
計今之便莫石遠交而近攻請聽昏以怖北狄待我既定





而後圖之帝廼許昏。賀魯者室點密可汗五世孫顯慶初高詔蘇定方討之會大雪軍中請須霽定方曰今霧晦風冽虜謂我不能師掩其不虞可也省日兼功上策也於是晝夜進收所過人畜軍飽氣張抵金牙山取之俘獻昭陵

贊曰隋李世虛內以攻外生者罷道路死者暴原野天下盜賊共攻而亡之當此時四夷侵中國微而突厥最彊控弦者號百萬頡利自以為彊大古無有也高祖初即位與和因數出軍助討賊故詭臣之贈帛不可計虜見利而動又與賊連和殺掠吏民於是歸同入寇溥渭

橋騎蓋蒙京師

蓋於蓋反塵也

太宗身勅兵顯責而陰間之戎

始內沮不三年縛頡利獻北闕下霆掃風除其國遂墟自詩書以來伐暴取亂戎如帝神且速也秦漢比之陋矣然帝數暴師不告勞料敵無遁情善任將必其功蓋黃帝之兵也而突厥廼以失德抗有道浸衰當始與雖運之盛衰屬于天而其亡信有由矣

吐蕃

吐蕃本西羌屬居析支水西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窣野窣野反其俗謂彊雄曰贊大夫曰普故號君長曰替普其後有君長曰論贊曰弄贊吐蕃君長名亦名貞觀中





遣使齎幣求婚許之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弄贊見  
中國服飾之美縮縮愧沮歸國遂遣諸豪子弟入國學習  
詩書又請儒者典書疏帝代遼還使祿東贊上書曰陛下  
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並臣治之高巖恃遠弗率於禮天子  
自將度遼隕地陷陣括日凱還雖鴈飛于天無足之速夫  
鵝猶鴈也臣謹治黃金為鵝以獻其高七尺中實酒三斛  
永徽初死無子立其孫幼不事祿東贊相其國東贊死東  
贊不知書性明毅用兵有節制吐蕃倚之遂為疆國始入  
朝占對合旨太宗拜右衛大將軍有子曰欽陵曰替婆曰  
悉多于曰勃論並當國咸亨中吐蕃遣大臣仲琮入朝林

琮少將太學頗知書帝召見問曰普贊孰與其祖賢對曰  
勇果善斷不逮也勃勒以治國下無敢欺令主也明年吐  
蕃與突厥連兵攻安西帝命李敬元伐之敬元率劉審禮  
擊吐蕃青海上蕃禮戰沒帝既儒仁無遠略見諸將數敗  
迺博咨近臣求所以禦之之術劉禕之等具對須家給人  
足可擊或言賊險黠不可與和或言營田嚴守便惟薛元  
超謂縱敵上患不如料兵擊之帝顧來怕曰自勅亡遂無  
善將恒言但諸將不用命故無功帝殊不悟因罷議儀鳳  
四年高祖替普死子器弩悉弄兵欽陵復擅政諸蠻盡臣幅  
圓餘萬里漢魏諸戎所無也○武后永昌二年王孝傑擊





吐蕃大破其衆復取四鎮更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兵  
鎮守議者請廢四鎮崔融曰孝傑一舉而取四鎮還先帝  
舊封若又棄之是自毀成功而破完策也天四鎮無守胡  
兵必臨西域西域震則威憚南羌南羌連衡河西必危矣  
證聖初遣使請和約罷四鎮兵求分十姓地武后詔郭元  
振往道與欽陵遇元振曰唐以十姓四鎮撫西土為列國  
王且諸部與吐蕃異久向唐編人矣欽陵曰使者意我規  
削諸部而為唐邊患邪元振曰陵才略沈雄衆憚之器器悉弄  
既長欲自得國漸不平迺殺之替普死國人立棄棟躡替  
為替普中室以金城公主妻之自是虜益張求與天子敵

國開元初詔請明果不犯邊十六年帝聽皇甫惟明言與約  
和以赤嶺為界表以大碑刻約其上天寶二年邊候空虛  
復乘隙暴掠。代宗寶應元年陷臨洮明年入大震關隴  
右地盡亡進圍涇州入奉天郭子儀禦之代宗幸陝子儀  
退趨商州或給虜曰郭令公軍且來虜驚夜引去。貞元  
三年結替請盟以渾瑊為會明使定盟平涼忽叛盟瑊馳  
歸虜騎四掠人及牛羊率萬計經隴邠之民蕩然盡矣諸  
將不得一俘但賀賊出塞而已十二年結替死自後三十  
年不能抗中國邊候晏然以弟達磨嗣凶愎少恩政益亂  
○初太宗平薛仁果得隴上地虜李軌得涼州破吐谷渾





高昌開四鎮玄宗收黃河磧石宛秀等軍中國無斥候警  
者幾四十年乾元後隴右劍南山西三州七關軍鎮監牧  
三百所皆失之憲宗嘗覽天下圖見河湟舊封赫然思經  
略之未暇也至是群臣奏言王者建功立業必有以光表  
於世者今不勤一卒血一刃而河湟自歸請上天子尊號  
帝曰憲宗嘗念河湟業未就而殂落祖音祖乃死也今當  
述祖宗之烈其議上順憲二廟謚號後中原多故王命不  
及為回鶻所并

賈曰唐興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磨其牙掣其庭  
而後已唯吐蕃回鶻號疆雄為中國患最久贊普遂盡

盜河湟薄王綏為東塔犯京師近輔殘馘華人謀夫魁

帥魁火交及常武詩關如魁圖視共計卒不得要領恥

節二姓自亡而唐亦衰焉夫外撫內寧惟聖人不讓玄  
宗有逸德而拓地太大務遠功忽近虞逆賊一奮中原  
封裂訖二百年不得復完而至陵夷然則內先自治釋  
四夷為外惧守成之良資也

回鶻不沒反

回紇其先匈奴也凡十五種至隋曰韋紇臣于突厥資其  
財力雄北荒大業中自稱回紇于曰菩薩突厥亡惟回紇  
子門菩薩死其首與諸部攻薛延陀殘之并有其地遣使





者獻鐵款太宗為幸靈州受其功於是鐵勒十一部皆來  
 請置唐官有詔引見渠長以唐官官之凡數千人置燕然  
 都護府統之六都督七川皆隸屬天寶三年死于裴羅立  
 會突厥亂襲破之自稱可汗居突厥故地明年攻殺突厥  
 斥地愈廣盡得古匈奴地裴羅死子岩延殺立號葛勒可  
 汗善用兵。肅宗即位請助討祿山可汗自將與郭子儀  
 會進取長安遂大掠東都府庫歸唐者老以繒錦萬匹賂  
 回紇止不剽乾元元年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冊磨  
 延發為可汗可汗迺使骨斃等助討賊明年骨斃與九節  
 度戰相州王師潰可汗死公主以無子得還次子移地徒

立號牟羽可汗代即位為天可汗義所誅唐國

無主請入收府庫兵十萬向塞朝廷震驚帝令懷恩與回

紇曾使上書助討於是懷恩與虜進收東都河北平

德宗立謂易回紇曰回鶻言捷執猶鶻然元和初再

請皆未報李絳奏曰紇疆盛北邊空虛有五可憂宜聽其

婚使守蕃禮有三利也帝不聽。穆宗立固求婚許之以

憲宗女太和公主下降裴度伐幽鎮回鶻使以兵佐天子

平河北議者懲艾前患不聽武宗即位回鶻奉主至漢南

入雲朔諸部皆送款帝詔李德裕采秦漢以來興殊俗忠

效卓異者三十人為異域歸忠傳寵賜之其後王室亂貞

三書法印卷之五十八





會不常史亡其傳

薛延陀

薛延陀者先與薛種雜居後滅延陀部有之號薛延陀貞觀中夷男立帝以李思摩為可汗夷男擊之帝詔李勣等追敗之延陀遣使謝罪因請婚帝與大臣計曰朕策有二選士十萬擊之使無遺種百年計也絕婚羈縻使無邊憂三十年計也玄齡曰不知和親帝許以新興公主下嫁既又絕之夷男死子拔灼者立諸部潰李勣滅其國剖其地為州縣北荒遂平諸姓有來朝者帝勞曰爾來若鼠得穴魚得泉我為爾深廣之又曰我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妥之

有不樂樂之如驪尾受蒼龍使日千里也於是告功大廟

晉曰夷狄資得貪人外而獸內惟剽奪是視故湯武之

興未嘗與共功蓋疏而不戚也太宗初興嘗用突厥矣

不勝其暴卒縛而臣之見突厥傳肅宗用回紇矣止略華人

辱太子管殺近臣求索無倪德宗又用吐蕃矣劫平涼

敗上將空破西陲所謂引外禍而平內亂者也夫用之

以權制之以謀惟太宗能之若三主懦昏徂而狎之烏

勝其弊哉彼親之則責償也多嫌而不滿則滋怨化以

義則頑示以法則忿孰我險易則為患也博而慘廢餒

以野葛何時可哉故春秋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信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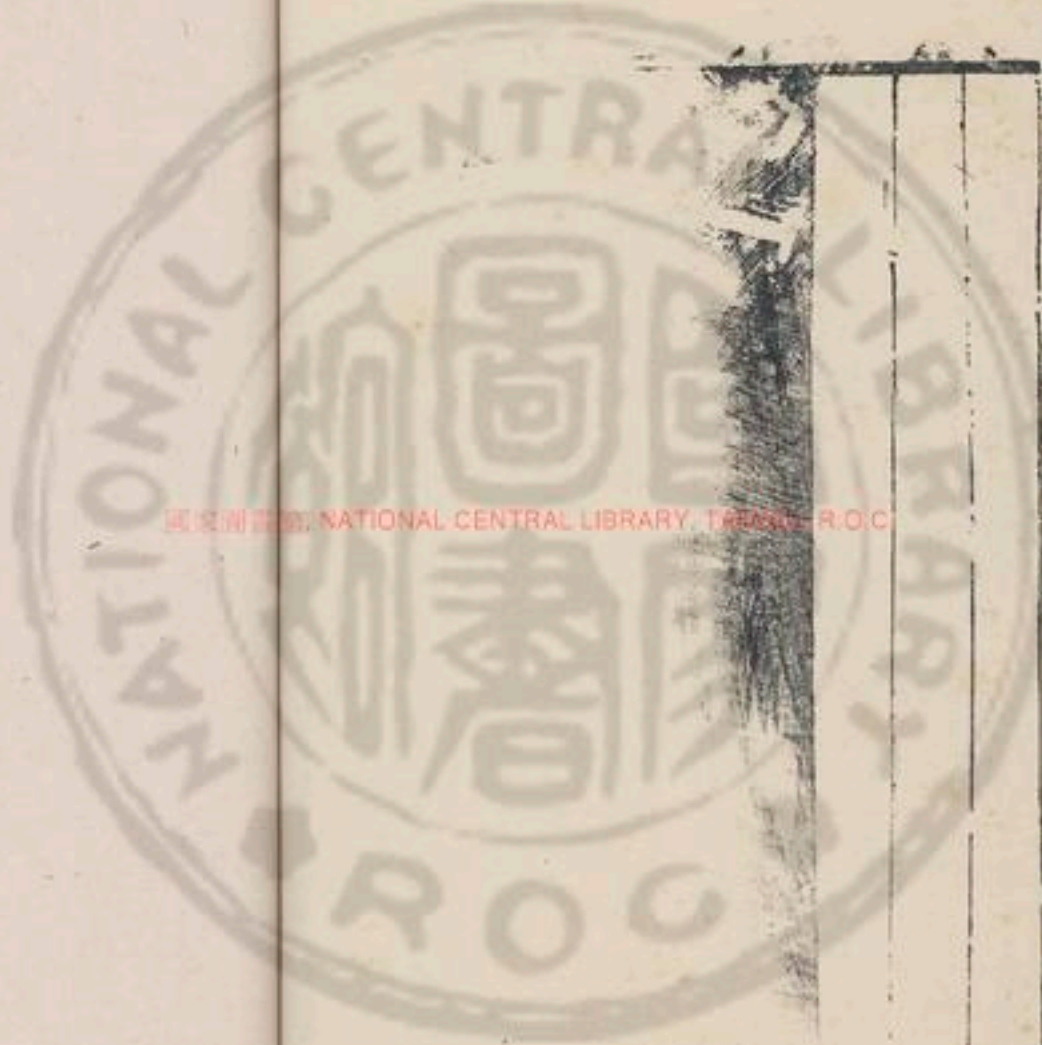
沙陀

沙陀西突厥別部處白種也居金娑山之陽有大磧名沙陀故號沙陀太和中子赤心嗣寵勳亂赤心與官軍敗之勳平賜氏李名國昌克用黃巢寇中原克用與賊戰敗之遂收京師功第一昭宗即位進太師封晉王帝東遷詔至太原克用泣曰乘輿不復西矣遣使者奔問行在克用顧藩鎮皆附汴不可與其功惟契丹阿保機尚可用迺甲解召之期冬大舉會昭宗弒而止唐亡王建請克用自王一方須賊平訪唐宗室立之克用答曰自王非吾志也是歲克用有疾城門自壞明年卒

贊曰沙陀始歸命天子仰哺于邊世喋徒協反血助征討嘗為邊兵雄至克用逢王室亂遂有太原虜性惇固少宅腸自矜材果欲經營天下而不克也兵雖勝然數敗地雖得輒復失故熟視帝劫遷縮頸羞汗偷景待僮不亦鄙乎賴其子傑銳抑而復振是時提兵誦勤王者五族然卒亡朱氏為唐潞耻者沙陀也使克用稍知古今能如齊桓晉文唐遽亡乎哉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三十一

法附傳

十六

崑

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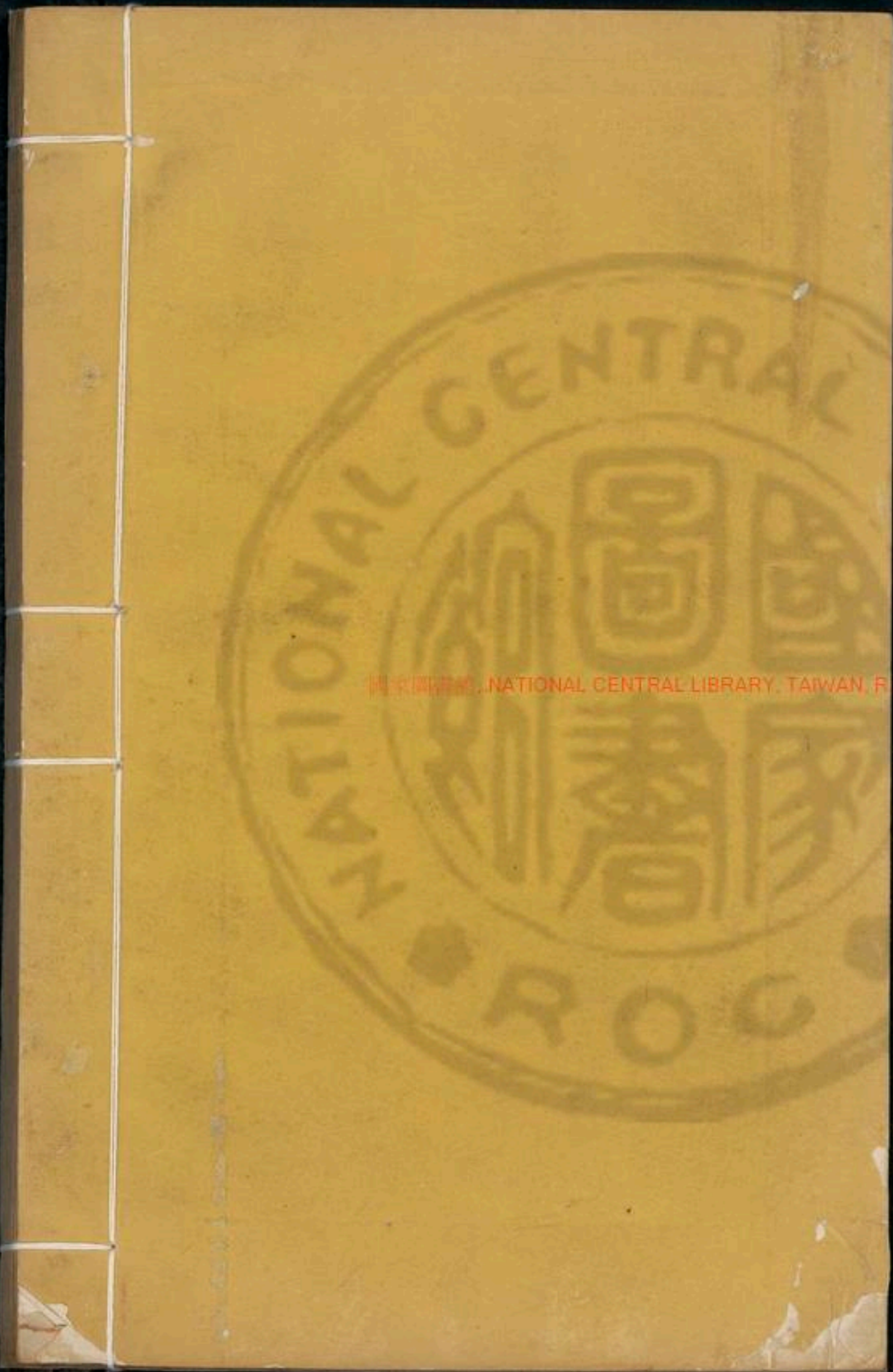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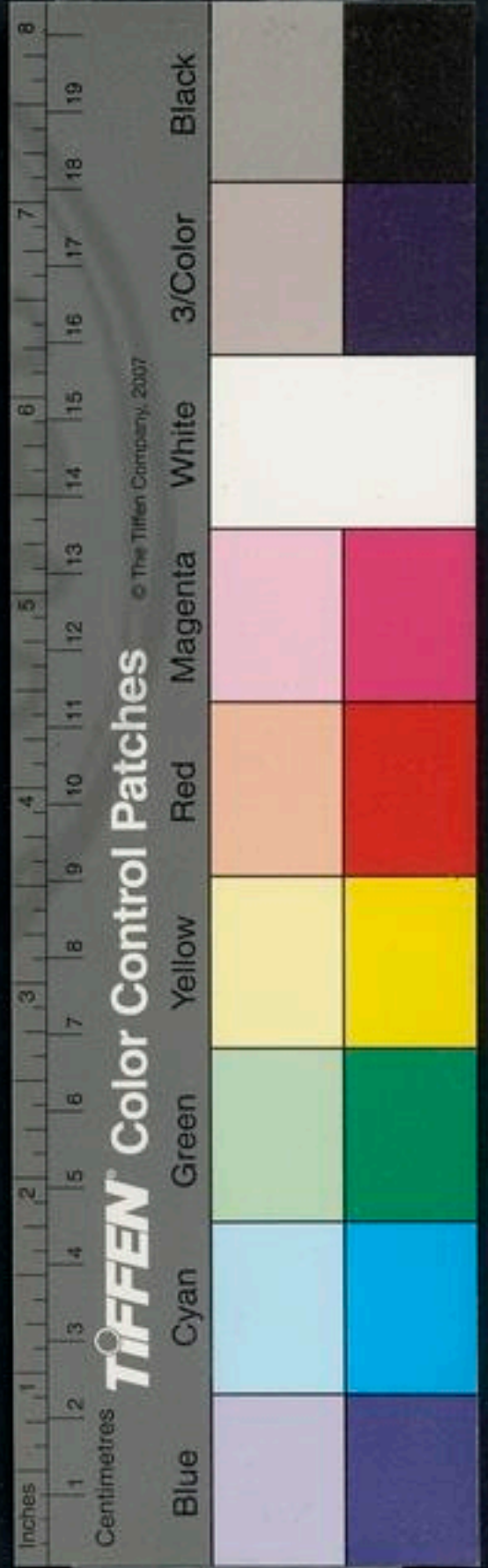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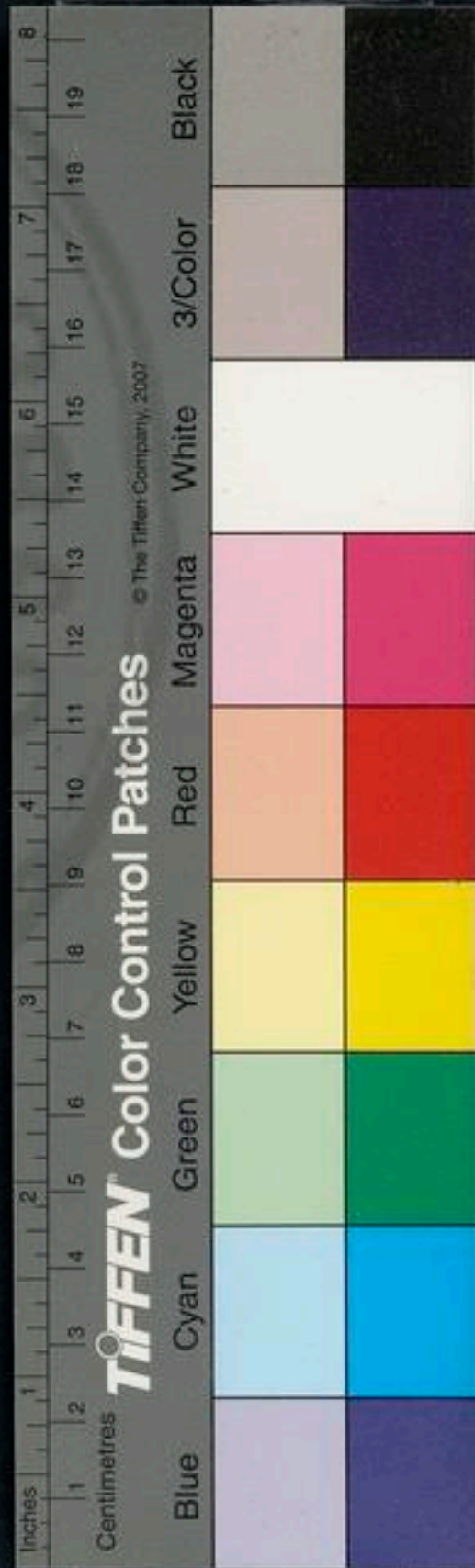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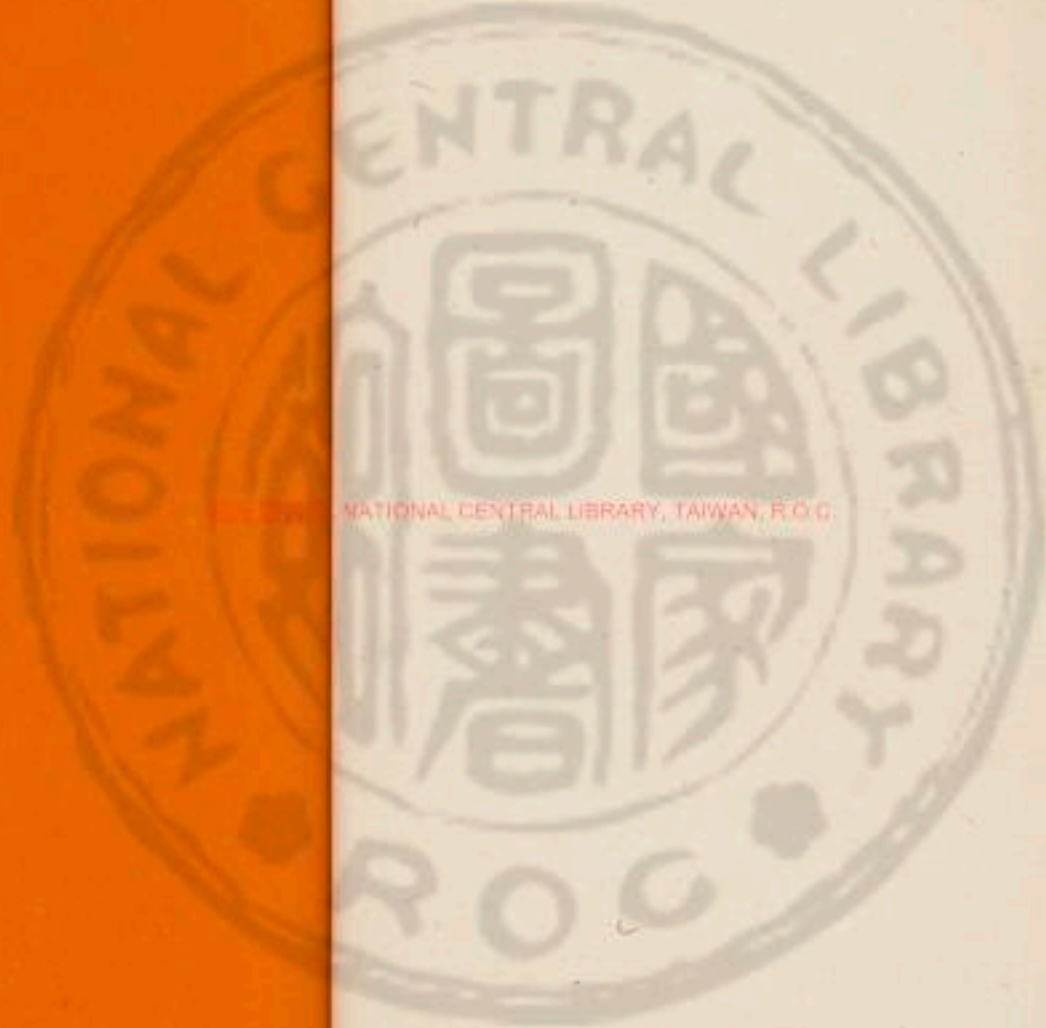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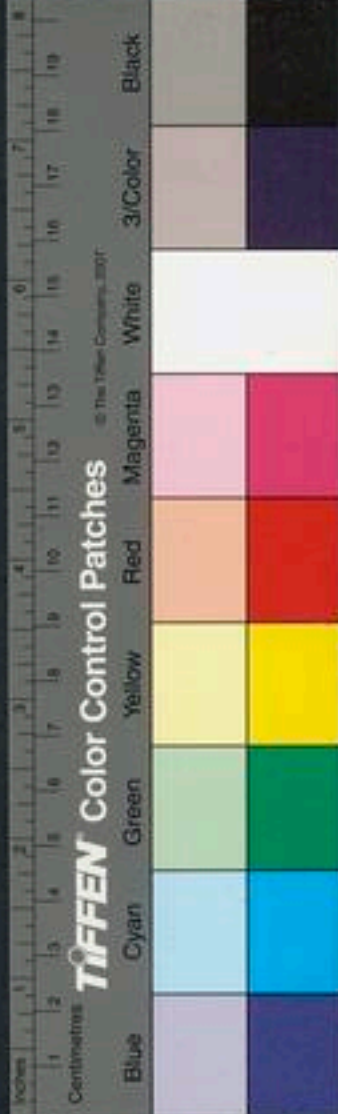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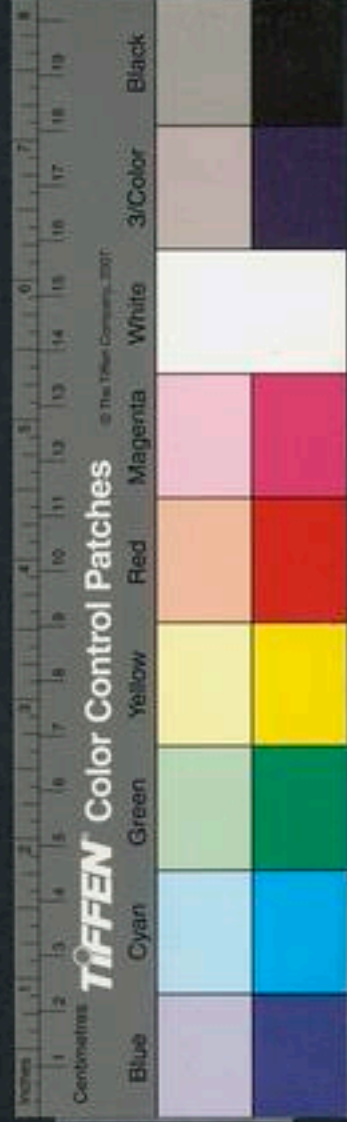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978  
455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九

北狄傳

契丹 契音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居鮮卑山至元魏自號契丹其君大  
賀氏風俗與突厥略侔武德中其大酋孫敖曹來朝太宗  
伐高麗過營州召其長窟哥賜繒絲未幾舉部內屬乃置  
松漢都督府窟哥死敖曹孫曰萬榮益營州及武后詔曹  
仁師等二十八將擊之皆為虜禽萬榮銳其於是神兵道  
總管楊玄基率奚軍掩其尾契丹大酋立遂附突厥自至  
德後藩鎮擅地務自安障戍斥候益謹不生事于邊契丹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亦鮮入寇咸通中其王習爾死族人欽德嗣其部大人耶  
律阿保機自號為王而有國大賀氏遂亡

渤海

渤海本粟靺鞨附高麗者靺鞨音木姓太氐南北新羅東窮  
海西契丹萬歲通天中有舍利乞乞仲象者度遼水樹壁  
自國武后封為震國公仲象死其子祚榮引殘虜遁去睿  
宗先天中拜祚榮為渤海郡王自是始去靺鞨號專稱渤  
海祚榮死子武藝立斥大土字東北諸夷畏臣之武藝死  
子欽茂立天寶末欽茂徙上京直舊國三百里齊應元年  
詔以渤海為國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東京曰龍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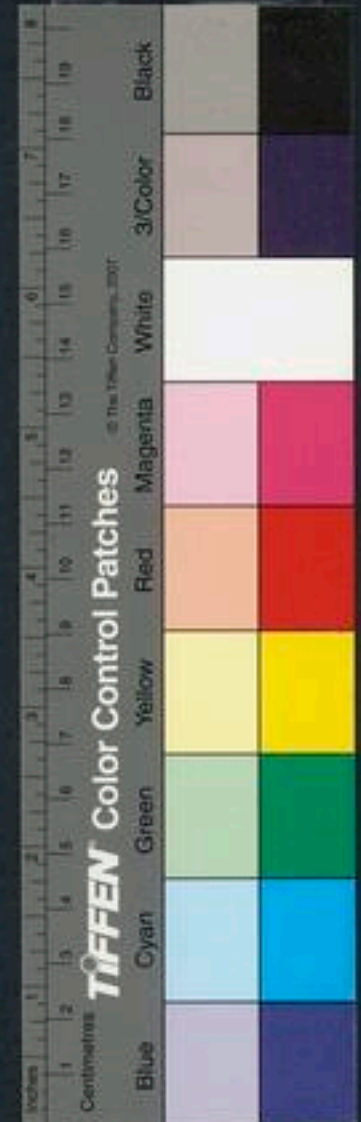
府南京曰南海府西京曰鴨綠府自營平距京師蓋八千  
里而遠後朝首至否史家失傳故叛附無考焉

贊曰唐之德大矣際天所覆悉臣而屬之薄海內外無  
不州縣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來未有以過之突厥

回紇以其君長為可汗至荒區君長待唐每聖乃能國  
以中國之君為天可汗為者之類故蠻琛夷寶踵相逮

于庭極熾而衰厥禍內移天寶之後區夏糜破王官之  
戍北不踰河西止秦邠凌夷百年退於亡顛不痛哉故

曰治已治人惟聖能之  
東夷傳





高麗鄭知反

高麗本扶餘別種人也其君居平壤城亦謂長安有水出  
靺鞨之白山色若鴨頭號鴨綠水人喜學至躬里亦矜矍  
隋末其王高元死弟建武嗣武德初遣使入朝高祖下書  
脩好後三年遣使者拜為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帝謂  
左右曰高麗雖臣於隋而終拒煬帝何臣之為朕務安人  
何必受其臣溫彥博諫曰遼本箕子國魏晉時故封內不  
可不臣中國與夷狄猶太陽於列星不可以降乃止太宗  
已禽突厥頡利建武遣使賀并上封域圖帝曰高麗地止  
四郡我舟師趨平壤固易然天下甫平不欲勞人耳有蓋

蘇文者父為東部大人對廬死蓋蘇文嗣位殘凶不道建  
武議誅之蓋蘇文覺殺建武立其弟之子藏為王自為莫  
離支官名專國常拜藏為遼東郡王會新羅遣使言高麗  
將見討謹歸命天子於是以璽書詣高麗使止勿攻使未  
至而蓋蘇文已取新羅二城新羅數請援乃詔發幽營兵  
出討莫支離懼遣使者內金使者又言莫支離遣官五十  
入宿衛帝怒於是欲自將討之群臣勸毋行帝曰吾知之  
矣去本而就末捨高而取下釋近而之遠三者不祥伐高  
麗是也然蓋蘇文弑君戮大臣以逞國人延頸待救議者  
顧未亮耳於是帝幸洛陽帥騎士六萬趨遼東詔曰朕必





勝有五以我大擊彼小以我順擊彼逆以我安乘彼亂以  
我逸敵彼勞以我悅當彼怨渠憂不方耶今天下大定唯  
遼都未賓故自取之不遺後世憂也誓師而東李勣攻拔  
蓋牟城以為蓋州遂圍遼東城帝度遼水身到城下見土  
填塹分負之重者馬上持之群臣震懼爭挾塊以進城遂  
潰以其地為遼州於是高麗北部高延壽等及靺鞨衆十  
五萬來援帝命合圍之延壽勢窮衆降高麗震駭因號  
所幸山為駐蹕山圖破陣狀勒石紀功詔班師

新羅

新羅居漢樂浪地武德四年王直平遣使入朝拜柱國封

樂浪郡王

浪音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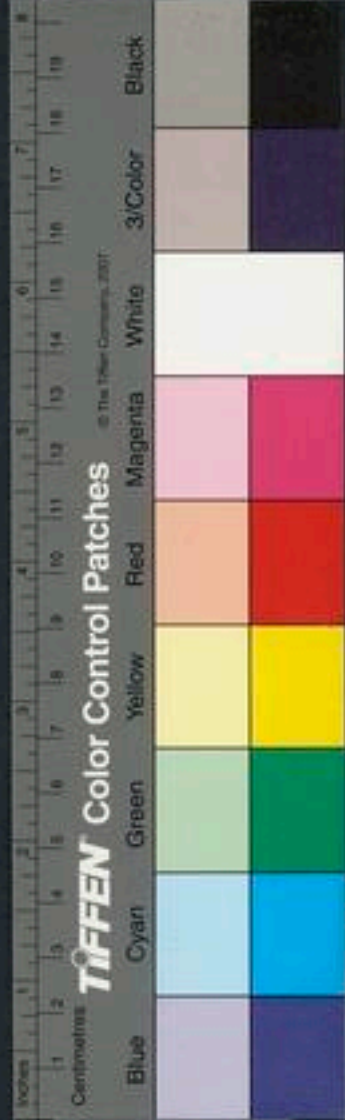
新羅王

貞觀五年

太宗

獻女樂二

北邑獻鸚鵡言思鄉巧遠况於人乎付使者歸之是歲真  
平死立女善德為王二十一年死妹真德襲王。高宗永  
徽元年攻百濟破之遣子法敏入朝真德織錦為頌以獻  
曰巨唐開洪業魏皇猷昌止戈成大定典文繼百王統  
天崇雲施治物體含章深仁諧日月撫運邁時康幡旗  
赫赫鉦鼓何鏗鏗外夷違命者翦覆彼殃淳風疑幽顯  
遐邇競呈祥四時調玉燭九耀巡萬方維岳降宰輔維帝  
任忠良三五成一德昭我唐家唐帝美其意擢法敏太府  
卿開耀元年高宗子政明襲王遣使者朝焉唐禮及他文辭





武后賜言凶禮并文辭五十篇開元中竒與光襲王遣子  
第八大學學經術二十五年死帝命邢璣弔祭子承慶襲  
王詔璣曰新羅號君子國知詩書以卿博儒故持節往宜  
演經誼使知大國之盛。開城五年款鴻臚寺籍質子及  
學生歲滿者一百五人皆還之有張保臯鄭年者皆善鬪  
戰工用槍礮反年能沒海復其地五十里不墮一角其  
勇健保臯不及也常不相下自其國皆來為武寧小將後  
保臯歸新羅謁其王曰願得鎮清海海路之要也王與保  
臯萬人守之保臯既責年饑寒謂戊主馮元規曰我欲東  
歸乞食於張保臯元規曰若與保臯所負何如奈何取死

其手年曰饑寒死不如兵死快况死故鄉耶年遂去至謁  
保臯飲之極歡飲未卒聞大臣殺其王國亂無主保臯分  
兵五千人與年持年泣曰非予不能平禍難年至其國誅  
反者立王以報王遂召保臯為相以年代守清海會昌後  
朝貢不復

晉曰杜牧稱安思順為朔方節度時郭汾陽李臨淮俱  
為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睚相視不交  
一言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決旬日詔臨淮分  
汾陽半兵東出趙魏臨淮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  
汾陽趨下持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





懷私忿時耶及別執手泣涕相抱以忠義訖平刺益費  
二公之力知其心不叛知其心難也忿必見矩知其材  
益難也此保臯與汾陽之賢等耳年授保臯必曰彼貴  
我賤我降下之不宜以舊忿殺我保臯果不殺人之常  
情也臨淮請死於汾陽亦人之常情也保臯任年事出  
於已年且饑寒易為感動汾陽臨淮平生亢立臨淮之  
命出於天子權於保臯汾陽為優此乃聖賢運疑成敗  
之際也世稱周召為百世之師周公擁孺子而召公疑  
之以周公之聖召公之賢少事文王老佐武王能平夫  
下周公之心召公且不知之苟有仁義之心不資以明

雖召公尚爾况其下哉嗟乎不以怨毒相甚錄記而先  
國家之憂晉有祈奚唐有汾陽保臯孰謂夷無人哉

西域傳

高昌

高昌直京師西四千里都交河城漢車師前王廷也其王  
麴伯雅武德初伯雅死子文泰立貞觀四年文泰來朝久  
之與西突厥通凡西域朝貢道其國咸見壅掠帝乃拜侯  
君集率兵討之君集分兵略定凡三州五縣十二城先是  
其國人謠曰高昌兵如霜雪唐家兵如日月日照霜雪  
幾何自殄滅捷書聞天子大悅班賜策功赦高昌所部拔





其地皆州縣之號西昌州魏登諫曰高昌過貢獻故王誅  
加焉文泰死罪止矣今利其土屯守常千人辨裝資離親  
戚不十年隴右且空陛下終不得高昌圭粒矧帛助中國  
費所謂散有用事無用更置安西都護府歲調千兵謫罪  
人以戍褚遂良諫曰自王師始征河西供役飛米轉芻十  
室九墮五年未可復今又歲遣屯戍何必耗中華事無用  
今宜擇高昌可立者立之長為藩翰中國不揚書聞不省  
麴氏傳國九世百三十四年而亡

龜茲上音丘  
下音慈

龜茲一曰丘茲東距京師七千里姓白氏貞觀四年獻馬

太宗賜璽書撫慰加等後臣西突厥自是不朝二十一年  
兩遣使朝貢帝怒其佐馬者議討之是夜月食昴詔曰月  
陰精用刑兆也星胡分數且終乃以阿史那社余討之凡  
破五大城降小城七百餘書聞帝喜見群臣從容曰夫樂  
有燕朕嘗言之土城竹馬兒童樂也飾金翠羅紈婦人樂  
也貨遷有無蒲管樂也高官厚秩士大夫樂也戰無前敵  
將帥樂也四海寧一帝王樂也朕今樂矣遂徧飭之○西  
域平帝遣使者分行諸國風俗物產詔許敬宗與史官撰  
西域圖志長壽元年則王孝傑破吐蕃復四鎮置安西都  
護府於龜茲以兵三萬鎮守於是沙磧荒絕民供貲糧苦





其議者請棄之武后不聽都護以政績稱華狄者田揚名  
郭元振張孝嵩杜暹云

疏勒

疏勒王姓裴氏貞觀九年遣使獻名馬又四年與朱俱波  
甘棠貢方物太宗謂房玄齡曰曩之一天下克勝四夷惟  
秦皇漢武耳朕持三尺劍定四海遠夷率服不減二君者  
然彼未路不自保公等宜相輔弼無進諛言且朕於危亡  
也開元中冊其君為疏勒王

疏勒

上告  
誼反

列宿居葱嶺南距京師萬二千里貞觀中吐獻名馬太宗

大臣曰朕始即位或言天子欲耀兵振伏四夷惟魏徵  
我脩文德安中夏中夏安遠人服矣今天下大安四夷  
君長皆來獻此徵功也天寶初冊其子為襲霸賓至

稽曰西方之戎古未嘗通中國至漢始載烏孫諸國後  
以名字見者寔多唐興以次脩貢蓋百餘皆冒萬里而  
至亦已勤矣然中國有報贈冊弔程糧傳驛之費東至  
高麗南至真臘西至波斯吐蕃堅昆北至突厥契丹靺  
鞨音木謂之八蕃其外謂之絕域視地遠近而給費開  
元盛時稅西域商胡以供四鎮出北道者納賦輸臺地  
廣則費倍此盛主之鑒也





南蠻傳

南詔

南詔本烏蠻別種也語王為詔其渠帥有六蒙舍詔在諸部南故稱南詔高宗時遣使入朝開元時冊為雲南王貞元中冊為南詔王天中時詔南詔陷安南都護府號白衣沒命軍高駢為安南都護戰數勝斬張詮李差龍舉衆萬人降安南平。宣宗收三州七關平江嶺以南至大中丁四年內庫背積如山戶部延資克滿故宰相敏中領西川庫錢至三百萬緡諸道亦然咸通以來繼繼始叛命再入安南天下騷動帝乃以宗室女許婚遣趙隆眉楊奇混段

義宗知行在迎公主高駢上言三人者南詔心腹也宜止而鳩之蠻可圖也帝從之自是謀臣盡矣蠻益衰後中國亂不復通

晉曰唐之治不能過兩漢而地廣於三代勞民費財禍所由生晉獻公殺嫡賊二公子號為闇君明皇一日殺三庶人昏蔽甚大嗚呼父子不相信而遠治閣羅鳳之罪士死十萬當時寬之懿宗任相不明藩鎮屢叛南詔內侮也戍思亂龐勛乘之倡戈橫行雖凶渠殲夷兵連不解唐遂以亡易曰喪生于易有國者知戒西北之虞而不知患生於無備漢亡於董卓而兵兆於冀州唐亡





於苦窳而禍基於桂林易之意深矣

標古

驃古朱波也貞元中德王雍老聞南詔歸唐有內附心異  
車尋遣使楊加明詣劍南西川節度常景請獻夷中歌曲  
且令驃國進樂人於是臯作南詔奉聖樂用正律黃鍾之  
均宮徵以二變象西南順也角羽終變象戎夷革心也舞六  
成工六十四人贊引二人序曲二十八豐舞南詔奉聖樂  
字舞人十六執羽翟以四為列舞南字歌聖主無為化舞  
詔字歌南詔朝天樂舞奏字歌海宇脩文化舞聖字歌兩  
露覃外舞樂字歌關土丁零塞皆一章三疊而成舞若

凡樂三十工百九十六人分四部一龜茲部二大鼓部三  
胡部四軍樂部又舞人服南詔衣執羽翟舞俯伏以象朝  
拜裙襦畫鳥獸草木文裙深云反以八綵雜華以象庶物  
咸遂羽葆四垂以象天無不昭正方布位以象地無不載  
分四列以象四氣舞為五字以象五行秉羽翟以象文德  
節鼓以象號令遠布振以鐸明采詩之義用龜茲等樂以  
象遠悅服鉦鼓則古者振旅獻捷之樂也黃鐘君聲配運  
為土明土德常盛黃鐘得乾初九自為其宮則林鐘四律  
以正聲應之象大君南面提天統於上乾道明也林鐘得  
坤初六其位西南西南感至化於下坤體順也太簇得乾





九二是為人統天地正而三才通故次應以大簇三才既通南呂復以羽聲應之南呂酉西方金也羽北方水也金水悅而應乎時以象西戎北狄悅服然後姑洗以用音終之也洗濯也以象南詔皆吐蕃歸華洗過日新皐以五宮異用獨唱殊音復述五均譜分金石之節奏一曰黃鐘宮之宮軍士歌奉聖樂者用之二曰大簇徵之宮女子歌奉聖樂者用之三曰姑洗用之宮應古律林鐘為徵宮女子歌奉聖樂者用之舞者執羽為拜林之節以林鐘當世統象歲功備萬物成也雙鳳明律呂之和也八卦明還相為用也絲雲象氣也花蔓莫遠反衣少釋典象冠也合奉聖樂三字

唱詞三表天下懷聖也小女子字舞則碧色襦袖象角音主木首飾巽卦應姑洗之氣以六人略後象六合一心也四曰林鐘徵之宮歛拍單聲奏奉聖樂丈夫一人獨舞五曰南呂羽之宮應古律黃鐘為君之宮樂用古黃鐘方響一皆一人坐奏之絲竹緩作一人獨唱歌工復通唱軍士奉聖樂詞雍羌亦遣弟悉利移城王舒難陀獻其國樂至城都韋皇復譜次其聲音樂器異常乃圖畫以獻

西原蠻

西原蠻有黃氏長慶初德宗嚴公素請討黃氏韓愈言番賊皆洞獠無城郭依山險今嚴公素非撫御之才請以經略





使還邕州容置刺史守則有威攻則有利委以經畧處理  
得方宜無侵叛事不納太和中經略使董昌齡遣子蘭討  
平峒穴夷其種黨

贊曰唐北禽頡利西滅高昌焉耆音煙東破高麗百濟  
威制夷狄方策所本有也交州漢之故封其外瀕海蠻  
無廣土堅城可以居守故中國兵未嘗至及唐稍弱西  
原黃洞繼為邊害垂百餘年及其亡也以南詔詩曰惠  
此中國以綏曰方不以夷狄先諸夏也

姦臣傳

許敬宗

許敬宗字延族杭州人父善心仕隋為給事中敬宗幼善  
為文太宗聞其名署文學館學士貞觀中除著作郎兼脩  
國史喜謂所親曰仕宦不為著作無以成門戶。駐蹕山  
破賊命草詔馬前帝愛其藻警由是專掌誥令。高宗即位  
遷洪文館學士帝將立武昭儀敬宗陰揣帝私即妄言  
曰田舍子膺稷十斛麥讀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  
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敬宗於立后有功乃陰  
連后謀逐韓瑗來濟褚遂良殺梁王長孫無忌上官儀朝  
廷重足事之威寵熾灼當時莫與比。帝東封泰山以敬  
宗領使次濮陽帝問竇德玄此謂帝何也德玄不對敬





宗曰昔帝顓頊敬居此地以王天下故曰帝丘帝曰善敬  
宗退矜曰大臣不可無學德玄聞之曰人各有能不彊所  
不知吾所能也。初高祖太宗實錄敬播所撰謹而詳及  
敬宗身為國史竄改不平專出已私始虞世基與善心同  
遭賊害封德彝常曰昔吾見世基死世南匍匐請代喜心  
死敬宗蹈舞求生世為口實敬宗憤至立德彝傳盛誣  
以惡敬宗子娶尉遲敬德女太宗賜長孫無忌威鳳賦敬  
宗猥稱賜敬德成身初卒謚曰繆子昂昂子彥伯有文敬  
宗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對荅曰渠父不及昂父

李義府

李義府瀛州人與來濟俱以文翰顯時稱來李獻承華箴  
末云佞諛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義府方諂  
事太子而文致若車者。高宗立義府與王德儉上表請  
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武后已立與敬宗  
等推轂濟其姦誅棄骨鯁大臣故后得肆志攘取威柄天  
子欽任矣。義府貌柔恭與人言悖怡微笑而陰賊褊忌  
時號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曰人貓。遷右相主選無  
品鑒才而谿壑之欲惟賄是利不復詮判人人咨訕又母  
妻諸子置官市獄門如沸湯帝由是不悅詔除名流雋州  
比死內外乃安



傳游藝

傳游藝衛州人遷左補闕武后奪政即詭說符瑞勸后當革姓以明受命后悅擢給事中閏三月進同平章事乃點唐稱周睿唐宗廟自稱皇帝後有告其謀反下獄自殺游藝起一歲賜袍自青及紫人號四時仕宦

李林甫

李林甫初為千牛直闕元初源乾曜執政乾曜子潔為林甫求司門郎中乾曜曰郎官應得才望哥奴林甫字豈郎中才耶。時武三思文嘗私林甫而高力士本出三思家武請力士以林甫為相力士未敢發帝用韓休方且詔武擢

詔林甫使為休請休既相重德林甫乃薦有宰相才即拜黃門侍郎同門下三品皇太子鄂王光被譖帝欲廢之張九齡切諫帝不悅林甫私語中人曰天子家事外人何與耶始張九齡由文學進守正特重林甫持以便佞得大任每嫉九齡陰害之帝欲進牛仙客實封九齡持不可林甫為人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聞善林甫不專薄九齡俄與裴耀卿俱罷政事專任林甫相仙客矣。初三宰相就位二人磨折趨而林甫在中軒轅無少遜喜津津出眉宇間觀者竊言一鵬挾兩兔少選詔書出耀卿九齡以左右丞相罷於是林甫進兼中書令帝卒用其言殺三子天下





究之。大理卿徐嶠妄言刑部斷死歲纔五十八幾至刑措群臣賀帝而帝推功大臣封林甫晉國公仙客函國公范祖禹曰明星一日殺三子而李林甫以刑措受賞譏譖得志天理滅矣安得久而不亂

帝將立太子林甫探帝意數稱道壽王語秘不傳而帝自屬忠王肅宗林甫恨謀不行乃陽善章堅太子妃兄也使任要職將覆其家以推東宮時帝春秋高聽斷稍怠厥繩檢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養君欲自是帝深居燕適沈疊衽席王德衰矣林甫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每欲排搆大臣即居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即其家

碎矣。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或斥已即建言請尚書省試問御史監總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以野無留才林甫自見結怨者眾憂刺客竊發出入廣騎金吾為清道所居重關複壁一夕再徙家人亦莫知也或帝不朝群司要官悉先其門臺者為空林甫無學術發言陋鄙聞者竊笑楊國忠為御史大夫林甫薄國忠材彘無所畏及是權益盛責震天下國忠聚劄南節度使南蠻入寇林甫建遣之鎮欲離間之是時已屬疾俄國忠至自蜀謁林甫牀下垂涕託後事因不食卒林甫居相位凡十九年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





資無敢正言者杜璉即反再上書言政事斥為下邳令  
璉反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不暇亦何所  
論君等獨不見立伏馬乎終日無聲而欲三品芻豆一鳴  
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林古疾儒  
臣以方略積邊勞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已權即說帝曰  
國家彊富而夷狄未滅者由文吏為將憚矢石不身先不  
如用蕃將彼生而雄養馬上長行陣天性然也若陛下感  
而用之使必死夷狄不足圖也帝然之因以安思順代林  
甫領節度而擢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專為大將林甫  
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故祿山得專三道勁兵處十四年

不徙天丁安林甫策不疑也卒竊覆天下王室遂微國忠  
素銜林甫及未葬諷祿山暴其短悉奪官爵斲棺剔取含  
珠金紫以小棺葬之籍其家。帝之幸蜀也裴士淹以辯  
得幸肅宗任靈武每命宰相輒咨聞及房琯為將帝曰此  
非破賊才也若姚元崇在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賈直以  
取名耳凶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林甫曰是子妬賢嫉能舉  
無此者士淹因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耶默不應

盧杞

盧杞字子良有口才體陋甚鬼貌藍色不耻惡衣非食人  
未悟其不情德宗時拜同平章事既得志險賊浸露賢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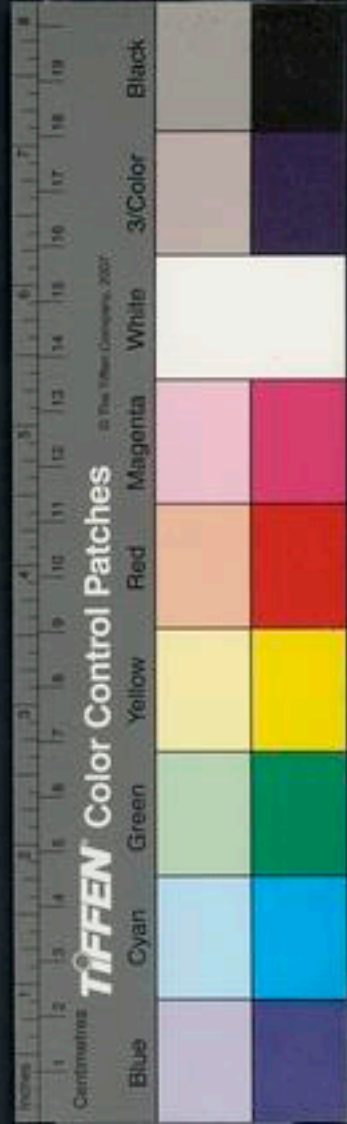




媚吳報反能者忌小忤已不傳死地不止李希烈反杞素惡  
顏真卿挺正敢言即令宣尉其軍卒為賊害李揆有雅望  
畏復用道為吐蕃會盟使卒于行天下無不痛憤以杞得  
君故不敢言。時兵屯河南北財用日急杞乃以戶部侍郎  
趙替判度支貨術窮於是間架降陌之暴縱矣及涇師  
亂呼於市曰不奪而商人斃質矣不稅而間架除陌矣其  
倡和造作以召怨挺亂皆杞為之帝出奉天崔寧自賊中  
來以播遷事指杞即誣寧反李懷光數破賊杞懼請帝詔  
懷光無入朝懷自以千里勤難有大功為姦沮間不一見  
天子遂亦反因暴言杞等罪惡士議譁沸皆指目杞帝始

悟貶為新州司馬。始帝即位以崔祐甫為相專以道德  
導主意建中初綱紀張設赫然宥正觀風及杞相乃諷帝  
以刑名紀天下亂敗踵及後雖在帝念之不哀正元初詔  
拜饒州刺史袁高當行詔書不肯草於是諫臣趙需等極  
言杞罪帝乃詔為澧州別駕後李泌見帝曰高等論杞事  
朕可之矣泌賀曰比日外謂陛下漢之桓靈今乃知堯舜  
主也帝喜杞遂死澧州初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不  
屏姬侍及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惟問其故曰彼外  
陋內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類矣

崔胤





崔胤字垂休宰相慎由子也喜陰計附離權彊其外自處  
若簡重而險譎可畏崔昭緯薦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  
扈當國時王室不競南北司各植黨結藩鎮內相陵脅胤  
素厚朱全忠委心結之全忠為言胤有功不宜處外故還  
相而逐扈四拜宰相世謂崔四入。昭宗自鳳翔還胤揣  
全忠將篡欲握兵自固全忠密表胤專權請誅之即罷為  
太子太傅全忠令其子友諒以兵殺胤全忠脅帝遷洛發  
長安居人悉東老幼路啼號不絕皆大罵曰國賊崔胤導  
全忠賈社稷使我及此

柳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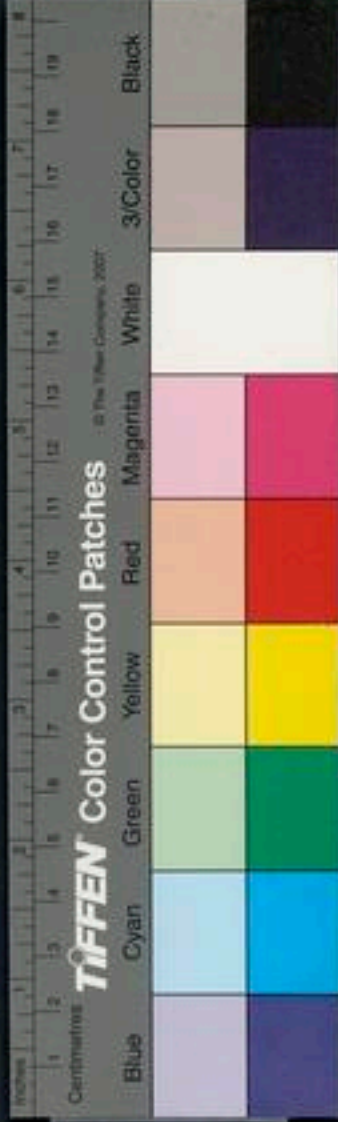
柳璨公綽號孫也崔胤死昭宗密許璨宰相明日帝遂以  
諫議大夫同平章事朱全忠圖篡殺衛士皆汴人璨一  
厚結之與蔣玄暉張延範尤相得既挾全忠故朝權皆歸  
之

蔣玄暉

蔣玄暉事朱忠為後昭宗東遷全忠恨帝無傳禪意  
乃謀弑帝以絕人望因令其屬李振諭玄暉玄暉夜選勇  
士百人即行在言有急奏請見帝宮門開留十士以守至  
椒蘭院中夫人裴貞一啓關殺之乃趨殿下玄暉曰上安  
在昭儀李漸榮白院使母傷官家寧殺我上持劍入帝聞







唐書卷之六十九 卷之六十九

遵單衣走環柱遂弒之漸榮以身蔽帝亦死復執后后求  
哀玄暉以全忠所弒有帝也乃釋后全忠激九錫玄暉自  
持詔趨汴言之全忠始收付有司車裂之焚尸都門外

贊曰本將壞蟲實生之國將亡妖實產之故三宰孺文

牝奪辰三宰謂許敬宗李義府傅游藝也敬宗請高宗

武后幸姓以明受人林甫將蕃黃屋奔玄宗罷張九齡

右乃唐稱曰云有天寶為大時後鬼臣敗謀興元蹙中德宗相之有奉天

之崔柳倒持李宗壽僂嗚呼有國家者可不戒哉崔

詐袁來全忠竟成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之五十九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六十

叛臣傳

僕固懷恩

僕固懷恩鐵勒部人世襲都督曉識戎情安祿山反從郭

子儀討賊雲中肅宗即位與子儀赴武至德二載肅宗從

子儀下馮翊河東統回紇兵從廣平王復兩京有殊功封

豐國公從郭子儀討安太清下懷衛二州攻相州戰愁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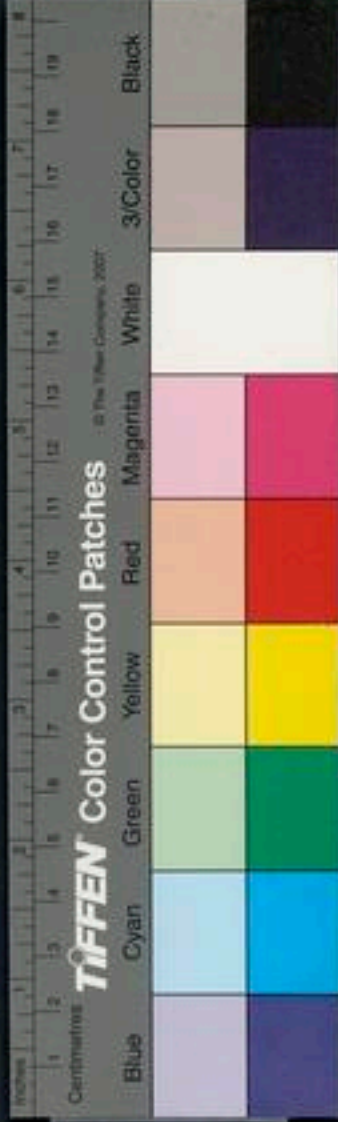
岡常為先鋒勇冠軍中乾元二年進封太寧郡王○懷恩

為人雄重寡言應對舒緩然剛決犯上意下恃功多不法

子儀政寬能發容之及李光弼代子儀懷恩仍為副光弼

唐書卷之六十九 卷之六十九





唐書卷之六十九 卷之六十九

遵單衣走環柱遂弑之漸榮以身蔽帝亦死復執后后求  
哀玄暉以全忠所弑有帝也乃釋后全忠激九錫玄暉自  
持詔趨汴言之全忠始詔收付有司車裂之焚尸都門外

替曰本將壞蟲實生之國將亡妖實產之故三宰孺文  
牝奪辰三宰謂許敬宗李義府傅游藝也敬宗請高宗  
武后革姓以明受命叩關上表請廢王后昭儀將藝請

右乃唐稱曰云 林甫將蕃黃屋奔玄宗罷張九齡  
蕃臣為大將後 鬼臣敗謀興元蹙中德宗相之有奉天

之崔柳倒持李宗壽僂嗚呼有國家者可不戒哉崔柳  
詐袁來全忠竟成  
等殺而唐亡梁興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之五十九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六十

叛臣傳

僕固懷恩

僕固懷恩鐵勒部人世襲都督曉識戎情安祿山反從郭  
子儀討賊雲中肅宗即位與子儀赴武至德二載肅宗  
宗從

子儀下馮翊河東統回紇兵從廣平王復兩京有殊功封  
豐國公從郭子儀討安太清下懷衛二州攻相州戰愁思

岡常為先鋒勇冠軍中乾元二年進封太寧郡王○懷恩  
為人雄重寡言應對舒緩然剛決犯上意下恃功多不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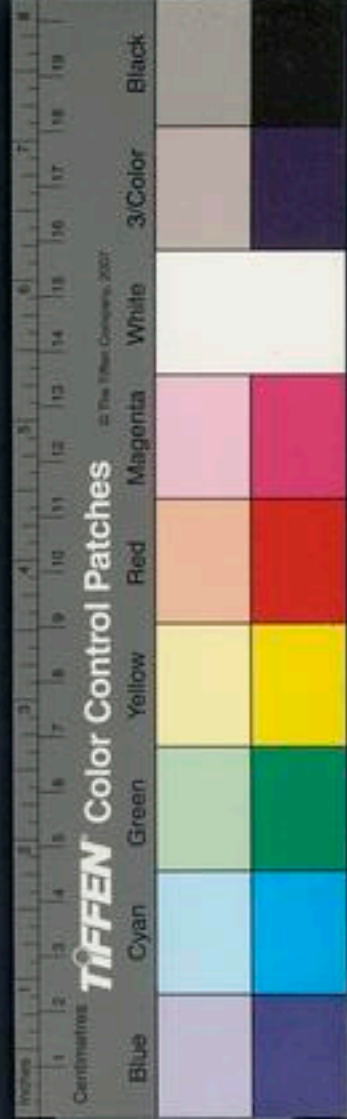
子儀政寬能發容之及李光弼代子儀懷恩仍為副光弼

唐書卷之六十九 卷之六十九



持法嚴初會軍朔方將張用濟後至斬盡平自用濟誅常  
邑邑不樂及光弼與史思明戰印山即莫不用令以覆王  
師。代宗寶應元年討史朝義敗之進收東都河北平以  
功兼中書令初帝有詔但取朝義其他一切赦之故薛嵩  
張孝忠李懷袖承嗣見懷恩皆叩頭願效力行伍懷恩  
自見功高且賊平則勢輕不能固寵乃悉請裂河比分大  
鎮以授之潛結其心以為助嵩等幸據以為患。未幾加  
太子少師詔護回紇歸國道太原辛雲京內忌懷恩閉關  
不犒軍懷恩大怒表上其狀頓軍汾州會監軍駱奉先自  
壘京所歸過懷恩拜堂拜母厚納以幣懷恩未及酬奉先

亟辭去懷恩遣左右匿甘為奉先疑圖已乘夜遁歸懷恩  
驚追與其馬奉先還且羞懷恩反狀懷恩亦請誅雲京奉  
先詔兩解之懷恩快簡不兩反不肯為讒毀屈無以自解  
乃上書陳情曰臣世本夷人少蒙驅策祿山之亂臣以偏  
裨決死靜難杖天威神克滅殪胡思明繼逆先帝委臣以  
兵誓雪國讎陛下即位拔臣於汧隴汧隴任臣以朔方游  
魂反幹朽骨再肉然臣之罪無所逃死詞言慢很帝一不  
為嫌詔宰相裴遵慶臨諭懷恩許入朝范志誠止之欲使  
二子入宿衛志誠固止顏真卿曰懷恩必不來矣帝曰然  
則奈何曰懷恩將士皆郭子儀舊部曲陛下若以子儀代





之喻以逆順必相率而歸從之子儀至河中偏將焦暉等  
斬其子瑒首獻闕下懷恩聞以告母母曰我戒汝勿反國  
家酬汝不淺提刀逐之曰吾為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軍  
中懷恩走靈武稍稍引亡命軍復振帝念舊勳不加罪詔  
拜懷恩太保兼中書令太寧郡王罷餘官懷恩固惡不能  
改誘吐蕃二十萬入寇京師振駭下詔親征懷恩病死靈  
武。始懷恩立功門內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及拒命士不  
弛甲凡三年及死帝惻然曰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誤耳

李懷光

李懷光渤海靺鞨人音末本姓茹父以功賜姓懷光

敢誅殺徙朔方節度使率兵敗朱泚以功加副元帥懷光  
為人疏而復誦言宰相謀議乖刺度支賦歛重京兆尹刻  
薄軍食天下之亂皆由此吾見上且請誅之或以告翊  
等遂告盧杞即說帝帝不得其情乃詔懷光屯便橋懷光  
光自以徑千里赴難為女媧限隔不得朝恚悵去屯咸陽  
不與賊戰數暴杞等罪帝為貶杞以慰之懷光益自疑堅  
壁八旬不出戰屢詔使進軍以伺釁為解陰連朱泚○初  
崔漢衡使吐蕃求助兵尚結贊曰吾法進軍以本兵大臣  
為信今制書不署懷光未敢前帝命陸贄詣懷光議事懷  
光陳三不可卒不肯署又謾罵贄曰爾何能興元元年

宗德



詔加太尉賜鐵券懷光赫然怒曰凡疑人臣反則賜券因  
抵于地時部將韓游瓌將兵衛奉天懷光約今為變又遣  
趙升鸞為應而渾瑊發其姦請帝幸梁州懷光使孟廷實  
等追帝又至河中按兵觀望京師平帝乃遣渾瑊討之遂  
圍河中朔方部將斬懷光傳首以獻

贊曰懷恩與賊百戰闔宗死事至四十六人遂汎掃燕  
趙無餘埃功高威重不能防患凶德根于心弗得其所  
輒發果於犯上惜哉其毋拔刀逐賊烈婦人也懷光持  
萬衆振天子於難一為讒人所沮忿戾不自還身首殊  
分然讒人亦可疾夫所謂交亂四國者也

李錡

魚荷反

李錡淄川王孝同五世孫遷諸道益戡轉運使多積奇寶  
歲時奉獻德宗昵之錡因恃恩驕橫天下權酒漕運錡得  
粳之故國計日耗浙西布衣崔善貞上言闕下暴其罪帝  
械以賜錡錡豫浚大坎至則并械瘞坎中聞者切齒錡得  
志無所憚圖久安計乃益募兵選善射者為一屯號挽硬  
隨身以胡奚雜類蚪須者為一將號善落徒兒皆錡腹心  
稟給十倍使號錡為假父故樂為其用帝於是復鎮海  
軍以錡為節度使罷領鹽鐵轉運錡喜得節而忘其權去  
暴踞日甚憲宗即位不假借方鎮故倔強者稍稍朝錡不



自安亦三請覲有詔拜尚書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代之錡遷延不即行因中使謀據江左憲宗以王鐸為招討使發兵進討錡遣兵馬使張子良領兵不宣歙池錡甥裴行立雖預謀而欲效順相與約還兵執錡錡聞之舉族慟哭子良以監軍命呼錡束身歸朝左右以幕纏而出之錡以僕射召數日而反狀至下詔削官爵明日而敗還京師帝御興安門問罪對曰張子良教臣反非臣意也帝曰爾以宗臣為節度使不能斬子良然後入朝邪錡不能對誓斬于城西南

贊曰語曰出入之吝謂之有司賤之也德宗平朱

師府藏耗竭諸道始有進奉助經費而詔書亦往往宣

索於天下

朱泚平天下戶口消耗其二國不足兩足之外有進奉宣索之名

以人主規

規財利下行有司之事天下無事賦取猶不息劔南江

西有日月之進

劔南西川以早有日進西觀家使李兼有月進

杜亞劉替王

緯及錡歲時進奉以固其寵號稱賦外羨餘又依託中

旨以盜庫物然獻纔十二三餘皆私之江淮以南物力

大屈人人憔悴忘生正元以後中官市物都下謂之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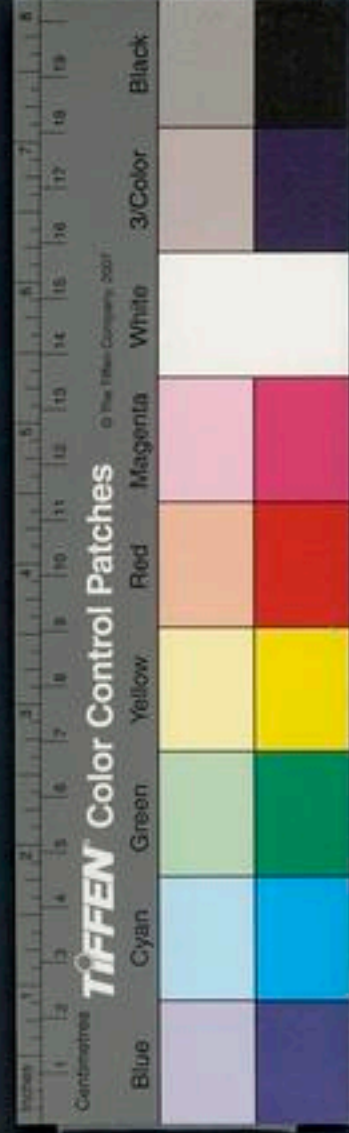
市不持符牒口含詔命取濫纔惡帛紅紫之倍其估裂

以償直市之良賈精貨皆逃去不出列屢問者惟粗雜

苦窳而已

窳以度反

又有彊驅入禁中罄所車釐賞者不平





因共歐笞之蒼頭女奴名馬工專恟恟常畏捕取而德宗蔽於左右前後莫知也故崔善正因竊并論其事卒不知竊專盜鐵之利以養兵圖叛曾不及慮有司之吝遠甚

李忠臣

李忠臣本董秦也為濮州刺史以力屈降史思明已而胃圖歸召至京師賜名為六州節度使吐蕃犯京師天子追兵使者即整師引道諸將曰須良日忠臣怒曰君父在難方擇日救患乎時召兵無先忠臣者代宗嘉之封西平郡王忠臣不通書帝嘗謂卿耳大真嘗兆對曰臣聞驢耳

大真耳小帝喜其野而城朱泚反攻奉天以忠臣居守泚敗見斬

高駢

高駢崇文孫也家世禁衛幼頗脩飾析節為文學與諸儒交經硜言治道兩軍中人更稱譽之事朱叔明為司馬有二鷗並飛駢曰我且貴當中之一發貫二鷗焉衆大驚號落鷗侍御咸通中立帝將復安南授駢節度招討使安舉至廣州江漕梗險多巨石駢募工劉治及斷也劉制街舟濟安行儲餉畢給又鑿道五所其徑青石者或傳馬援不能治既攻之有震其石乃得通因名道曰天威云○僖宗立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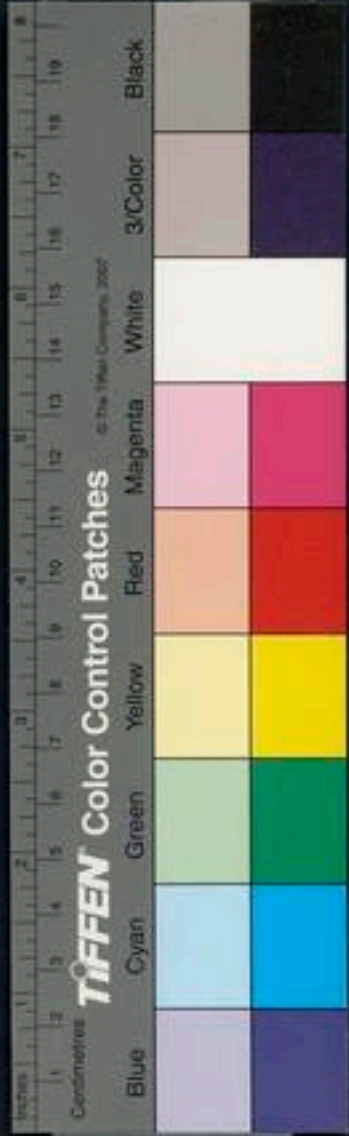


詔掠成都徙駢劔南西川節度蠻聞駢至亟解去○歷荆南鎮海節度徙淮南傳徵召天下兵討黃巢威震一時天子倚以為重巢懼歸命駢信之巢知兵器即請戰駢下令將出師發將呂用之諫曰公勲業極矣賊未殄朝廷且有口語况賊平挾震主之威安所稅駕不如觀望求福為不朽資也駢入其計嚴兵保境俄兩京陷帝知無出兵意乃以王鐸代之時王室微駢都統三年無尺寸功陰圖割據異復故擁會平賊駢無聊乃篤意求仙後為秦彥所斬

逆臣傳

安祿山

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也本姓康母為覲居突厥中禱於軋犖山虜所謂闢戰神者既而妊及生有光照空廬野獸盡鳴少孤隨母嫁冒姓安伎忍多智善臆測人情通六蕃語為玄市郎張守珪節度幽州祿山盜羊而獲守珪將殺之呼曰公不欲滅兩蕃邪守珪壯其語釋之拔為偏將因養為子張利貞採訪河北祿山百計諛媚利貞入朝盛言祿山能使者往來陰以賂中其嗜一口更譽天寶三年代裴寬為范陽節度使時宰相李林甫嫌儒臣乃請顯用蕃將故帝寵祿山益牢群議不能軋卒亂天下林甫啓之也時楊貴妃有寵祿山誦為妃養兒其拜必先妃後帝曰蕃人





先母後父帝命與楊鈺及三夫人約為兄弟由是有亂天下意令麾下劉駱谷居京師伺隙林甫貴盛群臣無敢鈞禮惟祿山入謁倨林甫與語揣其意迎割其端祿山大駭以為神每見雖盛寒必流汗祿山德林甫呼為十郎晚益肥腹緩及膝奮兩肩若挽牽者乃能行作胡旋舞帝前乃疾如風帝視祿山曰胡腹中何有而大以其肥故荅曰唯赤心耳每乘驛入朝半道必易馬號大夫換馬臺不爾馬輒仆帝為起第京師大抵服御雖乘輿不能過

范祖禹曰明皇寵胡人以為戎至使出入宮禁而不疑藪慢神器亦極矣豈天奪其明將啓戎狄以亂唐邪何

其惑之甚也

帝登勤政樓坐左置使榻詔祿山坐太子諫其寵甚必驕帝曰胡有異相我欲厭之時太平久人忘戰帝春秋高嬖豔鉗固李林甫楊國忠更持權綱紀大亂祿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每過朝堂龍尾道南北睥睨久乃去皇太子及宰相屢言祿山反帝不信是時楊國忠疑隙已深祿山揣得其謀乃馳入謁帝意遂安十三載來謁華清宮泣曰國忠必欲殺臣帝慰解詔還鎮帝以御服賜之祿山大驚不自安疾驅去明年十一月反范陽書聞帝方在華清宮中外失色明年正月潛稱雄武皇帝國號燕建元聖武帳





下李猪兒幼事祿山雖華清賜浴亦許自隨既叛不能無  
志懼至是目復盲俄又得瘡疾尤辨躁左右給侍無罪輒  
死或箠掠呵辱猪兒尤數至德三載正月朔祿山朝群臣  
罷是夜猪兒入帳下以大刀斫其腹祿山盲捫刀不得振  
幄柱呼曰是家賊俄而腸潰即死年五十餘○子慶緒襲  
偽位改元載和又改天和後為史思明斬之父子僭位凡  
三年滅

互註以范陽偏校入秦氣驕塞九齡謂裴光庭曰亂

幽州者此胡雛也○狼子野心有逆相並九以才

過人故亂天下牛傳營州牧羊羯奴類果

史思明

史思明突厥種也與祿山共鄉里生先祿山一日故長相  
善祿山反留思明守范陽及安慶緒敗李光弼使人招之  
思明奉十三郡兵八萬籍歸于朝然外順命內實通賊益  
募兵帝知之擢烏承恩為節度副使使圖思明明疑未  
有驗會承恩奏事還思明館之伏二人焉承恩夜半語其  
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二人白思明乃執承恩探囊得書  
首當誅將士姓名又聞陳希烈等死懼曰希烈等大臣返  
殺之况我本從祿山反乎乾元二年正月僭稱大聖周王  
夏四月更國號大燕自稱應天皇帝上元二年思明遂西





使朝義為先鋒朝義敗思明大怒召朝義并駱悅將誅而  
釋之悅等被讓即說朝義曰向兵敗與王死無日不如同  
計大事是夜悅以兵入思明知有亂踰垣出將乘馬走悅  
麾下周子俊射其臂墜左右反接縛之悅縊殺思明○朝  
義即位建元顯聖後為李懷仙斬其首傳長安父子僭位  
凡四年滅

贊曰祿山思明與夫奴餓俘假天子恩幸遂亂天下彼  
能以臣反君而其一亦能賊殺其父事之好還天道固  
然然生民厄會必斂手于人者故二賊暴興而亟滅張  
謂譏劉裕近希曹馬遠棄桓文禍徒及於兩朝福未盈

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天之報施其明  
驗乎杜牧謂相工稱隋文帝當為帝者後篡竊果得之  
周末楊氏為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一旦以男子偷竊  
位號不三二十年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彼知相法者  
當曰此必為楊氏之禍乃可為宰相人張杜確論至今  
多稱誦之如祿山思明希劉裕楊堅而不至者是以著  
其論

朱泚

朱泚幽州人資壯偉腰腹十圍與弟潛並為李懷仙部將  
朱希彩為節度使為下所殺衆詐泚推知留後俄遷節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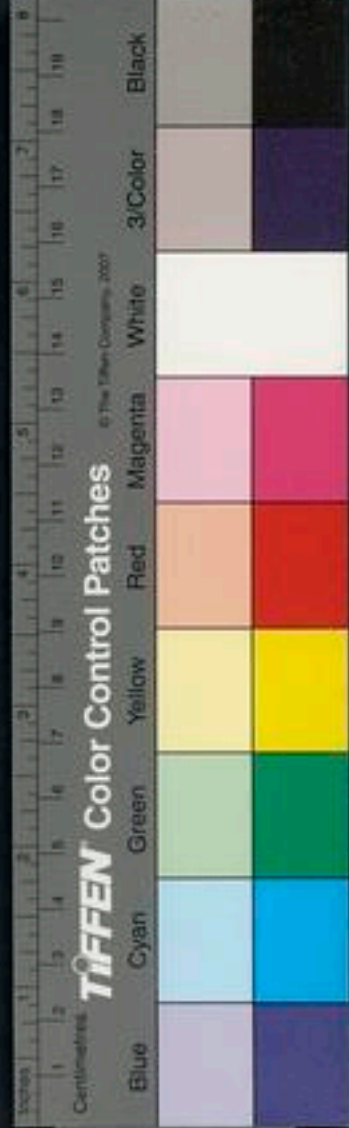




使三年求入朝留京師德宗立改鎮鳳翔酒合田悅叛陰遣人與泚相聞馬燧獲其書皇帝召泚還京師李希烈圍襄城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督兵過關下京兆尹王翊使吏供軍糧飯菜餼黍怒盡反帝出奉天賊以泚昔在涇有恩謀迎之泚知不偽乃擁徒向關下僭即皇帝位號大秦自將犯奉天李懷光以兵敗之泚引去興元元年泚以本封漢地更號漢會懷光按兵觀望遂與泚連和李晟等兵寢強復戰大敗之乃分道入泚等出奔引殘軍西走失道問野人荅曰朱太尉邪天網恢恢走將安所至涇州朱惟孝夜射泚墜窖中韓旻等共射泚傳首以獻泚死年四十三

### 黃巢

黃巢曹州人世業鹽當于管善擊劍騎射通書記卷亡命乾符三年王仙芝殘曹濮擢諸道言吏貪賦重賞罰不平宰相蔽之僖宗不知也巢募衆幾千以應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衆遂數萬入蘄黃刺史裴渥為賊求官約罷兵詔拜仙芝左神策軍押衙巢恨賞不及已分其衆北掠齊魯入鄆陷沂驅河南山南之民十餘萬掠淮南寇浙東踰江西破虔吉饒信等州因刊山開道七百里直趨建州僂路圍福州是時閩地諸州皆沒陷桂管進寇廣州破潭州攻鄂州轉掠江西再入饒信杭州衆至二十萬攻臨安成將





董昌兵寡不敢戰使數十騎莽中伏弩射殺賊將下皆走  
昌進屯八百里見舍娼曰有追至告以臨安兵屯八百里  
賊駭曰向數十騎能困我况軍八百里乎乃還殘宣歙等  
十五州廣明元年陷睦婺二州濟采石侵揚州悉衆渡淮  
犯申光穎宋徐兗等州欲薄東都是時天子冲弱怖而流  
涕陷東都張承範以疆弩三千防關辭曰今賊衆六十萬  
恐不足守帝不許賊進攻陝號十二月巢攻關齊克讓戰  
關外俄而巢至師大呼川谷皆震巢乘黃金與衛者皆縲  
袍華幘騎士數十萬先後之陷京師入自奉明門升太極  
殿僭即位號大齊求衣冕不得繪弋綿為之取廣明字刊

其文曰唐去尹口而著黃明黃當代唐乘與次興元促諸  
道兵收京師巢竊出伏野岷城中弛備遣賊數百掩郾涇  
軍復入京師怒民迎王師縱擊殺八萬人血流於路可涉  
謂之洗城明年正月李克用破于渭南巢戰數不利四月  
克用遣部將等擊賊滑橋三戰賊三北克用身決戰呼聲  
動天巢夜奔衆猶十五萬略鄧許孟洛東入徐兗數十州  
人大饑賊俘以食日數千人乃辨列百巨碓糜骨皮與曰  
芥啖之四年二月克用追巢巢引殘衆走克用追敗之禽  
巢愛子克用軍晝夜馳糧盡不能得巢乃還巢衆僅千人  
走保泰山巢計感謂林言曰若取吾首獻天子言不忍巢





乃自刎不殊言因斬之函首獻行在

晉白廣明元年

僖宗

巢焚盜京師自陳唐去丑口而著黃

明黃且代唐也臨乎其言妖讎後巢死秦宗權始張誅

亂徧天下朱溫卒搤神器有之大抵皆巢黨也寧夫託  
諸人告亡於下乎

### 秦宗權

秦宗權上蔡人為許牙將巢涉淮許軍亂宗權據蔡以叛  
巢走出關宗權與連和遂圍陳州巢死宗權張甚有吞噬  
四海意進破東郡闔陝州寇淮肥略江南亂岳鄂所至屠  
老孺焚屋廬城府窮為荆棘自關中薄青齊南繚荆郢北

亘衛滑千里無舍煙兵出未始轉糧指鄉聚曰啖其人可  
飽吾衆僖宗假朱全忠都統節以討賊宗權急進攻鄭州  
遂守河陽放兵侵汴悉軍十五萬列三十六屯逼汴全忠  
懼求救於兗鄆合擊大敗之宗權退守中州全忠還汴宗  
權間許無備引兵復收許宗權還為愛將申蒙所因折一  
足以待命宗權至汴全忠以檻車送京師與妻俱斬獨下

### 董昌

董昌杭州人始籍士團軍以功擢累石鏡鎮將進義勝軍  
節度當是時信天下百輸不入獨昌賦外獻常參倍旬一  
遣以五百人為率率給一刀後期即誅朝廷賴其入故累



拜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隴西郡王視詔書訖  
字償一縑結也及歸當制官而小人意足寔自侈大託神  
以詭眾乾寧二年細即偽位自稱聖人錢鏐以書責昌曰  
此亦何賴願王改圖昌不聽鏐悉兵攻之為其將顧全武所  
斬

賈曰唐亡諸盜皆生於大中之朝謂宣宗太宗之遺德餘  
澤去民也久矣而賢臣斥死庸懦在位厚賦深刑天下  
愁苦方是時也天將去唐諸盜並出歷五姓兵未嘗少  
解謂五代至宋然後天下復安漢之亡也天下大亂至晉

然後稍定晉之亡也天下大亂至唐然後復安治少而  
亂多者古今之勢盛王業業以求治可少忽哉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六十















國立中央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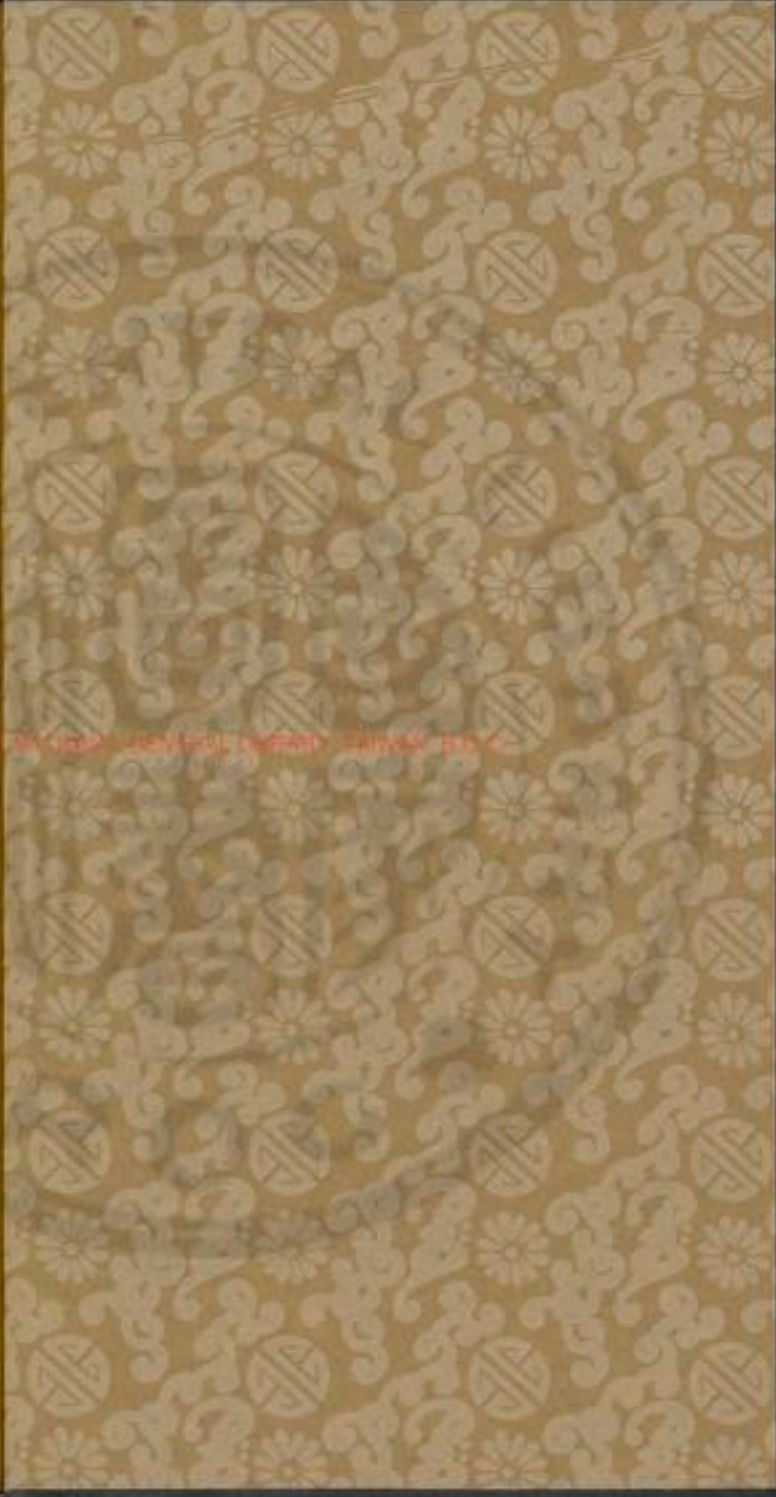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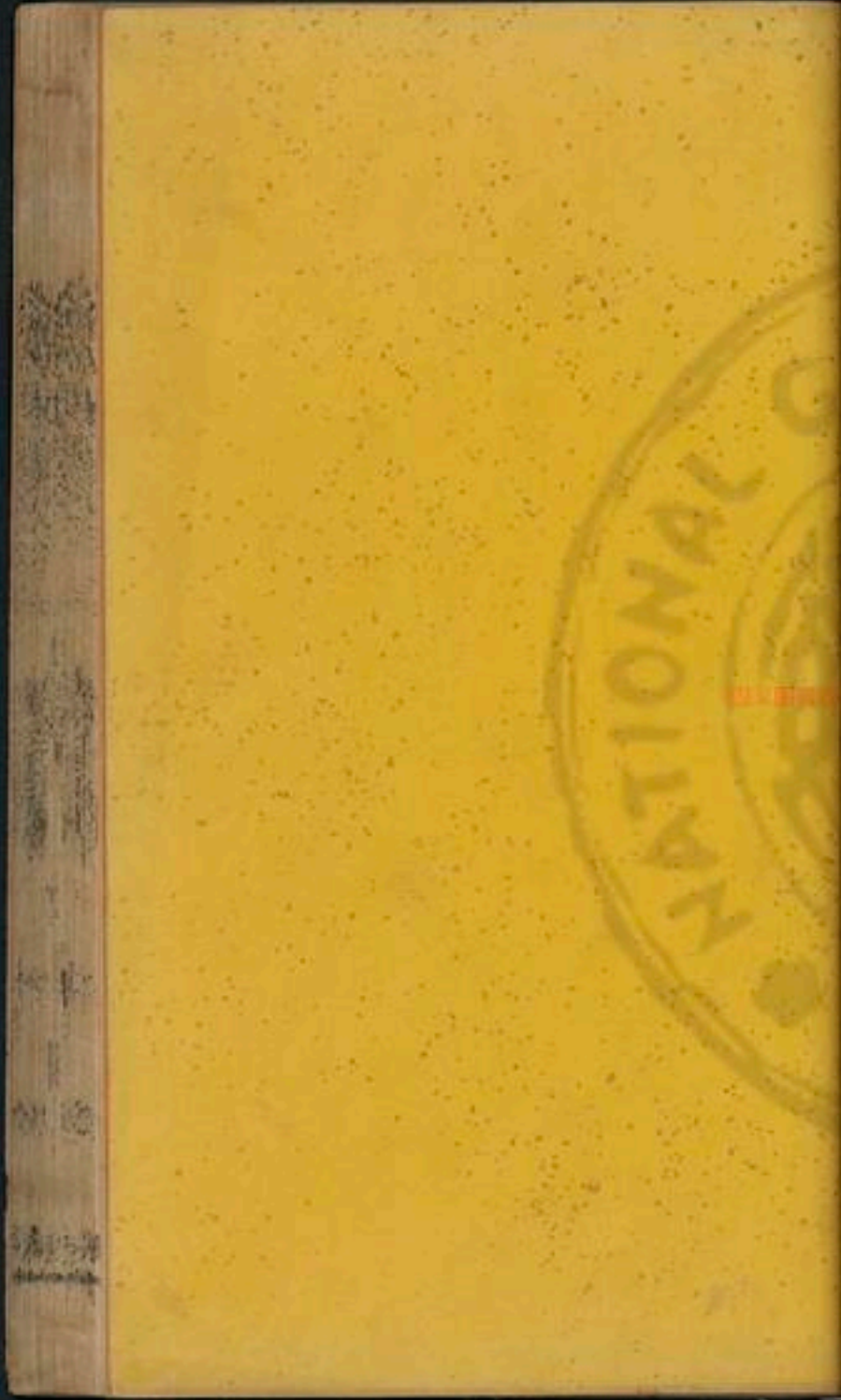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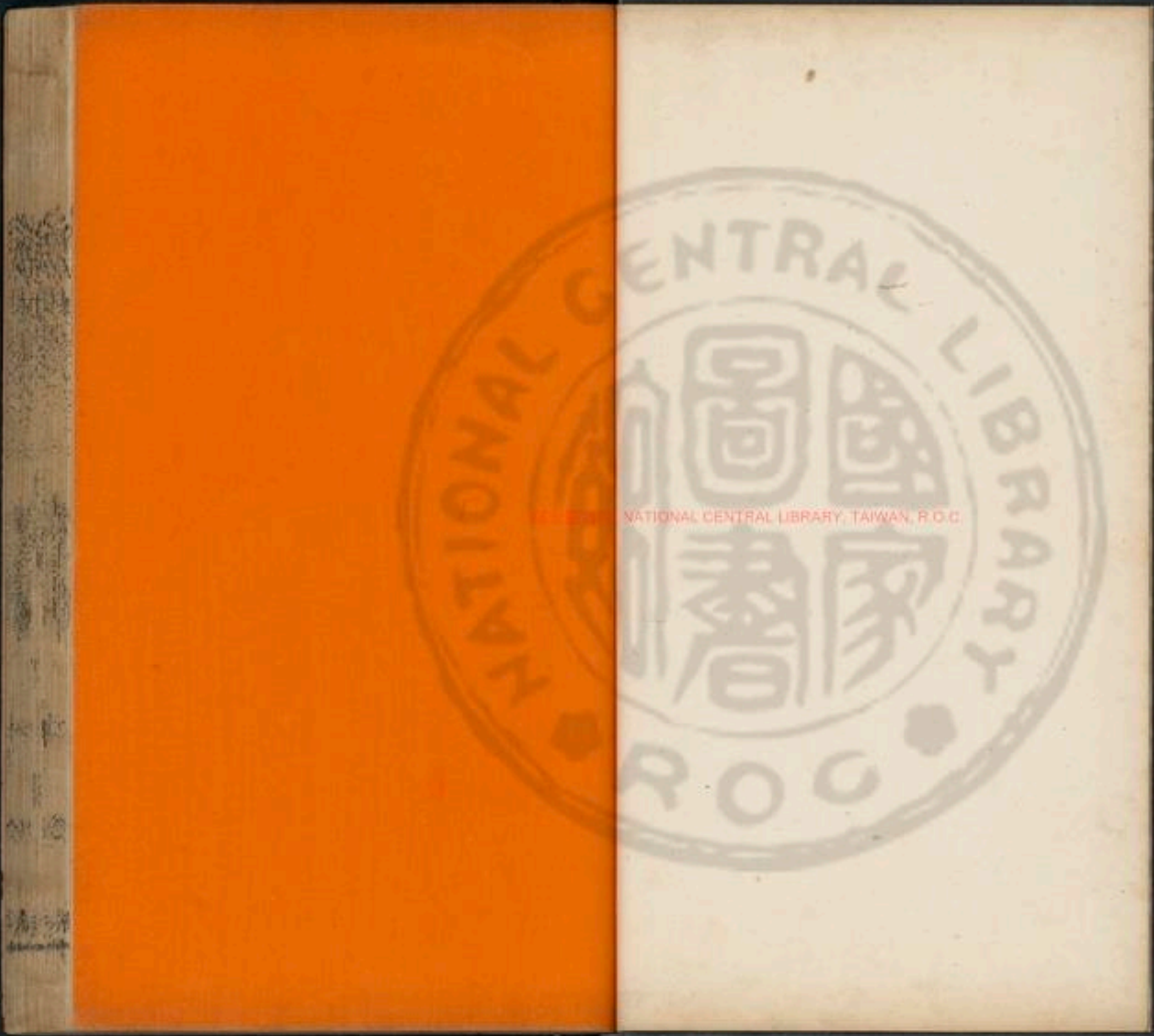
















2280792 4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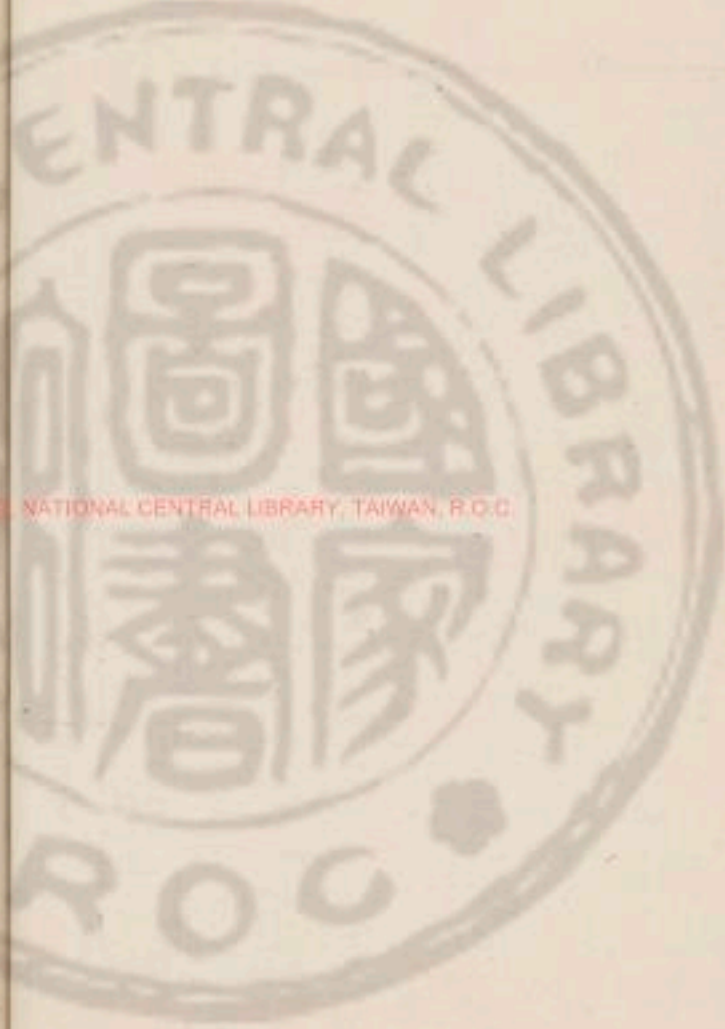




五代史記序

陳師錫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自  
生民已來一治一亂旋相消長未有去仁而興積仁而  
亡者甚哉五代不仁之極也其禍敗之復殄滅剝喪之  
威亦其效耳夫國之所以存者以有民民之所以生者  
以有君方是時上之人以慘烈自任刑戮相高兵革不  
休夷滅構禍置君猶易吏變國若傳舍生民膏血塗草  
野骸骼暴原隰君民相眎如髦鬣草木幾何其不胥為  
夷也逮皇天悔禍





五仁史卷之三  
真入出寧易暴以仁轉禍以德民咸保其首領收其族屬  
各正性命豈非天邪方夷夏相踐連兵亂結非無忠良  
豪傑之士竭謀殫智以緩民之死乃墜沒而無聞矣否  
閉極而泰道升

聖人作而萬物覩指揮中原兵不頓刃向之滔天巨猾摧  
毒煽禍以害斯人者蹈鼎鑊斧鑕之不暇豈非人邪天  
與人相為表裏和同於無間聖人知天之所助人之所  
歸國之所恃以為固者仁而已非特三代然也堯舜之  
盛漢唐之興秦隋之衰魏晉之亡南北之亂莫不由此  
也五代鉅今百有餘年故老遺俗往往垂絕無能道說

者史官兼筆之士或又不足以耀無窮道學不足以  
繼述作後五十有餘年間廢與存亡之迹亦臣賊子之  
罪忠臣義士之節不傳於後世來者無所考焉惟唐陳  
歐陽公慨然以此自任蓋潛心累年而後成書其事雖  
實錄詳於舊記而褒貶義例仰師春秋由遷固以來未  
之有也至於論朋黨宦文忠孝兩全義子降服豈小補  
微豈小補哉

公脩五代史記褒貶善惡其法甚精發論必以嗚呼  
曰此亂世之書也吾用春秋之法師其意不襲其文  
其論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紀





五代史記序  
以治法而正亂君此其志也書滅舊史之半而事迹  
此舊史添數倍議者以謂功不下司馬遷又謂筆力  
馳騁相上下而無駁雜之說至於紀例精密則遷不  
及也亦嘗自謂我作伶官傳豈不滑稽也

段陽公遺

五代史記序

終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一

建陽 慎獨齋 劉私毅 刊行

後梁本紀

本紀因善以為名本原其所始起而紀次  
其事與時也則位以前其事詳原本其所  
自來故曲而備之見其起之有新有暴也  
即位以後其事略居尊任重所責者大故  
所書者簡惟  
簡乃可立法

太祖

太祖姓朱氏宋州瑯山午溝里人也其父誠以五經教授  
鄉里生三子曰全昱存溫誠卒三子貧不能為生與其母  
傭食蕭縣唐僖宗乾符四年黃巢起溫亡入賊中巢陷京  
師以溫為同州防禦使時天子在蜀諸鎮會兵討賊溫歸





河中因王重榮以降天子賜溫名全忠拜汴州刺史。天  
復元年封梁王自劉季述等誅宰相崔胤外與梁交欲假  
梁兵盡誅宦者矯制召之王以兵七萬至河中宦官韓全  
誨劫天子奔鳳翔王兵犯之。三年李茂貞殺全誨天子  
出幸梁軍殺宦官七百餘人。天祐元年王遣寇彥卿如  
京師請遷都洛陽拜徙長安石人以東天子行至陝州六  
軍諸衛散亡天子左右皆梁人矣時李克用李茂貞趙匡  
凝王建楊行密皆欲舉兵討王遣蔣玄暉弒昭宗。二  
年王欲代唐使人諭諸鎮遣人告蔣玄暉與何太后私通  
殺玄暉弒太后

開平元年正月張文蔚率百官勸進。四月壬戌更名是  
即位改元封唐王為濟陰王升汴州為開封府建東都。  
李思安及晉人戰于潞州敗績

二年正月弒濟陰王弒巨子之大惡也其濟陰  
從其實書弒王梁罪名

三年正月如西都以唐東都為西都復燃燈以祈福燃燈風俗祠  
于庶人舉天下同其  
奢祭風俗敬之大者

四年正月朔始用樂自唐末禮樂  
亡至是始用。二月泛九曲池舟傾

帝墮水舊史  
云

乾化元年正月王景仁及晉人戰于柏鄉敗績是後晉國  
州黎陽貝  
州潁州

九月朔御文明殿入閣御殿而云入  
閣以見禮失

五代史卷之二





三傳史卷之一  
齊大初紀  
二年六月友珪反帝崩年六十

論曰嗚呼天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為偽也至予論次五代獨不偽梁而議者譏予失春秋之旨以謂梁負大惡當加誅絕而又進之是獎篡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秦襄公不絕其為君此予所以不偽梁者用春秋之法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為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為君矣書其為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

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得而掩然後人知惡名不可逃則為惡者庶乎其息矣春秋於大惡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為君而不得掩其惡以息人之為惡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知予不偽梁之旨也

末帝

末帝太祖第三子友貞也為人美容貌沈厚寡言雅好儒士太祖即位封均王太祖遇弑友珪自立以王為東京留守趙巖至東都王私與謀遣袁象先等以禁兵討賊友珪死象先遣趙巖請王入洛陽王報曰夷門太祖所以興





王業也北拒并汾東至淮海國家藩鎮多在東方命將出師利於便近是月即位于東都

貞明元年三月天雄軍亂賀德倫叛附于晉晉王入魏州取德州

二年三月劉鄩及晉人戰于故元城敗績晉人取衛州是河北諸州悉入于晉

三年十二月晉人取楊劉是年正月帝幸洛陽聞楊劉夫

五年正月進軍于德勝自四年十二月晉人進軍迫行營

六年四月朱友謙叛附于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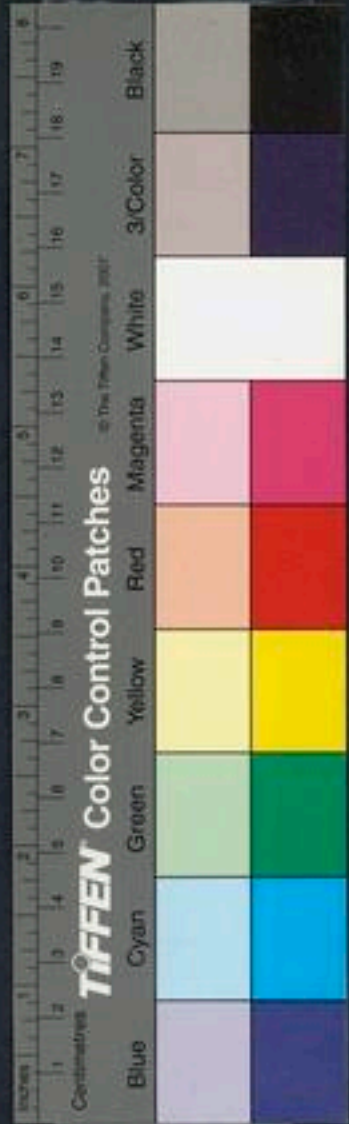
龍德元年十月戴兪遠及晉人戰于戚城敗績晉逐北

二年正月黃遠襲魏州取成安晉破契丹梁乘晉馬

三年四月唐人取鄆州晉始五月王彥章取德勝南城彦章率角心斷德勝浮梁

中都敗績之唐人取曹州盜竊傳國寶奔于唐而帝崩帝召皇甫

後唐紀  
莊宗





莊宗其先本號朱邪蓋出於西突厥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為姓唐德宗時有朱邪盡忠居北庭之金滿州其子勤宜歸唐其部落驍勇善騎射號沙陀軍執宜子曰赤心討龐勛以功拜振武節度使賜姓名曰李國昌國昌子克用善騎射能仰中雙鳥因國昌拒命據雲州後亡入達靼克用驍勇軍中號李鷓兒其一目眇及貴號獨眼龍威名蓋代北在達靼從群豪射獵或掛針于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群豪以為神黃巢陷京師中和二年以步騎萬七千來赴敗巢將橫尸三十里京師平克用功第一拜河東節度使。四年黃巢敗走克用追至冤胸不

及而旋過汴朱全忠饗之于上源驛夜以伏兵攻之會大雨滅火克用隨電光還軍中訟其事于京師僖宗和鮮之光啓元年朱玖討河中王重榮克用及以兵助重榮敗玖于沙苑遂犯京師僖宗出居于田元。大順元年朱全忠賂宰相張濬請伐克用戰于陰地濬軍三戰三敗克用兵大掠晉絳至河中赤地千里。二年攻王鎔于鎮州以十餘騎渡滹沱覘敵遇大雨平地水深數尺鎮人襲之克用匿林中禱其馬曰吾世有太原者馬不嘶馬偶不嘶以免。乾寧二年昭宗使與李茂貞解仇封克用晉王。天復元年全忠封梁攻下晉絳河中執王珂以歸晉失三與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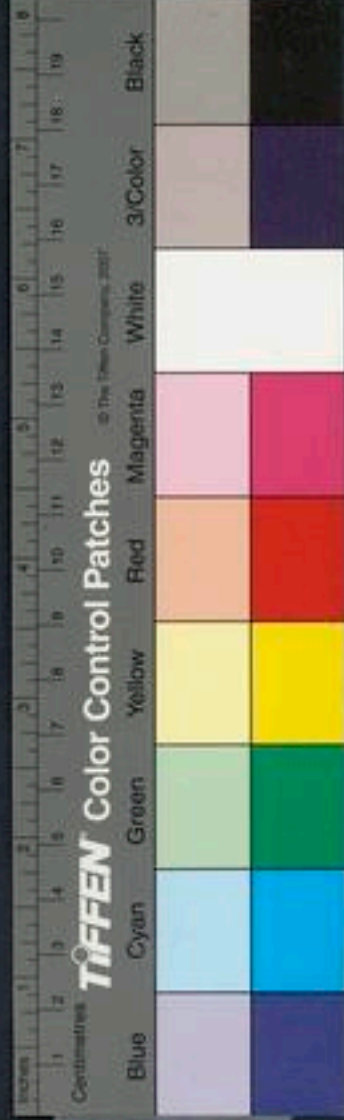




劉仁恭以燕叛晉乃為書幣聘梁以求和梁以為晉弱大舉伐晉二年梁軍乘勝圍太原克用惧謀奔雲州又欲奔匈奴未次梁軍大疫解去四年梁遷唐都于洛陽改元天祐克用以謂劫天子遷都者梁也天祐非唐號仍稱勅諫曰此吾復振之時也今天下之勢歸梁者十七八強如趙魏中山莫不聽命是自河以北無為梁患所憚者惟我與仁恭耳若燕晉合勢非梁之福也夫為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常困我而我急其難可因德而懷之是一舉而兩得此不可失之機也克用乃為燕出兵攻破潞州梁解

國去。七年克用疾是歲梁滅唐五月卒

論曰嗚呼世久而失其傳者多矣豈獨史官之繆哉李氏之先出於西突厥本號朱邪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為姓拔野古為始祖其自序云沙陀者北庭之裔也當唐太宗時破西突厥諸部分同羅僕骨之人於此磧置沙陀府而以始祖拔野古為都督其傳子孫數世皆為沙陀都督然予考于傳記其說皆非也夷狄無姓氏朱邪部族之號耳拔野古與朱邪同時人非其始祖唐太宗破西突厥分諸部置十三州以同羅為龜林都督府僕骨為金微都督府拔野古為幽陵都督





五代史卷之一  
府未嘗有沙陀府也是時西突厥有鐵勒延陀阿史那  
之類為最大其別部有同羅僕骨拔野古等以十數蓋  
其小者也又有處月處密諸部又有小者失邪者處月  
別部之號耳太宗二十三年已降拔野古明年阿史那  
賀魯叛高宗永徽二年處月朱邪孤注從賀魯戰于牢  
山為契苾何力所敗後百五十六年高宗時有朱邪蓋  
忠及子執宜見於中國而自號沙陀以朱邪為姓矣蓋  
沙陀者大磧也在金沙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  
來居此磧號沙陀突厥而夷狄無等今傳記朱邪又微  
不足錄故後世自失其傳至盡忠始賜姓李氏李氏

後大而夷狄之人遂以沙陀為貴種云

存勗克用長子也初克用破孟方立還軍上黨置酒三  
岡伶人奏百年歌至于衰老之際聲甚悲坐上悽愴時  
勗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曰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能代  
我戰此乎存勗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還獻捷于京師  
昭宗異其狀貌賜以鷄鶻危翡翠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  
表後當當貴無忘予家及長善騎射膽勇過人習春秋通  
大義尤喜音聲歌舞俳優之戲天祐五年即王位于太原  
叔父克寧殺存勗倖臣史敬鎔告克寧謀叛執而戕之  
梁夾城兵圍晉有大喪頰懈王乃出兵上黨行至三垂岡





歎曰此先王置酒處也會大霧晝暝兵行霧中攻夾城破之梁軍大敗凱旋告廟。十一年即梁乾化四年殺燕王劉守光用其父仁恭于鴈門胡心以梁墓也。十二年魏軍亂賀德倫來附王入魏誅張彥以兵五百自衛號帳前銀鎗軍。十八年正月魏州僧傳真獻唐受命寶。

同光元年四月即帝位國號唐以魏州為東京太原為西京十月滅梁。

二年正月河南尹張全義及諸鎮進暖殿物。二月立劉氏為皇后以不正故書。七月如雷山賽天神夷狄之事。九月置水於城門襮熒惑禮書。

三年三月寒食望祭于西郊性俗祭。五月皇太妃薨廢朝

五日太祖正室於莊宗為嫡母書太妃及撥朝見亂世禮讓而思薄

四年二月趙在禮反于貝州李嗣源討之嗣源反入于汴

州郭從謙反四月帝崩年四十三帝死為伶人焚之明宗入各墓共骨

明宗

明宗世本夷狄無姓氏父電為鴈門部將生子邈佶烈以騎射事太祖李克用也太祖養為子賜名嗣源以所將騎五百號橫衝都督擊虜從周由是李橫衝名重四方。同光元年梁唐相拒于河上李繼韜叛降梁莊宗謂曰繼韜以上黨降梁而梁急攻澤州吾出不意虜州以斷梁右臂可





乎嗣源曰夾河之兵久矣苟非出奇則大計不決乃以步  
 騎五千涉濟至鄆州襲破之梁軍攻破德勝南柵莊宗退  
 保楊劉王彥章攻鄆州嗣源擊梁軍追至中都擒彥章及  
 張漢傑彥章雖敗而段凝悉將梁兵屯河上莊宗未知所  
 嚮諸將多言乘勝以取青齊嗣源曰彥章之敗凝猶未知  
 使聞而發救兵渡黎陽數萬之衆舟楫非一日具也北去  
 汴州不數百里前無險阻方陣而行信宿可至汴州已破  
 段凝豈足顧哉郭崇韜亦勸之莊宗遣嗣源以千騎至汴  
 攻封丘門王瓚開門降莊宗後見嗣源大喜手攬其衣以  
 頭觸之曰天下與爾共之

天成元年

實同光四年

郭崇韜朱友謙以讒死嗣源名位高亦

見疑忌趙在禮反嗣源至魏軍變與在禮合莊宗崩入洛

即位易斬練以袞冕

遽得袞服見以見其廷詐

○七月安重誨殺馬延

于御史臺門

御史以糾百官殺人于臺門惡甚矣

○八月以象笏三十二賜

百官之無笏者

謂其甚

二年春正月更名亶○三月辛會節園群臣買宴

君臣

三年御札求直言

四年

五月朝群臣賀朔

見亂世舉非禮之不急者

長興元年

八月張延朗為三司使

三司使始於此





三年五月殺安重誨及妻張氏子崇贇崇緒

四年十一月秦王重榮以兵入興聖宮不克伏誅

君病不侍疾以

兵求立當誅故書伏誅帝崩年六十七

論曰嗚呼自古治世少而亂世多三代之王有天下者皆數百年其可道者數君而已况五代邪子聞長老為予言明宗雖出夷狄而為人純質實仁愛人於五代之君有足稱也嘗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豈足治天下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自初即位減罷宮人伶官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廣壽殿火災有司理之請加冊艘喟然歎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

邪歲嘗旱已而雪暴坐庭中詔武德司宮中無掃雪曰此天所以賜我也數問馮道等民間疾苦道等言穀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報上天吏有犯賊輒賞之死曰此民之靈也以詔書褒廉吏孫嶽等風示天下其愛人恤物亦有意於治矣其即位時春秋已高不邇聲色不樂遊畋在位十年於五代之君最為長世兵革粗息年屢豐登生民賴以休息然夷狄性果仁而不明屢以非辜誅殺臣下至於從榮父子之間不能慮患為防而變起倉卒陷以大惡帝亦由此飲恨而終當是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





其言曰為國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蝗虫不足懼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識者皆多澄言切中時病若從榮之變任園安重誨等之死可謂上下相徇而毀譽亂真之敝矣然澄之言豈止一時之病凡為國者不可戒哉

愍帝

愍帝明宗第五子從厚也為人形質豐厚明宗以貌類已

特愛之。長興二年徙鎮天雄明宗病甚遣召王子鄴明

宗崩即帝位

應順元年正月改元用樂。二月潞王從珂反。○三月安

從進叛殺馮贊朱弘昭自殺從進傳二首于從珂帝如衛

州不書帝崩者當於愍帝紀書

廢帝

廢帝鎮州平山人也本姓王氏母魏氏少寡明宗過平山掠得之有子已十餘歲明宗養以為子名曰從珂及長驍勇善戰明宗愛之自晉兵戰梁于河上從珂嘗立戰功臣宗呼其字曰阿三不徒與我同年其敢戰亦類我。明宗





立拜河中節度使封潞王時明宗春秋已高王於諸子次  
最長安重誨患之數請行軍法明宗不聽從重誨見殺乃  
為鳳翔節度使愍帝即位朱弘昭馮贇庸事徙王為北京  
留守王據城反

清泰元年三月愍帝出居衛州王以太后令降天子為鄂  
王及即帝位弑之

三年三月石敬瑭反。十一月契丹立晉楊光遠殺張敬  
達以軍叛降于契丹契丹及晉人至潞州帝崩年五十一

常自夢死晉高祖命葬其遺骨於敬瑭城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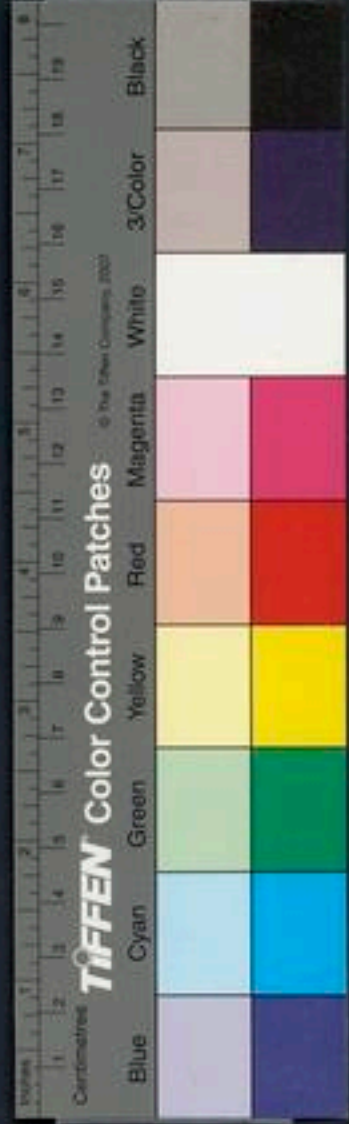
論曰嗚呼君臣之際可謂難哉蓋明者慮於未萌而前

知暗者告以將及之而不懼故先事而言則雖忠而不信  
事至而悔其可及乎重誨區區獨見潞王之禍而謀之  
不臧至於隕身赤族其隙自茲及愍帝之亡也宄於徽  
陵其上壠路人見者皆為之悲使明宗為有知其有  
愧於重誨矣哀哉

後晉本紀

高祖

高祖其父臬拔雜出於西夷自朱邪歸唐從晉王征伐有  
功官至洛州刺史生敬瑭其姓石氏不知其始也敬瑭沉  
厚寡言明宗妻以女末帝平公主嘗隸明宗帳下號左射軍





莊宗為劉鄩所掩敬瑄馳取之莊宗拊其背而吐之手嚼

以酥秋蘇爽趙在禮之亂明宗討之至魏而兵變明宗初

欲自歸于天子明已不及敬瑄曰豈有軍變於外上將獨

無事乎且猶豫者兵家大忌不如速行願得騎兵三百先

攻汴莊宗自洛後至而益頂明宗立拜保義軍節度使。

清泰元年復鎮太原來朝尔師潞王反愍帝出奔遇敬瑄

于道敬瑄幽帝于衛州

天福元年棧鎮天平敬瑄不受命謂其屬曰先帝受吾太

原使老焉今無故而遷是恩以吾反也且太原地險而粟多

吾當內檄諸鎮外求援於契丹桑維翰劉知遠等以為然

乃上表論廢帝不當立請立許王從益廢帝命張敬遠討

之敬瑄求援於契丹耶律德光入鴈門與唐兵戰敬遠大

敗敬瑄見德光約為父子十一月即位以幽涿薊檀順瀛

莫蔚朔雲雁新媯儒武寰州入于契丹。十二月御札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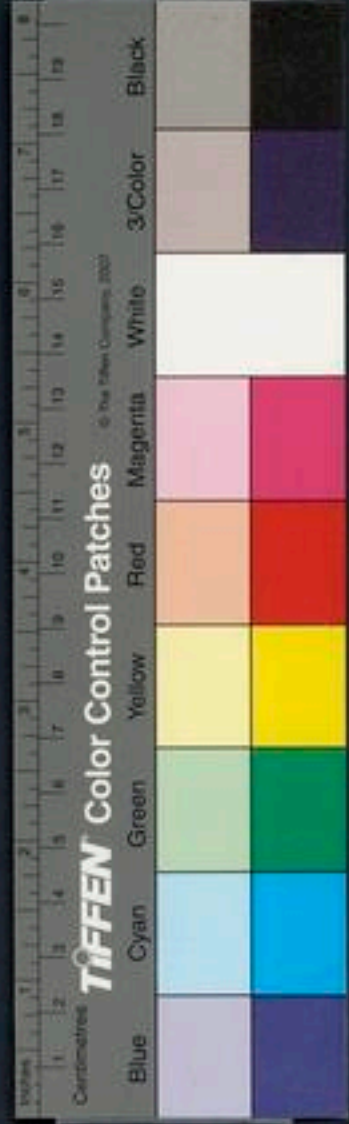
直言二年五月同

二年六月傳箭於符彥饒

三年二月諸鎮皆進物以助國成民以獻其上君臣同欲賄路公行。三月

禁造銅器。七月以皇業錢作受命寶天子當私貨。十一月

除鑄錢令





四年七月復禁鑄錢

五年又至始用二舞

七年六月帝崩年五十一

出帝

出帝父敬儒高祖兄也高帝六子五皆早死而重震幼故重貴得立高祖為契丹所立謀以一子留守太原契丹指重貴曰此眼大者可也遂拜太原尹天福三年冬封鄭王高祖崩即帝位使石德超以御馬二撲祭于相州之西山

夾狄之禮

八年三月寒食望祭顯陵丁南牲焚御衣紙錢焚衣野祭之類

○五月追封皇伯敬儒為宋王

○六月括借民粟殺藏粟者

○十月立馮氏為皇后馮氏於帝為叔母

開運元年正月北征

○三月籍民為武定軍率借民財

三年十二月杜威李守貞張彥澤以軍叛降于契丹彥澤犯京師殺祭維翰契丹滅晉

論曰嗚呼余書封子重貴為鄭王又書追封皇伯敬儒為宋王者豈無意哉禮兄弟之子猶子也重貴書子可矣敬儒出帝父也書皇伯者何哉出帝





立不以正而絕其所生也蓋出帝於高祖得為子  
而不得為後者高祖自有子也方高祖病抱其子  
重睿寘於馮道懷中而托之出帝豈得立邪晉之  
大臣既違禮廢命而立之以謂出帝為高祖子則  
得立為敬儒子則不得立於是深諱其所生而絕  
之以欺天下為真高祖子也禮曰為人後者為其  
父母服使高祖無子出帝得為後而立以正則不  
待絕其所生以為欺也故余書曰追封皇伯父  
為宋王者以見其立不以正而滅絕天性  
而後之以欺天下也

愍帝出奔高祖自鎮州朝京師遇愍帝于衛州議事未決  
左右欲兵之知遠擁高祖入室盡殺愍帝左右高祖將舉  
兵知遠與蔡維翰密為高祖謀盡殺之高祖即位拜河  
東節度使北京留守知遠從高祖起太原有佐命功自出  
帝立與契丹絕盟用兵北方常疑知遠動位已高幸晉多  
故而有異志每優尊之

開運四年契丹犯京師出帝北遷王遣王峻奉表契丹耶  
律德光呼為兒賜以木拐虜法粵之如中國凡挾峻還為  
王言契丹必不能有中國乃議建國二月張彥威等上牋  
勸進即帝位稱天福十二年○三月契丹遷開漢起大  
原而去





五月蕭翰避歸于契丹以李從益唐明宗子知南朝軍國事。六月敘李從益及其母于京師甲子至自太原戊辰改國號漢以漢高皇為高祖光武為世祖皆不祧。

乾祐元年正月帝崩年五十四

隱帝

隱帝高祖第二子承祐也乾祐元年二月即帝位

二年十一月郭威反宋廷溼叛附于威郭允明反帝崩蘇逢吉白敘漢亡

論曰嗚呼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爾古今不以為重也孔子未脩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主妄庸之史

其記爭先後遠近莫不以歲月一二數之其謂一為元亦未嘗有法蓋古人之語爾及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為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為重事自漢以後又名年以建元而正偽紛雜稱號遂多不勝其紀五代亂世其事無法而不合於理者多矣至年號乖錯以惑後世則不可不明初梁太祖以乾化二年遇弒明年末帝已誅友珪黜其鳳曆之號復稱乾化三年尚為有說至漢高祖建國黜晉出帝開運四年復稱天福十二年者蓋以愛增之私爾方出帝時漢高祖居太原嘗憤憤下視晉而晉以陽優禮之幸而未見其隙及契丹滅晉漢





五代史卷之一  
隱帝傳  
未嘗有赴難之意出帝已北遷方陽以兵聲言追之至  
土門而還及其即位改元而黜開運之號期用心可歎  
蓋其於出帝無復君臣之義而幸禍以為利者其素志  
也可勝嘆哉夫所謂有諸中必形諸外其見於是乎

後周本紀

太祖

太祖姓郭氏諱威邢州堯山人也少孤依潞州人常氏潞  
州李繼勳募勇敢士為軍卒威年十八應募勇氣好使酒  
以通書異補軍吏好讀圖外春秋畧知兵法漢高祖起兵  
太原即位拜威樞密副使高祖疾以隱帝詆威拜樞密使

時李守直趙思綰王景崇相次反隱帝遣白文珂常思等  
討之思綰乃使西督諸軍威居軍中延見賓客褒衣博帶  
及節旌行營帳中短後與士卒同將士皆歡樂威至河中  
治攻具破羅城守真死思綰景崇降隱帝勞威以玉帶威  
辭以破賊皆將相之賢帝悉召楊邠史弘肇蘇逢吉等皆  
賜之威又推功大臣請加爵賞及宗室方鎮由是濫賞遍  
天下乾祐三年拜鄴都留守以樞密使之鎮蘇逢吉謂樞  
密使不可以藩鎮兼領卒以樞密使行隱帝與李業等謀  
使郭崇殺威使者至威召魏仁浦謀於卧内仁浦勸威反  
倒用留守印為詔書詔威誅諸將校以激怒之將校憤然





效用十一月威舉兵渡河隱帝乃誅威家屬于京師郭允  
明弒隱帝于趙村威入京師縱火大掠率百官朝太后請  
立贊為嗣高祖弟十二月威伐契丹至澶州旋王峻遣郭  
崇紋贊于宋州太后制以威監國

廣順元年正月即位改元高祖弟○劉崇自立于太原高祖弟也○二

月寒食望祭于蒲地佛寺名

顯德元年正月帝崩年五十一

世宗

世宗諱榮本姓柴氏邠州龍岡人也幼從姑長太祖家以謹厚  
見愛太祖遂以為子器貌英奇善騎射通書史黃老周兵

起魏犯京師留榮守魏

顯德元年正月即帝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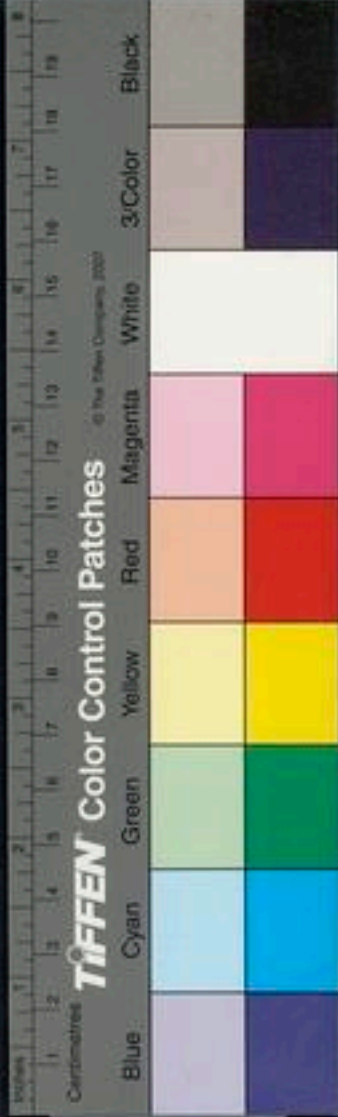
二年二月御札求直言○五月大毀佛寺禁民親無侍養  
而為僧尼及私度者○九月頒銅禁

五年三月克淮南十四州以江為界○七月頒均田圖○  
十一月作通禮正樂

六年四月取乾寧軍取益津關以為霸州取瓦橋關以為雄州○五

月取瀛州○六月帝崩年三十九

帝神武雄略一代英王留心政事摘伏辨姦駕馭豪傑  
文武參用然稟性傷於太察用刑失於太峻事行之後





五竹史卷之一 世宗 十一 金 小

多自追悔而降年不永美志不就悲夫舊史云

恭帝世宗第四子宗訓也世宗北取三關遇疾還京始封

宗訓為梁王及崩嗣位

七年正月鎮定三州奏契丹與劉延鈞合勢入寇帝詔

太祖北征晚至陳橋驛軍變擁逼南歸恭帝自內降制乃

禪位時正月五日舊史云

論曰嗚呼五代本紀備矣備謂喪亂之君臣之際可勝

道哉梁之友珪反父弒唐之克寧叔父殺而殺存義殺其姪

則父子骨肉之恩幾何其不絕矣太妃薨而輟朝姪

三年立劉氏莊宗同馮氏為皇后出帝初年則夫婦之美姪

何其不乖而不至於禽獸矣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出帝初年

居喪改元而用樂愍帝初年殺馬延明宗大及任園天成年

禮樂刑政幾何其不壞矣至於賽雷山同光二年傳箭天成年

五年而撲馬出帝初年則中國幾何其不夷狄矣世宗區區

五六年間取秦隴顯德二年平淮右五年復三

關益津關瓦橋關威武之聲震懾夷夏而方內迄

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脩通禮定正樂議刑統其制作

之法皆可施於後世其為人明達英果論議偉然即位

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之錢

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

五竹史卷之一 十一 金 小





為妄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  
况銅像豈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唐  
元稹均田圖慨然歎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  
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  
下之田其親為志意豈小哉其伐南唐問宰相李穀以  
計策後克淮南出穀疏使學士陶穀為替命盛以錦囊  
嘗置之坐側其英武之材可謂雄傑及其虛心聽納用  
人不疑豈非所謂賢主哉其比取三關兵不血刃史家  
猶譏其輕社稷之重而倖倖一勝於倉卒殊不知其料  
疆弱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裝冊得不可失之機此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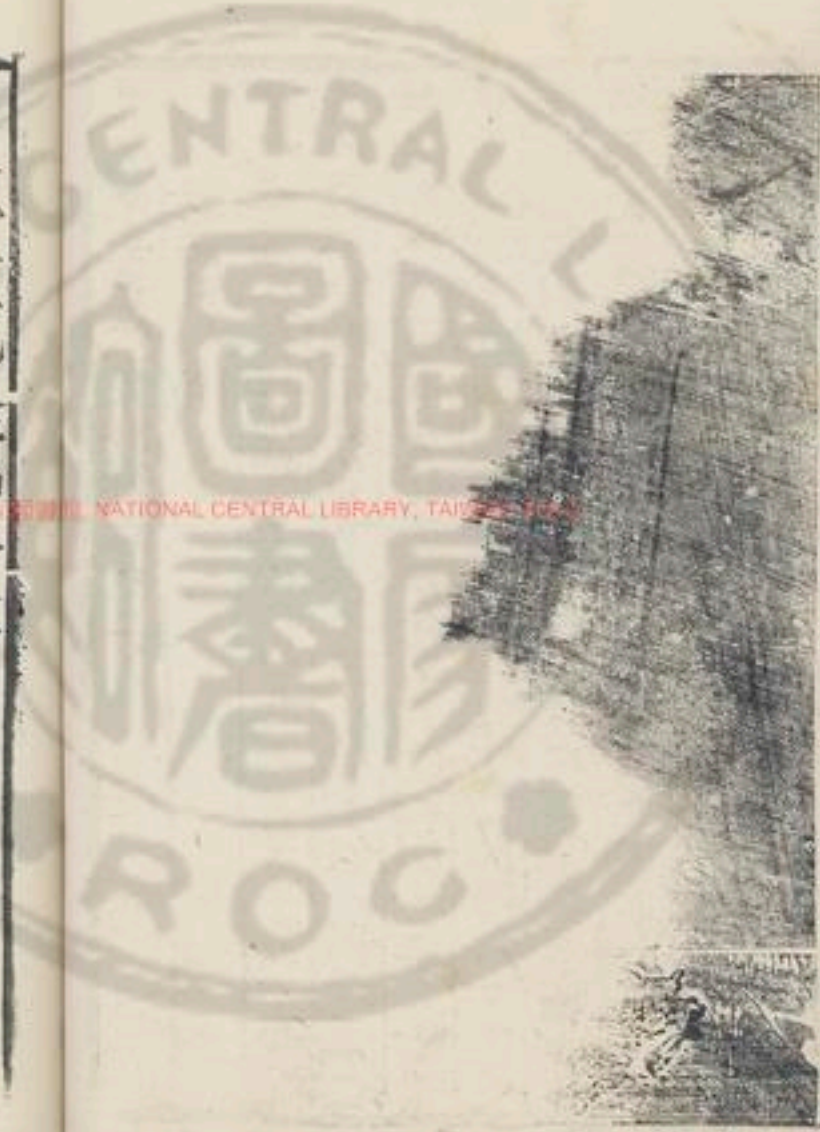
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誠非史氏之所及也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二

後梁家人傳

梁之惡極矣自起盜賊至於亡唐其遺毒流于天下豪傑並起孰不欲戡刃於首然卒不能少挫其鋒以得志梁之無敵於天下可謂虎狼之強矣及其敗也因一二女子之娛至於洞胷流腸剖若羊豕禍生父子之間乃知女色之能敗人矣自古女禍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身苟免矣猶及其子孫雖遲速不同未有無禍者也然原其本末未始不起於亥巳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梁之家事詩所謂不可道者至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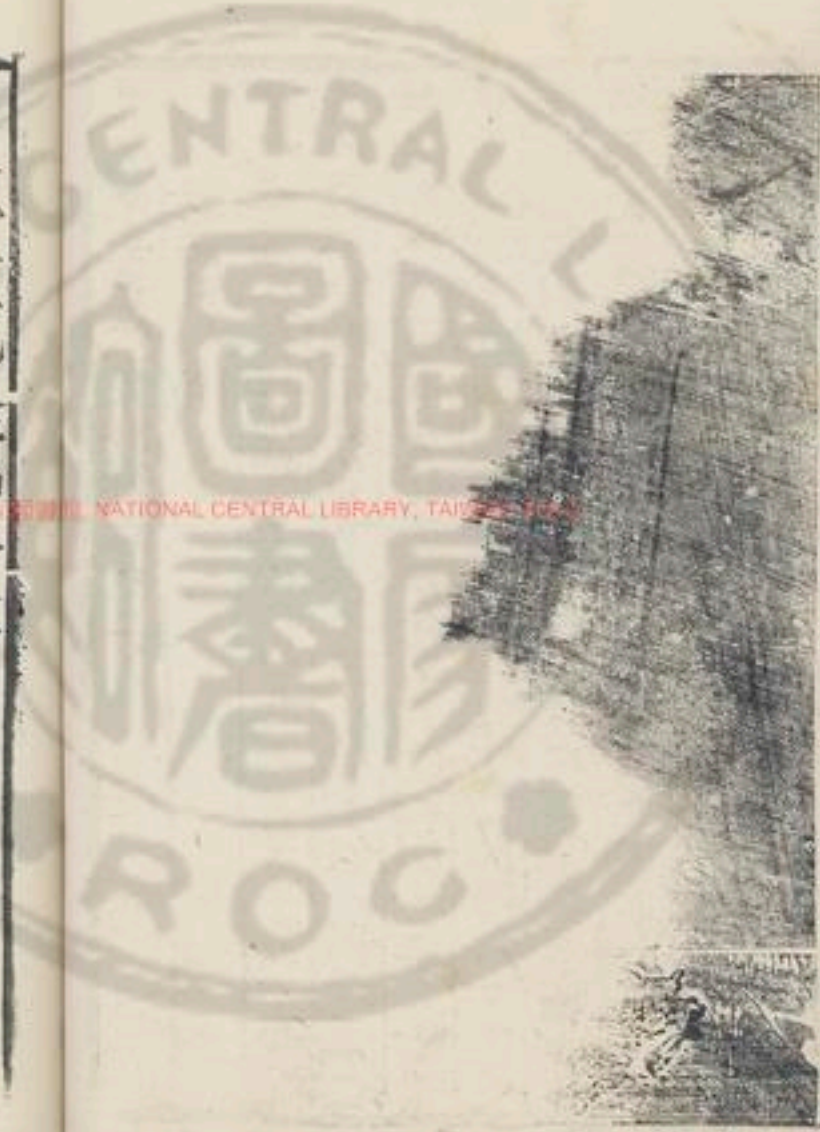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二

後梁家人傳

梁之惡極矣自起盜賊至於亡唐其遺毒流于天下豪傑並起孰不欲戡刃於首然卒不能少挫其鋒以得志梁之無敵於天下可謂虎狼之強矣及其敗也因一二女子之娛至於洞胷流腸剖若羊豕禍生父子之間乃知女色之能敗人矣自古女禍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身苟免矣猶及其子孫雖遲速不同未有無禍者也然原其本末未始不起於亥巳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梁之家事詩所謂不可道者至唐





王仁女卷之二 梁太后  
晉以後親踈嫡庶亂矣

文惠皇后王氏

梁太祖母后王氏生三子曰全昱曰存次太祖后少寡携三子傭食劉崇家太祖鎮宣武置酒太夫人前舉觴為壽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忝先人也后曰汝可謂英隼然行義業必如先人朱二兄與汝俱從黃巢獨死蠻嶺其孤在午溝汝今富貴不念之乎太祖乃召存諸子歸太祖即位追尊文惠皇后

元貞皇后張氏

太祖少以婦聘之生末帝封魏國夫人后

賢明精悍動有禮法雖太祖剛暴亦嘗畏之太祖每以外事訪之后言多中太祖時時暴怒殺戮后嘗救護人賴以全太祖嘗出兵行至中途后意以為不然馳一介召之如期而至。太祖破朱瑾納其妻以歸后見瑾妻悽然泣下曰若不幸汴州失守妾亦如此矣言已又泣太祖為之感動乃送瑾妻為尼卒追謚元貞皇太后已死太祖始為荒淫卒以及禍

博王友文

友文太祖養子也本姓友珪太祖與逆旅婦人野合而生也辨黠多智友文多材藝太祖即位嫡嗣未立心獨屬友





文太祖自張后崩無繼室諸子在鎮皆邀其婦入侍友文妻王氏有色尤寵之太祖病久王氏與張氏數友文妻專房侍疾太祖謂王氏曰汝之東都召友文來吾與之決時獨守東京乃以友文為萊州刺史友文懼見韓勅計事勅隨友文夜三鼓斬關入寢中馮廷諤友文親文以劍犯太祖洞其腹腸胃皆流友文秘喪殺友文後袁象先以禁兵入宮友文使廷諤刃其妻及已

康王友孜

友孜太祖第八子目重瞳嘗自負當為天子使刺客夜入寢中末帝方寐夢人害已既寤聞榻上寶劍鎗然有聲乃索寢

中得刺客殺之遂誅友孜由此遂踈弱宗室信任趙巖漢傑以至亡

論曰嗚呼春秋之法是非與奪之際難矣哉或問梁太祖以臣弑君友文以子弑父一也太祖即位踰年改元春秋之法皆以君書而友文不得列於本紀何也且父子之惡均而奪其子是與其父也豈春秋之旨哉予應之曰梁事著矣其父之惡不待予奪其子而後彰然末帝之志不可以不伸也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者國之臣子任其責予於友文之事所以伸討賊者之志也

後唐太祖家人傳

後唐太祖家人傳





正室劉氏

太祖正室劉氏封秦國夫人明敏多智略習兵機嘗教侍妾騎射以佐太祖太祖追黃巢還過梁梁王邀置酒夜以兵攻之左右有先脫歸者以難告夫人神色不動立斬告者陰召大將謀保軍以還遲明太祖還軍欲舉兵擊梁夫人曰公本為國討賊今梁事未暴而反兵相攻天下聞之莫分曲直不若斂軍還鎮自訴于朝太祖從之。梁圍太原晉兵屢敗李存信勸太祖亡入北邊收兵以圖再舉夫人罵曰存信代北牧羊兒耳安足與計成敗且公嘗笑王行瑜奔邠州走卒為人禽昔公亡在韃靼幾不能脫賴天下多故乃得南歸屢敗之兵散亡無幾一失其守誰肯從公北邊其可至乎太祖悟乃止

皇后劉氏

莊宗皇后劉氏父劉叟表建豐得后納之晉宮太后賜莊宗生子繼及莊宗愛之遂尊寵其父詣魏宮上謁然劉氏與諸夫人爭寵以門望相高因大怒命笞劉叟于宮門莊宗即位欲立劉氏未發郭崇韜希旨言劉氏當立遂冊為皇后莊宗自滅梁志意驕怠宦官伶人亂政后用事於中好聚斂遣人為商賈四方貢獻必分為二一以上天子一以入中宮宮中貨賄山積唯寫佛書鑲賂僧尼而莊宗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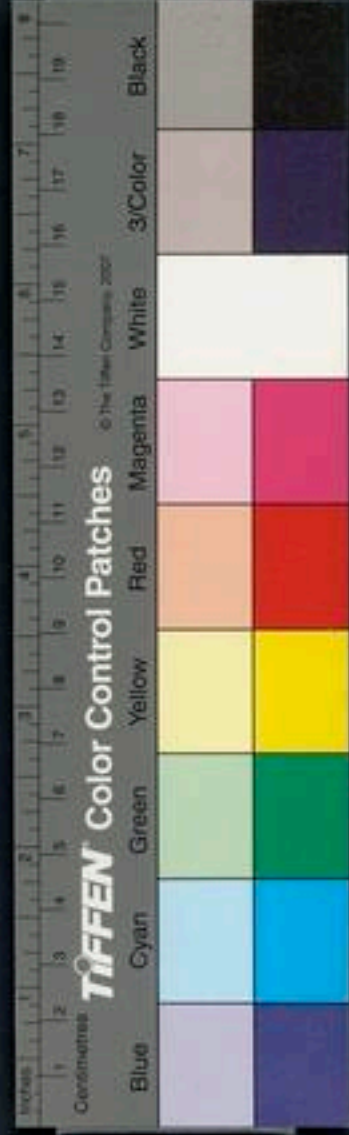
此亦佞佛。同光三年秋大水兩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師賦調不充六軍往往殍踣乃預借明年夏秋租稅百姓愁苦莊宗與后荒于畋遊時大雪軍士寒凍金鎗衛兵萬騎所至責民供給壞什器徹廬舍焚之縣吏懼竄山谷明年三月客星犯天庫有星流于天棊占星者言御前有急兵宜散積聚以禳之宰相請出庫物給軍后不肯曰吾夫婦得天下雖因武功亦有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及趙在禮作亂出兵討魏始出物資軍軍士詬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為莊宗幸汴軍士離散莊宗見從官執兵仗者勞曰適報魏王平蜀得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對曰陛下

與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郭從謙及莊宗中流矢崩后與李存渥效至太原削髮為尼明宗入賜死

○唐自朱邪得姓而為李氏得國而為晉得天下而為唐其始出於夷狄而終以亂亡故其世次不可詳見其可見者曰太祖四第八子五孫三世而絕

克寧 太祖弟

克寧居兄弟中最賢太祖病召莊宗屬張承業與克寧太祖朋黨宗即位告克寧曰兒年孤稚恐不足當大事叔父勳德俱高先王嘗任以政敢以軍府煩季父以待兒之有立克寧曰吾兄以兒屬我誰敢易之因北面再拜初太祖





起雲朔得驍勇之士養為子而與英家戰爭卒成霸業諸  
養子麾下皆有精兵恃功自恣嘗見優假及新王立或託  
疾不朝或見而不拜養子存顯存實謂克寧曰兄亡弟及  
古之道也以叔拜姪理豈安乎人生富貴自當取之克寧  
曰吾家三世父慈子孝先王土宇苟有所歸吾復何求克  
寧妻孟氏剛悍存顯等各遣妻入說孟氏數迫克寧克寧  
仁而無斷惑於群言幸臣史敬鎔見太后告克寧與存顯  
謀執王及太后以降梁莊宗召承業告曰季父所為如此  
然骨肉不可自相魚肉吾當避賢路以紓禍於吾家承業  
等因請誅之

存義太祖子  
莊宗弟

存義娶郭崇韜女時妖人楊千郎用事自言有墨子術能  
役使鬼神化冊砂水銀莊宗頗神之其妻出入宮禁存義  
往往朋淫其家及崇韜被族莊宗遣宦官陰察外議而宦  
官因欲盡誅崇韜親黨乃誣存義過千郎家號泣為婦翁  
稱冤莊宗怒誅之

繼岌莊宗長子

繼岌同光三年封魏王伐蜀為行營都統郭崇韜為招討  
使自出師至降王衍凡七十五日兵不血刃用兵之易未  
有如此繼岌雖為都統而軍政號令一出崇韜及破蜀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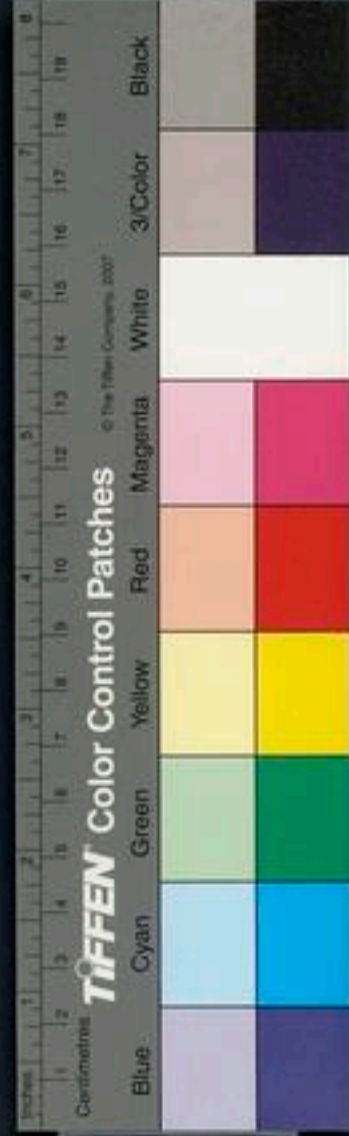
韜日次軍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惟大將晨謁  
牙門闐然已而宗弼率蜀人請崇韜鎮蜀莊宗遣宦官馬  
彥珪視崇韜去就時兩川新定孟知祥未至崇韜遣任圜  
等招集恐後生變故師未即還彥珪將行劉皇后為教與  
繼安使殺崇韜遂班師至興平聞明宗及至渭南左右皆  
渭繼安徘徊泣下謂李環曰吾道盡途窮子當殺我環遂  
殺之

後唐明宗家人傳

淑妃王氏

明宗淑妃王氏餅家子也有美色號花見羨以曹梁故將

劉鄩為侍兒後明宗納之議立皇后而曹氏當立曹氏謂  
曰我素多病而性不耐煩妹當代我王氏曰后帝匹也至  
尊之位誰敢干之乃立曹氏為皇后王氏為淑妃明宗病  
妃專用事殺安重誨秦王從榮皆與焉石敬瑭兵犯京師  
妃與許王從益後宮生子匿鞠院妃母之者置遷都汴以妃子母置  
官中封從益郟國公以奉唐祀契丹犯京師乃召從益委  
以中國從益子母逃於徽陵域中使者迫之遂以從益權  
知南朝軍國事漢高祖擁兵而南從益召高行周等為拒  
行周不至乃謀閉城自守妃曰吾家亡國之餘安敢與人  
爭天下乃上書迎漢高祖高祖聞其嘗召行周乃遣郭從





義入京師殺妃母子妃臨死呼曰吾家子母何罪何不留  
吾兒使每歲寒食持一盃飯酒於明宗墳上聞者悲之

從璟明宗子

從璟從莊宗戰有功明宗軍變于魏莊宗謂曰爾父於國  
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為亂軍所逼爾宜往宣朕  
意從璟至衛州為元行欽所執從璟呼曰我父為亂軍所  
逼公等不亮其心我不至魏願歸衛天子行欽釋之莊宗  
如汴將士多亡獨從璟不去莊宗聞明宗已渡黎陽復欲  
遣從璟通問行欽以為不可遂殺之

**論曰**嗚呼無父鳥生無君鳥以為生世之言曰為忠孝

者不兩全夫豈然哉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  
節豈不相為用而又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已蓋以其  
私則兩害以公其義則兩得其父以兵攻其君為其子者  
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可也身居君所則從君居父所則  
從父其從於君者必辭其君曰子不可以射父顧無與  
兵焉則又號泣而呼其父曰盍捨兵而歸我君乎君敗  
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  
不可射也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待  
罪於君赦已則終喪而事之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  
者莫如孔孟其於父子君臣之際詳矣使不幸而遭焉





其亦如是而已矣從璟之於莊宗知所從而得其死矣  
哀哉

秦王從榮 明宗子

從榮為人輕雋而鷹視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浮薄之徒日進諛佞以驕其心明宗不能裁制嘗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業對曰有暇讀書與諸儒講論經義明宗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須頑儒端士乃可親之汝將家子文章必不能工傳於人口徒取笑也吾老矣於經義雖不能曉然喜聞之其餘不足學也是歲封秦王受冊朝太廟明宗召大臣議立太子事從榮入白曰臣聞奸人欲立臣為

太子臣實不願也出見范延光趙延壽等曰諸公議立吾

為太子是欲奪吾兵柄

特判六軍諸衛事

幽之東宮耳延光等患

之乃加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言元帥或統諸道專

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請自節度以下凡領兵

職者皆具橐鞬以軍禮庭參其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

初見亦如之其後許如容禮凡元帥府文符行天下皆用  
帖升班在宰相上嘗命容為試作征淮檄陳已平一天下  
之意將相大臣見從榮權位益隆而輕脫如此皆知其禍  
莫敢言者明宗疾從榮入問起居見帝已不知人乃謀兵  
入宮馮贇入見曰從榮及已攻端門明宗問朱弘昭等對





五代史卷之二十一 唐廢帝傳 九 僉 充  
曰實有之明宗命以兵守諸門從榮擁兵叩端門左掖門  
皆閉乃走歸河南府兵潰皇城使安從益殺之明宗聞其  
死悲咽幾墮於榻絕而蘇者再馮道率百寮入見明宗曰  
吾家事至此君臣相顧泣下沾襟從榮死六日而帝崩

後唐廢帝家人傳

重美廢帝子

重美幼而明敏如成人廢帝即位封雍王石敬瑭及廢帝  
如河陽重美守京師居民出城以窺門者禁止之重美曰  
國家多難不能與民為主而禁其避禍可乎因縱民出晉  
兵將至劉后積薪將焚其宮室重美曰新天子至必不露

居他日重勞民力取怨身後耳后以為然廢帝自焚后及

重美俱死

論曰嗚呼家人之道不可不正也夫禮者所以別嫌而  
明微也五代之際君君臣臣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廟  
朝廷人鬼皆失其序唐一號而三姓周一號而二姓唐  
太祖莊宗為一家明宗愍帝為一家廢帝為一家周太  
祖為一家世宗為一家別其家而同其號者何哉唐從  
其號見其盜而有也周從其號與之也而別其家者昭  
穆親疎之不可亂也號可同家不可不別梁博王友文  
之不別何哉善禍本也梁太祖之禍自文文始存之所





五代史卷之二十一  
唐宗室傳  
十  
以戒也

後晉家人傳

高祖皇后李氏

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女也出帝尊為皇太后馮后用事太后數訓戒之出帝不從乃及于敗耶律德光已降晉兵遣張彥澤先犯京師太后與帝欲自焚嬖臣薛超止之范質為帝草降表又為太后表陳謝德光入京師封帝負義侯遷于黃龍府舉族從帝而北太后疾亟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佛寺無使我為虜地鬼也

出帝皇后馮氏

出帝皇后馮氏高祖為重胤娶封吳國夫人重胤卒高祖崩出帝納為后契丹犯京師暴帝之惡曰納叔母於中宮亂人倫之大典后隨帝北遷求帝之辱數求毒藥以死而藥不可得

論曰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同宗之子為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後世閭閻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偽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為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為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疎之屬





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真絕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絕之是太偽也聖人以人道莫大於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諱哉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為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偽可以為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為人之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恩有屬於義故降其服以期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敬儒絕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絕之蓋亦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為也晉氏起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邪律德光為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為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

後漢家人傳

周太祖敗漢兵而隱帝遇弒太祖入京師白太后

高祖立李后

漢嗣遣馮道高祖弟賀崇之子道揣太祖意不在贊謂曰公此

舉由衷乎太祖指天為誓道既行謂人曰吾平生不為謬





語人今謬語矣贊至宋州太祖自澶州為兵擁還京師贊  
以幽死詳見馮初贊自徐入也以鞏廷美楊溫守徐州及  
聞贊不得立乃閉城拒命廣順元年王彥超克徐州廷美  
等見殺

論曰嗚呼予既悲湘陰公贊之事

太祖監國漢太  
后下詰封之又嘉

鞏廷美楊溫之所為贊於漢世非嫡長特以周氏移國  
畏天下而難之當是時天下皆知贊之必不立也然廷  
美溫區區為贊守孤城以死何愧於死節之士哉然史  
氏不著不知其何以死也當王彥超之攻徐州周堂遣  
人招廷美等予得其詔書皆言廷美等納欵於周後拒

罪而復叛然疑狀亦不見皆不可知也予嘉入之忠而  
悲其志不得列於死節之士惜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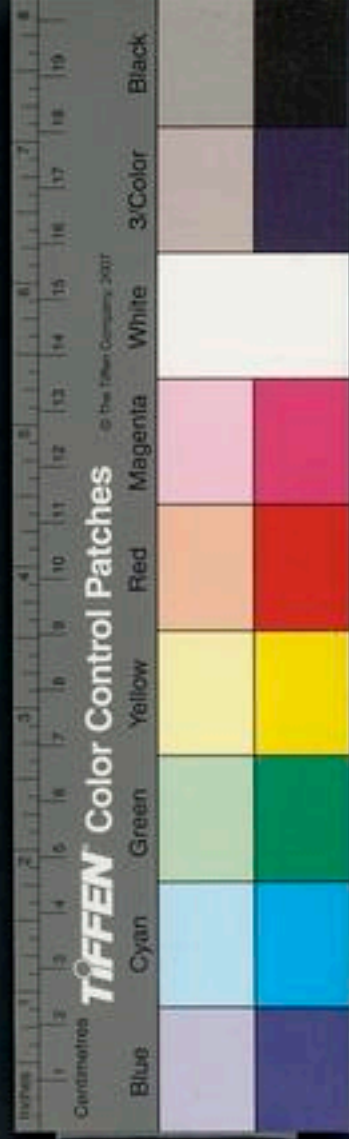
後周太祖家人傳

皇后柴氏

太祖一后三妃聖穆皇后柴氏邢州人與太祖同里遂以  
歸焉太祖徵時喜飲博任俠不拘細行后常諫止之太祖  
狀貌奇偉后心知其貴人也事之甚謹及太祖即位后已  
卒追冊為皇后

後周世宗家人傳

周太祖皇后柴氏無子養后兄守禮之子以為子是為世





宗守禮居洛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第以元舅禮之

論曰嗚呼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為天子而瞽叟殺  
人則棄天下竊負之而逃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無至  
公舜可弃天下不可刑其父此為世立言之說也然事  
固有不得知其意者多矣蓋天子有宗廟社稷之重百  
官之衛朝廷之嚴不幸有不得竊而逃則如何而可讀  
周史見守禮殺人世宗寢而不問蓋進任天下重矣而  
子欲其父亦至矣故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其  
所以合於義者蓋知權也君子之於事擇其輕重而處  
之耳失刑輕不孝重也刑者所以禁人為非孝者所以

教人為善其意一也孰為重刑一人未必能使下無殺  
人而殺其父滅天性而絕人道權其所謂輕重者則天  
下雖不能弃而父亦不可刑也然則為舜與世宗者宜  
如何無使瞽叟守禮至於殺人則孝矣然有不得如其  
意則擇輕重而處之世宗知權明矣

皇后符氏

世宗皇后符氏父魏王彥卿后世王家出於將相之貴明  
果有大志初適李守貞子崇訓有術者善聽人聲守貞出  
家人使聽之術者聞后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貞曰吾  
婦猶為天下母吾取天下何疑於是決及及守貞敗崇訓





自殺家人后走匿以懼慢自蔽及漢兵入其家后儼然坐堂上顧軍士曰郭公與吾父有舊汝輩無犯我軍士見之不敢迫太祖聞而奇之世宗性特英銳聞后如此遂納為繼室世宗即位后為皇后

論曰嗚呼至公天下之所共也其是非曲直之際雖父愛其子亦或有所不得私焉當太祖舉兵于魏漢遣劉銖誅其家族於京師酷毒備至後太祖入立遣人責銖銖辭不屈太祖雖深哀之然以銖辭直終不及其家也及追封妻子之被殺者其言深自隱痛之而已不敢有非漢之辭焉蓋知其曲在己故略存其辭以見周之有

愧於心矣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二







五竹先生卷之二  
周后文氏  
十五  
余

國立中央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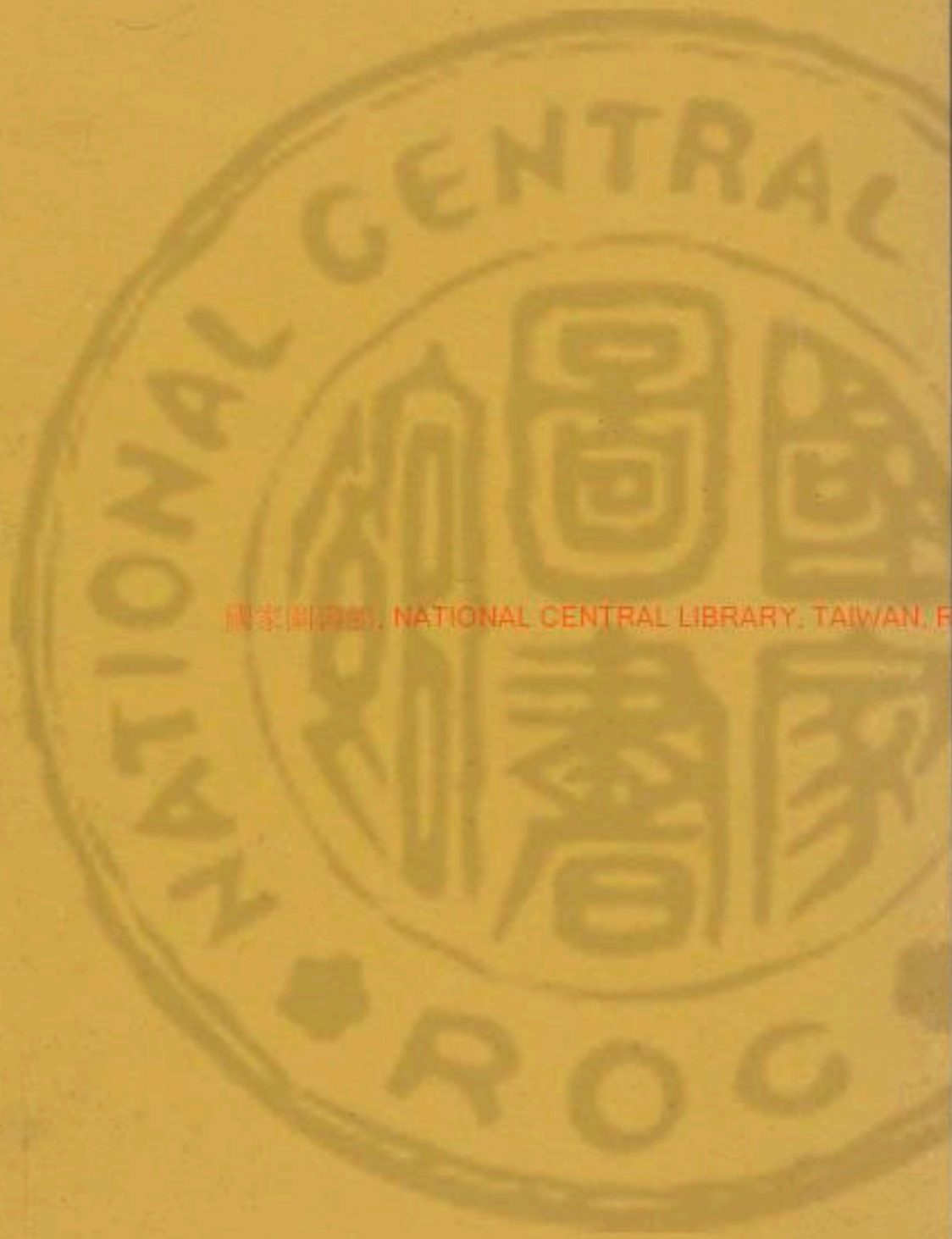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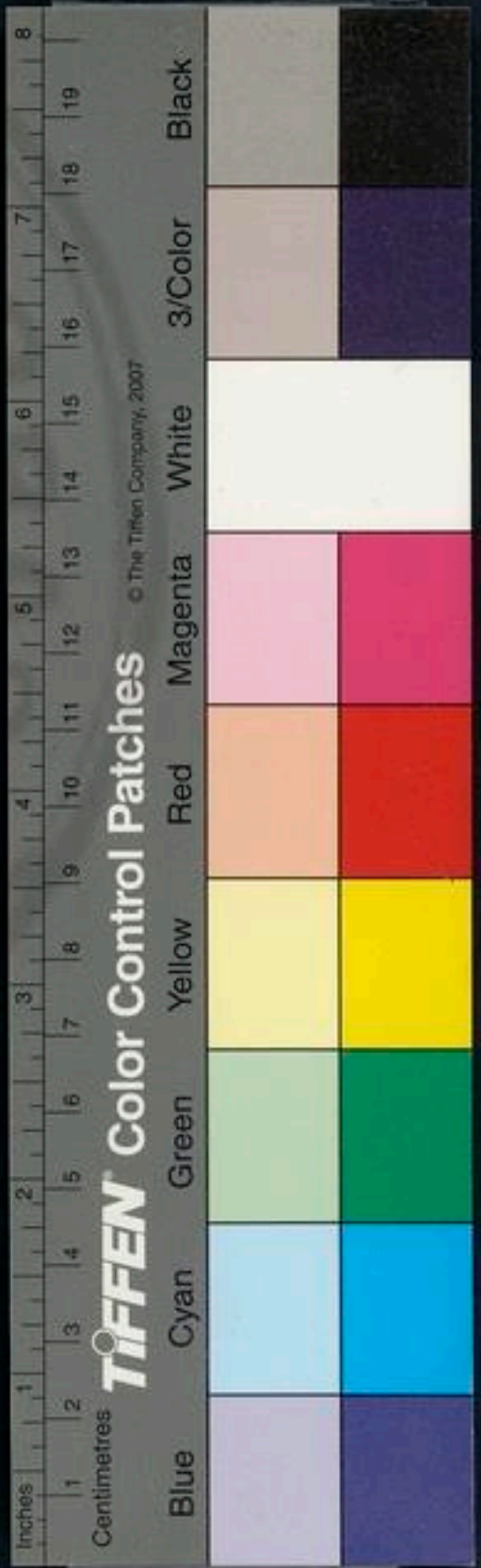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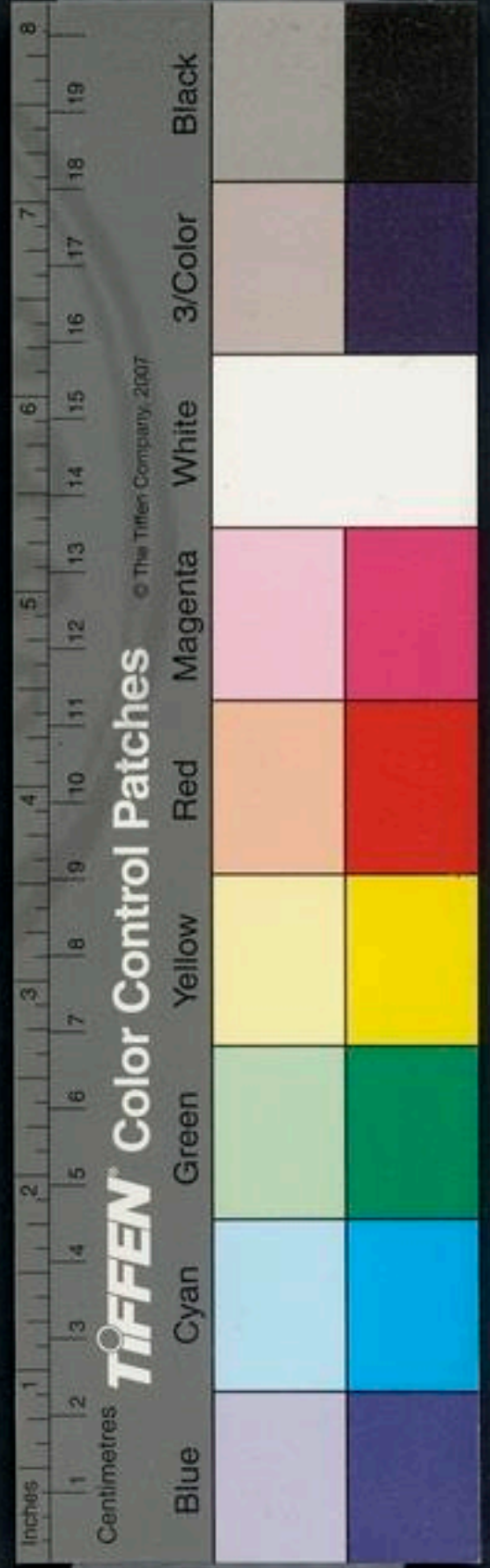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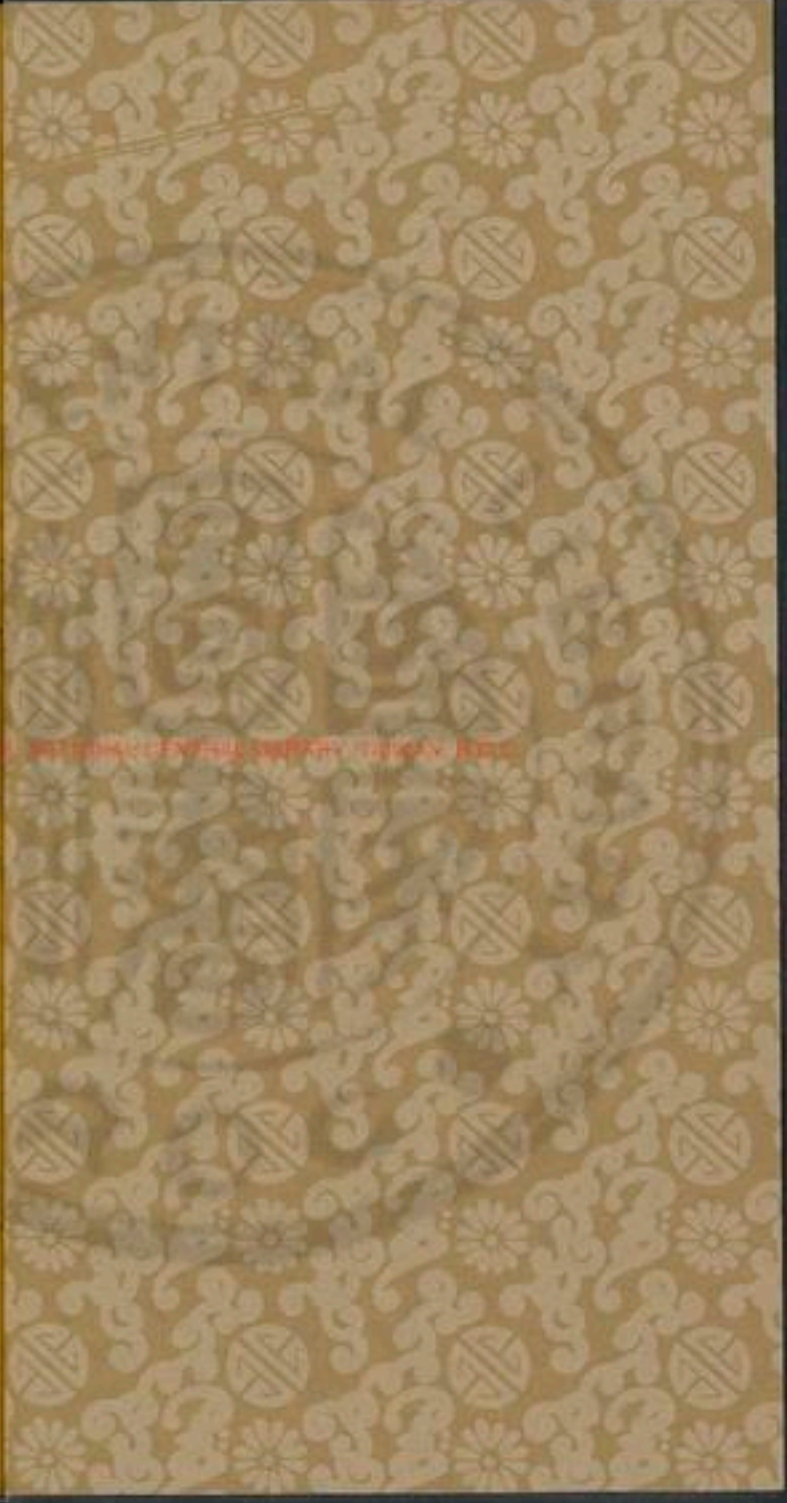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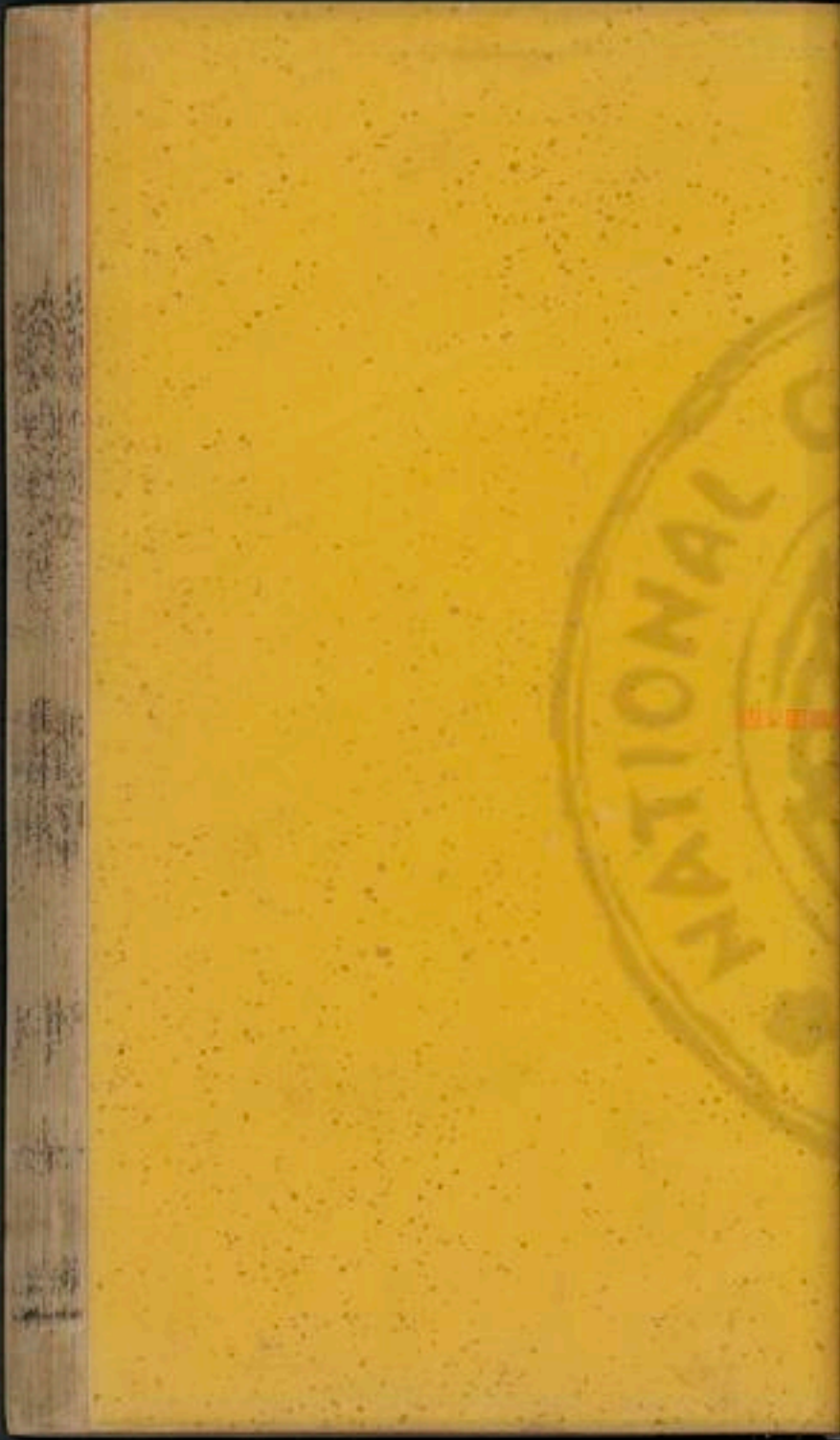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UNIVERSITY OF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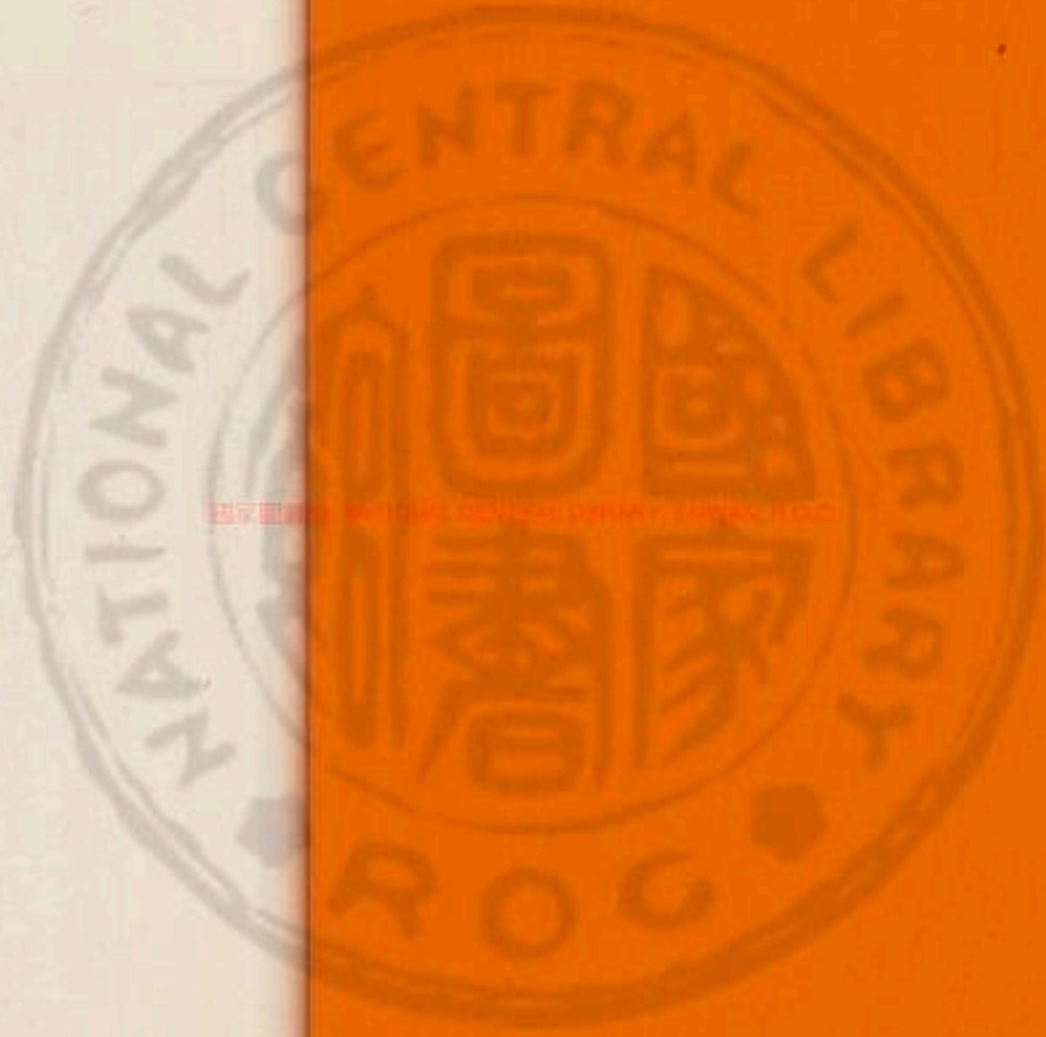








228793 v.1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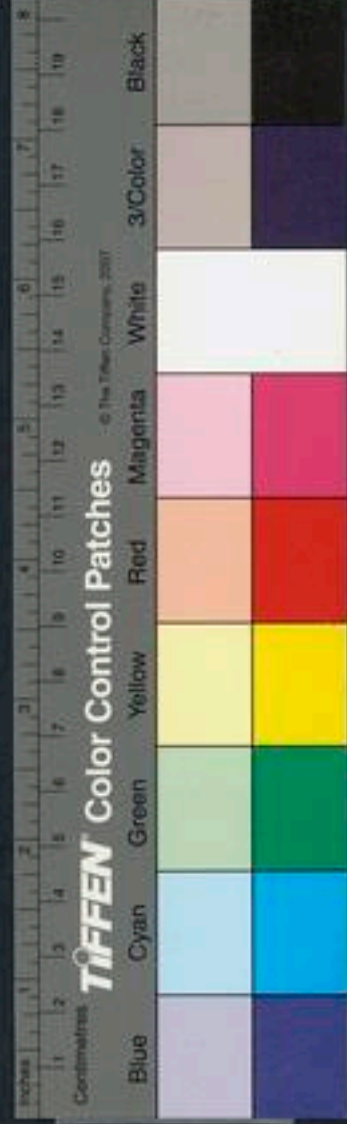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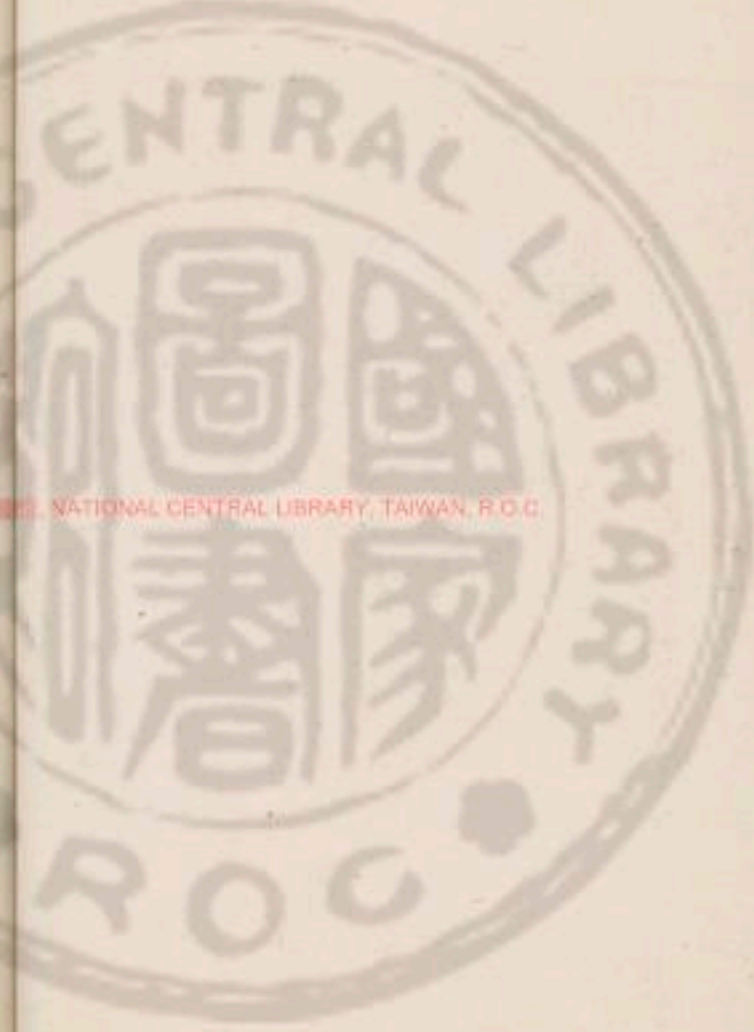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三

後梁臣傳

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無一人僅有之耳余得死節之士三人其仕不及于二代者以國繫之作梁唐晉漢周臣傳其餘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者作雜傳夫入于雜誠君子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詳其善惡焉

敬翔

翔字子振容大梁為人作戕刺傳之軍中所作皆俚俗語太祖愛之問曰聞子讀春秋所記何事翔曰諸侯戰爭之





事太祖曰兵法可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太祖與蔡人戰汴翔為太祖謀晝夜中太祖喜以得翔之晚望之冀試翔謀為多。太祖即位以唐樞密院故用宦者乃改為崇政院以翔為使遷金鑾殿太學士。翔深沉有大略從太祖用兵三十餘年細大之務必關之翔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得休息。友珪立以翔舊臣口出其圖已乃以李振代翔為崇政使。末帝即位趙巖用事晝盡失河北與晉相拒楊劉翔曰故時河朔半在以牛帝之武御貔虎之臣猶不得志於晉今晉日益強梁日亡血削陛下與計事者非其近習即親戚

之私而晉攻楊劉李亞子自薪渡水為士卒先陛下委蛇守文以儒雅自喜遣賀瓌為將豈足當彼餘鋒乎王彥章敗段凝握精兵顧望不來翔曰臣今為相實宋氏老奴爾事陛下如郎君今凝不來敵勢已迫臣請先死不忍見宗廟之亡及莊宗入汴李振邀翔入見翔曰李振謬為丈夫矣何面目入梁建國門乎乃自經卒

朱珍

珍為太祖翔立軍制選將練兵甚有法梁敗黃巢破秦宗權東并兗鄆常勇出諸將後因斬唐宿太祖執殺之

龐師古



師古專太祖為將出兵必受方略與葛從周攻楊行密于淮南營清口地勢卑或請就高為柵師古以非太祖命不聽及淮人決水浸之請者告白淮人決河上流水至矣師古以為搖動士卒斬之已而水至兵不能戰遂見殺

論曰嗚呼兵之勝敗豈易言哉梁兵強於天下而吳人號為輕弱然師古再舉擊吳輒再敗以死其後太祖自將出光山攻壽春然亦敗也蓋自高駢死唐以梁兼統淮南遂與孫楊爭孫楊凡三十年間三舉而三敗以至彊遭至弱如此此不可以理得也兵法固有以寡而敗衆以弱而勝強者顧冥豈足以知之哉豈非適與其

機會邪

葛從周

從周字通美少從黃巢敗降梁後太祖遣略地山東五日而下三州濬州 鄆州 滑州○太祖遣攻劉守文于滄州以蔣暉監其軍暉語諸將以燕兵不可迎戰宜縱入城而後取之從周怒曰兵在上將豈監軍得言且暉之言乃常談爾勝敗之機在吾心暉豈知之乃逆仁恭戰于老鴉提敗之太祖即位拜上將軍

寇彥卿

彥卿字俊臣開封人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鍾工騎





射好書史善伺太祖意太祖曰敬翔劉捍寇彥卿皆天為  
我生之賜以所乘愛馬一丈匹太祖聞鳳翔彥卿為排陣  
使乘馬馳突陣前太祖曰真神將也。太祖遣奉表昭宗  
迫請遷都彥卿悉徙長安居人以東人皆拆屋為棧浮渭  
而下道路號哭罵國賊崔胤朱溫使我至此昭宗顧瞻陵  
廟傍徨不忍去謂左右為俚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  
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遣人告太祖以何皇后有娠願留  
華州待冬而行太祖怒顧彥卿曰汝趨官家來不可一日  
留也即日迫上道太祖即位拜感化軍節度使

劉鄩

鄩密州人少事王師範師範敗降梁太祖以為元從都押  
衙是時太祖將吏皆功臣舊人鄩一旦以降將居其上及  
諸將見鄩皆用軍禮鄩居自如太祖益奇之末帝時為開  
封尹莊宗入魏鄩以太原可襲乃結草為人執旗幟以驅  
負之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關襲太原至樂平遇雨不  
克進末帝以書責鄩鄩報曰晉兵銳未可擊請人給米十  
斛米盡則敵破矣末帝怒遣擊其軍鄩召諸將坐之軍門  
人以河水一杯飲之諸將或飲或辭鄩曰一杯之難猶若  
此滔滔河流可盡乎莊宗與諸將謀曰劉鄩學六韜善以  
機變用兵本欲示弱以襲我今見迫志求速戰乃聲言歸





五什史卷之三  
晉書  
太原命符存審守魏潛兵貝州郭果報末帝曰晉王西歸  
魏無備可擊乃以兵萬人攻魏莊宗自貝州返趨擊之郭  
忽見晉軍驚兵稍却追至故元城莊宗與符存審為兩方  
陣夾之郭為圓陣以禦晉人兵再合郭大敗河朔皆入於  
晉後段疑諸郭醜之

牛存節

存節字替正青州人事諸葛爽爽卒存節顧其徒曰天下  
洵當得英雄事之乃歸梁。從康懷英攻潞州以兵歸  
至天井關聞晉攻澤州存節曰吾行雖不受命然澤州要  
害不可失也諸將不欲救之存節曰事急不赴豈曰勇乎

年策而先士卒隨之及入城晉人穴地道攻之存節選勇  
士亦穴地應之晉解去。遷匡國節度使同州水賊無并  
始劉知俊叛梁以渴不能守而走朱友謙叛梁與岐合圍  
持久欲以渴疲之存節禱而擇地鑿井八十水井可食友  
謙不能下及梁晉相距于河上存節病瘠治軍督工未嘗  
言病病革歸平

楊師厚

師厚潁州人從晉奔梁梁攻王師範師厚戰臨胸擒偏將  
八十人為天雄節度使梁太祖與晉戰河北乃為招討使  
悉領梁之勁兵矜倨難制復置銀槍效節軍友珪欲圖之





五代史卷之三十一 太祖本紀 五 僉 進  
召師厚計事其吏勸勿行師厚自吾二十年不負朱家今  
雖往無知我何乃以勁兵二萬朝京師末帝謀計友珪問  
於趙巖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公得一言諭禁軍吾事  
立辦末帝使希腹心師厚遣其將見袁象先計事卒殺友  
珪末帝封師厚鄴王詔書不名事無巨細皆諮之已而卒  
末帝為之愛加其於宮中

賀瓌

瓌字光遠濮州人人事朱宣為指揮使梁太祖攻朱瑾于兗  
州瓌救之趨待賓館以六壬占之得斬關卦名以為吉乃  
選兵夜馳百里期至待賓以逆瓌擊敗之降其卒三千是

日大風揚沙蔽天太祖曰天怒我殺人少邪即盡殺降卒  
而繫瓌瓌感太祖不殺誓以身自效。晉取劉鄩瓌與謝  
彥章有隙伏甲殺之莊宗曰將帥不和梁亡無日矣乃以  
輕兵襲濮州瓌躡之戰于胡柳陂晉軍亂斬其將周德威  
既又大敗晉取濮州夾河為柵瓌以舟兵攻南柵不能得  
還以疾卒

謝彥章

彥章幼事葛從周從周授以兵法以千錢置大盤中為行  
陣偏伍之狀示以出入進退之節事梁太祖為騎將賀瓌  
善用步卒而彥章與溫裕善將騎兵溫裕所將不過三千



五代史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彥章多而益辦彥章為將好禮儒士雖在軍中嘗備服或  
臨陣御衆肅然有將帥之威左右馳驟疾若風雨晉人望  
其行陣整齊相謂曰謝彥章必在此也名重敵中賀瓌誣  
以反殺之

後唐臣傳

郭崇韜

崇韜代人明敏以材幹見稱莊宗為晉王孟知祥為中門  
使俱求外任莊宗曰公欲避事當舉可代公者知祥乃為  
崇韜為之。莊宗即位拜樞密使梁王彥章破德勝營軍  
東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引短兵出戰為彥章伏兵所射

大敗時唐已得鄆州崇韜曰彥章圍我其志在取鄆州臣  
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彥章  
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以圖也莊宗乃遣崇韜與毛璋將數  
千人渡河築壘於博州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  
大暑彥章兵熱死攻壘不克還趨楊劉莊宗擊敗之。唐  
自失德勝梁兵日掠瀆相取黎陽衛州而李繼韜以澤潞  
叛入于梁契丹數犯幽涿又聞康延孝言梁方召諸鎮兵  
欲大舉莊宗以問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弃  
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為界與梁約罷兵庶為後  
圖莊宗問崇韜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





若轉餉十餘年矣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今得一郟而弃之雖欲指河為界誰為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勝時四方商賈征輸必集新芻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城退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斂不支數月豈撥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自歸盡得梁之虛實此天亡之時也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郟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因問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况成算已決區區常談豈足信也莊宗即日下軍令中夜渡楊劉從郟州入襲汴八

日而滅梁莊宗推功拜侍中莊宗即位累表自陳請休

舊制還樞密使於內臣而并辭結陽優詔不允崇韜辭

已遂罷其命同光三年夏莊宗出宮中暑濕欲得高樓避

暑乃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

被甲跨馬不以為勞今居深宮陰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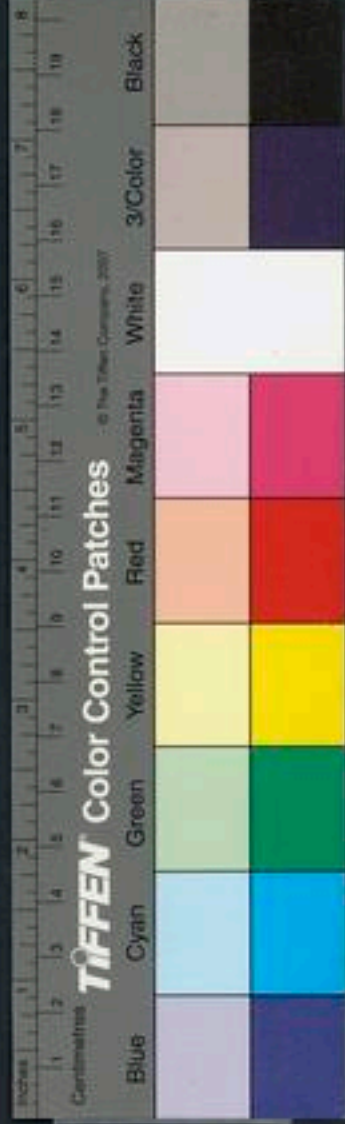
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為心今以一身為意艱難逸豫為

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

可使繁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終遣允平起樓崇韜切諫

由是讒間愈入明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為總管當行

而崇韜以讒見危思立大功為自安計乃曰魏王繼岌國





之儲副而功未立且親王為元帥唐故事也莊宗曰必為我擇其副崇韜未及言莊宗曰無以易卿也乃以繼岌為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為招討使軍政皆決崇韜唐軍入蜀所過迎降李從襲等見崇韜皆任軍事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向延嗣勞軍從襲等共構之延嗣遂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矯詔魏王殺之

安重誨

重誨應州人少事明宗為人明敏謹恪明宗鎮安國以為使及兵變子魏所與謀議大計皆重誨決之明宗即

位以為兵部尚書累加侍中兼中書令事無大小皆以參決其勢傾動天下雖其盡忠勞心時有補益而恃功矜寵威福自出旁無賢人君子之助其獨見之慮禍釁所生至於臣主俱傷幾滅其族斯其可哀者也重誨嘗出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廷誤觸其前導重誨怒即臺門斬延而後奏宰相任圜判三司以其職事與重誨爭不能得圜怒辭疾退君宋守殷以汴州反重誨遣人矯詔殺圜而後白誣圜與守殷通謀明宗皆不能詰也其威福自出多此類也是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偽也答其人而遣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



重誨却之明宗陰取之他日按鷹于西郊戒左右無使重誨知。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兔陰且狡却而不白。馬牧軍使田令方拔馬脊多斃坐劾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貴畜而賤人令方因滅死其盡忠補益亦此類也。重誨以天下為已任欲內為社稷之計外制諸侯之強然輕信韓攻之譖而絕錢鏐之臣徒陷彥溫於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李嚴一出而知祥貳仁矩未至而董璋叛四方騷動師旅並興如投膏止火此獨見之慮禍釁所生也。錢鏐據兩浙自梁及莊宗常異其禮明宗即位鏐寓書重誨其禮慢重誨遣韓攻使鏐及攻還請昭

遇坐死乃下制削鏐官爵錢氏遂絕於唐。潞王從珂為河中節度使重誨以非李氏子欲陰圖之從珂閱馬黃龍莊其牙內指揮使楊彥溫以叛從珂曰彥溫非叛也得樞密院宣請公趨歸朝廷耳從珂上變明宗疑其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遣藥彥稠討之誠曰為我生致彥溫吾將自訊其事彥稠希重誨旨斬彥溫以滅口從珂罷鎮居清化里第重誨數諷宰相言從珂失守宜得罪明宗曰吾為小校此兒為我擔石灰拾馬糞以相活今為天子獨不能庇之邪。董璋等反遣石敬瑭討之川路險阻糧運甚艱每費一碩而致一斗關西民苦輸送聚為盜賊重誨請行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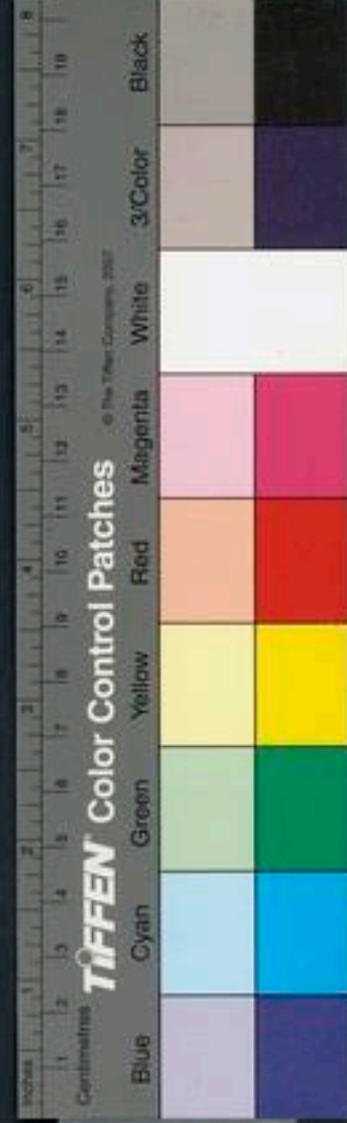
鳳翔李弘昭言重誨怨望不可令至孟漢瓊自行營還亦言西人間重誨至震駭之狀重誨被召還拜河中節度使明宗遣翟光業至河中視其去就又以李從璋代之光業至從璋圍其第因擊死之重誨歎曰我固當死但恨不與國家除去潞王

論曰嗚呼官失其職久矣于諫梁宣底見敬翔李振為崇政院使凡承上之旨宣之虛于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上決者與其以旨而有所復請者則具記事而入記事若今學士院轉報今士大夫門以文字相往來謂之簡帖但俗猶謂之記事也因崇政使聞得旨則復宣而出之梁之崇政院乃唐樞密

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宦者為之至梁戒其禍始專用士人其始顧問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於外也至崇懿重誨為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侷於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為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職也

### 周德威

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勇而多知能望塵知敵數當梁晉之際周陽五小字也之勇聞天下梁圍晉太原令軍中能生得周陽五者為刺史有陳章者號陳野叉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求陽五欲生致之德威出挑戰擒之莊宗新立





晉之重兵悉屬德威于外莊宗召之即還軍太原晉人乃安。梁遣王景仁等擊趙鏐鎔乞師于晉晉遣德威屯趙州景仁所將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錦繡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曰此汴宋傭敗兒徒飾其外耳不足懼也退告莊宗曰梁兵銳未可與爭少退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利速戰不乘勢擊之使敵知吾衆寡則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不能野戰吾之所勝利在騎兵平原廣野騎兵之所長也不如退軍鄆邑誘敵出營擾之已而獲梁遊兵問景仁何為曰治舟數百將為浮梁莊宗曰果如所料乃退鄆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

七里汴宋之軍右西魏滑之軍居東德威曰梁軍遠來不暇齎糧縱其能蘇鳳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退而擊之勝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自梁與晉爭凡十數戰其大敗未嘗如此。德威擊劉守光破幽州與梁劉鄩相持爭趨臨清積粟之所以故困鄆莊宗勇而好戰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将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十五年德威將三萬人從莊宗于河上進軍趨汴或報梁軍至莊宗問之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至梁之家國繫此一舉吾以深入之



五代史卷之三十一 唐僖宗傳 十二 僉 科  
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難與力爭且吾軍先至糧糈具而營柵全是以逸待勞之師王宜按軍無動臣以騎軍擾之使營柵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而乘之可勝也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待敵今見敵不擊復何為乎遽督軍而出梁軍犯晉輜重德威軍亂父子皆戰死

符存審

存審字德詳陳州人歸晉為義兒賜姓李從戰胡柳陂晉軍晨發存審力戰暮復敗梁軍于土山遂取德勝築河南北為兩城晉人謂之夾寨。梁朱友謙降晉梁遣鄆郟攻同州存審救之諸將速戰存審以不若緩師示弱伺隙出奇可以取勝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鬪雞存審曰可以一戰乃進擊郟敗之為將有機略大小百餘戰未嘗敗劔與周德威齊名

史建瑋子正端

建瑋鴈門人少事軍中為裨校自晉與梁相距建瑋為晉兵先鋒梁兵數為所殺相戒當避史先鋒建瑋子匡翰尚晉高祖女歷義成軍節度使史氏世為將而匡翰好讀書喜春秋三傳從事關澈尤嗜潛室醉罵匡翰曰近聞張彥澤鬻張式未見史匡翰斬關徹天下談者未有偶耳匡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人服其量



王建及

王建及許州人從莊宗戰皆先登陷陣晉軍德勝為南北城于河上梁將智瓌攻南城以竹竿維戰艦于河晉兵不得渡南城危甚莊宗積薪於軍門募能破梁戰艦者至於吐火禁呪莫不皆有建及重鎧執拍即以火燒積薪自上流縱火焚梁艦建及以二舟載甲士隨之斧其竹竿梁兵走晉軍得渡救南城瓌圍解

元行欽

行欽幽州人為劉守光裨將與明宗相距凡八戰明宗七射中行欽行欽拔矢而戰亦射明宗中股元欽降明宗撫

其背而欽以酒曰壯士也因養為子賜姓名曰李紹榮莊宗好戰而輕敵梁兵圍之行欽馳騎斷其二矛梁軍解去莊宗還營持行欽泣曰富貴與卿共之。趙在禮及莊宗命行欽攻鄴無功明宗軍變與在禮合行欽退屯衛州以明宗及聞莊宗遣從璟行至衛州行欽繫之從璟還莊宗復遣行欽以為不可因殺之。詳見從璟傳及明宗入汴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曰卿等從我又富貴急難無不同也今茲危蹙卿等各陳利害何如行欽泣與諸將解髻斷髮誓以死報郭從謙及莊宗崩行欽奔至平陸為野人所執折兩足檻送京師明宗罵曰我兒何負於爾行欽瞋目曰先皇





帝何負於爾乃斬洛陽市

論曰嗚呼死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義不苟生爾故曰主在與在主亡與亡社稷之臣也方明宗之兵變于魏諸將未知去就而行欽獨以反聞又殺其子從璟至於斷髮自誓其誠節有足嘉矣及莊宗之崩不能自決而反逃死以永生終於被執而見殺其言雖不屈而死非其志烏足貴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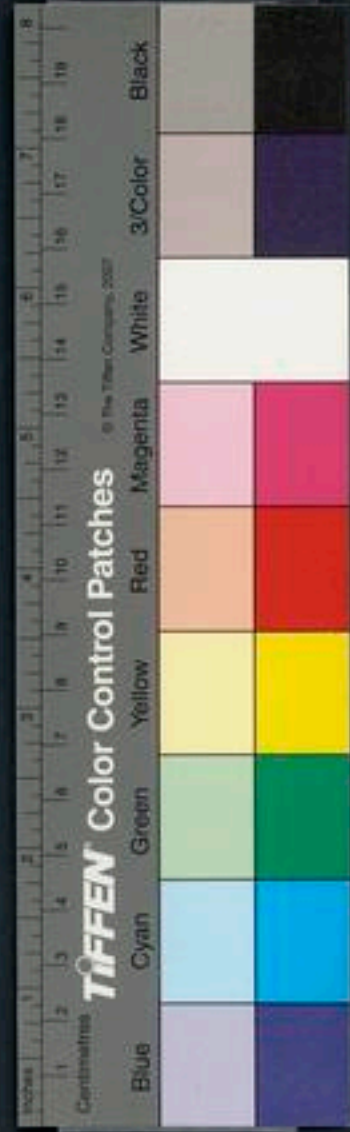
烏震

震冀州人也少事趙王鎔鎔為張文禮所弑震從符習討文禮而家在趙文禮執震母妻子十餘人招震震不顧文

禮皆斷手鼻繼至晉軍軍中不忍正視震奮激勵志先士

卒攻破鎮州

論曰嗚呼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既言之若烏震者可謂忠乎甚矣震之不思也夫食人之祿而任人之事事有任專其責而其國之利室由已之為不為為之雖利於國而有害於其親者猶將辭其祿而去之矧其事眾人所皆可為而任不專已又其為與不為國之利害不係者如是而不顧其親雖不以為利猶曰不孝况因而利之乎夫能事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尚何有於忠哉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三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四

後唐臣傳

孔謙

謙魏州人為莊宗度支使工書弄頗知金穀聚斂之事晉  
與梁相拒河上十餘年大小百餘戰謙調發供饋未聞闕  
之所以成莊宗之業者謙力居多然民不勝其苦莊宗初  
建大號後以謙為租庸使直以聚斂為事莊宗除百姓田  
租放場務課利欠負者謙達詔督理故事觀察使所治屬  
州事皆不得專達上所賦調亦下觀察使行之而謙直以  
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觀察觀察使交章論理以謂制刺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三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四

後唐臣傳

孔謙

謙魏州人為莊宗度支使工書竒煩知金穀聚斂之事晉  
與梁相拒河上十餘年大小百餘戰謙調發供饋未聞闕  
之所以成莊宗之業者謙力居多然民不勝其苦莊宗初  
建大號後以謙為租庸使直以聚斂為事莊宗除百姓田  
租放場務課利欠負者謙達詔督理故事觀察使所治屬  
州事皆不得專達上所賦調亦下觀察使行之而謙直以  
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觀察觀察使交章論理以謂制刺





五代史卷之四十一 孫詒傳  
不下支邵刺史不專奏事唐制也租庸直帖訟偽梁之弊  
不可為法願還舊制詔從其請而諫不奉詔又請減百官  
俸錢省罷節度觀察判官推官員數以至鄣塞天下山谷  
徑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筭遣大程官放猪羊柴炭占  
庇人戶更制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廩錢天下怨苦之明  
宗立暴謙罪斬之遂罷租庸使額

張延朗

延朗汴州人明宗即位為三司使

長興元年

唐制戶部度支以

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而有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  
計為重遂以宰相領其職乾符已後國用愈空始置租庸

使用兵無常隨時調斂兵罷則止梁與租庸使領天下錢  
穀廢鹽鐵戶部度支之官明宗誅孔謙而廢其使職以大  
臣一人判戶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延朗因請置使中  
書用唐故事拜延朗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  
使兼判戶部度支事以延朗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三  
司置使自此始延朗號為有心計以三司為已任而天下  
錢穀無所建明高祖有異志三司財貨在太原者延朗  
悉調取之晉兵起廢帝欲親征延朗籍諸道民為丁及括  
其馬丁馬未至晉兵入京師斬延朗

李巖





嚴幽州人為明敏多藝能習騎射同光三年使蜀為王  
 衍陳唐功德之盛音辭清亮衍樞密使宋光嗣召嚴置酒  
 問中國事嚴曰天子建大號于鄴宮自鄴趨汴定天下不  
 旬日而梁之降兵猶三十萬東漸于海西極甘涼北極幽  
 陵南踰閩嶺莫不臣妾而淮南楊氏承累世之彊鳳翔李  
 公恃先朝之舊皆遣子入侍荆湖吳越脩貢賦效珍奇願  
 比列郡天子方懷之以德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勢不得不  
 一蜀人聞嚴應對奇之嚴還具言可取之狀莊宗遣嚴以  
 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劍門  
 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嚴惟得金二百兩地衣毛

布之類莊宗大怒由是決意伐蜀以嚴為三川招撫使馳  
 騎入益州衍見嚴以妻母為托即以蜀降其後孟知祥屈  
 彊於蜀安重誨思有以制知祥者嚴求為西川兵馬都監  
 知祥惡其來蜀人亦惡即斬之

朱弘昭馮贊附

弘昭太原人少事明宗與安重誨有隙為鳳翔節度使石  
 敬瑭伐蜀久無功明宗遣重誨督軍至鳳翔弘昭迎謁甚  
 恭使妻妾侍飲食重誨酒酣具言蒙天子厚恩與讒間之  
 端弘昭即奏其怨望陰遣人告敬瑭使拒重誨重誨由此  
 得罪死。明宗病秦王從榮禍有端唐諸大臣皆欲避禍





五代史卷之四十一 朱弘身位 三 僉 良

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罷以弘昭及馮贇代之時孟漢瓊  
王淑妃用事弘昭及贇並掌機務於中大事皆決此四人  
及殺秦王而立愍帝而以漢瓊知後事厚字從又議徙成  
德范延光代漢瓊北京留守石敬瑭代延光鳳翔潞王從  
珂代敬瑭三人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  
書第遣使者監其上道從珂遂反愍帝召弘昭計事弘昭  
投井死安從進殺贇于家

劉延朗

延朗宋州人廢帝起鳳翔與並事者韓昭胤李專美宋審  
虔房高與延朗謀之。有張滂事太白山神神即其言

吉凶無一不中高使問於神神傳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  
没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巳上帝將反兵少乏食濛又  
傳神語曰正當有天下可無憂於是決反使專美作檄書  
問罪於朝而延朗調率城中民財以給軍帝即位受冊歲  
次甲午四月庚午帝曰張濛神言豈不驗哉帝既立以審  
虔將兵專美薛文遇主謀議昭胤高延朗掌機密初帝與  
晉高祖俱事明宗帝既立高祖來朝既歸鎮帝將罷高祖  
總管徙鄆州延朗等言不可司天趙延義又言天象失度  
宜安靜以弭災帝召薛文遇謀之文遇曰臣聞作舍道邊  
三年不成國家之事斷在陛下且敬瑭徙亦反不徙亦反

五代史卷之四十一 朱弘身位 三 僉 良



不如先事圖之帝乃令文遇手書除日夜半下學士院草制明日宣制文武百官皆失色居五六日敬瑭以反聞延朗等請帝親征行至懷州契丹立敬瑭為天子帝遂自焚。初延朗掌機密專任事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次為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嘆曰五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為追兵所殺。

論曰嗚呼禍福成敗之理可不戒哉張濛神言驗矣然焉知其不為禍也廢帝之起所與同議者此五六人攷其逆順之理雖有智者為之謀未必能不败况如此五

六人哉

康義誠

義誠字信臣代北人從明宗討趙至魏而軍變乃勸明宗南嚮明宗即位遷捧聖指揮使又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秦王從榮舉兵明宗召義誠使自處置而義誠不出兵

義誠始結秦王故持兩端

兵馬軍指揮使朱弘實以兵擊敗從榮

愍帝即位興元張虔劄兵叛降從珂諸鎮兵皆潰愍帝謂

朱弘昭等曰朕事兄未有失節諸公以大計見迫不能獨

違謂計從事一至此義誠曰西師警薄至將怯耳今京師

兵多臣請盡將以西扼關而守愍帝以為然親給將士人





五仁史卷之四  
緇二十尺錢五千軍士負物曰到鳳翔更請一分朱弘實見軍士無鬪志而疑義誠二心謂義誠曰今西師小劔無一騎東者人心可知不如以是兵從西師義誠怒曰如此言弘實反矣愍帝不能決遂斬弘實以義誠為招討使悉將禁軍以西遂降從珂從珂斬之

論曰嗚呼五代為國興亡以兵而其軍制後世無足稱焉惟侍衛親軍之號令猶因之然原其始起微矣當唐之末方鎮兵多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有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蓋其卒伍之長也自梁以宣武軍建國因其舊制有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後

唐因之至明宗時始更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當是時天子自有六軍諸衛之職六軍有統軍諸衛有將軍而又以大臣宗室一人判六軍諸衛事此朝廷大將天子國兵之舊制也而侍衛親軍者天子自將之私兵也天子自為將則都指揮使乃卒伍之都長耳自漢周以來其職益重漢有侍衛司獄凡朝廷大事皆決侍衛獄是時史弘肇為都指揮使與宰相樞密使並執國政語曰涓涓不絕流為江河熒熒不滅炎炎奈何然是時方鎮各自有兵天子親軍不過京師之兵而已今方鎮名存而實亡六軍諸衛又益以廢朝廷無將之職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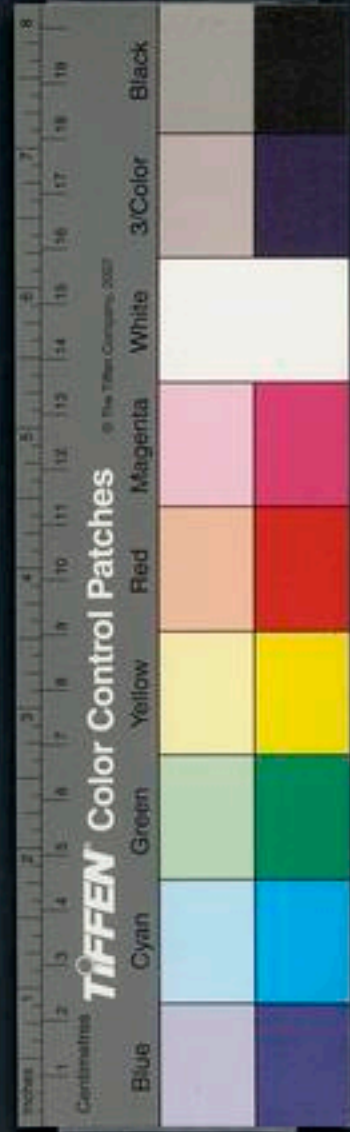
舉天下內外之兵皆侍衛司矣則為都指揮使者其權豈不益重哉親軍之號始於明宗其後又有殿前都指揮使亦親軍也皆不見其更置之始今天下之兵分屬南北兩司矣

豆盧革

革為世名族莊宗即位拜平章事素無學問除拜官吏多失其序革乃薦革說為相以能知前朝事故引以佐已而說亦無學術徒以流品自高特莊宗內畏劉后外惑宦官伶人郭崇韜雖盡忠又無學術平說唯諾崇韜而已唐梁之際仕宦遭亂而吏部銓文書不全因緣為姦至有私鬻

詔勅亂易昭昭而季父母舅及拜姪甥者時唐新滅梁紀綱未立議者謂宜革以漸而崇韜疾惡果於必行選人是延皓改亡叔告身行事事發延皓及選吏尹玫坐死判吏部銓崔沂等皆敗以偽濫駁放而斃路羈旅號哭道路者不可勝數革自為相遭天下多故而方服丹砂鍊氣以求長生二人各以其子為拾遺父子同省人以為非遽改他官革以說子為弘文館學士說以革子為集賢院學士莊宗崩諫官希安重誨旨上疏誣之革坐請俸私入說賣官與選人竄為百姓賜自盡

任圜





圜京兆人明敏善談辨。李嗣昭節度辟圜觀察支使梁  
園潞州晉王勣晉兵救潞者解去。圜勸嗣昭堅守。莊宗破  
梁。圜為嗣昭盡守計甚嘉之。從戰胡柳。敗梁兵。圜有功。  
莊宗勞曰。儒士亦破體邪。仁者之勇也。張文禮弑王鎔。嗣  
昭之戰。歿。圜代將號令。嚴肅。文禮子處球閉城堅守。圜  
以禍福諭鎮人。鎮人信之。處球登城呼曰。城中兵食俱盡。  
而久抗王師。若泥首自歸。懼無以塞責。幸公見哀。指其生  
路。圜曰。以子先人固難容。然罰不及。子可從輕。其如  
拒守。經年。傷吾大將。一朝困竭。方有款。以此計之子亦  
難。危然坐而待斃。曷若伏而俟命。處球涕曰。公言是也。乃

遣人乞降。人比稱。圜言不欺。後為北京鎮留守。為政有  
惠愛。郭崇韜領成德軍。節度使改。圜為行軍司馬。因以鎮  
州事託之。而圜多違異。由是有隙。明宗立。同平章事兼  
判三司。圜選辟才俊。抑絕僥倖。公私給足。天下便之。韋說  
豆盧革罷議。擇相。圜意屬李琪。而鄭珪孔循謂重誨曰。宰  
相端方。有器度者為之。大常卿崔協可也。他日。明宗問而  
重誨以協對。圜爭曰。重誨未諳朝廷人物。為人所賣。天下  
皆知。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表號。為沒字碑。相位有幾。豈  
容更益。笑。端明宗曰。韋肅名家。予可置此位。或未可。則相  
馮書記道議未決。孔循拂衣去。罵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





五代史卷之四十一 任國傳 八 僉通  
則任圜謂重誨曰李琪才藝奇兼時輩百人而讒夫沮  
害其能若捨琪而相協如奔蘇合之丸而取蜣螂之轉月  
餘協與馮道皆拜相然圜與重誨交惡自協始。故時使  
臣出四方皆自方郡給券重誨奏請自出圜以故事爭之  
辨於帝前聲色俱厲明宗罷朝宮人奏曰妾在長安見宰  
相奏事未嘗如此蓋輕大家耳明宗不悅而使臣給券卒  
自內出圜不自安因請致仕退居磁州重誨誣與朱守殷  
謀矯制殺之

趙鳳

鳳幽州人少以儒學知名劉守光黥燕人為兵鳳懼因髡

為僧莊宗以為扈鑾學士莊宗及劉后幸張全義第酒酣  
拜全義為父鳳極言不可又上書言郝繼孫為全義養子  
雖犯法死不宜有別藉之財言皆不用。明宗武君不遵  
文字四方章奏使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知書於是置端  
明殿學士以馮道及鳳為之初端明學士班在翰林學士  
下而結銜又在官下鳳遷禮部侍郎因諷任圜升學士於  
官上又詔班在翰林學士上圜為重誨所殺誣以謀反鳳  
號哭曰任圜天下義士豈肯謀反而公殺之。術士周玄  
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重誨使明宗易服下坐召相之玄  
豹曰內衙貴將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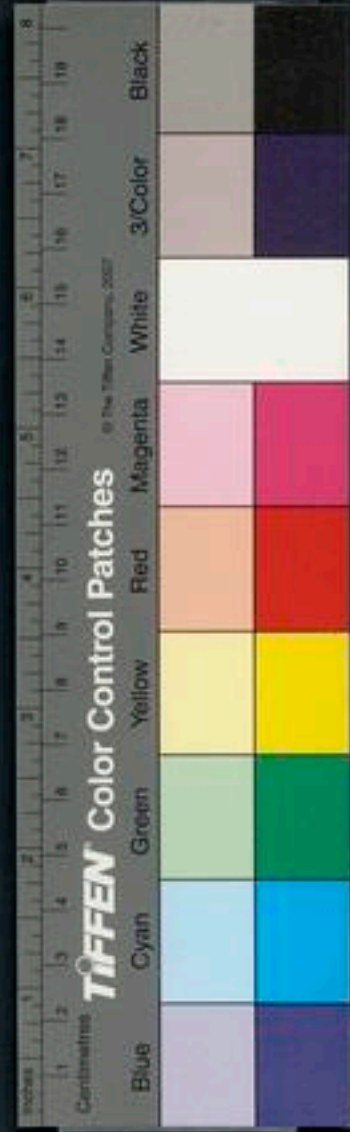


也因為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召玄豹鳳曰  
陛下神其術而召之傾國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說轉相  
惑亂遂不召。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鳳言世傳  
佛言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因斧碎之時宮中施物因  
此皆止。安重誨為造彥溫等告變明宗斬彥溫鳳奏事  
因及之明宗曰此閑事朕已處置之鳳曰臣所聞者擊國  
利害陛下不可謂閑因指殿臺曰此殿所以尊嚴宏壯者  
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一棟去其柱則傾危矣大  
臣國之棟梁柱石也且重誨起微賤歷艱危致陛下為中  
興王安可使姦人動搖明宗改容曰卿言是也後重誨得  
罪獨鳳言其盡忠。為安國軍節度使所得俸祿悉分將  
校臨疾自筮投著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皆窮嗚呼今  
壽過其數而富貴復何求哉

李襲吉

襲吉洛陽人為晉王掌書記博學多知唐故事晉與梁通  
和使襲吉為書論梁辭甚辨麗梁太祖使人讀之至於每  
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公僻  
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傳虎以翼也顧敬翔曰善為  
我答之

張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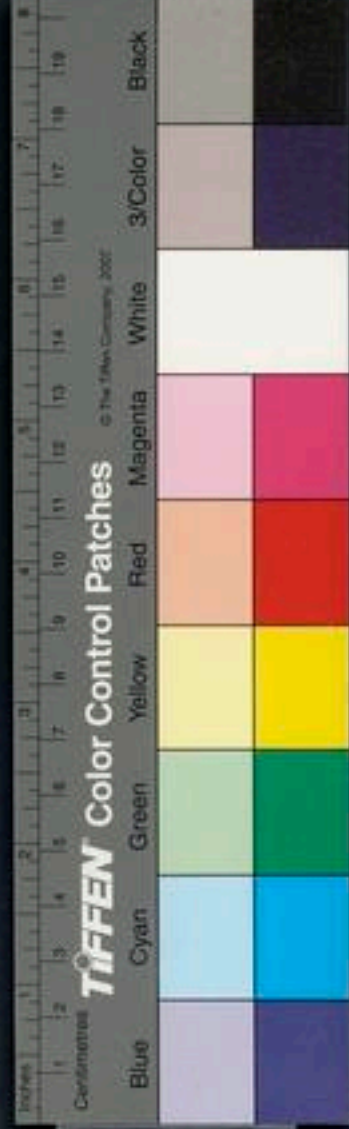
憲字允中晉陽人為入沉静寡欲少好學能鼓琴莊宗素知其文辭即位為租庸使精於吏事莊宗建號東都以鞠壇為即位壇憲言即位壇王者所以興也漢鄒南魏繁陽壇至今不毀及莊宗毀壇為場憲歎曰不祥之兆也。郭崇韜伐蜀薦憲為相官官伶人沮之乃為太原尹北京留守趙在禮作亂憲家在魏在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其使莊宗遇弑明宗入京師求王存霸奪太原左右曰今魏軍南嚮王上存亡未可知宜拘存霸俟命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而人主遇我甚厚豈有懷二心以幸變第與之俱死爾憲從事張昭遠教憲奉表明宗勸進憲

拒之已而符彥超兵殺存霸憲出奔見殺

論曰嗚呼予以死節之士得三人而失三人焉鞏廷楊溫之死予已哀之至於張憲之事尤為之痛惜也常之志誠可謂忠矣當其不顧其家絕在禮而斬其使涕泣以拒昭遠之說其志甚明至其欲與存霸俱死及存霸被殺反奔太原而出奔然猶不知其心果欲何為也予之於憲欲成其美志要在憲失其官守而其死不明故不得列于死節也

蕭希甫

希甫宋州人機辯多矯激少舉進士為袁象先節度巡官





五代史卷之四十一 高希甫傳 十一 金 荷  
希甫不樂變姓名之鎮州為王鎔參軍尤不樂又亡之易  
州削髮為僧。明宗滅梁遣宣慰書齊希甫始知母死而  
妻改嫁乃發哀服居魏州人有引李陵書以譏之曰老母  
終堂生妻去室。明宗召為諫議大夫復置匭函以希甫  
為使希甫建言自兵亂相乘王綱大壞侵欺凌奪有力者  
勝凡略人之妻女占人之田宅姦賊之吏刑獄之寃何可  
勝紀匭函一出投訴必多至於功臣貴戚有不得繩以法  
者乃自天成元年四月昧爽已前大辟已上皆赦除之然  
後出匭函示衆豆盧革韋說為安重誨所惡希甫希旨誣  
奏韋說皆貶死。明宗有事於南郊群臣習儀於殿廷宰

相馮道趙鳳河南尹秦王樞密使安重誨候班于月華門  
外希甫與兩省班先入道等坐廊下不起既出希甫召堂  
頭直省朝堂驅使官責問宰相樞密見兩省官何得不起  
因大詬詈是夜託疾還第

劉贊

贊魏州人始就學父末以青布衫襦每食則父自肉食而  
以蔬食食替於牀下謂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  
問以干祿吾肉非爾之食也由是贊益力學舉進士。明  
宗時遷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守官以法權豪不可干以私  
。時秦王握兵而驕言事者請置師傅以輔導之贊為王



傳從容諷諫率以正道及秦王敗即白衣駕驢以俟人有告替奪官而已贊曰豈有天子家嗣見殺而賓僚奪官乎已而長流嵐州

後晉臣傳

桑維翰

維翰字國僑為人醜恠身短而面長常臨鑑自奇曰人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者維翰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示人曰硯弊則改而他仕卒以進士及第。晉高祖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維

翰贊成之因使為書求援於契丹往見耶律德光陳利害卒以滅唐興晉維翰之力。高祖即位為翰林學士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出鎮相州。出師即位景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維翰言不入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樞密使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寢理初李瀚為翰林學士多酒過天福五年詔廢翰林學士按唐六典歸其職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學士樞密院學士皆廢及維翰為樞密使復奏置學士而用親舊為之維翰權勢既盛四方賂遺歲積鉅萬李彥韜馮玉用事共譏之罷為開封





五什男卷之四  
尹契丹屯中渡破樂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見馮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帝調鷹於苑中不見維翰退而嘆曰晉不血食矣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終敗於延廣自兵興契丹書檄未嘗不以兩人為言張彥澤入京師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為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使人縊之

景延廣

延廣陝州人父建善射嘗教延廣曰射不入鐵不如不發○高祖即位遷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天平出帝立晉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而已契丹

怒以責延廣延廣謂契丹使者喬瑩曰先皇帝北朝所立

今天子中國自冊且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來

他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瑩知其言必起兩國之爭因請

載於紙延廣敕吏載以授瑩瑩藏衣領中歸語契丹時天

下旱蝗民餓死歲十數萬而君臣窮奢極侈以相誇尚○

契丹入寇延廣從出帝北征為御營使相拒澶魏之間三

將被圍數重石公勳符彥帝救出之延廣方握親兵持功

驕恣諸將由其節度帝不能制也自延廣一言而契丹與

晉交惡凡號令征伐一出延廣及契丹去延廣為河南尹

居洛陽鬱鬱不得志見晉日削乃為長夜之飲契丹犯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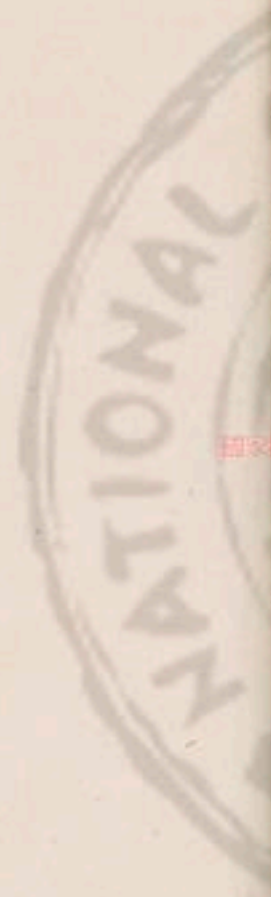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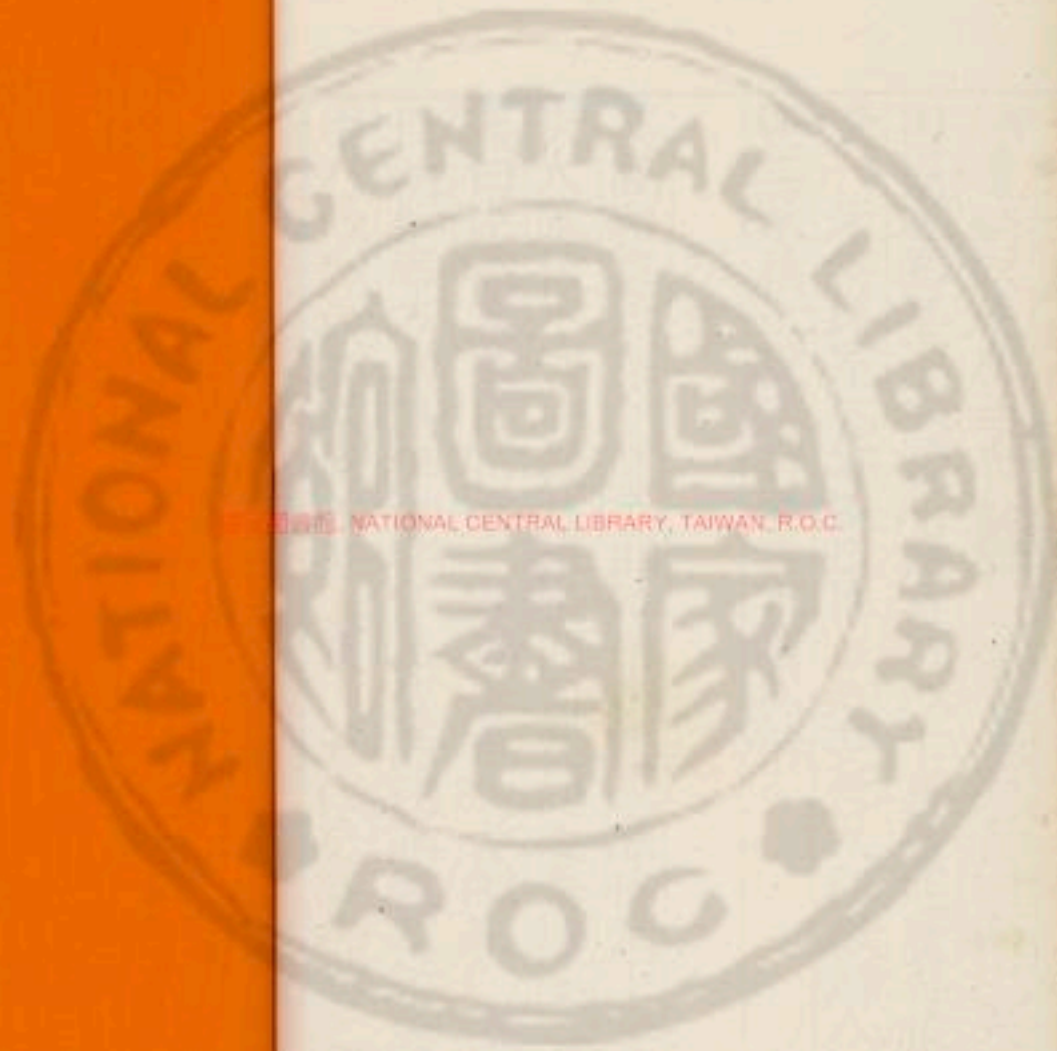
師遣騎取延廣延廣馳騎見德光德光責曰南北失權皆因爾也喬瑩出衣領所藏書乃以十事責延廣每服一事授一牙等授至八等誅叛臣豈知其他太祖欲歸人心乃貸其家屬止殺鉢與李業梟首於市

李業

業高祖皇后弟也隱帝即位用事無忌憚時天下旱蝗河決大風拔木宮中數見怪帝問司天趙延義禳除之法延義曰臣職天象日時察其變動考逆順吉凶而已禳除非臣所知帝方與業等狎昵多為度語相誚戲放紙鸞於宮中乃以詔殺郭威威遂舉兵反 五代史詳節卷之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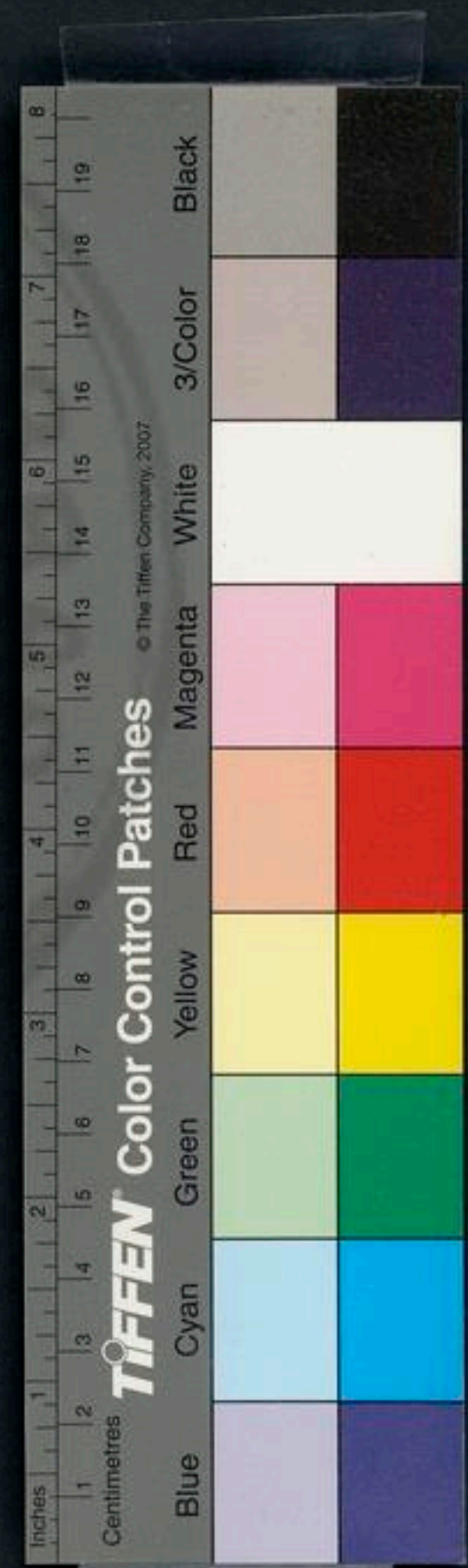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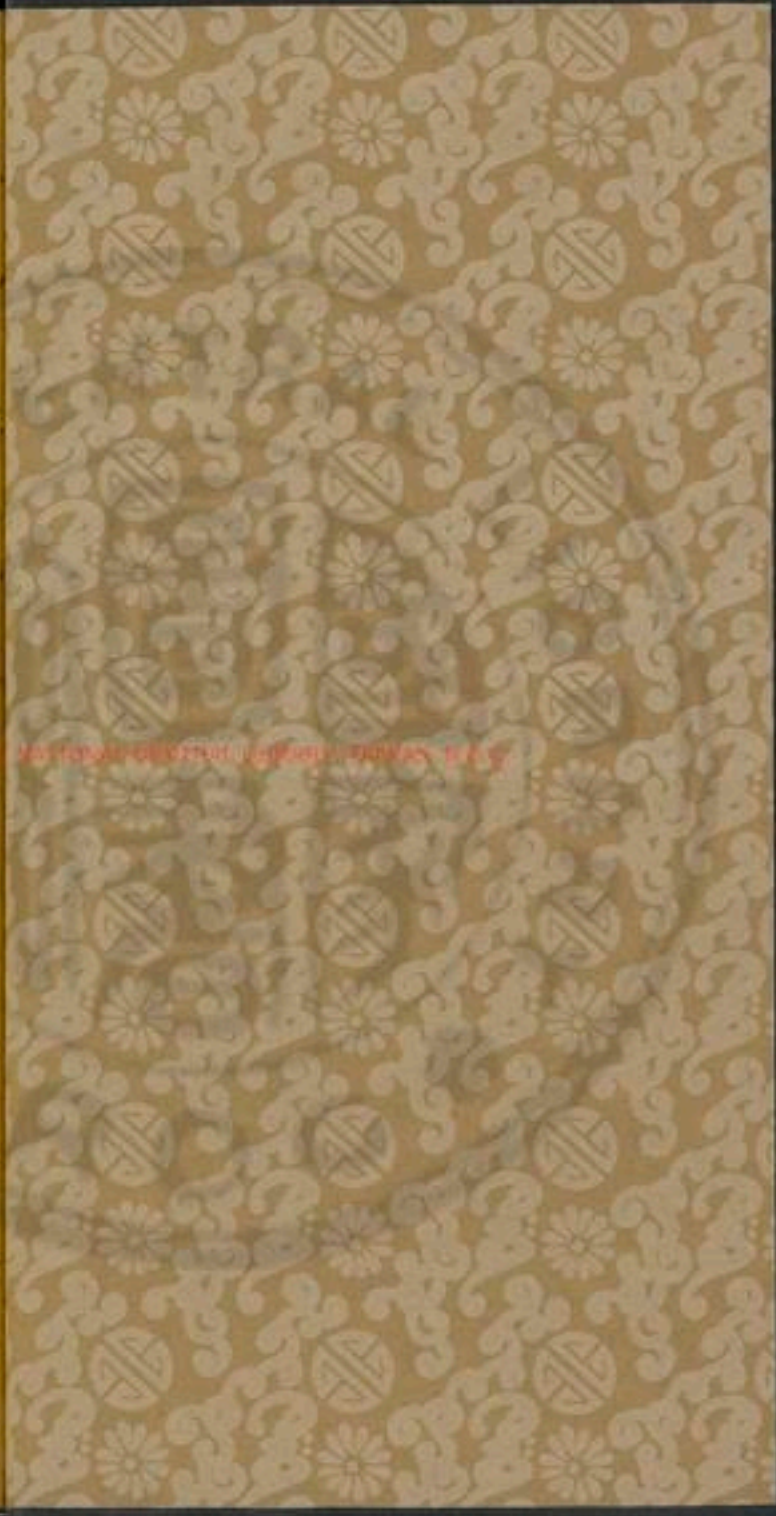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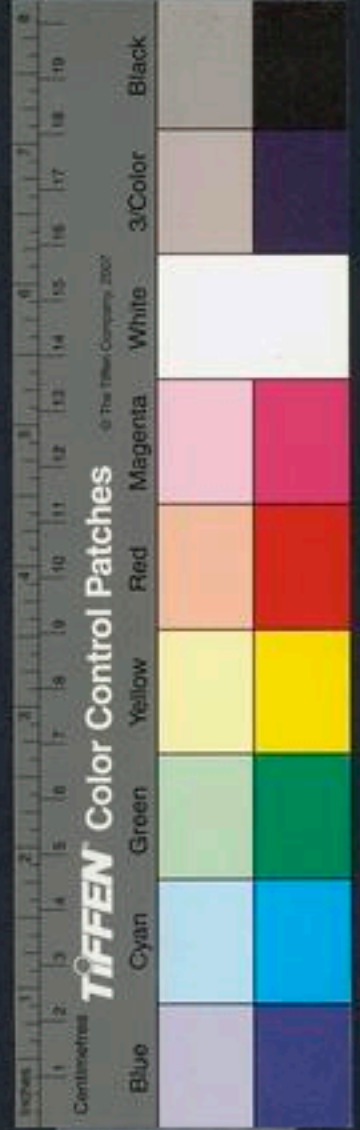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291v 76/13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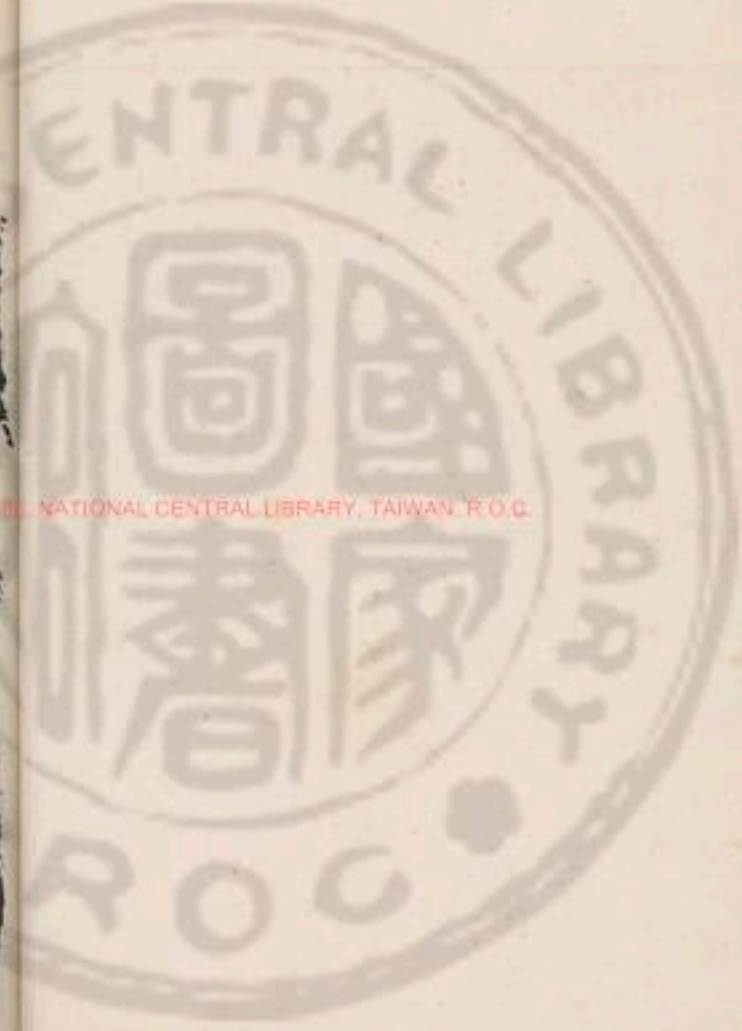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五

後周臣傳

王朴

王朴字文伯少舉進士依漢楊邠邠為大臣與將相交惡朴知其必亂乃東歸周世宗即位獻平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之由知所以平之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於僭大不制而至於濫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必先進賢選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





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曲其財徃役以時以阜其民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為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為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彊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彼竭我利則江北

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而平之得吳則桂廣皆為內臣氓蜀可飛書而召之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惟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彊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為邊患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群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世宗銳意征伐已撓群議親敗劉旻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使作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平邊策朴在選中而當時文士皆不欲上急於用武以謂平定僭亂在脩文德以為先惟陶穀竇儀與朴言用兵之策世宗見其









載字仲熙燕人初舉進士高第當次歷代有國興廢治亂之迹為運源賦又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以文名一時王朴重其才薦於宰相李穀久而朴問曰君載不為舍人何也穀曰非不知其不然哉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何言命邪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為學士居歲中病卒議者以穀能知人而朴能薦士時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才而禮重文士載與張昭實儼陶穀徐台符俱被進用論議雖不及昭儼而不為穀之諛也

論曰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

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弈知其用而道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歸其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弈者視焉為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基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材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特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脩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彊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國之君能



五仁史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一 金  
置賢智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  
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所以致之者不多也  
及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况於五代  
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

死節傳

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吾得全節之七二人焉  
作死節傳

王彥章

彥章字子明鄆州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  
鐵槍而馳突奮疾如飛軍中號王鐵槍梁贛于天下為勅

敵獨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臨雞小兒爾何足懼  
哉晉破澶州虜其妻子歸太原遣使招彥章彥章斬其使  
以自絕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為先鋒時晉  
已盡有河北以鐵鑠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為兩城號夾寨  
而末帝昏亂趙岩等用事宿將被讒彥章雖為招討副使  
而謀不見用及晉取鄆州敬翔以繩納靴中入見末帝引  
繩自經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乃召為招討使段凝為副  
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曰三左右皆笑彥章出馳兩  
日至滑州陰遣人具舟於楊劉命甲士持巨斧載治者具  
燭炭乘流而下彥章引精兵沿河趨德勝舟兵舉鑠燒斷





之以巨斧斷浮橋而彥章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破蓋三  
自矣莊宗微北城為柵下楊劉與彥章俱浮于河各行一  
岸每兵卒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  
晉人築壘博州東彥章攻之不克遂擊楊劉戰敗乃罷歸  
勒還第唐兵攻兗州召彥章使守雷路以兵少戰敗被擒  
彥章武人不知書常謂人曰豹死以皮人死留名其於忠  
義蓋天性也莊宗使人諭彥章彥章早謝曰臣與陛下血戰  
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莫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  
何面目見天下之人我豈苟活遂見殺

裴約

約潞州之牙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為昭義軍節度使約為  
裨將嗣昭卒其子繼韜以澤潞叛降梁約召州人泣曰吾  
事故使二十餘年欲報梁仇今郎君違背君親吾死于此  
不能從以歸梁也莊示聞繼韜叛有憂色及聞約不叛喜  
曰吾於繼韜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分逆順邪遣符存審  
救約未至而梁兵已破澤州約見殺

劉仁贍

仁贍字守惠事南唐周師征淮李穀攻壽春李景以仁贍  
為清淮軍節度使使鎮壽州世宗圍之數重攻之百端自  
正月至四月不能下而歲大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





數尺淮淝暴漲礮舟竹龍世宗之具皆飄南岸為景兵所焚  
明年景兵敗奉表稱臣割地輸貢而仁瞻獨堅守不下仁  
瞻子崇諫幸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瞻命斬之病甚其  
副使孫羽詐為仁瞻書以城降是日卒壽州故治壽春世  
宗以其難勉遂徙城下蔡而復其軍曰忠正軍曰吾以旌  
仁瞻之節也

論曰嗚呼天下惡梁父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  
為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彥章者可  
謂得其死哉仁瞻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盡死而變  
節者乎今周世宗載仁瞻降書蓋其副使孫羽所為也

當世宗時王瓌為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後力屈而  
降世宗頗疑其忠然止以為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  
厚薄而考其制書乃知仁瞻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  
之難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偽國  
之臣可勝歎哉

死事傳

嗚呼甚哉自開平訖于顯德終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  
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二者固鮮矣於此之  
時貢士以死與必去則天下為無事矣然其習俗遂以苟  
生不去為當然至於儒者以仁義忠信為學享人之祿任





人之國不顧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為榮者可勝數哉吾故於死事之臣有所取焉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其備况死者人之所難乎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有五人而戰沒者不得與也然吾取王清史彥超者其有旨哉

不能立傳者五人馬彥超附朱守殷傳宋令詢李遐張彥超鄭昭業

見於本紀而已

### 張源德

源德從李罕之叛晉降梁末帝分魏相為兩鎮遣劉鄩將兵屯魏以虞變源德為鄩守貝州時晉下金燕而鎮定皆

附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獨貝州圍之踰年不可下源德守既堅而貝人聞晉已盡有河北城中食盡乃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

### 夏魯奇

魯奇莊宗賜姓名曰李紹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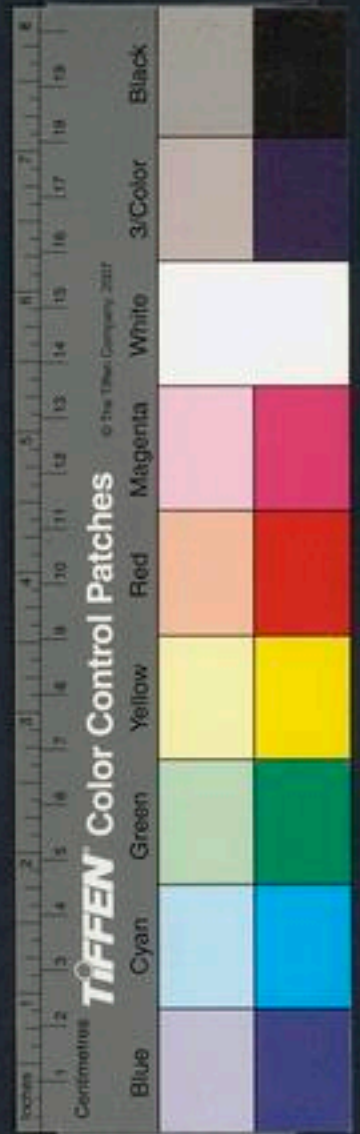
北後賜姓名初事梁為軍校

後奔晉遷河陽節度使為政有惠愛徙鎮忠武河陽之人遽留不得行父老詣京師乞留徙鎮武信董璋攻遂州魯奇閉城拒之旬月救兵不至城中食盡自刎死

吳魯奇食盡力窮死故異

### 姚洪

姚洪





五代史卷之五十一  
洪本梁小校嘗事董璋後事唐長興中戍閬州董璋反以書招之洪投書劇中後彼執璋曰爾為從兒我遇汝厚何召我邪洪曰老賊爾昔為今七郎奴掃馬豈得一鬻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為節度使何故反邪吾能為國死不從人奴生璋怒剖其肉洪至死大罵

王思同

思同為人敢勇善騎射喜為詩禮文士徙鎮雄武土蕃數為寇而秦州無亭鄣思同列四十餘柵以禦之居五年來朝明宗問以邊事思同指畫山川陳其利害明宗始知其材。路王反鳳翔遣伶奴安卜卜以五絃謁思同以通其

歡思同執送京師命諸鎮圍鳳翔破東西關及楊思權引軍降路王思同未知猶督戰諸鎮兵潰思同走潼關從珂追執思同責之思同曰非不知從王而得生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從珂媿其言殺之

思同東走將身歸于天子與元行欽走吳

張敬達

翟進宗附

敬達事唐為大同軍節度使廢帝疑石敬瑭有異志乃以敬達為北面副總管以分其兵敬瑭反即以敬達為太原四面招討使兵圍太原敬達為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以攻之所為城柵將成輒有大風雨暴至以壞之敬瑭求救於契丹契丹兵圍敬達長百餘里闊五十里副使楊光遠勸





五仁史卷之五十一 子荀子任 九 愈 小異  
敬達降晉敬達自以不忍背唐光遠促之不已即斬敬達  
降晉翟進宗為淄州刺史楊光遠反以不屈見殺

沈斌

斌為祁州刺史契丹犯塞過祁州趙延壽招斌斌罵曰公  
父子誤計陷于腥膻忍以犬羊之衆殘賊父母之邦斌能  
為國死爾不能效公所為也已而城陷斌自盡其家屬沒  
虜

王清

清初事唐後事晉為奉國都虞侯開運二年從杜重威戰  
陽城清以力戰為步軍之最是冬重威軍中渡橋南虜軍

其比以相拒虜以精騎出晉軍後斷晉餉道清謂重威曰  
晉軍危矣今去鎮州五里請以步兵二千為先鋒奪橋開  
路公率諸軍繼進以入鎮州可以守也重威遣與宋彥筠  
俱前清與虜戰敗之奪其橋重威有二志不肯進筠亦退  
走清曰吾獨死於此矣因力戰死

史彥超

彥超周太祖拜感德軍節度使周兵圍漢太原契丹救漢  
世宗遣符彥卿拒之以彥超為先鋒戰忻口彥超勇憤俱  
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四遂歿于陣時世宗敗漢高  
平乘勝而進圍城之役諸將議不一故久無成功聞彥超





死遽班師世宗惜彥超而憤無成功憂忿不食者數日

孫晟

晟長於詩少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常畫詩人賈島像置  
于屋壁晨夕事之簡寂宮道士以為妖以杖驅出之乃儒  
服謁唐昭宗為著作佐即復為安重誨所惡乃奔吳李昇  
愛之與馮延巳並為昇相晟輕延巳為人常曰金碗玉盃  
而盛狗屎可乎晟事昇二十餘年官至司空每食不設几  
案使諸妓各執一器環立侍號肉甚盛世宗征淮李景遣  
王崇質副晟奉表世宗留之晟語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  
而不負永陵昇一杯土也世宗待晟甚厚召問江南事

終不對世宗怒收下獄臨死神色恬然南望拜曰臣惟以  
死報國乃就刑

一行傳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  
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縉紳之士安其衿而立其朝  
者無復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  
惟當時可道者何少也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喪風  
俗隳壞至於如此然未嘗無人焉古意必有潔身自負之  
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既具有韞于中而不見于  
外者窮若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



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  
餘修節義而沉淪于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文字  
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群麋鹿  
雖不足為中道然與其食人之楮俛首而包羞執若無愧  
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邀張薦明勢利不屈  
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  
獲罪而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  
一人曰程福贊五代之亂人倫大壞大理幾滅有能以孝  
悌自脩於一鄉而風行天下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

鄭邀

邀字雲夏滑州人敏於文辭舉進士不中見天下亂有拂  
衣遠去之意欲携其妻子俱隱其妻不從邀乃入少室山  
為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還家輒投之火邀與李振善事梁  
貴顯欲以祿邀不顧振得罪南竄邀徒步千里往省之  
邀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為藥能去三屍因  
徙居華陰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以為三高  
士邀種居隱田膏藥道殷有釣魚術鈎而不餌又能化石  
為金唐明宗以左拾遺晉高祖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  
賜號逍遙先生然好飲酒弈碁為詩章落人間多寫以繡  
素相贈為贊或寫其形于屋壁迹雖遠而名愈彰與石門





五竹先生卷之三  
荷蓀之徒異矣

張薦明

薦明少以儒學遊河朔後為道士高祖召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妙萬物以為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薦明聞宮中奏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其言賜號通玄先生

石昂

昂家有書數千卷士多就昂學問符習召為臨淄令習入

朝京師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昂以事至府上謁贊者以彥朗諱石更其姓曰石昂昂責彥朗曰內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石也彥朗怒拂衣去昂解官還家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界為刑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為戒昂父平生不喜佛說父死昂於柩前誦尚書曰此先人所欲聞也禁其家不可以佛事汙吾先人晉高祖詔天下求孝悌之士召見以為宗正丞出帝即位晉政日壞昂數上疏極諫不聽稱疾歸

程福贊

福贊少為軍卒以戰功為都指揮使出宗北征奉國軍士





縱火焚營欲以為亂福贊救火滅之亂者不發以契丹至天子在軍不宜動搖人聽因匿其事李殷誣其與亂同謀出帝下福贊獄人皆以為冤福贊終不自辨以見殺

李自倫

自倫六世同居敕以所居飛鳥鄉為孝義鄉旌表門閭

後唐

六臣傳

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為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豈其一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硃全張廷範為太常卿宰相裴樞以唐常以清流為之廷範乃梁客將不可梁

王大怒柳璨希梁王旨因殺樞等於白馬驛搢紳之士與唐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朝廷為之一空哀帝遂遣張文蔚為冊禮使蘇循為副楊涉為押傳國寶使張策為副薛貽矩為押金寶使趙光逢為副文蔚等自土源驛奉冊寶乘輅車導以金吾仗衛太常鹵簿朝梁于金祥殿夫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未必能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傾險趨利賣國之徒不然安能蒙耻辱於梁庭如此哉





文蔚字右華初以文行知名昭宗時拜中書門下平章事  
柳璨殺裴樞等七人蔓引朝士輒加誅殺樞紳相視以目  
皆不自保文蔚力講解之朝士多賴以全活後梁太祖仍  
以為相

張文蔚

楊涉

涉遭唐之亂拜相之日與家人相對泣下顧其子凝式曰  
吾不能脫此網羅禍將至矣必累爾等

張策

策少聰悟父同居洛陽逢金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

三月策年十三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建康  
是歲十月文帝授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同  
大驚異之策好浮圖之說乃落髮為僧黃巢犯長安策返  
初服韓建遣策聘于太祖太祖喜曰張夫子至矣因薦于  
朝

趙光逢

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玉界尺  
以亂世杜門絕人事柳璨起吏部侍郎末帝即位起為司  
空卒贈太傅

薛貽矩





王仁史卷之五十一 晉書卷之五十一  
貽矩字熙用河東人仕唐為兵部侍郎後遷御史大夫天  
祐二年太祖自長蘆還軍哀帝遣勞軍乃以臣禮見太祖  
及還趨哀帝遜位

蘇循

循巧佞無廉耻太祖急於禪代獨循倡言梁王功德後晉  
王欲即帝位未有贊成其議循乃入謁舞蹈呼萬歲

論曰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予嘗  
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元漢之群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  
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宏錄見文蔚等所  
為未嘗不流涕也當漢之亡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

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  
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  
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國而去其君子者  
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  
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  
固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  
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  
為朋黨爾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  
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  
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夫善善之相樂





五仁身名之五十一  
以其類同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俛俛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一君子存群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

義兒傳

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疎之理及其常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為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出於焉養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將相豈非因時之隙以利合而相資耶唐自號沙陀起代北其所與俱皆一時雄傑虓武之士往往養以為兒號義兒軍至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亦由焉太祖養子多矣可紀者九人其一為明宗

李嗣昭

嗣昭本姓韓膽勇過人自鎮定絕晉而附梁晉外失大國之援內亡諸州仍歲之間孤城被圍者在此時嗣昭力戰之功為多天祐三年與周德威攻梁潞州後攻張文禮於





鎮州為賊射中腦卒子繼翰立乃降梁及莊宗滅梁隨母  
朝京師莊宗斬之

李存孝

存孝本姓安名敬思援臂善射身被重鎧索弓坐稍手舞  
鐵槌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如飛初存孝  
取潞州功為多太祖以康君立為潞州留後存孝負其功  
不食者數日徙邢州留後乃附梁通趙趙助晉擊之縛至  
太原車裂以徇

伶官傳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

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  
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  
約為兄弟而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  
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  
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  
而納之方其擊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  
矢先王而告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  
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  
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法襟何其衰也豈得  
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而皆自於人歟憂勞可以





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作伶官傳

莊宗嫖佻又知音能度曲小字亞子人或謂之亞次自目曰李天下自為王至天子佻優雜戲于廷伶人由此用事劉后與諸姬爭寵耻其世家而諱其事莊宗為其父劉叟衣服自負其囊藥使子繼岌提破帽而隨之造其卧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答繼岌而逐之宮中戲為笑樂其戰於胡柳壁公周匝為梁所得其後滅梁入汴周

匝謁於馬前莊宗喜匝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者陳後儲德源之力願乞二州報此兩人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封賞未及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因格其命踰年卒以後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莊宗獵于中牟踐民田縣令切諫莊宗怒將殺之伶人敬新磨擒縣令責之曰汝為縣令奈何縱民稼穡以供稅賦何不饑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請亟行刑諸伶共唱和之莊宗大笑縣令得免。莊宗嘗與群優戲于庭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對曰李天下一人而已復誰呼耶左右皆笑



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其敗政亂國者有景進史彥瓊郭門高三人為最而景進最居中用事軍機國政皆與參決三司使孔謙兄事之呼為八哥進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史彥瓊者為武德使居鄴都趙在禮得入于鄴以成叛亂者由彥瓊啓而縱之也郭門高名從謙門高其優名也從謙以姓郭拜崇韜為叔父而皇弟存乂又以從謙為養子崇韜死存乂見囚從謙流涕稱此二人之冤特軍士王溫謀亂被誅莊宗戲從謙曰汝黨存乂崇韜又教王溫反復欲何為乎從謙退而激其軍士皆欲為亂李嗣源反從駕黃甲馬軍陣于

宣仁門步軍陣于五鳳門從謙與黃甲軍相射莊宗聞亂擊殺數百人亂兵從樓上射帝傷重皇后諸王左右皆奔走帝崩五坊人聚樂器而焚之嗣源入洛以從謙為景州刺史已而殺之傳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于門高焚以樂器可不信哉可不戒哉

宦者傳

嗚呼自古宦女之禍深矣明者未形而知懼暗者患及而猶安至於亂亡不可悔也雖然不可以不戒作宦者傳

張承業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晉王喜其為人以為河





東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亞子累公等莊宗與梁戰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所以畜積金帛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居多。天祐十八年莊宗即皇帝位承業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國家之讎而復唐之社稷而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大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悞老奴矢不食而卒

張君翰字德卿故唐掖庭令張從政之養子昭宗時為范陽監軍。莊宗即位君翰默然苟色而已魏王破蜀王衍朝京師行幸秦川而明宗早變莊宗東征慮衍有變遣人馳詔殺之君翰從言誅衍一行君翰以為殺降不祥去行字改為一家蜀降人千餘人皆獲免莊宗遇弒君翰見明宗求歸田里卒于長安

五代文音陋矣而史官之職廢于喪亂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故老猶能道之可謂偉然矣殆非宦者之言也莊宗即位承業已死其後君翰雖為樞密使而不用事宦微使馬紹宏者頗見信用誅殺大臣黷貨賂專威福以取怨於天下者黃門內養之徒也明宗即位悉捕宦官而殺之都亭驛流血盈亭明宗晚而多病宦者蓋凌璣因以用





五代史卷之五十一 王承休 二十一 劍 州  
事帝崩愍帝奔于衛州漢瓊西迎廢帝于潞廢帝惡而殺

之  
嗚呼人情處樂自非聖哲不能久而無驕怠官文之禍  
必伺而侵之明宗非佚君而猶若此者蓋其在位差久之  
故宦者莫暇施為然其為大害者略可見矣獨承業之論  
偉然可愛君朝之一字以活千人君子有所取焉所謂愛  
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也故并述其徇敗者著于篇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五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六

雜傳

王鎔

鎔其先回鶻遺種曰沒諾千為鎮州王武俊騎將錄以為

子遂冒姓王氏三世為鎮州騎將沒諾千子未四世為成

德軍節度使是湊元達景崇子鎔承祖父百年之業士馬

強而蓄積富自晉兵出山東破孟遷取邢洛磁三州乃大

舉擊趙李匡威救之晉軍解去匡威劫鎔代位為鎔所殺

鎔既失燕拔遂與晉和後梁下晉邢洛磁三州得鎔與李

嗣昭書道梁事太祖自將傳城下鎔懼判官周式曰此難

五代史卷之六 王承休 二十一 劍 州





五代史卷之五十一 王承業傳 二十一 劍 州  
事帝崩愍帝奔于衛州漢瓊西迎廢帝于潞廢帝惡而殺

之  
嗚呼人情處樂自非聖哲不能久而無驕怠官文之禍  
必伺而侵之明宗非佚君而猶若此者蓋其在位差久之  
故宦者莫暇施為然其為大害者略可見矣獨承業之論  
倖然可愛君朝之一字以活千人君子有所取焉所謂愛  
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也故并述其徇敗者著于篇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五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六

雜傳

王鎔

鎔其先回鶻遺種曰沒諾千為鎮州王武俊騎將錄以為

子遂冒姓王氏三世為鎮州騎將沒諾千子未四世為成

德軍節度使是湊元達景崇子鎔承祖父百年之業士馬

強而蓄積富自晉兵出山東破孟遷取邢洛磁三州乃大

舉擊趙李匡威救之晉軍解去匡威劫鎔代位為鎔所殺

鎔既失燕拔遂與晉和後梁下晉邢洛磁三州得鎔與李

嗣昭書道梁事太祖自將傳城下鎔懼判官周式曰此難

五代史卷之六 王承業傳 二十一 劍 州





與力爭可與理奪式見梁太祖曰梁欲取一鎮州而止乎  
而欲成霸業於天下也且霸者責人以義而不私昔曹公  
破袁紹得魏將吏與紹書悉焚之今梁舉兵無名而假嗣  
昭為辭且王氏五世六公撫有此土豈無死士而待嗣昭  
乎太祖喜與鎔和以子昭祚為質太祖以女妻之封鎔趙  
王後又貳於晉而梁以王景仁為招討使晉敗景仁於栢  
鄉梁遂失鎮定而莊宗益強比破幽燕南并魏博鎔常以  
兵從然為人仁而不武未嘗敢為兵先又好左道鍊丹藥  
求長生任其政於宦者石希蒙宦者李弘規遣親事軍將  
蘇漢衡殺希蒙鎔怒使張文禮族弘規漢衡親軍俱文禮

乃誘之為亂斬鎔

文禮為鎔子

羅紹威

紹威工書屬文聚書數萬卷開館延四方之士通習吏事  
為政有威嚴然其家世由牙將所立天祐二年牙校李公  
儉作亂紹威誅之乃告梁乞兵盡誅牙軍牙軍死魏兵悉  
叛紹威勢孤饋給梁兵以此重困。太祖即位將都洛陽  
紹威取魏良材為五鳳樓朝正殿太祖曰蕭何守關中  
為漢起未央宮豈若紹威越千里而為此若神化然功過  
蕭何遠矣劉玄德因其父仁恭紹威馳書勸守光降梁太  
祖曰吾常攻燕不能下今紹威折簡乃勝用兵十萬紹威





五代史卷之六十一 紀五 周世宗皇帝 二 食 甲子  
以魏久不用兵願伐木安楊淇門為船自河入洛歲漕穀  
萬百碩以供京師舟未成而卒于周翰襲位為楊師厚所  
逐

王處直

處直為義武軍節度使封太原王後歸晉晉北破燕南取  
魏博與戰河上十餘年處直未嘗不以兵從有李應之妖  
妄人也關得小兒劉瑩即乃與處直為子更名都甚愛之  
聖宗討張文禮處直以鎮亡定不獨存乃招契丹入塞以  
牽晉兵定人皆言契丹不可召恐自貽患處直不聽及阿  
保機入寇都因執處直囚之都為義武軍節度使莊宗待

之甚厚及明宗立都反明宗討之都與家屬自焚死

劉守光

守光父仁恭能穴地為道以攻城軍中號劉窟頭為李匡  
威將匡威為弟匡儔所逐仁恭擁兵攻幽州行至居庸關  
戰敗奔晉及晉破匡儔乃以仁恭為幽州留後光化元年  
取滄景德三州請命於唐昭宗末即從仁恭怒曰為我語  
天子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爾何屢求不得邪昭宗  
以守文仁恭子也為橫海節度使仁恭父子率兩鎮兵十萬號  
三十萬擊魏屠貝州羅紹威求救於梁梁遣子思安救魏  
大敗守文自魏至長河橫屍數百里仁恭復附晉天祐三



五代史卷之六十一 雜傳 三  
年梁攻滄州仁恭調其境內凡男子年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皆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得二十萬人屯九橋求救於晉晉攻潞州梁軍解去仁恭幸世多故築宮大安山窮極奢侈選燕美女充其中又與道士鍊丹冀不死令燕人用瑾土為錢悉斂銅錢鑿山而藏之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蒸之仁恭怒遂守光守光自稱盧龍節度使執仁恭幽之乃為鐵籠鐵刷人有過者坐之籠中外燎以火守光身衣赭黃謂將吏曰我以此而南面帝天下乎梁攻趙王鎔求救於守光孫鶴以為救趙之兵先至者霸守光以兩虎方鬪可待之吾當為卞莊子也遂不出兵晉果救趙大敗梁兵

於柘鄉守光聞晉空國入梁乃治兵戒嚴遣人以語動鉅定曰燕有精兵三十萬率二鎮以從晉誰當主此盟者晉人患之謀曰昔大差爭黃池之會而越入吳項羽貪伐齊之利而漢敗楚今吾越千里以伐人而強燕在其後此腹心之患也乃班帥守光以為諸鎮畏其強乃諷諸鎮推尊已於是晉王率天德宋瑤振武周德威昭義李嗣昭義武王處直成德王鎔以墨制冊尊守光為尚書令尚父守光曰此儀注何不郊天改元有司曰此天子之禮也尚父雖尊乃人臣耳守光怒曰我為尚父誰當帝者今天下四分五裂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我以二千里之燕獨不能帝一



方乎乃械梁晉使者下獄自號天燕皇帝梁乾化元年八月改元  
應天明年晉遣周德威會鎮定之兵以攻燕守光被圍經  
年晉王臨軍問將如何守光曰今日組上肉耳惟王所為  
也晉軍破城執仁恭父子曳以組練獻于太廟仁恭至馬  
門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李茂貞

茂貞本姓宋名文通唐賜以姓名拜鳳翔節度使擅發兵  
破興元殺楊復恭父子昭宗徙茂貞山南節度使茂貞不  
奉詔上表曰但慮軍情忽變戎馬難羈徒令旬服生靈因  
茲受弊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昭宗以表辭不遜不能

忍宰相杜讓能以茂貞地大兵強且近京師易以自危而  
難於後悔他日雖欲誅晁錯以謝諸侯恐不能也昭宗怒  
曰吾不能辱辱坐受陵弱乃以覃王為招討使令下京師  
市人皆知不可相與聚承天門遮宰相請無舉兵爭授瓦  
石擊宰相宰相下輿走亡其堂印覃王戰敗茂貞犯京師  
昭宗殺兩樞密以謝茂貞使罷兵茂貞請殺讓能遂賜死  
河中王重盈卒諸子珂珙爭立李克用請立珂茂貞與韓  
建王行瑜請立珙昭宗不許茂貞率三鎮兵犯京師謀廢  
昭宗晉王亦舉兵茂貞懼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璘晉兵至  
河中請擊茂貞昭宗以晉遠茂貞近因欲庇之以為德乃





五代史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一 五

詔罷歸充用款曰唐不誅茂貞憂未已也昭宗還募安聖  
捧宸軍萬餘人茂貞請唐將討已遂犯京師昭宗出居華  
州加拜茂貞尚書令封岐王崔胤欲借梁兵誅宦者韓全  
誨等倚茂貞為外援天復元年梁軍至同州全誨劫昭宗  
幸鳳翔梁軍圍之逾年茂貞屢敗城中薪食盡米斗直錢  
七千至燒人屋不煮屍而食人肉斤錢百狗肉斤錢五百天  
子於宮中設小磨遣宮人屑豆麥供御自後宮諸三十六  
宅凍餒死者日三四茂貞窮急謀以天子與梁為解昭宗  
曰朕與六宮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與梁和乎茂  
貞斬韓全誨守傳首梁軍梁圍解遂劫東遷而唐亡茂貞

亦困茂貞居岐以地狹賦薄下令推油禁城門無納松炬  
有誚之曰請拜禁月明茂貞有地二十州其被梁圍興元  
秦鳳階成入于蜀邠寧鄜坊入于梁末年所有七州而已  
同光二年卒子從曦有田千頃竹千畝在鳳翔惧侵民利  
未嘗省理鳳翔人愛之

韓建

建初不知書見玉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因通音  
韻聲偶暇則課學書史時諸鎮皆武夫獨建撫輯兵民荆  
南成汭昌姓郭亦善緝荆楚當時號北韓南郭乾寧三年  
李茂貞復犯京師昭宗將奔太原建請幸華州遂欲制之

五代史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一 五





請罷諸王將兵及殿後諸軍昭宗登齊雲樓望京作菩薩  
變辭三章以思歸其卒章曰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  
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建圍行宮  
請誅李筠三都將為備者悉散殿後及三都衛兵幽瑞於十六宅  
以兵圍之諸王登屋叫呼遂見殺又欲廢昭宗立德王裕  
其父叔曹謂建曰汝陳許間一田夫爾遭時之亂蒙天子  
厚恩至此欲以兩州百里之地行大事覆族之禍吾不忍  
見不如先死李茂貞梁太祖欲發兵迎天子建恐乃止昭  
宗東遷建從至洛昭宗舉酒屬太祖與建建躡太祖足太  
祖陽醉去出曰天子與宮人眼語幕下有兵仗聲恐公不

免梁時出鎮許州軍亂見殺

溫翰

翰為義勝軍節度使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境內者悉屨之  
取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惟乾陵風雨不可發來朝莊宗  
莊宗待之節崇翰曰此劫陵賊罪不可赦明宗入洛賜死  
論曰嗚呼厚葬之弊自秦漢已來率多聰明英偉之主  
雖有高談善說之士極陳其禍福有不能聞其惑豈非  
富貴之欲溺其所自私者篤而末然之禍難述於無形  
不足以動其心歟周太祖鑒翰之禍其將終也為書遺  
世宗使以瓦棺紙衣而斂將葬開棺示人既葬刻石以





王仲文卷之二  
告後世無作下宮無置守陵妾又使葬其平生衣服衮冕通天冠絳紗袍各二其一于京師其一于澶州又葬其劍甲各二其一于洛中其一于大名者莫原其旨也

王師範

師範唐青州節度使好儒學聚書萬卷為政有威愛梁太祖圍昭宗於鳳翔韓全誨等召諸鎮兵擊之師範遣張居厚聘梁因欲劫殺太祖不克太祖遣朱友寧攻之友寧戰死後師範降太祖欲誅之未有以發友寧妻泣曰陛下化家為國諸子皆得封而妾夫死雖人猶在朝廷太祖遣人族滅之使者掘坑師範設席為具與宗族飲酒謂使者曰

死所不免然懼長少失序下愧於先人酒半令少長以次就戮於坑所

李罕之

罕之陳州人為入驍勇力兼數人少讀書不成去為僧以無賴所往皆不容乃乞食酸棗市中人皆不與罕之擲器于地裂其衣依黃巢為盜後歸諸葛爽爽死與張全義分據河陽以附梁既而與全義有隙乃歸太原日以兵鈔懷孟間啖人為食居民屯聚摩雲山罕之攻殺之立柵其上時人號曰李摩雲時晉徇地山東倚罕之為扞蔽罕之自以功多於晉私謂蓋寓曰吾脫身河陽賴晉容我今老矣





五代史卷之六  
若與一小鎮使休兵歸老幸也寓告克用克用曰吾於罕  
之豈惜一鎮然鷹鳥之性飽則颺矣後叛晉歸梁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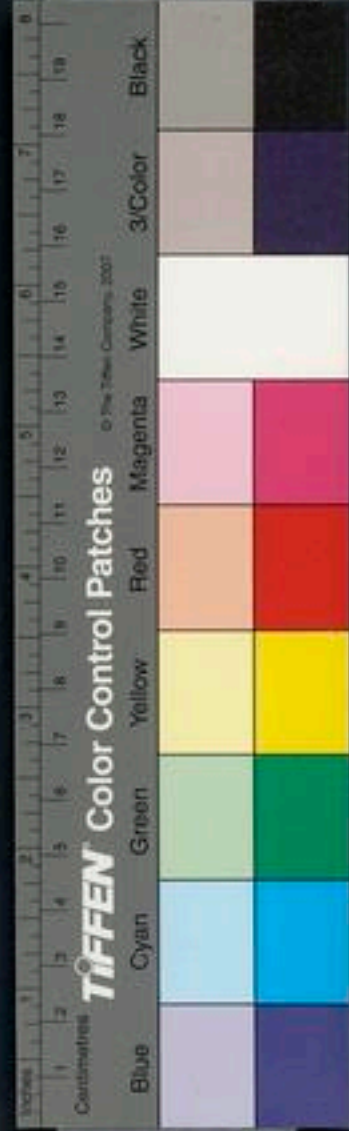
孟方立

方立邢州人少為軍卒以勇力選為隊將後為昭義軍節  
度使昭義所節制澤潞邢洛磁五州而治潞州方立以潞  
州山川高險而人俗勁悍自劉稹以來嘗逐其帥且已邢  
人也因徙軍于邢州而潞人怨之因以澤潞歸晉晉遣李  
克脩為澤潞節度使方立以邢洛磁三州自為昭義軍晉  
數遣李存孝等出兵窺山東三州之人俘掠殆盡赤地數  
千里無復耕桑者累年方立以孤城自守求救于梁梁方

東事充艱不能救也乃乞兵于王鎔攻晉其將石元佐善  
兵而多智為晉將安金俊所得金俊厚遇之問以攻邢之  
策元佐曰方立善守而邢城堅若攻之必不得志宜攻其  
磁州方立來救可以敗也金俊以為然方立果來救為金  
俊所敗馳入邢州城中食盡乃飲酖卒

趙犖 第三附

犖其先青州人幼與群兒戲道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  
諸大兒皆聽其節度父見之驚曰大吾門者此兒也及壯  
善弓劍為人勇果重氣義黃巢起陳州豪傑以犖為刺史  
及巢陷長安犖語將吏曰巢不為長安市人所誅必驅衆





東走吾州適當其衝乃治城池為守備遷民六十里內者皆入城中選其子弟配以兵甲巢敗果東走悉眾圍擊置春磨糜人之肉為食犇曰吾家三世陳將必能保此爾曹當於死中求生建功立業巢柵城北三里為八仙營聚糧餉欲以文弊之陳舊有巨弩數百皆壞因理之弩矢激五百步人馬皆洞以故巢不敢近梁救之解圍去太祖入陳州犇陰識太祖必成大事乃為自托之計以其子嚴尚太祖女唐昭宗以陳州為忠武軍拜犇節度使犇卒弟珣代立乃求鄧艾故迹決程王陂溉民田兄弟居陳二十餘年陳人賴之後卒于家陳今句之思市

論曰嗚呼禍福之理豈可一哉君子小人之禍福異也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世之談禍福者皆以其言為至論也夫為善而受福焉得禍為惡而受禍焉得福惟君子之惟非禍者未必不為福小人求非福者未嘗不及禍始犇以先見之明深結梁太祖及其子孫皆享其祿利自謂知所託矣安知其族卒與梁俱滅也犇之求福於梁蓋老氏之所謂禍也非君子之所求也可不戒哉

馮行襲

行襲字正臣均州人為戎昭軍節度使州金嚴酷少息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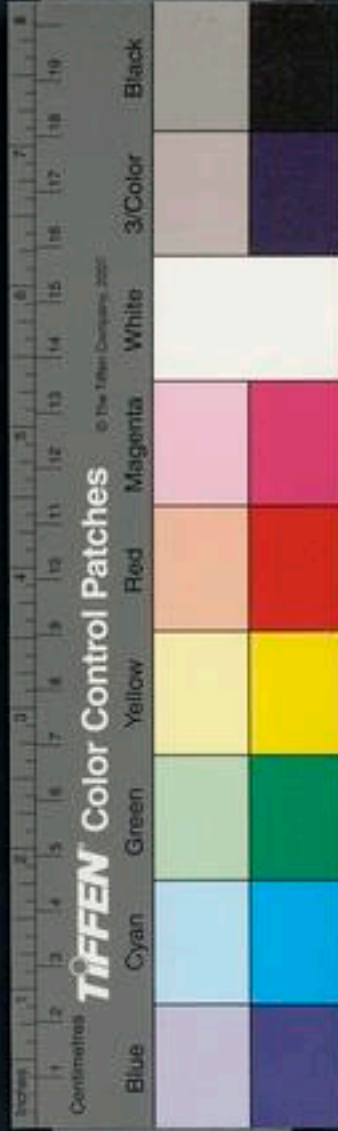
五代史卷之六十一 唐紀六十一 十 僉 良  
至輒天幸境早有蝗則飛鳥食之歲凶田中鹵鹵自生

李振

振字興緒唐拜台州刺史盜起不果行以策干梁太祖奏  
事長安舍梁邸宦官劉季述謀廢昭宗以告振振曰百歲  
奴事三歲主而敢爾邪今梁王方仗大義尊天子君等無  
為此不祥也振還謂太祖曰豎刀伊戾之亂所以為霸者  
資也今天子危辱此王仗義立功之時太祖悟遣振詣京  
師見崔胤謀出昭宗昭宗返正太祖執振手曰卿謀得之  
王師範以青州降梁遣振往代師範疑懼振曰漢張繡與  
曹公為敵然不歸袁紹而歸曹公者知其志大不以讎殺

人也今梁王方成大事豈以故怨害忠臣乎師範乃歸梁  
昭宗遷洛振往來京師朝臣皆矚目振視之若無人有小  
怒必加譴謫故振一至京朝廷必有貶降時人目為鴟梟  
太祖之弒昭宗遣與朱友恭太子友恭朱友諒太子友諒朱友弼太子友弼朱友貞太子友貞氏叔琮謀之

昭宗崩太祖問振所以待友恭等振曰晉司馬氏殺魏君  
而誅成濟不然何以塞天下口太祖乃殺友恭振堂舉進  
士不中充憤唐公卿及裴樞等七人賜死白馬驛振謂太  
祖曰此輩自言清流可投之河使為濁流也太祖即位遷  
戶部尚書友珪時代敬翔為崇政院使莊宗滅梁振謁郭  
崇韜崇韜曰人言振一代奇才吾今見之乃常人爾已而





五代史卷之六

石拔傳

負良

伏誅

裴迪

迪字昇之河東人為入明敏善治財賦精於簿書太祖用兵四方留迪以調兵賦太祖自岐還將吏皆賜迎鑿叶贊功臣太祖曰叶贊之功惟裴公有之他人不足當也

孔循

循少孤始昌姓朱又昌姓趙與絨昭宗何后殺柳璨蔣元暉張廷範仕梁至租庸使莊宗時知汴州明宗自魏兵及而南莊宗東出汜水循持兩端迎明宗於北門迎莊宗於西門戒曰先至者入之明宗先至遂納之即位為樞密使

留守東都民有犯麴者循族其家明宗知其冤詔天下除麴禁許民得造麴明宗欲以皇子娶安重誨女重誨問循循曰公為樞密之臣不宜與皇子婚而循陰使人白明宗求女妻皇子重誨惡其為人出循為忠武軍節度使卒

孫德昭

德昭當劉季述幽昭宗宰相崔胤陰求義士而德昭與孫承誨董從實應胤裂衣襟為書及斬季述昭宗反正賜姓李號扶傾濟難忠烈功臣與承誨等皆拜節度圖形凌煙閣號三使相恩寵無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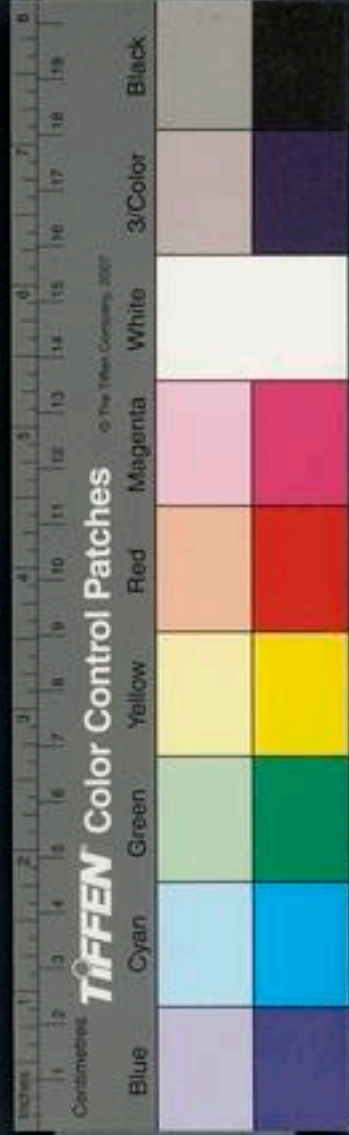
劉知俊

五代史卷之六

劉知俊

一

庚





五代史卷之六十一  
知俊字希賢徐州人姿貌雄傑勇出諸將仕梁為大彭郡  
王時王重師以無罪見殺知俊遂叛臣於李茂貞左右忌  
之乃奔蜀王建以為武信軍節度攻茂貞取秦鳳階成四  
州建忌之知俊色黑而生歲在丑里巷為誑曰黑牛出圈  
燬繩斷建乃殺之

智德倫

德倫遷平盧節度使末帝以魏兵難制分相瀘衛為昭德  
軍以魏貝博為天雄軍德倫為節度使分魏牙兵之半入  
昭德軍將張彥謀於衆劫以德倫迫之降晉莊宗入魏斬彥  
後監軍張承業殺德倫

閻寶

寶字瓊美鄆州人自梁降晉為招討使梁晉戰胡柳晉軍  
敗莊宗欲引兵退保臨濮寧曰夫決勝料勢決戰料情情  
勢既得斷在不疑今梁兵窘蹙其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  
可知此不可失之時莊宗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

康延孝

延孝代北人為梁先鋒指揮使見末帝任用群小乃奔于  
唐具言末帝懦弱趙巖張漢傑用事忠言勇士皆見疎斥  
莊宗又問梁計如何曰臣聞其議期以仲冬大舉遣董璋  
以陝號澤路之衆出石會以攻太原霍彥威以關西汝洛





五仁英卷之六十二 周延孝傳 十三 金 室  
之兵掠邢洛以趨鎮定王彥章以京師禁衛擊鄆州段凝  
以河上之軍當陛下莊宗懼曰何以禦之延孝曰梁兵雖  
衆分則無餘待其既分以鐵騎五千自鄆趨汴出其不意  
擣其空虛不旬日天下定矣其後董璋等不出兵而梁悉  
屬段凝于河上京師無備莊宗自鄆入汴凡八日而滅梁  
以功賜姓名曰李紹琛三年征蜀為先鋒排陣斬斫使降  
興州與王衍戰三臬衍敗走斷吉栢江浮橋延孝造船以  
渡進取綿州衍復斷綿江浮橋延孝謂李嚴曰吾遠軍千  
里入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衍破膽之時得百騎過鹿頭關  
彼將迎降若懈繕橋梁數日使衍閉關為備勝負未可知

也因與嚴乘馬浮江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  
下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衍弟宗弼以蜀降時董璋位在  
延孝下見重於郭崇韜崇韜有軍士召璋議延孝怒告  
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僕邀相從及俛首郭公之門吾  
為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崇韜解璋軍職表為東川  
節度使延孝愈怒曰吾冒白刃犯險阻以定兩川璋有何  
功而得旄節及崇韜死延孝以朱友謙無罪見殺遂擁衆  
反入蜀任圜追之與孟知祥夾攻之戰敗被擒檻至鳳翔  
殺之

張全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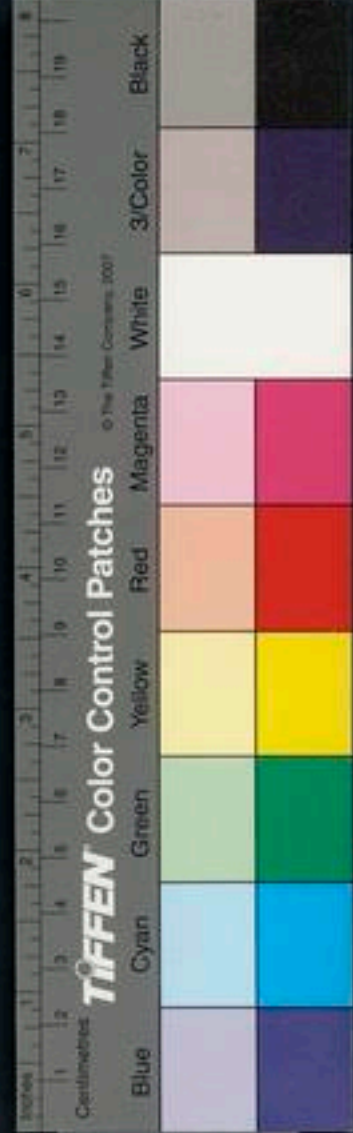


全義少以田家子役于縣縣令因辱之後事諸葛爽死與李罕之分據河陽罕之性貪暴以寇鈔為事全義勤儉督民耕植罕之仰給全義全義不能給罕之出兵攻晉降全義襲取河陽晉助罕之圍全義全義乞兵于梁梁敗罕之於流水後為河南尹披荆棘勸耕殖躬載酒食勞民畝畝之間築南北二城以居之數年人物全盛全義初名言唐昭宗賜名全義及事梁太祖賜名宗奭梁與晉戰河北梁數敗全義蒐卒伍鎧馬月獻之以補其缺太祖兵敗還洛邈暑全義妻女迫淫之其子繼祚欲刺刃太祖全義止之仕梁累拜中書令封魏王莊宗入汴全義自洛來

賂劉皇后以自托莊宗至洛幸其第命皇后拜為父莊宗欲掘梁太祖墓斲棺戮屍全義以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也莊宗以為然鏟去墓闕而已全義監軍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孫颺詰全義復求之監軍忿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巢賊中以為譏已奏笞殺監軍天下冤之其聽訟以先訴者為直民頗苦之後勸莊宗遣明宗討趙在禮明宗友全義以憂卒

朱友謙

友謙初名簡後梁太祖更名友謙叛梁附晉莊宗賜姓名





李繼麟時伶人用事求賂于友謙友謙不能給景進告  
友謙及因族其家

表象先

象先太祖妹之子為馬步軍指揮使引禁軍入宮攻友珪  
友珪死出鎮宣武在宋州十餘年誅斂其民積貨千萬  
宗滅梁象先輦資數十萬賂唐將相伶官宦者及劉皇后  
莊宗賜姓名為李紹安改宣武軍為歸德軍曰歸德之名  
為卿設也象先積財產數十萬邸舍數千間其卒也不以  
分諸子而悉與正辭廢帝時獻錢五萬緡領衢州刺史晉  
高祖立復獻五萬緡求為真刺史積錢盈室室中常有聲

如牛人以為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物之有聲求其  
同類宜益以錢聲必止聞者笑之

朱漢賓

漢兵有膽力梁攻交鄆鄆州朱瑾募驍勇黥雙鴈于頰號  
鴈子都太祖選勇士數百人號落鴈都以漢賓為指揮使  
人以為朱落鴈及莊宗滅梁漢賓為右龍武統軍莊宗出  
遊幸其弟漢賓妻有色因侍左右莊宗留至夜而去自此  
有寵為將無戰功而臨政能守法好施惠人頗愛之

段疑

疑妹為梁太祖美人故親信之末帝昏亂疑依附趙巖為





姦王彥章為招討使三日用奇計破唐德勝南城而巖匿  
彥章功狀悉歸功於凝疑納金巖等代彥章為招討使已  
而梁亡凝率精兵五萬降唐奏趙巖張漢傑侮弄權柄殘  
害生靈請族之因景進納賂劉皇后以求恩寵詔賜姓  
名曰李紹欽以為泰寧軍節度使明宗即位賜死

趙在禮

在禮裔于皇甫暉又自貝州攻魏及明宗軍變與在禮合  
明宗即位自魏徙鎮橫海歷鎮泰寧天平所至邸店羅列  
積貲巨萬在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相謂曰眼  
中拔釘豈不樂哉既復君職乃籍管內口率錢一千號拔

釘錢

霍彥威

彥威仕梁為行營招討使與晉相持河上敗降晉莊宗賜  
姓名曰李紹真明宗討趙在禮軍變彥威勸明宗擁兵與  
在禮合以兵南向明宗入洛陽首率群臣勸進內外機事  
皆決彥威及即位徙鎮平盧朱守殷反誅彥威遣使者馳  
騎獻兩箭為賀明宗賜兩箭以報之夷狄之法起兵令衆  
以傳箭為號令然非下得施於上也明宗本出夷狄而彥  
威武人君臣皆不知禮動多此類

房知溫





知溫字伯玉兖州人為隨軍指揮使莊宗賜姓名曰李紹  
業明宗自魏及兵南向知溫首馳赴之天成元年拜泰寧  
軍節度使屯于盧臺明宗遣烏震往代知溫其劾節軍將  
龍暉等攻震殺之魏州自羅紹威誅衙軍楊師厚為節度  
復置銀槍劾節軍及後劫智德倫降晉劫趙在禮入魏皆  
此軍也明宗遣劾節九指揮北戍盧臺既遣震代知溫知  
溫不樂盧臺戍軍夾水東西為兩寨震與知溫會東寨方  
博劾節軍亂殺震知溫即渡河入西寨以騎軍盡殺亂者  
明宗詔悉誅其家屬于魏州凡九指揮三千餘家數萬口  
驅至漳水上殺之漳水為之變色魏之驕兵由是而盡歷

鎮天平平盧廢帝立封東平王太常上言策拜王公皇帝  
臨軒遣策其在外者正衙命使而鹵簿鼓吹輅車法物不  
出都城考之故事無明文今北平王德鈞東平王知溫受  
封遣策請下兵部太常太僕給鹵簿鼓吹輅車法物赴本  
道禮畢還有司知溫在鎮厚斂其民積貲鉅萬及卒子彥  
儒獻父錢三萬緡絹布三萬疋金百兩銀千兩茶千五百  
片絲十萬兩拜沂州刺史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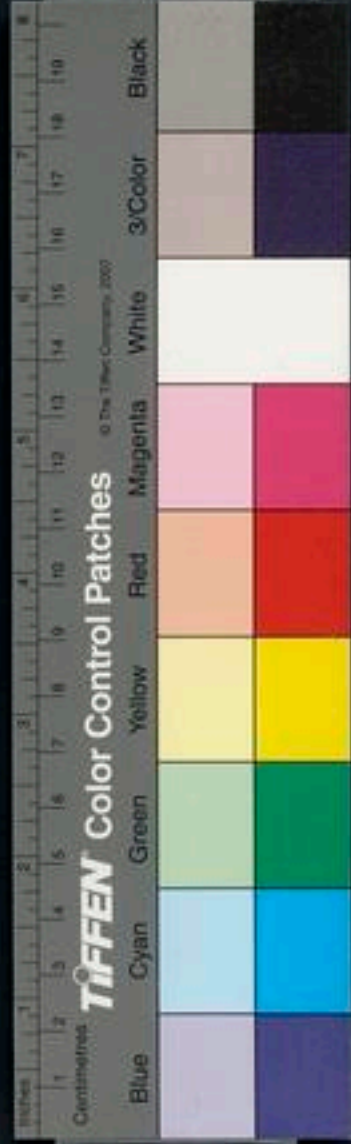
三  
イ  
典  
卷  
之  
六  
二

新  
夫  
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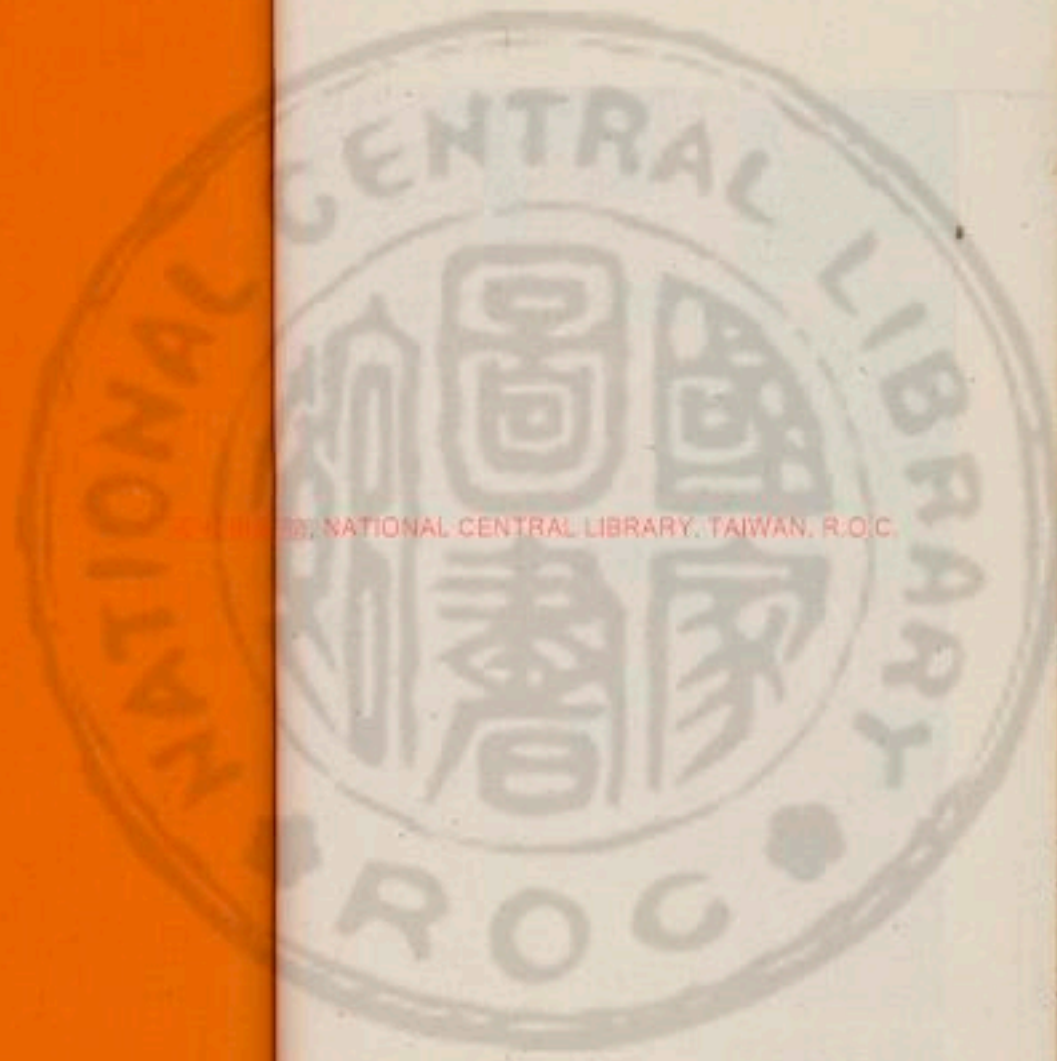
十  
八

金

九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entimeter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The Tiffen Company, 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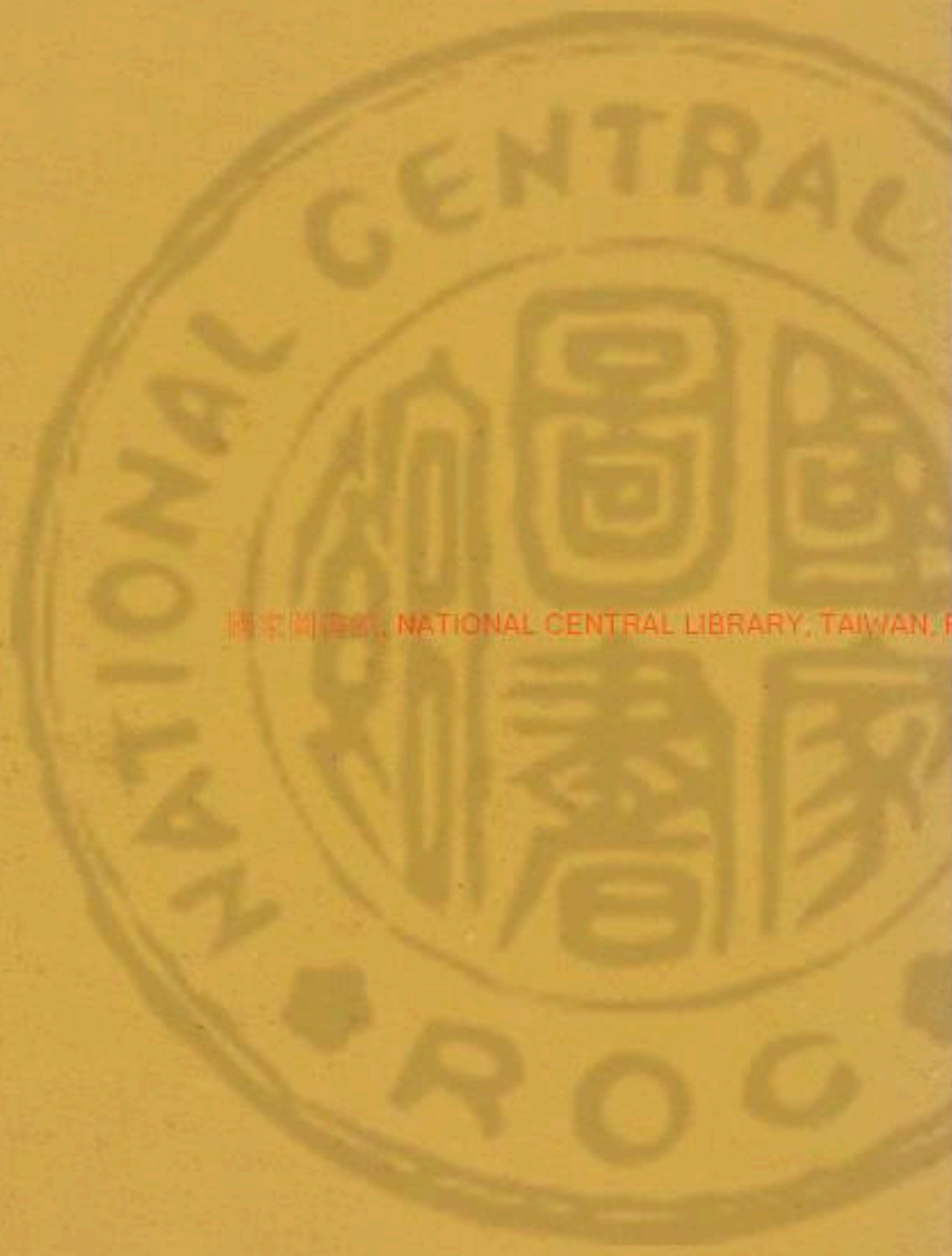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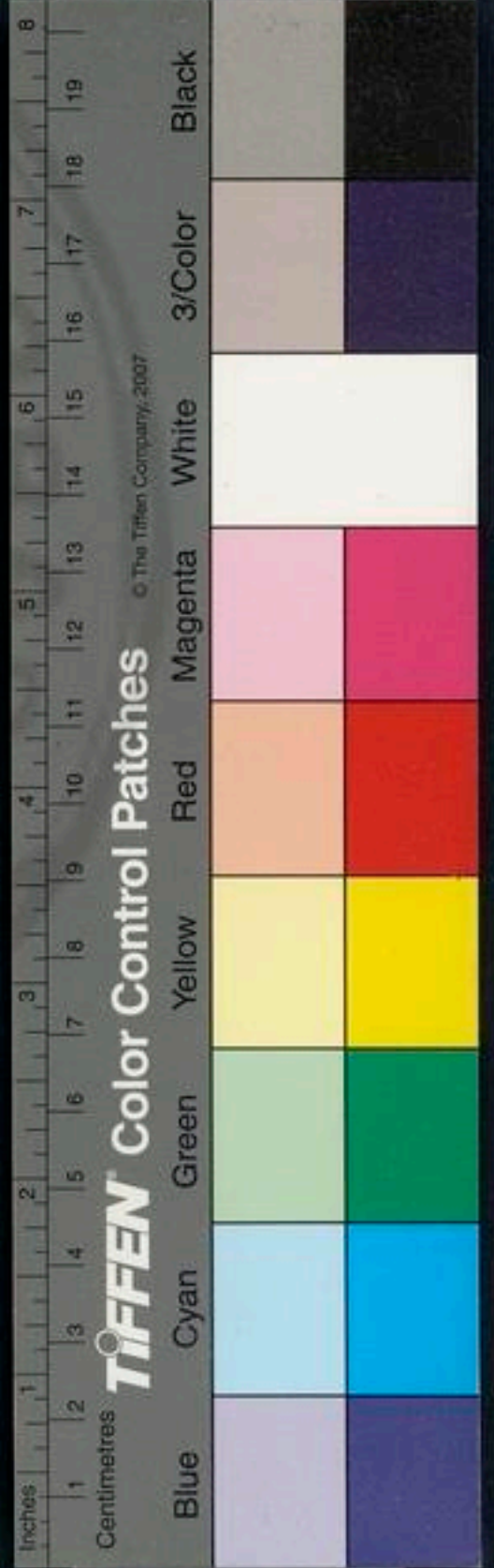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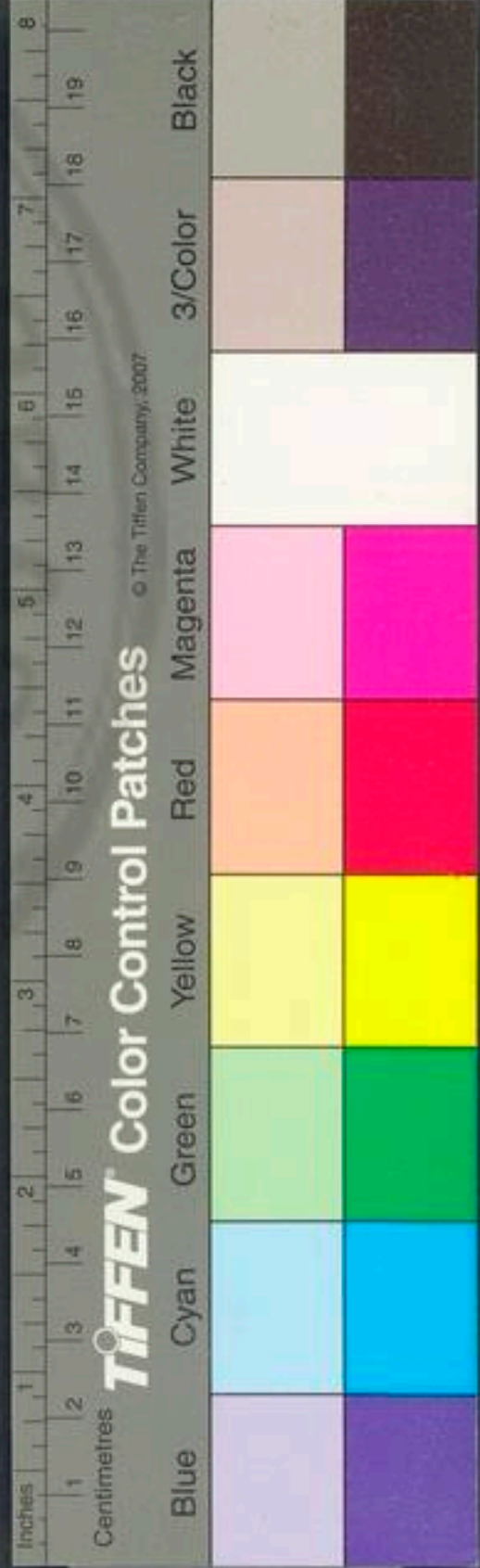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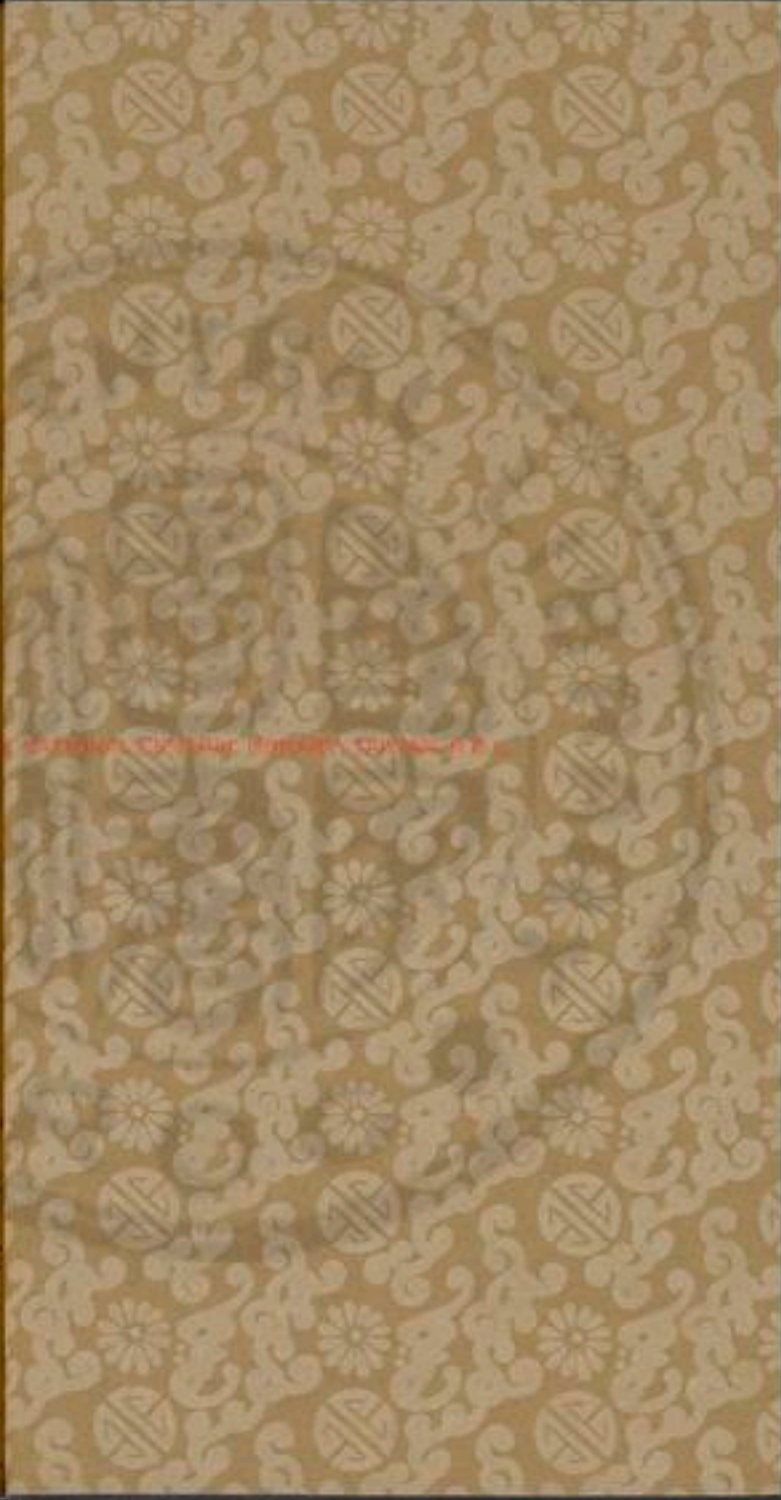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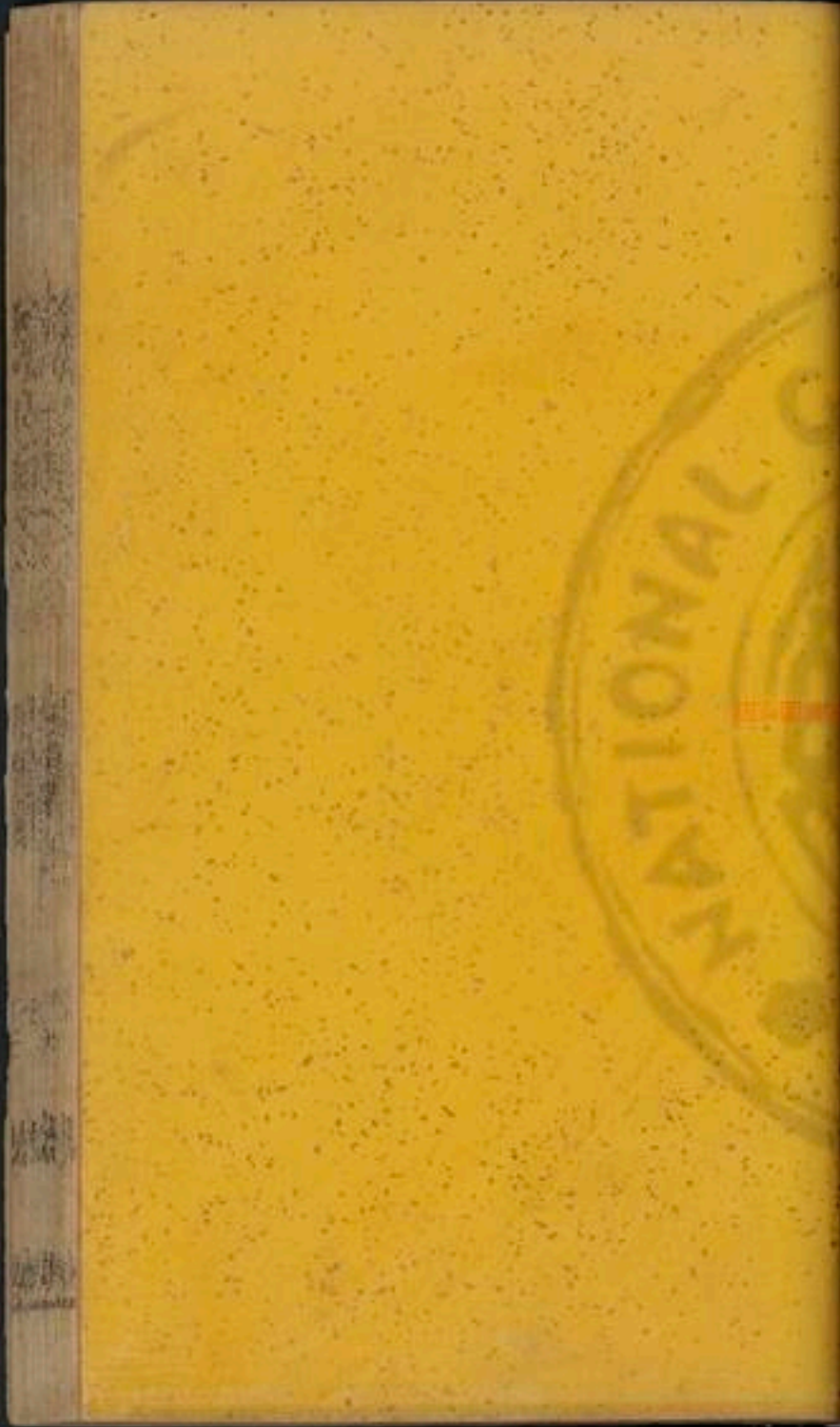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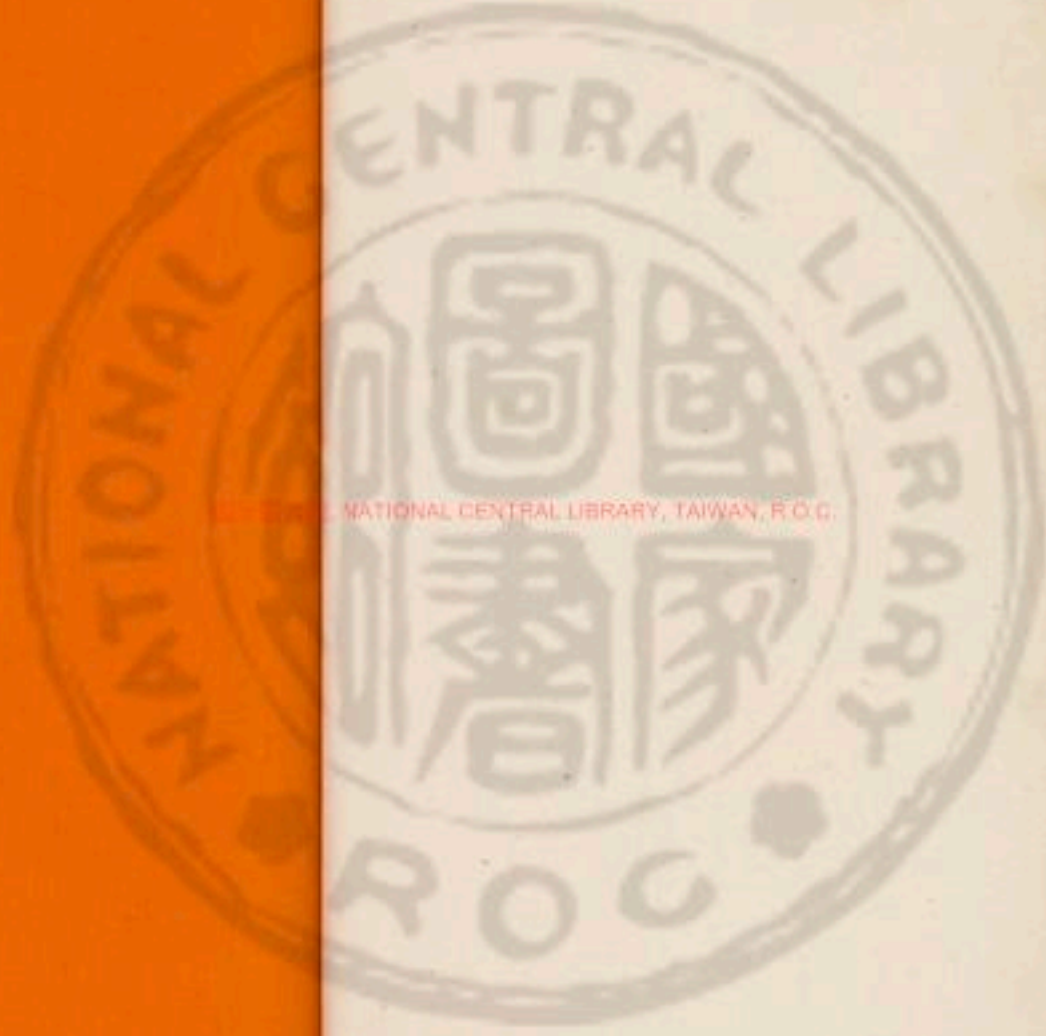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230795 v. 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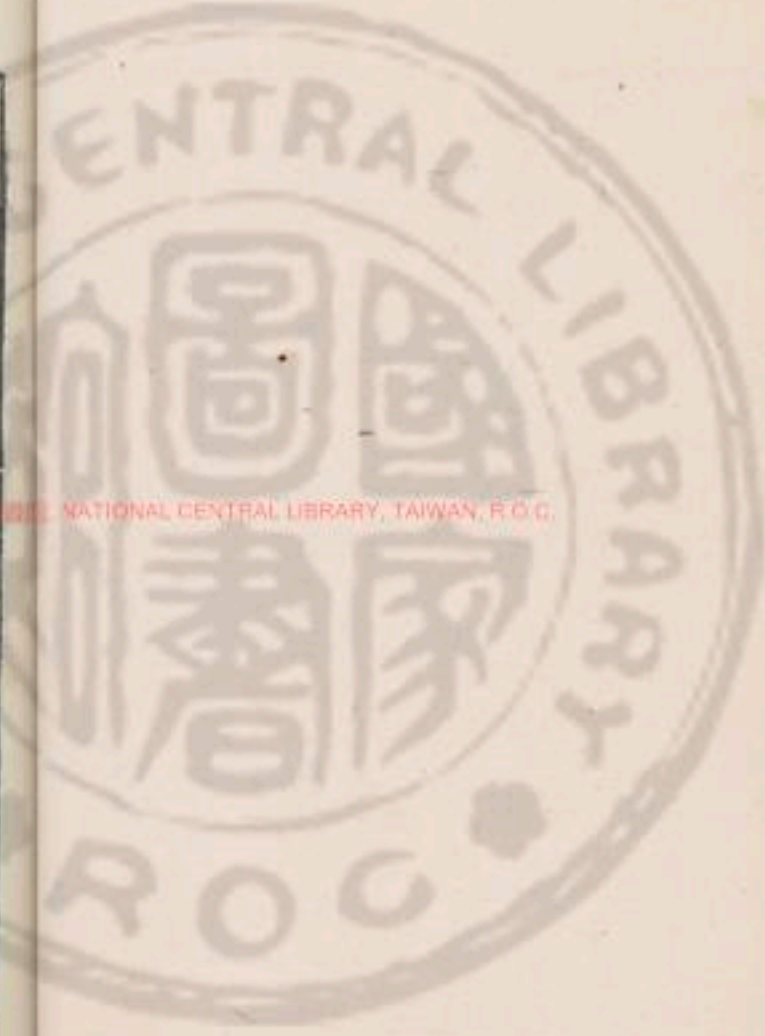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七

雜傳

王晏球

晏球字瑩之洛陽人梁太祖選富家子之材武者置帳下  
號廳子都晏球為廳子都指揮使後降唐莊宗賜姓名曰  
李紹虔明宗立定州王都反晏球為招討使契丹遣禿餒  
將萬騎救都晏球敗之橫刀弃甲六十餘里契丹又遣楊  
隱以七千騎益都晏球擊走之為趙德鈞擒還京師中國  
之威大震而契丹衰伏自晏球始為將有機略善撫士卒  
其擊禿餒既因敗以為功先蒙王都為部所敗諸將皆欲乘勝取之





王守恩  
晏球返不動卒以持久弊之

王守恩

守恩相漢為西京留守周太祖以樞密使將白文珂等軍過洛陽守恩以使相自處有與出迎太祖怒即日以頭子命文珂代守恩為留守守恩罷去後隱帝殺史弘肇等召群臣慰諭之守恩曰陛下始睡覺矣聞者皆縮頸

論曰嗚呼道德仁義所以為治而法制網紀亦所以維持之也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然後亂從之亂與壞相乘至蕩然無復網紀則必極於大亂而後返此勢之自然也五代之際若文珂守恩皆位兼將相而周

太祖以一樞密使以頭子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時太祖與漢未有間隙其無君叛上之志宜未萌於心而其所為如此者何哉蓋言為常事故時發於喜怒願指之間而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其上下安然而不怪者豈非朝廷法制網紀壞亂相乘其來也遠既極而至於此歟是以善為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康福

福事晉主為偏將莊宗曰吾家以羊馬為生福狀類胡人乃令牧馬逾年馬大蕃滋安重誨愛之以靈武深入夷境





乃拜福涼州刺史至其岡峽遇雪因襲吐蕃殺之獲玉璞綾錦羊馬甚衆威聲大振蕃夷畏服福世本夷狄夷秋貴沙陀嘗有疾卧閣中寮佐入問疾見錦衾相戲曰錦衾爛兮福怒曰我沙陀種也安得謂我為矣聞者笑之

郭延魯

延魯父饒為沁州刺史為政有惠愛延魯以善槩為將遷復州刺史歎曰吾先君為沁州者九年民到于今思之吾敢忘先君之志以廉平自勵民甚賴之秩滿州人遮道攀號當時刺史皆以軍功拜言事者以民力困敝之時不宜任武夫恃功縱下為害而延魯父子特以善政聞

論曰嗚呼五代之民何以堪之哉上輸兵賦之急下困剝斂之苛自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其添都聘國之物動以千數計至於來朝奉使買宴贖罪莫不出於進獻而功臣大將不幸而死則子孫率以家貲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蓋自天子皆以賄賂為事矣於此之時循廉之吏如延魯之徒者誠難得而可貴也

華溫琪

溫琪從黃巢敗顧狀貌魁偉慎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出之又經于桑林桑枝折田父曰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于家後募為兵仕梁唐累為節



五代史卷之七十一  
度使

養從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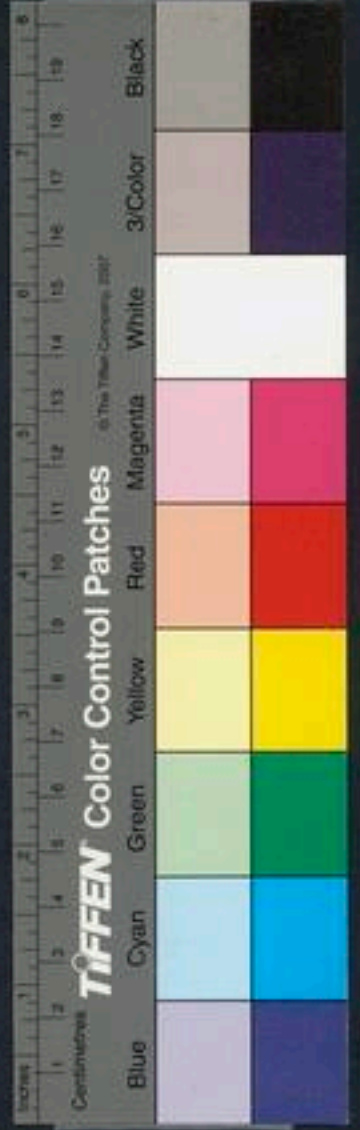
從簡世本屠羊善用梁莊宗用兵攻城從簡多為梯頭莊宗與梁對陣梁軍有執大旗出入陣間者莊宗曰彼猛士誰能取之從簡馳入梁軍奪旗而還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鑿之左右視者不勝其毒從簡言笑自若為人剛暴難制明宗戒曰富貴可惜汝不能守也先帝能貸爾吾恐不能也。從簡好食人肉所至潛捕民間小兒以食許州富人<sup>有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之卒踰垣隱木間見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歎曰吾公欲奪其實而</sup>

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告使以帶獻遂踰垣去

張鈞

鈞初代康懷英為永平節度使掠其家貲又於唐故宮掘地得金玉貲鉅萬出帝時居洛陽擁其貲以酒色聲妓自娛者十餘年人謂之地仙

論曰嗚呼五代反者多矣吾於明宗獨難其辭莊宗遇弒繼岌以元子握重兵死于外而不得立此大事而前史不書其所以然夫繼岌之存於張籤無所利害籤何為拒之不使之東乎籤為之初守京兆繼岌班師至與平而明宗起籤乃斷成陽浮橋豈其有所使而為之乎然明宗於符彥超深以





五行史卷之十一  
為德而待錢無所厚此又可疑也不然奸亂之臣望風而望應乎使錢不斷浮橋而繼豈得以兵東明宗未必能自立則繼豈死由錢之拒其所繫者豈小哉

李周

周字通理邢州人父矩遭亂不仕嘗謂周曰邯鄲用武之地今世道未平汝當從軍旅以興吾門盧嶽徙家太原辟盜充斥道路周送之嶽曰子方願隆者目疎微身長七尺真將相也吾占天象音必有天下宜留事晉以圖富貴後為節度使歷四鎮

劉處讓

處讓字德謙滄州人唐制樞密使以官者為之自梁用敬翔李振至莊宗始用武官而權重將相高祖以宰相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處讓與諸宦者心不平之楊光遠之討范延光也以晉重兵在已掌握其所求請高祖裁抑之處讓言於光遠此非上意皆維翰崧等嫉公光遠大怒訴維翰等高祖罷維翰以處讓為樞密使及丁母憂遂不復拜樞密使以印付中書廢其職

張希崇

希崇字德峯幽州人明宗時為靈武節度使開屯田教耕種軍足食而省轉饋頗知星曆天福三年月掩畢口大星





希崇歎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我其當之明年卒

皇甫遇

遇常山人為人有勇力虬髯善射歷四鎮節度使契丹入寇杜重威為都招討使遇為都指揮使屯於中渡重威陰送款于契丹伏兵幕中召諸將坐告以降虜遇等不能對重威出降表遇等俛首以次書名即麾兵解甲降契丹遣遇與張彥澤先入京師遇行至平棘絕吭死

論曰嗚呼梁亡而敬翔死不得為死節晉亡而皇甫遇

死不得為死事

吾世無意哉梁之篡唐用

翔之謀為多由于佐其父

而弑其祖可乎其不戮於斧鉞為幸免矣方晉兵之降

虜也士卒初不知及使解甲哭聲震天則降豈其欲哉使遇奮然攘臂而起殺重威於坐中雖不免見害猶為得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既俛首聽命相與亡人之國矣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君子之於人或推以恕或責以備恕故遷善自新之路廣備則難得難得故可貴焉然知其所可恕與所可貴豈不難哉

王弘贄

弘贄唐明宗時為衛州刺史潞王反愍帝夜以自騎奔衛州東七八里遇晉高祖將朝京師愍帝下馬慟哭曰潞王反康誠義叛長公主教我逆爾于路高祖曰弘贄宿將多





五代史卷之七十一 五  
知事請就圖之即見弘贄曰王上危迫吾戚屬也何以圖  
全弘贄曰天子避狄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從乎曰無也  
國寶乘輿諸物從乎曰無也弘贄歎曰所謂大木將顛非  
一繩所維今萬乘之主以百騎出奔而將相大臣無一人  
從者則人心去就可知也雖欲興復得乎即從高祖上謁  
於驛舍高祖以弘贄語白愍帝弓箭庫使沙守榮奔弘進  
謂高祖曰主上明宗愛子公愛壻公於此時不能報國而  
反問大臣國寶所在公亦助賊反邪乃抽佩刀刺高祖高  
祖親將陳暉杆之守榮戰死弘進自刎高祖因殺帝從兵  
獨留帝于驛弘贄奉帝居州廨弘贄子巒為殿直廢帝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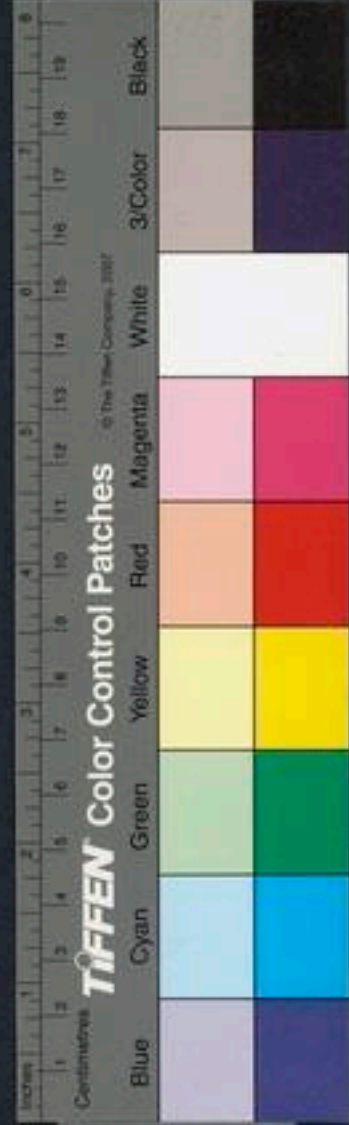
遣靈煬愍帝

劉審交

審交字求益幽州人時晉高祖分戶部度支鹽鐵為二使  
歲餘三司益煩弊乃復合為一拜審交三司使議者請檢  
天下民田宜得益租審交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閑  
田民之苦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遷陳州  
防禦使出視民田見民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耕器為範為  
民更鑄

王周

周魏州人歷涇州節度使張彥澤為政苛虐民多流亡周





更為寬恕去苛弊二十餘事歷遷四鎮皆有善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脩刺史過也乃僧民粟為治其橋杜重威降契丹兵過鎮州呼周出降周曰受晉厚恩不能死戰而以城降何面目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後迫降之

安叔千

叔千字胤宗拜昭武軍節度使歷四鎮狀貌堂堂而通文字所為鄙陋人謂之沒字碑契丹犯京師晉百官迎見耶律德光德光勞曰是安沒字否汝在邢州已通誠歟吾當與汝一契飲處拜鎮國軍節度使

馮暉

暉魏州人天福中拜義成軍節度使鎮靈武靈武自唐宗已後市馬糴粟招來部族給賜軍士歲用度支錢六十萬自關以西轉輸供給民不堪役氏羌剽掠道路暉始至則推以恩信部族懷惠止息侵奪然後廣屯田以省轉餉民不加賦管內大治拓拔彥超大宛頂來謁暉留之為起第於城中賜予豐厚而諸部事以羊馬為市易期年有馬五千匹撫綏邊部凡十餘年恩信大著

皇甫暉

暉魏人唐莊宗失政暉與其徒劫其都將楊仁晟曰唐能





破梁而得天下者以先得魏而盡有河北兵也魏軍甲不  
 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而天子不念魏軍  
 久戍之勞令將士思歸不可遏時卒戍在公當與我俱行  
 不幸天子怒吾軍則坐據一州足以起事仁晟曰今英主  
 在上天下一家精甲銳兵不下數十萬公何出此不祥之  
 言軍中知不可強遂斬之惟一小校不從又斬之乃詣裨  
 將趙在禮在禮從之乃焚貝州入魏暉擁甲士數百騎大  
 掠城中至一民家問其姓曰國暉曰吾當破國盡殺之又  
 至一家問其姓曰萬暉曰殺萬家足矣又盡殺之及明宗  
 與在禮合謀莊宗之禍自暉始明宗即位暉自軍卒擢陳

州刺史在禮已事旌節罷鎮來朝暉曰與公俱起甘陵卒  
 成大事由我發也公今富貴能恤我乎不然禍起坐中在  
 禮出器幣數千與之而飲以酒暉飲自若不謝而去

王進

進幽州人為人勇悍走及奔馬漢高祖鎮河東每有急遣  
 進至京師往返不過五六日遷都指揮使從周太祖起魏  
 遷彰德節度使

論曰嗚呼予述舊史至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歎曰甚  
 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裂土  
 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於





王伯夏卷之七  
王進傳  
九  
里  
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橫身陣敵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旄節何其甚歟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僥倖未始不有而尤多於亂世既其極也遂至於是歟當此之時為國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更戍長無異其輕如此况其下乎易否泰消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予善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

劉詞

詞字好謙唐憲宗與梁戰夾河以功遷團練使徙虜州為政不苛人頗便之詞暇日嘗被甲枕戈而卧謂人曰我以此取富貴豈可一日忘之且人情易習若一墮其筋力有事何以報國

王環

環為蜀鳳州節度使

開運之亂秦鳳州成入十驛

周世宗攻之為環所

敗世宗曰吾欲一天下以為家而聲教不及秦鳳兵出無功吾有慙焉乃決意攻之及秦成階相繼降獨環堅守百餘日然後克之世宗見環嘆曰三州已降環獨堅守吾數以書招之而環不答至力屈就擒雖不能死亦忠其所事



五代史卷之七  
王瓊傳  
十  
林  
也用之可勸事君者乃拜右驍衛將軍

范延光

延光字子環相州人為宣徽使明宗幸汴朱守殷反延光曰守殷反迹始見若緩之使得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貴若急攻臣請騎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駭之明宗乃以為然遂乃以騎兵五百人日暮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戰于城下暉明明宗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守殷死汴州平安重誨死與趙延壽並為樞密使明宗問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明宗撫髯嘆曰太祖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梁戰河上

馬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馬多奈何延光曰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五人三萬五千匹馬十五萬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瘠吾人吾所愧也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異議藏鼠山谷寄匿軍營或勸延光以嚴法制之延光曰制勳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間京師乃定時秦王握兵驕宋王弱在外議者屬意路王延光延壽求寵而朱弘昭為寶為樞密使已而秦王見誅明宗崩潞王殺敗帝唐室大亂末帝詔延光為樞密使討平劉延皓為天雄軍節度使延光夢大蛇自臍入腹半入而掣去之以問術士張生生贊曰蛇龍類也入腹中王者





五代史卷之十一  
十一  
楊光遠為招討使延光降封平郡王致仕居京師後挈帑歸河陽楊光遠利其貲脅使投水死詔歸葬相州已葬墓輒崩破其棺擲頭顱皆碎初從瓊殺董溫琪取其貲鉅萬延光又殺瓊取之而終以貲為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免也當延光反以李彥珣為步軍都監使守城光遠遣人之邢州取彥珣母至城下示彥珣以招之彥珣望見自射殺之及延光降高祖拜彥珣房州刺史大臣言彥珣殺母當誅高祖以赦令已行不可失信後坐賊誅

論曰嗚呼人性之謹於習也故聖人於仁義深矣其為

教也勤而不怠緩而不迫欲民漸習而自趨之至於久而安以成俗也然民之無知習習尤善則安於為善習見惡則安於為惡自唐之衰干戈賊讎父不得育其子子不得養其親其始也骨肉不能相保蓋出於不幸因之禮義日以廢恩愛日以薄其習久而遂以大壞至於父子之間自相賊害夫人情莫不共知愛其親惡於不孝然彥珣變弓射其母高祖從而赦之非徒彥珣不自知為大惡而高祖恬不為怪則晉出帝之絕其父宜其舉世不知為非也

安重榮





重榮朔州人善騎射晉高祖起太原使張頴陰招重榮其母兄以為不可重榮曰吾當卜之乃立一箭百步射之曰石公為天子則中一發輒中又立一箭射之曰吾為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叛入大原高祖即位拜成德軍節度使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有夫婦訟其子不孝重榮拔劍授其父使殺之其父泣不忍其婦從傍詈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後殺之重榮起於軍卒暴至富貴見晉高祖自藩侯得國嘗謂人曰天子寧有種邪兵強馬壯者為之時高祖與契丹約為父子重榮以謂詘中國以尊為狄困已散之民而充無厭之欲此晉萬世耻

也契丹使者過鎮州重榮慢罵或執殺之又引吐渾入塞招集亡命課民種稗食馬萬匹重榮以金魚袋不足貴刻玉為魚佩之天福六年契丹搜剽過鎮重威執之上表言契丹可取高祖報曰前世與虜和親皆為天下計今吾以天下臣之爾以一鎮抗之小大不等母自辱焉重榮以晉無如我何乃反其母以為不可重榮曰為母卜之指堂下幡竿龍口仰射之曰吾有天下則中之一發而中其母乃許饒陽令劉巖獻水鳥五色重榮曰此鳳也畜之又使人為大鐵鞭以獻誑民曰鞭有神指人人輒死號鐵鞭即君遂舉兵杜重威擒之漆其首送契丹





安從進

從進初從莊宗於兵間後出鎮山南晉高祖取天下不順  
 常勲藩鎮多務為姑息藩臣慕高祖所為謂舉可成事故  
 在位七年而及者六起自范延光反鄴從進已畜異志恃  
 江為險招集亡命與安重榮結為表裏及重榮反高祖幸  
 鄴和凝曰臣聞兵法先人者奪人願為空名宣勅十數通  
 授鄭王時鄭王重貴留京師有急則命將以往從進聞高祖北遂  
 反鄭王以空名勅授李處崇討之從進敗自焚死

楊光遠

光遠字德明為莊宗騎將戰契丹于新州折一臂明宗時

為媯瀛冀易四州刺史以公稱晉高祖起太原末帝以光  
 遠佐張敬達招討為契丹所敗乃殺敬達降邠律德光見  
 之斬曰爾輩大是惡漢兒不用盪酪食一萬匹戰馬以彼契丹

敗國之食盡我馬食又盡乃降光遠慙伏晉高祖以為宣武節度使光遠

進見佯為悒悒之色高祖使人問之對曰臣於富貴無不  
 足也惟不及張生鐵死得其所常為愧爾以殺張敬達高祖

以為忠頗親信之。天福五年鎮平盧封東平王出帝即

位拜太師時晉馬少祐天下馬佐軍景延廣取光遠前所

借馬三百匹光遠怒謀為亂出帝賜玉帶御馬以慰安之

光遠乃名契丹入寇周儒亦叛降契丹儒佛州寶儀曰今

五代史卷之七十一 楊光遠 一曰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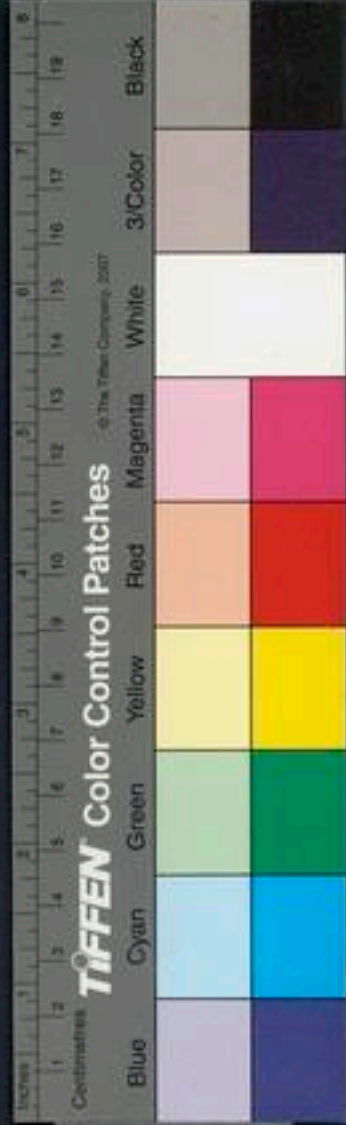




五仁勇者之七十一 杜重威傳 十四 別  
不以重兵大將守博州渡使儒得引契丹東過河與光遠  
合則河南危矣出帝乃遣李守貞皇甫遇以兵汭河下儒  
果引契丹濟河守貞擊敗之遂與光遠隔絕出帝遣守貞  
東討光遠嬰城固守自夏至冬其子奉勳勸出降光遠曰  
我在代北嘗以紙錢祭天池投之輒没人言我當作天子  
承勳劫幽之遣人奉表待罪守貞乃遣殺之漢高祖立贈  
尚書令命張正撰其碑銘碑石既立天大雷電擊折之光  
遠病禿而妻跛足人為語曰自古豈有禿瘡天子跛足皇  
后邪然召夷狄為天下首禍卒滅晉氏瘡痍中國者三十  
餘年皆光遠為之也

杜重威

重威朔州人其妻石氏晉高祖女弟命與禁兵安重榮反  
重威逆戰于宗城重榮為偃月陣重威擊之不動欲少却  
以伺之王重胤曰兩兵方交退者先敗乃分兵為三重威  
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胤以精兵擊其中軍重榮  
大敗契丹入寇重威為北面行營招討使乃陰遣人詣契  
丹許以中國與之為帝重威出降表使諸將書名乃令軍  
士陣于柵外軍士猶喜躍以為決戰及告以出降軍士解  
甲大哭聲振原野契丹犯京師重威以晉兵屯陳橋士卒  
凍餓市人詭之漢高祖定京師拜重榮太尉俱不受命高





五十一 又卷之十一 李守貞傳 十五 別  
祖攻之食盡出降將及崩乃誅其父子於市

李守貞

守貞河陽人出帝即位領義成節度使楊光遠反守貞破之當杜重威為北面招討使守貞為都監契丹寇鎮定守貞軍中渡遂與重威降契丹後漢高祖崩重威死守貞自以漢新造易圖乃與趙思綰王景崇反隱帝乃遣郭威率禁兵攻之諸將請先擊思綰景崇扈彥呵曰三叛連衡以守貞為主守貞敗則他可傳聲破矣威過馮道問策道曰君知博乎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不善博所敗者勢也今合諸將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負可知威大悟謀

以久困之乃與諸將分為三柵柵其城三面而闕其南

夫築城以連三柵守貞屯爭之兵常失而食盡乃攻破之初守貞召僧總倫問以濟否僧始以方術于守貞倫以貞言有非常相總倫以

王當有天下分野方災俟始以人垂盡則事濟矣守貞會將吏欽指畫虎圖曰君有天命者中其掌一發中之守貞益自負及城破與妻子自焚元漢斬其首梟南市

張彥澤

彥澤為人驍悍殘忍目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猛獸善射為騎將高祖時為鎮軍節度使笞辱其子上章請殺之其掌書記張式不為作章乃出奔彥澤得式剖心抉口斷手





五什史卷之七十一 引彦澤傳 十六 號 良  
足而斬之王周秦彦澤所為不法者二十六條式父鐸詣  
闕訴寃皆不省自契丹與晉戰河北彦澤數立戰功後與  
杜重威李守貞叛降契丹耶律德光犯闕遣彦澤以二千  
騎先入京師遷帝於開封府以兵監之及德光至京師聞  
彦澤劫掠怒鎖之百官及都人爭訴其惡乃殺之

論曰嗚呼晉之事醜矣而惡亦極也其禍亂覆亡之不  
暇蓋必然之理爾使重威等雖不叛以降虜亦未必不  
亡然開虜之際自一景延廣而卒成晉禍者此三人也  
視重威彦澤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以知其憤疾  
怨怒於斯人者非一日也至於爭已戮之屍其肉則  
其髓而食之捨裂蹈踐斯須而盡自古未有也當是時  
舉晉之兵皆在北面國之存亡繫此三人之勝敗其任  
可謂重矣蓋天下惡之如彼晉方任之如此而終以不  
悟豈非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歟

慕容彦超

彦超漢高祖同產弟也冒姓閩氏黑色胡髯號閩峴齋杜  
重威反高祖命高行周討之彦超為副行周用兵持重彦  
超欲進速戰數凌辱行周行周見宰相以屎塞口自詎高  
祖召彦超責之周兵犯京師侯益謂隱帝曰北兵之來其  
家屬皆在京師宜閉門以挫其銳遣其妻子登陣以招北





兵可使解甲彦超曰此懦夫之計也乃大言曰北兵何能為當於陣前喝使歸營及隱帝遇弒周太祖立乃謀反判官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也自伯禽以來未有能霸者然以禮義我守之而長世者多矣今公英武一代之豪傑也若量力而動可保富貴矣河中安慶陽杜令公近歲之龜鑑也彦超怒未有以害之乃令杜直宿間弘魯家賞犒軍度曰公命之死生繫財之多少願無隱也及斬握無所得彦超下弘魯度獄斬之彦超好聚斂在鎮置庫質錢有姦民為偽銀質者主吏覺之已而得符偽聚者宜之深室用鐵為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其被圍也勉城守者曰公有德

數千錠當悉賜汝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爾何用哉明年太祖親征彦超夫妻殺并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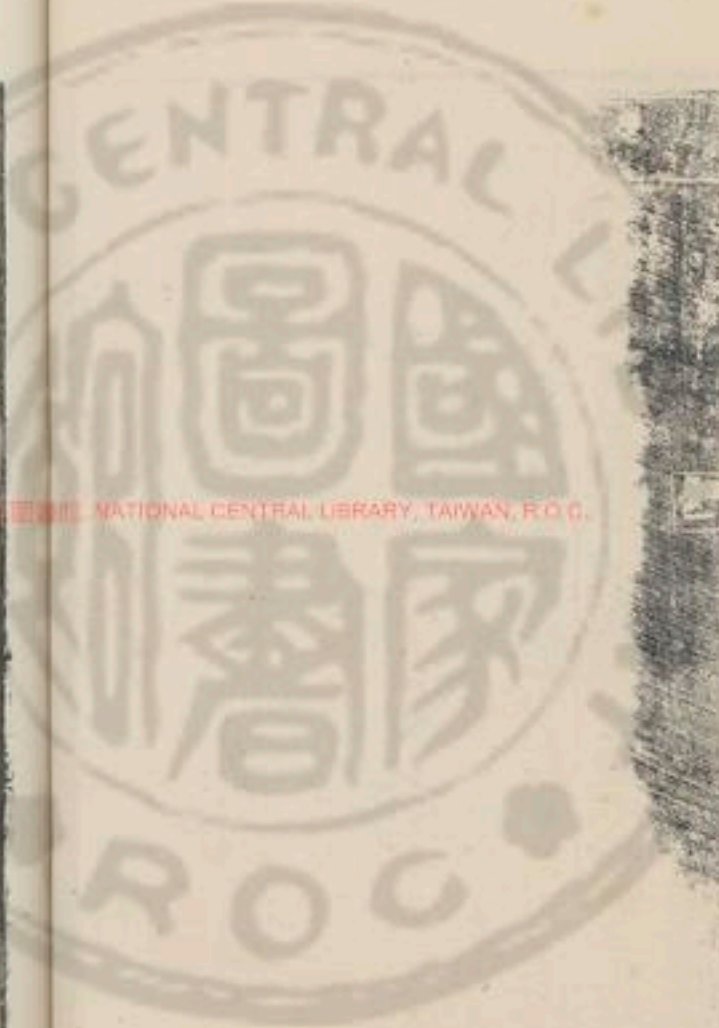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七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八

雜傳

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况為大臣而無所不取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為榮其所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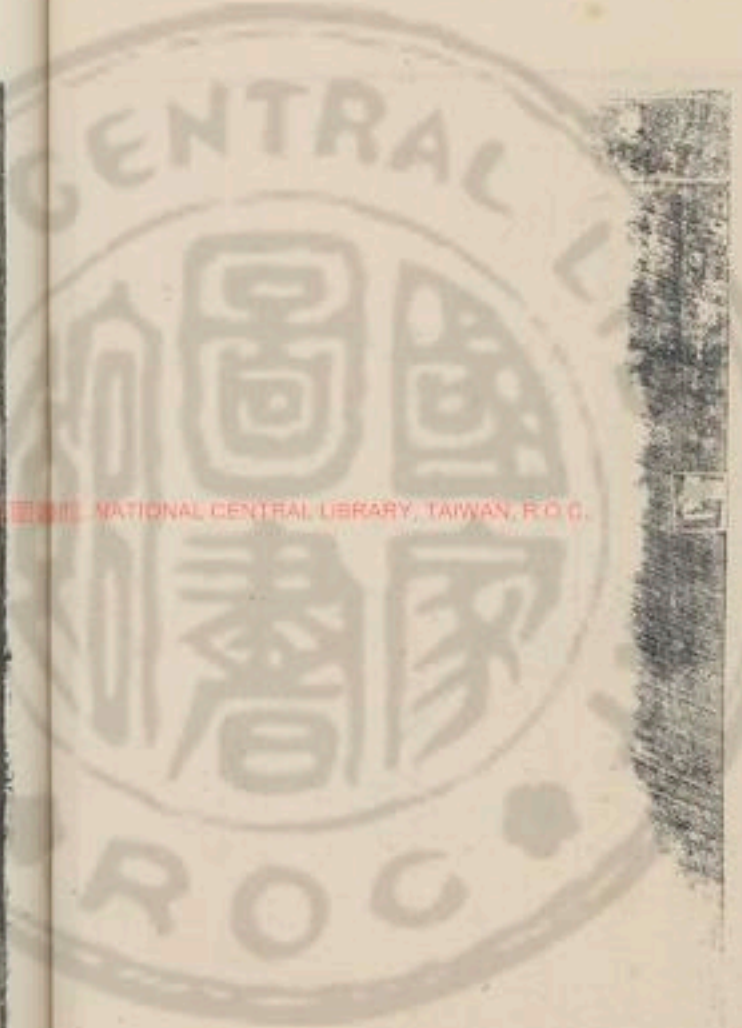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八

雜傳

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  
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  
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  
所不至况為大臣而無所不取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  
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為榮  
其所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  
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  
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





五代史卷之八十一 雜傳 一 郭 芳  
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  
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  
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予  
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  
如此則知世固嘗有人而不得見也疑家青齊之間為號  
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携其  
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  
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  
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  
為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汗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

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  
其事于朝官為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答其主人者嗚呼  
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  
哉

馮道

道字可道瀛州人事劉守光為參軍守光敗事宦者張承  
業為巡官薦為晉王掌書記莊宗即位道為翰林學士能  
刻苦儉約嘗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為一茅菴不設  
狀席卧一束芻所得俸祿與僕厮同器飲食意恬如也諸  
將有掠得人之美女者以遺道道宜別室訪其主還之其





解學士居父喪遇歲饑悉出所有以調鄉里而退耕于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為之耕人來愧謝道不以為德服除召為翰林學士行至汴州遇趙在禮亂明宗兵犯京師孔循勸道少待道曰吾奉詔豈可自留乃疾趨至京師明宗雅知道所為曰此真吾宰相也拜端明殿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夫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戒明宗曰臣為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蹶失不敢怠於銜轡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遂跌而傷凡躄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人情之常也明宗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

穀貴饑農穀賤傷農因誦禹

甲田家詩其言近易曉明

宗錄其詩常自誦水運軍將於

臨河縣得玉盃有文曰傳

國寶萬歲杯明宗以示道道曰

此前世有形之寶爾王者

固有無形之寶明宗問之道曰

仁義者帝王之寶也明宗

嘉之道相明宗十餘年乃相愨

帝廢帝即位拜司空晉滅

唐道事晉加司徒封魯國公相

出帝加太尉封燕國公契

丹滅晉又事契丹朝邪律德光

於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

狀問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

安敢不來德光誚曰爾是

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

老子德光喜以道為大傅

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朝

請周滅漢道事周太祖拜





太師兼中書令道少能矯行以取稱於世及為大臣充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為元老德光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為佻語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為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周兵反犯京師隱帝崩太祖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道道殊無意太祖拜道道受之如平時太祖意少沮知漢未可代遂陽立湘陰公贊為漢嗣遣道迎之贊未至太祖北至澶州擁兵而及議者謂道能沮太祖之謀而緩之終不以晉漢之亡責道也然道視喪君亡國未嘗有音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

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為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為子為弟為人臣為司長為夫為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一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而自樂何樂如之蓋自述如此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世宗即位劉旻攻上黨世宗自將擊之道切諫不可世宗曰吾見唐太宗平定天下敵無大小皆親征道曰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曰劉旻烏合之衆若遇我師如山壓卵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卒旻于高平至而取淮南定三關威武之振自高平始道卒年七十二謚封太廟王時人稱與孔子同壽





五代史卷之八十一  
其喜為之稱譽如此

李琪

琪燉煌人少舉進士博學宏辭書  
琪梁為翰林學士梁兵征  
伐四方詔書皆其所為下筆輒  
琪梁舊臣嫉之乃為大常卿同光  
事琪上書數千言漫然無足取  
宗崩明宗入霍彥威孔循等請  
下宗室之賢立功三世今興兵  
為路人則然梓宮何所依往  
位自唐喪亂天子未嘗視朝而入  
閣之制亦廢常參之官

日至。正衙傳聞即退獨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  
內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即位乃詔群臣五日一隨宰相  
入見內殿謂之起居琪以非唐故事請罷起居而復朔望  
入閣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所以數見群臣也不可罷而  
朔望入閣可復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群臣曰常參朔  
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使殿見群  
臣曰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使殿也謂之  
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  
百官俟朝于衙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閣然衙朝也其禮  
尊閣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以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





見群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閣有仗其  
後習見以入閣為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閣其後亦廢  
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群臣五日一入見中  
興殿便殿也此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  
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閣其皆不能正也琪又建言入閣  
有待制次對官論事而內殿起居一見而退欲言者無由  
自陳明宗乃詔起居日有言事者許出行自陳又詔百官  
以次轉對時安重誨專權用事即臺門斬馬延琪為御史  
中丞不敢彈糾又惧諫官論列乃託任園白重誨而後糾  
猶依違不敢正言及言盧革罷相任園欲相琪孔循祖之

遷石僕射明宗討王都破定州還洛琪率百官奉迎章奏  
言敗契丹之兇黨破真定之逆城坐誤必死州為真定罰  
俸一月琪少以文章知名既貴乃刻牙板為金字曰前鄉  
貢進士李琪常置坐側為人少持重不知進退數為當時  
所沮

### 李愚

愚字子晦好學為古文舉進士宏辭魏王繼岌伐蜀辟愚  
為都統判官蜀道阻險議者謂宜緩師待變而進愚曰王  
衍荒怠乘其倉卒其利在速不可緩也任園罷拜愚為相  
不治第宅借延賓館以居愚有疾明宗遣宦者視之見其





五代史卷之八十一 李長仁 六 龍  
敗氈弊席四壁蕭然命以供帳物賜之時兵革方興天下  
多事而愚為相欲依古以創理乃請頒唐六典示百此粥  
飯僧爾以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

盧導

導字熙化舉進士明宗時遷中書舍人潞王兵犯京師愍  
帝奔衛州宰相馮道李愚集百官將迎潞王請道章戕勸  
進導曰今天子蒙塵宇外遽以大位勸人若潞王守節以  
忠義見責其將何辭以對且上與潞王皆太后子也不如  
率百官詣宮門取太后進止語未終報潞王至安從進催  
百官班迎百官紛然而去潞王止于正陽門外道又促導

草戕導對如初李愚曰吾輩罪人盧舍人言是也

劉昫

昫美風儀明宗愛其風韻自端明殿學士拜相當時為榮  
廢帝命昫兼判三司昫性察而嫉三司蠹蔽乃句計文簿  
覈其虛實殘租積負悉蠲除之往時吏幸積年之負蓋而  
不發因以把持州縣求賄及昫蠲除民間歡然為德而三  
司吏沮怨先是馮道與昫為姻家而同為相道罷李愚代  
之愚惡道為人凡事有失必誚昫曰此公親家翁所為也  
遂相詆詬時三司諸吏持印聚立月華門聞宣麻罷昫相  
皆歡呼相賀曰自此我曹快活矣





盧文紀

文紀字子持舉進士明宗時為御史中丞初上事百官臺參吏白諸道進奏至客次通名勞以茶酒而不相見相傳為故事文紀曰吾雖德薄敢隳舊制因遣吏諭之進奏官奮臂喧然不得已入見文紀據狀端笏臺吏通名拜既出怒訝于朝明宗問趙鳳進奏吏比外何官鳳曰州縣發遞知後之流明宗曰乃吏卒爾杖而遣之廢帝立欲擇宰相悉書清望官納琉璃餅中夜焚香呪天以筋挾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晉高祖起太原廢帝北征顧文紀曰自卿為相詢于輿議皆云可致太平今日至此卿宜如何

文紀惶恐謝罪

馬胤孫

胤孫字慶先舉進士廢帝入立拜平章事不通世務時馮道罷節度使拜司空司空自唐以來無特拜者有司不知故事或曰司空三公宰相職也當參與大政盧文紀以司空之職祭祀掃除而已

劉嶽

嶽字昭輔敏於文辭舉進士明宗時為吏部侍郎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輸朱膠紙軸錢然後給其品高者賜之貧者不能輸錢但得勅牒而無告身中書但錄其制辭編





為救甲嶽建言以制辭或任材能或褒功行或申以訓誡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然非王言所以告詔也請一切賜之百官皆賜告身自嶽始宰相馮道本田家狀貌質野道入朝任贊與嶽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以問嶽嶽曰遺下兔園冊爾蓋即校理儒教田大牧子所誦者夫道聞之怒後遷太常卿初鄭餘慶採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為書儀兩卷明帝見其有起復寘昏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通孝弟而敦風俗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嶽選文學通知古今之士共刪定之嶽與太常博士段顥田敏增損其書而事出鄙俚

皆當時家人女子傳習所見往往轉失其本然猶時有禮之遺制其後忘失愈不可究婚禮親迎有女坐婿鞍合髻之說尤為不經公卿之家頗遵用之至其父也訛謬可笑論曰嗚呼甚矣人之好為禮也在上者不以禮示之使人不見其本而傳其習俗之失者尚拳拳行之五代干戈之亂不暇於禮久矣明宗出於夷狄乃能有意使民知禮而嶽等無所發明但因其書增損而已後世士庶吉凶皆取嶽書為法而十又轉失其三四也可勝嘆哉

馬縞

縞舉明經宏詞莊宗時判太常卿明宗入立繼唐太祖莊





宗而不立親廟縞言漢光武立四廟于南陽請知故事立廟以申孝享劉徽脩書儀有所損益皆决于縞凡喪服皆以開元為定下太常具五服制度附于令令有五服自縞

始也

崔旻

旻字子文深州人舉進士甲科初為學士嘗草制為宰相  
蘇維翰所改旻以唐故事當職乃引經據爭之旻專於文學不能泣事維翰乃命知音舉進士孔英者寺有醜特為時所惡旻既受命往見維翰維翰尊貴而語簡謂旻曰孔英來矣旻不論其意以謂維翰以孔英為言乃考英及第物議非之

遷太常卿高祖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冬朝會禮及樂章自唐末之亂禮樂制度亡失旻與竇貞固等草定之其年天福八年冬至會朝崇元殿廷設宮縣二舞在北登歌在上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禮畢高祖大悅賜旻金帛然制宗簡繆繼以龜茲部覓裳法曲參亂雜音明年正旦復奏于廷而登歌發聲悲離煩慙如瑾露虞殯之音舞者行列進退皆不應節聞者悲憤其年高祖崩開運二年陶穀奏廢二舞明年契丹滅晉耶律德光入京師太常請備法駕奉迎樂二教習國簿鼓吹都人聞者為之流涕





李憺

憺京兆人工文辭天成中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  
 有覆落者乃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為貢舉格命憺為之  
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憺笑曰子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爾後生可  
 畏來者未可量假令子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  
 英俊為准格聞者多其知體

和凝

凝字成績鄆人幼聰敏形神秀發梁賀瓌辟為從事瓌與  
 唐戰敗走獨凝隨之瓌顧見凝璧之使去凝曰丈夫當為  
 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射殺之

瓌由此得免瓌歸乃戒其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後必富  
 貴爾謹事之因妻以女天成中拜翰林學士知貢舉時進  
 士浮筮術喜為諧譁以動主司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閉  
 省門絕人出入凝徹棘開門而士肅然所取皆一時之秀  
 天福五年拜平章事請宣敕命將以敗安從進見從漢撒  
 高祖時封魯國公凝為文章以多為富日鏤板以行世識  
 者非之然性樂善好稱後進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  
 以已及第時名次為重凝舉進士及第時第五後知貢舉  
 選范質為第五而質位至宰相封魯國公與凝同當時榮  
 之





呂琦

琦字輝山明宗時為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廢帝時拜端  
明殿學士特晉高祖鎮河東有二志廢帝患之琦言太原  
之患必引契丹為助不如先事制之因言方今之勢不如  
與契丹通和歲給金帛妻之以文使強藩大鎮外無引援  
可弭其亂心崧以琦語語三司使張延朗欣然曰苟紓國  
患歲費縣官十數萬緡責吾取足可也因共建其事廢帝  
以語薛文遇文遇誦成昱杜稷依明主安危托婦人之詩  
以誚琦等廢帝怒琦曰臣等為國計非與契丹求利於中  
國也帝曰卿等佐朕欲致太平朕一女尚幼弃之夷狄金

帛所以養士捍國輸以資虜可乎議遂  
引契丹為助以亡唐

何澤

澤廣州人為洛陽令莊宗好獵數踐民田澤潛身伏草間  
伺莊宗當馬諫之莊宗為止獵明宗時數上書言事及幸  
鄴人情不便澤伏閣切諫明宗嘉之然外直言而內邪伎  
嘗於內殿起居班退獨留以笏叩額北望呼曰明主明主  
聞者哂之五代之際民苦於兵往往因親疾割股或既喪  
而割乳廬墓以規免州縣賦役戶部歲給蠲符而課州縣  
出紙號為蠲紙澤上書言其故明宗詔廢戶部蠲紙





史圭

圭為直學士故事直學士職雖清而承顧文書參掌庶務與判官無異安重誨不知書倚圭以備顧問始白許圭升殿侍立樞密直學士升殿自主始

李崧

崧梁州人明宗時為端明殿學士契丹入鴈門明宗選將以得太原崧曰太原國之北門宜得重臣非石敬瑭不可也高祖德之遣謝崧曰為浮屠者必合其尖欲使崧終始成已事也高祖立拜平章事數稱杜希威之材又信趙延壽之詐晉遂以亡邪律德光入京師謂人曰吾破南朝得

崧一人而已漢高祖素不悅崧又為怨者譖及入京師以崧第賜蘇逢吉因誅之

張允

允當晉高祖即位屢赦天下允為駁赦論引管子吳漢事以自古有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狴牢以出囚冀感天心以救災非也若有罪者見捨無罪者銜冤乃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高祖覽之大喜

裴皞

皞字司東河東人裴氏自晉魏以來為名族居燕者號東眷居涼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仕後唐為禮部侍郎





陳朝廷闕失多斤權臣宰相馬胤孫桑維翰皆皞禮部所  
放進士後胤孫知舉放榜引進士詣皞皞喜作詩曰門生  
門下見門生維翰過皞皞不迎送人問之皞曰我見桑公  
於中書庶寮也桑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何送迎之有

王仁裕

仁裕字德輩天水人曉音律晉高祖初定雅樂宴群臣於  
永福殿奏黃鍾仁裕聞之曰音不絕廟而無和聲當有爭  
者起於禁中已而兩軍校鬪昇龍門外聲聞于內人以為  
神喜為詩少嘗夢人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  
沙石皆篆籀由是文思益進乃集乎生作詩萬餘首號西

江集仁裕與和凝以文章知名嘗知貢舉仁裕門生王溥  
凝門生范質皆至相

王延

延字世美鄭州人拜中書舍人知貢舉吏部尚書盧文紀  
與故相崔協有隙時協子頎舉進士文紀謂曰貢舉選士  
當求實效無以虛名昔有越人善泅生子方碎其母浮之  
水上人怪問之則曰其父善泅子必能之若是可乎延退  
曰盧公之言為崔協恨其父遂及其子明年選頎甲科人  
稱其公

馬重績





重績字洞微少學數術明太一五紀八象三統大曆晉高祖以太原拒命廢帝兵圍之勢危急命重績筮之遇同人曰天人之象乾健而離明乾西北也離南方也其同我者自北而南及契丹助晉擊唐遂有天下天福三年上言曆象王者所以正一氣之元宣萬邦之命宣明氣朔正而星度不驗崇玄五星得而歲差一日以宣明之氣朔合崇玄之五星二曆參合創為新法以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為上元雨水正月中氣為氣者詔頒行之號調元曆行之數歲輒差又為刻漏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為二百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為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為正此古所用也

傳以午正為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為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

趙延義

延義字子英父溫珪事蜀王建為司天監每為建占吉凶小不中輒加詰責及卒戒子孫曰數術吾世業然往亂國而得罪幾死數矣子孫以他道仕進者不必為也周太祖兵入京師召延義問漢祚短促者天數耶延義言王者撫天下當以仁恩德澤而漢法深酷刑罰枉濫天下稱冤此所以亡時太祖以兵圍蘇逢吉劉銖第聞延義言因貸之







五代史卷之八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八

趙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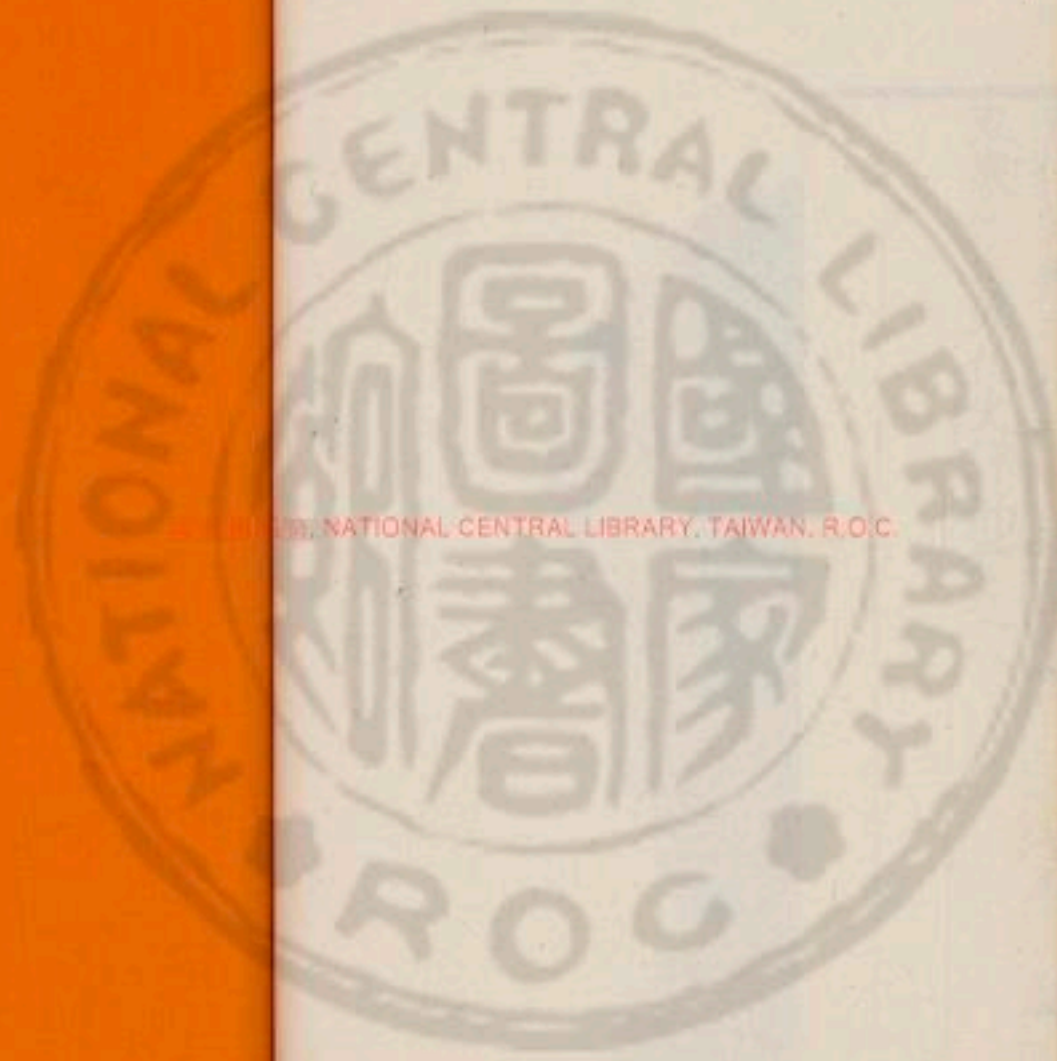
十五

史記

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Centimeter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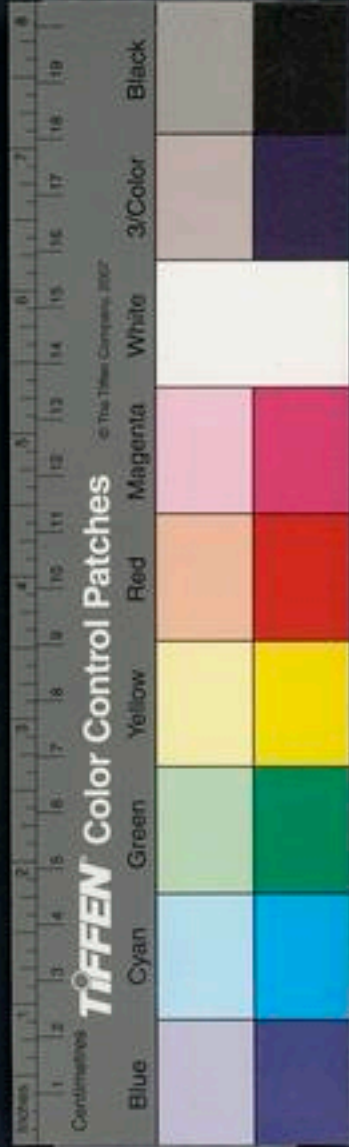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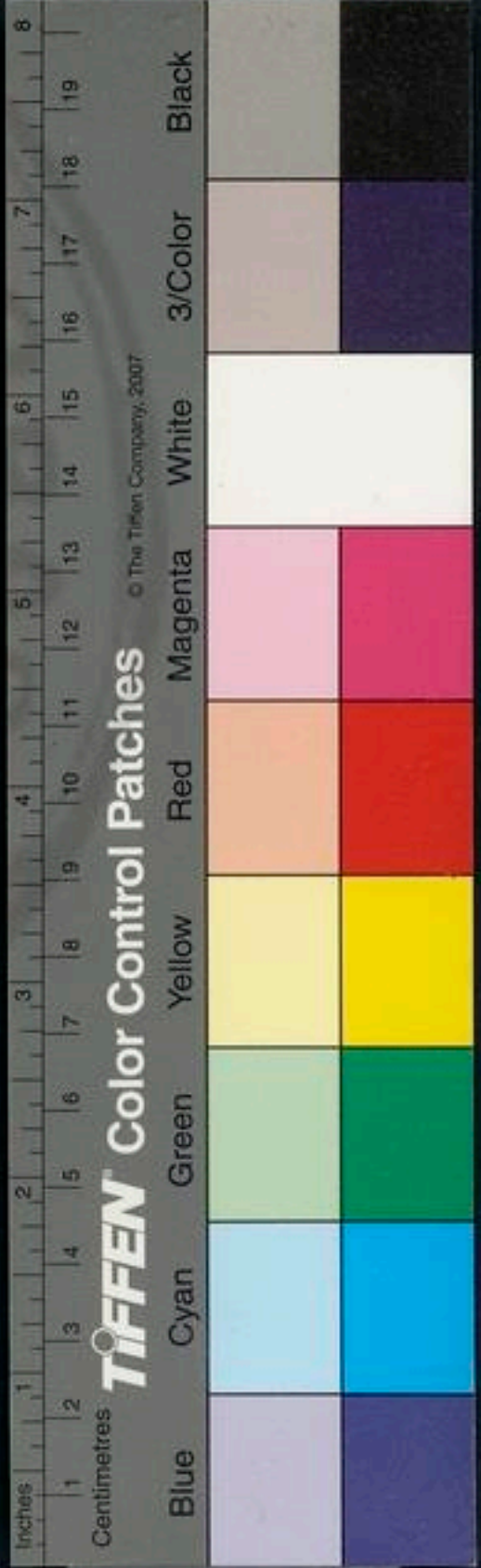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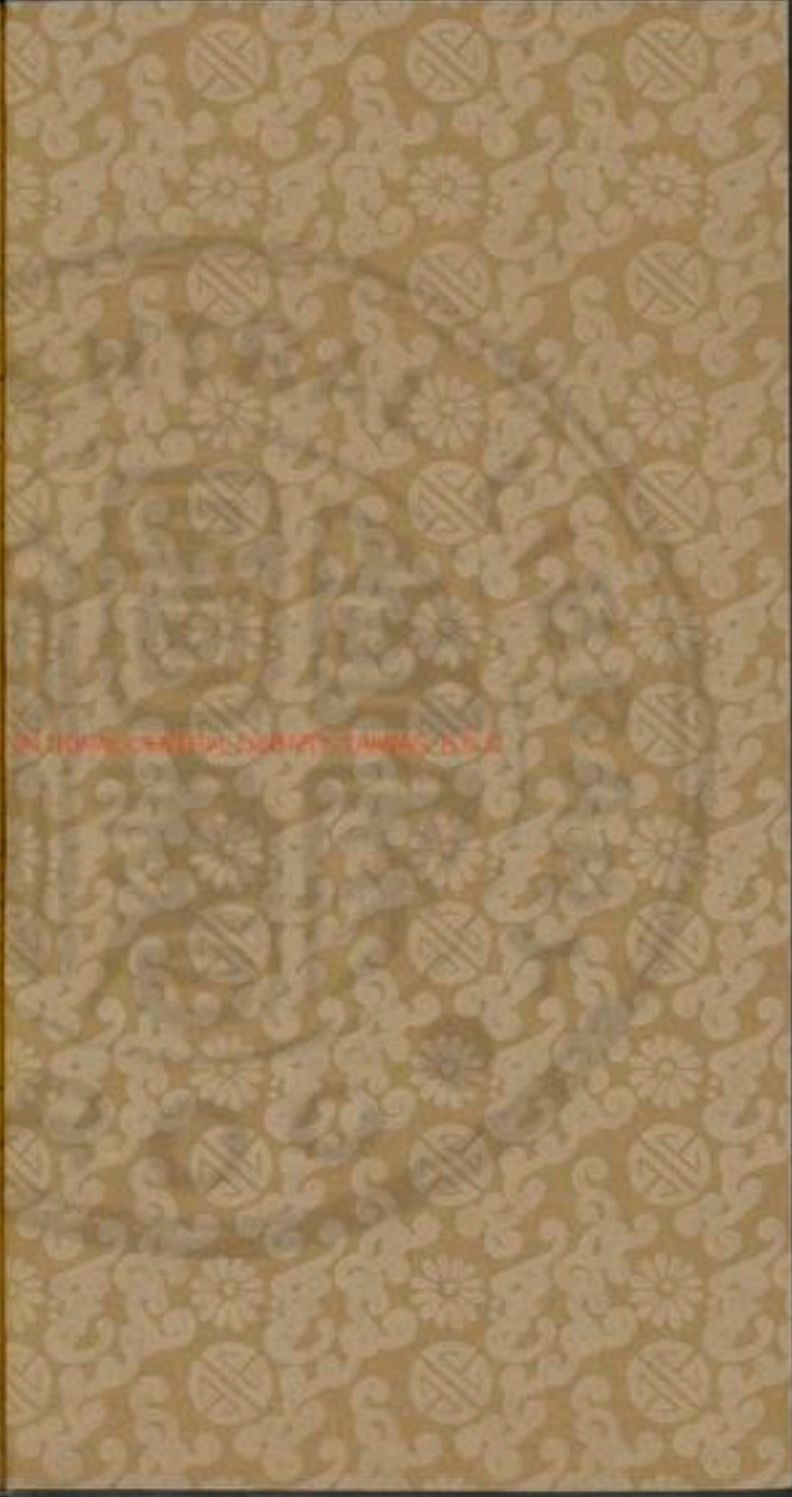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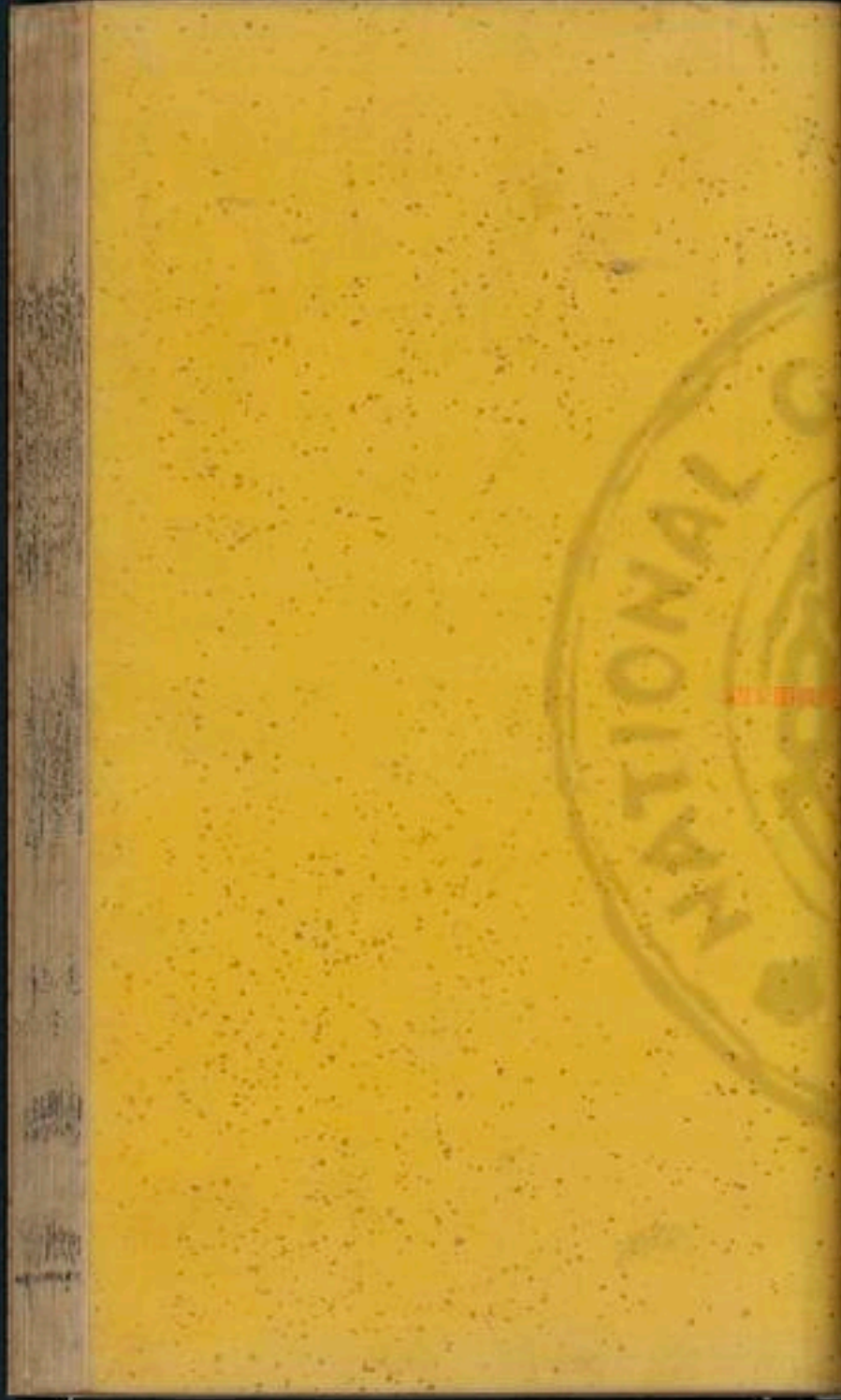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091 966824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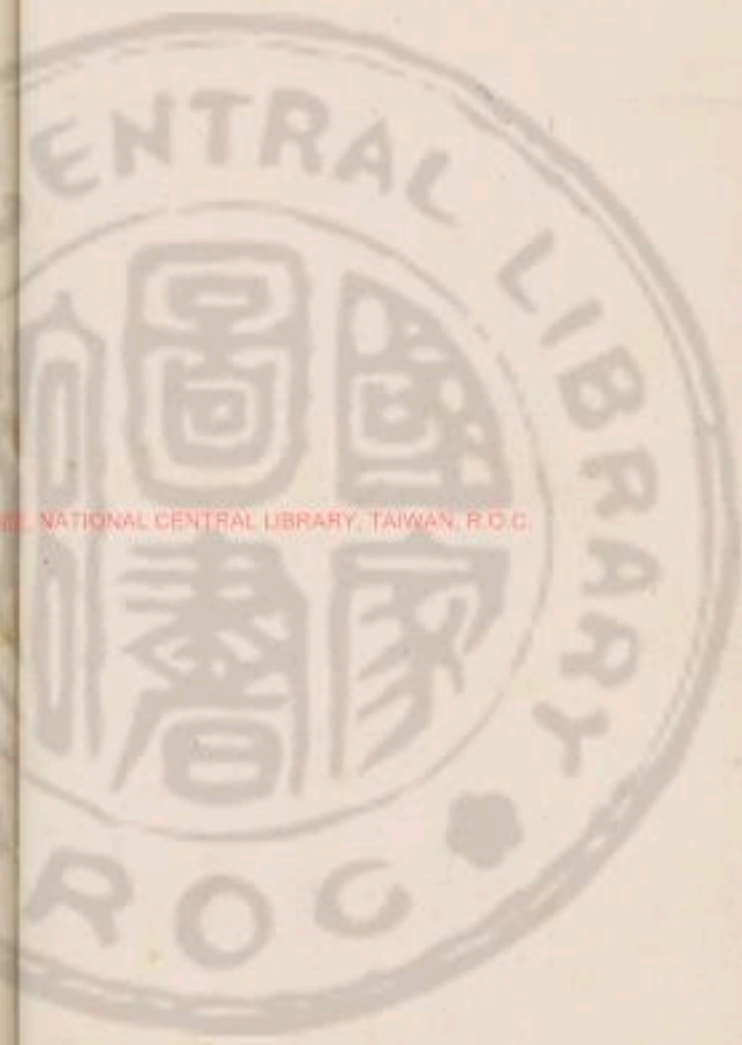
十國世家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垂時黥髮盜販袞見我魏吳暨南  
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滄公險而貧閩陋荆楚開蠻服剝  
剝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嶺蠻遭劉百年之間並起爭  
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與群陰扶日月出燭火  
息故真人作天下同

吳據廬州統二十八州

楊行密

行密字化源廬州人有力能手舉百斤唐乾符中起兵為





亂據廬州後敗孫儒收兵數千衣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  
其兵皆江淮人輕弱及木瑾來奔得瑾勁騎而兵益振天  
復二年封吳王初田頌父安仁義朱延壽行密夫從行密  
起微賤及江淮甫定三人猛捍難制頗欲除之頌因行密  
諸將求賂遂反仁義聞之亦反行密遣李神福擊頌頌敗  
死遣王茂章米志誠圍仁義吳之軍中推朱瑾善槊志誠  
善射仁義嘗自負曰志誠之弓十不當瑾槊之一瑾之槊  
十不當仁義弓之一茂章穴地道而入執仁義斬之頌之  
將敗行密陽為目疾謂夫人曰吾業成而喪目吾兒不足  
任事得延壽付之無恨矣夫人召延壽至行密殺之

楊渥

渥行密長子也行密病出渥宣州及卒時天福三年渥登宣州  
庫物歸留兵三千以陳璠范遇將之既立惡徐溫與牙兵  
召璠等自衛而溫與張顥有立渥之功乃斬璠遺盜入寢  
殺渥

楊隆演

隆演行密第二子也初溫顥之弑渥約分其地以臣梁及  
渥死顥欲背約自立召諸將議之溫客嚴可求曰今四境  
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恐為之太速不若輔幼主漸以歲  
時然後可也因出渥母史氏教言隆演當立顥由此與溫





有隙諷隆演出溫潤州可求曰今捨衛兵而出外郡禍將  
至矣可求因從顥與諸將造溫陽責溫曰古人不志一飯  
之恩况公楊氏三世之將今幼嗣新立乃求君外以苟安  
乎溫陽謝曰公等見留不願去也顥覺可求附溫使客刺  
之不中可求詣溫謀殺顥以弒渥之罪歸之溫由是專政  
隆演備位而已溫出鎮外州留其子知訓秉政知訓以隆  
演幼懦凌侮之知訓為朱瑾所殺溫請隆演即天子位攻  
元武義天祐十溫為大丞相溫之徙鎮金陵也以知誥守  
潤州嚴可求曰二即君非徐氏子而推賢下士人望願歸  
若不去之恐為後患溫不用其言及知誥秉政可求懼誥

溫謀迫隆演僭號隆演以權在徐氏建國非其意怏怏疾  
卒

楊溥

溥行密第四子也徐氏立之改元順義梁龍德元年辛巳及徐溫

等勸溥為皇帝改元乾正明宗天三年改元太和天成徐

知誥出鎮金陵七年改元天祚時清泰三年十月禪位于

李昇後卒昇遷其子孫於海陵號永寧宮嚴兵守之久而

男文自為匹偶吳人哀憐之顯德三年世宗征淮南詔撫

楊氏子孫昇聞之遣人盡殺其族自唐景福六年至晉天

四十六年

六年

楊溥

三

虎

類





徐溫

溫字敦美海州人少販鹽為盜行密起合肥隸行密帳下  
行密所與起事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獨溫未嘗  
有戰功及行密欲殺朱廷壽溫用其客廠可求教行密陽  
為目疾事成遂預立渥之功溫客尤見信者惟駱知祥嚴  
可求可求善畫畫知祥長於財利溫以里旅間可求國用  
問知祥吳人謂之嚴駱

論曰嗚呼盜亦有道信或行密之畫  
雅信能得士心其將蔡儔叛於廬州  
儔敗諸將請毀其墓以報之行密歎曰儔以此為惡吾

豈復為耶嘗使從者張洪負劍而侍洪拔劍擊行密不  
中洪死復用洪所善陳紹首劍不疑又嘗罵其將劉信  
信忿奔孫儒行密戚左右勿追曰信醉而去醒必復來  
明日果來行密起於盜賊其下皆驍武雄暴而樂為之  
用者以此故二世四主垂五十年及渥已下政在徐溫  
當此之時天下大亂中國之禍篡弑相尋而徐氏父子  
區區詐力裴回三主不敢輕取之豈其恩威亦有在人  
者歟

南唐

拂金陵統三十五州

李昇





昇字正倫初楊行密養為子諸子不能容乃乞徐溫冒姓徐氏名知誥溫子知訓為朱瑾所殺溫居金陵未及聞昇居潤州即以兵渡江定亂遂得政乃寬刑法推恩信引宋齊丘駱知祥王令謀等為謀客及受吳禪復姓李氏改名昇自言唐憲宗王建王洛之後天祚二年改元昇元郊祀吳天州縣言民孝悌五代同居者七家皆表門閭復繇役其尤盛者江州陳氏宗族七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至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為之不食錢氏自吳時素為敵國昇見天下亂又常厭用兵及將篡國先與錢氏約和通好不絕昇客馮延巳好論兵大言嘗謂昇

曰田舍翁安能成大事而昇志在守吳舊地無復經營之略然吳人賴以休息七年卒

李景

景昇長子也嗣位改元保大時天福八年破虔妖賊張遇賢縣羅

小初有神降羅縣與人言禍福輒中遇賢禱之神曰遇賢

是羅漢可留事我時南海劉龍死嶺南盜起問神當為主

者神言遇賢遂共推為帥號中天八國王過嶺取虔州據

白雲洞景遣邊鎬攻降之景以馮延巳常夢錫為翰林學

士馮延魯為中書舍人陳覺為樞密使魏岑杳文徽為副

使夢錫專掌密命而延巳等以邪學用事吳人謂之五鬼





五  
五  
五

夢錫屢言五人不可用景不納初宋齊丘為昇謀篡楊氏  
最有力及事成乃陽入九華山昇招之乃出未幾罷相景  
立復召之而陳覺魏岑皆齊丘引用齊丘又罷相歸九華  
山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閩王氏兄弟連兵累年景遣  
查文徽攻之克建汀泉漳四州分延平劍浦富沙三縣置  
劍州遷王延政之族于金陵景欲以罷兵而查文徽等欲盡  
取之及李仁達福州送款是越且八越以兵應仁達覺等不  
相應而馮延魯與吳越戰敗景派嘗斬州延魯舒州江文  
蔚劾奏馮延巳魏岑亂政景怒貶文蔚八年福州詐言  
越戍兵亂殺李仁達請建節度奉文徽應之進至西門

檢九年景遣邊鎬攻楚破潭州世遷馬氏之族于金陵分  
洪州高安清江萬載上高四縣置筠州十三年周師南征  
取滁州景懼奉書陳兄事之禮入奉表稱臣割壽濠泗楚  
光海六州求罷兵世宗皆不報入表盡獻江北地世宗許  
之宋齊丘陳覺以割地無益遣王景達與陳覺邊鎬許  
文績率兵趣壽春周師在楊滁和者皆却諸將請要其險  
隘擊之宋齊丘曰擊之怨深不如縱之以為德十五年世  
宗復南征朱元降周許文績邊鎬被執景達還金陵劉仁  
瞻死孫羽以壽州降周十月世宗復南征步騎數萬水陸  
齊進軍士作檀棗之歌聲聞數十里交泰元年順德四破





五代史卷之九  
李景傳  
楚州取海泰揚州景遣陳覺奉表請傳國與世子初周師南征無水戰之具已而屢敗景兵復水戰卒乃造戰艦數百艘命王環將以下淮長淮之舟皆為周兵所得又造齊雲船數百艘開老鵝河通至大江景初自恃水戰以周師非敵及覺奉使見舟師列于江次甚盛以為自天而下乃請還國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特楊泰滁和壽濠楚泗光海等州已為周得景遂獻廬舒斬黃畫江為界景去帝號奉周正朔時顯德五年也世宗遣鍾謨馮延魯歸國延魯為東都副守并城走前當延魯用事常欲錫每排斥之景既割地以周為大朝夢錫笑曰君等常欲致

君如堯舜今日自為小朝邪謨遂言魯姦詐景怒流覺鎮州殺之宋齊丘坐覺賜死景困於用兵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韓熙載又鑄鐵錢以一當二景謀遷都洪州唐鎬替之乃升洪州為南昌建南都遷之特建隆二年而州迫隘景怒鎬發疾卒

### 李煜

煜字重光景第六子豐額駢齒一目重瞳子景遷南都留煜監國景卒煜嗣位于金陵乾德二年始用鐵錢商賈多以十鐵錢易一銅錢出境官不可禁煜因下令以一當十煜嘗以韓熙載忠直欲用為相而卒熙載北海將家子也





與李穀相善明宗時熙載奔吳穀送至正陽酒酣訣熙載曰江左用吾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為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及周征淮命穀為將以取淮南而熙載不能有所為也開寶四年遣弟從善朝京師遂留不遣七年詔煜赴闕煜稱疾遣徐鉉奉表求緩師八年王師克金陵九年煜俘至京師封一違命侯初太祖南征煜遣徐鉉朝京師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其來也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及入見大臣先入言鉉博學有才辯宜有以待之祖笑曰非爾所知明日鉉明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太祖徐召之使畢廿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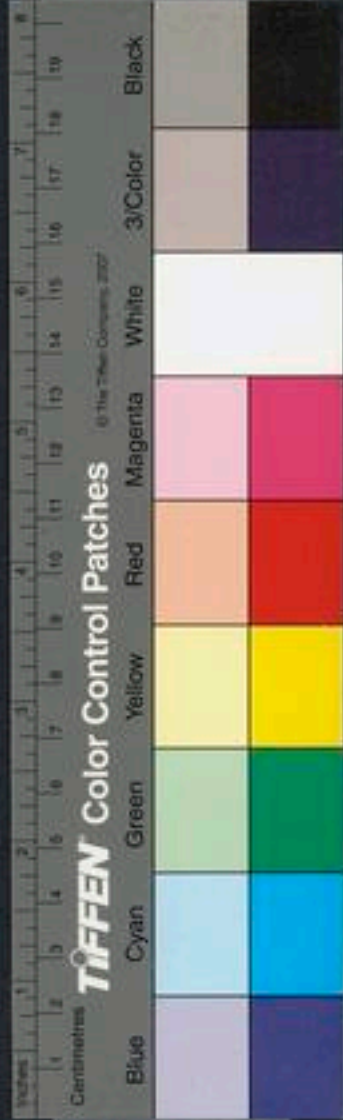
事父未有過失其說數百言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為兩家可乎鉉無以對嗚呼大哉何其言之簡也蓋王者之興天下必歸於一統其可來者來之不可者伐之僭偽假竊期於掃蕩一平而後已予讀周世宗征淮南詔怪其區區攬撫前事務較曲直以為辭何其小也然世間之英武有足喜者豈為其辭之過歟自晉天福二年至開寶八年國滅凡二十九年

前蜀

據成都統四十八州

王建

建字光圖許州人隆眉廣額狀貌偉然少屠牛盜鹽販私益里人謂之賊王八後為軍卒遷都將迎僖宗於蜀為田





五仁身卷之九 王延信 八 別 卷

令致養子文德元年吉昭度為西川節度分邛蜀黎雅為  
永平軍拜建節度使建統昭度親吏昭度恐留符節與建  
而東建即以兵扼劍門兩川由是阻絕天復三年唐封建  
蜀王七年梁滅唐因世有巨人鳳凰黃龍白雀白鹿甘露  
之瑞乃即帝位改元武成梁開平二年戊辰以元懿為太子三年  
改元末平梁乾化元年歐陽柔得唐傳國璽以獻三年殺元懿  
立次子宗衍為太子五年改元通正梁貞明二年改元天  
漢貞明二年改元光天貞明四年六月建卒年七十二

王衍

衍字化源方熙大口垂手過膝顧目見耳能為浮豔之辭

既立尊母為皇太后石姊為皇太后妃以教令貴官自刺  
史以下每一官闕數人而入錢多者得之通都大邑起  
邸店以奪民利衍年小荒淫廢政於宦者起宣華院重光  
太清延昌會直之殿漢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丹霞之亭  
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幽室諸狎客婦人日夜酣飲嘉王宗壽  
美養以社稷為言言必泣韓昭等狎曰嘉王酒悲爾當  
王氏晚年俗競為小帽謂之危腦帽衍禁之戴大帽尖巾  
狀似後宮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髮鬢然更  
施朱粉號醉粧衍之明年改元乾德時唐既滅梁遣李  
嚴聘蜀歸乃獻伐蜀之策明年郭崇韜伐蜀是歲改元咸

王衍 行 卷 九



康衍行幸梓潼大風拔木太史曰此倉狼風也當有敗  
 軍殺將者衍不省及至綿谷唐師入境所至迎降王宗弼  
 本姓魏是錄為子 遂欵於唐師莊宗賜衍詔曰固當裂土而封必  
 不薄人于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忻然就道行至秦州  
 驛莊宗用景進計遣周延嗣誅其族自唐大順二年至同  
 光三年滅凡三十五年

論曰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辯之士  
 不能祛其惑也予讀蜀書至龜龍麟鳳騶虞世所謂王  
 者之嘉瑞莫不畢出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興亡  
 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為一王氏不足以當之則視

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為物以不見為神以升雲  
 行天為得志今偃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不上于天而  
 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鳳凰鳥之遠人者也昔舜治天  
 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樂聲和鳥獸聞之皆鼓舞鳳  
 凰適至史因為美後世因以鳳來為有道之應其後鳳  
 凰數至或出於庸君謬政之時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為  
 瑞哉麟獸之遠人者也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出也春秋書西狩獲麟者譏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  
 惡其盡取也聖人已以而異說興乃以麟為王者之瑞  
 而附以符命讖諱詭怪之言治世如堯禹湯文武之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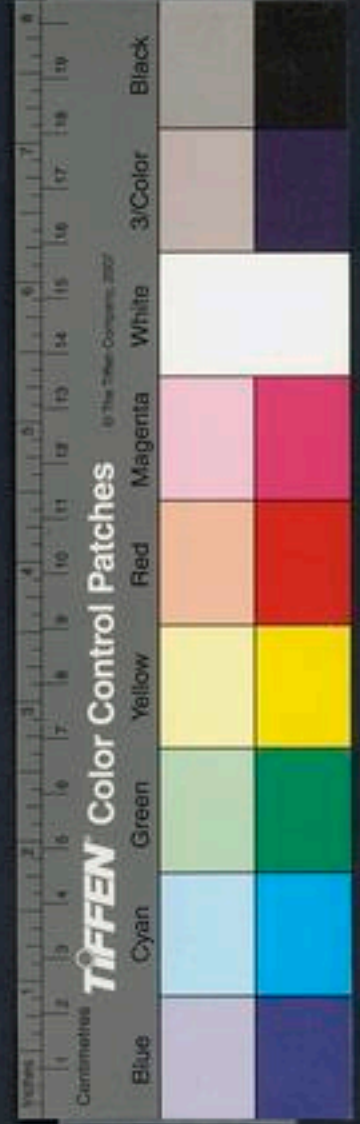
未嘗一出而一出於亂世孰知其為瑞哉龜玄物也汗  
 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於卜官用適有宜而戴禮  
 以在宮沼為王者難致之瑞戴禮雜出於諸家其失多  
 矣騶虞吾不知何物也賈誼以為騶者文王之困虞虞  
 官也然為獸者其近世之說乎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  
 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者然後從而攻之麟鳳龜龍  
 而出於五代之際又且萃于蜀此雖好為祥瑞之說者  
 亦可疑也因其可疑也因其可疑者而攻之庶幾惑者  
 有以思焉

後蜀

據成都統四州

孟知祥

知祥邢州人為晉王中門使唐兵破蜀郭崇韜素德知祥  
以薦為中門使故臨行奏曰蜀中擇帥無如知祥同光三年十二  
 月為成都尹西川節度使明宗立知祥訓練兵甲陰有王  
 蜀之志置義勝定遠驍銳義寧飛祥等軍士萬餘人命李  
 仁罕趙廷隱張業分將之初魏王班師知祥率成都富人  
 及王氏故臣家錢得六日萬緡以犒軍餘者猶二百萬明  
 宗以趙季良為三川制置使督蜀犒軍餘錢知祥留季良  
 而不奉詔安重誨疑有異志以李巖為監軍知祥斬之天  
 成四年明宗遣李仁矩直助禮錢知祥不肯出安重誨又





以仁矩為保寧節度使及董璋殺仁矩而知祥遂舉兵反明宗命石敬瑭討之天敗乃班師知祥復攻董璋殺之遂并有東川明宗崩知祥乃節帝位國號蜀改元明德唐清泰元

孟昶

昶知祥子也昶立不改元仍稱明德至五年改元廣政天福三年好打毬走馬為尚士房中之術年少不親政事而將相大臣皆知祥故人亦祥寬厚多優縱之及事昶益驕蹇踰法度而李仁罕張業尤甚昶執仁罕殺之九年趙季良卒張業用事置獄于家酷法厚斂昶執業殺之始親政

事於朝堂置匱以通下情時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太原中

國多故而何建以秦成階三州附蜀昶遣攻下鳳州於是

悉有王衍故地十八年周顯德二年乙卯周世宗伐蜀而秦成階

鳳復入于周昶幸晉漢之際中國多故而據險一方君臣

務為奢侈以自娛至于溺器皆以七寶裝之宋興已下荆

潭昶懼遣孫遇以蠟丸書間行東漢約出兵以撓中國遇

為邊吏所得太祖遂詔伐蜀遣王全斌崔彥進出鳳州劉

光義曹彬出歸州昶遣王昭遠等拒命昭遠好讀兵書以

方略自許手執鐵如意指揮事自比諸葛亮酒酣謂李昊

曰昶遣吳玠昭遠行吾之是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

五代史卷之九 五十六 十一 芳





五代史卷之九十一 五十四 十一 號

少兒取中原如反掌爾及王全斌敗昭遠擒之蜀兵所在  
奔潰相問計於左右而石顯以東兵遠來勢不能久宜堅  
守以蔽之昶歎曰吾與先君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  
旦臨敵不能為吾東向放一箭雖欲堅壁誰與吾守乃命  
李昊草表以降自與師至昶起凡六十六日初昊為王衍  
草降表至是又草為蜀人夜表其門曰世脩降表李家傳  
以為笑昶至京師封秦國公自同光二年入蜀至乾德三年國祚凡四十一年

南漢 據廣州統四十七州

劉隱

隱上蔡人代父謙為封州刺史梁開平三年封南平王遭

世多故立功嶺南遂有南海乾化元年封南海王是年卒

劉夔

夔隱弟也母段氏生龍於外舍謙妻韋氏怒拔劍欲殺之  
及見而劍墮地曰此非常兒也因養為己子身長七尺垂  
手過膝夔封南海王梁貞明二年即帝位國號大漢改元  
乾亨為刀鋸支解剝剔之刑視殺人則采頰垂涎呀人  
以為真蛟蜃也又聚南海珍寶為玉堂珠殿夔初名巖夔  
名陟有胡僧言識書滅劉氏者夔也夔乃採周易飛龍在  
天之義為夔字辭以名焉四年改元大有因楚攻封州乃  
號十五年卒





劉玠

玠龔子也龔病召王翻以子洪肥皆不任事惟洪昌類我  
吾欲立之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爾蕭  
益諫曰少者得立長者爭之禍始此矣卒立洪度更名玠  
收元光天晉天福七年壬寅玠之果不能用事遂見殺

劉晟

晟龔子也初名洪熙弒玠自立改元應乾天福八年又改乾和  
殺弟洪杲洪杲詣佛前祝曰洪杲誤念來生王宮今見  
殺矣後世當生民家以免屠害晟立十六年卒

劉鋹

鋹晟子也既立改元大寶周顯德五年委政於宦者龔澄樞等  
鋹將邵廷珣言於鋹曰漢乘唐亂居此五十年幸中國有  
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然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  
知存亡亂久而治自然之勢也今真主已出必將盡有海  
內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勸鋹脩兵為備不然悉珍寶奉  
中國遣使以通好鋹憮然莫以為慮開寶四年鋹敗降唐

天祐二年至開寶四年國祚凡六十七年

馬殷

殷字霸圖許州人少為木工後為孫儒裨將敗乃隨劉建  
峯攻豫章南寧州酋長率本部十八州都雲酋長率十二





部牂牁率夷播七州皆附於希範希範作會春園嘉宴堂其費鉅萬始加賦於國中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自言身一龍也是時契丹滅晉中國大亂丁思觀諫曰先王起卒伍以攻戰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鄰敵傳國三世有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囚辱中國無主真霸者立功之特誠能悉國之兵出荆襄以趨京師倡義於天下此桓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為兒女之樂乎希範謝之開運四年卒

馬希廣 希範弟

希廣希範同母弟也拓拔常勸希廣以位奉其兄希範希廣不從希範怒送欵于李景舉兵攻長沙號順天將軍因擒希廣縊之希範自立遂臣於李景以軍政任其弟希崇舊將徐威縛希範于衡山而立希崇亦請命於李景景遣邊錡入楚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時周廣順元年也封希範王居洪州希崇領舒州節度使居揚州世宗征淮下揚州希崇率其兄弟十八人歸京師自唐乾寧三年凡年至廣順元十七年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九

五代史卷之九

馬希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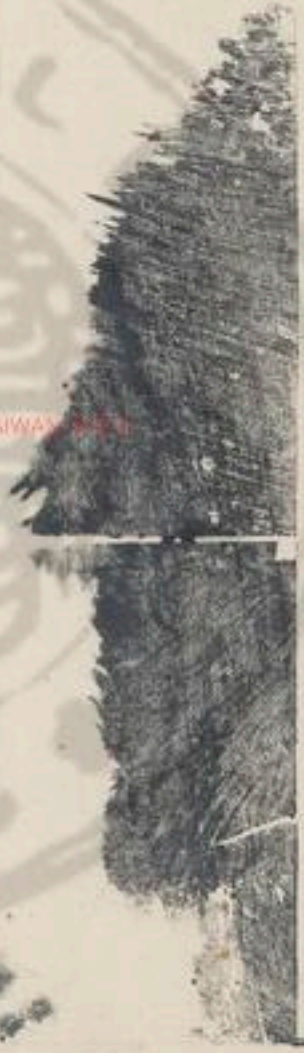
十四

號

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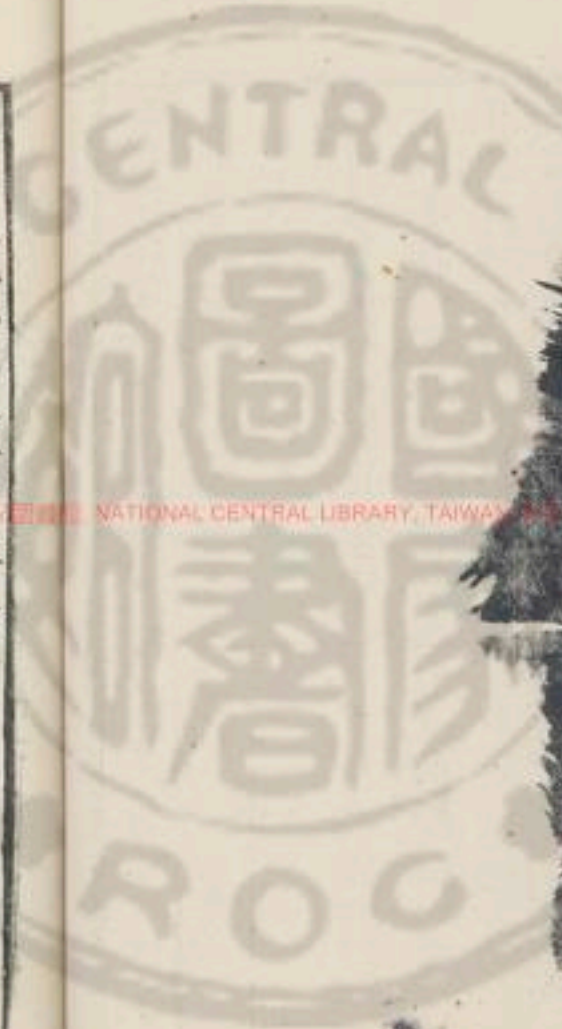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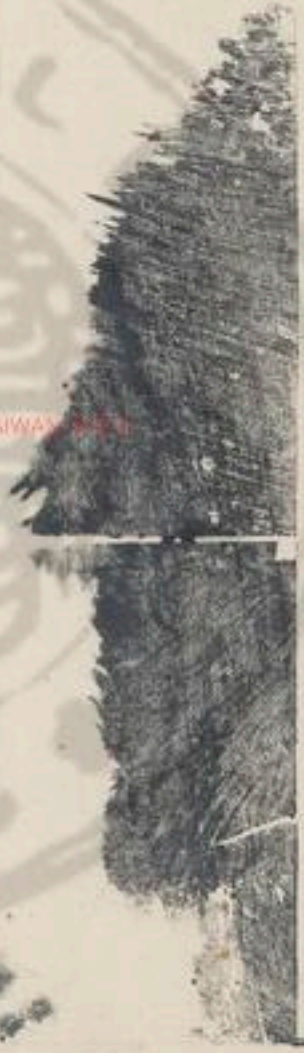
吳越據杭州統十三州

錢鏐

鏐字具美杭州人臨安里有大木鏐幼與群兒戲木下  
 坐大石指揮群兒為隊伍號令有法群兒憚之及壯販鹽  
 為盜豫章有善術者望斗牛間有王氣因遊錢塘之臨安  
 以相法隱市中及見鏐驚曰子骨法非常因與鍾起實錄事也  
 訣曰吾求其人非有所欲直欲管吾術矣黃巢掠浙東鏐  
 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鏐伏弩射殺其將  
 引勁卒蹂之斬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爾大眾至何可敵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十

吳越據杭州統十三州

錢鏐

鏐字具美杭州人臨安里有大木鏐幼與群兒戲木下  
 坐大石指揮群兒為隊伍號令有法群兒憚之及壯販鹽  
 為盜豫章有善術者望斗牛間有王氣因遊錢塘之臨安  
 以相法隱市中及見鏐驚曰子骨法非常因與鍾起實錄事也  
 訣曰吾求其人非有所欲直欲管吾術矣黃巢掠浙東鏐  
 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鏐伏弩射殺其將  
 引勁卒蹂之斬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爾大眾至何可敵





五十二卷之十一 錢鏐傳  
邪乃引兵趨八百里地告道旁媪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  
兵屯八百里矣巢聞媪語遂不敢犯臨安高駢聞而壯之  
召童昌及鏐表昌為杭州刺史鏐為都指揮使昌與越州  
觀察使劉漢宏有隙鏐攻斬之奏昌代漢宏而自居杭州  
光啓三年拜鏐杭州刺史乾寧二年越州董昌反鏐遣顧  
全武攻執之昭宗拜鏐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改鏐所居營  
曰衣錦營又升為衣錦城鏐遊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  
以錦號所戲大木曰衣錦將軍天復二年封越王梁太祖  
即位拜吳越王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笑曰吾豈失為孫  
仲謀也遂授之太祖問吳越進否史曰鏐平生有所好乎

史曰好玉帶名馬太祖笑曰真英雄也賜以玉帶一匣打  
毬御馬十匹信州危仔倡奔於鏐鏐惡其姓改為元關平  
四年鏐游衣錦軍作還鄉歌曰玉節還鄉兮掛錦衣父老  
遠來相追隨斗牛無字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唐莊宗  
入洛賜鏐玉冊金印長興二年卒年八十一歲

錢元瓘

元瓘鏐子也襲封吳越國王善撫將士好學工詩立十年  
因大火病狂卒

錢佐

佐元瓘子也立時年十三諸將皆少佐佐初優容之諸將





五仁身卷之十一  
金休傳  
不法佐乃黜之王延義延政兄弟相攻其將朱文進李仁  
達相篡殺附于李景而又叛景景攻之仁達求救於佐佐  
召諸將計事皆不欲行佐曰諸將吾家所畜養不肯身先  
我乎有異吾議者斬乃遣張筠等率兵三萬水陸赴之遣  
將誓軍號令齊整筠等入敗景兵取福州而還諸將皆伏  
佐立七年薨封吳越國土卒年二十

錢俶

俶佐弟也歷漢周襲封吳越國王吳越自唐末有國而楊  
行密亦昇據有江淮吳越貢賦朝廷遣使皆由登萊泛海  
然兼有兩浙幾百年其人比諸國號為怯弱而俗喜淫侈

自鏐世重斂民下至雞魚必家至日取人不勝苦及世宗

平淮南宋興荆楚歸命興國二年詔俶來朝舉族歸于京

師自唐乾寧二年至興  
國三年凡八十四年

論曰嗚呼天人之際為難言也非徒自古術者好奇而

幸中至於英豪草竊亦多自託於妖祥豈其欺惑愚衆

有以用之歟蓋其興也非有功德漸積之勤而黥髡盜

販僂起於王侯而人亦樂為之附歟考錢氏之始終非

有德澤施其一方百年之際虐用其人甚矣其動於氣

象者豈非其孽歟以斗牛間  
布王氣是時四海分裂不勝其暴

又豈皆然歟是皆無所得而推歟術者之言不中者多





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歟

閩 據福州統五年

王審知

審知字信通光州人兄潮唐末盜起王緒攻陷固始召潮兄弟置軍中緒為秦宗權所攻乃自南康入臨汀陷漳浦有衆數萬而緒以猜忌被廢衆乃推潮為主唐以潮為福建觀察使審知為副審知狀貌雄偉隆準方口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乾寧四年潮卒審知代立為威武軍節度使封琅邪王梁封閩王為人儉約好禮下士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海上書請波濤

為阻一夕風雨雷電震擊閩以為港閩人以審知德政所致號甘棠港同光三年卒

王延翰

延翰審知長子也四年唐拜節度使時莊宗遇弒中國多故延翰取史記閩越王無諸傳示其將吏曰閩自古王國也吾今不王何待之有遂建國稱王稟唐正朔為人長大美質如玉妻崔氏陋而淫性妬妾一歲中死者八十四人延稟審知養子延鈞延翰以兵入執延翰殺之

王鏐

鏐審知次子也初名延鈞唐封閩王延稟與鏐之謀殺延翰也





五代史卷之十一 王仁達  
推鏐立之延稟還建州臨訣謂曰善繼先志母須老兄復  
來鏐銜之長興二年延稟兵擊鏐攻西門使其子繼雄轉  
海攻南門鏐遣王仁達拒之殺繼雄及延稟遂絕朝貢好  
道家之說道士陳守元以左道見信建寶皇宮以居之守  
元謂曰寶皇命王少避其位後當為六十年天子鏐遣守  
元問寶皇六十年後將安歸守元傳寶皇語曰六十年後  
當為大羅仙人鏐乃即皇帝位受冊於寶皇改元龍落勳  
薛國號閩閩地狹國用不足以薛文傑為國計使文傑置  
富人於罪籍沒其貲以佐用閩人皆怨又薦妖巫徐彥以  
計殺樞密使吳英英得軍士心軍士聞英死皆怒時吳人

攻建州鏐遣王延宗救之兵士在道不肯進曰得文傑乃  
進鏐遣文傑軍中軍士礫文傑於市龍啓三年改元永和  
唐清泰三年王仁達為鏐殺延稟有功而典親兵鏐忌問曰  
午乙未趙高指鹿為馬以愚二世果有之乎仁達曰秦二世愚故  
高指鹿為馬非高能愚二世也今陛下聰明朝廷官不滿  
百起居動靜必知之敢有作威福者族滅之鏐慙退謂人  
曰仁達智略在吾世可用不可遺後世患卒殺之鏐立十  
年為子繼鵬與李傲所殺

王繼鵬

繼鵬鏐長子也更名昶改元通文以李傲判六軍諸衛事





傲既輔昶心常自疑昶因擒傲殺之昶亦好巫拜陳守元為天師後都將連 遇迎延義立于繼業執昶殺之

王延義

延義審知少子也更名曦改元永隆天福鑄大鐵錢以一當十曦自昶世倔強難制昶相王俛每抑折之新羅遣使聘閩以寶劍昶舉以示俛曰此將何為俛曰不忠不孝者斬之曦居旁色變曦既立新羅復獻劍曦思俛前言而俛已死命發冢戮其屍俛面如生血流被體曦弟延政為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自曦立不叶數舉兵相攻曦淫虐常為牛飲群臣侍酒醉而弃者輒殺之六年曦出游連重遇

等殺之

王延政

延政審知子也以建州建國稱殷改元天德天福連重遇

殺曦集閩群臣掖朱文進升殺翠百官而臣之文進以重

過判六軍諸衛事王氏子弟在福州者皆殺之特晉問以

黃紹顛守泉州程潛守漳州許文績守汀州泉州軍將留

從故詐州人曰富沙王兵取福州矣吾屬世為王氏臣安

能交臂事賊乎州人殺紹顛迎王繼勳為刺史漳人亦殺

贊迎王繼成為刺史文績懼以汀州降于延政延政已得

三州重遇亦殺文進傳首建州林仁翰又殺重遇迎延政

延政





五代史卷之十一 王延政傳 六 別 里

都福州延政遣子繼昌守福州而南唐急攻延政福州將

李仁達殺繼昌乃自立送款于李景景兵攻破建州遷延

政族於金陵封鄱陽王留從效聞延政降唐執王繼勳送

于金陵景召李仁達入朝仁達降于吳越自唐景福元年凡至保大四年凡

六十年

南平 據荆州統三州

### 高季興

季興字貽孫陝州人為汴李讓家僮開平元年拜荆南節度使荆南節度十州當唐末為諸道所侵季興始至江陵一城而已季興招緝緞撫未帝封為渤海王唐亡莊宗入

洛季興入朝莊宗欲留之郭崇勳諫遣之及歸謂梁震曰

吾行有二失放還一失主上百戰取河南對功臣誇手抄

春秋又曰我於手指上得天下甘自矜伐而荒游畋政事

多廢吾可無慮同光三年封南平王魏王破蜀得金帛四

十餘萬至峽而莊宗之難作季興悉邀留蜀物而殺其使

者明宗立季興請夔忠為屬郡唐與之猶自除刺史季興

拒不納唐克其夔忠萬三州季興以荆歸峽二州臣于吳

天成三年卒

### 高從誼

從誼季興長子也以父自絕于唐乃奉表進贖罪銀三千

五代史卷之十一 高從誼傳 七 號 頤





兩明宗封從誨渤海王為人明敏多權詐善高祖時求郢州為屬郡高祖不許漢高祖起太原遣人奉衣勸進願乞郢州高祖亦不與從誨怒攻郢州為尹實所敗荆南地狹兵弱介於吳楚為小國自吳稱帝而南漢閩楚奉梁正朔歲時貢奉假道荆南季與從誨嘗邀留使者掠取其物而諸道以書責謂或發兵加討即還之而無愧其後南漢與閩蜀皆稱帝從誨所向稱臣蓋利其賜予故諸國皆目為高賴子俗語謂奪援苟得無愧恥者為賴子乾祐元年卒

高保勳

保勳從誨子也顯德元年封南平王荆南自後唐以來常

數歲一貢京師而中間兩絕及世宗時無歲不貢矣初李之鎮梁以兵五千為牙兵衣食皆給於梁至明宗時以給以鹽萬三千石後不復給建隆元年卒

高保勳

保勳從誨子保勳弟也立三年卒保勳子繼冲立乾德元年朝于京師自梁開平元年至乾德元年凡五十七年

東漢 據太原統十一州

劉旻

旻漢高祖母弟也初名崇美鬚髮再重瞳子為太原尹北京留守周太祖討三叛立大功而譽文有隙旻謂判官鄭





珙曰主上幼弱政在權臣吾與郭公不叶時事如何昫曰  
 晉陽兵雄天下而地形險固十州征賦足以自給公為宗  
 室老不以此時為計後必為人所制昫乃罷上供征賦收  
 豪傑籍丁民以益兵及隱帝遇弒昫乃謀舉兵周太祖自  
 魏入洛立昫子贊為漢嗣昫喜曰吾兒為帝矣乃罷兵遣  
 人至京師太祖少賤黥其頸上為飛雀世謂之郭雀兒太  
 祖見昫使者具道所以贊之意因自指其頸以示使者  
 曰自古豈有雕青太子乎幸公無疑李讓曰太原郭公犯順  
 其勢不為漢臣因勸昫以兵下太行控孟津以待變昫罵  
 曰腐儒欲離間我父子命斬之已而周果代漢昫乃即帝

于太原

廣順元年五月

遣使于契丹契丹元欲與昫約為父子

之國昫以叔父事之元欲以黃鵠報聘太祖崩昫乞兵于  
 契丹契丹以十萬助昫昫自將騎兵三萬攻潞州世宗親  
 征與昫戰于高平昫敗獨乘黃驢歸為治廡飾以金銀食  
 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世宗攻太原圍之自四月至六月  
 攻不克乃班師昫以憂卒

時顯德二年十一月

劉承鈞

承鈞昫次子也既立遣人奉表契丹稱男初昫謂張元徽  
 等曰吾以高祖之業贊之寃義不為郭公屬期與公等復  
 國家之讎至於稱帝一方豈獲已也故其僭號仍稱乾祐





五代史卷之十一  
不政元不立廟四時之祭用家人禮承鈞立始政元天會  
立七廟及宋興李鈞叛命遣將太原已而鈞敗死衛融承鈞  
相被執太祖問融承鈞所以助鈞反狀融言不遜太祖命  
以鐵搗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太祖曰忠  
臣也釋之遣融致書于承鈞承鈞不報乃以報無為參謀  
國政承鈞自李鈞敗失契丹之援無南侵之意地狹產薄  
以歲輸契丹故國用日削太祖因謀者謂承鈞曰君家與  
周為世讎宜其不屈人我與爾無所間何為因此一方之  
人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承鈞復命曰河東土  
地甲兵不足當中國之十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句

此惧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故終其世不加兵承鈞立十三年病卒

劉繼恩

繼恩承鈞立為侯霸榮所殺郭無為迎繼元立之亦承鈞養子

改元曆運王師北征太祖以詔書招繼元出降許以平盧軍節度使無為安國軍節度使無為捧詔色動而繼元及并人皆欲堅守以拒命乃縊殺無為至興國四年王師復北征并人猶欲堅守而繼元窮窘乃降自立廣順元年至興國四年凡二十八年

四夷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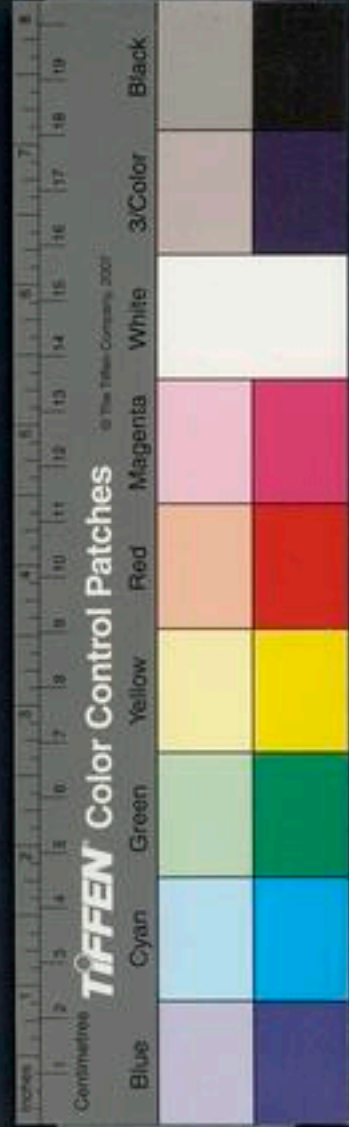


五伯見卷之十一  
口牙附錄  
十  
方  
嗚呼夷狄居處飲食隨水草寒暑徙遷有君長部號而無  
世族文字記別至於弦弓毒矢疆弱相并國地大小興滅  
不常烏足述哉惟其服叛去來能為中國利害者不可不  
知也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未必服無道未必不來蓋  
自因其衰盛雖常置之治外而羈縻制馭息威之際不可  
失也得之未必為利失之有足為患可不謹哉

夷狄種號多矣其地環九州之外而西北常強為中國患  
三代儉狃見於詩書秦漢以來匈奴著矣隋唐之間突厥  
為大其後有吐蕃回鶻之強五代之時契丹最盛得鮮卑  
之故地為鮮卑之遺種當唐之世其地北接室韋東隣高

麗西界奚國南至營州分為八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

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自遙輦立不任事八部選阿保  
機代之阿保機多智勇善騎射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  
多亡入契丹阿保機乘間入塞攻陷城邑依唐州縣置城  
以居之用其妻述律策盡殺諸部大人梁將營唐李克用  
使人聘之阿保機以兵三十萬會克用於雲州約為兄弟  
期共擊滌旣歸背約克用病臨卒以一箭屬其宗期滅契  
丹莊宗與梁爭天下而盧文進亡入契丹契丹攻破新州  
以劉殷守之莊宗遣周德威擊殷而文進引契丹數十萬  
至德威大敗走幽州契丹圍之幽薊之間虜騎遍滿山谷





文進又教契丹為火車地道起土山以攻城城中鎔銅鐵  
汁揮之中者爛墮德威拒守百餘日李嗣源救之契丹解  
去契丹比他夷狄尤頑傲父母死以不哭為勇載其屍深  
山置大木上後三年取骨焚之酹而祝曰夏時向陽食冬  
時向陰食使我射獵猪鹿多得至阿保機多用漢人漢人  
教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置官  
號僭皇帝自號天皇帝以所居橫帳地名為姓曰世里  
謂之名年曰天贊所居為上京好寇而貴日每月朔東向  
拜日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為尊遼宗討張文禮圍鎮州  
定州王處真惧其擊已遣子郁說契丹入塞以牽晉兵阿

保機大喜其妻述律不肯曰我有羊馬之富足以娛樂今  
捨此而遠赴人急我聞晉兵強天下且戰有勝敗後悔何  
追阿保機曰張文禮有金玉百萬待皇后可共取之於是  
空國入寇莊宗自將鐵騎五千乘之虜散走雖無所得而  
歸自此頗有窺中國之志患女真渤海在其後乃遣使聘  
唐以通好同元之間使者再至莊宗崩明宗遣姚坤告哀  
於契丹阿保機大哭曰晉王與我約為兄弟河南天子雜  
即吾兒也我兒沒理當取我商量新天子安得自立坤曰  
新天子將兵二十年所領精兵三十萬天時人事其可得  
違其子突欲在側曰使者無多言蹊田奪牛豈不為過坤





曰應天順人豈比匹夫之事阿保機即慰勞坤曰理正當如是因戒坤曰爾當先歸吾以甲兵三萬會新天子幽鎮之間共為盟約與我幽州則不復侵汝矣阿保機攻渤海取其扶餘一城以為東丹國以長子突欲為東丹王阿保機病死立次子耀屈之德名德光立三年改元天顯突欲自扶餘泛海奔于唐明宗賜其姓為東丹更名曰慕華契丹自阿保機時侵滅諸國稱雄北方及救王都為王晏球所敗喪萬騎失名將由是卑辭厚幣數聘中國之威幾振石敬瑭反唐遣張敬達討之敬瑭求救於德光約為父子遂敗敬達德光謂敬瑭曰吾三千里赴義美我當徹頭乃築

壇晉城南立敬瑭乃為皇帝高祖自太原入洛德光北歸契丹當莊宗明宗時何攻陷營平二州及立晉又得鴈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合十六州乃以幽州為燕京改天顯十一年為會同元年國號天遼晉每歲輸絹三十萬匹其餘寶玉珍異中國飲食諸物使者相屬於道無虛日出帝即位德光責其不先告而表不稱臣晉大臣皆恐而景延廣對使者語不遜關運元年德光傾國南寇西攻并代東陷博州南攻貝州出帝親征遣李守貞擊敗之三年復傾國入寇南掠邢洛磁千里之內焚剽殆盡見大桑木罵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耶束薪於木焚之契丹與





杜重威戰于陽城大敗德光喪車騎一白索駝而走述律

德光謂晉人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卧耶自古聞漢來和

蕃不聞著去和漢若漢兒實有回心則我何惜通好晉以

書招趙延壽先為德光弟去延壽偽報晉約晉發兵為應三年遣

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出兵為延壽應西屯中渡被圍糧

絕遂舉兵降出帝與太后降德光詔孫兒勿憂管取一契

飯處四年正月封出帝為負義侯遷於黃龍府改晉國為

大遼國開運四年為會同十年及漢高祖起太原所在州

鎮多殺契丹守將歸漢德光大懼留蕭翰守汴乃北歸登

慈死岡謂高勳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為樂自入中國

心常不快若得復吾本土死亦無恨德光至臨洛見井邑

荒殘笑謂晉人曰致中國至此皆燕王為罪首趙延壽也行至

欒城疾卒于殺胡林契丹破其腹去其腸胃實以鹽載而

北晉人謂之帝靶

○兀欲東丹王突欲子也突欲奔唐兀欲留不從號永康

王唐廢帝殺突欲晉高祖追封為燕王德光滅晉兀欲後

至京師及死欒城兀欲與趙延壽諸大將入鎮州因鏢延

壽宣德光遺制即皇帝位于中京鎮州也蕭翰聞德光死奔

汴州而北兀欲已遣人報其祖母述律怒曰我兒平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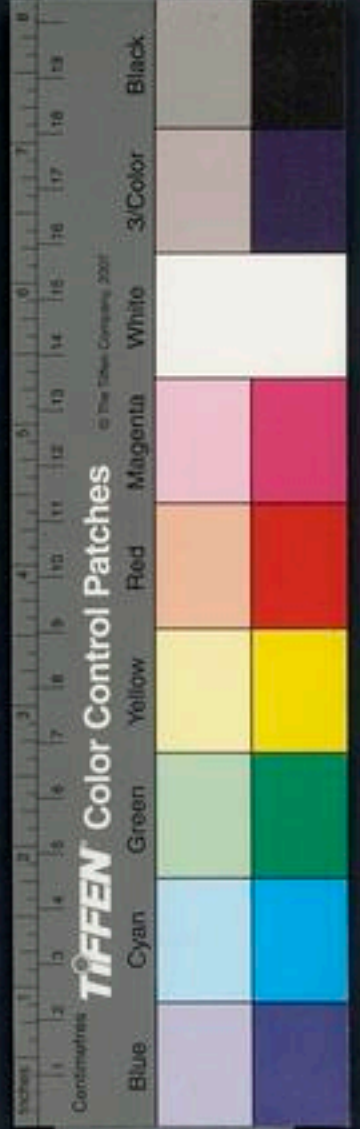
取天下有大功業其子在我側者當立而爾久背我歸中





國豈得立邪乃率兵逆突欲將廢之兀欲乃幽述律於祖  
 州阿保機初德光擊晉述律非之曰吾國用漢人為主可  
 乎德光曰不可述律曰汝得中國不能有後必有禍悔無  
 及矣德光死載其屍歸述律不哭而撫其屍曰待我國中  
 人畜知故然後葬汝已而兀欲囚之後死于木葉山兀欲  
 號天授皇帝改元天祿立五年為述軋所殺德光子述律  
 立改元應曆號天順皇帝多獵好飲酒書常睡國人謂之  
 睡王顯德六年世宗北伐下三關關口關蓋李瀛漠兵不  
 血刃述律謂國人口曰此本漢地今還之又何惜邪述律後  
 為庖者殺之

論曰嗚呼自古夷狄服叛雖不繫中國之盛衰而中國  
 之制夷狄則必因其疆弱予讀周日曆見世宗取瀛漠  
 定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官譏其以王者之師馳千里而  
 襲人輕萬乘之重於崔葦之間以僥倖一勝夫兵法決  
 機因勢有不可失之時世宗南平淮甸北伐契丹乘其  
 勝威擊其昏殆世徒見周師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  
 可取之機也特述律謂周之所取皆漢故地不足顧也  
 然則十四州之故地皆可指麾而取矣不幸世宗遇疾  
 功志不就然瀛漠三關遂得復為中國之人而十四州  
 之俗至今陷於夷狄彼其為志豈不可惜而其功不亦





壯哉夫兵之變化屈信豈區區守常談者所可識也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十

十七史序後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  
記言行後世多務其道彌繁  
夏殷已上左史記言右史記  
事周初以太史小史內史外  
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諸侯之





國亦置史官其後陵夷衰亂  
史官放絕秦滅先王之典遺  
制莫存至漢武時始置太史  
公命司馬談為之以掌其職  
談卒其子遷又為太史令嗣  
成其志由是史記作焉其後

班固作前漢書范曄作後漢  
書陳壽作三國志唐太宗作  
兩晉書裴子野作南宋書蕭  
子顯作南齊書姚思廉作南  
梁書及南陳書魏收作北魏  
書李德林作北齊書令狐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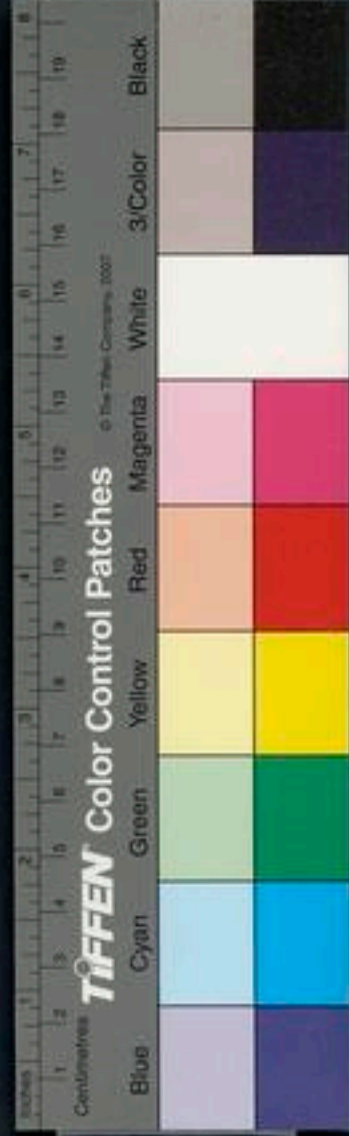




蔡作後周書李延壽作南北  
史魏徵作隋書歐陽脩宋祁  
作唐書及五代史然後歷代  
之史皆具焉宋紹興間東萊  
呂成公顧其簡牘浩瀚未易  
究竟乃於暇日遍將諸史節

其繁文取其要語合成一書  
特名之曰十七史詳節以便  
觀覽當時好事者請刻諸棗  
以廣其傳誠萬世之盛典也  
迨至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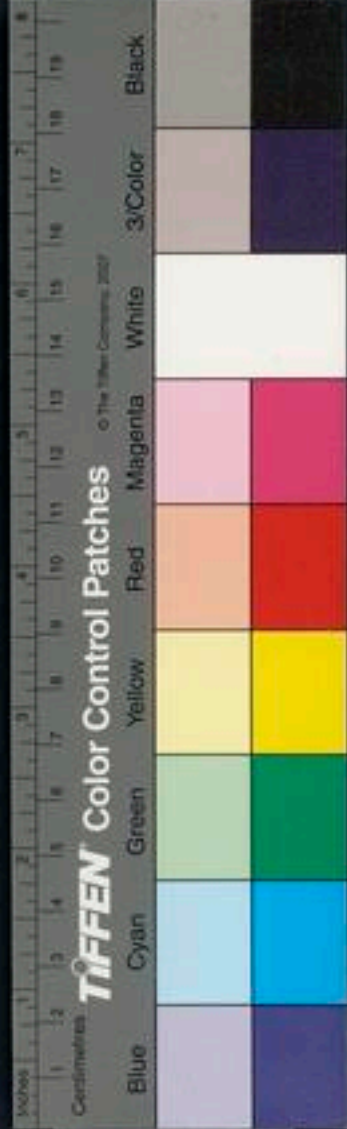
朝永樂間其版厄於回祿歷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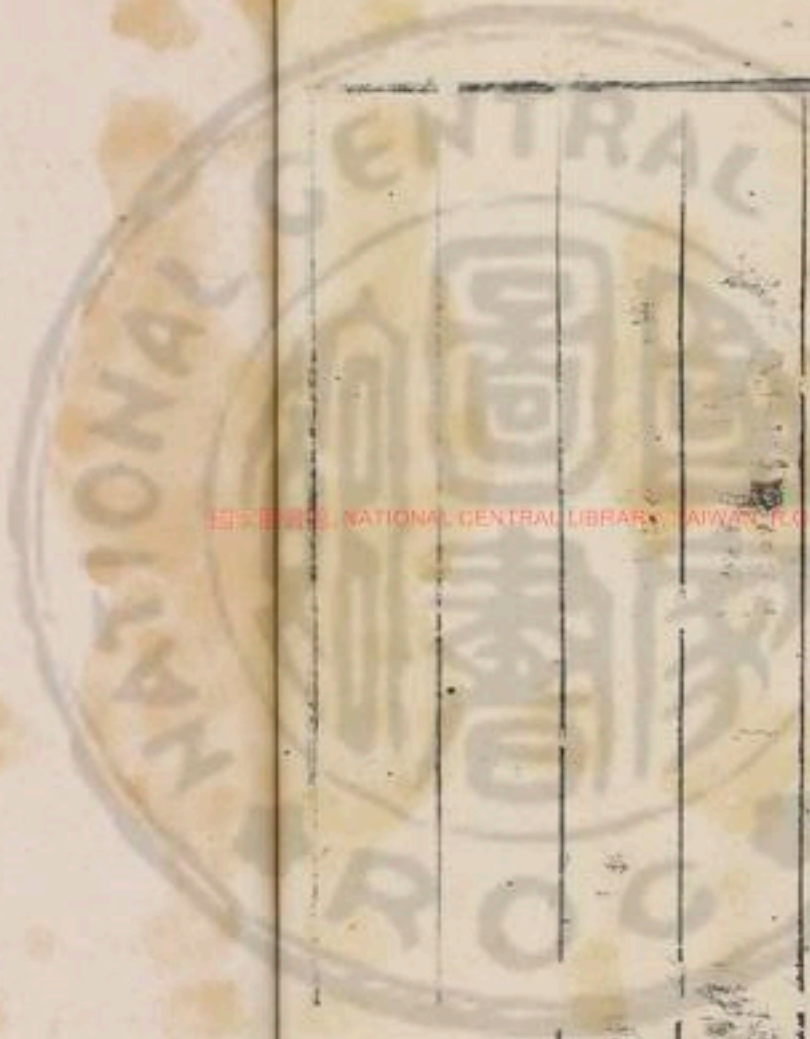


百餘年欲求是書者不可得也  
正德七載春侍御李公如  
圭巡按至建陽首以是書謀  
之於縣尹金華戚君雄雄囑  
弘毅捐貲刊梓固辭不獲即  
命子姪輩鈔謄成書鳩工刊

之肇於本年癸酉竣於今歲  
丙子其功程之大費用之廣  
固不俟言可知矣同志之士  
獲此書者幸毋輕忽云耳旨  
皇明正德丙子夏五月哉生明  
之吉旦七十三翁劉弘毅書







于慎獨書舍

十七  
卷  
後  
序  
一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